集部第七三册目次

繡虎軒尺牘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

〔清〕曹煜撰

清康熙傳萬堂刻本

序

嘗讀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以爲文者氣之所形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故其文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

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徧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有奇氣竊嘆其言誠爲知文者然則吾人胸中苟非

浩浩落落有不可一世之槩而欲以詩文垂諸不朽豈可得哉今讀凝菴李年兄繡虎軒集而益歎蘇子之言爲不誣也凝菴學綜

今古而賦性忼爽肝膽照人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亦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使出而見用于當世其功名事業必卓卓有大過人者乃

七上公車不售觀集中擬陳情一表大意見乎辭矣其爲詩與文也皆自出機抒不屑蹈襲前人或寫其悱惻之懷或展其激昂之

志或感物以寓意或論古以言情昌黎所云不得其平則鳴者也而其中渾灝磅礴之勢如崩崖如裂石如風雨之馳驟如江河之

橫決非積氣之厚者其能乃爾耶今秉鐸婁江與諸生課藝習射之暇訓以修德砥行勉以忠君澤民莫不景行仰止以爲今日之

安定先生也假令以凝菴之學之才薦于
當宁俾得備
顧問著作之選闡發經史之奥義潤色禮樂之鴻文否

則作爲詩章以歌咏
本朝之功德而上追古雅頌
之作者豈不偉歟卽安在
茲集非羔雁之先資而以
浩浩落落之氣發于詩文

者不可見于功業也哉吾
知
聖天子在上屢詔求賢凝菴
必不久在苜蓿一席矣
康熙戊午暢月年眷制弟

繆彤稽首拜題

一不佞自兒時即學爲詩學爲古文詞至十六七歲抵河北從前囊篋俱已亡失今初集所錄者二十歲後河北諸作耳他鄉雲物總是愁圖故國山川徒成夢境班超傭書之日擲筆何之劉蕡下第之時抱策無[illegible]感慨興懷良有以也

一不佞作詩不讀詩作文不讀文偶爾興至意到筆隨詩之似唐似漢文之如歐如蘇評者俱非知我我之所作篇篇皆繡虎軒之文句句皆繡虎軒之詩而已未識桃源何處敢云獨自成家總云鐵笛頻吹不過偶然撫竅

一不佞原無灾木之意因在婁江學舍諸[illegible]相勸偶出次集若干卷爲書林許子所梓故次集先成于甲子年之前而三集初集繼刻之初集之成獨後于各集故次集尚以榜姓之李爲名而三集初集成于奉吉復姓之後遂以本姓冠之也成淛未更郭姓

愧矣封侯仲淹不襲未稱依然祖范

繡虎軒主人識

婁中紳士為余勒碑建祠落成有愧自題二首

峴首爭傳羊祜碑征南沉水更何為慚無教似湖州澤豈得生如仁傑祠盛舉難酧多士意留名或借外孫辭何當黎庶尤堪笑幾處分身位置奇婁中百姓復有立余生位于二賢祠文昌祠南壇僧舍者

公論從来重口碑縱教人力不能為子膽到處雖留蹟項羽臨江亦有祠俯仰秖增今日愧褒譏無定後人辭春風影裏垂楊舞留與啼鶯共叫奇

凝菴曹李煜

繡虎軒尺牘卷一

金沙 曹 煜 亮采 著

門人 許 旭 九日

唐孫華 實君 校定

起甲寅九月

與楊賦臣同年

彈指淮干，陽秋六易，老年兄道望日隆，瞻西再睹，局勝仰止，弟魚魚鹿鹿，謬膺婁江一席，自顧多慚，所喜與吾年兄同鄉同譜，兹更同官，而一

衣帶水間，尤得朝夕晤教，快何如之。因宿令一案，自二月中就理，白下七月始獲脫然，恐遲憑限，遺价回郡取文，而自至吳門待之，不意坐守兩旬，鈍伻未至，米珠薪桂，諸事維艱，正爾展側，忽睹霞章飛下，足紉吾年兄相念之殷，真如骨肉，感當何如，先此申候台祺，俟至敝席，再圖遣報，倘新婦入室，井竈不支，尚祈吾年兄暫為分光，不致停績，何如臨緘翹溯不盡。

蘇黃尺牘全在真率中人情入理所以為佳讀茲數行宛然相似

與任楚才脩文

揚州風暖，邗水酒清，主人情重，弟在今猶醉未解也，別後弟事竣于七月，從金陵東趨吳命，爲遲閱月，日攬虎丘風月，作知己北望，長汀與年翁咫尺千里，每月明一色，中覺伊人不遠，吟賞之餘，不勝惆悵，年翁知否，便鴻馳候，無限悠悠。

此書有清風來故人之意

與王玉符

淮水波澄，秋光如滴，吾年兄與二三知己，日醉

山亭深綠中，或彈碁，或咏詩，或踏歌，相和致足樂也，弟因丘令所牽，七月終乃得脫然無累，又慮渡江羈遲，先至吳會以候府文，不意史書欲魚肉之，滯不發文，使弟困守吳門，目望千里，彼以阿堵縈懷，致我天涯落魄，情何以堪，惟年翁為我亟圖之，北望再拜，神與書馳。

浩浩落落直抒胸次

與陸迦夫

蘇臺月冷，虎丘風冽，弟候文此間，蕭疏中忽憶

故人陸迩夫以三十年骨肉知已未得一面而別悵也何如向有一函竊以增事想已達之記室矣小兒毋子抵婁江別圖報謝便馮先此申悃臨緘不盡珍重

茶雁赤鯉時仲尺素
清風明月但繫相思

與陸伯達

屢有寸言相瀆想門下無不為我竭蹶也茲在吳門無聊中遙憶吾儕舊侶覺吳天秋況平日所心往而不得一見者今皋目觸成愁厭乃知

樂意則隨地有靈山拂情則觸目皆怨壘耳奈何奈何便湯附候諸凡幸惟留念

人情之詞說有道氣樂意拂情精語可以傳
禪吾輩所如不偶宜乎怨壘多而靈山絕少
也

謝朱雲升

夜來樂甚醉甚進城乘舟小步時又復更深矣燈火歷落于萬趾雜遝中一酒徒躑躅其間真堪描畫也小詩呈笑

須知叔夜之玉
山頹非真獨醉

送鄒東堂

年翁此行秋風得意便爾上苑看花矣不知阿婆子復能濡敝帚隨若東塗西抹否小詩不成句尤不成字聊誌別貽勿哂也道出錘吾弟有二函煩尊紀投故人陸迩夫倘道途倦之則投之濁流開函呈覽示無所關也青雲萬里珍重珍重

風致
瀟落

復沈康生

一別竟十年餘每詢同人知吾年兄為錢穀所枉扼腕痛心已非一日昨過訪不值駕臨又復失候弟兄離合即一晤亦自有數在焉耶明日仙舟何處弟當趨晤山色澄秋水光漾碧相持一哭更復大笑登高從虎丘絕頂處一空千古可也幸復不盡

襟期[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與陳幼木

曩于貴署醉德無斁連日望小佇不至大是奇

事李兗求因一理乞米吳門竟無門可乞徒成他日佳話特向年翁商之倘可稍援竣家日船至即得奏償矣年翁許我晚刻步來面領幸賜回玉

乞米乞食同一哭而也氣格逕庭矣

復王惟夏

讀文存一書年翁教我久矣茲得過從真千古快事適見手翰知誰誤之忙不勝欷歔然年翁固一代偉人窮愁不足累也我輩精神所感天地為通數日外即當把握一快晤談百世尊論統勒不宣

胸中有長劍不獨篠令之絕倒也

別徐能友

疇昔之夕年翁以知己待弟弟素無量又因小伻來至忽忽心動酒在喉下欲嚥匆匆一別連日感且悵也年翁或心訝之耶弟往婁有日矣先為年翁掃除一室焚香候之不知兩院詳文已下否幸示慰我書此向年翁稍稍別

短幅四五行耳豪俠之氣逼人

復郁計登

前在吳郡即神往婁江有計登其人者欲旦暮歸之今至止且二十日未得一晤計登弟誠俗士哉聞年翁為造化小兒所苦豈我輩之交非同泛常天固不肯易作之合耶聞小愈把握不遠矣弟非才諸凡不諳者年翁先以千為日時時教誨之不敢忽也

讀此幅覺至性動人惻然千古

與高子型

知己二十餘年夜雨篝燈以及屋梁落月同在河北而離合不常此心耿耿願安得日夕相對以快生平也弟一聞婁江之命即欲與兄台一晤而種種不偶今茲衷曲幸天相含好丈能代悉之想兄台原不俟弟刺刺也匆劇數行惟知己原鑒

敘事簡峻而意復悠然

與史岵思

秋前承賢姪欵洽殊未安也別後沾沾至九月
十八日始抵婁江每念賢姪之才渝落若此拊
案呼天不能爲賢姪醒夢帝也昨許兄云欲至
敝齋深爲欣暢不但寒瓃寂寞可相對欷歔而
婁江夙多名士更可從青燈風雨中一一評騭
之如賢姪幾何人亦快事也竚望竚望

具見憐才手意令人生氣

與鄒乾一

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巳任今淫雨

不息婁東百萬戶咸展側弗寧吾乾一得毋慨
歌而歎耶承賜叙佳製久不報今風雨爲乾一
董成矣疾書奉覽有以敎我也煜素不知書
法步愬韻二首欲倩人錄以進恐失知巳面目
汗而自草不成何尤不成字乾一笑擲之而巳

落落數行委婉周至蘇黃短札不是過也

寄陸九初湯筠子德隅王左生劉象先下
邳諸子

去冬別諸同人嗣因宿令所牽倉皇赴理竟未
得過圯上與知巳弟兄一別抱歉可知今彻至
婁東米珠薪桂又連雨數月蕨獗異常雖諸生
雅誼殷殷不以弟爲才菲而室家之累殊亂人
懷每于淒風苦雨時獨坐一樓憶吾邪知巳醉
歌嗚嗚舌利口孅誰淚成文十餘年快事今一
旦遠隔江河不能復得且遲言儲貌莊莊乎作
老敎官伎倆以欺諸生自顧多慚諸君得毋生
厭耶然論文談詩此中原不乏人諸知巳過我
一觀之弟當典敝裘作平原約也不我遐棄弟

日望之

率意疾書雄深處宛似曹孟德語氣

寄鄭文美

弟與二兄契厚無與令兄而與令兄交則較泛
泛者大異也每憶長安道上路月同歸黃石橋
頭看雲共笑今南北分飛令兄僕僕塵埃中作
吏艮若弟困守寒氈婁京更甚不知何時聚首
再與劉麻王胖湯瞎崔潦倒卿家饔邊也思之
寔增浩歎小札附候令兄煩付尊紀寄入雲中

臨楮神切

劉麻王胖入尺牘中都氏韻事與所謂點鐵之妙

復郁弘初

前聆塵談年翁誠少年領袖也文章道誼俱已出人頭地至風雅一事以年翁之才何難驅杜輾李然進取之道似非所急正不必以此自歉也小价在淮因王師南下淮府官吏冗無暇晷俟其過淮方得轉文件指當在半月之後不敢更煩他帖見逆也匆匆緘復是原

愉然之致可想見郁虔風度

別郁肇敏

康生虎丘之會無生人在席故樂甚醉亦甚也年兄吐之于前弟歸來勃郁于後亦不忍獨苦年兄之誼乎非堇之罪也一笑一笑小价從于萬騎中來弟十五日往婁江矣望明不得面別謁府時再振酒兵與年兄決勝何如

知己暢聚自與尋常宴會不同樂而醉醉而吐吐而思再振酒兵皆韻事也

復李條侯

感誼負慚種種非筆能盡弟本非材何敢當尊諭所云九月十八日抵婁晤後所見頗伊人稱年翁才品交誼弟因向諸名士詳述之人人服相見晚不知果能如尊諭所云過弟細論文否弟日望之外陳者弟三十年經營河北止得一身南渡遭獸親橫逆幾不能保五歲之雛言之痛泪交下年翁曾聞之否此獸弟兄自五六歲時弟撫養成人父母兄弟背弟猶之非之又為延師教之娶婦婦之覆翼之恩通國皆知因獸

娶悍婦周氏與亡妻姊弟為難已非一日邇來忿其姊亡更加恩義忘怨加恩豈非人情所難而獸乘弟遠出料合亡命搶劫我家產逼取我券文持刀殺我之子捏欵汙我之名幼婦倉皇僮僕驅散即云為貧無賴何至忘恩若此特為揮泪一陳想有以動其不平也倘彼俛首歸降望與令姪商而置之以全弟死生配偶之義不則不稍繩之彼不知世間有天理有王法也此心耿悒展側靡寧北望叩首幸惟鑒誨

十年磨劍今日可以相示

復陳水津同年

自乙亥初夏與吾年兄握手長安今乃十五年在夢中矣每南望蒹葭伊人天際古人有詩長疑卽見面難致久無書遂夕川朋兩人或有同情也至于中間拂亂今月娶京又非一筆一楮所能道者見手示不啻奇珍陸生超等一名今姪字號第一弟閱已先年兄而識之驪黃之外矣暫此草復不知明年花發時肯過寒暑一慰相思否夜雨烟深冬殘風冽凝注欲言不盡

胸中磊落筆下蕭疏求之致耐人十日思

與太倉張州守

治煜原係寒儒新磨妻席正如農家村女初嫁貧兒本無纏頭錦繡以爲妝奩而入磨斧空箱之室無米難炊有薪皆濕諸姑伯叔尚未識面典賣借貸兩皆無術目今沮于進前見翁姑而奚語此種情況惟貧婦自知之而已老父臺保有爲懷或亦察而憐之乎所餘俸金在老父臺與太倉一粟而貧士寔賴以濟周饑倘慨然賜惠則雖朝廷應給之祿而實老父臺破格之恩矣剴副陳言幸惟台鑒

設喻著妙一請一解頤

寄史雲炎

襄過汴城極承骨月之雅別來流水爲年高山在夢耿耿之懷何日能已二京令弟因假館入吳便舟過晤寒暑夜雨挑燈怨憶先表兄待弟之誼相與泣數行下硬咽不能語今二京苦而益苦弟欲割肉以贈而無肉可割悠悠此心負疚存歿二京又極稱吾丈古道照顏深刻五內而奇窘莫告欲再求吾丈以潤涸轍然轉語他人恐吾丈以無厭肯之不但不能濟其急且不能諒其心弟不揣冒昧敢爲此丘彼優孟之衣冠宛在惟吾丈以心目視之在二京銜恩可知并弟亦得藉吾丈稍寬旦夕之罪于先表兄也臨楮叩切泪下如雨

要人肝膽

復湯孝元

聞佳咏字字棒喝前雖面領大教不知祉翁造詣遂至此也承贈加年聞性道所貴萬緣空之句弟終日誦之弟不知明年來齋頭之句果能惠然否弟日望之暫復不盡

想見道義之風

復陸遜夫

婁東去此猶千餘里弟至此三月以書致年翁者四矣似較同邑居時音書反數亦快事也曾仲及與弟相交二十年今惠然過署其癡猶昔其狂大減大略貧累之耳愧弟初至與同人交淺言深仲及所攜之物實難出脫惟使行家售其值而稍償之而已然仲及源源而來弟亦甚喜其其癡而憐其貧他日或可徐報命也北望翹切原鑒不一

貧能減狂讀之使人太息

與戴士招

承惠金剛寶經年翁以菩提心堅我幻泡影也敢不拜嘉前向南郊覲梅遂便道訪南廣老人老人爲我設齋雖未及覲嘗滋味然已破伊蒲之慳矣明日又折柬邀我所年翁代致南老我輩如閒雲野鶴不必以時日期之他日與來或偶然而去一茶而歸可也豈必大餔僧廚作來生孽耶一咲一咲

何等解脫

復孫麟仲鄒聞完

客冬見兩年翁手諭即憶長安道上逐逐糞土中事不勝浩歎今彈指又五六年矣弟髮白鬢班閒兩年兄丰神如舊差足慰也潘年伯歸時因所諭尚未得當未敢奉答方滋顏汗反蒙見饗愧更何如人情風俗之薄未有如茲土者潘年伯此番又復空歸弟不敢不以書報又無以報之但云終當爲潘年伯效其股肱之力以不負兩年兄之命而已貧齋寂寞時忭紛倘弟連日憂悶撇覺寒壇之累兩年兄高擢在邇佚杏壇花發時始如山下人語不誣也臨楮凝汗

不二

寒酸語自是雄渊

與陸伯達

知門下有弄璋之喜。彥宣有榮遷之慶。俱快不可言。至不佞之苦。亦可略道之否。太倉合學不過文武二百餘人。至今過聽者不過五六十人。而已。此五六十人者。情則甚厚。大略顏淵原憲。及於陵仲子耳。豈能憐孔孟之貧者哉。不佞署無石穀之積。而薪貴尤不可言。每日兩炊。尚患

不給。平生極愛者竹。署後有竹一方。代薪已盡。他可知矣。猶幸與此中文章有緣。日與多士高談博論。即室人交謫。亦作詩自娛。常慰內子云。天下無餓死之人。豈有餓死之官耶。黠婁之婦。今亦漸忘我貧矣。昨接手教。有如聽言。何當過我。一探江南春色。蒼茫。有新詩數卷。可以博粲。窮氣不能撲君也。一咲。

和靖詩好書堆案肖非於君之謂也

與張蒓然

辛聞姑母之變。淚從心湧。憶去夏執手撫摩。一片骨肉情景。身可再得耶。在吾表兄大孝終身。人子之心雖無盡。而人子之事則已畢矣。弟壯年飄泊。白首未歸。歲時伏臘。不能一登先人之墓。此中血墮。因姑母之信。而益難自止也。寒官近況。漸不如初。暫奉小啣。以供一七秋霜墮時。當乞假歸來。撫棺一慟。伏乞表兄順變自慰。強飯是宜。珍重珍重。

至性至情溢于楮幅

與袁重其

少頃過弟四暮一飯。倘能辭大京而就荀符。弟之幸也。重其之高也。何如何如。

情真語摯辭令妙品

與郁計登

台旌兩過。未遑塵拜。想有以原之也。而前正值愧無才思。與何人向滄波裏吊湘人想植了至今日天下更無知己矣。豈非吾輩之恥耶。承惠新茗陳醅。拜一璧一。亦不敢使獨醒人恨弟。

痛飲讀離騷耳

高情逸韻
奕奕生新

答浦鄭尹

年翁爲學力行吾愛之重之豈有私耶來翰云云益增我愧所惠新筝陳釀銀魚如雪敢不拜嘉然貧士那得有此暇時過我開尊細論文亦快事也顒望

淡描數筆何
減倪高士乎

答郁計登

空齋寂寞時幸年翁過談以爲一快昔蘇子瞻到處必有黃晁秦趙輩與之往來賦詩酬然借醉每一緬想感慨係之恨世無子瞻遂使黃晁輩落落無宗也弟非才若此辱年翁過譽爲之汗下拙稿尚在郵吉處俟其送來祈年翁削之當如孔子作春秋魯史原不足傳也一咲

自負處高
自謙處逸

寄錢宮聲

弟大河以北傖父也與年兄南北同譜曩從吳門度婁江竟未一謁龍門把握永夕諫略之態能見原否昨頒星源此名遂蒙垂念當世豪腸俠骨如年兄有幾人哉謝悵仍煩星源代陳幸惟台鑒不戩

落落
不羣

答楊星源

別來數月遂成炎暑午月之樂想吳門尤甚也承手教足紉高誼第錢宮老雖弟同年素無半面即蒙如許留情文章聲氣眞當代一人恨未晉飛一把握也年翁代弟先致拳拳他日過吳門當共登蘇臺高處一吊要離諸君耳

無聊塊壘
躍躍欲吐

復郁計登

昨感慨數語正望世有子瞻弟代黃晁諸君負笈其後耳尊諭欲弟爲風雅宗主切自悔失言矣昔燕王買駿請自隗始而田單以小卒爲帥師弟何敢竊比郭生庶幾奉教于田將軍可乎尊作才大學富讀者疑非同時人手筆弟焚香

恭閱妄肆品評所謂狂夫之言不足殺也迄們天爽能偕許子九日過敝齋一談否弟當叱掃徑以待

筆墨超逸語語有飛揚之致

復錢宫聲

荷須手示益切雲天聞年兄初度弟潦倒青瑣未得効鶴南飛曲裂石穿雲為先生揚聲九天特獻小詩以誌恭祝之意幸粲而政之

豪情騰致

與郁計登

讀年翁課約一篇藻艷過王駱流麗勝蘇黄是持萬丈之火以焚六朝決百川之水以灌兩宋者也那得不使人驚服此約一出自當使奇士爭趨而來庸流逆跡而去矣快甚

以驚羨之詞寄起褒之望立言不苟

寄高子型

年翁性情豪邁弟二十餘年寥落河北相與把臂論文自謂大致相近故一至婁東致書奉攀以兒子事相囑誠數年翁之甚弟罪何雖然蒙諾以來自返寸衷無一字敢有所瀆誠素知年翁之性情如是其不敢苟也乃竟緣乍日之歸兩閱月而不返前以片楮奉候并乞回鱗弟誠愚昧不知何所獲戾于年翁而年翁絕弟之甚也茲願竊有請焉乞年翁列弟之罪而示之小兒延師伊始庶他日知所以尊師之道而弟與年翁數十年相知之情有不足恃也是則愛弟之甚矣或稍肯枉過面論而堅之即翻然而去弟亦不敢冤焉年翁讀書多見聞廣古之人有恃西席之尊而謑朋友之事者幾人哉幸示教我何如死罪死罪

汪洋灑灑而來歸結緊嚴

復白仲調

弟河北傖父潦倒青瑣向在吳門年翁先生下交及之登龍之慶榮感平生至風雅一道無知妄作誠望先生不惜運斤之勞反蒙過獎寔切汗流吳生事進見文宗時自當竭力臨復神馳

不一

眞率

答方渭仁世兄

弟寓吳山下不能靜對吳山飲其清光而日日走牛馬于武林道上與俗物也世翁得毋鄙我乎棠賜佳章捧讀稱快所論本於文為諸新人取去分錄尚未送回候人與文至當命並叩堦下耳遲答幸原

秀致勳人

與李州守

初六之夕煜蹇小偷雖寒席青衛適足煩梁上君子之笑而禁城之內非藏奸之藪令庫牢獄關係最大此輩鼠竊狗偷大略皆捕役養之以資餉夕者也急之則獲緩則颺去矣乞老父臺嚴審捕役以清盜源非獨為憐起見抑亦防微杜漸之道也至于究地方番因隣此皆捕役串刑書為分委之計不足信也惟嚴着捕役則自見効驗

以清盜源四字便見根本

與袁重其

適小臥忽報先生去矣驚起拱手眼未開也家人為笑失聲想先生聞之亦一笑也奉上西瓜數枚瑯琊詩瀉然恐爾雲龍惟玉川子海情耳更一笑

字句中有生氣

復李倸侯

弟本非材于世務尤為無術今秋謬叨浙聘分

閱禮經得正榜士四人張周鼎蔣茂沈陳熙昊栻副貢士二人史漢計大儒也又于詩經落卷中得吳涵劉初吉應肇祥三人易經第三場落卷中得方煒許用光余毓瑩馬啓持四人闈皆浙中名士也而其中吳涵應肇祥之得而復失失而又得方韓余毓澄之前場黜落去其勿抹加以點圈皆非人力實鬼神為之也弟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哉第身入其中乃知遭逢有幾千古才人名士受厄于肓房妄抑者正不知幾

許不覺為之淚不止也然而皆命也檄為年翁述之知吾輩白首不一第豈無知己之人無知已之天耳有天斯有人矣

人不天不因天不人
不成不關此盡當安命
窓下文場中命自是千古定論然使衡
文者皆如我李夫子則命亦不足道矣

與宗天門

昨出文場見年翁手檄相招已流涎及跳矣奈今日係秀才命窮日夏雨三先生已招在先也闈戴令及亦不得赴招于年翁俟年翁招令及

仍以一席隅位置不佞何如貪涎之態益欲兩得之也幸吹原之

高曠人作
高曠語

寄陸逊夫

江南梅蓰肥矣不知年翁亦憶玄蓴風流否倘欲問舟洞庭策杖穹窿則婁江一衣帶間望雅人高致當不遠也去歲以瑣事相托想年翁斷不置諸度外弟亦豈無情人哉三年當報君于馬陵驛前耳

簡勁而
宛委

寄月菴禪師

前有一函想抵蓮花座前矣某在河北居二十年而和尚在河北亦十餘年兩人相見甚洽和尚提撕之外貧病相憐凡有休戚無不關切如和尚者眞慈悲大士眞肝膽朋友也今某在江南和尚仍在江北雖此中時時相見而音杳杳隔未免耿然不知來歲春和肯一顧否閒雲野鶴正使人目斷長空悠悠靡盡耳

世外之交磊落可喜琴聽
審殊焦惟予聽之惓惓也

復沈生佳驥

門下以英俊之才不佞一見闈文心神俱暢而一句之嫌兆克强項爭之致坐孫山之下至今悔愧靡盡向在虎林屢承高誼茲値賤辰又致斐疊門下之誼益厚不佞之愧益深矣不知何時過我一盡惓懷也三年轉盼午榜元燈惟門下是屬閱于幹克慰思衷吳徐諸年翁睹時均藉叱名

感賦係之

與陸九初

一壇寒徹骨喜文人才士日月滿花徑中差可人意而浙闈之行弟得士頗多亦天幸也但于醉醒時每憶圯上諸君又遭拔劍不覺爲之墮汨前敝門人瞿合節攜年翁手書至欣慰交集知故人意中不我遐棄也遙望葛嶧伊人斯在臨楮神往無限驅馳

真摯語自不必多

寄欽于里

年翁才高行篤吾黨夙稱君子小試冠軍誠厭人望乃復蹶于雲程能不使人悵恨然遲以三年而報以大物他日揚鞭帝里一快生平豈不勝弟二十年青袍又復潦倒苜蓿中耶弟在婁江每憶吾邪風流與二三知己白眼高歌雄飲叱咤使黄河之水不流岠山之雲不展興何豪也今作老教官動以禮法自制讀書而不得爲翰林居官而不得在臺省眞英雄賜斷者也年翁勉之遲速原不足較也佳作已選入梓并報不一

靈邃之氣讀之真堪推倒一世

復陳巍公

我輩身居江北每聞大江以南名士姓名輒歎把臂之難且私念諸名士必有所以爲名士者今見之只平平耳然皆溫溫雅飭若不勝衣名士風流原不可及弟往往酒後狂發輒向諸名士稱吾邪人文之盛而雄談横起一座震驚謂

弟頗具才分言必不誣亦歎把臂諸公之難吾年翁何不一至寒署以實弟言共接手敘愛而過譽惶愧惶愧尊刻佳咏已分送諸選家集成定有以報命也江南桂花時風景尤妙而婁有一桂垂枝至地分戶而入內可容十席眞大觀也年翁于斯時能鼓棹一訪否弟當典衣以待

名士風流正在乎此真非巨眼者不到

與盧爾騰朱蘭石王六虛許戢玉

婁江瓊寒月吟霄夜風清諸年翁酒酣耳熱時亦憶吾邪有李郎其人否范君使為鄉寄相思小刻二種幸惟分致

韻味自佳

與杜玦如廣文

澄江之別猶是春風初拂時也今鬢老花殘矣吾輩白首青瓊川復一川不能持長鎗大戟爭雄于鋒鏑之中而俯眠餓食以老悔當年毛穎悞入耳敝門人徐志貞本姓盛字子文少年多

才之士也今得為公門桃李但貧士徒有感激之心而力有所不足者年兄推而藻之今日之一庄或荒他年自獲大有之報知予文非池中物亦非忘情人也年兄圖之

想見推賢愛士盛心

與婁東諸武紳

張南郭先生觀德社稱一時之盛廣陵散絕響久矣多士志復先型于月之八日將爭奇于學宮之新闢諸年翁或亦簇中花箭齊耶臨期過集憑軾而觀之亦以示鼓舞後進之意也翹跂翹跂

從先正設想便得要領

寄王价維

家亮工來備言吾兄近祉快可知也嗣君芹泮初翔高騫有自尤為樂事江河渺渺未得以一杯酒為吾兄壽想故人不我訝也今秋可擕嗣君過我續他年之舊盟闢千秋之勝集使兒輩各各相見知我兩人相知如許之甚亦萬世後

佳話也何如何如

蘊藉風流居然陳荀世講

午日與曹倬雲

連雨初晴佳節正屆不佞獨以癬疥之疾脊嗟反側夜不能寧日更跛躃情景不堪描畫矣午刻同亦史過我一為絕倒何如已設小榻在堂臥而候之矣

病中招飲語足千古

午日與毛亦史

昨過荒齋竟似王介甫逢頭垢面見客非可知矣今日小痾更紅腫痛劇獨念連雨初晴正值風流佳節畫船簫鼓自分無緣倘得高士過聯持杯論文豈非雅事巳設小榻在堂臥候台旌幸勿以病夫外之臥而風客亦他年佳話也午翁惠然肯來弟亦隱然千古矣望望

眞率矣亦復瀟灑不羣

復任楚村

别來雨更春秋廣陵月色邪水簫聲詩魂酒魄豈能一日忘揚州耶兼以寅翁高情雅誼日繞寸腸所謂負泰山易負故人誠難哉弟由河伯爲祟積成十有四年錢穀塱頭英雄氣短幾致不保其身家前歲一蹴婁江之 命即將海田數十頃盡贈知交回首東徐竊幸無累無礙而小价又值涉江河鮮潟稀覯遂與寅翁如去萬里茲喜霞章煥及小刻二種暫寄台政揚州紅橋烟雨荷花將開矣遙望平山堂酌酒賦詩寅兄眞歐陽後身哉極目江干不勝翹企時當初炎珍重珍重

說悶苦處能令人愁說得意處能令人喜豪情勝致語語動人

復浦鄴尹

年翁爲造化小兒所累不使未得以一杯茗向床頭覓痾也茲聞全愈不勝雀喜及承辱覡感愧兩集矣容日掃徑望文旌過我看新篹聽雛燕以發年翁文情詩興何如

雅人深致

復宋旣庭

先生道望日隆泰山北斗使人景瞻無已曩過吳門弗克一親杖履殊切惶惶見手示眞百朋之錫矣顧兄菰術之妙久巳灌雷而忠厚愷樸之致尤爲可式先生所云誠不誣也至婁東人情如雲輕紙薄弟所轉囑實增汗顏奈何奈何天暑多雨敝齋四垣俱頹日夕坐臥汗泥中眉蹙蹙欲死閱顧兄棹返未獲莊復先生想能恕北人之疎也神往不盡

豪邁之氣南人安能爾爾

復顧仲巖山人

足下辱教不佞不佞不能為東道主人而諸生慢客甚又不能為不佞稍稍免罪過不佞無以謝足下又何以謝既庭先生甚薄具一程幸勿哂首蓿之陋也張生書恐踏前轍不敢再以溥面作靴底實非有所吝惜也

筆意曲折吊復爽快

與許九日

日來雨聲不絕暑中濕熱非常將來瘡癤必多

弟携三十口嗷嗷要東又值如許年事如許風聞鄭俠之圖非敢盡也少陵之句寧無發乎年翁風流豪邁必有以自遣不翅手方能授弟否貧病中偶錄近作成冊敢祈年翁利斧毋論是鼻非鼻大創削之弟將借尊評附驥而彰矣炎暑下潰死罪死罪

妙在極閒處說得極有關係

復蔡元吉

承賜花賽薏仁賽以徵吾輩之厚仁以佩君子之貽敢不拜嘉寒暑蕭騷無以轉贈偶得張相國大書一幅其言飄飄出世似與尊翁先生有契合者吾兄懸之中堂仲白髮老親誦之有喜色是弟所以愛敬吾兄者也況其墨妙跡真幸勿以非儀卻之

作友寵親何啻百朋之錫

與宋生

昔尊翁屬門下于不佞不佞未敢忘也轉盼開尊翁竟作古人江河遠隔未能以束芻致吊惟

有盈盈雙淚望河干臨揮耳門下勉之為人子者惟當讀書自好可以報蒸嘗於無窮也門下勉之

至情無限要言不煩

候龔岑心明府

治某與老父臺洋河一晤瞬息四三年虹邑士民歌舞于春風化日中者久矣昨敝友過婁江備知慕履深愜鄙懷特以一瓻遠繫弗克時依杖履為恨治某半生潦倒至今四海無家聞古

人有以擇主擇地為賢者治其雖不才素聞虹
邑錢穀兼于他郡是地之善也又得依老父臺
帡幪之下托身仁人之厦因不失親王之宜擇
又莫若老父臺者特晚敝友訪貴治中有地無
昏蛩之憂可以時桑麻人有義望之致可以較
晴雨者將重其価而售之亦望老父臺稍留念
焉想逐客之令非老父臺之所有出也

擇主擇地具大經濟大學
問不可僅作卜壓娛老看

與許九日

昨拙句承過譽汗下未敢言謝也有醜女自獻
于人者其人指之曰汝肩若何目若何口鼻手
足若何大略皆惡也惟肩豈耳女喜甚屢求私
焉其人曰吾數讀汝汝數至何也女曰汝所讀
能中吾惡且猶稱吾肩不似他人全指摘耳弟
復以一卷詩奉瀆是亦醜女之恃愛也乞年翁
指摘以中吾惡而勿徒稱吾肩何如連日雨後
稍涼想可過我一談耶

嘗讀翡列亭其立言有風雅典北遺
意今人解頤對此當體乎其後矣

繡虎軒尺牘卷二

会汝 曹煜 堯采 著

門人 顧湄 伊人
鄒震謙 乾一 校定
郁煒 弘初

與郁詩登

連雨如注夜來聞屋塌聲與妻子抱頭無竄處日間薪米兩空昔人謂米珠薪桂猶可覓也弟直謂珠沉滄海桂在月中使人想望而不可得

年翁抱道自好貧勝于人而顛原諸子仲尼不能手援惟付之一歎再歎已耳兄如弟之不肖哉可愧也暇時同許九日過我謀一醉以共展愁眉何如

坡公居黃寫窶苦必兼高賢此書足相伯仲

寄左臣

去冬曾以十金寄奉想已驗訖二十年他鄉知已又復白首相看記古倒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不覺淚下况許久不得一見耶倘肯過我把握豈非樂事弟東門之屋有門面樓三間吾兄覓輯之以爲開張之計何如侯弟家口回則吾兄道已行矣別圖自不難也至于些少藥本弟當以數金奉贈倘能提青囊以濟鄉邑弟或與有功焉吾兄圖之

近摯情懷正使洞開門戶

與張堯然

承惠大彬佳壺弟于月明風細時取惠山真脉泡廟前芥于中香沁脾骨真快事也弟不得與

吾兄共品題之猶有憾焉蒙諭次兒姻事骨肉之情溢于楮末感當何如旣吾兄以爲佳弟更何疑哉但齊大非偶殊使人自慚也吾兄同李天相曲爲之柯示我好音可也

雅致情話兩兩無雙

與郁詩登

拙句所砂狂乘承年翁點染而出滿目輝煌幾疑爲真寶矣然一一自拗反覺汗多年翁愛我深未免譽我過也謝謝讀年翁所擬黃鶴陔佳

敘面是聚千古愁腸胸中恨總一諷詠便覺淒風滿座炎月化秋未免有情能無同慨不但其文之純乎昌黎也拙何藉重知己倘得仁人一言寧不快甚正朔顯乞荷承先諾至感至感俟付梓時再爲申請開尊體大康弟日病亦愈且晚過我一爲傾倒是望

摹寫情景華墨淋漓

復郁計登

弟向有馭馬癖肥乘則易厭弟嘗繫之風前柬以繡鞍錦韉與綠楊相映過客皆嘖嘖稱羨使西子不生苧蘿村而生岱宗之下雖必有一種不可及之致然習氣移人美亦不全乃知金綫衣白玉床與常視所原不可少拙句屢蒙過譽丹黃滿目真馭馬飾鞍安有真風韻如苧蘿仙子耶愧甚愧甚尊翰後半幅有圖報二字弟讀之駭然世豈有瓶子之瓢仲子之李可以轉相持贈者耶恐君多事特急止之自是弟亦不敢以杯水飲羣賢矣不盡

附譬疊喻左氏子產論尹何篇有此奇特

與沈山人

弟病日久求得與足下作促膝語慵夫托病慢客罪甚罪甚斗方命矣章用圖章稍斜且高奈何聞台旌將旋弟目病非克以水晶眉荷遮長者車又襲滌甚薄程代賀一卌抵嘐他日或可再申鄙懷耳爲我語戴令公拭眵作答頗爲難事容而日以口代札何如

真率而有味

與許西山

年翁先生道宗濂洛學有淵源以之暫試牛刀不嘗批隙導窾去秋得士獨盛吾黨厚顏者多矣弟以非隨幸隨鞭鐙不能處前亦不在後而蛾眉見妒幾致含艾之禍乃知羊叔子真不可及也別來每憶道範業生鸞侶中候想先生或亦未忘夜郎人耳葉生以渭川之筆素重當時或可進而教之否

爲國爲賢何爭桃李凝菴此書欣衡藏鑒多見之矣

與靖江吳廣文

澄江之別又復許時盈盈一水不克遡洄以須金玉適儆社緋公大士一葦渡江與朱侯相見弟特覓蓮花口致我鄰懷倘他日緋公東渡又得藉以慰周饑也緋公以臨濟獅子擅浪仙之長瓢笠之外萬卷在胸想亦吾年翁所樂遇朱侯雖其素交予思之側不無賴于年翁耳臨楮神馳不一

如此薦牘落落可喜

與王弗琢

年翁風流大雅王子淵真亘古軼才哉弟猶憶天門席上青蓮障京雅調新聲氷絃風竹一時互發年翁按節而授之洪纖飄渺許燈影中疑爲神仙人也此樂又復許久矣茲儆社緋公大士以臨濟嫡孫持杖過陽羨陽羨侯必尊禮之緋公詩才霞湧海內推宗年翁試與之分韻秋前當必有蓮花墜地幸勿當面錯過何如

雅調新聲氷絃風竹人生樂事又復從灯影中飄飄露出何異銀橋廣寒霓衣數曲耶

與宗天門

昔韓昌黎識浪仙于推敲中千古以爲美談而東坡先生尤愛禪士一時如參寥諸公附驥而彰者不少弟謂浪仙參寥輩何足當我緋池大士哉但愧世無韓蘇遂使名僧不顯耳緋公海內之聲年翁必聞之今飛錫澄江與都督公夙有水乳年翁進而教之昌黎東坡非年翁而誰

本稱緋池郎張韓蘇此薦章占地步處

復張耐菴

年翁以沉靜之才發新硎之刃批郤導款真目無全牛者也況間稷山谷厚民役微輸較易尤年翁遭逢之至樂矣弟苦擁一氊課文之餘無長足錄而年翁墨綬銅章作民父母弟視之真雲泥也三千程遠一寸心依臨楮低徊不勝珍重

燈昏蛩咽況味慨然

復應黼昭

門下以瑣豫之才幾爲風塵之掩不使一讀鴻

篇輒爲傾倒中間變幻多端加以涕泗交飛而席上之珍始實于世此固門下積厚流光之日不佞何敢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哉今春滿擬上苑看花馬蹄得意不意偶逢按劍然才如門下豈久居櫪下者承手致慇懃惠頒斐疊捧覽之餘感慨橫溢雖門下不忘源本字字誠切而不佞自愧孫陽何以爲情惟望門下破釜沉舟早搏羊角他日高牙大纛光映寒翰則于秋知已不佞將轉圖申報耳雲流水逝心通人遐臨楮悠悠馳切不盡

讀此當咏古道照顔色之句

與韓碧滄

聞十五日果得竣事弟庠倍欣醉矣承再召敢不拜趨弟弟已移儼虎阜使清風掃席明月醉人倘年翁興不淺覓過小舟匆使元規咲人何如竹爐茗椀佳句自足怡人何必使庖丁汗下也

肯心樂事原自有眞世多饞奴喚醒不少

虎丘片石幾成酒肉塲矣得我師以竹爐茗椀濯之頓覺清光如拭

與戴今及

陳幼木年兄家落吳門以不能奔弔爲恨而年嫂又復憂愁鬱結淹然長逝苦哉痛哉才人蹇厄一至于此吾輩雖以原憲而哀東郭先生然衆蟻負山各竭其力未始不可弟今日即以生芻一束往哭之年兄或可同行否

貧士交誼偏如此眞切

與許宏儒

去秋以瑣事相托荷承鼎力尚未裁報爲歉茲貴同寅縱年翁蕭人也蕭屬于徐徐與邳相去無幾故邳稱東徐弟以南北之人大江上下皆親隣也縱年翁與吾年翁行屬枌榆之雅十年後擬春社醉江南秋社又醉淮北追隨附年翁後豈非晚節之樂哉縱年翁書生初任意氣堪投諸有未嫺者年翁左提而右挈之協恭之誼端有賴于先達耳年翁圖之

叙次落落邳徐江淮粉繫在尺幅間豪絕快絕

寄高子美

癸丑都門承年兄骨肉之誼別來夢覺紆廻寸腸縈繞江東日暮時想年兄未免有同情也茲貴學師金年翁才名照世弟從吳門一晤即氣誼相投諒吾年兄亦必一見水乳者也自茲以往過芹池而分韻字綸烟雲開竹徑以論心光涵水玉弟在大江以南望清光而挹皓魄當仰空大呼知兩君方陶然于碧濤素影中也兩君斯時亦當高歌柔葛聲徹雲霄遙相應求耳倘

便帆臨吳不識肯移光草徑否悠悠江河北望神往時當嚴寒珍重珍重

胸有萬卷筆無纖塵蘇學士之梅也

[illegible]

不佞胸中有路時見一計登往來其間而戶外久不見計登履痕矣聞計登儼然在衰絰之中未能升堂一哭飛書從吳門回年荒歲晚萬景淒其計登貧且哀更當何如無係可分有愛莫助我知計登計登知我蕭筆一候臨書哽咽

往來於胸中方足知已人本屬恒情邦治不出只此數言便足令寒士感恩涕涕正不必有係可分也

與葛東之

佳叶字字珠玉當軒快讀一過齒牙香潔惟恐白雪妬君耳弟勉步成篇自覺形穢惟年翁以直教之昨夜餘與未闌而杯匙無味不敢强留聞年翁明早舟發今夕過我再洗舊罍雄飲達旦即登舟解纜一覺斜陽便是虎丘山畔不勝以醒醒之眼看酒酒之世耶何如何如

下筆便有超逸之趣

與錢梅光

去冬淒凉欲絕春來蕭索尤甚古人謂米珠薪桂今則海底撈月中斫桂更何可得耶是以六街燈火一郡笙歌他人得意場是我傷心所惟有擁鼻愁吟蒙頭酣睡已耳聞年翁將之郡晚刻乞移玉過我弟有所求得于郡公者欲向年翁一道及之也竚望不宜

君看桃李花盡是眼中血同一情況

與陸斌夫

門下以千古俠士作一時干城，兵輯民安，頌聲載道。前吳浩然來，頗聞其略，不勝欣慰。茲貴庠舊師周年翁入京開復，道經貴鎮。門下平昔自任豪俠，師生之誼尤篤，自當大啓戟門，爲老師壽也。愼毋學措大，得一官便作許多狀態，隆虛文而少實意，褻周年翁，以負門下平日之望。

爲世語從箴論中見其未出居和平

與鄭蘭完

年兄榮任金陵，春風化雨，作人多矣。弟潦倒婁江，未遑趨賀。每想秦淮明月，燕子風流，弗克追隨杖履，憑弔六朝遺跡，爲恨事。做門人某赴館江寧，實司選政。此生英年妙才，非久落風塵者，年兄一見決矣。長江天際，言念爲離，臨楮翹切。

從有古致

復許子卜

白雪滿郊，頻生訪戴之興，而關河間阻，未能飛越。日來梅萼初舒，春風拂戶，乾坤又復一新矣。門下及時修德，行看秋風搏鵬，斷不以名士自負，亦斷不以明經終老也。接手翰，謙和自光，欽人以吉，足徵有道之氣。不知何時過我一握手也。羅年翁素爲相知，又爲門下至契，自茲往來吳越，問音問可通，翰墨可托，快事也。于其行也，便候興居，尚恭聆金玉。

爲時景處便帶進勉之意莫作套看

寄呂震乾

門翁恭奉恩綸，故物復得，十年鍛羽，一旦翀霄，賀賀。念弟與門翁根同一本，別將廿年。中間潦倒厄變之況，春樹暮雲之思，有非一語可盡者。幸做門徐生與梁溪侯有水乳之歡，侯以書招之，特托其晉謁，言皆代致鄙悃。同時當有金玉慰我也。微物二種，別函申賀，寒瓊暖冗，不鄙是荷。

語語幸真是同門之雅

復沈明甫

老父臺一代大儒千秋艮牧湯篇奕奕光氣射人扶衰起弱眞昌黎後身也至于龔黃事業固屬緒餘矣某仰望高山弗克時隨杖履愓勝悵悵浙臺畢文蟪蛄之鳴偶觸野人之耳妄刻問世眞堪泚顏豈若老父臺擅萬石之鐘音闓萬里哉反蒙獎許感愧交集奉尊檄郎謀之某某二生原係葭莩偶爾小角今已和好如初謹復台教幸惟原鑒

[illegible]射人有

與許九日

有最不堪事忽來汗目乞年翁醉後焚香或花前擁鼻以如椽筆先抹却自巳雙眸則于怒罵之餘又可鼓掌一吹也總之重累足下矣罪過罪過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想當如是

復韓碧滄

崑山城下之飲樂乎主人病而醉醉而臥任客自爲醉醒自爲去留雖日知巳忘形未免挾病

款容年翁得毋有餘憾否所約繆府之吊實欲同二三知巳作支臺窮餘之遊不意弟足疾更甚而令及不來小舟復爲他人借去此三者皆天使弟不得與丁勝遊者也繆府遣書役致詞武試在即想山靈有知終不遐棄我耳息壤其即崑山減下乎

天游天放惟君所居

復邢滄菴

寅兄上游名士世家宏才向在京都與汪雲聲年翁屈指姑孰之英即首推邢旦先其人者毋乃是寅兄耶聞雲老作吏良苦而寅兄乃以一氈來共茲土得一賢如見兩賢矣婁江夜盛士辟而學舍荒凉官俸蕭索之狀則非片翰能盡者也寅兄涖任之後故老遺聞舊籍可攷茲不煩報承教有期

寫出神交心事含蓄無限

復李係侯

不承塵教忽忽數年在少壯之日落花流水渾

不足惜吾輩老弟兄小金光陰銷沉于愁苦者十之七別恨者十之三寧不痛哉去冬遣价歸來巳擬年翁之京矣不意至今尚濡滯也歲事妻孥人情衰薄槩可知矣手教爲令姪再作令圖幸巳得當年翁一片熱腸豈獨令姪當刎結哉弟在婁江詩酒之樂文章之會誠如尊諭所云至于一應繁華景況則與弟毫無關涉正如噎食病人看疊案盈几馨香滋味總喫不下一毫與病人無干止覺搯腹腸鳴饑欲死耳大略苜蓿之狀可意想知也令姪至無以應命些微了事想年翁不忍恨難忍笑耳閒日下郎有吳閶之遊重承厚貺愧無可酬惟日望台旌推手一悲作平原十日約而巳馳切不宣

噎食一段奇喻亦確喻他人熱道不甫

寄常叙五

邗江月色自足千古任君齋中猶憶有圮橋儒子攜手同看時耶別來夢境蒼茫未由一見雖鳴鳳严將切依依敝同年吳酉甫之弟鼎臣兄自婁歸涇便鴻中候想字翁亦欲一詢弟況也鼎臣能以神丹種痘婁江奉爲神師三十年于婁保嬰于二百餘人眞神師也年翁或反未之知耶若得此道行于廣陵功德應自不淺年翁當留意焉火雲初起蒲葵是宜爲道加飡珍重珍重

落落有風致正於不經意處見佳

寄王怡白

闔棨攫香河地富民醇至樂也不知何時擊水作扶搖觀也敝同年吳再甫令弟鼎臣兄自婁江歸涇邑先兇致弟惓惓嗣容遣价登賀外鼎臣能以一粒靈苗置小兒鼻中十日而痘徃來于婁三十年所生活小兒千二百餘婁人尊爲神師眞神師也吾輩晚年得子何帝掌上明珠兩豚兒巳蒙鼎臣神手俱獲全吉年翁不以弟言爲謬請一試之必能使白玉無瑕蘭芽自茂豈非年翁平生一大快事哉然後廣噓吾鄉以壽葦兒是弟之願也年翁圖之

古致落落非尋常曹丘生語也

與許九日

連日之雨喜雨也曾作佳句撚髯一快否但恐床頭甕空灶下薪濕貧士愁眉正與天公雲氣爭濃淡耳舊醅一埕聊解悶圍兼催妙叶想不鄙也

作客曾何益歸仍剩一瓢此予留幕歸作也甕空薪濕僅堪自知非先生誰同此懷

與周賓南

[illegible]惠蘭花翠葉蕭疎幽情足賞蓋蘭必王者香舒已覺君子在室矣但惟細心人有涵養氣方可爲之主人弟俗而率或見太燥潤之又覺太濕乃知此中學問原自不淺特遣送回俟花開時領教何如並望細書培養之法收貯之法以貽之雖花後或可再煩台養然此種學問弟亦欲聞而知之也勿哂是荷

大儒每事必有留心于此可見

復張成岳

午亩翁以弘濟之才偶掾舴艋乘風破浪自當傾刻千里如弟者樗櫟菲材終老衆山水谷中耳承手致殷殷道誼之氣溢乎楮墨不知何時握手一道相思也尊紀回帆匆匆率復數言空齋雪谷北風更烈爲道珍重加飧是宜埋再頓首

扶眞面秀

復顧季貞

都門之別渺若河漢暮雲春樹不獨老年繫之[illegible]以來未遑趨賀殊爲歉仄但案牘勞形從來南不如北陽羨婁東亦魯衛而已然叨薪命太略皆同年翁何過譽弟而自傷之甚也貴相知友兄抵署弟齒日皆病若未能稍伸欵洽而遍囑敝門竟無應者人情風俗槩可知矣勉贈薄程愧難自安倘得有日暫復不莊

文章之妙莫妙于潔與眞耳先生筆下兼有其長

與沈明府

老父臺北斗聲名泰山氣象某傾慕之久擬爲海上神仙縹緲難見不意昨遇諸玉峰山畔也

亦既覯止中心是懌不知何時何日復扆杖履
耳茲緣敝同年宗義六從洮源歸來聞躬見
天子方膺　恩綸又作參戎之流竊以爲狀過
潮玉江玉人而王君不能以西江一滴稍濟其
涸復走候于台臺想台臺定能爲宗生作破浪
風也大丈夫須叅一言文深于古豈必所識竊
之而後得我哉況六六之于今弟固自有一日
之歡者耶幾六辛丑各魁文章爲天下所共好
台臺游有水乳者幸勿以遊士目之

秦傑表腸丈夫氣
緊微露輪鬱開

與任克家

世俗謂甲榜之同年親乙榜之同年疏然乎否
弟謂同年無親疏官有大小耳然吾輩同患難
之同年又非親疏大小之可言者毋憶吾年兄
丰姿嶽嶽爲文如錦如霞而意氣豪邁宜其一
飛離羣也然迴年作吏亦良若矣豈天生才人
必與之以盤錯而後見耶雲泥所異音問蕭疎
不知向憶有黃石橋邊一孺子否敝門人陸生
定國司訓貴郡特附一函以候台祉益亦不自
知其爲親疏大小者也想當一笑矣陸生文章
稱天下平生忠厚誠樸其授爲儒官也苦于年
并苦于貧者非若他人欲借此爲清華之堦也
乞年兄時青眯之指其未諳而引其不逮是大
有造于陸生也卑官疎誼能無衆施哉更一笑

文勢紆徐而
音節瀏亮

與楊匡侯

年翁才堪肆應識力宏通弟所素服茲各分一
擅爲擅兩郡雖爽官蕭索無以展其驥足而具
大才者必有大用豈似弟輩碌碌埋首眥宿中
不能一見雲天者耶敝門人陸定國以歲薦得
授司訓貳于年翁陸若文章有聲于天下年翁
固已知之而獨其爲人忠厚樸茂尤有古君子
之風且家貧力學裝無行畜之資今其人官也
歎息暮之將至湛半俸以讀書非獨世翩翩者
流播厚脊固清署爲進身之梯者也書生服官
自是難事而以樸厚之書生爲清苦之僚佐尤

難之難者惟年翁念切同官知其家之貧而憐其人之厚諸凡左提而右挈之不獨陸君感知已也

信筆而成實出千錘百鍊

與鄒乾一

我輩踉蹌前來識認諸公丁巳開科特舉貢監憲文取教官到省識認以防頂冒殊覺無味欲作詩文言懷而同人中無可談此道者首術諸公俗氣乃爾何文之不廣也足下聾又復厲兵秣馬時不敢以此瑣瑣弟無聊益甚今日擬上報恩寺塔頂一空萬里耳卷價自嘶犲菲寒瘦之況見情而已然足下當自奮雄斬金鰲頭報我可也不一

蕭灑豪上非復世人心眼

從金陵報敷猷叔

昨鄒乾一言往時應試則旅店道路之人皆云此科舉相公也便有許多慇懃意此番做了監生來應試覺人皆以監生覷我光景大是不同乾一自是名士肯向人說此等話若是真正監生便是人待他不同他也看不出只覺得自已榮貴耳呵呵可發一笑也蓋監生自已看得大別人胸中原看得他小自已看得尊別人胸中原看得他賤吾家子孫還是做廩秀才為本等姪向日對吾叔云等不及兒子大要勉力替他援納今此念如水矣特報吾叔知之或一解頤耶

西子嫫母妍醜自知于人何涉但恐秀才殺得來監生轉殺不來耳

與王玉符

三年不見今始相逢朱履青衫故人無恙喜可知也過訪不值又不過我劇談頓忘長安道上白眼高歌時耶丈夫意氣常伸奈何一第摧折遂成淪喪負故人相期之意哉字到命駕弟欲醉兄以酒以觀其志也周子老不鄙攜手同行何如

率處愈工乎處愈奇不可與凡筆同年語也

與楊星源

門下薄明經而不爲從蛾子人棘闈真破釜沉

舟之舉也不倖已得佳兆未可先道俟門下桂
枝在手鰲頭在足時不倖以一杯酒逆門下于
婁江大西門外使銅將軍鐵綽板佐以正平雄
鼓爲門下一一道之耳卷儀自愧非薄祈莞不
盡

星源由此果售先生之夢有靈矣然闢
星源感先生甚謂非先生不及此也

復周子戴

昨宗天門招弟輩登雨花臺高者人山逢者人
海與馬騈臻笙歌互發眞大觀也較之漭牙生
所云豈珥脫簪不更暢哉弟雄飲無量歸來大
醉矣燈下讀尊論以不能馳赴爲恨不知重九
後尚有秀才運通時否何两一咲九日詩并錄
呈教

雨花臺是金陵第一偉觀得兄
歸此牘勝景與雄文同不朽矣

復姜飛九

昨奉飛檄催入省斧既艱炎暑未減單衣
凉帽蹌踉而來忽値雨後新凉正作無衣之歎
接手翰欲見御寒衣具悵轉周措而客中窘乏
又無以爲贈特解敝袍一領寄人馳上非能擬
范叔之寒聊以盡故人之意而已幸惟莞存服
之無斁十五日某即揚帆江上歸矣想徵軀不
至耐寒也慎勿却

眉閒妙閒
眞煮逼人

與呂蘭生

昨有招弟飲者投帖即去弟今日未必赴也大
丈夫文能登高作賦武能上馬殺賊吐肝如雪
嘘氣成虹能憂人憂能樂人樂視黃金如糞土
固將氣蓋一時名垂千古其爲飲也或解金魚
而換或指銀瓶而索或素不謀面而入座或意
氣相許而盡醉飲各有道也彼服前傺傺視酒
食爲非常之事者豈弟所樂觀哉倘座中有門
翁幸知此意勿俟可也

劉眞長謂小人都不可與
作緣高陽酒徒定識此意

答九成

他人愁無以償人耳愚兄祇愁無以與人俗言
人情急于債眞大苦事哉今予之甚家無升斗

之備而坐索者紛如其來適同門郁華名又以儆會開復爲言恩不得不應之正不知將來何以應之耳明日欲之郡會吊而鄉分舟資兩無所出昨日之物特欲先應已急矣倬雲乞善爲我辭勿至隱憾餘不盡

先生以寒瘠一廚擬毛伏之名漸成憂累乃知四君好客非公子不可

寄馬丹卿

足下肝膽意氣如雪如雲而季布一諾重若千金眞弟輩所宛師而範焉者也昨弟玉峰之别郎馳至石城臨生特科聚百十虎文于省會而廬風各郡竟有以雙羽踵告名寒蹟者亦他年史冊一奇觀也别足下已一月時切瞻仰息壤之盟特遣學吏董成催足下同之金葛米字耶中鄙悃莞存是荷

借景生情筆花飛動

復葉濟弘

向在鍾吾荷承高誼别來故人無恙深慰鄙懷然渭北春天江東日暮時覺悵然耳今副至得接手教兼賜厚儀欣暢之餘不禁慚愧何足下之情無限而弟不克以涓埃相答乎丈夫相與始終以心不以貌弟雖不才斷不肯使古人笑我輩交道之薄也薄具一程聊備令嗣舟楫足下舊誼再容申悃不盡

何等氣槩

與張如三

昨暮頗苦寒承足下留讌數白之後温矣如春方知周郎之醇胸當趙氏之日也謝謝弟分金非邪磨菴分金統呈上皆精金也乞書邢名勿致遺佚是亦同人之誼歟不盡

麗若春花皎如秋月

與袁重其

昨蒙不棄荒齋明月杯酒論文一時樂事千古賞心承諭和種茶詩寒齋蕭瑟滿目荒畦弟已學圃多年正欲自況其苦早起偶步二絕馳書求政倘可入譜即祈代書之爲懇何時返郡弟倘有舟資鄙悃圖之未得臨行幸一示知忝屬

知已先道其情萬勿悄然悵也不盡

莫言天下英雄少倘有籬邊叢菜根此
先生步韻詩也并此論之英氣勃勃

與常熟學訓張遜子

澄江之別又兩閱月矣弟自白下歸來見長江萬里巨浪胸次爲之一快苦不得與足下一把嘯也想邇來道範日隆不知青瑣稍溫否近今人情險薄風氣至此可歎也友人袁重其夙爲聲氣領袖吾淮諸名士莫不與之交且厚也今避處山足下想當掃徑芸聆特覓道弟相思兼望金玉之慰冬日如春爲道珍重不盡

快筆如哀
梨木剪

與張司訓如三

向者白雪在地過謁絳帷便覺溫然坐我于春風中至今飽德何可言述友人袁重其夙稱聲氣領袖令弟教老先生嘗以長歌見贈鬪年翁亦欲見之今吾婁東向弟索黄葉邨種菜詩倘稱雅誼便作高山之仰茲圖一幅原不必儈乏爲作曹丘也作翁進而教之當恨兩人相慕之

深而相見之晚矣科試在即考場供應無出諸生貧苦無狀何堪坐派弟欲合同人謁當事爲諸措大上一功德疏不知諸年翁以爲何如

發懇氣求之誼憐貧恤士
之誠觸念即是不待安排

與崇明廣文張子岐

金陵握手擬與吾年翁共乘長風破浪而歸而弟心日夜東流不能少待行旌至今抱歉非蒙賜佳詠詞旨爽秀而用古倫切少年英絕之才非尋常筆墨能及但愧弟未教當此耳雖勉步成句不無形穢之誚惟年翁直教之自下歸來青山作雲長江爲地感今吊古必有奇句驚人不識肯一一示教否弟亦有蛙鼓一部俟塘時爲吾年翁一鬪耳也東望滄溟伊人斯在臨復神馳珍重珍重

灑灑洋洋殊不經
思自有奇致逼人

復曹畇孫

寒官節齒牙之味損紈綺之服勉強爲善心甚切而力苦不足吾弟之所知也獨念吾弟以一

身係兩門之存亡中年何可無子求子何可無母故勸爲小星之計面復欲力誇所不逮此出愚惻之樂爲非敢如尊札之過譽也若文章一事斷以人傳愚兄不足掛今人齒頰何能與後來之可傳郎偶爲敘跋亦不自諒且不自耻耳吾弟乃比之皇甫士安之賦三都王逸少之敘蘭亭得毋令愚面增甲耶尊作小敘明早呈稿求政幸勿掩口葫蘆足矣不盡

文以人傳子古稱論秦漢以後稱述三代以前其明驗矣

復徐健菴先生

某自愧菲材謬秉使鐸夙蒙台庇曾沐提撕感佩之私時切寤寐第緣分位懸殊弗克奔趨左右稍圖犬馬此中耿耿何可言釋茲蒙台諭立遵申詳矣但厚既下須實切惶悚雖尊者之賜義不敢辭而愧感之情躊躇無已尙容躬叩台階再申鄙悃耳臨復不一

恭而有禮

復郁肇介何門

昨別匆匆雲間之遊竟不回顧荒齋至今作天際眞人之想接手翰詎當如諭第寒氈之況門翁知之稔矣所恃新贄一端藉以償前此之負備後此之權以免門外之呼室中之謫耳今士貧而俗薄互相覬望尙未有過門墻而脩贄者弟正以度歲之事爲憂而門翁之憂較弟尤切其奈之何尤措徵芹暫付尊紀聊以當野人之獻非敢自附于大會者也自慚非薄幸莞不盡

敘事詳雅

復朱七襄同年

玉峰山前之別寒暑各一矣乖老弟兄不能時時把握以道窮愁亦恨事也承諭王生補廩弟素知王生爲弇州先生之後貧而好學文章足以怡人豈向者某新貴所能同日語哉弟已先爲申詳不俟年兄之諄切矣懷贄一函亦隨手璧還助王生膏火數夕而已并復不盡

肝腸意氣略見一斑

答葉小青

來翰情意婉惻使人憂喜兼集書生從軍原非本懷今有可辭之機豈不喜甚但憂千里迢迢攜家而北江河間阻資斧艱難其奈之何處爾勝所云復書可觀不必瑣述惟是足下北歸之計不佞細思營務尚未脫去必候上臺允詳則家口似當仍在洋河以待之洋河人面素熟則人情自在可暫居也次則小河口絳帳雖撤賓主情誼宛然亦似可暫借一枝爲鷦鷯之計者我溝小庄有玉琛在焉小汝已將其母眷以屬之此小人之卑卑者足下至則必妬妬則爭反非所以居足下也倘果欲居之趙元歸自能安置亦不必以書達小婿耳李焜在吳門指不佞名色謁騙種種不佞有金錢寧擲糞窖中斷不復濟中山狠齒頰也令郎行色匆匆手中倘乏不勝之程爲足下北歸舟輿之助晒原是荷

爲人謀而不忠曾子所日三省也先生不亦忠哉不但文章之歷落也

寄高玉盤

庚戌之秋潦倒陽谿年翁喬梓情文兼篤酌以大斗贈以隆儀每銘勒于寸衷知銜結以何日迄今馳念猶神依年翁杖履間也茲敝同學李年翁素稱海內名士以明經得擢壽庠司鐸其人醇厚篤實家本寒素初至貴地如新婦入室井灶未知諸凡乞年翁左提而右挈之弟與年翁南北漸遠鱗鴻兩艱今得李年翁家音之便想可附通閒問亦一快也臨楮神切不盡

曲盡真情

寄樂起潦同門

門翁以雕龍繡虎之才忽焉垂翅至今寥落未售咸池弟每一念及輒爲痛心不知門翁二十年來何以爲情也弟庚戌抵纈陽逼訪與居頗知潦倒之狀益切感慨甲寅授官太倉引與諸名士論隲歷科各文額安得如起潦之文一振頹靡之習者乎門翁文如是人如是而所遭如是痛哉使我淚盈盈不掬也太倉李年翁新授貴庠司鐸其人淳樸可交者門翁過而訪焉當自歎相見之晚也李年翁家亦寒素初試人官

乞門翁頌揚其師而因以鼓舞乎友是門翁之
厚也春晴日暖此志未衰想當愈殊午未聯元
弟欣望之臨楮無任馳切

昔東坡喜獎詩人必墾篤先生有之

復陳九初

范方來眞南北錦鱗也即鄭有四之選館蘄此
李帽雪之家本中洲而青玉案得飛首藩齊中
殊爲一快吾邳諸君聲氣非方來至則冷落經
年矣方來其面少乎並閒兩嗣君聯翩泮水弟

深勝欣慶道翁家學原自不同今稍驗矣秋風
展翮當更萬里耳倘喬梓皆于金陵酣戰之餘
過我以候捷音抵足數宵慰我羁愓風雨之懷
弟當使兒輩尚拜長者恐太史奏德星復聚于
牛斗之墟又作青史一段佳話也新界一部附
寄臨楮翹切不盡

信筆成書情文兼至

與夏彥言

甲寅春初泮涧握手後于金陵僧舍得接翰為
意謂返棹淮流可與足下論心數晨夕也忽忽
目益南足下日益北淵雁迢遥山河間阻雖客
從北道來者競言廣平吏績茂昭官聲丕著拍
日佇聽殊非復故人面目矣然忝屬姻契欣
羨之餘轉慚跡淵今幸邳人范方來自邊化持
鄭有老書至寒暑知范君之回邊化將有事于
[illegible]爲拜懇煩致惓惓于足下足下試以弟
爲酒而笑之歟抑以爲姻契情眞應如是耶試
[illegible]那任之足下而已

夏係夫女翁覺之關問故書言如此

親者欲無失其爲親故者欲無失其爲故自應如此立言

與陸斌夫

門下英姿卓越何異名將風流別來數載南北
迢遞去年周右老入鄴曾以一函奉候不知達
記室否不佞日暮潦倒哪借昔術以飽妻子每
憶門下意氣如雲春秋方富他日建立自不可
量不覺淒然痛我生之虛擲也邳人范方來素
景英風今一謁見雖驊騮滿目安用駑駘而伯
樂一顧聲價百倍幸門下推而行之吳浩然去

年過隻曾有再來之約不知在貴署否煩致意

鳥崩故自不同

復鄭有四

聞年翁優擢牧伯五馬朱轓偉哉使君有可爲之權有可展之學矣弟迸爲欣慶未獲脩賀歉甚歉甚屢承手教榮勝百朋乏方來至備悉近況上有師友之庇托下無滿漢之紛糾遊衍有餘坐臻上理豈不快哉奈何尚云塵埋以弟克逆旅爲鹹地外弟則一擲空攤馬齒漸長名不出于一鄉職未列于九品泛泛前路眞不勝阮生之泣耳想故人未免爲我痛也新春日暖江南風景如繡而丈夫眉無日可信迢迢薊雁能無離羣之感臨書扼腕聲淚俱至矣

世路升沉[illegible][illegible]嘆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復李嵋雪

都門得承塵教忽忽風塵又復八九春秋矣弟雖瀕斜之餘豈能忘故人之誼哉聞年翁以新例遷蓊暫候喬木而嗣君今文又名載賢書扶搖直上大夫讀書之樂人生得意之境眞食廪愈其時也道里迢遠弗克脩賀甚歉甚歉承諭徐令親之說弟一瓊未服何暇作故鄉之計敬謝台愛未獲如命穆文張兄豪致歷落弟所莫逆聞其往郡未達台誼俟其歸當爲轉致嗣兄妙墨苦鄭致不早江南選本惟錄其及澄原二書耳今已梓行不及補續俟選歷科墨自當留心不敢忘負也今春苦寒江南梅花初放驛使空歸一枝無寄掔帷芦諒不盡

直道獨存復見于今日

繡虎軒尺牘卷三

金沙 曹 煜 亮采 著

黃 谿 又文

門人 張爲光 觀文 校閱

徐 繇 子師

復顧伊人

昨翹望竟日。而手翰不至。正爲心切。今蓮[illegible][illegible]封。又獲連翩。風雨暑中。梅花漸見[illegible][illegible]梅真一快事閒[illegible]云足下十餘子。已約□詩酒之會。使人羨慕無已。想南郊觀梅。亦社中必有之題。新詩新賜。一覽。以爲程式。俾弟得效其聲焉。庶不負弦佩今日之招也。何如何如。

蕭疎閒淡。拔俗所記水中藻荇交横。不過如此

寄張子岐廣文

去冬承翰教。兼惠雅箋。詞意溫和。詩章俊逸。弟每一展讀。牙頰生香。春初以一函奉復。并呈拙作一章。想達記室。已崇川辭憩海上。昔人視之亦一衣帶耳。今弟遙望。如方壺員嶠。不能飛渡。每憶年翁道範。不啻天上真人。縹緲五雲深處。可勝悵歎。郡試不遠。想得過我一把握也。詳文二道。弟欲爲介郡諸生上監門圖。特請年翁指示之。如可行。乞即印付來。差何如。匆卒手勒。幸原不莊。

中孚錄案緜未幅且有關係。故是人牘能品

與周孝逸

年翁首倡義舉。大快人意。倘得仁人在位。則年翁之功。與俱不朽矣。嗣君過我。氣度雍容。文章古秀。不意暌教二年。如此大變。古人謂三日不見。刮目相看。非欺我也。此皆吾年翁俠腸義氣鍾此美才。天固有以默成之也。喜甚羨甚。聞小有不豫。特此代候。病起雨晴。過齋雄談。何如。望望。

孝逸鳳標鯁直。嗣君氣度雍容。後先繼美。數行助出

與丸成弟

連雨之薪。日惶惶。齋中見梅花零落。殆盡蔭

身宛轉悟耳而不如意人八九其來可與言事無一二者九咸謂我其不慨乎哉今日新晴氣稍展武備全書專人取閱幸即付來其他自不必某之諄切已不盡

簡析取勝

與邢澹菴

日來悶悶甚想年翁有同病也適見余天維穉鍾者傳刺入弟雖與天維無半面識然聞名久矣因急晤之及觀其言動大是可疑豈[illegible]是[illegible]人非耶聞亦晉謁年翁再細勘之恐其以吾二人爲尸實而謁他人當今之時此輩作爲不測不可不愼也特此馳聞幸惟留意

人知亮采廣交號知其審愼如此只名是人非一語書出此輩真面目來

與王鴻調

昨學官雖已與工而錢糧毫髮無有某日夜焦慮展側靡寧得聞尊論使我神解真可使諸子情服而大事易舉矣豈聖人之靈有以默啓其

中耶已詳請冊籍及侯冊至後尙期同事諸了大爲鼓舞諭其不廻者何如抽句想已剷削殆盡倘竣幸即付來緣梓工來索也不盡

虛中采擇總期有濟兢謀婆心

與張楚白

謁節之使匆劇一聆雖相對笑言而衷曲未及一字古人謂對面萬里由想亦有所不得已耶春來風雨聯綿吾輩益增吟況惟有閉戶讀書白眼看世以自保閉關之樂而已年翁得毋大同小異耶考期將屆諸生報名者絕少功名之念人同死灰矣吾輩爲死灰之官乃欲于死灰中求暖氣不亦難哉一切考場供應奉裁已久去年奉府文派之諸生吾輩費盡心力卒歸無功今欲再如前例恐諸生未必仰應不如姑爲之地倘得批允不致擾諸生而吾輩豈不快哉詳文呈覽如其可行乞即賜印以便投遞何如玉下老祈叱均此不再

襟期淨潔兼其熱腸此爲吾師本色故下筆發露如此

與韓碧滄

歲初恭謁皆前台駕已遊句曲君行之期弟至之日也不勝悵悵嗣君芹池初步萬里斯程尚未脩賀爲歉府試在邇想把握不遙矣去歲考塲供應一節吾輩費盡苦心而臨時更受隸卒之氣諸凡勒索大可恨也今若仍懇府書行牒學官爲之料理不但有露襟脫肘之憂且諸生悖文宗之示萬一不應則難之難矣弟草成詳稿呈覽而春初未得□晤今事且急矣不避自專之嫌錄成二卷差役遍請同人用印歸之年翁年翁爲吾輩領袖乞即用印加封上之當事使合郡貧生省一文之費亦吾輩盡一分之心也且于吾輩亦無不便焉惟年翁圖之

有識有膽即此可見然遇春夢婆亦漠然置之

與丁裕菴

泰運分秧回首隔年見暢鄉青青桃花灼灼言念故人曷勝神往新春騈福未遑脩候是歉學校至今日稍駁者或頁或監勉爲援例捷足而去矣所存者皆寒畯滯劄之士與吾輩青氈同居氷雪中者也今逢考試求薪米爲安家謀資斧于筆硯而追呼者或復種種也再若派之以考塲之費則展側之餘將裹足不前耳弟思每生之費不過數分合學之計不過數兩諸生有子弟之名州縣有父母之責于三年之中設處數金之惠以培植之豈足多耶弟不嫌自專竟作詳請于當道求其批勑有司以爲定例不但吾輩省措据之勞抑使諸生無坐派之苦年翁以爲何如乞即賜印無任翹切

只此數行已見吾師培植士類惻孤寒之至意不必更讀詳文也

與王大席

雪中承枉過小舟更欲張筵待弟情誼諄篤弟何敢辭止因歲底蕭騷百憂集慮掛帆而東有孤良意當時作詩自責至今悵悵于懷新春謁節與傾私衷又復猥干一牒幸府試不遠想當把握也從前方命之罪伏祈原宥茲緣考塲供應一事弟自草詳文遍請同人之印以上之當

事倘得勅行師生兩便之計也恭請年翁台酌之萊董老不再致幸叱名

公義私情數行曲盡

答顧生

風雨淒其寒暄倍冷値茲令節愧乏尊壘與吾年翁雄拳相向稍舒積魂奈何奈何承諭貯邑着原役促之予彼不敢負年翁之諄切也至于緒紵之歡當使統致之台端弟曷敢有所私焉先完之說恐亦彼之飾詞耳幸再察之飯僧示謹璧奉璧

情文兼摯

與王大席

數日前有寸牘候台禧想已賜覽矣連日雨聲不絕齋中寂寞之況昔人所謂興味似野僧者也而桃花亂落春鳥亂啼使人感慨無限適友人袁重其過齋索管節婦詩疾筆一揮稍去胸中一塊亦快事也重其執牛耳于辭氣中者甚久曾于某某席中晤年翁矣今得毋責洗也耶

重其所居去尊署不遠早晚進而教之何如幸勅不莊幸宥

蕭灑之致溢于筆墨

與袁重其

如此春光竟被風雨埋沒可痛也弟因乏薪不能稍展微惆衹覺悵愧毛丹六斗方暨管節婦詩如諭呈教聞解維甚速薄具兩殽爲舟中下箸之用亦弟無柴討便宜法也一笑吳學王年翁書煩致不盡

素淡雅詞如見

與許京若山人

日日風雨寒官蕭索甚而薪維艱屢屢大慨可歎也聞有採薪之憂未得躬候是歎解維的于何日或可再圖一晤耶不腆舟資幸原不莊

四字趣甚

與戴令及

落花如雨春風不近情矣坐空齋中每念道範輒作命棹之想又數數爲風雨所阻因思昔人

不必見安道而返弟亦不獲命棹而與已止也
兹散同年吳再前之弟字非臣者擅獨絕之伎
往來妻江推爲種痘神手去歲兩小兒齊蒙化
育均保無恙今過嬰城年翁愼勿當面錯過此
吾輩第一急務弟不敢不以聞也幸台酌不一

友箇
眞切

與邢濬菴

風雨初晴春光頗麗吾輩因窮愁所累塵眉次
伸爲兒女子作米塩計豈不羞哉每憶弟昔年
在河北時遇此春和則與同人踏歌陌上坐臥
青草中飲酒無量或與至馳馬挽勁弓挾大羽
負者罰以巨觥或命童子拍手高歌自起吭嗾
和之其聲乖鴉亢厲童子皆掩口笑不能拍手
相應衆客羣起而噪之而我且爭讙不知耻也
自是措大本色今安可得哉竊欲俟地下泥稍
乾可以便步履日與年翁乘去輿盃至荒曠處
一訪他年春色隨意叩禪關與老僧淡容而歸
亦一樂事也年翁以爲何如

恍令追指宛如青帝仍稍還
總是五岳年爲之悵然不已

復陳振尼

向承附驥芹宮自遊泮之後不謀而者二十餘
年矣弟每過北上與陸九初鄭有四湯德潤劉
象先欽于野諸兄潦倒糟丘之上惟王左生薛
既霖爲同案兩生其他落落漠漠不勝芝推蘭
析之感而足下閉戸讀書尤足使人深慕介通
吳門竟不能命舟一把握耶弟淹蹇寒甊蕭[illegible]
碌碌足下乘書過寒無使公澀顏潺翁先遊
詩酒自娛弟念景仰想抱道納和不禁可卜故
郷天際一望洪波巳溺之志實切于懷而顚乎
簞瓢空慚禹稷其若之何昨從海外來又擬涉
江去正若裴湛忽援手救知王者受累之苦懋
手援之事聖賢爲難况如弟之不肖哉勉力講
贈聯楽余責惟足下念昔術之况不鄙而恕之
歸致北上諸知巳半戈月落鳥啼雲生背一念
及論文舊侶否不盡

感昔述懷纏綿有落收結道
出提出歎皆集中得意筆也

復陸禹平

前過婁江寒暑生色簡略之罪想蒙原鑒非接
手教不負區區足紉知已但弟以非質而作寒
官何才何德之可稱而足下過譽之若是愧赧
之極曷可言盡某某等人歎無別弟已決意杜
絕承台諭姑不與校而已至于曲全婚姻加厚
貽贈之說不惟寒瑣自顧不暇且未有人將置
我于俎而我反援之以乞筋者也天下惟請之
一字可以生死人非情非理之加匹夫不肯受
而獨于弟哉俟數年之後彼果改行弟當如諭
耳印文索字特未及料理小价周盛德悔罪
輸誠復歸故主渠當秋回嗣圖報命不一

彼果改行八字中具見
菩薩慈悲英雄作用

復陸逃夫

河干之別屈指五年雖數蒙存問筆墨相通而
暮雲落月能無伊人之想不知何時一過婁渭
慰我饑渴也十年分錢糧之說弟自丁酉之後
薄田數頃寄庄貴邑前任胡公欲便催徵將李
姓之田全歸弟戶其實田有田主納有納戶也
康熙九年間蔡家樓黃河口決人戶全逃惟弟
獨存故前任李公准納本身田糧而他人之田
俱援例爲官庄今查十年分之經承則有許光
耀老人則有蔣廷鑑庄頭則有張允大里差則
有趙應龍共收官庄籽粒明有可據夫糧由地
起未可執途之人而強之以輸納也官庄之籽
粒既已官收則官庄之錢糧自應官納即恭舉
不同分收多寡然既已有收自當有納徐求征
以南湖水旱之不登者輸納如故豈得以所入
甚少委 朝廷之糧于不納耶又豈得以今日
所收之少而攀前日原田之人爲之輸將耶非
年分之錢糧其完與未完在官而不在民可知
矣至于十二年間前任丘公差拿小僕勒令具
領收回官庄曾經 欽案可據援有手稟可憑
則廿一年之後之爲弟所應輸之課而十一年
之前之屬官庄而與弟無涉更可知矣本試問
許光耀蔣廷鑑張允大趙應龍曾收籽粒否則

體之應準輸納不辨自明也國賦所關言之
剴切幸惟原諒不膜二種附呈台覽不棄是荷

辨晰明透非胸中有照胆
鏡筆底有孟勞不能如是

又復朱君實太守

台臺深仁雅化沁入人心今日之舉實紳袍士
民痛哭慕愛之情出于不得已者非有所私
私也上臺聞之庸何傷哉然既蒙台諭容再公
啟以聞

真得

又再復朱太守

昨蒙台諭郎譔之士庶奈感恩之念已堅不可
回謹擇翌吉肅將長生祿位迎入公廨稍見愛
戴之誠而設櫃建祠尚非朝夕之事屆捐當在
台臺解組之後矣于 功今原屬無妨者也敬
將明晨迎位公約封呈台覽餘不盡

此等書甚有關係
可作清官榜樣

三復朱太守

台臺德盛意謙辭切戒諭而人心益切愛戴臺

感之深不覺其行之決也其再三開說使之更
期今日之舉已暫停止擬于台臺登車之際方
謀舉行耳敬布以聞

三書不撓人
善處得宜

復唐實君

僅茲佳節風雨兼美河下是菲競發篇簫遊
足下抱道長吟食貧自好某愧來趨之俸於消
夙承佳醞美脯之惠自當勤之五中不僅補迹
務穫而已然登受多慚不勝歉仄尚容申謝不

情溢
乎詞

與楊星源

昨蒙佳貺未退踵謝是歉許明卿素稱椎家名
手其所刻鏤允為精工足下所知不必某為贅
言也聞郡志已成渠欲圖為諸工領袖必得郡
伯批行始可為據乞足下留意焉明卿自不負
公子之知也不盡

仰一技工且為留
意而况衷删好友

復劉六皆中翰

吳門之别。再歷春秋。雲樹之思。賁通寤寐。澄江寓中。忽承翰教。百朋之喜。又何加焉。令弟公文。楊賦老。張邃老。皆不能爲之力。不獨抱愧如弟之、不肯也。然有負台諭。殊屬恨事。聞台旌駐吳匝月。失候興居。歎仄無似。倘果分襟衆署。豈非昔猶之幸乎。返棹吳閶。自當負弩前驅耳。拙刻未成。承亟面詢。何敢上達帝天。既辱台命。敢不[illegible]呈鄄削。幸推碩教。曷任寵光。餘不盡。

古秀之氣出以自然

復湯孝元

向過敝署。十分非褻。不意年翁斤斤以一飯爲懷。過蒙稱感。弟不勝顏汗。兹佳章下頒。讀之者企科玉律。年翁髦年之詩。不啻衛武當年也。而蒸示之錫。尤弟生平酷嗜者。敢不拜嘉。不勝非敬。聊申鄙忱。幸莞諒是荷。

詠處已厚與八數言足見

復張漢三

弟連遭暑厄。與年兄同病。而腹中常作獅吼聲。一決如黄河。大是苦事。今稍愈。即僕僕赤日示中。不暇息。眞牛馬走也。尊賜不敢全却。謹拜登若種。以志雅貽。容面申謝不旣。

短勁不減老坡

與高孚型

弟才寡品劣。不足爲文遊輕重。自乙卯之劉[illegible]獲以炭羽見慰。不勝悵然。昨忽承足下惠然賜顧[illegible]媿、苜蓿裘、游聊措贄金[illegible]綈袍之[illegible]。伏祈哂鄙是荷。昨朝所諭。俟諸他日何如。

[illegible]

復夏彥宣

年姻翁衣錦騶遊。今得劇邑以展四應之猷。眞騏驥遇崎嶇。而喜干莫見盤錯。而快者也。丈夫生宰百里功與秉秋。寧非樂事然　神京在望。迎送頗多。爽偷所云不我欺也。郎君觀光上國。身入北雍。弟不勝喜躍。而江河間阻。脩賀是艱。長君暨諸君想皆翩翩入選。未遑恭候。曷勝歉

厭弱息年來稍諳圖僕蒙垂問不敢不報也况潦倒寒瓊益復蕭索惟賦詩酌酒之懷未減曩日耳而白首無成不勝引濺之感想年姻翁亦爲我扼腕耶臨楮翹切不書

以管鮑爲朱陳真金蘭簿中佳話此札叙次固宜乃爾

寄韓碧滄

年翁才名彪炳分校棘闈兩浙人文于茲爲盛想青箱結綠靡不脫塵耀彩矣賀賀茲鄭乾一田家無聊欲暫往揚州一開焉融之帳揚州

先生處無不知乾一者倘垂之以年翁之嘘拂則龍門之價更增百倍而爲多致知交使咸知乾一至揚州之意而玉成之不但乾一感知己也不盡

先生愛士之切薦章獨多無偏雷同者可爲法于天下

寄任楚才

去秋燕子磯之遊弟解衣攀石從後蹈險躋而上人皆笑之不意吾年翁與崇行無故諸君坐愁幽亭恍然循牆不覺羨諸君之逸而我亦咲我勞也回憶茲集又復經年吾輩一瓊異體蕭索半生而大江之隔不得與知己時時把談當貴無期老之將至其奈之何其奈之何茲鄭君乾一妙選澄原已踰十集爲斯文之絢艷當世稱爲名士無雙而讀禮多暇欲過揚州暫行設絳在揚州之士諒無不知乾一者而乾一胸中所欲爲者恐揚州之士疑其斷所不屑乾一亦伢便屑屑以語于人乞吾年翁以弟言爲[illegible]歎生覓善地册曰此名士也何屑爲此與[illegible]

亦恐有不得始終于此者則弟當以天日保之知乾一斷不負弟以負年翁也不一

叙述舊遊情景兼來後幅勤勤懇懇且說得極有地步是真以友朋爲性命者

與張如三

弟自澄江卽害腹疾至今未愈承召以初四日公奠單太夫人登舟之際頭痛作嘔十分狼狽不能如諭其奈之何再三懇祁濟老代行而渠亦以病辭自已旣病而並病人以行非人情特此達知倘可代申一語否不盡

眞同病相憐至謝

復應麟昭

屢承存注。曷勝感切。門下此行。定嘗高躋雲霄。乘風萬里矣。指日從容鳳池。紫薇相對。爲白頭博士生色。幸早寄魚函。以慰惓望。至囑至囑。承惠拜登。謝謝。本擬遣人邀光。衆暑而尊札云云。誠不敢強。向有寸言期門下。持金鰲頭歸來。一顧故人。匡徑可也。不腆幸原宥。葯祈莞不旣。落落有致

復陸九初

澄江寓中。范君忽至。得年翁手教。如故人從千里來。古人四樂之詩。眞與金榜洞房同一快心也。鄉姚二子俱丁大艱。未與試事。鄭君佳卷歸妻。將方尚之耳。尊翁先生逃事。倘不以弟爲不肖。而辱教之。自當勉驥非才。以應尊命。弟拙刻將竣。卒早函寄。用光梨棗何如。四樂詩迂腐甚矣入先生筆下便覺新穎觸人

復李錫蕃

屢接手音。今復翰及。語語肝腸。情見乎詞。賢壻富于春秋。而老成若是。深慰余懷。弟所云功名之非。余以難朋見羈。斷不能寄賢壻重大之托。況囊橐蕭索。無米難炊。余行年六十。尚無寸椽之見。上無自已片瓦。下無盈頃之田。倘淹然藏膏。正不知孤雛寡婦。何處堪棲。言念及此。不[illegible]淚下。賢壻謂我可以如命否。向者河北見辱論。不過意欲如此耳。何嘗有物在乎。詎能[illegible]者乎。至于尖城之說。向尊翁在日。實有金臺之[illegible]

時。二次送我而不受。今尊翁仙去。翁壻猶父子也。我不能覆翼之。而況爲賢壻之一草一木。以爲我有乎。此眞狗不食吾餘矣。賢壻但當讀書守分。以待天運之還。倘三年有秋。仍不失富家翁子。猶能勝我三十倍。奈何覷先人之土。爲可輕擲。而欲自圖無益之功名耶。此等功名寒不可爲衣。饑不可爲食。有司未必重。鄉黨不爲榮。誠所謂得不足喜。失不足羞者也。豈若賢壻今日之。示領青衿。出入宮黌之中。爲光耀而祖

籍者哉此事我斷不忍代謀亦不可向匪人共商者也骨肉情深言多敗與幸諒不悉

不獨見事明確而骨肉之愛亦情溢乎詞

與暉吉

江東曹氏斷屬同宗某欲輯各郡邑之曹氏譜一一命工書錄以成大部亦奇觀也已先從太倉始矣九族云吾姪處有常熟譜略幸付來羨為懸他日青成想亦吾姪所樂為寓目者耶不盡

收宗睦族之誼數言已見

與王次谷

弟以非材不堪教誨諸年翁謬加推許取其詩若文而丹黃之又勸我貽梨棗之羞至今自悔然六年之蛙鼓蛩笙已將告竣諸年翁始之當祈諸年翁有以終之或者求當世之名公大人貽以大序闡發生輝則蠅蚋之微可以附驥足而千里耶弟本系金沙曹氏明季贅下邳以妻姓遊戲入邳庠登丁酉賢書蒙 先帝面試者六公車者屯而卒不能僥倖一第以吏姓名可僨也生平以粗豪自命少年特能挽八力弓騎射有足觀者頗從事于戰勝攻取之略而留心理亂經濟之間志誠有在也乃竟以州學博主老矣凡為我序者或欲知之耶年翁為我道及之何如未竣稿二本附覽幸留意是荷

與曼倩論仙自叙處同一豪舉前半乞序後半自序班班剛剛不衫不履遂成一篇大序文

復陸元封

向蒙令祖年伯垂訓嗣承尊翁高誼今又得從遊于年臺奕世交誼非同泛常既聯節吳門而一衣帶水間使我作天際真人之望曷勝悵惓天孫令兄過署備知尊翁康健殊慰鄙懷歸時幸為我叱名一道惓惓何如臨復神馳不既

叙述得法

復顧學緒州刺史

老父臺才雄學博有猷有用日來新政輝煌士民歌誦真廉卓再來也加以夙通聲氣留意斯

文桃李望春風面色喜荷荷恩井露以數榮矣
昨蒙手勅兼惠仁風某以非材謬荷披拂感切
之私何可盡言承諭某生條陳一事已着人向
彼取閲矣第某竊謂青矜之士以閉戸讀書者
爲正昔陳東上書于古偉之然彼其時出于國
家成敗之際其心出于忠君好賢之誠不得已
也今日諸衿之爲條陳者其言未必不切而難
行其事未必不確而可據然大半皆奔走公庭
之人借此爲入門之計或欲市好于人以掩其
平日之不足齒者耳如此生者太倉計十餘人
學冊無名身充糧里非純士也然惟其在糧里
之中日匍匐公庭之下故其于一州之事或利
或害知之詳言之切其中必有可取者俟其送
至謹當封入以備採擇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
言舉人其言可用則用之愈足徵老父臺聽受
之公爲民之切而已若以爲言者之上而優容
焉則非某之所敢聞也臨楮無任悚惕

剖察之公明晶瑩之至
當前見一語不容更易

一抑一揚
確中情事

與鄒乾一

年翁以不世之才遭年陽九不展痛之而愛莫
能助有愧古人多矣揚州之行自有奇遇年翁
當早圖之萬勿再遲非有餽贈者敬分一半以
壯行色想擊節揚帆定有佳句歸贈故人也不
既

愛士之誠解衣分井
臘中屢見真不可及

與周賓南

白門之遊又復點額不能不爲足下三歎也然
大料㸃成會須風雲有日耳今年黃花無恙耶
僻三徑參差持螯持酒時亦念老博士無此樂
否若分愛一二本爲齋頭點綴是足下之能免
我俗也何如何如弟有珠蘭一本天寒不解收
藏欲送足下處庶高士之守以永其天年而未
敢唐突也足下允我則遣人拜至矣何如何如
不既

賓南兒向有淵明之嗜三徑黃花推婁城第
一但有選花時懶不肯持螯持酒于其間耳

今蕭吾師此札猶攫然神〻

與九成

恭太學事之有無不可知昨武州王公有帖差人具呈欲以子弟與人誣告父母之罪罪之某批云仰該書備文申憲本學不便查究特呼載書面論云批申憲乃全王武州之情非必即申憲也恐出票則有形迹不便于周生故批不便查究汝可將原呈并名帖致意周生諒彼自有正見此某一片婉曲相好之意彼何得云差汏拘之乎夫我以情往彼亦當來一面以商回答王公奈何傲然不理太學生之大竟至此耶今欲真備文申憲想其曲其直必有在者某不任受咎也吾弟以為何如

寫得情文婉曲而正氣自不可抑

復潘儼車

昨暮草草尊壘有褒文駕何敢言謝年翁今日境界皆弟所熱嘗者敢不竭其股肱第此間人情偷薄有非一言可罄者承諭當再囑衛生代君料理岢看年翁片帆渡江回首江東徒作壁然一笑耳不既

惟熟嘗滋味乃有此等熱腸然世人身入清涼天便忘本來面目者多矣

復郁肇敏

前過敝齋未盡杯水之歡至今愧且慽也聞壯行在即因久必亨吾門翁當持海上金贅歸一為同門生色也預賀預賀繆彭兩年兄序文佳甚愧弟不足以當之偕晤先祈鼎致候新節將當為踵謝非稽耶將微惆板橋茅店試可稍進一尊以禦霜威而遨綺月如某之殷勤在左右也悠悠長途珍重是宜不盡

何等有情有致不但筆墨之翩翩也

復裘潤元

向在尊署極承款洽醉飽之餘至今齒頰猶香也胡康伯至娄頗知近况吾輩潦倒半生各不事家人產業視阿堵如穢不盡不已而庭前賞客如織厨下薪水兩空徒累室人之交謫不堪日慰于將來其奈之何其奈之何足下向伴賢

王人之底一旦失之殊爲可痛不佞四五年來王人四易而投契者絕少分薪贈米之事從來不聞不佞亦從不以片紙隻字乞恩于㦄夫之手愚不佞之遇爲可歎蓋不能不爲足下痛也森森滄波伊人斯在臨復不盡欲言

阿堵如鐵不盡不已二語可作吾師論贊豪情高致已于此牘窺見一斑

與潘仙東

皇天又降苦雨弟于窮愁中悠憶海寧僧寺有抱病相如抑鬱年翁者見此一天雲霧定作滿腹

牢騷在家非貧出外眞貧俾言卽聖諦也前已尸囑顧生今再差役逼致明知無益因念年翁返施之難不得不然耳倘能肴餒過齋一遣愁懷則一尊一罄窮博士猶能一奢豪華也何如

從自己窮愁中想出窮人之苦寒而孤淒然欲泣當與昔人在家貧亦好句並讀

又

閣台旌將返邗水特具小程以當祖餉吾儕相與原在風塵之外年翁處寥落之鄉一寒至此弟能不爲之動心哉秋雨如絲前途費嶼未能跡鶴而歸反致扶節而去幸自保重强飯是宜倘梅花嶺上平山堂間遇吾鄉子乾一想當把手一快也爲我致聲兼望金玉

客歲仙東寓婁將余適往用上曾於邸次有一句云于時自笑猶牛馬作客誰憐范叔寒寥落之况差與仙東相似惜不獲一遇仙東于梅花嶺下山堂畔握手慰藉耳

與穆言美

前賜佳札痩疾方愈而强飯尤倍不勝感切尚未申報爲歉賤荆有肋常痛痛則上注于心有

極難忍者往往發于夜半天將明則作轆轤聲而愈或食麵而發或受寒而發或小悶而發前賜佳劑在天明之後則已不痛時也昨夜又發夜半不敢衰腹卽以賜弟之光和湯飲之又灌之以橘湯醫之以橄欖頃刻作轆轤聲而止舉室爲之色喜但此或扞禦之而已未必能芟除之也病在右肋夜半而發當是凝血耶或麵積耶大略氣滯則痛氣行則止特與年翁商之須如老吏斷獄必得其情又如大將行兵當擒其

王耳餘斷獄者冤滯得伸行師者撫清有効則全賴神明之宰克代之帥也或允或剤乞先指示嗣容叩懇何如

簡當老手亦古甚

復郁肇敏

同門兄弟值茲壯行祗此老背猶伎倆不能木爲發采反蒙來諭云云弟益抱疚于心矣彭縲兩年兄尊序已付梓人尙未剞劂明春始可報命撫集三部謹呈上更爲鼎致朱雲老虎丘之樂至今醉德未敎念倘吾兄龍門奪幟而囘更尋舊盟何如念及此殊使人心在明逸堂也

胸次悠然

寄倬雲

向在澄江吾弟揚鑣而北未得把手一別至今悵然昨接手敎顯知長安景况然以吾弟之才咳唾珠璣長安多貴人必有一二知已爲君大破寂寥者不似區區坐破青氈終無暖氣也秋闈伊邇不倭洗耳荒齋坐聽春雷第一聲矣幸早物慰我不宜

精鍊斐然

復程甸三

同國丘令之累就理白下偶一過訪蒲老年臺有仙霞之遊曾索小詩奉懷已刻小集中因未成書尙俟寄政然區區之情老年臺可以見乎詞者矣所諭令兄佳刻一事無論背猶之官力所難任卽太倉紳士大半爲錢穀拮据誰能作此不急之務耳告人難于捨虎者也至于弟之爲人夙因自已貧窘極知世間貧窘之苦又極恨世間一種富而鄙貴而倨之人故一切垂念兼欲掃去老敎官伎倆用人纔棄之藉然畢竟爲力無多杯水易竭故家無見就之婦厨無積月之薪而四方之士紛如其來不過一飯一程聊見素懷而已蒙尊論過獎毋乃慚愧欲絕乎同年知已如老年臺而弟不能力爲之周旋大負馳書見諭之意則其他可知矣非忱另單

如今一飯一程在當道者公且不可必得况欲望之背猶官乎懷元凱猶亦足想見其師

象致矣

復畢公璉

客中逢雪不得恣其遊，殊為恨事。然詩人對此偏多妙句，則又樂事也。年翁寓淮雲寺，兩淮雲雪，喬水雲亭，而水雲又雪，今年瑞雪何獨多乎。總欲催年翁作何傳淮雲又傳水雲耳。此是我佛公心，不使一方怨，作何之後我也。弟因天寒自飲數盃，醉中偶讀尊詠，不禁手舞足蹈。然唐突兩施，罪過多矣。年翁能恕我醉否，不恕當作詩責我

淮水雲雪自成佳致，而以作詩責我，何為結腸假百發先生硯池中神龍天矯之筆

又

客中之兄弟，常之最熟者，故每逢風雨日，即念水雲人，非一日矣。愧不能如古人設館授餐，而徒懷好賢之空名，可愧甚甚。而年翁乃云今日飽子不幾令仲父笑，年翁不知飽子、聊所論，如命聊在年翁斗酒之謀，庶耳熱時擊節高歌，頻念客中春恕也不盡。

每逢風雨日即念水雲人三唐佳句也特為指出

復繁昌宗曹

屢承老宗翁垂詢，情誼殷然。兼蒙惠好，其何以克當。惟有勒之五內耳。茲緣浔便，暫候台禧。外某查敝縣吳族宗譜，有武惠王下第十四世祖承九移居太平之說，想老宗翁必有宗譜可致，幸賜一本，以便查核。是亦收族之大義也，矜望不宣。

落筆便自有致

復王賓于中翰

吳門之別，時憶道範。昨承翰教，敢不竭蹶。弟以昔衛之官諸，凡如蜩何敢作許地之想，且維章向日所言三卜本吉，是以敢辭。今過蒙年臺垂詢，感荷之私，展側寤寐。月外當遣人到縣，更容面報。何如承覗已紉高誼，對使拜璧，倘容面謝不一。

蘊藉宛轉格中有存

寄夏彥宣明府

向若范方來從北道歸特年姻臺于翰至弟巳裁復台聞矣茲舍弟曹九成諱延懿曾登丙午賢書今公車北上特浼其迂道貴治一候台祉想老姻臺定推絲蘿之誼破格推攬之也舍弟英年美才非久人下者老姻臺一見決矣

此等薦章豈庸手所及

寄毛如石明府

老年臺先生一路福星千秋道範文章聲氣久為天下推首某以非才忝鐸先生之邦其欽慕

于先生之教者久矣倣親翁夏彥老待罪廣平齋邇貴治想朝夕領誨既多且久矣某未獲一函道謝也茲有舍親范方來因過廣平素慕龍門特欲識荊一面非敢有所私也或稍加以詞色為光多矣不揣先容祈鑒是荷

淡而不厭若章妙絕

與許九日

小齋又復春來未能免俗或當爾爾乙年翁隨意寄長句一聯短句三聯以應一年春色倘于

來則先過我以熱酸洗之何如

想見雅人深致

復薛式九省諫

老年臺大人養志碧山振儀丹穴千古高風一時雅望某忝同郡又辱介弟同諸夙蒙培植感切至今昨畢年翁至得接手翰捧讀之餘光生庭戶知年臺大人不以非材棄之也畢年翁寡交無成功愧以綿力弗克周旋想年臺大人存以原之矣某衰遲蒙首漫漫未旦倘年臺大人

惠念夙好稍加噓植使天光早逗一照寒酸氣味而洗濯之則澤底之蛇忽夢為龍乘雲鼓鬣或能稍澤蒼生也惟台留意焉

感慨歷落恍聞一唱三嘆之音

復張如三廣文

華堂之宴德酒俱醉詰朝不及踵謝歉仄無似昨讀手翰知台旌又過小舟是亟弟罪也奈何奈何梅花之約屈指不能早行蓄啟序擇廿七開學而弟又新春微病覷杯酒如仇也率筆先

和尊承呈敢月外之約斷不敢與倫花神妬我輩文章不肯少留弟當以熱膠灌其頂作詩罵之博諸君一咲耳不盡

結數語韻甚亦趣甚

與袁重其

春正拜訪弟充一唔爲悵年翁抱道樂善新春嘉祉不恭可知當何時過我沽錯煑水臘猪腸也前煩貴役代買册葉想未畫書乞付一紊者來弟欲自爲詩鉢計其書完者亦先付我何如翹望不盡

錯煑水臘猪腸用古自見風雅

與張如三

弟某新春以來應酧紛遝情緒纏綿尤若杯酌鄧尉之約原期今日同道臺初十日抵任欲稍遲一二日爲兩便之計寒酸本色想不怪也且開鄧尉梅稱觀成梅必衆花俱落而後發舒香色以傲群芳者也今荒齋數株正自婀娜可人既不忍舍此他適又恐尋春尚早反使自家仙子咲人徒爲薄倖則奈河兄上臺一至同人必集又可借彼素質爲我輩一大嘉會也虞山學中有蔣張寅丈者吾淮老名宿也其詩清新俊逸尤喜承梅年翁折柬召之何如恐誤失約特遣道意幸原是荷

婉轉清妙字字俱從我翁

後王維章

客冬簡慢之甚忝屬知己想不見罪也令姪事實荷方翁泰勝非敢方命而不爲之斡旋也小兒姻事原有成說小价歸來已囑其面覆台覽矣惟年翁所論之切已者則不敢違問之小价便可如命巳餘不宜

俱有真氣行乎其間

復家持原大兄

弟束髮離鄉四十年河北作生活無一人欺我者今未回梓里而受侮受欺紛如其來皆本族之人也弟以一片真誠一片肝膽與族人往來而族人之肺腸竟不可問然則真誠可用而不

可用也橐侯可為而不可為也弟向在河北以
南方之強勝之今在江南貳反宜以北方之強
勝之耶是可歎已所論族人偷葬一事弟前年
奉書于吾兄久矣弟于風氷一事原不深信但
以子孫而直罵祖父之顛犯上背義斷不忍見
耳俟吾兄至蘇郡商確而行何如蘇郡前採蓮
巷有同姓曹令脩以叔呼我輩其人可交也弟
已先言之矣吾兄至竟居停其家可也餘不宣

一肚皮不合時宜寫得磊磊落落真氣可用不[illegible]可為而不可為三復斯言令人短氣

復姪孫名標

潛江之晤竟未能促膝作家人語至今悵然方
期吾姪過婁江作十日飲討論而又嘗硯于郡城
耶不知何時能如願耳高兄南戴庄之事已諭
周三往觀矣吾姪之言想無或謬也不盡

數語却寫得淋漓

與思卿弟

周三至婁聞吾弟能織初言不勝感歎諸凡尚
祈相照勿作悠悠陌路何如所餘纍幾祈付周
三早完官稅是愚兄之志也不一

亦自有致

與畹雲弟

歲底之別又復春來鄧尉梅花無恙何遂忘情
耶吾弟弘才大略愚所愛敬原不以悠悠之且
存芥蒂于此中倘過吳門萬勿外我所存些微
已着周三攜來奉上但事須老成閉尚有不妥
處備速謀妥却勿成哄柄使他人哄弟兼哄愚
兄則幸甚

說骨肉語全是一片至誠應令人感而欲泣

候敷猷三叔

別後又復春來想吾叔優游餘日含飴弄孫不
知老之將至真快事也太倉近況益復淒其元
宵燈火竟不復見南郊大梅遊艇亦希不似去
年燈市中肩摩趾錯梅花下簫鼓謳船也一年
之間輒使人作黃農虞夏之想吾鄉景況益可
知矣伏祈吾叔莫管閒事莫聞閑口喫飯解臥

養此餘年尚俟姪歸與叔路歌頭龍山尋僧竹院一笑浮生或醉餘浴罷信步西觀路滌倒夕陽芳草中重樂太平風景耳便鴻附候台安幸惟台鑒不莊

一載之間遂成今昔不覺感慨係之讀至後數行復使人有洒然出塵想

[illegible]尺牘卷之三終

繡虎軒尺牘卷之四

金沙 曹 煜 亮采 著
毛師柱 亦史
門人 鄒震謙 乾一 校閱
徐 舒 延發

復任楚才

向者鄒子乾一至揚州，弟以一函奉賀，尚未知嗣君之高捷也。及接台翰，兼讀嗣君佳墨，乃知河南關之任君、賀江都廣文之子也。喜躍之餘，繼以悲愧。魏武有云：養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之子豚犬耳。弟五十生子，馬齒加長，而子方日誦四子書數行不得下，豈特豚犬之質哉。即或鉛刀可割，而墓木拱矣。夫身為廣文，其官卑，其祿薄，舉平日一種豪邁之心、剛勁之氣，銷磨殆盡。今之廣文，豈復昔之廣文乎。此弟與吾年翁同者也。而忽見紅塵一騎，雲騰雨驟而來，宣鬧之聲在堂，泥金之帖在戶，弟子數百十人趨蹌恐後而賀之，道府各憲官為之改容焉。廣文之氣，于是乎一振。此則年翁之所獨也。謂弟能不愧且悲歟。然此固年翁之德足以致之，非偶然也。便鴻附賀，嗣容得假，庚邪時當借二十四橋月色，舉一觴為年翁壽。

何處寫得淒涼 異處寫得熱鬧 彼此相形 大有情景

與鮑麟圖于牛

前晤未及綢繆，而別何時能過荒齋，稍稍敘思否。吳門朱天萊之畫，細秀明快，想年翁已觀之矣。偶與年翁同寓，實天作之合也。且晚晤言諸煩照拂之。天蘗雅人，定不忘報，惟年翁圖之。

秀折 簡淨

與昀孫弟

吾弟以一身承兩家之祀，向許助君置妾，今豈忘之耶。聞左兄云云，特具六金專人馳上。吾弟當毅然為之，萬勿致有中變。倘有不足，當撙雜費之可緩者，暫緩之。我當另致薄賀，為吾弟徐償之。今日倘于窘耳。

與戀亦復婉切 此種情話 四六中亦正未易多得

上顏孝緒州刺史

老父臺點金難化無米常炊眞神仙也某托在帡幪未將杯水而至再至三擬援春風自顧多慚感恩何似然蚍雀有懷况于人耶某于華宴時假言吳門朱生之畫頗爲不俗老父臺曾欲觀其所作兼命臨古以備觀覽今特使捧其箇日之冊即門請見或可慰王公大人之尊而咨山澤之夫一謁于庭否朱作以得見伯樂而試其一日之足爲縶非敢有所與于芻豆也

得此札朱生聲價自足連城絕勝儕荊州上宰相書喃喃善信男女也

與三州孔公

敝門役某見有以金脩橋濟人者出其力以助之取橋邊之土以填于橋中則誠有之而有謂其傷于墓也控于臺下不亦絕人爲善之心哉是墓非墓傷乎不傷某未親見寧敢黨于役止乙老年臺擔冗而親勘之則眞僞曲直不能掩竝特敝門役夫覆覈門路上行人當亦日碑不竝耳惟台臺圖之

郎代訴郎鐵宗促筆有體面覆盆已雪

寄錢磯日

年臺先生以軼代之才論斷千秋之業海內名公大人鴻篇大集不知凡幾先生方擁錦服繡眼金臥玉揮紈綺而比琳瑯豈銅雀一尾南宮一石原憲一襟東郭一履足與璧圖之供寶藏之選哉捐刻承賜題言兼聞選刻一二意外之業寤寐爲感然嗜痂之癖古或有之而五色偶聵聾登苗軋不幾重爲先生之累耶不佞之文

既已累及先生之選不敢不以不佞之所以不成文者告之知已爲先生一解嘲也不佞生于金沙長于下邳四十年河北作生活其所與遊者皆太古之民混沌未鑿之族耳求其一字象句足以剖我之錮闢我之蒙而不得也所習覽者鐵騎之雄挽勁弓舍大羽袨金殺人之事耳求其一歌一詠足以談風月而許古今不可得也天下有無師無友而成文者乎且先人殘笈沒于兵燹無一存者又家貧無金不能市書儲

家復無書可借天下有無書可致而成文者乎且不佞尤質鈍不能識書即讀亦旦夕忘耳讀則氣結喉梗如飢餓人害噎食病狀由是益棄去不復讀天下有不讀書而成文者乎至于吾題到手磨墨未半而成竹已在胸中濡毫疾揮不知美惡惟聲吾胸中之所具者而已且一瀉之後即置不改古人吟成五個字則用破一生心天下有如此作文而成文者乎況習俗務人膚愚不免日與詞扎健兒談兵說劍壯時能手

參園 卷 五

挽八力弓射貫其的騎惡劣馬踴躍超距以爲樂而濯瑜琵琶結伴圍獵十句弗反則封獸縷膂以腥鬭落酥爲飯繁絃急管高唱邊關醉後閉目揮毫任手而不任心天下有習爲如此者事而成文者乎如此不成文而敢以文質之海內之名公大人所謂吾自服吾胆耳而先生乃今有所取焉則不佞之所以勒五內而圖爲蛇雀者寧有既乎然世有以先生之偶睠而謂不佞之有以累先生也或可執此以辭其嘲否

纔敘述純以眞朴擅勝而身分自高

與顧茂倫

先生一世宗工奴叱千古不佞蛙鼓蠅笙亦得登大雅之堂而賜之題言又拔其一二以累牙大集愧也何如感也何如承刺晚過紅花舖首誰憐舌尚存僕刻南宇幸此梓工改之不腆一芹先此將悃他日過吳江當就先生叢言醉耳不盡

名士風流

參園 卷 五

謝李仁熟

昔孔文舉致書劉玄德玄德喜甚曰文舉乃知世間有備不佞潦倒昔稽雖未敢以英雄自許而先生之知我則過于文舉焉承賜題言又頒佳刻自茲宿疾之中時置一知己于鄙懷而不能去矣知己則何以報之哉

晉宇之間英氣勃勃

再復顧刺史

昨奉台旨今奉原牌爲拆販一事飭劄紳士之

門先之茸言以鼓其致繼之若曰以董其成無
非曲體老父臺轉奏上臺憂民之心而不敢不
竭其股肱者也想諸紳士仰有公祊竟致台端
矣其佯于小冊與上見瑤章飛下來卽薰復不
勝歎戾而蒙宴之夾日卽將小冊遣本人獻上
不知何以竟遲至今也玩忽之罪幸惟台鑒走
臺原牌并繳上不戩

賢勞之才并言
若可數語足見

寄李將錫蕃

去夏李德囘曾以數行奉復骨肉之言一味直
率不避怨讟也冬底開道路之口謂令叔恙竟
未痊胸中悲懼不敢為信茲小价歸特遣恭候
興居亦不敢另作一函以煩作答也祈二阮其
諒之今年吳中飢饉滿道人情洶洶不意寒瘟
老年值此歲月惟付之運數而已聞鄆報山東
河南及鳳徐邪宿荒災尤甚而睢寧不與焉或
貫縣去年稍稍有秋卯賢㕙麥秋二事或差勝
昔年否不能不使人彤丸迴也薄儀聊當一尊

與賢胥相對言愁耳勿鄙是荷

骨肉關切
情見乎辭

寄洪元兆

大壽未得俸觴致慶抱歉極矣洋河風景今更
何如吾兄賢嫂優游暮年而佳兒滿前各各能
文能武不作世間浪宕子相真老景之娛也弟
寒瘟色冷加以江南異常飢荒流離數萬[illegible]
擁撫軍之門以致撫軍撥兵防禦如此光景將
奈之何苜蓿老饕從來羅雀今則雞飛不到處
告之知己未免啞然一笑也薄儀稍補壽尊如
弟相向一痛飲也幸鑒莞勿鄙

故交遠信語語眞摯
可卜平生交誼矣

寄盧爾勝

客冬台駕枉過孫為褻慢想不見罪也春風在
苒又復桃花開時矣年翁養頫佳勝葛嶧在望
長河無羔孫使人懷想明德也小伻至邪特遣
恭候台安去歲承台雅割其所愛以與弟者或
可使之一剏而卻其方向識其風土以便弟之

經營餘愛否不盡

雅秀有致

寄姪九初

范方來回去未得以一函奉瀆吾輩一别數年日月如梭纔人老景直使英雄腸斷耳即日日與一二知己把手高歌自恨看世猶若不及況天各一方江河間之耶今年江南風氣與向年大别愁苦聲高優遊事少自官長之最尊者以及輿隸之最微者莫不倉皇急遽若將隕湑溺者化國之日舒以長不知何年再覩也吾鄉況味抑亦可想見矣年翁不識何以遣此弟于去年六月復生一女盧爾老在荒署時尚未痘也今正月內已痘矣人情喜幼子弟謂幼女尤甚不然何覺其額快過諸兒也年翁亦有此癖否弟欲于本州覓一快壻乞年翁留意是囑向以草翁老伯之傳命弟今停寫以俟乞將行實即付來人弟當作墓誌數篇以歌盛德耳陳君巍公薛君公純宋君君柱王君左生湯君德澗薛君廣仁既霖諸昆玉均鑒此致不一

青春不再白日如馳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讀前數行爲之憮然生感

與張如三

弟某已抵百花洲矣鄧尉之約非敢負也有所以負弟以致弟負梅花耳然侯紺衣至而至之說則宛然未負也太倉所製九龍烟三十贅來約時之所云者特以持贈倘與復不淺則由衷春色必有異于人間者豈必淡妝素質之足動人懷思耶仍與年翁共圖之何如

數行中透逸婉折與題正復欲透紙背

復持原兄

長兄仰承三叔父之志爲祖宗出力又得晚雲如此激烈而成大功直使小儒咋舌聞之驚且羨矣但當先求當事爲萬全計此行未免太急耳然既承命弟何敢以祖宗之公事委之吾兄吾弟而膜外置之乎解囊薄助或與晚雲經營官事或反贈彼人經營葬事惟吾兄同諸弟酌而行之此吾家家事當事料不至變色也

疑翁其經濟之才爲人謀無不得宜者而料事必中八九尤人所難此書可見一班

與許九日

弟嘗書壁二句云省不急之用以贍窮親節無益之費以贈貧交近來窮親貧友紛如其來卽已所最急者最有益者亦并支贈之而不足矣有愛弟者曰寒瓊不宜如是然弟實樂此不爲疲也久知年翁在桐㢡中欲謀升斗以濟之而窮親貧友連日尤多未免急者先償矣昨一人以至暈見惠今又自與一金足抵石米之價人持贈知年翁斷不屑此然年翁未嘗有所求于弟弟未嘗有所媚于年翁直是兩不相涉而成兩相知之事與尋常一切餽送辭受之例不同弟贈之年翁受之亦如楚弓之去其人焉耳也何如何如何如

石米之贈本非難事然出之水署寒官則難甚耳余曾有何須公云人間那有窮如我世上寧無俠似公知我師之濟至潤潤固不獨於九日爲然也

復王子和

數年以來極蒙照拂深感深感春正未得一晤至今悵然去冬馬渝加長親友統不敢會今承隆儀斐須易勝愧赧耶發作箋奉揚仁風尚容踵謝不一

直幸簡淨

復陸逊夫

向承翰教曾有數行奉復其言康熙十年分之錢糧最爲詳悉豈[illegible]翁覺未透耶今接手教云恐弟尚未了然則是年翁之未了然耳豈不再三言之使年翁了然而後可以爲照拂之地乎康熙十年分弟名下錢糧俱已清楚不必再養惟李氏之官庄未清耳夫既曰官庄自有分收之籽粒既有籽粒自有消算之經承糧由地起地丈官則糧在官不待轉計矣借曰其年籽粒少不足納糧倘其仟千百萬石豈能仍及之地主乎則豈可因其年之少收而仍責前此之地丁完糧乎弟前書言之甚詳今復略言之年翁亦可以了然矣然弟之代人賠累亦多且久今蒙台諭復以數金協濟之所謂好事不如

無也已與許曹二兄言明留照矣特復不盡

因尚未了然二字觸中郗川三四個了然皆風致可喜是使見者俱了然矣觸而能盡自是片言折獄之才

復陸伯達

不意貴族有此一變淪系之感寧不悲乎吾問下當努力自强勉爲善而已矣大道人事兩置之不問可也聞彥老有行取之說不知果否今秋如果過我作十日飲以瀉積悃亦大快也但恐首者之署不足嫓南軒之過耳先此祈諒何如不一

師生語婉而能切辭令妙品

寄李錫蕃

春仲小价回曾以一函寄訊年來愁苦之狀不必再陳矣昨李德至知令叔果遭大變使我痛腸欲斷蓋其人豪俠爽今世所不再見之人不但爲貴族失倚而淚零也越日天來令兄至相對之際悲極轉喜喜故人有子子且多才而賢條侯猶不死耳愚自去夏至今髮白齒落憔悴枯槁問之李德知我近日形容則知近日情況矣年衰子幼日暮無家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因屬骨肉偶從梧末一爲唏噓原不向他人道及也不復盡

悲歌慷慨底情如詩

答于芭雲

厚覿非敢故卻黍以同鄉至親光豚是幸豈在多儀蕭郎□□□賜僅荒疏因車老先生已書賸字耳非敢有所厚薄而爲辭受也承諭謹復謙登雕鈕以志弟過餘不一

受以志過則辭本有情也辭受不苟如此

上顏判史

昨又承華宴昔人有夢羊踏菜園者自老父臺涖婁來某菜園之蘿蔔撤矣由之珍海之錯常與五臟神向此中作佳會而煩首長揖不足道矣寒瓊何福消除惟有銘刻感謝而已朱山人父子最得烟翁衣鉢捉刀二十年幾使識者莫辨特使晉叩階除之下老父臺面試之何如不

盡

謂能不使色駭爲能不令腹誹辭令妙品

與馮蓼菴

高軒枉過未得清塵道左及弟晉謁從于輿中一晤不能稍述悃私甚歉甚歉客當辱駕小齋一試水晶滋味不知可否承貺犀觥非寒士敢用之物詩鈔弟已有全集但少續刻數首耳留年翁客中作件如聚三百年之高人韻士於春風花鳥觴前不亦可乎統附璧

題無雅俗能入手遂成韻事斯足奇耳

與許九日

王石谷之畫足千古矣然弟未嘗學畫不知畫安知石谷惟許九日之詩之書稿以謂同千古耳夫畫者詩之餘也蘇黃米蔡毋論若近代文唐沈董趙非以詩文與之並重哉文人一字一句流金石而耀丹青不必杜能書也雖然娛目適意如引人雲山杳杳烟水渺茫中自是奇致一任一整殺矣而要之吾輩所必需也石谷惠求一幅絹甚佳而寫景則不如但不諳畫工祖以故足多也總出自石谷之筆不得不爲世間具眼珍之乞年翁取得意何惜其一面使弟得時時把玩之則畫詩書三絕矣想九日知我當賚筆爲我一臨池也

讀其尺幅游漾吞吐頻欵處令人如睹長公也亦復如睹廬陵殊可人意

與李申玉于岜雲

昨暮忽奉府檄轉奉藩撫委弟即日往肇亭賑粥以活飢民弟因連日窮親貧友往來如織悉索之餘囊空力竭今日資斧全無點金少術不勝愴惶之極一夜不寐而日狀轉加其奈之何今晚欲往部懇辭不知允否兩年翁幸即過我以踐豆粥麥飯之約何如冊架及殘書數本俱閱完即付來手不則他日付左臣家兄可也吳祭酒文集一部贈止亭先生客中作件尚存烟私客刷不盡

匆劇之時寫得有情有況

與持原兄

錫桂弟到太倉極陳三叔祖之葬傷翁三叔曾在祖塋手持其事原無傷于龍氣者而後公議葬之又言前日之非吾兄到塋曾言非斬龍絕脈者不宪此二說弟皆未知之也倘果如錫桂之所陳或可還而勿論否抑擴清禁地而後已耶吾兄同諸弟觀其事勢或可從權以散其黨靖紛爭而安族姓亦盛事也何如何如

勸解語溫厚和平

與錫昌錫弘

汝兄弟所爲久已得罪祖宗今族衆不服事已如此合當自悔不必更聽他人之言遲疑觀望也速擇吉辰更卜善地以安死者之魂于地下萬勿使之暴露以致前日得罪于祖宗今日更得罪于父母也兩弟當聽我言速速

說得正論令人心服

復闇生兄

一別卅年弟兄之老可知矣吾邑至太倉一衣帶水耳何云遠阻也弟生未二十年而流落河北河北三十餘年而之晉稽之官故鄉之道里族姓之面目渺不復記憶矣不知何年歸來向得與一二老弟兄同步領龍山一望長蕩湖光耳思之不禁愴然三姪少年老成然以之讀書則可以之遠遊則斷不可況今日之關中非昔日之關中矣吾兄暮年忍令少子涉險阻耶愼之愼之

情摯語切得之天性爲然筆意亦蒼簡入古

復建來弟

春來景物事事皆佳獨鄙首辭官潦倒厄塞之狀不堪向人深言耳即有一二吟愁之句大略牢騷不平否則如泣如訴者也吾弟以爲奚囊快事韻事豈其然乎所論已着周三郎報矣原字暫璧亦竟付周三可也

發憤作詩古今一轍然詩成亦未嘗不快不韻也

復高芝巖

忽聞吾丈遘終天之恨于鄙愁病苦之時又遭大事不能不爲丈痛心也去冬別來殊屬非易

何敢言情所恨者敎官自顧不暇耳來諭諄切萬難如命友誼親情兩無如何付之一歎而已李申翁在弟齋目擊想能道其萬一也

眞摯語不似守錢翁向人前告窮者

與李申玉

他人愁爲自已愁耳弟僅僅一片氊以給朝夕饑寒不足計也所愁者貧友窮親紛如其來使我應接不暇奈何奈何昨遣北人北歸今送南人南去一絲一帛盡入典家正苦無以舉火而

接踵者已在戶矣弟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有所怨也高芝老并舍弟回蒲幸台爲弟婉致之不佞

若晚若翁非翁中人不知所値中人恐亦不能如此寫得盡致

與曾耳黃

年翁風塵良苦弟未得以杯茗稍談一消磈礧奈何猶以斐叠頻失貧士本色哉謹登香丁一部聊以佩如蘭之誼而已容面申不一

隨手而來自有天然佳致

與彖令張公

治某擬于西門外爲老父母奉祖道一觴乃爲初六之期所悞悵可知矣敝邑荒疲之餘得蒙仁人之撫字幸何如之但治某有不得不向知已言者聊以自盡其忠非直爲桑梓說法也如櫃書之換錠吹邊輕寶不一宜察而懲之大里長之侍立堂上指揮官府宜驅而遠之皂快之操州騎驢勒索小民宜嚴爲之禁也學霸之包攬勾串肆然無忌宜深爲之絕也至于大宦雖

多小民雖刁惟老父臺待之得體處之有法不足治矣家兄乙未進士曹鍾浩舍弟已酉舉人曹于京皆貧窮忠欵之士乞推愛稍溫霽焉乞不敢望有所私也治某父母之邦親族在焉乞老父臺稍爲留神然斷不敢以非理之言無切之事瑣瀆也悚惕不宜

開陳肯綮語語得中忖愨文亦簡勁可愛

寄湯孝元

接手教益知近況之苦喪年老友弗克爲門江

之助弟甚愧焉已命小价稍爲那贈幸勿以非爲鄙率復不盡

豪傑襟懷 聖賢舉動

復張楚白

承下問府行催報學霸一事台垣所叻原爲衙蠹起見而乃及于朋比衙蠹之光棍之學霸也今上司不聞自拿衙蠹州縣不聞報拿光棍而牌如飛雪催報學霸月云光棍學霸在在多有豈衙蠹獨職世罕遘之物乎若不拿衙蠹而止急于學霸是縱巨魁而欲焚玉石也他邑或有本庠實無必欲使學官誣人以便已則皇天赫赫良心不宜死盡而王法彰彰豈無反坐之例耶倘或須部費或須上司衙門使費或須本府回詳紙張不妨明示以便設處倘府行再至弟必如是回之吾年翁以爲可否

持論凜然 可爲學官生色

寄張庸文闇然

久不晤吾將翁想一春又多憔悴何奈何不臨風一寄我也袁重其片帆趨虞山無有不晤年翁者倘以苜蓿水晶供之則茗碗鉛香之際自可一一完弟別懷也不盡

起結都秀

寄王大席

前弟奉檄往望亭賑粥中道而返雖以不必蒞望亭爲幸未免以不得晤年翁爲悵聞葉老脫帽掣衿而逃是耶否耶弟幸矣幸矣袁重其過我爲索陸蓋老巴雲老韻語吾年翁寧不擁中花箭香耶特使過而謀之

亦雅亦整文之以遊勝者

寄李申玉

小僕回曾以一函奉賞別來雲樹之語都不復述矣朱天藻之書細秀妍淡弟甚愛之而其人尤大雅非若近日書家以虛名自高洛陽紙貴反以增其俗也今來吾邑弱習公倘有利弊亦可藉甘一陳者年翁其進而加體焉天藻或亦欲行其道于吾邑者噓而植之是亦作人之道

也云爾

說出畫工餘叙
可使見而醒之

與朱天藻

聞有敝邑之遊弟愧無以臕偶識俚句一篇以壯行色更取懸屋者一幅以贈聊以見竊萸蓿愛客而又不能自掩其鄙陋之醜而已李舍親書一封并呈上晤張父母時倘有便于敝邑者幸曲致之何如敝邑雖小必有與而戚焉者惟天老圖之不盡

高情出以韻語
只覺中庭品也

復馮藜菴

適午夢夢見兩美人綠鬟玉肌芳風欲絕冉冉而至日大樹將單嬋若寂寞遺件若吟弟大驚與起來香氣繚繞覺美人不遠則年翁惠我漾沙雲芥天目玉笋也急命童子劑筐斷笋敲火烹茶而流涎先及髭矣不知何以報雅貽也君此暫謝不莊

風流香艷筆有餘姸
美人在焉呼之欲出

與王大席

前日之會諸年翁醵而飲我情何殷也弟恐沒福何以消除昨同楚老卜老淡老過虎丘作竟日樂今兩泊胥江望婁齋如千里　聞綉衣公尚無行期胸中積惡欲嘔輒放作尊詩稿序一篇其不成文可知特使馳致想又荼年翁之簸嘔也不盡

苦境趣語
文定知絕妙

與張楚白王卜年

慘淡胥江蕭蕭風雨而乘潮來者前後左右皆不堪入耳之音亦吾輩之一厄也弟昔年無知妄作已分前集次集付梓其第三集將自今年始尚未得同人爲之斧政想年翁舟中抱悶必有同情特持上作笑談撥悶乞隨意賜評一二他日借光梨棗不啻百朋也不盡

轉折自然
起結大雅

與錢裕若

尊詩益復老辣矣至其秀若春山淡如秋水婷

婷楚楚無一俗字腐字則授于天者勝也妥改數字恐失作者之意其奈之何牧牛兒識鬭牛圖之微謬以其習于牛耳弟雖非習于此道者然亦牧牛兒之忠也李諒之

攢簇嬌健可誦情景如金

復曾耳黃

年翁長安歸來尚未得炎一杯茗邀星源同過小齋一酹長途勞瘁弟之鄙乜八日歸來連雨老薪破屋漏濔不禁麼麼適見吳西李名帖殊

卷不知西李今在何處可謀一面否嗣君文章之妙不在阿翁之下雨窗讀之殊多爽氣眉頭爲一開矣謹一一薦評之倘使發梓或可附光也特此候政

連雨之薪破屋漏滴不減顏子瞻甚况味豈非大賢歟

復王左生

別來相念之深兩人諒有同情去秋滿望吾兄平地雲天榜發後不禁嗒然花方來到署乃知河伯作祟一二知巳兄弟竟未能赴丹桂之邀

使我悵然者久之今接手示不啻面談但兩人何如弟兄而作過情之譽乎法宜罰如金谷數根路遙不能一奮拳耳服否服否尊堂老伯母節烈傳弟雖不才敢不惟命但恐人微不足重耳當同陸先生傳並補入拙集中中秋前後定寄全部奉鄙并望致聲九初悠悠江河阻人千里臨復耿耿不盡

情致纏綿令人想屋梁落月時

與王大席

弟今日復至吳閶會吊沈太史宅中不能再一拔葛謁台端矣年翁當念我畏暑甚也所托小冊望爲留神同人之外或可廣徵之不敢急也賤評圖章特印呈上前承諸詞人雅誼至今醉倦統此申謝不一

淡淡數語自是高常喉芬

寄謝署公張盤石

敝邑荒殘之地蒙台臺以清靜鎮之寬嚴得中上下胥慶無事之福千載一時也曷勝感謝至

裁卯體台德雖未敢瑣瀆而台鼎留神照拂風行草偃私衷之感當更何如小价自婁歸特使先代一叩嗣容申謝天彼兄煩轉示相思不敢另牘瞻切不盡

蔣前而字領中
之規善予立言

與張如三王大席

弟昨抵吳門今早竣事回途逢崑山學役賫公文二角爲諸生供應一項恐州縣復有變更而既事備文似極芟宗此絕妙着也倘蒙允許不但一二貧生受無窮之福而吾輩亦無臨期之擾衆何如之同人中有任事如此者不可不襄之乞年翁力成盛事匆致中阻幸甚幸甚

不掩人善與人
爲善之意俱見

復張楚白

昨過崑山使人奉候聞已之邵邵中遍訪不得見甚爲悵然今早竣事回州途逢賫役知吾年翁不負前日之約慨然任事吾輩中當共爲之拜倒弟已印付來役并作字致如三大鼎亦擇

可與言者言之耳姚彥老自有同心不必囑也前事聞已釋然甚慰愚衷拙句蒙獎尚容面謝

無遺情之評詞有樂
善之誠諾

復顧伊人

兩生之關總屬孩童事無足較也既周元老群然則無不可釋然者弟已浼許九日徐予師周孝逸數子爲調劑之諒不煩年翁之在念矣令坦弟雅愛之諸凡自當如諭

只如
面談

與穆言美

荒齋連雨難堪淒其而婁上今年無此真樂事也想足下胞與之懷當爲暢然不獨喜井濟于一家耶向者屢以拙稿見囑因梓工未竣不能呈政茲僅僅了事特進一部于左右惟足下咲而斧之然恐對雨暢懷之際見此啾啾愁吟又煩足下眉蹙也奈何奈何

結語翻覺想媚席
手別無此一轉矣

與馮蓼菴

年翁在婁弟未得數數過從耳抱慈客邸風辰雨夕何以為情誠難為年翁道也至于文章聲氣婁人素所推敬尊札云托鉢為人不啻毋乃謙而又謙耶聞有初八之行弟明日又當監童子試恐弗克以杯茗祖道抱罪實深耶具一觧極為菲薄想年翁亦知弟近日况味也他年戴笠當車幸勿罪責是望不旣

眞樸溫厚辭
令自見性情

送鄭宜期

數年以來諸札得荷指示較之五味則姜桂也較之藥石則參苓也年翁益我多矣今乃咫尺蓬萊不能不作望洋之歎然神仙不可即倘能時惠教言自宜同黃庭寶籙朝夕諷持耳所論數語已勒五中留耕堂記幸先梓成敬呈一覽以當折衷之意幸教正之是荷

尺幅中烟雨蒼茫覺
特寓言藥籠已卿

寄任楚材

年宦臺溫恭謙慎朴茂忠忱人咨所歸天麻瀧

垂次公年未聯飛才名滿世不但年貢臺積德之報益足自信郎凡為首葡者與有榮施矣顧以一江之隔未得專使馳賀殊懷歉仄茲安東田曲江年兄新 授泰州學博由蘇領憑至埒新任有日矣田年翁璞玉渾金之質正堪與年貢臺作匹而又以同郡之人為同郡之官塘[illegible]當如何喜樂也倘諸凡有未備者緩急之際年貢臺幸留意焉旦晚驪歌又不似弟之烟波江外徙倚殷殷于暮雲春樹已餘俟鄒乾老渡江[illegible]陶中俟不一

筆致如倚新美
文揮取疎蕭

復陳木津

吳郡之會又作三年別夢矣年兄臺以間世之才遊籍有年而仍以布袍落落于 聖人之世向聞 新例諸同年蹉落于奏銷之中者莫不乘風雲而為世矣吾年兄何忍高枕林泉說不為念乎弟謂及今為之幸未晚也區區之念不勝惓惓切一士令姪改正州籍弟之光也其人豪

遇之氣見于習慣自是當世有用之士而又重之以金玉焉弟敢不竭蹶周旋之但程刷寂寂立雪際希桃李雖佳恐春風力弱仍難遂拂則奈何想當一笑也

骨者筆韻如人芝蘭之室衣袂都香

與錢悔先

弟素不能書實未嘗學書也昨唐人隸法一部岡弱作品在弟則高閣閒物也頗以年翁所囑兼念其人以此爲易米之資則貧且急可知矣然持此物立五都市中有競睢者耶嗟哉貧士之苦也特分苜蓿草頭之露爲涸鮒轍底之需年翁嘗知我不得已也不日之邸歸來再圖領益不既

苦心腸豪俠氣概如泣如訴如咲如歌曲盡情致

復顏刺史

承賜覆齎曷勝感切俟從郡日再圖鳴謝周年兄與某爲丁酉同年其書贈某封進賓未審其

書之云何也所信者老父臺忠信明决素著神君之號耳見所示章不禁惶悚幸諒宥是荷

簡而能盡

復徐子師

薦賢者天下之公也弟何敢辭命第聞郡公立志秉公而有百折不可回之性弟輩已公約不復相瀆矣謹復

落落自高

復鄭乾一

匆匆之邸所謂又渡桑乾矣故鄉可思故人尤可懷也胡生之事弟以血忱相勸寧復有他但至邸日郎有所聞于當事者似與在家之說相左隨向胡生言之兄其意之斷然也竊已行之矣想乃翁自是多才人亦不以此介介耳修劉呈假刻一事正爾躊躕不發恐不便發亦自有未便者奈何倘俟再賜大教何如

字字眞摯那復風秀一句一折一折一意但是今乾一往有一如已之感

又
年翁向者雖貧而實未貧人莫不知年翁貧也
今者眞貧而名在不貧之中然知已者未嘗不
知年翁貧耳夫牛涔之水寧有幾何而足供蛟
龍之用哉宜其復在涸轍也程生隣生謹勸不
既

伏氣
秀巴

復徐霆發
炎暑雖過而暑熱未解日僕僕卑官隊中候謁

上官着披領一塊使背如炭炙尤苦事也援手
教述令姪名家蕭索之況假有淒風苦雨集于
片楮中反能爲我一驅炎衷也士貧若此而又
不得不若此微年翁憐弟猶傷之況重以金玉
耶謹飭不恡

筆著而倩性
情出於故其

與邢淡菴
弟昔賦畏熱在都積熱已久至初一日府署閱
卷歸浴罷命二人夾而扇之遂感風寒是夜身
如炭炙早起稍解舟至崑山病勢益甚家人勸
余東歸養欲就家左臣之藥也今早幾有性命
之憂弟大呼而起以羊羹作白糝連食三碗霍
然汗出立愈奇哉此藥不苦人而見效甚速年
翁自是妙人特以相示他人不與言也秘之秘
之雖然凡爲臣而有正氣者天子不能殺凡爲
人而有正氣者鬼神不能死彼魚魚腐夫豈足
與言飛仙之訣哉持此當啞然一笑也

袁安僵臥能不作衣食想是當病劇能不作
呻吟號叫想其正氣勝也正勝邪亦不能甚

點綴
有風致

復晥雲弟
吾弟事關宗族而義無同仇幾致大敗此非一
身一家之事而人言獨爲區區豈情理中語耶
見手教爲之大駭可以見吾宗之無人矣然愚
兄向聞此衆即以爲倘少一着奈何草草至此
吾弟實聞之矣至于事竟無功不應旁及他人
豈人衙中其間詳悉愚兄究未能知若果爲我
作奴斷不至此想當一笑且一歎也日下經營

金沙 曹煜 荒采 著

門人 王撼 虹友
顧滔 伊人 校閱
毛師柱 亦史

復鄭有四刺史

邂逅六載。心邇人遐。葛嶺山頭之月。黄石橋下之水。猶自知其兩人心也。聞年臺政聲日著。望卽膝自當列宿三垣而黎萬姓。弟壯心未死。精力漸疲。年來悲悃幽憂。肝木熾火。疾病相繼。老瘦非復人形。對鏡自嘆。恐爲人覺。老教官行徑已矣。無他望矣。卽此時授我以盤錯。與我以紛絲。而鉛刀愈鈍。利器何有哉。讀書之志。報國之懷。亦付之今日一吟明日一咏。留痛哭于聲韻之中。散志氣于雲山之外而已。知已如年臺。諒不我哂也。范方來至。知近蹤康勝。尤慰鄙懷。郡守一麾。足徵台意。然如弟者。亦復何足以煩故人之齒。動上官之心哉。臨風感慨。無任神馳。

信筆寫出 英英道人

復夏彥宣明府

老姻臺宿列郎官。名聞天子。行將入珥白筆。出持繡斧。掃豺狼于當道。豈稚席于斯民矣。欣羨羨羨。舍弟過貴治。蒙老姻臺扶病相看。情誼殷篤。弟深爲感激。更在分體之外也。謝謝。弟潦倒青瓊。愁病相繼。向來粗豪。一旦銷歇。惟鹿床竹影。貧賤自安。不復作栖栖役役之志。老姻臺得毋笑其非人情耶。伯達所致。或三年前語耳。舍弟頗道台意。弟甚爲躊躇。不盡之意。已托范虎爲弟婉致。幸老姻臺進而商之。兒女大事。不得不瑣瑣也。餘不宣。

清襟雅致信筆寫出想見當日風流

與鄒乾一

弟從來無病。今忽有之。坐臥立三者俱難。郎當之狀。不可言矣。年弟得無一笑耶。聞明早有騎鶴之遊。弟不能復作一字。凡知弟者。代弟一拱手。致惓惓惓惓而已。小刻一部。閨箴五冊奉上。尺牘

前一二卷想刪閱杞竣望付來手餘不悉

坐臥立俱着了語道盡痔瘡之苦直可補入
外科正宗余近日以身驗之而知其至確也

復湯筠子

半戈山前之飲至今未忘也老年翁怡志林泉優遊杯酒弟目羨之不知何時握手一道相思也邵志一書極承惠好敢不拜嘉敬以拙刻一部奉政大雅倘山樓月上勝友雲集時展幾展我鄙吟供君咲飲耶臨楮不勝系切

筆老而文潔簡語
少許勝人多多許

復陸九初

方來至得手翰為之狂喜如見我故人也弥翁先生傳久已刻拙集中並為梨棗之光但未得寄至一求郢耳今如諭書長幅用賤名圖章付方來矣弟一年以來惟夏就徵博學竟作古人貴君乾一奔走硯耕覯文援作太學桃李盈門庭寂寬可感也弟又大病之後繼以痔痛顏色枯稿心神憔悴諭求名宿作贊竟未獲報俟弟病痊方來再來當不負數也為我寄聲許龍

聯乎里社交末由一晤姚彥昭張如三戴令及晉言及之鄙我下邳不足以供鄭虔一席而吾年翁反得數過齋頭有尊酒論文之樂不亦異哉呵呵當一笑巳

感舊悽斷
含情無限

復洪元兆

向者與足下定交時俱少年青絲絡頭何雄也及後各返本業又作三十年縮愁相知今皆老矣足下復得癎疾聞之不覺淒然聞近日稍愈然老年保重尤是難事幸諸郎孝而才願不為足下慮耳此微藥資聊誌鴻毛幸勿鄙叱

追溯舊音
儼焉興懷

復盧爾騰太學

向裹轓軒深抱漸愿近聞尊祉日加欣慰欣慰所訂事雖弟素心然進邏河北相去千餘里無一可托之人而欲從教于年翁不亦難哉茫方來云云足知高誼然我輩相知豈在區區一時之交耶鄙衷俱煩方來細述幸年翁設身處地

為我詳計之至感至感

意極真率

與丘兆吉明府

老年翁向在西陲已著樂黃之績今移東鄙又鵬卓翁之聲行將耳惟彤庭梓撥青史矣弟托在井隣夙承提命不暇將及十年榮懷易僅千里茲下邪徐天篤文品詩懷棋情酒况擅司馬少陵之長兼東山太白之致久願識荊未由御李籍蟻線以引珠貺鳥精而炫玉伏冀年翁

進而教之自成水乳之洽樂與遊焉騁聆桑梓之音俚刻一部嚶呈台鄂倘賜迴言郵寄彙刻臨楮不勝瞻切

秀整中時帶流逸謝庚應為遜步

復鄭宣期

別年翁將兩月耶弟抱病荒署吟咿自憐竟不覺歲月之如駛也日來風日晴好大有陽春景色而小恙亦愈正爾東望滄瀛縈懷萬叠而霞章煥及深慰鄙懷爲生之托幸不辱命來翰云

云足徵年翁關情皮詐婉曲無盡然果事亦已就緒年翁可謂無歉于彼亦無歉于此矣特爲覆聞當無墨慮也何日歸來斗酒論文臨楮不禁神切

婉轉而合拍

復許九日

今日初寒早起閱杜氏通典數葉見其詳嚮中不無聱齖之句因思弟生平作文皆信手直書又空疎無典故方閉目自悔自責既又自恕曰

我何敢竊比古人而年翁惠我尺牘尤許至乃比我于陳孟公又甚至比于劉穆之然耶否耶何足以當之何足以當之容面謝仁人之賜

即此一札便堪藏弆何減孟公也

復錢梅仙

日日淒風寒瓊冷落益甚年翁從田間來不知鄉中秋况又何如也石谷小分護函北沮昂鹽數拉恐貽大方之咲耳不盡

簡而有致

與毛亦史

日來不雨而風不雨而陰愁雲慘霧宛然欲墮窮措大對此不禁憮然老年翁性致恬遠想不以是傷懷也今日曉窗明淨日影上梅不覺意與灑灑而朔風呼雪冉冉欲來又使人敗興矣不知何時得暇與年翁一爲説鬼也尺牘一冊披閲想與貧兒家破釜缺碗草枕敝蓆盡被年翁識破矣誠足羞也乞即擲還何如不盡

叙景抒情歷歷如畫貧兒一喻尤覺諧趣盈楮

復周元恭

弟不佞謬秉鐸六年于茲矣卒未聞年翁之一教我也則人品之不足稱文章之不足取可知矣昨忽得手教叙述之末兼荷獎許不佞弟何足以當之及讀大作三首不覺爲之肅容起敬年翁眞當代著作大手奈何相見之晚也

朝廷方有事于明史年翁所將以修史者所當熏沐以求者也倘得盡錄其全俾不佞弟上之當事則年翁之才自足千古而

聖天子亦不致有遺賢之歎不亦千載一時哉惟年翁圖之

元恭得此復札可謂知己

與顧廳孔公

尊恙諒已全愈弟不敢數數候者恐勞台翁一番應酬也周生事承台諭已爲出文補廩矣其昔年所負于弟者弟素知其貧從不取償今又重之以台顏特將原字封上台翁手付之庶綈衣之好台翁有以謝周生而弟亦可以謝台翁也幸鑒不一

落落快事

復范美兼

足下以母妻未葬而來見尊示弟不禁惻然豈有以感于心也先祖父母先父母俱在敝堂邊隅棺薄年久不能復移矣先妻柩停河北背于天涯先叔暫葬河下竟無覓處能不令我血盈盈阻紙耶古人推己及人是爲仁恕聖賢種子實在于此弟敢不竭其股肱但今年要東荒甚吹嘘二字恐無着落處弟當自爲勉力不負足

下之來斷不學薄俗人心眼也或不足則諒之何如不盡

仁者之優於至性令伯陳情當不是過余近日為所親營葬非而力有不及讀此為之泫零

與裴葦林王大席

玉峰山下之聚又復數月矣秋風細雨黃菊如麩余兩年翁與碧滄彥昭如三達士對酒商聲詩樂甚弟別後抱病歷九十兩月而後痊興味蕭索蓬諸年翁如在天上古人云無病即神仙

海不誣也貴庠新生陸韜向屬敝門桃李今發栽上苑披春風而沐化雨寧不大快弟其人本姓呂今具一星欲求兩年翁評文學愈乘紅案未發之前加呂于陸為呂六韜茲亦天然之名也兩年翁作人雅懷諒不惜片楮而自弟始之亦自弟終之尤不得不漫為曹丘也幸斷台諾無任感切

捲適之致如山深出雲

與蘇令尹

剪風細雨荒署寂寥稱欲命楫訪戴何俟白雪催人也廖有雨沈生向承台諭得識其仲擅葉公之長烟雲滿指真妙品也乃其伯竟未識荊于年翁而先為弟之所契今特進之左右庶幾御二龍于天衢不致匿彩韜光于寒署乎幸進而教之

情文兼至筆意循飭

與沙定峰

非有人從海上來聞道臺不至弟即欲往香林

寺訪趙雙白便招詩九日同兄長作竟日談乃忽然眩運上嘔下瀉天地翻覆人事不省醫家言肝虛痰多連藥稍安今雖無恙然坐起甚覺費力吾輩意氣如虹恒有鬱鬱不可告人者此病所由來非醫人之所知也暮年宦卑業況如此亦可痛哉兄長聞之當亦不快耶今歲所作詩文一帙特煩巨眼斧削略加品評弟將付之梓人借光梨棗文字之華病未忘也餘俟聆悉

文人結習最是不可磨滅處病且不能忘之則平生可知矣

又

廿一日聽兄長于袁氏之軒別後弟忽爲風瘓所累幾致大病廿六日以短言啓候而兄長已行矣弟竟不能作一雞黍主人可愧也來書二函一寄季超荆年翁一寄曲江田年翁煩兄長爲弟致語二子文宗按廣陵弟當遣价候曲江而季超之聘定在澄江不遠也便風好音時惠遷延臨楮歉仄不既

風潮人物
成一種小品

與荆季超

澄江一別瞬息三年河山依舊風景何如目今哀鴻滿道吾鄉尤甚古人已溺已饑之恥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吾輩青癯不能自庇而民胞物與之懷未免如杞人嫠女也弟滌倒婁江宮墻之中半皆菜色年親臺擁皐澄江春風風之化雨雨之澄江之士其氣度必有興者弟貧友沙定峰極稱高誼聲聲伯樂之感其人過花愈窮而意氣落落昂藏如舊亦足見年親臺培植士

氣一班矣其子復得新爲諸生以侍兩丈弟既喜故人有子又喜賢師得弟想驥黃牝牡之外年親臺定有別賞偶因定峰之歸便風附候無任神馳

一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吾師一瘦寥落憂深飢溺直與文正同一襟期

寄田曲江

向襲輶軒今猶歉仄老年翁春風開帳亦許時矣海陵士風何如人情何如苜蓿盤滋味何如羅浮故跡曾一考核否梁昭明文選巷果真否

岳武穆廟爲一城壯觀尙巋然雲際否宮氏園亭茂林脩竹尙無恙否弟向所經過猶自神往也胡先生之遺風惟年翁是振韓魏公捧天之夢正在于此年翁圖之哉弟同年陳椎華朱翼雲二子之家升沉何似向有故人諸耀遠玉倚先生諸父也曾于此選歷科小題甚行于世今尙往來海陵間否本州儲子一泓十七八時能文章美姿容弟所知也其人肖一胎擬否年翁爲我叱致之弟澄江故人沙定峰者文章品行

耤耤京洛久矣想年翁亦已聞之今以歲荒度江欲舌耕以𠑽其日特謁龍門年翁能爲覓一二賢主人否幸若流離者我輩之所借嘗聲氣者我輩之所不可少年翁自有同心不必弟贅一詞也吾淮諸友有過晤者否肯爲弟一一道相思否文宗按廣陵時弟當遣价礼賀風雨羁踄屋梁月落弟正思君時年翁亦一念李郎否江水悠悠把晤不易故人珍重臨楮無限

叙次簡括而風韻爽爽行間絕似周秦時兪長評

與趙雙白

廿五日聞道臺不回弟即欲過香林訪晤而忽然眩運上吐下瀉幾至大病至今頭岑岑也君子至斯弟不能朝夕奉教歉然可知人城特奉過荒齋與年翁作榻前唧唧何如不悉

清真可見交情

又

聞移寓水雲亭正可日夕奉教奈何遽言返棹也燈下乞過我小飲弟當招九日與年翁痛飲高歌一消此中塊壘耳慎勿相逆竟掉手令庭前松竹笑人也不盡

磊落可喜

與偉雲九成

今日往南關催捐未得暇刻明早或可過齋中以豆粥麥飯奉候試嘗北方之味何如今年抽稿一本愈覺俚率難入大雅之目幸斧削凡九稍加品評光我多矣頻見尤確瓢瓶慎勿令他人見哂是囑

豆粥麥飯復見于今堪與漢季並傳

又

白雪在野青衫作客歲暮心摧誰有同情者薄暮過我以濁醪驅愁鬼兼從在兒回金沙何如度其可至時郎至不復使人招也

數行楮長並驪都用

與九咸

病目甚前偉雲字來竟不辨其黑白隨口答之而去近日翻悶之竟所對非所云殊可一笑也

賢人囑余避風兼避寒氣是以閉戶塞竇靜坐偃臥而亡詩文不許做書亦不許看甚至庭中不許疾行恐行疾而風生也本以急人得此解人真屬苦事弟台亦當一笑矣拙稿乞付來人暇時過我談談何如不盡

急人解病語甚趣

與袁重其

弟因目病未痊即脫衣高枕亦特苜蓿荒齋高軒源自落落也昨觸過已臥矣寒威逼人不能披衣強起倒屣以迎足下得毋慽耶午刻過我啜飯奉候斷不學東坡弄人竟成三毛也一笑

不衫不履風韻自佳

復李申玉

向者高軒經過弟未能削腐伺馬又不能作賦爲歡鄙懷惻惻至今未安張碧石竟作殷洪喬惟日致一語耳見尊示弟爲愕然蓋已忘年臺之所面囑也文宗按臨之後鄙已三月而報名捐納諸童未有實收者尚十之六七上臺之飛提如雪學役之受累無窮正不知何時結局聞之或堪一笑也今歲奇荒太倉尤甚非甚荒于荒而甚荒于不報荒人情哀苦觸目皆是能報名而不能納銀大略由此至于吾鄉之苦則不待年臺云之而後知也尊諭請俟歲外報命小集蛙鼓蛋笙何敢仰重鉅公此皆年臺雅意非弟之所敢求也敬呈二冊用供斧斤

非甚荒于荒而甚荒于不報荒澗中情事之言何減監門繪哭

復令脩

數承手教足徵惓惓正擬遣人奉候而厚儀斐疊曷勝惶愧某自郡至崑即抱犬恙文宗按臨時竟臥寓不起考竣回署雖強起支持而臥時之時較多于倚徙之時也且值茲大歉之年諸凡無措此間人情大不如前薪水二事漸至不足而一二貸負者責之不至促之則怨或自上儆齋或兇人轉語直以來秋爲期君子之交惟情與義設身處地有不得不然者故寒璞蓋復無聊室人幾致交謫其奈之何其奈之何見手

翰令我落無以應特留尊紀一日哪措潤賄稍申悃私某素以豪俠自命割肉剪髮以濟人急毋論識與不識也四方之士皆知之今修葢已與聞之今日之書自愧捉筆幸勿使傍人見也不盡

語語眞情自是豪俠本領

復徐天波

聞足下為造化小兒所弄時歷余懷正思寒書久病之餘又當歲暮之日必有不可告人者歟

割齋前首宿為足下除多一醉之貧此時囊無毫釐尚欲俟之三五日耳見手諭不禁惻惻特遣洪陞回覆蓀渠如弟近况又與足下埶必不為主人說法而斯從下也予倫并璧

年兼歲暮一醉無資要士比比皆是恐吾師齋前苜蓿亦不勝割奈何

復安將軍

老年尊一時人傑萬里長城受士幃兵遠邇感誦賤日荷蒙頒貺榮勝百朋深感深感玆承手諭王爽兄以备家賢後忽受非常之辱非老年臺力行救援幾不可問其性命妻序之士無不感年尊之大德而歎王生之無妄也慷慨激烈之語未必無之既蒙台諭曰當曲慰以息紛紛至于王爽兄原係太學生非弟所能主持者老年尊武當親謁太原許公以片言排解耳年尊德望素隆萬無他慮

立言有體揮毫有情

復錢梅仙

別後弟病頭眩幾致大患復繼以目疾嬾書竟

不能辨字近來五七天始無失明之懼矣而歲暮風景益復寥落外間人心促急咨嗟滿道吾輩胞與素懷想有同慨也承貺敢不拜嘉然仲子一李轉以貽人能令食者甘否春風不遠便堪把晤一咲已不盡

似蘇黃小品

復九成

今年人心促急比戶含愁吾輩自合與人同患歲暮紛紛反似可省故兀坐空齋頗多受用至

九老境界想只有不得不拮据者奈何奈何承覿拜登適州刺史以書與見惠即以轉贈是亦委九老文章一法也笑笑

極趣

與袁重其　此下庚申年稿

幾轉一睫已成兩年新春新禧諒已駢臻矣弟雖渺渺寒瓊不敢不至都中溷節今抵閭闔便已倦遊且道遠甚弗復將所文皆想能諒我想我也拙刻尺牘先完者呈教梅花開時弟將有鄧尉之棹不知足下能同一往向山中覓一題詩飲酒主人否正恐俗子作緣使梅花咲人耳一咲

高曠之致令人自遠

與鄭宣期

春風一拂大地忽新惟嫗措大青瑣年年如舊但添鬢邊白髮與世間一切乎鮮耳足下或有同慨耶呂生文評閱已久今適簡出有便煩郎寄與吳學兩寅兄奉委賑粥未得一面并致之

元宵不遠欲圖一尊相向論文海上之遊想在月終耶容聆不旣

白叟盈顛古今同慨何其言之壯激也

與陸畏侯

天下最可恃者父子而最不可恃者亦父子陶潛之子僅知棗栗房杜之孫流爲皂隷豈不使千古英雄傷心斷腸足下奕世箕裘流風未墜兄弟文章膾炙人口族人能文者猶不勝稱而淳夫士廸輩尤矯矯小阮中孚奇吐艷今見郎君文光芒射人髫齡有此他日必能奪父兄壁壘自建旗鼓者陸氏多才何若是之盛也家學淵源心心相授父子之間于斯無憾矣某久緣目疾未遑展閱今日雪滿虛開帙諷誦覺神情增爽老眼倍明文能愈疾誠然哉隨手縱評幸勿謂愛不如憎也謹璧

快論確論千古不磨不謂于尺牘中見之

與錢右尊

去冬承覿尙切蛇珠之志春雲漸暖福履日臻

欣羨欣羨昨夜忽夢一人藍縷蓬瀝而前曰君不擒賤質遣侍大雅之堂今窮發愁態日益敗露主人必按劍而逐之矣乞急召還願與爾奴婢作配不則投之溷能可也何得久汙人家明窗淨几耶弟夢中未省其爲何人醒忽悵然曰此吾己未年詩文稿化現也汙年翁久矣幸即遣還勿致弟再作惡夢何如一咲

忽然幻出夢境異想天開彷彿東坡海外文字

與許九日

春風拂戶春日漸佳老年翁抱道深居床頭甕有幾恐不能淡君痛飲讀奇書也六街燈火行將寒破乾坤矣肯悄然過我作窮愁相向語否弟當延督郵使者至與君共攻愁城耳何如何如

曹孟德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一平原督郵足矣

與邢潛菴

天地春矣吾輩亦當振揚意興發舒性情以應天地昌明之氣而常有一物于胸中若懸而墜之者上墮不能下落不易放搖搖于空際使知我者望而愛之不知我者見而笑之總是學力淺腳根不實予夏日出見紛華而悅况如弟之不肖哉自立春以來閉戶靜坐亦不甚讀書作詩恐作詩多悲怨而讀書見古人作爲事業揚眉吐氣處又使搖搖者益復飛揚無寧有也然又思孔子孟子不停不暖總是此物發熱耳吾輩讀聖賢書天地所以生之父師所以教之者何爲而一味死灰稿木曰不怨不尤口末如之

何熱物化爲冷團生機斷絕則除是棄妻子入巖谷削髮披緇而後可此等境界又豈易到者乎昨忽成一聯曰有所不爲以俟所必爲現庸人衆人之貌允是英姿獨絕勉其當然以任其自然行釋氏老氏之行羞稱才氣無雙亦以自勉也云爾請以質之高明

眞道學眞性理實地發揮不向影响勝讀西銘太極諸篇

與周近脩

吳生無禮于舊師句是人倫大事不佞秉鐸于

斯豈容有如是弟子員乎前晚足下嘗先使輸款于耐老而後議其交易之事此所謂先其大者且以盡不佞所當爲者也至于交易自有說辭之宰我子貢在非不佞所能兼矣今乃聞衆議欲先明交易而後行禮則是肯市井之嚣競而置學校之紀綱爲不足重也足下秉性不阿特此馳聞幸告衆友立即發事報我嘱嘱

依綱有紀自是千古文章

與鄭仙期趙鍊生厨近脩鄭纖淳施稚民

吳君路

聞張耐老不許吳生陪禮又必欲吳生寫呈認明罵師之罪又聲言使人撻其僕而辱之竊以謂過矣夫吳生之罵與不罵不宜究其有無所謂君使臣死則死之而已若必欲見之紙筆認辱師之罪則古之君殺臣者亦必見其臣必自認己罪也至于交易之事耐老先入室而後成契果不慊意不成契不交銀可也成而後悔失在耐老矣又不受其二百五十兩以承井罰之例遷延至今皆賢多曰吳生平日想亦有所不茸于中者此情理之所必有者也今借此爲退房之論則可若欲外加之罪亦止可叩首皆除彼此渾然爲仁奈何責人以所不可爲也不佞職司風化止論大體若翻翻覆覆終日譊譊作婦人女子罵雞罵狗聲口豈大丈夫所爲哉古人遇紛絲則拔劍砍之爲其不可解也足下輩見此不可解之事亦宜直捷了當使各有可安之道而後可奈何僕僕不憚煩乎在不佞則倩友議之差人催之語理已至吾力亦僅如是矣催足下輩圖之昔秦人以玉連環至齊使君王后解之君王后命椎擊碎之對秦使曰已解之矣足下輩何遂出婦人女子下也并附一笑

直捷痛快發伸連之排難解紛當不是過

復張楚白

之郡沁節年年過擾佛厨深爲抱歉太倉有大梅一株扶疎蓊蔚每歲日滿其下不識開時能同卜年過我共會新浮仙子衣裾邊否衆事亦

韻事也望致手諭延師敢不遵行但弟因教子心切三子兌延三師大兒之師家兄左臣次兒之師舍親湯兒弟三子去年纔四歲于十一月間請妻兄李其華開蒙今止月三日開學已讀大學一二篇矣延師之說想係風聞他日晤滄菴問之弟何敢欺也春風纔拂暖氣蒸人吾輩之寒何時方已不知連日火味何如幸自慰強飯珍重不既

前段與中段賦後段比文情不觸之妙

與顏刺史

上元燈火連衢眞成錦天繡地若無好句歌揚台德而窮措大一隻雞一瓶酒又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而申其芹曝今覓得舊畫一軸大字一幅用貢菲忱亦爲二物壽知已也勿叱是幸

附顏公手札景值元宵錦城不夜冷署寒齋坐對數盆梅花作清趣耳承名書畫見錫勝燈光萬點矣謝謝

對酒之樂亦豈易得能不令窮措大啞然一笑

復鮑麟圖王康侯

救災恤患弟亦所樂爲故雖旨蓄空齋而貧友貧親紛紛荒徑中想亦兩年翁之所知也今偶値極窘之時又有意外小費正一文屆殺英雄之際而謝兄有毋之喪兩年翁有不忍獨爲君子之約使弟拮据顧盼踏破堦除矣不得已向奴輩剜奏些微專人馳上所謂濟人須濟急也幸轉致之

救災恤患出自窘中不慮從井之譏耶

與鄒乾一

黃九烟先生人品學業今世無雙弟欽仰之久昨得一見甚快甚快恨弟縣府檄撥嚴監賑閒其事甚苦饑民動以數千計其窮愁哀苦之狀既非吾輩所忍覩復有一種奇氣觸人中之必成疾病虱如虫飛越宿即滿人衣被間甚至茗甌飯椀之中紛紛墜落眞成奇絕夜半臥五更起擾攘無寧晷苦亦足矣而各上司之差員與我同事者索米索柴互相罵競與之則作獘拂

之則無事生事禍且立見飢民又目無王法慢罵官長拍手鼓噪覩為長伎至于造册報完之時司道府房仍索規例稍不遂意則一駁再駁欲加之罪不患無辭去年各學之受累者種種不忍言弟今何能當此摧折兄現患目疾督人獨慎風邪若加以辛苦必至大患是以奉檄恐懼神情恍惚不能婉曲于長者之前而下榻以慰風雨之懷此一心事實先生不知足下或亦不盡知也晤時幸為稍致明早兼望同過敝齋促膝同飯今日為張尉老哥倘得一日擾擾耳不旣

極言監賑之苦藉以見飢民之苦吾鄉一慈筆而留心民隱如此眞爲天地父母之懷

與錢有尊

前有寸言投之記室知年翁往郡未之見也不知歸來曾一寓目否拙稿並無副本將欲付之梓人即付來手甚幸甚幸郡中景況何如亦復粉飾太平與民同樂否弟思與民同樂者必先與民同憂若未能憂之而欲強使樂之正恐畫鼓適足助人愁歎偏六街燈火如星麗紫飛亦使枵腹人含淚不能觀耳弟今年因目疾避風竟未入錦棚下隨人步趨止覺此中惻惻坐臥不寧不知將來作何稱事惟有不作安排任天降來且與妻子相向吟愁以度長日而已暇刻過齋一償我十年書願我輩貧賤知已久乃愈親諒非謙謙俗輩日潦倒隣家甕邊也

語有關係能使讀者心惻

與友人

朝廷設一官自有一官之職守教官司教而非司養之官也乃大荒之年 天子憂勞于上內外大臣勤恤于下因令教官監賑于各廠此千載一時之事寧敢憚勞但不使抱病已久今假當詳請告假病愈候撥非得已也闔別學諄導有憤憤不平者深屬可笑夫天不能無荒年人不能無疾病何嘗禁彼不病且何嘗禁彼不告病哉況府檄同日而下我自告病彼自赴召非因我告病而後累彼也若論設官之道教職

雖小自有一學老之故正印鈐則必委員署之謂正印之不可少也訓導鈐則未聞有委署者謂訓導爲可有可無之官也若有事則正印可以委訓導豈訓導反宜安居于內而正印揹朝廷之印閒關于外者哉倘以本處之官撥本處之用則人地相宜自易無妨或無員而用之則亦已耳今現有閒員而必正印是擬遠官擔印在外則一應學政有緩有急勞必使學役奔趕道路事事就印有悞時日取戾不少至于訓導劬勞于外則何所關涉哉假擬而不擬豈正印皆賢且才而訓導皆不肖者耶恐又非彼等所肯居矣今我因病而告假未嘗久離彼樂赴而先用豈無更代而憤憤何爲哉倘書附聞亦以言我之不平而已然此等議論原可謂之當事且以喻彼憤憤者也不旣

天不能無荒年人不能無疾病直是一語千古通談洋洋纚纚亦能暢所欲言

與袁重其

去冬大衰輯軒至今爲愧此間燈火熒煌時先生何不一至同人觴豕之今錦棚已與彩雲同散寂寞空街窮愁之聲溢于巷陌先生始來何哉豈亦如弟之潦倒悲憂不忍一見者耶燈下過我以三盞仿坡公率眞會何如弟因病告假在府庭不能趨謁諒我是禱

焚膏之繼何得窮愁諷詠之下感慨繫之矣當事宜置座右

與錢右尊

新春尚未一晤窮愁如我輩知已如我輩即不握手相勞苦而此中時時可想見也尊岳重老至婁弟緣告假不能趨候燈下乞同步過我一瀉胸中積惡何如春色上簾愁腸在腹昨有詩贈黃九烟先生云丈夫情動無非俠名士詩成半是愁又云何勞海內皆知我可喜先生獨訪吾九烟至婁獨訪余去數句頗自得意故不及面質先書附政想當笑我狂耳

若得知已一人便可無憾況名公乎海內何使人躍然心動

與楊星源

門下從長安囘避今未得促膝一飯每相招則

却之想能知我輩食無下飭處耶或飾荷者老
一飯之艱乎今仿坡公率眞會辱門下同重其
右尊乾一鐙下相勞苦原非特敬或反可覩然
下垂天之雲否一咲

詣致雅淳

與鄒乾一

昨夜頗未罄談今晨巳邀重其右尊星源鐙下
小集矣息壤之盟諒未忘也幸勿以痔為辭

前四札乃我師一時分致者詳簡疏重各有體法倘使彙搨當不是過

又

別來詩漸入化境而其中稜稜自異之句尤多
每讀至得意處輒泚筆作大圈數十百圍今日
便不虛度快甚快甚特遣送還幸恕狂僭

快奇

上顧刺史

蓋聞王道近乎人情仁人體恤民隱天下事遵
古而行之先在變通而善于學古也太倉治在
境南其北至于瀏者八十餘里凡大鎮大市美
田肥畝俱在于此大略州民所賴者北境之田
而田之所賴者通海一河也深則渡之旱則戽
之利莫大焉近來海潮淤塞河成平陸者十餘
里去年大旱海潮不通遂致無水可戽民用是
大困今　撫臺以不能運軍糧為念而　撫臺
以不能利民用為憂交勅本州開濬之誠甚盛
舉也夫古者救荒之策一曰興大工蓋有三利
焉荒年閒人多大工易就一也人以食為急工
價可稍減二也飢民得食不至流離三也此古

法之宜遵也雖然古之興大工者出自朝廷之
公帑今軍需浩繁諸凡節省公帑之物斷不能
及則勢必設處于民間夫民至今日用其力已
難矣能不兼用其財乎則古之有三利者今且
有三害焉百姓枵腹觧于從事工用難成上司
必有催督之責是不利于官也監督之官責于
供應承行之吏意為低昂而椿木畚鍤之具工
食雜用之費勢必派之下民與日發票催提里
遞之擾是不利于民也以大荒之年而興大役

聚數千百人于空曠之地御之一不得其法係無沙中之語意外之變乎是不利于一方也此則宜變通于古而言之者矣變通之道奈何或詳文上臺俟收麥之後起工而較其成功於秋冬之日一也然恐其妨于農矣或姑于平陸處稍濟通流使海潮得行以防夏月之弊二也然慮其妨于漕爲或請于別道運糧雖稍遠數里而此河之濶狹淺深可暫不必如式俟民力有餘明年再濬以復故運之道三也此某以爲變

通之意也如果有一得之愚乞老父臺與衆其商而行之何如總之如此年歲恤民一分之財便救民一分之命此非錢糧考成有關舉劾之條者也芻蕘之言幸惟原恕

十五日開泉議已定止於淤淺處疏鑿之此書遂不復上今存其議而已

實心實政雅非紙上空言體人情惜物力反覆周詳具見變通妙用我師每遇一事如置身高岡之上無遠弗察仰此已窺豹一斑矣

又

入春以來風日晴好老父臺新政輝煌福履駢集欣賀欣賀其窮愁抱病室人交謫種種若兄有難告人者非問諸生具呈求老父臺詳某于賑爲募賑之事在諸生一則謂他邑皆荒而皆賑之太倉不賑則似不荒矣故募而賑之所以示太倉之荒也一則謂某抱病空齋府檄[illegible][illegible]監賑聽妻子之飢寒迫于內而病夫之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稱不衞[illegible][illegible]是以自娛也意則良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邑荒而賑之出自　公帑太倉荒而賑之募于紳士則是他邑皆窮餓之人而太倉尚有能捐之士欲告以荒而反示以不荒也其可乎若某則因窮而愁因愁而病所求燦火上貫于目而中盜于心貫于目故紅脈而不能視盜于心故嘔吐而不能食皆火爲之也其病若此既不能監賑于府豈復能募賑于州乎且募之必有其捐之者今捐之者誰乎古有食人者有食于人者今食人者壯者就食于他鄉老弱展轉于溝

堅不必言矣其食于人者自去冬以來條狠自糧漕米雜項舊欠新逋簽票不一要皆割肉剜臏苟免刑辱而已豈復有所餘足以自保且及人哉則募之必無可募也況某自學官頹廢觸目傷心見老父臺能新數百年之堂廡書舍而某不能振已傾已頹之殿廡竊嘗躬帥紳士之門力求父母之命而至今分文無有致此先聖先賢風雨不蔽罪不容誅某既不能磨頂放踵[illegible]修廟[illegible]道士豈有能推尾鉢持齋飯[illegible]叢

林之和尚乎審已量人實有難為力者至于教官司教而不司養 朝廷未嘗不許人病今以司教之官強之扶病監賑諒亦無可究矜之例伏乞老父臺變民先于恤士念窮紳窮衿之苦設身處地似可緊行停省也倘謂此事將有紀錄勢在必行則以司訓之名詳之是亦惠及下僚之一端也某病狂言直幸鑒寬恕臨楮戰慄不旣

書上顏公大懋謂余若有所刺也然小民之苦上官知之而紳士之苦惟余知之爰取諸此以與彼不忍為也以是獲罪庸可傷乎存其稿

上官知小民之苦而不知紳士之苦實不減於小民我師此書眞能洞中情事

與許九日

年新病舊惟臥榻讀書以送長日能飲能嘆而不能周旋人事懶病歟抑愁病也知巳或能知而藥之昨閱小抄見學士徐一疏為明史方在刑修謹請專購遺書事內云啓禎兩朝尤多闕

略應遣翰詹衙門官分行搜訪悉遵前者不必忌諱之 旨厚賞獻書之家多者量行甄叙其有未刻之書不願獻者官給估值就其家抄錄之等語弟思既刻之書豈有倘遺之理其或遺者必未刻之書矣書雖未刻而有腳力之人至今誰不自炫其玉其不欲炫且不能炫者獨周元恭之書耳丈夫讀書一世寒暑呻唔晨昏揮灑自壯至老不求聞達既已成書又復遺世奈何默默無言任其與名山風雨同堙瘞已也

覆刻倘可同過齋頭作貧人病人之會兼爲此事謀一出頭法何如望望

海濱有周元恭之史學復遇其時竟無有人物色之者誠可嘆也

[illegible]虎軒尺牘卷五 終

繡虎軒尺牘卷六

金沙 曹煜 兗采 著

門人 汪標 士表
王撰 異公 校閱
陸毅 士廸

與倬雲

新祉駢臻無勞筮蔡而非鄉非市之居與父老銜杯酒與子弟論文章置一切新奇聞于度外吟詩永日亦快事也某自去冬之病幾至失目尊翰來示竟不辨其黑白後得漸愈然病態懨懨至今未已春雲萬叠應可況我愁懷耳聞呂親翁赤虬之去忝屬葭末不敢不弔既以病軀不能躬叩又恐與夫擾擾反增挑源人一番多事特倩僕生代致生芻不恭之罪煩致坦公原諒晴日初長南郊大梅開後想可一人賦而稍問首衕翁取廝羅浮仙子家耶某有箋札新句數首當候倬老白眼時加以紅勒帛也書此勸駕匆匆鄙緊塵何如

有落落然不可一世之致

與友人 責友人有以沽名釣譽者書此答之

古之人脩行立身功用便思及人今之人在身之事泯然不知却把及人之事為自已之事如生之養之安全之所謂引養引恬皆是為人起見而今人起念便為自已衣食自已財祿圖自已快活與別人無干至于身心性命工夫是自已事反看得是別人的事與自已無干別人有些合理處人人知道議論他自已全無理處便自不知却也不畏人議論人已顛倒經管錯亂寇蓋之中沽名釣譽者或有之求其真脩已真為人者有之乎然必謂沽名釣譽者之非亦自思自已為官并沽名釣譽之心亦無之乎然則沽名釣譽者古聖之罪人而今世之聖人也古人論人誅其心而不取其事吾輩今日論人取其事而免誅其心是亦開與人為善一方也故其人某事弟固欣然樂道之矣

兼到道義禮義風微論人于今名且不須矣處士能有幾乎以古聖之罪人為今世

之聖人雅度歸之詞亦是正中之識

又

弟非謂沽名釣譽之人爲是也但今山人不肯沽名釣譽耳故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卽如東家貧不能舉火西家千箱萬倉不但不肯周濟他卽他來借貸亦未必與他不但借貸不與他連足面也像不認得他眢眢然若將凂焉其意謂我與他交怕壞了我的名聲却不知周濟了他却能得個好名只因不好名三字却把仁義二字一筆抹殺不若沽名釣譽的人人還得他一分利澤耳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足下乃欲以聖賢之心責人耶古人克己工夫重內自省我輩自省樂爲仁義而一應處人接物之事大略勉強者有之未必皆心之所樂也又豈能以是責人而必曰聖賢之心哉正恐有聖賢之心者至于今日反不能行沽名釣譽之事徒付之歎傷而已然則博施濟衆子貢之論固可少乎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仁之體而已聖人有此體卽有此用常人有用而無體故其用不長然其用亦近于仁矣足下得毋以此論謬于聖人耶再示教我

只因不好名三字却把仁義二字一筆抹殺至確至快之論從未經人道出覩前書更進一籌

又

聖賢豪傑皆是心不是事有是心乃有是事今之沽名釣譽者豈有豪傑之心哉但有好名之心而已豪傑仍是天性好名全是私心若云豪傑是事聖賢是心則仁內義外之見矣但聖賢之心醇而豪傑之心雜聖賢之事正而豪傑之事偏其實皆有心而後有事者也今世之居高位者以及擁厚貲者視人之就死溝壑而不顧則與虎狼之心草木之心同矣虎狼之心忍草木之心無知苟有人心者不若是也然至今日虎狼之心草木之心多而人心少況復能責以聖賢之心哉竊謂學聖賢須從學豪傑始而學豪傑亦不妨從沽名釣譽始以沽名釣譽之私

心久久漸復爲豪傑之心而豪傑之心久久醇正爲聖賢之心則由私而公由公而純之道也或者謂學者起念處便當從聖賢一路去不可將桓文劇孟朱家郭解之心開門錯了路頭然則釋老之心起念便曰慈悲曰哀憫與聖賢之心何異而儒者必欲闢之也弟謂釋老之教亦聖賢之教豪傑之事亦聖賢之事皆有心而後有事者也學者止于醇雜偏正之關分之而已而沽名釣譽之私心不在此倒

純雜偏正之關實有一番見解實有一番發揮愈辨愈精愈駁愈快讀者正不得河漢其言

又

沽名釣譽者之至于豪傑所謂人鬼關也豪傑之至于聖賢所謂天人關也由人而達于天者易由鬼而至于人者難然不可謂鬼竟不能爲人也以鬼爲人不又易于以虎狼草木爲鬼乎故鬼必爲人人皆由鬼來寧得自安于虎狼草木中哉弟所以有取于沽名釣譽之人若謂其鬼也近于人矣異乎虎狼草木矣

反覆痛發得陰蘇之法脉此皆有關係文字嶄然數語明切了當直把葛藤盡合觀四牘可發先賢性理諸書

復郁西音

入春以來爲窮愁所累積成鬼病頭眩目昏長日難遣而近又不協于當事捫心自憤卑官之若如此昨年翁送會課至即濡筆縱觀之然不知其人之姓名不顧忌諱一味從直未免以是取諸生之憎耶婁江文章爲海內推許今諸作疵多于美良由歲儉士貧追呼與戶不能細心于此道耳閱之殊足興感然年翁能認眞倡率之諸生能不恨我直而虛其心焉天下事患不爲不患不成也某忝居師席分所當爲諸生勿曰此老馬已忘其途不足恃也自公詩固從老嫗乞可否而傳爲佳話年翁謂諸生勉之

西音回書云師臺文章才望擅絕海內藻鑑品題浙閩已有明驗小兒與諸同人葦誠萬幸而得蒙師臺之提命也但過費清心殊爲

不安耳會課指示瑕疵極其確當銘感當不止彬一家也專此謝覆容九頓以悉

古道照顏色尚可想見

與鄒乾一

春雨連綿坐齋中如宿鳥低頭縮頸毛羽飄零迎寒忍息而已足下特念否想有佳句也弟近作七言古二篇雖屬率意然縱筆揮灑自足一快特錄其一呈政倘使黃九烟見之或反可入驚天集否九烟選唐詩有驚天集我本狂人鄉關舉愁四者框梏之狂魔不勝憤憤遂集四者不能于胸中纂吾儒敬靜主一之位近所作詩文皆狂帝之誚也足下揮如椽而誅之何如一笑

近人所作詩文俱悲茶聲于手一覽見之令人欲恨獨我師每一落筆便足驚風雨而泣鬼神太白仙才自應高軼流輩之上

與鮑麟圖

弟偃蹇病軀窮愁相繼日來風雨僭人撫床長歎之餘或時時拔劍揮涕耳屢承存問情誼殷殷令人銜感聞北征尚有數天弟仍欲攀揚兄

王兄同過齋中少敘梓桑之樂因久病不茹葷容日折柬萬勿却拙刻全部附呈政

有情有致

復覽雲

前年之荒人孔亟矣繼以去年之更甚閩邸報直隸山東山西報荒各五十六州縣江南九十河南一百二州縣除賊亂省外天下大半荒矣其枵腹而無告者不止百萬也但下元甲子來劫之運屈指尚有四年正不知此四年中更作何狀惟有修德飭行兢兢自好寧謙勿傲寧讓勿爭寧甘淡薄勿事奢靡寧損已利人勿損人利已寧省事勿多事以度劫數為主然有才之人往往為才所用而不能用其才究之以才殺人者復以才自殺天道可畏毋曰彼惡人胡為不死也彼惡人胡為華贍也時而已矣蓋劫運之中純是鬼魅用事惡人原與鬼魅同類今正其時難與爭也正人君子當閉戶焚香讀書樂道避其爪牙自已受用而已吾弟以為何如承

惠宜壺及左傳領訖謝答報

閉戶焚香讀書樂道自是見魅用事時妙若但我輩身無立錐有又不免爲飢所驅奈何

與余不遠山人

別後讀尊制齒香喉脆筆秀墨靈把玩不能去手卽當付之帧玉以爲十襲矣拙刻小巫之敍何敢上汗尊覽先生旣有痂嗜敢不拜呈幸直敎之是荷

語意珊珊

與李申玉

去冬承台覎曾有短函復賚而拙刻竟未寄去特遣補呈年翁先生呵之叱之怒而擲之哭而抹之罔不如命也去年荒苦異常飢民死亾相踵而寡婦夜啼孤兒巷哭慘觸心目有不忍言胥宿先生修脯鄰溢盤中水晶時時告匱他可知矣先生爲此官時襲盛承休或不知拮据朝夕者之苦耶附聞一爲我慼

近過江北見廣文先生有佩川而卅後爲早蝗所累者其寥落之况不止盤中水晶告匱已也我輩開此或又將一爲破涕耶

與余不遠

昨足下過晤特正苦棘手雖逸強應承其貧胸中無緒也不意小作今從郵中回倒囊忽墮一塊足如足下之命豈鬼輸神授使得不失信于足下耶恐稍遲復爲齒神廚神攝去立命童子持上此物在弟處作怪須刻能化爲彩雲散去今遺之足下或不復爾耶前邊紅杏緑楊中有青帘撩足下足下宜防之

趣絕亦雋絕沈君烈先生卽山集中文字往往有此種風致今人不能爲也

與鮑千牛

承諭卽差役致糞生糞言二十五六卯命特此復聞昨有人言足下與康侯曾有小角弟實不知有失被髮攖冠之義益君輩雖異姓而在異鄉是亦同室之人也足下定已釋然于中矣弟數日後當邀二兄過我命銅將軍鐵綽板爲兩君一掃磈壘耳咲咲

解紛善爲說辭

與陳博士二

年翁碩學宏文無忝模範毗陵士子何幸而得爲之提命也榮游以來倘未脩候忝係知我想獲原諒貴庠唐君裴从朝雅人而彪炳之才尤能四應者弟雖未嘗與之游而其名則灌耳久矣年翁試進而優禮之青萍結綠之用批導欵郤不弟藥籠中一牛溲馬浡已也不揣唐突留念是荷

神情婉曲

與馮麥滄

昨晤顏公慰久而返弟雖未嘗沐其涓涘然其人筆墨之雅詩文皆有可觀所謂相公未能知我我自愛相公也至其吏才亦復聽舉獨不知何以不得于士民之口耳然我輩自重其才未免爲之憫惻聞足下久爲患難之友此番亦似未能契然也承諭爲唐友致陳博士書特草奉上旦陳博士忠厚誠樸君子儒也非有慷慨豪俠之風爲我囑唐君須以道義交之誠信結之若一切世法則弟書固不足恃也薦舉有坐條足下禹勿俱我一哭

先民長德之風自溢爾爾

與趙商平諸生

連日心境不舒眉常蹙蹙止因貧親窮友苦荒而至者如雲之生一雲未散一雲復興如彼之起一波纔往一波又來令人目炫神驚即一箸之飯一盃之茗有不能供者日日應接不暇故時時經營不暇矣會課今始閱畢且多蕪率特

與楊蕃祉

情真而語雋

台旌過婁水未能以一杯水飲足下于梅花香影之下足下固多病弟亦多愁誠兩誤矣而春來風雨連朝及夕又復擾之人歟天歟竟無以解也正擬春晴招鮑王三兄同作竟日懽足下又鼓枻而去月斷風帆神與俱遠魂亦與俱遠矣不腆一芹幸浙台原不盡

秀致拂人

復馮蓼菴

向日年翁在𡚱弟抱歉之甚而年翁曬何當事言感弟情弟聞之已不勝慚惶無地矣今兩見手示殷殷爲言弟何以當此大丈夫一言知已頭顱可贈弟雖貧尚有頭顱以侯知己况頭顱外物哉漂母一河干老嫗耳尙曰非敢望報年翁彼時未甞如韓王孫之垂釣弟彼時亦不過如漂母之一飯弟原不敢以爲情年翁何悉以爲報哉豈以弟爲一老嫗之不若耶卽欲言報

亦侯年翁登壇後握黃金斗大印召而賜之可也今風塵滿面豈其時哉昔孟夫子今日受兼金百鎰明日受兼金五十以傳食于諸侯亦曾知其人品學術足以使當世王侯尊禮之而已豈必以齊之金報魏魏之金報滕薛耶郎報亦弟驅車一見以爲光榮耳豈必解其一驂折其一杖以授之耶所謂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見季子不見儲子可以知賢者之所以報矣弟不肖落落醯雞中每笑醯雞之沒于醯而爲醯所靡也思欲振鳴于醯雞之中以挽羣雞君子至斯未曾不見年翁何小視此中無人物哉想當壁然一咲也連日病甚未能相邀一晤陌頭春色月初擬攀一談尙容端肅不旣

豪士胸襟才人筆舌悉于此牘中見之

寄倪六道

恭思道範違迄數年誦詩人未蔦之章劬材晉暮雲之所想足下或有同情也回憶之[illegible]鳳池初任諸[illegible]封今復定南乍遷[illegible]名題才品兩絕叙足下之才遂

品後勁之功何難立奏弟忝忝形知己引領蹻足日切望之他日平登垣省紫薇作對出其弘才廣濟天下然後知爲聖爲賢惟才子力所優爲耳頂慶頂慶漸中馮蓼菴年翁以東方執戟之才烟雲在口未免爲侏儒之咲弟愛之重之渠自述爲足下夙契弟特拜覔致弟惓惓關山超遞言企爲難惟足下珍重以期有用强勉以圖後功當年握手特弟誠目足下爲不世出之才足下諒不目弟爲阿所好之士也昔言狂直

幸宥不恭

慊覽有許致

與鄒乾一

天地一戲場耳人生碌碌其妍其媸當場畫不自知旁觀能無感慨弟至今年九月始在婁六年以日下計僅五年半也而迎送牧州者紛紛矣十人進十人出鑼鼓喧而息息而喧分明一扮戲舞臺但妍者自妍媸者自媸歷歷愚者有[illegible]智因思吾生在世亦猶是也為聖為賢為愚不肖總是過眼光陰徒留好名惡名于後世耳然則為官必為好官為人必為好人戲場面孔亦須好看淨丑伎倆亦止俄頃豈能長久作此醜態耶弟昨河干迎署公歸今入州署稱賀及候行香候講書身在戲場打雜且喜此齣已竣偶思足下將有揚州之行特將近日尺牘煩閱政之書此以同一慨足下以為然否

看得透說得出悠悠塵世無非傀儡中人但恨丑爭腳色太多耳我佛現身指示應令頑石點頭

寄周雨郇

甲寅秋仲得隨杖履丁丑過訪輿夫迷裏野之駕悵悵至今別來六載時切雲天趙汪之思覺江山烟樹徒成悵惘耳今之好佛者雖西方遠于萬里而誦其經文念其名號閉目合掌敬奉佛在我前古人重交誼而怨別離精神所契往往入于夢寐見之詩歌亦猶是也弟每讀佳趣便作溯洄之思古詩長歌即見面翻致久無書丈夫相與固自有真也近知道範佳勝深慰鄙懷顏刺史牧婁時何竟不來此一握手也雖先生之風與鍾山並高得毋令故人目斷耶便湯聊致相思拙集兼呈合郢他年吳門便步未識能以冉冉片雲墜我三徑否春風萬里芳草無涯悠悠此心曷其有極

借佛作喻陶境俱佳

與趙商平諸子

弟素性好客雖家無曳帛之婦紫無兼味之供而客至則未嘗敢褻也昨有素不相知之客以

靠途不得歸來告弟為憂之多方拮据力濟而遺之會課今日始閱也自今與諸兄約逢三逢六之文諸兄自行輪閱而以初九十九廿九之文送弟閱之然弟或客至或飲酒或心境不快或自己偶作詩文或為人作應酬詩文或讀一書竟不釋手或理學務或措處日用之資皆足以悞其一日之工請毋以時日為限俟弟興至而閱焉則往者愈往若勉強從事則草草爾不目睫五色矣故興至而閱興終而遣役送還必催也其三六之文弟亦偶看人取閱一次以防會中之曠課者何如諒可允所識也

彩履自可典致勃然

寄唐寶君

幾過元宵清明又到去時燈火滿街今日落花如雪芳草天涯能無動王孫之怨耶且時事忽更迎新送舊翻掌之間已如隔世吾輩讀書懷古與物無競如身立江頭觀江上湧浪翻波神魯怪舞徙深感歎而已言念故人諒有同慨不知何日歸來把手一長嘯也憑先生変游湛廣今過雲間兒致數行耶當青主倘開彈鋏之聲務公之側或可念其食無肉否一唉

胸中塊磊筆下淋漓

與鄒乾一

何許久不至齋頭一把笑也清明已過足下宜來裝渡楊子矣知己相愛之語非藏為楊州二十四橋月色江聲作訖客也倘有片刻之暇尚望賜辛勿見鄙

只三四行有無限歷落之致

寄任楚材

燕子磯頭之晤又復幾年矣世事日更丈夫漸老雲山萬叠握手何時言念今昔曷勝悵然嗣君春闈得意飛帖泥金弟尚未遣一介脩賀至今抱歉近來道範益隆嘉致駢集高擢或在今年耶天相有德福履隨之弟惟遂望江郡為君焚祝耳乾老渡江暫御候州揣集一部寄政大方梅花已老不堪再折惆悵幾許徒縈別緒對

芳草而無言懷故人今腸斷遲遲春日珍重加
飧

末幅一段風流洒落絕似丘遲與陳伯之書

寄崇明胡廣文

東望大海雲樹蒼茫言念故人直與海上神仙同縹緲于方壺員嶠間也玉峰山下之別歷秋冬而陽春矣年翁鏗聲丕振海外文章想應于變不知何日始得一聆金玉也崇川曹姓原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偉雲與弟丁酉同榜拔選[illegible]令尙未謁郡今渡海來敦族誼特致片楮恭候與居敝族或有一二在宮墻之末者年翁諒不俟諄囑爲我加優耶暮雲落月悠悠我心臨楮汪切不旣

落落有致

寄顧緒公

許久不晤使人懷念韶光一轉物物皆春想海中風景蒼茫淨遠與天俱碧白與此間元規塵土處處汙人者大有異耶年翁抱膝長吟安貧樂道世生避世之地不必復羨桃源眞快事也舍弟偉雲偶渡滄波特爲過訪致我惓惓凡我婁庠舊交諸子如王兄諱將黃兄諱明孝張兄諱瑛曹兄諱洵朱兄諱王章倪兄諱景鉉者皆彬彬大雅足下爲我致聲旦晩過從以慰客緒匆匆致寂寂何如

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筆墨間殊有此致

寄裴謝元

曩承過訪隨至郁青南處恭謁行臺而台旌已行矣尙與郡侗得一握手何意片帆飛渡使人作蓬萊仙人可想而不可見乎舍弟字偉雲不佞丁酉同榜也揀選尙未授令今過崇川特致片楮代我惓惓回將幸勿吝金玉以慰離懷春雲叠叠滄海茫茫臨楮低徊曷勝神往

餘韻尤饒

寄鄭仙期

別來又許時矣海上風光與婁中景物同乎異乎賢者處世雖無地不可然滄波縹緲中是鬪

淨曠絕勝此間塍海騰波耳近來想已悉知鬼神假手甚奇百姓舉動可畏然乎否乎想爲解顧也倬雲本白公門下士今謁總戎公務公之側子思之側足下一人兼之矣晴窗偶致數行故人強飯珍重

塍海波騰時事可恨此是文所以東浮也

復倬雲

春風如吼黃沙滿天不知將來是何世運目悶悶齋中目又生聆望昨已作四札送兆咸處原不足爲弟台輕重或亦令海外人知矜式耳歸來過齋剪燈一論文可也

起甚突兀

與會文諸生

禮之實二段此題未必出蓋大場先一日臨送宴入極整齊主考房考每人一席謂之會題酒各房考出題兩主考再三商確于數十題中取一題除一切傷時忌諱題不擬不議外一題必有一題之主意一題必有一題之間架主考房考先有一篇文字在胸中然後用之若此題禮之實樂之實是對仗却對仗不得如何使人做今諸生已出此題而文皆對仗余謂不然此題起講下當云事親從兄仁義智之實如彼而禮有禮之實也樂有樂之實也禮之實維何此一句便了不必再做實字蓋上文已有三個實字實字義不必疏矣只把節文句做二比下竟接樂之實維何却把樂斯二者一段做二比而此二比自相對不必與節文句二比作對還他禮之實樂之實却非兩對仗則上下題品始盡若如諸生所作以多對少牽扯扯合不盡題量非法也

看書作文必具如許眼界如許力量方不被古今人瞞過

又

節文二字莫在禮上想須在事親從兄上想諸生過不及等語俱不可用孝弟有何過不及此節文二字與文之以禮樂不同須如禮記小杖受大杖走便是節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便是文

要句句講在孝弟上句句講出個孝子弟弟的心情模樣來只用一句還他個此是禮之實自然如吻之合不必又想孝弟又想禮把節文二字看錯了樂斯二者以下俱要描寫事親從兄之樂不必照管樂字只將一句還他個此是樂之實便了又須知此節文是知而弗去之後的節文樂則生矣之後只講樂不是講樂樂字便結得全章

題中真諦看得透尤妙在說得出御使
虎齋紫峰諸先輩見之自當俯首心服

又

此題不宜云禮之實在節文斯二者而當云節文斯二者是禮之實不當云樂之實在樂斯二者而宜云樂斯二者是樂之實蓋孟子此章不為指仁義智禮樂之實而欲指事親從兄是仁義智禮樂之實也五個實字不同仁之實義之實當先提仁義指出事親從兄為之實智禮樂則當先提出事親從兄然後指為智禮樂之實方為讀書有眼者也余此說似與誼小別然胡雲峰曰前兩個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後三個實字是就工夫上說蔡氏又曰此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于此二說参看則余言非妄矣然竊謂樂之實只樂斯二者一句而已至樂則生矣數句只當描寫其樂處直與仁義智禮樂作總結非僅僅言樂之實也蓋仁之實指出事親義之實指出從兄智之實便知事親從兄是仁義而弗去禮之實又從弗去加以節文樂之實又從節文生出快樂一節深一節俱是事親從兄有漸入之妙豈仁義智禮樂有層次哉手舞足蹈是事親從兄到極熟極樂境界到此不必節文自有節文不必弗去自然弗去直是義精仁熟地位豈得僅以為樂之實哉此說前人未發附以商之高明

必如是方合禮方透題神所
謂觀書服如月樵先生有焉

復實疑弟

別來忽已數年弟兄聚首之難若此人當遲暮之時未免繁情平生之契見乎翰不禁色喜所

云陳錫纓試其所書平平耳吾弟既爲之言當不遑敎但須原主作字示我恐非宜草草也百齡尋歸極切此地極多因未如意至今河漢此姆果佳當于端午前後命彼自來均不敢辜吾弟之敎也不盡

[illegible]

[illegible]復賓姪弟

[illegible]別又復三年積悃在懷未獲言報既[illegible]不[illegible]存帨見訊甚脩譜牒[illegible]見[illegible]悉弟肯身任其伙事矣陳錫纓果如所論素行愿厚自當遵敎但須原主爲主耳孝老晚年頗沛誠爲可憫已命小价稍資萬一然時老友不忍念也然關河疊疊孤杖雲山恐非衰暮所宜幸止之餘不旣

附華而來都悉至悄之誰

復錢梅仙

夜來偶爾一尊十分簡褻以此言謝毋乃使主人顏厚乎閒時正不妨數數過尋草草相欵耳

吾輩居今稽古當以古人之變爲變斟酌相宜而吳莫逆于心可也家禮及抄集領訖餘亦如命非云三禮一書今偶有五星并煩售之何如想其人亦因荒春賣書宜急濟之不旣

友誼不復古人

[illegible]數叔

徇者纍纍而去此心殊覺未忍老年叔姪思之[illegible]何因爲朝夕計倘吾叔埋[illegible][illegible]莊視骨肉尊有幾人則再遇實難[illegible]家常茶飯自可了吾叔半生耳萬勿多疑以重自苦翻然而來握手一咲姪之願也日跂望之湯孝元煩致意不一

多情諾不無規諫讀之藹然

與姚彥昭

玉山之別又復陽春矣老寅臺詩情酒況想與化雨春風俱無窮也吾輩招徠辛苦官役備嘗而碩腐竟歸烏有食者毋乃太忍旁觀亦爲不平然此中固有數在人之能謀或即天之已定

者耶付之一笑而已昨見府奉督一示禀禀可
畏何不出于未試之前而乃出于完局之後此
不禁飲酒之豪家而禁餔糟之餓莩也然吾輩
惟當兢兢竊覆毋干憲典而已有心者想亦為
之一慨矣文宗有母之喪自應公奠弟因窮愁
鬱恨目疾頓發僅人竊慎風邪特送奠分煩附
賤名于未獲得面見為弟稟達其不得已何如
桃花嫩柳芳草連空悠悠我思豈必暮雲落月
耶[illegible]

感他語以游戲出之真有絕大神力

與會文諸生

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是聖人書一個善人出來
與子張看二不字不是不肯之不只因生來是
個善人不踐迹是天生的亦不入于室亦是天
生的不是他不肯踐迹不肯入室也凡諸生作
善人口氣不肯踐迹入室者大非只宜平平說
出個現成的善人來把勸勉歎息之意且丢開
丢後半略略帶講方為得法若把勉惜做主則

失却本題分量各意多于主意矣朱子曰須是
要學方入于聖人之域此是推論其理不是解
書所以此語只在大全正不在大註中大註中
只云自不為惡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二句是
正解其曰質美而未學者也此句是月語蓋未
學亦不必踐迹質美亦不入于室質美未學分
開不得非是不踐迹為質美中間添未學二字
方不入于室也孔門弟子所問大略是以其所
長[illegible]迹夫子敎夫子或抑之或進之也蓋問

仁問知問政則直告之以仁以知以政無所用
抑之進之也子張是好高的人斷不自居于善
人其問善人之道亦猶之問仁問知問政而已
此題只要代聖人書一個善人與他看勸之惜
之之意非要語也饒雙峰曰二句是善人之所
以為善人亦是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合來是
個善人之道此數句最妙須着眼看他合來句
不是分上句是所以為善人下句是所以止于
善人蓋合上句便已是止于善人合下句恰恰

是所以爲善人諸生分爲兩橛中間驀添學不學方做下句是不善看諸家語錄也况亦字極須理會不必說不學終不能入室而借之亦不必說到學則可以入室以勉之只要恰恰有一個善人出來方爲奇文妙文而朱子末學二字留爲餘意則得之矣問如何方描個善人出來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不許少一筆不許添一筆這是畫出來一個善人

反反覆覆只要透明講出一個善人來一句吾師才氣橫溢絕塵而上看書又復精細如此

此韓蘇程朱合爲一人矣

復持原兄

荒年窮月惟春尤甚吾鄉風景想更不同矣去秋張公同婁並未有尊示見賜而蘇州之別亦毫無嫌疑見手示爲之愕然至于他人之言弟不忍信以爲有亦不能信以爲無我二人洞開門戶自可相信勿落他人個中可也吳下風俗之壞本家厮役往往顧而之他此雖小人無良抑亦受之者之過耳弟自陳錫覆回思之殊覺

憮然蓋今日可東之人卽他年可西之人也惡俗畔奴實難容受兩日前已論周三止之而大姪始與偕來也况彼自來時曾言已經鍰贖私身在外今觀手示則前言皆誣耳入門便已虛誕倘若留之下馬威豈得從寬乎呵呵當一笑也謹遣之還使竊愁拂抑以彰其背主之報豈不大快拙刻貽笑海內旣有尊政遲當寄來借光于首春色已闌行行入夏老年自愛珍重是眞臨楮馳切無旣

義正詞嚴可以挽頹風而維末俗

與錢梅仙

古之稱士者禮樂斯須不去今者樂亾已久非淺見寡聞之士所得而妄議之也至于禮則盈天地間日用而不知者多矣人不知禮與飛走何異弟雖不才竊有志焉讀足下纂定家禮一書簡而盡該而確不朽之書也非于他書見喪禮數條雖古今不同風然亦不可不與知禮者一論正之也如禮嫂叔不相爲服夏侯太初曰

嫂叔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則非所謂骨肉也男女之別未有若嫂叔者故絕其授受禁其通問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疎無骨肉之不殊故情疎而無服禮意微矣此說誠是也曹羲申曰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謬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也娣與[illegible]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大此語豈非歟傳玄曰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為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論天屬嫂非姊而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人紀則嫂非母而叔非子是以循之五服體無正統欲定明分不知所從成粲曰喪服云夫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則服夫之兄弟有明証矣庾蔚之曰成粲排棄經傳苟樹己說可謂誣于禮矣親欲曰制服雖係于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

同居之繼父有同爨之他人情誼淺深寧可同日語哉而繼父齊居同爨三月今嫂叔生則同室死同行路其義安在此數說者各有情理雖自唐及今皆制服矣而古人論說當亦學者所求正也又禮為舅緦從服也註從母服也袁准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從母者特俗所謂姨母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何得異服蓋從母者從其母來之庶母也舅不稱父嫌不稱母諸姨為從母者特俗之亂名書之所由慎也故從母為己庶母其親益重而服小功耳宣舒曰姊妹適斯同矣兄妹分斯異矣同者統之本異者疎之源也為人子者順乎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故從母重而舅輕矣庾蔚之曰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己族也緦服不足以伸情故許其加焉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名者有母之名也兄弟姊妹同氣不殊服不得異唐太宗曰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乃集學者議議者曰舅為母族之本姨為

祖姓之服非忘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實爲重舅服緦麻而姨以五月逐末棄本古人或有未達于是均從小功而舅母之服亦生焉堂舅堂舅母之服亦起焉皆唐制也果古人于禮猶多未達耶或後人踵事增美而過于禮歟周公制之孔子定之當非可輕議也儒者非議禮之人寧可無論禮之識哉足下讀書心細如髮當有所持斷于胸中者幸明教我何如

[illegible]一彷彿焉也

又

昨以嫂叔舅姨之服詢訂于足下承一一引斷以發明之弟讀之甚快今早閱明太祖祖訓一書見于斬服中如子爲父母爲繼母女在室爲父母反室爲父母嫡孫承重祖父母及高曾祖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承重所後祖父母爲人後則妻從服婦爲舅姑妻妻爲夫雖其中斬齊不辨而稅以三年所從來久矣姑置不論至于庶子爲所生母子爲慈母養母庶子妻爲夫所生母皆服斬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嫡子衆子之妻爲庶母皆齊衰杖周其他種種與禮經懸殊雖議禮制度者天子之事也然于昔聖昔賢之所定然乎否乎夫禮順人情人情往往厚于生而薄于死此則厚于死矣不亦移風易俗之一端乎終明之世亦有行之者乎有明三代諸儒何竟不出而論正其可否使此書二百餘年昭昭于人間世乎夫禮爲天地之大經喪禮尤爲精微之極周公孔子之聖不知幾經精思而後成者也後人不察以爲如是者合乎人情矣當乎天理矣然則聖人豈無情無理者耶足下爲我引據經傳一一疏其所以然所以不當然毋使後世淺學之士以私情爲正理而此書與聖人之經爭可否乎人心則爲功于經世不淺弟將輯足下之所答于弟者附錄一卷于足下喪祭家禮之後幸勿吝教天下幸甚後世幸甚

有關世道之文
無以尺牘忽過

又

古有變除之禮今不復講矣然禮之所在何庸寶貿謹請高明互存其說晉杜元凱曰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旣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庾氏問徐廣曰母喪旣小祥而父亡未葬至

練十三月宜伸服三年耶抑厭屈而祥耶答曰賀循謂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用不忍變父在也此當用父在服母之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庾蔚之曰前喪旣周應毁廬爲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吊于庭階廬堊室是寢處之所今以爲喪位然自異于衰絰矣母喪旣練而父亡宜伸母服問于諸儒皆曰父亡未殯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于父在也況父在之日母已久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弟

思父母之喪今皆三年矣而變除之禮必有後先誰無父母而可苟焉耶此其宜知者一虞喜曰賀循謂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代重然喜謂父已死而服祖止一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祖死已嗣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爲嫡孫則僅一周齊衰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其如大父何庾蔚之曰祖父亡則當兼主二喪今人以廬爲受吊之所則立二廬可也又曰父亡未殯同之乎存是父爲傳重

正主已攝行事廬爲寢處之所不關于主闕之何嫌是其語之自爲背矣然則父未殯而祖亡其宜代重乎不宜代重乎此其宜知者二周制斬衰之喪旣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齊衰之喪旣虞卒哭遭大功之喪葛麻兼服之賀循曰雖有父母之喪皆爲周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已下則不除轉輕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可以吊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

三年之喪而弔與不弔亦處乎恭爲彼與哀則不專于所重也五經通義云諸侯來葬嗣子閒天子崩不奔喪蓋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斷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蓋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喪行事故不弔也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斯往與之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蓋有殯者有父母之喪也遠兄弟者兄弟爭于遠也晉束晳曰有父母之喪遭外緦麻喪并奔不步態日不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則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傅純曰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亾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重情新服已行也弟思其父母之喪亦至重矣今世不知變除之法以重包輕無所分別猶或可也至于負重喪而遠行以弔輕喪在禮有之大漢之諸侯皆天子骨

肉之親也天子不使諸侯奔喪而一介之士奔父母棺柩哭弔于他人而不復專于所重甚有奪情蹈民儼然從吉者豈復有人心者耶此其宜知者三足下再爲發明垂之千載以昭戒訓甚盛典也不旣

是質問亦是斯案三宜知可與叢禮諸書並傳

[illegible]虎軒尺牘卷六 終

繡虎軒尺牘卷七

金沙　曹　煜　亮采　著

門人　盛志貞　子文
　　　陸建運　任三　校閱
　　　沈范績　景周

起庚申四月

復崇明胡廣文

舍弟渡海極荷高誼如雲意氣端藹我輩耳謝謝春水風雨半是愁聲冉冉飛光朱明又屆足下蓬瀛之樂當不似陸海炎炎也文宗有母之喪府三學自為一局弟附崑學竣事已久因一海之隔未能相邀然兩省同人多矣豈必一一致明耶即吳江常熟亦未聞其所附也或可遣一人過而問焉否學憲差催未完冊結太倉無一應之者目多嘵嘵云了末世士風不堪問矣想海上人文猶存厚道耶弟惟以空文塞責任其自然而已寸懷種種楮短思長拭眵展書不恭是宥

上江士風較厚吳下士爲習俗所移身爲士風與概亦不止爲士風與概也

與錢悔仙

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必哀若是乎親喪之日固人子終身哀痛之日也可不謹乎昔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議曰按左氏經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統言十二月者經不書閏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也其不書二十九年正月者是附前月之證也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鄭襲曰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以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于邪之謂代不用于邪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下至于無閏之年及小盡之月都是無忌所以古人

用子邪也劉耽曰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于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于前祥變則別之于後乎臧燾曰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故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或難范甯曰有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又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之月日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日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思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譙王恬曰若用閏祥則觸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于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爲謝正周而除于禮爲允宋孝武時湘東國太妃以閏六月薨

博士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建平王宏曰宜以閏之後月爲祥忌鄱陽哀王閏三月薨博士議哀王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應以四月爲祥忌庾蔚之曰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必宜用所附之月倘人有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當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嘗今年末月三十日亡者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在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矣梁武帝詔曰閏盡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月由歷代之議而思之凡正月亡者以正月爲忌而以閏後之月爲祥所謂十四月而祥可也或如前人之議留以閏月祥亦可也何也周忌得其正則人子終身之哀亦得其正也若夫閏月亡者古有用于邪之說是以日行爲忌也遂使喪親之日前後遊移今年初一

明年初二。哀痛之心。無以專致。古有以附正之月爲忌者。旣爲得理。今世從之。然實親存之日也。郗愔書云。于時則共至周年。于忌則時尚平吉。僕亦謂孝子之心。事死如生。何忍以去年親存之日。而今年謬以爲已亡之日乎。節前用前月。是附正之說也。節後用後月。倘時值春夏。則春亡而夏忌之。時值秋冬。則秋亡而冬哀之。歟之予邪之日。更屬游移矣。雖近代已從附正。而三者之說。竟無一是。爲人子而親亡于閏月。不亦抱憾。落。落。哉。賢者或能引據得宜。釋其隱憾者乎。勿惜齒牙。更爲餘論何如。

邑曰自當以附前之月爲正而昔人論議各有所見先生歷敘而著明之正以釋後世之惑也先生與袁簡齋家禮泰一書辨論詳賜有問答教彼處學者當人求一本而珍之

又

禮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或問蕭太傅曰。久而不葬者。主喪不除。倘十年不葬。則除否。曰。所謂不除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除。陳氏

問劉明世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註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曰。父以衆子爲庶子。衆子不得以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卑其父而降之也。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東晉徐邈問張憑曰。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曰。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非獨施男子也。當總謂男女衆子耳。亦無別言出適女宜除之文也。夫女從外出。嫁從周制。于君喪之例。同于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可頓輕。何必旣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夫釋縗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柩。柩非人情之所安也。劉智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若父征戰死亡。失屍骨。無以爲葬。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禮推之。禮云。唯主喪者不除。非謂衆子可無哀也。誠以旣葬之後。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耳。然主者獨哀何也。喪柩在室。不可無凶事之主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爲後者宜與

衆子同除夏侯盛曰婦喪旣周而未葬服除否
曰婦喪以夫爲主主喪不變禮有明文則子亦
不除禮也魏孟叔曰嫡子婦死舅亦爲主家貧
未葬舅及子孫皆不除邪豈可因一嫡婦而三
代累載不釋服乎曰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
以盡其歡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哉知禮者
自當不久淹耳杜挹曰亡婦未葬挹服已周別
無喪主奈何徐邈曰無子爲主按禮夫不應除
即于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但宜變至葬反服亦
無不可也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
必惟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尚在
豈可弁絰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也謂不宜除
更制之曰小記云兄弟旣除喪及葬反服其服
此葬特反服之明文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
太子嫡婦此言君雖尊統一家但有嫡者主喪
耳又云不葬不除是指周功之葬也若女子適
人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絲其已
出有所屆也素服心喪以至過喪但世經于下

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禪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
但亡者急于送往不容甚久若過于服限豈得
停殯在宮而聲樂在廟旣吉凶不可以相干亦
在心所不忍也僕總覽前論久喪未葬則主喪
不除此禮文之不可紊者也然或曰嫡子或曰
合衆子或曰不別男女其于父母之喪或亦宜
然然女子適人舅姑在堂而累月經年麻衣以
供非宜可乎至于婦死未葬夫不除服則子孫
累累從尊不變十家五家成何風俗夫古人之
意不過欲人速葬耳然事勢所阻亦有不得已
者如遠在異鄉志歸祖墓力詘途遙不能舉重
者將人人縲絏磨吉終凶乎或干戈未息家國
飄搖或求俗所忌山陵不利或意外之變經官
致訟累年經歲弗能結局或妻出子幼代事無
人或子亡孫繼兩重難任種種阻抑能喪所思
將祖孫父子白幘素裳歲歲如昔乎嗟乎子宜
速葬其父孫宜速葬其祖夫宜速葬其妻禮之
正也若可葬不葬歲月淹留王法人情誠難自

愁也若事出非常誠非其罪而十年不除未卸
其可且總有喪于官中者則扶一時之祭祀喪
服不可祭也豈得以一日之故廢祖宗之祀乎
竊謂唯主喪者不除劉智之言是而張憑之言
過矣妻喪未葬徐邈庾蔚之之言是而雷次宗
夏侯盛之言過矣乞搜禮文務取其正亦不必
從末俗之所行而不識先生之精意也率問

只欲人速葬一語深得先王制禮之意其層層辨駁明快無比

與會文諸生

連日微不快會文未及展閱今早閱始完特致
還之更有末議為諸君道之凡題有正意有餘
意以正意作文以餘意為波瀾可也若竟以餘
意作文而正意不濟雖佳不足取矣此會第二
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諸生多以世子為
儲君心未浸淫于功利孟子所以教之以蒙養
聖功之道此意殊新鮮可以悅人然止可作餘
意不可作正意正意須以道性善稱堯舜以實
之為下盡道性善稱堯舜是孟夫子根本學問
一見世子輙津津道出若因教儲君而發則他
處何嘗不言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
前豈亦世子耶向公都子諸人辨論性善豈亦
世子耶若把教儲君作主便將孟子一生學問
埋沒殆盡而本題正意掩却竟是小題不是大
題了大題小做斷然不可外貌雖似可觀按之
却無意味總屬浮論非是真文試觀大註及諸
家語錄有此說否不過時人之說耳然此說亦
未嘗不通或起處結處略略見之而中間必須
以實發本題為妙何以實發本題不過曰依註
而已依註又當以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
舜初無少異及人有私欲以汩其性堯舜無私
欲以充其性數句為主即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二句亦看作朱子餘意則本題方有
着落方得透徹而况以教儲君為鋪張耶諸君
靜心凝意而思之自知老馬為識途也昔人作
海賦其父曰何不於海之前後左右思之此另
行一種題非此題之謂也

讀書有眼不似他人嘴脣、認題不真惟率世俗意為補綴之計是近日文人通病以正意作文以俗意為波瀾文章之法盡于此矣習舉業者當以此書日誦一過

與左臣兄

今旱又大雨天不欲江南人活耶弟聞麥秋以晴為主而四月雨多則五六月雨少盈虛之數有不易者果爾則麥不收而稻難蒔南人何以為計乎連夜聞雨不成寐非杞人之憂亦非民胞物與之懷而其實切膚之痛也夫天下人足

則我亦足天下人安則我亦安天下人樂則我亦樂理勢有然也吾兄想亦同此懷耶昨同梅仙商論諸禮有非天子不議禮一語弟忽悟非天子不議禮一節書之旨特為吾兄商之夫非天子不議禮矣從古之議禮者皆天子自議之耶周公始制禮之人已非天子矣後世諸儒紛紛論斷豈皆天子耶蓋此節書為愚而自用賤而自專一流人言之以遏其悖亂無知之心耳故禮也者下之人考論之上之人頒行之使天

下智愚賢不肖皆束縛于一王之法而不敢越當世即有高賢達士能知其事而議之亦不尊不從惟一王之禮是遵故曰非天子不議禮也古之儒者致知格物明其理究其實儀禮一書孔子之答問尤多朱子與一時門人折衷辨論亦不少其他或作為書論藏之于家出而事君則獻之明廷以行吾所學有所不行則亦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人焉非敢自用自專者也是故法制不敢或亂而義理不可不明者儒者之

學也探之里巷求之通儒以成一代之法者天子之事也故造書造車一切利用之物皆非天子自為之而命其臣為之其臣亦非須然而為之之或博求他人之所已言或頤此平日之所已知而為之而後義理精醇萬世無弊也元順帝自作刻漏精巧絕倫遂為亡國之君豈議禮制度考文皆天子之事哉亦惟天子乃定而用之耳至于違悖聖賢非議朝政舞其私智邪說亂民是蓋盛世所禁而非謂考論書史稱先則古

托之空言以示後世爲居今反古者也吾兄以爲然否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惟先生能見及此

又

昨奉府文奉藩臬轉奉撫爲學道一官關係士風事查此案因總憲魏公上學道有十弊部覆以後學道考滿之日督撫訪察能剔除十弊者則舉之不能剔除十弊者則劾之訪察不實則咎在督撫此以訪察之責屬之督撫者也今督撫行之于藩臬則委其責于藩臬矣藩臬又行之于各府則委其責于各府矣各府又行之于各學是欲以其責委之于各學也弟思督撫尊尊則有所不聞而問之于藩臬此理之正也藩臬則可訪而知之矣乃問之于各府夫府道之官本爲一體體近則情親即無私情亦有公誼誰敢直言而無隱乎勢不得不更委于人而及之于教官且責其印甘二十套以爲憑其有弊者責以有弊之結無弊者亦責以無弊之結則是全以學道之賢否出于教官之口而以教官之功名性命徇之于學道者也夫學憲之尊何啻舅姑教官之卑豈止子媳今天下子媳多矣其指謫舅姑者孝乎不指謫舅姑者孝乎乃太舅姑勒令孫子媳指其舅姑平日不可告人之事將指之爲是乎不指爲是乎此亦極難爲情者矣况責之印甘以存上司之案則爲教官者惟有不顧危險不論名分直陳無隱耳然自今以後學道之賢否反定于教官則冠履倒置尊卑亂淆小欺大下犯上賤凌貴奴可持主子可讒父臣可非君聖賢之禮教全遷古今之體統盡壞其可耶否耶在上司總未深思及此任舞文者以意爲之目前似爲得計而未知其所關尤大也今查學憲劉于太倉實未犯此十弊然人情大壞一不照應風波便生欲加之罪豈患無辭弟再三思維欲不具印甘而以此議覆府但官卑言微恐舞文者反謂教官與學憲有所私也則是欲爲 朝廷存紀綱而反致一身

之葛藤矣然以舉劾之大而委之于渺末之蝨恐亦非總憲公入告之志也上司又未思也今當覆府乞吾兄教之

極有關係文字爲朝廷存紀綱議論識見極正極大學問一段尤妙絕確絕

與邢澹菴

他人朋貽揮肥非情非理弟曾有言人之能謀或亦天之原定也惟任之于數而已豈可尤人而書門人等不勝憤悶他人有事後之悔欲拔短梯而主持者撤各學書欲爲更定之弟昨午在年翁署飲時書門不告而去則是他人以無禮加我而我必以無禮報之竊以爲不可也且主持者或借各學之欲更而使董成于原約未可知也不然朝秦暮楚援之理勢恐亦難之書門無知若此弟欲以條单召歸使安數而息紛焉高明以爲何如幸即裁示以便行止

附珠单論該書及門役本學邢作幣老爺處汝等不宜來學看自往府聽他人與訪徒皆他人藉取財物耳何不想之甚也彼隨即書禮待汝汝亦只無禮待彼恐事之無故同歸

乎薄海蒙速回安于數定可也特諭厚道人厚道語足擬頗風見透事微非止達人高致

復錢梅仙

與賢者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足下醉我久矣在敝齋雖談而飲飲而談不如足下之並我深也昨午小既未及栽復茲將更肴見扇用小章璧上幸照入

梅仙來札云每過高齋必得二快一快談一快飲也人生快事何可多得耶良復札云然

醉翁意不在酒安菴亦然

與周廣垂

年翁執耳名壇主持風雅千秋之業于斯乎在向讀鴻章輙已神往昨于舟中得領教誨名士風流自有真也午餘乞過敝齋再爲傾倒萬勿揚帆而去使烟雨空江咲人相逢不飲也

劉乖答云御止廿年傾慘一旦摧折笑別今早本欲旨旋車以老年壺尝誼惠招容即趨頓塵蒔踏我塵踏匆姬昔役復衙泥也綠有條後

與張孫文

昨于膺老舟中一晤便慰數年相思然足下素以家與閒與弟同城而居而不得數數相往來則弟之齷齪不足齒可知矣責沈已非一日今幸膺老午餘惠過敝齋足下與膺老莫逆似可過我同揮塵焉弟得俯首而清聽之幸甚

速卯已于同舟同城不曾千里命駕足徵友誼

與廖學戴任二廣文

撲邁道範歷秋冬而春夏矣想屋梁落月時亦偶念圯橋閒一孺子耶人情惡薄世路險巇擇弱而欺擇肥而食花面滿場正氣安在安命君子惟有仰天一咲置此輩于度外而已行雲流水道固如是兩年翁以為然否茲有本老人法孫也愍大和尚者本地風光久為人天表則近因廖邑善信延住長壽去廖城不遠昔年處此紛競險薄之日正宜閉過竹院自惜浮生如也公者誠方外益友也兩年翁試過而問之何如台駕一至則僧伯增光魔祟息跡實為也公之

幸此外斷不必損分毫清俸也弟碌碌半生久作逃禪之想偶為知己饒舌佛法無多只在一信兩年翁倘不疑而非之慨然命駕莫畏箭鋒相向也淵明之于遠公東坡之于佛印千古風流于茲可嗣矣更望大張尊示以肅觀瞻恐煩記室書成乞發幸勿叱裂是荷

胸中塊壘盡等浮雲非加人數等者豈能如是

與汪明經

不領教言甚久甚久聞門下讀禮山中僕每思過訪而愁魔病祟往往阻人清興遂與門下如隔千里茲緣也愚大和尚住廖之長壽菴菴去尊居甚邇和尚本本老人嫡孫本老人道行巍巍　先帝之所供奉朝野之所爭依者也也公繼起于後無愧于前非尋常行腳所可比擬者門下當朝夕親近多方護持不但于身心性命之事有所裨益而福報綿綿亦獲是以無窮也夫人生鹿鹿禍福所至茫茫不知倘一靜念便悅一一悅一一盃各有由致源遠流長洵不誣也今

世迂儒輒云不信佛法第佛法滅不足信儒道武能信之否惠廸吉從逆凶大禹之謨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尹之訓也旣不信佛復不信儒其自居爲何如哉門下恂恂樸茂是眞佛性也公如愚不愚足爲益友以儒道交佛子不亦可乎幸惟留念勿厭饒舌臨楮不勝切切

以儒道說釋道故語語皆有實際

與錢梅仙

冠禮今雖不行然不可不知也昔者文王十二而冠十三而生伯邑考武王十五而冠成王亦十五而冠又曰十四禮傳云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十二而冠冠不亦太速已乎此蓋天子旣卽位有臨人之容者耶太子以下或無其文竊謂父亡有爲人後之道者可推此禮行之否漢人冠子必用正月或甲子或丙子曰後漢亦然晉成帝用三元日加元服至穆帝將冠太常王彪之曰禮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故夏葛屨冬皮屨明無定時不必三元也唐貞觀時有司奏皇太子冠宜用二月太宗曰東作方興恐妨農事改用十月少保蕭瑀曰准陰陽家宜用二月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乎太宗此言可謂達于禮矣冠不論時月當亦天下所宜知乎或禮言筮日則亦當論時月乎士冠禮三加彌尊而無天

子冠文大戴記有公冠篇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而無大夫冠禮王肅鄭玄皆言古者五十而後爵未爵則皆士也何大夫冠禮之有家語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于士又周制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元子將同于諸侯之四加乎抑同于士之三加乎至魏氏天子冠止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三加彌尊至于天子諸侯加數無定將以踐祚臨人尊極

德成豈可與士同以加勉爲義及于晉世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則二加也北齊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紘脫絳紗袍加衮服是亦二加也魏氏皇帝一加皇太子再加皇子及王公嗣子乃三加宋世冠皇太子及蕃王俱一加齊武帝從王儉議遣太常持節冠南郡王一加後魏孝文帝曰天子之子與士同禮非也應如家語四加北齊

之禮光祿卿先加進賢三梁冠太子入室更衣出光祿卿再加遠遊冠亦二加也隋制先加緇布冠太子改玄衣素裳加遠遊冠又改服加冕則三加矣夫天子諸侯及太子王子之冠或一或再或三或四歷代不同孫毓以禮歸儀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一加再加非禮也然竊思天子與士懸絕矣士三加而天子四加不太過乎又天子之子及王侯王侯子或云同天子四加或云同士三加後世之論固不足信而周制與

家語將就爲從乎士冠禮冠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出冠者拜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見姑姊如見母之禮故後漢何休冠儀云既冠之後冠者還房整飾出拜父父爲起拜諸叔從父及兄俱答拜入拜母母答拜是仿乎冠禮者也唐尚書右丞杜佑曰冠者成人之始正尊卑之序而令母諸父兄弟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賓亂人倫者乎此必非周公之旨先儒不加參詳

遂致疑誤按九拜之儀所謂肅拜者即今之揖也既冠則尊爲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若同正敵竊謂不然此語得其意矣然則儒者之謬解禮文與禮文之原本有悞者或不僅此耶此四條者今人踐于冠禮不問而儒者既稱卯禮如之何可忽歟足下更爲詳考以備後世稽核是有功于冠禮者也不侫

冠禮壞廢而先生諄諄言之此篇者格物致知之學可見一斑若無志先王之禮者即不可廢者且置不問矣况已除之禮哉先生留心經術如此

又
效之殷天子五祀戶灶中霤門行也周為七祀
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也漢五祀戶竈
門井中霤也魏與漢同晉則城門宮門戶井竈
中霤而司命配于南郊矣隋祀戶竈門行中霤
唐祀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
霤以季夏于是天子七祀諸侯五祀之禮乃定
而大夫士庶人之祀者無聞也考五祀七祀
之外周制十二月用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而巡

狩出征有軷祭又有所過山川之祭又大祝掌
六祈以同鬼神示又仲春玄鳥至以太牢祀于
高禖又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又立蒿里
祠于下杜亳時奉焉宜王殺杜伯不以罪杜伯
射王死遂立杜主祠又伯有為厲而祀之此則
三代時業于七祀之外有加祀矣及至後世秦
立陳寶祠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色赤黃高
五丈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其聲殷殷若雄野雞
秦自德公立卜居雍雍之祠川三百牢及始皇

東遊求仙人祀八神漢高帝立蚩尤之祠于長
安又以師曠配于厲而祀之又置祠官女巫祀
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東君雲中君社主族
纍施糜九天之類漢武帝祀神君于宮中聞其
言不見其人又立奥祀雞卜宣帝獲白虎立祠
祀其皮牙又立四祠祀隋侯劍周康鼎寶玉寶
璧又于密門祀火井又[illegible][illegible]星[illegible]星太白熒惑
南斗之祀于長安又祀三山八神于曲成蓬萊
石柱石鼓于臨朐又有月祀祀蚩尤五帝仙人

玉女金馬碧雞之神成帝從匡衡議罷諸祀六
百八十三所而祀者僅存二百八所後因無子
乃復陳寶等祠谷永諫又罷之哀帝多病信巫
京師諸縣皆有侍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
千祀平帝崇淫祠又增千七百所增牲三千餘
不能備以雞當雁犬當麋鹿至魏武文帝而
淫祀盡除晉武帝詔曰末世妖孽相煽捨正求
邪今遵魏制使妖淫之鬼不得亂于其間至哀
帝以鴻雁來欲于殿前祀之侍中劉遵諫乃止

然自晉以來淫祀已多故何曄謂勝帝与今非典之祀可謂非一考其名目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其諸妖孽詞先去其甚宋武帝禁淫祀將子文以下皆絕孝建初復立蔣侯祀諸祀漸復四方諸神咸加爵秩後魏道武時兩彗星見劉后遂立其祀自是天地社稷以下合祀者千七百五所歲用牲三萬五千五百頭孝文起而減罷之唐封老君爲玄元皇帝東京立太清宮西京立太微宮天下俱立紫極宮而

淫祠紛建不可紀極矣至狄仁傑乃毀吳楚淫祠千八百餘所後世踵之迄于今一鄉一社邨落之至渺者莫不有祠有廟而玉帝玄帝三官關帝廟尤多竊謂妖淫之鬼既不宜祀而尊神正神又豈草草一舍村翁牧婦所可昇而褻焉者乎風俗之壞惟茲爲甚矣児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各有應祀者祀之今上下混淆名分雜亂所謂五祀者未必祀而不應祀者比人人祀之矣足下棄祭家禮惟言五祀可謂不

苟矣然五祀之外其犯名分者斷不可也至俗人所尚城隍土地痘司瘟司財神喜神之類未必必有其神也考之于古亦有可據者否或可闕其闕而正以端其範否今日兩窓無事偶書以質高明不知其言之剌剌也幸諒不旣

議禮諸書考據極詳辨論極確誠大有功于名教者

與袁重其

佳節至矣僕不能與足下泛舟倒江干看鬼車競波遂使榴花哭人羞向清波照白頭也夫四時

之樂午節偏麗而凶荒之後人情慘淡至今鉦鼓無聲想婁江士女不若他年興致者多矣又不止青青一壑蕭然似野僧也適有餽脯者敬轉爲足下壽鄉當歸帆一尊斜陽獨醉而已幸恕不端

超越常情迥非流輩可及

復沈康生同年

屢承尊示竟不一復者思欲得當于令姪以無愧台誼而已今事若此大復何言知我罪我弟

不敢當一詞也寄來沈字弟並未折因賜弟之札九咸合弟先見之遂來覩字其拆封者九咸也九咸已攜付倬雲而倬雲來則云原係一紙一絹其絹者本囑書賤字以贈區區者也今紙割書而寄之絹則易有其中變幻或所云妙譜通流者耶然楚弓得失去其人爲可矣况本未有得亦復何失去其得失焉不亦可乎沈字今滿天下豈必有之于弟而後快耶或當豈然一咲已蒲節又至飛鳧滿江痛飲讀離騷吾年兄定有贈致肯衔對此則轉增寂寂耳向聞關人獲戾弟已知懼他日便步幸勿爲懷把手一晤是所冀也不既

胸中可吞雲夢八九何得失之可以介懷耶

復晚雲弟

讀來札知吾弟近況甚苦但恐見之者亦非吾弟之所知也曾作無米詩云蕭條烟竈負青春無米無柴有故人又云與我敝裘猶怯冷賒他薄酒已嫌頽大略可知矣大丈夫磊磊落落愚兄素志然欲割肉救人每愧無肉可割卽古之人亦有難爲情者陳僕夫婦無契而來尤可駭異已贈而遣之矣確菴文集久已而竭其子尚未寄至一至便當寄贈不必復煩諸懷也偶有餽脯卽全付紀綱聊以見丈夫之志而已尊約再璧不莊

自述作句堪爲佳話矣

寄持原兄

陳僕身契前已璧還昨忽携婦而來殊覺怪異雖長兄之命義不敢辭然前言縶縶弟可自磨之耶已推長兄之誼賞而遣之今忽聞其不歸金壇而往嘉興矣此尤奇之奇也如此人倘可留而用之耶當亦爲吾兄所不可容矣前已付字奉復今因便再致數行幸察不一

處事明決亦見一斑

寄田曲汀顔文

客冬有敝相知定峰沙君過海陵弟曾以綾函奉瀆想已達覽一咲矣入春又自幾經落月之

念老年臺抱道海濱春風化雨心齋先生之教得年臺而更盛焉誠大快也昨孫友公書一函至婁言敝州僧方稼但而行德欲築于海陵瞻弟轉致年臺稍稍作孤獨園主人弟不敢不以聞也然此僧亦復知進退者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是在年臺一言指示耳此外非有與于毫末之捐俸也薰風漸至强飯是宜臨楮珍重不旣

蕭疏消凝無半點塵俗氣味

寄朱翼雲同年

庚戌至今十一載矣鄙門之別渺如隔世但指老年兄久宦榮擢乃聖天子在上尚衮大賢詠賞林泉優游歲年不亦異哉想朝夕風書直下耳敝州有僧來謁貴岸田年翁特致數行以達十餘年江東暮雲之懷其僧貌雖鄙但敝州人士公稱其德倘可乘青伏祈留念此又年兄自作施主能象非弟之所敢望也不旣

滿前文

寄儲一泓

淮干握手宛然如昨別經十載竟未一通問問前年晤耀遠先生托致惓惓曾一晤否去冬有數行于黄學師曲江先生亦以年兄爲言曾道及否至海陵幕客吞吞春樹依依能不使人神往無際耶有僧自邗上來謁曲江先生年翁倘可向諸邻已說法否蓮花出口定有金沙布地者此則年翁自種菩提弟何敢贊一詞焉不旣

淡而不厭

復九咸

古有雨金雨錢雨粟者連日之雨則雨愁耳幸讀尊翰可以解人混沌不則齋前雨聲直與窮措大愁爭晦明已尊翰字字新秀句句雄豪而氣味沉厚竟似唐宋諸名流所不及也其雖未嘗丹黄然已若公瑾醇醪不覺自醉矣謹覆

與有皆味做開口便作

與張爾鉉

午節承賜蒲酒既旨且多年翁乖念鄙人至矣拜嘉之餘不勝飽德之感前論作令叔太史公傳稿序弟晚生後學何敢繫弁先正之首然以年翁之命弗敢辭敬題數行用是合鄂倘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直付之祖龍而已思昔人佛頭着糞之語殊使人汗洽肩背也不盡

謙得趣甚

復朱山人

連日淫雨使人愁悶欲絕而午日佳節景況寂寥有不可向人道者一官如客又不若作客者抵逆旅人家自有老嫗殷勤博士宛曲也足下寄居蕭寺以筆墨奔走要人門前時聞車馬音晝不似僕之蹭蹬邪荒春困厄竟未嘗杯水之需借下仰行尙可稍展鄙悃不意其夕便去共奈之何明早專人奉候暫此率復

與人皆酺我獨酣當爲先生詠之

又

連日手穿指出足下回吳門愧不能具杯水爲祖道歡寒官之苦足下可想而知也積辦些微今日始遣特專人馳上爲足下少助一帆倘不即行自可過我閒談看庭前新篁如染欲與足下筆墨爭濃淡也不悉

落筆無非雅致其見蕭灑禁朗

與邢滄菴

令親翁醇雅君子也不得數數相周旋殊爲歉事弟因見錢梅仙義泰家禮一書而喜之近來博求羣書考訂疑禮與之問難將欲彙成二卷以附于後遂使諸事廢閣備人專此則不能及彼蓋有如此者今久雨初晴人間二麥可幸無恙一快也而庭前新綠乖垂在窗清影撩人二快也已命潔治五簋樂我寡貧年翁午餘同令親翁款步過我率眞而會放浪而談三快也年翁定有同心顒望顒望

眼前快事無人理會

復思寬弟

至契弟兄不復作他人寒暖語矣左臣兄至郡

達弟及思成弟惓惓之意此志已定業無展轉其所以至今不相聞者此間事未就緒也荒後人家盡知米鹽之苦事多客寄而新歸淅水者大半於陵仲子今年兒味思之使人徒增白髮耳楮言偶及想有會心率復不旣

意味悠然

與九咸弟

浙閩之游向嘗勸之今聞其行也天雨不得作祖道杯以勞從者特分前贈爲天涯尊酒之資庶幾短蓬細雨助君豪吟耳聳山登疊嶂水重重歸來當有新詩贈我耶不旣

只六十餘字却有無數曲折結處與會尤深

與錢衡仲

又復連雨昔室黯淡殊無明窗淨几之樂而向者杞人之憂惟麥秋是虞今長與雨習亦長與憂習雨與憂兩相習故渺渺余懷不知所托惟覺坐臥無地耳足下槩顏子之樂久矣如此天光亦復動已溺已饑之憂否寇祭二間卓賜大

教拙稿并祈付還倘可者候過聽當與君雨窗滿白一罵鬼也不旣

先傳謂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予于先生亦云

與會文諸生

連雨不晴滿窓新綠黯然無光會文今始閱完矣兩會四題皆闈中出過者不知諸君何意復擬此也然旣將出過之題作文須作一篇奇奇怪怪窓下絕妙文他年刻稿便使人目爲驚人之作不必復拘拘作塾巷調隨人步趨拾人齒牙也而奇文怪文又只須深探昔理有對字花作此一句便統會全章發前人所未發洗題塵土開題生面而出發行他奇他怪乎四題中有二題偶會悉意特另楷爲諸君商之然本非奇怪正是墨調供諸君一哂耳滌例祈原

文之奇正變化只深淺書理敷論便指盡作文妙訣今之以虛爲正以放縱爲奇者可以返矣

又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此是論治法

非論心法也此章劈頭是了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便曰可也簡簡是治法第一
好處從來帝王所尚莫妙于簡堯典舜典不過
數事漢家約法三章亂世帝王未有不多事者
故夫子以簡為可也但仲弓是厚重緘默的人
便是敬而簡的故可使南面子桑是不衣冠簡
而無禮的人子曰可也簡只借他一個簡字用
並不是許子桑之可如卞莊子之勇與知仁勇
之勇大別夫子論成人不過借此勇字言之耳

仲弓却理會出個敬字來這敬字亦從子桑之
不敬觸起便想到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光景
了不但敬不同于簡即簡亦非子桑之簡不但
此句之簡不同即居簡行簡之簡亦與子桑之
簡不同此是賢者脫胎換骨語學者須要識得
然此章本重治法則此題極重臨其民三字重
臨其民則當重簡而不重敬蓋本是論治法非
論心法論簡之理非論敬之理也第論簡而究
行簡之本則在居敬耳故簡者臨民之本而敬

者行簡之本題面居敬而行簡與下居簡而行
簡作對句而題只當把居敬二字作一句以而
行簡以臨其民作一句讀自然文情要合不勞
而妙矣會文中重發居敬者不重臨民者但于
章首有乖須重發行簡以臨其民而句句是敬
而簡簡由敬出方為奇文至于能敬則自然能
簡此是程子之論朱子曰能敬的人或把得細
未免反煩碎了故居敬了又要行簡是兩件事
會文俱主程子說原自有理而朱子之論亦不

可不知然簡畢竟由于敬但居敬者則不可不
行簡程朱之說未嘗不合也不亦可乎暗與可
使之可相應會中止有一文言及然亦是前幅
用搭題法見之非能于後段實發可字也實發
可字亦是奇文刺刺不恭幸諒婆心

居敬一讀而行簡以臨其民一
清題目便已瞭然指點懇切
如此看出方得聖賢正旨
先生之詔吾後學不淺

又

學問之道無他在求其放心而已矣此章書原

爲求仁而發重求放心三字求放心所以求仁也學問二字分講不得認眞不得要合連講講始得蓋此學問非僅博學之審問之之學問而兼愼思明辨篤行之學問也却又不是外面的學問是心內省察克治之學問也朱子曰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歛此心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方驗得聖賢之言又曰求放心不是外面求得來只是求時便在又曰求放心非以一

心求一心只求的便是巳收之心又曰求放心當于未放時看如何巳放後看如何收得了看如何作三節看自然習熟此心不放矣合觀數說覺是乎常學問之道乎但聖賢工夫與異學不同異學求心之法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巳與汝安心竟此以虛空爲心以虛空爲安心之法若聖賢道理仁人心也自有着落則求心自有學問豈無着落乎黃勉齋曰學問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

行擴充克治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巳陳新安曰仁人心也心存則仁放則非仁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是歸宿在求仁也令觀二說求放心分明是求仁求仁的學問原自有巳卑處如顏淵問仁便以克復爲學問仲弓問仁便以敬恕爲學問司馬牛問仁便以訒言爲學問此等學問那件不是求放心的事豈是學之問之外面的工夫爲求仁之學問耶要之學問只爲求放心

能求放心便巳總括得學問重求放心方與章旨脗合若把學問字眼說多了則是求仁之外又添出個學問來細玩書理似不其然

立典議論更確
闡是以羽翼經傳
自言切合題旨至以克復敬恕訒言爲
學問求放心眞實工夫一語道破矣

繡虎軒尺牘卷七終

繡虎軒尺牘卷八

金沙 曹煜 堯采 著

男 焯 弘初

門人 趙方衡 商平 校閱

陳崿 咸京

起庚申五月

與范涑源

前晤宗岐年翁稱年兄歸棹尚有數天矯謂年兄與宗岐年少風流英才骨肉當必留連詩酒更倡疊和未可以來去計也因未謀其邀兩賢過齋一領塵玉今聞速行殊為悵悵拙刻僅促一部并奉和尊韻二首呈上祈致宗岐候釘來再求大教其有小冊可送之郎恐已賣冊特其冊價聊伸鄙忱幸寬之罪或俟再過婁江容其荊贖耳幸勿不棄

爲敘離懸不啟多關風味勞勞亭畔何可少此與導語

與錢石尊楊星源王次谷周孝威吳存邦周介玉

玉峰諸達者以公兩徵弟其詞其切于理弟即以賤刻送六位年翁為之調處乃吳存兄為其徒送呈來則甚言其不可弟未能深知其可不可也諸年翁各有覩茁似難覩為漠然贄贄婦子待餔不必言且待循其前人如理所可也則宜言理如理或不可亦須言情存兄何不勸其徒節他處無益之費而於此行仁義以恤孤嫠乎在其徒實非力所難為又非他處不肯者天下事必曰我之理如是勢如是獨不可以情如是乎自古聖賢行事或以理厭情或以情厭理經權通變合乎道而已存兄何落落也今既數日矣弟惟靜候諸年翁指示不敢怠亦不敢促惟諸年翁速速教我為我設身以報玉峰諸達者則幸甚幸甚

仁人之言懇切乃爾反覆言情自覺惻惻乃有說理語道未有不從人情參敘者

復崇明胡廣文

每念道範不勝蓬瀛仙子之想見手敎如見顏

色欣慰可知韓碧滄年翁後依十餘年今始得一握方銅耳文矣萧書半世老大得斗大一邑而令之亦可憐矣今天下豈有不次之擢耶年翁注念區區足微推意然弟本不才食依正爾未久老之將至徒深扼腕耳承關府取文宗十弊之語夫文宗之賢否斷無取結于各學之理若使學官可持文宗之短長則奴可欺主子可證父臣可非君綱常斋矣此不過上臺謠書以此難學官欲學官之求之非上臺意也弟前亦

深以為疑訪之於府三學業有如式結狀并些微東費俱照府三學詳覆矣今使書役抄錄結式是上然其事雖微其情亦有所不非者而又不得不然焉惟付之一慨而已幸復不莊

泥泥黎黎之論
堂堂正正之文

與徐䢖發

承示郎君之文正大者其情也浩瀚者其势也幽細者其心而典瞻者其學也語必登巔思皆人勝益其具于天者既高而家學之淵源師友之磨琢無一不造其極一息千里夫復何疑諸文之中有二題者僕更欲以愚者之得質之高明焉一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一節此題精神全在上二句上二句只重一信字此信字不為勞民諫君而信只是平日為人其心可信于民可信于君而偶然勞其民偶然諫其君則無不可耳註云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又云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輔氏曰已雖有信而人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必上下交孚而後勞其

民則民信為安己也諫其君則君信為忠己也蔡氏曰此信字指人信我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饒氏曰惻怛屬愛大略君之于民臣之于君皆當以愛為主觀此則平日之誠于愛民而民信之誠于愛君而君信之故有不勞勞則勇於赴功有不諫諫則樂於改過只將此二句做得入情入骨下二句不過及其不可不先信厲謗字輕卽勞字諫字亦輕若多做下二句及以勞字諫字發議而推出個信字來恐有差

發之差矣然窓下文惟在議論高闊何妙而已若到大場誠宜再酌也一則予擊磬於衛全章時至春秋聖人之所爲極難耳若可已使已何難之有此題當拈心字與難字作骨不必說壞荷蕢荷蕢自憐聖人聖人本感知已獨荷蕢爲其易聖人爲其難兩人之心不同耳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予擊磬時其心遠矣此荷蕢之所以聞而知之也使荷蕢而爲若爲相其爲知已可

勝道哉惜荷蕢爲草野之人另具一種草野之心始而深憐之旣而哭嘲之其人不同其心不同原自怪他不得而不可謂非知聖人愛聖人者也所以蔡氏曰果字非歎荷蕢只明自家心事說我若果于忘世此亦何難但天下不可忘吾寧爲其難耳然則夫子說此何時正是字字酸心聲淚俱下把擊磬心事自已借出於此何做得痛哭淋漓動人心魄則全章血脉便覺振爽高明以爲何如至於他文高老典秀不能復贅一詞

講論書旨逈異尋常然無一字非平實有據讀書明理合先生其誰與歸

與邢滄巷

頭時之雨雖未滿老農之望而有此則桔槔易爲功況由此再雨今年想較勝去年也農事佳則士氣振士氣振則學官樂矣弟今日聽雨讀書書聲直與雨聲爭響亦快事也五月內遂完尺牘第七卷梓人索梓甚急特呈上年翁閱之無評者爲我補評之卽有評者或有當于年翁

亦可再評以示教也令親翁迎未暇幸鼎致之炎暑珍愛不一

聽雨讀書何等況味塵與目無人聲聲在樹間簷前纔是古今來第一能讀書人妙訣

與周孝威

連朝苦雨今旱矣晴陰濕之氣悶使人畏而炎熱之威尤足使人懼也丈夫置身此等時正不知何處清涼可以趨避耳足下於書無不譜觀古人處此亦惟因物付物隨時浮沉已耶令姪事日切弟懷尚未見諸友賜教而見文之所命

于弟者右老既經公出次老又未言歸昨存老過齋言今日便可結局候之及暮未聞何如乞足下從公道以斷情理務使兩安俾弟得早報崑友幸甚幸甚流汗捉筆祈原不恭

使人畏尤使人惧請明眼人觀者便是一帖清凉散

復徐揚貢同年

睽逆道範心邇人遐每度崑城見雉堞鱗鱗烟火百萬竈輒歎此中有君子焉超玉峰幾萬仞也乃數來不得握手言歡歎又何似昨承台教即

遵送右尊星源孝威次谷諸子復再三勸勉使之略理言情茲幸不辱命特裁勸復諸君子不敢另賓統祈年兄叱致不悉

蘊藉能盡

與邢滄菴

前日天黯黯雲屯不開炎熱尤甚信當有雨而竟不雨昨日亦日滿人夜來星河皎皎氣爽如秋今早尤凉而雷雨忽集夫夏日炎蒸則雨凉爽則晴故老農曰夏寒井底枯今者熱不雨而凉雨天道不測大抵如斯可以破世之炎炎者矣但寒如范叔正恐爲霖無時耳彼事弟從來覩之淡然今聞盡翻其案是亦我二人不熱之雨耶夫乃知任天者之誠足樂已第不識彼熱而無雨者此時何以爲情懊悔則是怨恨乃非矣年翁以爲然否尺牘想已閱完未完乞從兩窓運斧曉刻惠教何如三時得雨快甚書此以奉一笑

滄菴回牘云天道人情俱極翻覆誠有如來輸所云者覩彼弄巧成拙知吾輩以義命自安者未嘗不收其報也但弟對遊甚不能不爲米珠薪桂所苦賴令親在署晤對差可忘憂兼蒙年臺以尺牘賜教更增一快事草草數評是亦以蠡測海耳年臺展閱之餘得毋一笑

大抵天人之際有可知而不可知者前兩先生往復數言了悟靜躁宗旨豈陰陽家者驗諸說可贅

又

承詢適亦有呈到弟弟控喪禮並無言及此事者惟異姓不許立嗣耳若同姓既立嗣而後生子則當與所生子同分其產此在　大清之律亦然但聞王某于二十餘歲時抱其姪爲膝下之娛並未告之宗廟告之族人二十餘歲非立嗣之時抱姪爲歡亦與立嗣不同也以嫡庶之禮推之則庶兄雖長不得奪嫡弟之位況姪乎紂與微子同母母爲妃而生微子爲后而生紂遂立紂而不立微子同母之子且然況姪乎使

王某係古之諸侯豈有棄其子而立其姪之理乎庶人之事擬之王家之禮而自明矣弟已批着其族長査其曾經告廟立嗣否如經立嗣當與所生分產如未立嗣仍是姪耳喪牌書名於前使是古人立後之義斷不可從年翁以爲然否律書并附覽

引經斷獄衛千可易
爲者所以達于事情

又

王生一案前承同老面囑吾輩自當爲之婉曲

連日催審公呈各生而攻王生之各生皆集而候質其爲王生出公呈者盡言王生自作公呈非本族之所知也若此則王生之人品愈可知矣近查武生步蹟上司牌如飛雪吾輩有印井回各憲並無步生矣今王生嚴然纍經之中倘果有此在王某以僕告主其罪何足惜然于王生不幾大拈官墻乎且於吾輩之印井不幾憐于失察乎況其僕之父有呈到學言王某是其子其父所叙源流確係王生族派其父歸之其

子焉往即王僕之父昔以異姓爲子族人當于彼時攻之今既已爲子而云是異姓昔李嗣源爲後唐太祖養子莊宗不以爲弟乎羣臣不以爲君乎柴榮爲後周太祖養子不稱爲周世宗乎且其僕先賣身以奴于他人矣由他人而歸于王王生寧不問其源流耶彼時即着復姓而後成契可也奈何仍稱王姓稱王姓則仍王某之子明矣何可喋喋也吾輩竟以此等話致一公函於同老年翁以爲可否

針篇與暢中間扱引尤確

與會文諸生

連日多食麵亦北人尋常家食也因天道陰寒受其寒濕之氣遂致成病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投乘書本已非一日會文幸先閱完今煎起作字壁上第二題佳文固多倘有一二可議者愚意竊謂誠者誠之者二者字是指理而言非指人身而言天之道是解誠之理人之道是解誠之之理下文從容中道又是解天之道三字擇善固執又是解人之道三字若將此二句者字作人字則下文便無地步聖人言語便覺重複何不曰誠者從容中道天道之聖人也誠之者擇善固執之人道也而省去此二句不亦可乎蓋此二句是承上接下之文先明誠與誠之之理如此然後指出天道之人如此人道之人如此耳句內有虛有實有活有死有骨有腹有先後有層次非是說了又說也故此二句只合做誠者是這般的道理誠之者是這般的道理不合講到有工夫無工夫用力不用力上活活潑潑還他個白文真面目大註小註一槩抹殺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天道人道以理而言此解確不可易反復論辨直可上躋程朱之庸非僅折角同堂而已

與友人

承教崇明施生之文第一篇絕妙好文只不曾交代明白人在詩人口中渾揮看去竟似傳者語氣到底是亦疵之最小者也而亦不可不知餘文有妙于此者有不及此者均無庸議也其文之最妙處統各篇論之皆幽細深秀字字是自己所作文字並不拾人牙後一字慧此等文到場中自然頭角嶄異光氣照人青雲萬里直指顧間事耳學者須用作文及文一成言人人同千篇一律無所可否只因平日讀得一肚子時文臨時揮灑不脫遂被此等庸腐俗爛頭巾魔擾擾胸中浸浸指上使一生文字無光功名淹蹇也欲逐此等魔須是看好學好剝其腸而滌之始有登仙一路施生是真好文看之學之

當亦滌腸之一波也高足等或共一笑否

近來橡風家風氣卑靡亦卻起敝雅衰矣何可不以先生之言振聵聾聵余抹宇一生偶逸稍昔料此有賞獲我心之歎

復倬雲

連朝鬼病伏枕吟呻而陰風習習夜雨綿綿厨下濕薪炊完床頭老蛺飛盡高樓有客彈鋏無魚病與愁長其奈之何見手示并佳咏為之顧解文能愈病兼驅愁也倘可着屐過臨儀家六月如素當煑熟豆腐共君下生白酒耳尊製容搆和不惡

文能愈病兼可驅愁恨不急索請之

與許九日

日來之雨三時不勞而農事已畢真快事也足下想有同懷矣僕因陰寒濕熱忽染似瘧非瘧之症吟呻已非一日今得強起家童來報池中獲死魚十餘頭其為鱉與大背猶日腹本不應作食肉之想養魚而觀至亦何足與然他日引客而觀舉網烹鮮擊韭而歌烏烏亦猶是農夫之樂也豈過望歟聞猶畏芙蓉竊欲分君亭畔之霞覆我池中之水乞惠數本遍插清波之上俟秋老花開舉杯樂之即猶所不畏亦僕所甘心矣伏惡慨然許望不負

脆次甚雅落墨奇趣

寄鄒乾一

揚州風景無恙耶蘇常鎮三郡大荒之後繼以時疫民心惶惶殊可哀也所喜雨澤淋領農事已畢稍將蕃大有矣東南財賦有源真朝廷之福兆民之賴也任年翁積德之報天庥滋至上年公子聯捷今年身登詞翰之垣揚州之人必有稱頌無窮留為他年佳話者彼區區以一第傲人者今日風斯下矣誰謂天道不可信哉弟特致一函并俚言一楚遥伸忭躍之意煩年翁為我面致吏道數喪是觸是懇七夕中秋皆稱佳節年翁歸期定在何時想瓜菓庭前可望彩雲冉冉也八月中月色江聲廣陵飲正難舍負耳寄去拙刻檢入不宣

起數語勝于劇製
詩喜兩記百千言

賀任楚材內陞啓

伏以綮疲日麗文林之水鏡生輝燕禁雲開書圖之氷壺朗耀命自天而三錫寵近金蓮竹輿地而雙清榮增玉笋恭惟老寅年翁台臺品重南金名高東璧挹華山之秀色錦繡爲肝鍾大澤之靈氣琅玕在腹無雙世德伯卿誠長者哉第一文章彥升眞才子也旣而手攀紅桂腳踏黃槐謫遷長安不屑叨五斗之米司文邢上眞無異一條之氷以德爲鄰惟書即友月開霽鏡懷精鑑以育才霜湛虹鍾蘊希聲而接士弗數扶風之帳師道誠尊信如安定之齋風流自古尤奇家學不蹈時趨睨膝二龍珠光任領隨有兩鳳玉乘崙倩雖長公暫養翮于文河而仲氏早翀飛于禁苑揮王家之印玉堂之文生之佩謝氏之紫羅裴石還有石庭雙珠之爲秀應三戟之傳芳學成父子弟兄穎川之德星再聚者撫通都大邑平輿之月旦成歸久作楷模已振江都之鐸特膺簡命來聽翰苑之鈴昔承明設待詔之官實漢朝之芳潤而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誠爲玉署清班不愧金門妙選火炊藜杖應生書帶草之香月朗槐聽自入筆頭花之夢身到鳳凰池上稍展生平志在麒麟閣中方抒懷抱儒林傳爲盛事學府用作美談某居附梓桑味同蘭芷幸班荊于曩昔意氣如雲曾獻紵于當年肝腸似雪雖叨忝師儒之列藏席難逢亦思增膠序之光鄭瓚獨羚咲先生之首猶清寒仍在人間羨學士之葫蘆照耀眞如天上共明月于千里何日忘之望美人兮一涯有懷如此龍門雖遠聊伸燕賀之誠鯉素可通仰冀湯音之錫臨啓不勝欣切之至

巧不累雅快可驚人非祇以駢麗爲工故遠軼建安而上

復戴令及

風雨變其寒暄冷落自是吾輩分內吾事惟是士風刁險蠹牒紛紜雖于事理徒足一咲而吾輩素性落落者睹此不禁起瀟陽遨弄之色也

承台諭送學諸事。敝學舊例。與貴庠大懸兩年。已道及一二矣。而府檄所需。敝學亦未結局。未敢妄擬以報。已向貴役詳言之。想能一一稟述也。任公老已生兒否。倘得掌珠。我輩當公賀之。其令兄內陞翰林待詔。泰數老亦陞宜君一令。兩人同城同陞。頗似徑庭矣。韓碧老數年相與。不失忠厚本色。今陞任遠去。吾輩亦宜公為祖帳否。惟年翁賜教是荷。

情文俱摯

與任廣文

別來又復許時矣。聞年翁應有弄璋之慶。不知明珠已入掌否。弟欲作詩奉賀。冤君湯餅。飽我歡腸耳。令兄內陞翰苑。弟有一函彼賀。倘尊紀渡江。萬祈過我。是懇。令兄奉命已久。想那水江聲。平山月色。指顧將萬里矣。年翁宜速速遣候。匆匆致追送。馬塵竟至雲龍山頭。始報平安家信也。何如何如。何如不旣。

寫得俊俏讀之生香

與倬雲

前者殺過我。不獲一面。一則病正吟呻。二則淳凡登閣也。匆匆竟去。得毋少憾耶。今病小愈。途可措兄矣。竚望片雲飛來。當攜尊高樓一驅者厄耳。竢竢。

真率而既韻致

與邢潛菴

敝宗兄言旋。弟因病餘。不能具卮酒以祖于國之門。深抱歉鬱。而近日典貸之苦。與吾年翁異室而同情也。不知能稍留一二日。容弟作一雞黍主人否。不腆一程。極愧菲褻。年翁知我。頗予自能。為原憲掩其襟肘之醜也。匆部匆部。是禱是懇。

送禮帖子曲折雅宕若此

候新州守鍾公啓

伏以紫氣遙臨。南國星文古豫部。商雲遠覆。中州簡應入吳郡。惟海國之柔脈久待。仰侯之雨。邇汝邦之父老。斬候召伯之棠。公由郯縣陞任郯屬汝州名

籍雙凫歎騰五馬恭惟老父母台臺卓魯先聲龔廉最績歷官而愛民如子家傳撫子之心涖政而與物偕春地遍陽和之色蝗消虎渡釣天之奏方聞鶴瘦琴清峩眉之峰儼對襜帷問俗訟庭息虞芮之爭燕寢凝香鈴閣藹詩書之化烹鮮獨善人懷元結以謳思製錦方成名重山公之啓事爰借寇恂于河內活我萬民聿勞黃霸于穎川撫茲一郡其樸遨鄙儒支離賤質妄叨擅席愧無敎育之能仰望嵩雲實切瞻依之悃伏願旌旆早涖仁風惠及新秋祭戟來馳其澍垂同清露欣當負弩容九頓以趨承敢後馳牋竊三沐而奏記謹啓

五言有體

復邢澹菴

吾輩相知原無虛僞昨令親之行質出倉卒極愧菲薄乃再四蒙郄正難爲情年翁言感弟益含羞矣今日已去其奈之何不知何日再來倘圖荆謝也弟病雖愈未能強飯久坐尤覺費力執書臥讀聊以自適而已承詢附聞至感至感

文人病態與俗子不同

復錢震青

主生哀哀苦塊之中而荆棘叢生誠有足憫者惟仗年翁大力一爲掃除之耳承囑自當留意但後來之呈竊有一人年翁宜稍稍周旋之其他留中可也率復不旣

義俠之氣

與鄭宣期

天連日非晴非雨又忽雨忽晴將中燃濕薪以炊麥飯藏穫之苦固不足言而苔生中水從地出泥滑滑欲跌眞書牢也架上簡帙聚手輒成濃爛白煤滿縹緗而不得一卷使人愁悶則奈何俚言奉呈台政欲爲年翁作小序竊欲得錢亭說留耕堂記原本槪之拙稿批閱應完乞即同付來手何如竚望竚望

如此風景淒淸與至情當究有生何貴出金石間出語悲哀慰我調飢幸甚快甚

與思寬弟

前承手教，已致復言矣。吾弟熱腸爲我權衡，其所曰可，夫復何疑。左兄歸，定當詳道之也。近來世事險側，人心刁惡，竟不畏法，且不畏死，得險則險，得惡則惡，鬪之使人驚愕。如王甥族難一事，不亦從古罕見者哉。左兄雖歸，恐有不辦處，吾輩當作公言以扶公道，又不僅爲親誼起見也。倘有用愚處，吾弟竟主行之可也。特用手語，心照不宣。

淡然數語，義形于色

寄思成弟

都城之墟，恍憶宣武門外斜街土地廟中耶，已不覺十有一年矣。是年某始生長子，今觀始生者若是乎婆娑也，則吾輩之老且衰可知已。寓婁六年，又未獲以一函道間闊，疎略之咎或可原否。左兄至，極道賢弟用愛之意，用是耿耿於懷，特技數行，聊伸鄙感。老年弟兄不知何時握手一醉枌榆，吠府龍山佳氣長蕩，秋光遐思之，曷勝愴怳。

道故言新，情深如而使人有天涯同氣之感

復左臣兄

家中書頗多，覗秋齋一帙甚薄，不知壓人何處。今於亂書中急遽尋之不可得，他日不尋，或反於無意中遇之，便可奉覽也。

濯濯如春月柳

與王大席

玉峰山前言別，春日過郡，竟未握晤，年翁誠賢勞哉。能毋使我作三秋之感也。聞姚年翁有鼓

盆之變，凡我知己，雖無車馬，可少古人賻賵之道耶。弟春來多病，不能親行撫痛，特致小分。吾黨必有主其事者，煩年翁爲弟留意爲幹。碧老相與數年，今益高擢，同人豈能恝然，或亦公爲祖道一杯否，并望示知，以便臨期附驥，何如。燈下草勒不恭。

吊賀交際之常，今人每多忽略，若此可謂周旋人事紋不知情理之宜爾也

與敷獻叔

每欲着屐由淡，而雨已淋頭矣。大苦大苦。陰晦

之氣瀰漫紛亂復牽竹影樹影敵我明窗淨几看書頗費眼力不似外廂無竹樹影稍亮也去年詩稿昨已刻成內有寄叔詩八首聞之自覺悽惻特送一帙叔觀之雨窗高吟一過或亦悲感交集也耶率筆

幽棲滿目如畫家畢敘之最妙者

復左臣兄

吾兄此行義舉也自當速行大兒暫同次兒在湯先生處讀書料無荒廢之憂吾兄當盡心力

爲之母負王甥可也弟已打點典衣贈作盤費但與潘公亮同行似亦不能無情于公亮者久客遠歸橐槖蕭澁月外有人到家定當稍寄以免吾兄交謫之苦也一笑

設身處地想見敦命誼篤於情者

與潘公亮

令弟事尚未結局足下但宜稍緩以須其成今既言歸會卒未能爲之情乞歸語令叔僕亦稍竭其股肱矣張仲老印次老均煩鼎致爲嚮風

雨凄凄泥濘滿道故人解維勿克稱祖薄程歉仄原諒

真率語自雅

復周膚垂

向承辱顧光生戶庭古人三月香何足以當之何足以當之頂接手教王虹兄方遭大故想苦塊在疚尊札尚未見賜也陳仇老藥老海內知已原不俟囑况承鼎助敢不兢兢且弟向已無情于沈生今乃沾沾一陳生耶一笑一笑嗣君

英年妙才詩文恂老宿所不及承惠須即於雨窗快讀之年翁已得仲謀儂家亞子方與陶宋諸郎爭棗栗得毋愧耶更一笑

復札中念及僕與豚兒以至蝦蟆催孫何敢消受乃紫施德下不報之施耶慚愧慚愧

寄趙雙白

猶記昔循齋中與許九日瑎談詩邪冉冉春秋飛光可畏也別後每憶道範則展尊詩諷讀之有似仰天注目惟覺萬條赤綠刺人目中令人不敢輕視况敢攀而躋之者耶足下天生奇才

字字新艷正復如是耶得不使人愛且畏哉向訂續刻詩藏兒寄或忘之耶幸惟留神至囑至囑不盡

設愉甚奇乃未曾有

寄沈佐周

玉峰之勝遂將一年門下英才照世雖顏子簞瓢想歌嘯定出金石也風雨雞鳴時時作秋水伊人之念門下吟餘蕭龍或亦偶念圯橋老人耶便函哪當青玉伏祈努力螢窗早慰故人祭咎昂霄之望幸甚幸甚不旣

沈子甫生失怙孤苦伶仃負有下惟道者從余游數年余勤勸誨始悔一肯修飭先生鄉貢推解恩高崎生成者道所望今父潤之餘勸勉努力沈子篤之有不潛然淚下者必非人情

與沈仇池

久雨街頭見新了不可得幾致忘飧大奇也台駕在婁未得過聆又未及以杯水奉挹清輝問蔚兄將回雲間曷勝悵悵昔宿翁之靳之若味慢客甚幸能諒否雖老年豈定有數日濡滯荆

詩或自有時而蔚兄之行不知何年握手也周鷹老趙雙老及沈且周三兩乞付尊紀代致之揚州任楚老賀啓侯鄒乾兄家人攜去不敢煩也聆乾兄幸爲道意王仔老遊刻一事并望同乾兄再一鼎致餘不悉

何等負贄

寄候侯官姚侯

老年翁台臺萬姓瞻依一方倚賴斗山之望素新雅也父母之歌今其興哉向有客自閩中來聞台臺政聲大著有三清官之稱台銜其一也欣慶欣慶某忝承清誨時切遐思茲敝年家某某以辛丑進士家居有年今渡仙霞志切開復雖撫臺學臺以及憲司各臺故人如林而某鄉龍門竊願一識其蹇數日久思慕日深亦欲仗彼鴻音宜我鄙悃特涗鼎致惓惓非敢妄作曹丘也至于某某文章品題台臺應自素聞倘開復一事力可周旋則破格垂青高誼出自台臺又豈鄙人所敢請篤耶雲山萬疊荆水蒼蒼遙

望芙蓉侯官鄭山奮飛無翼臨楮云云

秋空雁影忽整忽斜

與蔣曠生

昨台臺辱臨僕以小病臥榻正當寒顫時有失倒屣之儀心滋懼焉想年翁亦不怪也拙刻巷語鄙諺偶災梨不何足呈教大方昨蒙垂示不敢不以瀆覽然有汗几席或當歸付醋甕作覆甕物耳姚侯官與弟落落淺交未可遂作深語偶草數行敢煩此致夫龍至則雲從原不必丘阜吹烟作泰華之助而後足以資神龍之變化也行旋或有數天尚期面聆金玉餘不旣

此作三段讀段段俱有風致而立議尤奇尤趣

與蔣端三

弟淹蹇寒齋日夕風雨無珠可米無桂可薪窮愁厄塞之況有難向知已道者而陰濕之氣中於脾膜非瘧似瘧寒熱往來吟呻齋頭而如瞿曇骨如野鶴未能學子夏之戰勝幾幾劫子戲之心憂矣昨曠翁過齋竟未一晤茲强起作札

侯官書一函煩足下代致之不知曠翁尚有數日留否弟家匝六月茹素弗克以杯水奉攀將奈何想有以原我也弟與姚松洲交平平耳其言原無足輕重因曠翁囑不得不一致書也然曠翁亦原不藉是爲輕重耳餘不旣

無珠無桂二句翻新尤妙全篇翛然可喜

復陳仇池

拙句過蒙奬勵所謂愛之深不覺譽之過也然先生之譽不懼與愛俱謬耶捧關一過不勝惶愧不勝銜感謹謝教不盡

僅僅數語變化不側

復朱天蓀

連雨小病更有胸中不快事一切疎略裁答亦懶前賜壽甓兼承手教原朗晚刻謝復不意風風雨雨不舍晝夜吟呻床頭竟遂忘之不知足下能恕病夫之咎否遲容而謁尊寓先此恭謝不盡

筆端儘秀

與玉衙姪

昨聞叔母抱恙九歲既遠在浙閩而荒年寥落幷冷曰空之苦竟無可告語者宜其病于心而不能旦夕安也其深以爲憂第匝月之雨食指本衆賓客頗多寒暑薪米幾絶昨所面述不必再贅矣欲爲割肉相助而厄於之甚無肉可割徒扼腕長歎耳賒得人參一味聊助藥鐺之需使老人神氣稍補以療瘠愁以待遊子是亦區區之忠也叔母身康後過我慰我是囑是望

地遠不忘人情所難行之于窮乏之時更難閱此知先生親族之誼篤矣遲矣

復副憲錢先生

先生耄年好脩德望彌劭詩人所以詠有斐者誠何愧焉然衛武匡匡道學耳先生兼融三教之理而總持之似後人尤勝前人也因思日而養真豈非見獲福慧者耶王生既竭宮牆自有歸生之情而其素性矜傲扶弱雖無倫教亦不肖倘況復重之以金玉耶厚賜不敢却長者賜第此中殊不自安耳謹加餉以謝

道氣與俠腸並見

送學上署州王公啓

伏以黄鍾應律賢侯欣芹藻之香丹鳥鳴和吉士壯風雲之彩蔡輝豫子半知有開之必先萩花聚魁三喜相見之未晚儒林具慶髦士攸宜恭惟老父臺名教宗工文章大匠一經對衆言言理合天人兩郡服官處處化隆樸棫下車而飭宮牆之訓禮義爲坊在泮而弘愛育之思勞來斟斆以此民安吏習弊教於爲日新足見經

明行脩事功因而多効邇者歲科並舉　恩例特開當事念切憐才秉鑑而拔者凡幾月諸子志殷待聘連茹而登者若而人攄揄擒藻宛然王筵之班射策鳴弓滌矣于城之望此益老父臺德重斗山天若預集驊騮以資鞭策益信我費江學多勤苦今果競栽桃李以荷滋培謹遵月之四日灑掃圜橋候邑薦彤幨之一行鋪揚巨典舉鼓篋釋菜之儀執簡步從觀乎璈之聲止操觚霧擁聽鹿鳴之悲然某等學慚道帷耗疎

班筆未睹天祿石渠之秘何由上擬更生忝居經義治事之齋竊自心慚安定敢振黃湄之一鐸敬迓天際之夔皇伏望五教誕敷三物備舉詩書干戚賴神君鼓舞於春秋事業功名願慈父覲成於俊造自今日章志貞教之始雲漢為昭卜他年鳴梧引鹿之中菁莪永頌實深翹佇用賀來儀謹啟

余諸啓素不存稿自知學疎未嫻麗偶也茲因梓工促成此書將以問世不得已遂錄一二聯圖完卷而已

先生教思無窮桃李欣榮皆含喜色即此一啓鼓舞振培之意備著之矣諸同人其勉乎哉

與吳御賓

前承令老學頒却恐不恭抱慚有日矣昨晉謁未晤尤為悵悵不與自知非𨻶更加愧焉今喜久雨新晴尚有餘涼在戶翌午祈足下同令老過齋稍聆教誨觀庭前新篁數個雨後尤妍似與令老筆墨競爽秀也竚望不一

落落有致

與陳仇池

頃因連雨市禁屠沽家無薪火高賢在婁竟未斷髮判鷹一相傾倒也今喜陰翳漸消暘烏躍魄而新晴餘涼尚不至揮汗成雨翌午乞先生過我而庭教之草草數碟一飯而已非敢稍有所治以傷盛德也臨期惋臨曷勝翹切

古道照顏色

復張允文

長安之遊竟未稍敘以申祖道歉至今抱歉承手示知呂生係令姪而咸岳之親猶子也凡百自當心照長安風景近復何如弟七上公車凡闕街窄衕足跡靡所不至即勝刹名場一丘一壑亦幾幾乎遍覽焉蓋帳偌大長安不能容一潦倒布衣故煢煢靡騁欲求人所不之之處一効阮籍窮途之哭耳豈若年翁名聞天下一至京師自有無窮風味耶追憶曾遊雖幸今生不復得到而此心已恍恍若墮矣已矣亦長揖一

丘與蒹葭俱老耳伏頫年翁除書早聞得意臯
郗看花上苑弟當作詩奉寄爲慶風雲也一二
故人錦衣繡斧或馬首相逢煩致惓惓爲道李
郎已老不足念也雨後栽答神與書俱

古致淋漓豪宕
中更復幽折

與王大席

前接手示知陳幼老再披青瑣重遊舊地弟子半是故人園亭悅如夢覺亦一奇也聞新尹春秋甚富將來振敝起衰斯文大幸但白頭博士偃僂在前青年上臺昂藏在上殊使人自慚耳敝庠曾耳黃雖名列賢書而家貧尤甚其子謹人雄者文章爲一邑推首弟無福受爲弟子乃爲貴庠所得然父子俱弟深交非泛泛者比非貧不能赴登泮之期而弟子無不見先生之禮諸凡乞年翁心佛之且置此子於格外何如泥佛謂土佛曰爾勿受人楮土佛曰汝除一切香我亦却人楮泥佛曰不然我以無楮勸汝汝以無香報我可也慈悲樂善自是我汝本懷耳一

咲一咲

憐才念切一至此耶末幅是史公得意之筆
不當以譜諜目之余亦將衆手加額以拜明
眼矣
服服

復陸九初

尊翁先生生時自作家傳非不才弟所能揚厲其萬一也倘一蓀孫無足傳之人雖班馬提筆歐蘇伸紙其遂可傳乎是弟文反賴尊翁先生而或傳也見手示殊使人大慚長君玉樓之召聞者傷心不識足下何以遣此明秋過我連床數晨夕以待次君鹿鳴佳音豈非快事哉日苛望之矣吳下風俗大壞人情涼薄而尤險焉今年春夏多雨薪米俱絕一官不能飽妻子亦異事也弟向日豪腸頗爲灰燼又因暑濕交侵遂成鬼病呻吟床褥客至不能起聽以是獲戾于四方長者多矣彭兄之來適値其特想亦有所鬱鬱也第雲老自是爽人識荊之後相期幽自有日耳薄程聊以塞責伏望知己諒我

蕭疏
自適

復王敬聘

承鹿鹿塵土中故人下馬把手道將情何殷殷也今乃八年于茲耶弟齒搖鬢白肌膚瘦黑非復曩者挾彈長安時形狀矣年兄豪氣磊落想近來益薄雲天耶彭雲老之來弟正緣愁病時伏枕不能倒屣謝客已久非為雲老迎雲老歸得毋少慽耶然丈夫意氣相許向為悠悠陌路之人今則一見如故之友他年則許弟亦不敢自菲也竆秀才算未來帳得毋令朱家劇孟共薊蘆哉聊取肖宿草頭之露供雲老三舍之需萬祈故人命我諒我宥我

肖似郵青樓如月自落落丈夫之氣

與彭雲公

適同足下坐稍久則後輒頭涔涔欲倒不以病軀得見嘉客不覺言咲之溢也游儀非甚弟雖初晤足下然觀君氣度本自不凡他年或可負荊衛贖耶不既

爲吉之氣令人可觀

復陳仇池

夜來褻甚見手示益愧甚小婿北人徒有其貌其中未必有也荷蒙過與兼及三豚慚愧慚愧至次兒以七歲雖抗禮長者之前不蒙呵叱足矣何反稱其傑秀且嫻禮也總之兒輩無知目責長者主人之罪夫復何言哉捺翰不禁汗盈洽背矣令孫正在妙年輒得要士之首雖係天生與人而先生家學之可羨固有不同者自今伊始當使兒輩觀型豈特老博士門牆之慶

耶天牘一冊祈假刻正之借光梨木但暑氣侵人更用此物汗目亦不近人情之事矣惟先生海容

滿紙謙光之氣引人仰占

又

弟昔年拔答隨手而書隨手而發原不起稿亦無存稿也自甲寅在吳門僕僕牛馬中以稿付敝友代謄友遂為弟存稿未幾所積乃多梓人又求灾木荒醜事也今蒙先生過擇一一賜評

盍生頗甲癸感謝感謝令孫復姓呈覽即批付該房備文矣謹復

可作集前凡例語

又

令孫作卷自當序于前列而彙封之其復姓詳文亦即印發矣想先生旦晚謀歸棹不敢稍滯也爲致周應兄趙雙兄并沈量周古人尊美鑑盼之思當不似秋水伊人之切也令孫堂課擬于十八九日倘趙雙兄續刻詩藏成乞便攜付我杲望

寄松友札用事切而韻

與郁弘初晉初

連雨無情弟復抱病種種未得領諸同人大教懶倚已甚古人勸始怠終之訓不能無愧爲忽蒙頒眖蓋切厚賴謹拜登容踵謝尊祖尊翁不旣

微氣諂并從勸語與思作謙光語

復周 著

春來多雨多風多濕多累多愁多病無不多者所少者惟米與柴耳年翁得無同患否每憶道範不能時時趨教悵悵甚悵王幼芬卷極佳強將之下令人可畏如此當爲壓卷以獻當事復何能贊一詞閱貴族說簡而有致允翁誠才矣哉倘書大全奉覽餘不旣

一起若絕趣絕所少者倘有一物日酒急須拈出

寄鄒乾一

讀手教即以一函奉寄并煩轉致任楚老一函

竟無便鴻其字已作禰正平刺漫滅不可覽獨其稿已入拙尺牘中矣茲再致此函并原賀楚老一啓一箋奉去煩足下轉達之仲秋月圓時或可到家看婁江潮影中不數廣陵月色也佇望佇望

風致翩翩不數玉人衛玠

繡虎軒尺牘卷八 終

金壇曹凝菴先生著

繡虎軒尺牘二集

傳萬堂梓行

繡虎軒尺牘二集卷一

旋庵 曹 煜、亮采 著

張爲光 覲文
門人 唐孫華 實君 校閱
徐 舒 楚餘

起庚申七月

復宋既庭徵君 諱實穎 長洲人

先生一世人龍也奈何泥蟠復爾雖然名士自有其真也豈必彈冠者始千古耶昔嚴光周黨

王良同徵而良獨爲故人所不納讀千古而其隻眼者得謂當吾世遂無其人哉某三十年河北作生活則河北一傖父耳其爲詩若文如蚯蚓蟋蟀無端自鳴其自其者既細而亦無所學焉變其音者以爲差同於蛙鼓 鄙焉其鄙之者則未嘗聞也聞亦一哄而已先生賜以大序不亦爲先生之累耶夫天下皆知已而負知已者貴以心先生尊札固示之矣先生以心知我其爲序皆取我之心而言之與他人徒知已者自有異某豈無心者耶有心當何以感之而何以圖報之則亦銘之刻之與此生俱不朽耳承諭且改二字謹如教益信先生真知我也其他頌涉繁多倘肯一一垂示豈僅百朋之錫歟但不敢請耳容面申悃不莊

一筆如駿馬下坂一步一折句轉字折夾空騰变復有勝氣行乎其間筆意酷似呂黎延衡借評

復袁重其孝子 諱駿 蘇州人

嘗閱古德機緣有云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自是形容其胸中之空空耳而竟可取爲弟今日處家之況爲盖弟今春無不典不賣以資朝夕者即錐亦爲之爽心矣可發一概也承寄至朱既老序文一首既老在諸才人中人品尤出一頭況其文感慨寓意弟深喜之仁人之贈自與眼中諸子不同感謝之私惟是下此語致之太翁新生雖已到學而脩乘之儀杳然無聞大暑積雨陸沉追呼在戶設身處地弟實不忍妄有所與耳夫禮義生於富足今時

何時哉於陵仲子僅僅一李豈能持贈東郭先生者耶況贈半之李亦不可多得者耶想當爲之憮然已姻翁仙遊足下豈忍恝然且晚過晏自可握手道一一耳不既

淋漓感慨

與朱天游山人 諱灝 州人

昨足下過我輒令孩鶴呼入不能一醉作客也僕僕心緒稍舒當邀清風明月與君共吞秋色耳宋表二公回札有便祈先致之備有煩銀鹿則奈何

又

連雨多病薪米時之何能復作米顛之拜來西極佳暫留觀之令郎之行倘可進至月外否如迫不能待亦惟付之一歎而已謹復

復陳仇池明經 諱松 江人

臨教十日如隔經年弟負病吟呻日與風聲雨聲積滿床邊枕邊而百里之室頓闊交謫之聲者則無伏雖更無厭厲也然堂中客滿雖尊酒常空而聽雨言愁亦自不孤耳滿擬台駕同令孫過婁稍盡芻𦍑之歎乃不果來昂悵悵承賜佛手何止三日留香謝謝他日過婁再圖晤教雙老爲老翁見貺煩叱名不既

情多委宛筆有餘妍

復緗池和尚 諱宗湛 荊州人

搦隱握手忽已經年知道範清康喬行精敏耐長篇短韻亦復從者擬爐煙之暇不少佳情之適也翁年來多累多病人事慨然尤跡矣昨片雲垂藍又重之以百朋鄙人何以當此所觸題頌雖俚言已成而臨池尚煩捉刀者特將令歲俚搆先呈慈照祈稍加尊評以爲斧刻之光弟年前即携原卷過晤兼欲結一茶之緣也乎仍不既

與姚彥昭廣文 諱文含 桐城人

闊有鼓盆之苦未得過存一慰甚歉甚歉我輩情多或亦不能忘情於夫婦一倫也奚散月況吾年翁想已欲將出含有卿有雅池大士者卿子

能贊一詞也正則拒拒不敢不以正對君友義
同幸勿勃然胃勝怏惕

復持原兄 諱鉀浩 金塘

別來幸各無恙老年兄弟强飯康寧便是受無
量福矣彼服中諸公何足道哉讀卦之六爻皆
吉恕字之終身可行吾輩讀聖賢書讖恕二字
光為今日藥傷之良劑人謝弟稍稍有蒙氣而
不知弟日日服此二劑也吾兄以謝可免須惱
之病可保康健之年吾大序妙甚已付梓矣謝

謝吾族有以族人攻族人者為祖宗墳墓起見
則誠快為鹵莽而又翻各者示前車亦快然皆
係之薄矣不意近見之吟者族也史蘭友兄所
云另函非後悔昔見留念是嘱

右押正數之談不從修域一九封匪楚自 忠怒二字生受用不盡此聖賢真實學問 論非先生不能道亦非先 生不能行是衙

寄斯寬弟 諱于京金瑠

有臣兄歸曾以片楮奉賞不意別後天地變異
平陸忽成滄海一望無際不但無不悉竟無處

舍矣而人情則愈薄愈惡不如將何底止奈亦
皇天上帝未讀吾夫子詩也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矣不大可慨歎也哉略中參落徒日用常常
不足諺云昔婁質金一百兩除非教學一千年
貧哉是言今日吾輩無怪其謝貝無足道也愚
兄非斯人之徒歟一吠

無策作冷語令人亂亦令人 痛哭

復憑蓼庵中翰 鴻汀人諱號蟹

別後天無月不雨人無日不病加以飛塵之恥
食指四五百枚而買米以升計買薪以斤計其
困苦尚可道耶毋憶道範時作天際真人之想
見手翰真如天符寶籙有五色雲起於函中及
讀諭云云知病後與迪之若又似凌風若雨集
我几案間也年翁在澗撤中雖其扶搖之翮不
能為南北渓之徒弟其傷之然亦惟遙望西江
期過年為我故人一吸耳今者視池之水幾何
不能自沃已焦之釜豈能化為黑雨以灌欲稿
之苗哉便函暫後後晤有期

論詩經不乏象牧
惟其學識有殊爾

復數歎叔

承諭、取西遊記爲病中消懷、孫悟空不知一筋斗翻在何處、一則尙未尋着、吾叔欲以此醫病、正恐龍珠猴尿、悟空有方不可用耳、一咲一咲、敬將醒世恒言呈覽、鬼說鬼談、空較西遊記尤有著落也、不旣、

詠諸處卽有妙趣、當是曼倩一流延衍

與楊賦臣同年 淮安人 諱才現

去秋瘦痺之餘、荷蒙年兄小試關中、乃得康好、至今感切、悠悠日月、又復經年、知已之懷、徒生雲樹而已、洮兄歸受宏拔、弟莫逆文章之外、詩詞尤妙、而開門宮商、眞丈夫一書、楨爲游內填詞宗主、然司馬鄰才、思萬里而家無立錐、聲名益著、京洛翰垣、華泳諸公、無不倒屣恐後、卽鄉伯齊公、尤爲水乳之孚者也、因爲公之故、而願爲松士、又得爲吾年兄弟子、受業私憂、得師吾年兄、想亦深慶得弟也、兵農禮樂之外、定應破

格置一座、以待洛沂風雩之十、弟恐頻于一瓢、更艱於端木一駟、吾年兄賢而憐之、何如文宗至蕪、或過吳門一晤耶、弟停舟胥江、以待彩鷁矣、臨楮馳切、

寄鄭有四太守 邳州人 諱僑生

去冬范方來歸、下邳知其必有上國之遊也、曾以片翰致贄、而方來至今不復踐、臨飛光冉冉、又復三秋、闊年叢有翺伯之命、指日扶搖、弟蟠首泥轍、不知何年一通江湖耳、萬里之思、白

雲俱遠、山陰袁兄素與弟爲契厚、向者金魚池上、曾使弟陪年臺、爲觀魚之樂、景光如駛、屈指十有四年、年臺或復記憶之否、今袁兄淹蹇下僚十年、未調而差解、來京有親在劍、弟因方來之不來、覓袁兄紆謁臺端、一假近祉、思分位雖殊、而半面猶嚴也、年臺淸名播天下、袁兄自無外倖之望、弟把手言歡、不失當年風況而已、臨楮不勝神切、

與袁尉謝元 浙江人 諱世珍

匆匆而別不能三杯壯行色得毋咲窮措大攤一甎反不似在草庵中指天畫地白眼擊缶時耶文宗已過吳門弟不復來蘇矣特遣人以鄭太守書致足下煩爲我轉逵惓惓耳薄程深愧不文聊當剪韭與足下躍足長安道上坐坑頭啖餅一飽而已咲咲

何如累卷絕似後漢諸家簡牘

復耶溪庵

兄有十苦弟得其九惟棲身數椽爲兄所不足耳至多口仰食則較兄三之矣交際靡已則較兄百之矣而兄之三樂弟惟有賦詩一事而已弄孫飲酒何有於我哉若然則兄較我樂多矣而我獨有一勝於兄者隨波上下如野鴟無心隨時卷舒與白雲同幻物來則應不着於心本無過求是以少慮也古人有云若愁柴而柴至愁米而米來何爲不愁愁亦不至愁何爲乎主於人情之薄世道之險亦惟以坦懷處之安分守之我以人爲薄人不以我爲薄乎我以世爲險世不以我爲險乎賢者不責人聖人貴內省家無擔石之儲而一擲百萬此英雄之事我不能也蕭然不蔽風雨而能歡出金石亦曰我不能乎弟常與吾兄共勉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今之世遠怨足矣吾兄以爲何如偶步尊韻呈政

豪邁人能作平恕詩文自賞遒不靡楚白眞學問人語昔人云胸臆流遊者還靜深廚雲來鳥不知當作如是觀延衙平恕乃聖賢極大學問充翁特爲拈出今人於熱沸中頓地猛省其有功於世道人能忘不淺也讀之使我神悚十年

又

蒭蕘之言乃蒙過獎吾兄真可與入道者也處當今之世有不得不然者人固不能與天爭也譬如今年之大荒凡有田之家不但無租且須納稅則奈何較之吾輩又更難矣凡事主心不足時當推已及人而思之自然平而怒矣諺云不怨他人井深只怨自已繩短又云窮漢難與官久自當秀才未來張時時爲之便可手舞足蹈非同妄想聊以解愛更爲吾兄傳一秘方想

當啞然一笑也

病苦本自難堪猶以未求帳辭之覺此方可治一切心病鍼砭座右誠可以娛吾歲月也

姚妝十年

與鄒乾一 太學 太倉人 諱袁濂

貴門生文足下想未過目便以相示耶其筆資之高熱槳之雅自非詩當蹊徑中人物此大中丞所以擢爲冠軍也然少年之人任天而行典故疑頗有未確自古文字可以掩主司之目者不可以掩天下人之目貴門生文不無可商者

足下更爲考正之删潤之而後付梓何如

莫被欺人對此亦當汗顏

復邢濬庵

第三小兒病後身痛總是虛寒所致連月未免鬱鬱今早始得領教大集弟本常人加以心境之惱惱也集中佳妝未能細心領略正如漁人望武陵止見其蔚蔚佳氣耳洞裏桃花渺茫安見而胡麻滋味從自流涎足下付之一笑可也其放誕處亦惟門庸流愛我不如惜而已幸勿

按劍爲望誰嬉

形容得到山其意真亦其筆潤

寄孫麟仲廣文 諱發祥 丹陽人

晴日滿窗寒燈若駿言念故人想當坐絳幃列生徒敲磬出金石也蒙教以來更歷春秋每思道範未由矜式茲敝友鄒乾一廣陵便鴻特挽致弟潤候而乾一亦素慕龍門吾爲發藏吾年翁想亦聞其名而相思者乎兩人把握將正不知如何根相見晚耳乾一連年辦硯揚州倘年

翁欲其朝夕聽對亦可移帳儀部更倡聲和名士風流或亦此都之人所樂與遊者耶惟年翁圖之

與鄒乾一

此去又復許久始聽長江湯湯使我望廣陵月色從爲嗟歎耳三冬弃寬榜花含玉當是足下歸將耶悠悠我心故人珍重

短柬中有百折之思

與州守禹音鍾公 諱有鬥 旗下人

老父臺才大如天心慈似佛由中達外盎然溢
於稱物平施更加溫淑其鄉欵近今所罕見所
謂心悅誠服而愛慕無已者也茲敝年家郁男
經諱滋者敝同門已未進士仰瑛之諸父行也
年高德邵屢充賓筵通國稱為長者諸孫皆宮
牆佳士滋杜門養頤足迹不出戶外近因老父
臺仁聲灌耳欣然欲一謁見此蓋老父臺仁化
所感能使期頤之老扶杖而覲光輝者也可喜
孰甚焉某不揣唐突敢為先容乞老父臺稍加
禮焉是亦循良傳中一佳話也云云

寄陸九初文學 邳州人 諱啓元

陳威翁朱卿兄歸未敢以一函奉瀆卿洪裔不
作人豈書郵也范方來竟不復至遂使鱗羽澗
絕亦憾事也足下抱道溪居想近日天麻集於
吉人矣小价之來為盧爾老事也乞足下指示
之而後行弟于張迢迢所瞻所仰惟足下耳吾
邳今年況味何如奏東荒苦之至悔士凌京之
極陳宋二公想已目擊而語之耶不贅

寄王东生文學 邳州人 諱命錫

范方來不來吾輩乃有江河間阻之歎想足下
近況康佳閣宅屢吉讀書作文以自娛樂也昔
科吾邳頗利南闈羊角毋使他人于拔可也三
冬季夜正須唯唔勿忘太夫人熊丸之苦是囑
足望悠悠江河神與無窮

勉勵諸人人心寓真慈川也

寄楊德偶文學 邳州人 諱之儀

聞自鄭牧還歸想窮措大形徑時時揣彼裴而

含唉耶雖然他人翁沸不如自己燃薪也西科
不遠以足下之才何難一第而不奮然側眉以
吟生肩斗酒手談為丈夫當如是矣范方來竟
不至婁白鴿向莊弟日日罵黃犬不置口足下
為我着韃驅之何如一唉

棠井春花澄如枯木文心文致悠然遠矣

與沈康生同年 德州人 諱晋勃

弟湫湫一官淹蹇萬狀又自苦不煩涉世多遊
想能見原于知己也老年伯德盛年高古今罕

見弟嵩躬巾坍寓隨身衣之際一進萬年春色
祿知月而不知日恐後先後時之總承年兄台
諭特徵麥東詩所以獻㑹麥東今年大荒多士
筆墨漸懶而太原諸公乞特循登門不許朝夕
有云自逆者有云未暇者是以遲遲至今非弟
敢慢事也其他諸子另幸開帳薄儀淺斯不腆
祈年伯年兄勿卻勿哂念其誠切勿擲大門之
外爲勝荣慶

復總戎白公書 諱 遼東人

台望名臣伯仲儒將風流移塵而江神亦衛靜
鎮而海波不揚某某草芥賤士兼鄉麥東承明令
兄史某報真之餘麻史沐台星顧豫之道然讀
書之暇聊用醉依韻門職甲分狀大由覘光在
有褻辱諭言彩墨光感鄉生官期宮墻仕十朞
櫂鄉力弟能加措久荒變觔何以充當叅某弟
不才興不敘於君子諸凡未諳惟台照教指
示之臨楮無任悚惕

與劉乾一

連日窮愁扶丈宇心幾化爲油鼎柴炭心擁擁
擾擾無有寧刻古人謀道不謀食恐不若此混
孰甚焉承囑作募緣丹石法敗緣引竟忘之矣
今早始落稿然自覺議論多而正意少失作引
紀墨搜筆揮就竟不能復改奈何總由心不細
除卻議論便無落筆法也是下關而刪之勿貽
識者哂有將勝鶴早晚過我示教是懇

與斯成弟 諱元楨金壇

斯寬弟歸自鄉麥東若況兩弟兄思念之情則
又不煩楷先生道也邀使隣君向作雕寧史册
忠兄極承河潤今至吾邑托身無地特避太爺
欲借君吾令故人之誼誠難懇然吾弟火推愚
意而親愛之爲懇尤囑者世君尊作隣邑史册
煩力言於周史册前俾得與修宋同列勿太晉
落籬之外何如陸君之才亦自有可用者未易
聲也

俏龍落落
別詩篤摯

寄石温如明府 諱之孜 陝西人

別來倏忽三秋遙望長河時切高山之仰老丈堇勤勞茂著佩子功成自茲以往小民樵蘇之憂大族世沃饒之利功德每有璧耶欣賀欣賀原捕障君縣懺士也治其向極蒙雅今至敝邑鐵豺飄零為巢無所意欲東前他圖其人才致亦有可取者不知老丈其能扶一指援為河上之佐以拔之寒水爐炭中否倘有可為之機緣或自弱其力惟老丈其俯其方略耳其久違悲範便鴻聊當披晤倘言及之非敢叙也

二集卷一

不失詞不失體荐剡雅調楚白

復九成弟　韓廷慈太倉

世間不平事何多也見于筆幾為裂眥矣挈婦付去可來此共話何如

荅朱天孫

摒玩尊墨令人作高山流水之想所謂尤物動人逛也弟不月弟錯公處自當極贊但得張公一言為重則勝猶是多多也率復

復錢梅仙　常熟人　御殿

草草尊懇知足下不以為褻者云爾則女今僕汗顏矣我輩何如丈當一旦振發也師正叔罪維去僕欲謀為三舍之資而人情開刪年將有大吉慶事遂欲飲其雙星嬋媛將補所未逮是以不復徵西出陽關也刪教當即圖之但不知尚能及否暫復不一

纏綿之情溢於言外

候孫麟仲廣文

去冬之別風景依稀思之猶似昨日年翁筆歠絳帳樂可知矣猶憶把樽孺子耶向者御乾一渡江魚以小函奉候想入記室已蒙閱繡衣使者已持萬石之祖百丈之衙衙上耶御其寒增暖烘時也特遣小价替敘合祖至弟年來困窮踦蹶之狀書之自覺可愧并思暮之懷但命小价目陳之那已如年翁諒為我拖拖一一惟也挪割一部小詩一笈呈政

語語自有自趣

候旧曲江廣文　安東人　諱

二集卷一

別來不覺數年飛光如駛悠悠人壽年命抱道
海陵絳帳談經白衣送酒攸是染也何有小酌
約以文宗按臨時遣价恭候今織衣至止又運
準開是蓋前蔣逢春一往奔也弟近來源倒無
似今年尤甚蓋食指四五百枚而貧貌窮交日
往來花徑中又值旱澇頻仍之後饑寒救急送
致左支右吾苦不可言卿何如已一道之亨勿
見哂也小刻拙箋伏候台郢徐不悉

寄鄭乾一

年翁歸來將竟未能盡斗酒論文之樂至今日
乃愈知寒暑不可擁矣天邊劍氣異人不知是
何祥也儒者宜人人修省以自度叔未可以此
全委之天下事非一身一家事也蓋天子修省
則可以福一世四大修省則可以福一家年翁
以爲然否冬雪稍瑞來年或有豊兆耶何時歸
當把臂一快耳小作過海陵命其進叩台安勿
久敘行無任神馳望足瞻雲在西
惟天地有萬物原是徹上徹下昨得手恐懼修省自應如是如是如是是衍

自視重則丈亦自超

與張耐庵中翰 廣陵人諱希哲

大雪滿窗三徑寂寂忽小价來自金壇帶手酒
數個至不覺爲解顏一笑丁酒者邑大姓于氏
所作也錢牧齋集中稱爲酒之冠其詩曰蕭
如見君子寒清沁心肺藹如近美人光風泛勝
胃又曰丁寧戒室人此酒吾所將升合謹斟酌
朝夕手封閉可謂愛之至矣弟不敢私以其一
贈年翁想鎮帳春深可與陶學士掃雪烹茶同
一風味耶光鴨六枚亦吾鄉佳物幷獻佐酒祈
莞不宜
看酒見贈可佐山中高士一醉矣

與尤展成

秀士成末郎來來歲兒子輩惟求取列爲第一
蓋在位自讀其書先生眼不到任學生之自便
也惟眼到則雖其頑惰亦遂不敢頑惰耳何如
何如來儀及帖即命長衙代致之是望

與王大旂 以下辛酉年稿

年翁奉檄至婁代您發賑竊歷極肅靡不深歷
真爲有脚陽春可作千秋賑法非存心之厚賦
才之優曷能若此弟逍隨杖屨上臺不知百姓
亦不知自顧有如蒼疣而賊日爲春風所侵舊
疾復發別後紅腫多形痛痒交作而痛有時息
癢無時停也會敝年仰沈此翁之喪竟不能躬
致一奠特差价役致奠此中殊爲未安倘年翁
出弔於沈便中爲弟照綴一二語何如春來薪
米多缺而索逋者去冬之約尤不忍爽蓋有情

之施不能作無情之報也胥而訂年翁稍應緩
急已冢季布之諾茲特奉券乞如數付來手弟
今日固剜新肉補瘡痍之計他日斷不敢慢視
此瘡也幸諒不既

閱此札知年兄苦心世事久矣跡券之夫何不屏迹楚自

與張尉庵

火箱久假年翁念我寒甚不啻解衣之惠矣謹
璧上邊縣之中自當永念熱腸也謝謝

後鄉紀一

大作素消華高秀而近作更饒沈着造語不凡
覺竿頭更進矣窮而益工信然昨接手教知年
來火盜之數數也此分明傳奇中衆正之被偷
林冲之被火也英雄幸相念窮而事愈幻皆戲
文耳年翁之事應作如是觀

幻話實至理也極倫

與鍾太守

丁癸大典支銷正項俱有定額各戶來求乞老
父臺立行給發勿致乖悮是懇是懇頓首

與徐龍友經致 山東人諱駿行

去冬弟在郡時因星槎未歸竟欵一晤今春聞
有黔中之命雖蠻烟瘴雨不無各天之感而經
盤錯以別利器未必非丈夫之慶也容當踵賀
燕慰澗懷邢州宋君柱大世族子弟由武庠英
才久在提臺都守麾中以守備效生息之勞往
來瀏海能分養兵人真豪士也茲往黔閒迎
舊主偶過弟署燕年翁爲降那貴人且渠有齊
材之庇與尊者尤爲密邇欲一㸔龍弟知賢人

之聚必有大變是用筆為介紹也渠有同官適見一事口傳之想能出片言之才傳神君之須耶則非弟寸楮所能悉也不盡

與楊賦臣

闊別忽已年餘相思不覺日甚年兄諒有同懷也近來詩酒文章與春風化雨同臻妙境而提鞏後任垂問又可藉以繪照門之圖作為娃之福豈不大快鄧州某某者由試序於都守驟久為梁提臺所委頭其人本世家子練達老成年兄留意垂青是亦桑梓之道也東望絳雲未能遥企烟光萬叠易勝神情

與邢淡庵人中丞少師公子登甲荊蓬也

天雨不能出門來為閣閣幸日昨未行者行則今日斷難祭掃不知使息何所見弟細觀據呈來文云已令里民自行丈報抄有冊矣為此仰本官即下冊無丈勘字樣但云與原冊不符攻以田為地以熟為荒即於原冊擅註開云云原無丈字而原冊不符一語亦無多寡報田不符字樣或者非冊荒公占而指云冊荒公占成冊荒公占在此冊而指云彼冊故用竹簽木牌為標識使吾輩一見了然耶無丈字而丈不幾謂吾輩多事乎且行丈必須官發丈弓攻用丈手書手筭尺何云該員甘許一騎役乎吾輩竟不用丈而以意匠經營之苟無大謬即以原冊繳呈是亦省地方之紛紛滋擾吾輩之役役年翁心細人更將原文細視而示教為懇

與張如三桐城人詩杰

弟因年翁未到在家候教一月昨聞高論心地洞然快甚快甚吾輩細心奉公尊逆勿率此第一要語也然弟思立法不得不嚴不嚴則繩折生弊行法不可不寬不寬則多事滋擾故先頒甘狀在於下處發下細查原冊其數目之多寡字號業戶之是非則合符二字使已有着落於胸中次早登場以查是否冊業為主而離城既定一覽了然以胸中之所已定者合於目中之所見則省煩擾衆年翁以為何如幸裁示時俟

客甚想不怪也弟即刻發册不復作劄各送子

非陳所原不一

梅仙云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寬二語何非正大至以日中所見合于胸中所知是又探驪得珠矣

與張如三邢淡庵

昨至一都公正圩長引至荒所全無竹竿木牌為標識茫茫大地無從稽核經承原差俱係替身木偶問業主亦無一人令人握拳透爪無可奈何查憲文先行令該州矣而今若此罪果誰歸乎年翁處或不然也弟原欲每段取業主一結今無業主此令公正出各圩總結開明某圩荒田若干某圩若干而圩長各出其圩之結亦開明某號荒田若干某號若干其有開墾成熟者着令註明其下次日查勘時已註明則不問如有隱漏而不先自註則稍示以法令幸無不註明究日力有及有不及此法一行則無不及假稍為簡便所宜閱會合一者也年翁以為何如幸裁示復

胸有慧珠故列處自有經濟

與張如三廣文

前承台復知吾年翁天才異人一日而竣數圩之事弟本非賢而所委吏為將錯即如上十三都之一圖在湖川塘二三四圖在莘家市相去已十餘里矣而一圖之悉聚莘圩在極北中間兩河相之其路窄不容足往往有顛蹶之虞兩傍水田積水初澗一失足更至淤陷兢兢業業一步不敢直弟仰面載之年翁所勘逆所接所大路平坦其難易何如哉昨忽聞撫憲將至不得已置內地而遨遊隅雖臏而坦直而平而公正圩長無一人自清晨至日中此身浮無着落處則今日之虛度又可知矣所喜勘出開墾頗多見當事時不為勞而無功耳年翁所勘積蹊幾何能特示知否且積弊處即近告之當事仍祇所台裁是荷

復邢淡庵

十二日聞撫臺已抵虞山弟即置內地而奔海

勝所以便迎候也今開已刪衙門尚未知何日出巡耳年翁都分少迎片揚勸若弟之苦則有不可言者即如一都斷完再之一都則公正圩長仍未齊也又須半門方能與至再往一都亦然此若於人之不齊也又如上十三都之一圖與二三四圖既相勝十除里矣而一圖之中各字圩又有極南極北之分中間隔絕兩河渡而更渡迂遠折旋二日而竣一圖之事此若於圖之途濶也又路窄不能容是兩傍水田積水初

涸將勝有顛蹶之虞一失足便至淤隔肩與不敢乘往往同衆步行或欲與一人則在前者不能至於後在後者不能越而前此若於路之羊腸也昨撫憲催檄至更令人鬪絕幸勿十日弟先有覓限文去而今日之信撫憲亦不燃至也年翁來論與弟同念然本憲以公則頗撲不破私情或可略而不論耳弟所勸都圖既多所若獨甚意非執要不可以御煩而執要以嚴爲本不嚴不可以得要也徽法以應爲本不應不可

以行嚴也應爲體嚴爲用此弟所以得其要而治之者也年翁以爲何如至於寺上之道以填以直而已弟志已定成爲年翁告之此雖區區一事數日之功而生平之人品學術係焉惟年翁圖之告竣之日得意詳覆之文不但與百姓作福抑亦爲從前出結各勸官隱過則吾輩之厚也天地鬼神實降鑒之矣匆劇不擇言幸原諒不旣

勸荒幾成習弊能廉以持己嚴以御下則國課民生胥賴之矣經濟大文章孰加於是

其迂徐挽折敘事緻密直逼韓蘇又其餘技耳卜年應爲體嚴爲用乃克行其天地父母之心生平學術一語道破弊俑

與張楚白廣文（無錫人諱其翰）

春風一拂張緒風流依然無恙耶弟從草莽中歸適有印生以楓鋁過訪眞得麻衣道人心法者也渠問年翁與其人之相特欲識之於塵埃中想年翁亦欲其一拍青雲路耶印生來意無他弟已極道年翁與弟氷雪同爽矣不盡

與王卜年廣文（蕪湖人諱）

寅兄高才軼群，弟所素欽，盖不必求鑑之照而知爲非常之器矣。弟往來於荒原枯澤中者幾二十日，歸來有印生者挾逹摩麻衣之術奔走王侯間，欲一登龍爲寅兄預占貴顯，說弟先容，想肯開軒一驚倒之耶。弟已道寅兄近況不望解杖頭沽醉也。不盡。

余素薄麻衣術，竟爾物色印生，過荒齋與語，極道喬梓偉貌，領其議論，知有當也。若余則一老書生，可於相法是取乎。

與許九日 諱旭 太倉人

印生名滿天下，而言過人貫，竊心訝之。豈以江湖術可用之貢貴人耶，抑能相富貴人相不能相豪傑人心耶。一晤見山二字承諭付去，當爲囑言，勿復作十分誕詔語可也。弟從用剛來，未能與印生叙杯水之歡，盡摘紵之致，或俟其開雲對鶴談燕，再至則我輩多情，自不作悠悠陌路也。煩致之。

印生相中趙癡恐無由得此寶藏

復我安叔 金壇

別來又復三四年矣。每憶叔父尤儀，徒使人望系梓而神往也。年歲內荒，哀鴻滿道，叔父守業甘貧，不用才正是大才，不見德即是大德。彼服中祿，祿何足道哉。娓娓一官，羈身隣郡，內外綱維惟叔父是賴，何反以此過稱愚姪耶。袠中近無選文者，文宗考卷容至蘇郡價覓奉寄，餘不盡。

與盧爾騰 太學 諱起鰲 邳州人

春來役役風塵，竟無寧刻。小价從圯上來，弟方手執丈弓奔走荒原曠澤中，是以作荅之遲，非敢失元宵之信也。今特將各項著其交足，弟荷蒙台誼，永誌不忘。但逆遥千里，江河間之，弗克躬行踵謝，極爲歉仄，想能見原也。小僕鈍劣，諸凡所發縱指示之，吾輩相與之情，有如骨肉，諒非一朝一夕足償區區圖報之私者也。外具菲物二種，另單以開，匆劇捉筆，是鑒是原。

與陸九初

去冬范方來，剛會以片言奉荅，茲不再贅。弟因

二集卷一

撫恩委勘太倉坍荒田畝日夜奔走風塵小价
楊之秀亦隨弟効力至今未竣而又不得不使
之西真若事也嗟尉乞與弟相訂之事已迄三
年今方就緒小价亦皆努勉無知乞年翁爲弟
作主諸凡指示之外欲煩二三知己與聞其事
亦惟年翁擇其宜者而已盧爾老雖豪俠丈夫
然事須攜始想不見怪惟年翁以朋友之事爲
已事他日弟與爾老相與有成始終膠漆皆年
翁之賜也北望雲峰高山是賴至懇至懇弟執

掌之餘焦心悴骨多劇致言卒卒不恭

與王在生湯德鄰鄭文美劉象先薛茂森

諸子 俱邵州人

聞二三知己懸亂在戶想已漸如車輪矣弟坐
看今秋後偶高鶱佳恨速拔也喜甚羨甚弟與
爾衛老有小約已蒐陸九兄爲斗盟不知公輩
能臨期辦轂皆城爲我作片刻旁人否想知已
相期或不見外也秋試畢同陸九兄過婁江候
桂花消息何如日竚望之餘不既

與陳伯達 諱又旦 宿遷人

別來六七載用滄海世事已屢更矣不佞僂
遲吳會日見衰老而如冰一鶴不知何時可脫
也聞令叔先生猶自養頤納吉送夫令兄詩酒
無恙藉慰闊懷藉煩兄致至囑至囑而彥宣以
卓犖見知於 天子亮作理庠玉樹汝亡以雄
豪素軼於郡公亦爲沉游余軼雖遷化不同而
感慟則一親戚死生之際朋友決絕之時未免
有情誰能遣此不佞垂老之年一官甚瑕即素

稱莫逆之交亦數載弟能一見歲月有幾徒使
人闊逝駒而心感也悠悠天地何能奮飛臨楮
低徊不盡

闊情處使人感歎 而筆底更有光芒

與長婿李炎 諱欽晉 睢寧人

向過太倉風雨不息別後大水齊花人情促急
寒增冷署景況愈不可言矣賢甥門宅安矣不
葵可知紛紛之事想已寧靜也然命題元歸持
過山中一問諸女甥近偏偏涕倒妙齡無纖綠

之資以相遺也亡友庶樞遠北賢哲照拂半子
之誼諒不忍辭而不佐北望愁雲泪與俱湿力
未從心其奈之何何須賢哲先一作士爲就便
安厝之計不知曾得咨愚近見江南人情偷薄
風景愁苦頗懷北歸之志所當亟與賢哲相商
者也骨肉之言幸加留意是囑

情致藹然令人吟咀不置

復葉源發孝廉 見山人

向過玉峯極承高誼至今他德未諼也謝謝昨

諭張令親事先經送許九丹周與圭伊尹衡張
樂令諸子調護而土性素稱獷悍頗不率順諸
子雖欲委卻其後令所行飭諭以全兩家之好
未知得當否此子但辦理喻而學官役兩有限
北事又非可直申上臺者申州則反成高閣惟
乍兄酌行之多筆率復不莊

與鍾太守

昨奉台諭令往茜涇鹽閘瀏滸劉塘兩河果因
奉憲勸荒一事將及一月其瘦饑飽頗不能均
焦心勞思以致成病現今服藥未愈隨經遣役
持帖叩辭又蒙台臺諄諭不得已當抱病力行
矣但法不立則令不行令不行則功不成此何
時也尚可忽忽其失公失慎代台臺之勞不得
不行台臺之事誠恐經承原差或有懈怠則法
之所行開罪於台臺不小所當預爲陳明乞推
其不得已之情同心協志以襄厥成者也其地
長身長分段細册宜勅該書立即送學以便措
核至於櫛風沐雨力所可至斷不敢欺台臺以

負百姓之望云云

凡事必規模先定而後可成功究竟不任則
已一任則侃侃正論仍不待其事之畢而知
其有當也異日宰天下當亦如是其偉抱詎
不可預卜耶卜年
果毅而精明可謂
智勇兼備矣[illegible]

復劉河營吳將軍 江寧人

向過貴鎮得承顏色老年臺英姿偉略不愧名
將風流指日圖麟無俟蓍蔡而輕與忠臣之才
結客好士之雅遠近推頌尤足欽慕者也尉君
將門有種弟得忝一日之長何幸如之謹當如

命一遵教言近者府道公以名帖差書到學欲先收一二桃李以光門庭倘嗣若鼓勇先登以赴趙公之望亦快事也弟業地守委托皆濟南涇兩河明且御駛至真鎮矣握手有期領益不淺特為附聞無任瞻切

繡虎軒尺牘二集卷二

凝菴 曹 煜 元采 著

楊 嵩 星源

門人 徐 舒 廷發 輯評

陸 穀 士廼

起辛酉四月

復葉生紀生 太倉人

處人骨肉之間。殊為難事。二兄所教。允協余懷。兩僕各為其主。亦從究免可也。更煩先為調伏。弟至河干。稍用處分。何如。不既。

與秀上姪孫 太倉

今春日日牛馬走。只隔宮而謁。掌風塵。殊可咲。昨匆匆別來。又瞬旬餘。風雨之懷。不追多述。一小兒資性頑鈍。有勞先生提撕。感佩非筆能盡。第古人云。一年之功在於春。一日之功在于寅。今二春已過。頑鈍依然。不知近日所作何事。中資不中。才資不才。不但安兒之責。抑亦館師長之事歟。向因先生病足。不便卧起。故令其每日溫習舊書。使有程限。以束縛其飛揚跋扈之槩耳。今幸尊足已愈。似當以講貫為弟一急務。而溫習次之。故早飯到館。即宜講書作文。而午後讀未讀之書。申後溫其已讀者。此一定之法。若以餘工講貫。一講使放晚歸。不惟晚刻精氣不聚。不能領畧。且心志已亂。草草了事。一放之後。浪子野心。放豚之追。竊謂難矣。伏祈先生以講貫為第一。必當乘其清明之氣而用之。俟他日稍有一隙之明。則文理明通。讀自易易。此又區區從山下過來晤也。次兒資性稍過於其兒。似可與其兒一同工課。以省先生之力。倘秋冬時得勉強成篇。則是先生之大有造於我後也。恐難不才。自當於脩脯之外。竭力綢繆。添同宗誼。勿怪狂直。臨楮懇切不既。

講讀次序可作學究訓定白

與鄭淡菴

別來又旬餘矣。疎疎河干。行願不卜。何影其堪。絕倒。弟前至蕭涇。物倒未梁。人夫無影。不得已

數箭州人
意表擲仙

與王子任（文倉人 名志夙）

無端至止得見君子豪情爽致貫獲我心而杯酒論文屢沃高誼方在踴躍之時又蒙藏顏斐疊年翁之情無已不佞之意奈何汗顏拜登明晨淚錫龐中或可面申惶愧耳匆勒不宣

與許九日發擲仙

僕蒙州父毋片檄飛來命濬茜涇諸河自十六日至鎮埇為潮水所衝無從下手乃設法募金

仍行築成不意為小人所盜決弟相其形勢見此埇去茜涇十餘里離於看守而近海止一二箭地易於衝激自天妃宮而上至六里橋河道寬深可以免濬且農佃伊始省河上一尺之工即省百姓一日之役也乃命移埇於六里橋下晝夜蕆工而其中頑梗者私往盜決與無埇則可止工也僕日晓我不可因一二人而上無以謝州守下無以慰萬民也遂移檄邀府給貲請兵以守埇捐金貿米計工募夫以濬河又分為十段每段一諸生分督之僕往來河上如燕壘梭織不敢言瘁四月一日各河俱得告成立即開埇放潮四面並進兵漕農利商賈舟航咸得其便民心大悅諸生紛紛投詩見贈此雖漪濱一埇之地而僕受人之托竊幸終人之事矣人皆曰非僕則不能令諸生分工非僕則不能使捍兵服役非僕則不肯捐米募夫非僕則不能使百餘年不通之河一日皆通也僕則謂此皆大中丞少師公留心民瘼州守申請上臺以通

水利之大功也僕何功之有古云因人成事亦碌碌者之所為耳忝在至契特為報聞想為我加手在額以謝百谷王也一咲

此實大經濟也惜乎小試行道然亦可以見一斑矣

與吳虞度

僕奉委開河皆係上臺德意僕不過兢兢奉行不致忘僨耳即有微勞何敢居為已功今見令甥公約遍貼巷陌謂僕請兵守埇捐金募夫朝夕勞心冰檗自矢稱為一路福星人沾樂利約

士民齊赴廣孝寺拈香擁送僕荷德何足以當
之不知足下能爲我謝士民勿勞苦我父老否
足足下之善愛於僕者也至於諸君惠詩則當
藏之十襲以將珍玩矣敢拜嘉命之辱
虞度後札云甫小早僭河道久塞士民權里
望積滯之通如張河天師遽不可得師臺暫
降師席之尊一下極閭閻疾苦四水汪洋萬民
衆利真千載一時門生輩與有榮施者也近
爲打門之吏筆祿視田久成荒蕪諸生雖心
漾高厚而學疏才淺俚言鄙陋不足以表揚
萬一況於退避農商久已失業今一經覽讚
自顧躊躇行且朝夕頂祝頌禱無窮刻下敬
香相送特其先事師臺何推功不
居乃爾耶卿行遄候先此草復

合鎮士民公約云謹啓本鎮原係四水彙集
士庶樂業之地豈有餘年來河道淤塞以致
田地荒蕪商賈杳然人民無棲今幸本州儲
學正堂李按臨閘務朝夕勞心水漿自矢卽
有待奐者咨嗟嘆道以冀又保前兵守備捐金募
夫題有賢通此其一路福星也自今以後永
早無虞人民樂利凡若此十者也孰不沾其恩
澤良曰無涯開荊矜通凡我士民至期齊赴
廣孝寺執香擁送王旗鶴卷
登舟而送萬勿觀望此約

與崇川胡廣文 寧國人

邢言旣久懷公念迹深茅茫縹緲中有神仙人焉
高居絳樹嘯詠吟嘯無毫髮之累擬其瀟静之
志者非寅年翁也耶僕自正月二日卽同州守

揆厥於窮簷之下三月又奉撫憲之檄勘荒於
梧原倭澤之中三月又委濬茜涇各河日日牛
馬走廝于胝足三春如擲不亦哀哉昨從河干
歸正若啻城子爲蜂家耶所妬藏毫盡委遊有
吳君引毛穎來謁僕甚喜之吳君欲之崇川爲
多士進利器求僕一言於寅年翁想亦擢濮必
需之物也倘可爲之先聲否吳君之父木宮墻
客是亦栽培之意也文宗檄云蕪程趨歷十日
考試四月初旬定按江陰吾輩裘首幸不遠矣

風雨雞鳴差可自慰臨楮神馳不一

叙進高節不僞可人□聚集中楚白
群山萬壑掩映輕雲薄霧中天然秀致每仙

與袁重其

三春躑躅非海上卽河干飲冰茹檗勤苦萬狀
對巾笥卷帙不知何時得披也序先生過蹈特
餚五簋一飯恭候午飧幸卽過齋前叙衷曲不
罄是荷

又

先生來蕪則風雨隨之得毋煩步履耶新歲的

於十一日公座旁今日即買册抵胥江奚宰吟小詩爲先生壽苦不能書先生使善書者代我何如芹儀勿郤是荷弟往郡又多一番盤用錢硬老惡價以其半煩先生手致之度三五日胥或再報命耳不旣

復錢礎日 無錫人諱肅潤

接手示知尊選已竣海內文章盡屬鼎遡下秋事業於斯煥煥真快事也但篇文衆穢刻其二謝謝弟三春躑躅畢室蕭騷重老或頗知之所訂未能全納以半煩重老手致幸勿嗤貧兒遊客却擻不出也一笑

復斯成弟

去歲斎荒此間尤劇極耀武揚威之五板無以濟窮沓極欲之三斤亦可哂矣而吾弟更爲錢穀所苦想亦誠然左臣兄一生嘲傲而正氣處原不可磨不意竟作古人愚兄至今爲之涕泪今寡嫂不知作何下落其賢弟之變也實論處親翁事即遣精細門役寄訪之尚無所據來差欲回暫此致復悠悠我心與書俱遠臨復珍重不旣

文筆之妙可歌可泣　物仙
文生於情斯可不仿　楚白

復斯覺弟

大荒之後苜蓿萎翳拮据之狀有不可言非直吾弟一家之窮也左臣大兄歸來匝月竟作古人人生幻泡能不慘然愚兄至今涕未乾也不知養子尚能安其身寡嫂得依以爲之子否左兄在世強直自矜剛傲有之而無齷齪鮮耻之行亦今世不可多得之人身後已無一瓢可繫於心子雖非其子愚兄常見其愛之如子吾族例當留之以侍寡嫂而更擇親支之當嗣者嗣之亦並行不悖之道也賢者所見或同未可一朝任其去來以傷死者之心且寡嫂指以爲子甘若久其更未可因左兄之死更傷生者之心即別有所以安寡嫂之法愚兄若於不知吾弟似難置之度外也與斯成弟商確之何如承諭處與老事方在爲力圖報來差欲回先此致復

前言卒原不

真堪託死生矣梵自昌黎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信然偷俯

復虞南泠進士 金增人諱宇

弟煜半生落魄隻影天涯近雖擁璽銮水而年齒已邁名行不彰深爲年藝先生所鄙乃惠頒青玉讌光飲人愛而過譽益增汗洽不知何時歸來蹤謝台綸也承諭來漢逸事弟詢來差不識其面又無切脚可援不但恐其聞風而遁而且有當面錯過交臂失之之慮乃使精細門役

先行務訪竟無下落其奈之何査閩典有朱漢卿非漢逸也又係久居在娄之人非新商也而徽人之朱姓者雖有之然非閩典之家令府差欲匣暫此復命或俟弟細訪得確或先生另支切脚始得効力耳匆劇非復無任主臣

與張爾鉉太學 太倉人

僕奔走河海三春一擲而此中寸墨不復識文章爲何物矣古人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況二月耶承諭以諸生會卷爲閱耳中猶若潮汐之灞湃目中猶若斧鉞之紛紜滾滾乎不知何從落筆雖已告竣竊恐諸生哄我多烘老不復能執劍登壇公然作大將役偏也余茲戒矣謹璧

一哄

復張咸哉廣文 太倉人

寄仙一出筆便令人解頤

別來久矣望劍出寶氣以謝彼有人焉與添閣先生輝映于右也 劍由泳出供在定遠 按手教燕詢邀使知年翁近況尤佳慶幾慰我遐思矣嗣若俯拘

有女風明光宮墻誠僕一快承諭令塔事開兩時即着該書倚文付來于我輩誼自當心照不敢慢也汛水悠悠不能飛越故人珍重筆不盡書

與田曲江

聽教後已三年景光卯駛令人駭歎行首引兄青瑣南北分憶長安邸第啟啟銜衡參寺守舒切切共話時耶弟奉文宗檄典衣冠守節詞淦江不意文宗爲太平御公所懸弟承劉好茲將

及兩旬米珠薪桂盡食無術不得不求救於足下乞慨得一臂挾肖游至懇至懇況足下已吸西江以蘇涸轍之苦也設肯餽而秦輸之秦儀則晉閉之耶足下必不出此萬中無人小侔乞信翁便令渡江救焚之急幸原是荷

與戴令及廣文 桐城人 諱芳

弟已辱食侯君先發若山有處得吾子久矣歸魚之約彈鋏歸來何如不盡

短兵接勁尤饒韻致

與張西渠 郎如三

向者秋石之賜原欲求飯近日相對殊自黯黯小僕自海陵回又兆獲如願是以遲至今日始費上也幸原幸原若山詩一氣舒旋絕無傾何處蔬薪花上後來者光焰有不可遏矣做羨做羨文宗有確信否幸示知之

覆田雨江

弟滯滸墅江忽見霞章飛下真寂寥中大快事也及詢年翁起居大略相似又不覺為之悵然失色惟有高吟奈何奈何救解而已三五日後定當造府叩晤華矣餘不盡

與陳大匡廣文 桐城人 諱卓

年翁風雅之宗吾黨瞻望久矣近來必有傑構能稍稍示教否錢礎老所選文瀫借光尊製必多所有字來弟向年翁作一轉語會麼會麼想不煩老僧饒舌也弟今年窮迹雖也無而文字尊終未能斷見礎老字函囑云云弟尚未要見在然亦不得不恍恬於給孤長者之前作揖草因緣了却如來建剎心願耳原字并呈覽

用禪語作札使覺目蓮花不似他人牙後慧

後錢礎日

滄滯滸墅江日復一日焚桂炊珠不勝拮据而可斷落落寡合恩倒親猶子虛饑餓土地了不知問之者訴耳可慨也援手錦從以禪語作札致嘆人老矣昔曾未全之數意欲稍稍進門內昧因緣馳上倘行庭果於明日他指則弟不得不潛蹤與鶴為足下去眺計也希即確示是荷

與沙定家[illegible]

旅館蕭騷風流飲盡夢魂縹緲愁悵偏多離溫嶠已老更宿空衾兩對酒與家貧必人皆六逸看花含咲何須我是丘陵日來風雨淒淒心情稜稜窮之將至愁日奈何冀君七踪慰我三秋臨楮遡切不既

韻頃如佃

復張楚白

月餘勤若今始息肩請且言歸快何如之離窮愁孽深未能掃除而滕前課子窓底喚花亦不知老之將至矣足下寧猶有未足耶倘能來月過我一醉濃陰所謂故人相看若豈不知故人與望之望之大作并覆不一

滕前課子窓底喚花不免令人學得詞各嘆羨耶一歎

寄田曲江

前嘗遠辱下詢曾以片言奉聞想已達記室矣然彼時俯躬吾術尚嘅可遊行于可衛者而今已成絕學大人從爲異事弟遙望婁江竟有不

能言歸之勢小僕再叩洳陵想年翁自有莫逆於心矣一歎

寄徐麟仲

別來尚久思吟江雲倒知故人無恙方且對南薰而鼓掌銜杯酒以論文進快哉弟潦倒澄江而月有半文宗情性異人也例之所無者有之而例之所有者盡無之弟泰滿取青下見此公亦僅爲金人三緘不敢復贊一詞而究之之極歸途溯涿宦家如在天際矣小僕從荊川過海陵將趨瓜埠而歸特以兩囑叩興居并道■之苦寒蟹落甚不謂竟在於此弟素不以阿堵爲念今若此未免悉乍窮扑腹已揮汗率勒伏惟珍重

海江麟仲皆名羅有才交如此宗道之何其淡無所投也

後周有序進士字式金人

頃從澄江圖大然非常闢坐書室中左右蕭之氣皆從胸中奔出非天地聖人與閒日澄念爲應笑息遂有清風拂拂四擬[illegible]亦非天地

惠我二言乃知黎察自在人心即人皆不自知耳吾年翁以吾言爲知道否一咲承諭敢不答述關地力爲之調解令姪業已心服矣大略此中有不便深究者也惟乎翁心原之

再作一刻 寄京散

復錢虞安進士 太倉人 諱[illegible]錫

許久不覩儀範寧勿叔度之悵接手示喜可知也令弟稚若僕素愛之其才其人皆所醉心者也回豁之與終當九萬從斯成池之効已耶前因府丈至該書慨敢唐突弟剖心疑之見諭及已遵行詳擬矣廸日抑汗未定希諒幸原不一

復閩中林熙實 諱

不佞與足下無半面識亦夫能閉帷面相思而足下儼然屏以篇章爲之明月足下必有所不可告人者借筆墨以達其意於不佞也心忍以不佞爲可與言情之人故不擇其行人於遠路也不佞所足跡所不敢康思所以爲命於足下而不佞自浚汀歸諸事棘手月之念日又喪其

二集卷二　十七

十七年之女拮据衣衾餘痛在心故欲進之數日報足下命非敢慢也而足下又遣行人促之何其始之知不佞深而今之視不佞淺也敬聞命矣蔣其一冊之僞介拙刻二冊并使上復自愧菲薄他日揣從竟不知向後何似耳然足下亦當原諒否不毖

從常進中能濟人之急又其從無一面之識
者亦非大丈夫真豪傑其能爲之

復俞康侯 太倉人 諱天倬

潛江之別又復許時足下正冝吝振揚鱗發[illegible]翁而銜銜行奈何以採薪介介也今當七夕人皆乞巧吾獨安揣承惠五色佳品敬當存之牛女爲足下祝龍門得意也柳復謝不盡

與惲正叔 武進人 諱壽平

日來寒暖不常朝夕大變弟本畏炎人反受寒病流滯衾身殊爲苦中扨側枉過知足下近況翛翛高賢有望不能稍爲謀酒樹之需愧且愧茯遠剽高生滿腑淡服不多貪冗一夕之濟我帶知已武不以非棄見罪耶得暇仍望過我敘

二集卷二　十八

新媺豆角漉床頭帶葡談心何如不盡豆角說得您有滋味所謂點鐵成金

復楊淮淵明府 諱四川人

老年翁台臺克濟乳獻不揚神武旄曆民在之寄無茶撫字之心誠一時民聚千古人豪哉某緇頸寒蛩中如敗雞息烏飲啄翳萃未知何年聞風颷之聲隨鶖鶴之影也思之不勝慚歎永賜手翰足徵老年臺不忘舊好之誼樹勝感切兩嗣君聯步宮墻方慶光施斧藻不意雙飛上

國立地高騫使人徒作雲霄之望殊爲悵怛婁中官戶贊雖分三等而貢監出學則有一定之例無差等也年臺久於婁諒亦知之弟未敢列附若於上且中也今又破成例之大半焉弟素性不喜衙者於日竊欲自附於大雅之餘主周書兄或能諒道之弟分不敢邀推分之情以圖知己之言感也惟老年臺心原之迢迢數千里虎豹當關雲山滿目究爾馳復無任主臣

役錢梅仙

客中之苦生平備嘗惟兄在婁弟深念之愧木能多助耳何敢云惠尊諭毛生有鼓盆之悼天方炎暑待用之追可知適弟有五兩之獲不忍更留其半竟全付尊价以佐毛生想此時多一分亦蒙一分之用也率復不盡

真家勝真伏筆

寄洪元兆 徽州人

春間小僕回知吾兄病漸康好足能行手能把筆作字而飲酒啖肉如常弟爲之一喜一懼喜

者喜瘋痰之疾他人多致流涎顫手體不能行而吾兄若此則可望復起之兆也懼者懼瘋痰之症畢竟不宜多酒多肉然老年之人去酒肉則無以遂日去之固不能多用又恐他日之累故懼也然吾兄高明人自有儆懼自有把持弟亦惟喜之而不必懼也承囑欲用秋石婁中此物頗少所覓不多暫此奉上倘有効不妨向小僕語再帶來但此藥入群藥內用無益少用亦無益須研極細用滾白水服二三錢或一二錢

方勁倘若壅則以白水雜于人其黄爲下勁去年曾用過故知之也大壽文因太倉止一人故者往其人病未能往故遲可今冬携送來爲明春貴誕日張掛何如勿忘煩也秋例堪做珍重

珍重

復吳彦昭 代湯人

春初接年親翁手教始悉令兄親家之變令不知任中事已結局否令任帯已扶櫬歸來否風塵一吏卧柩還鄉妻子羈遲魂魄悲悵真使人血淚兩竭也尤可憐者弱息爲許令任聯姻不意自去歲多病種種漸成怯弱今年五月内加以腹疾六月十七日忽沾瘧疾二十日申時遂不起因幼殤未與成人之列不敢以片函告訃而江河間隔來往艱辛忝在年誼日可兩原也茲特馳聞煩轉致令嫂令姪勢忌萬痛不能復論雞鳴祇憐之哉痛傷哉而猶斷絲聯長河無盡此情耿耿惟其有懷惟年親翁心察之臨楮揮淚不既七月十六日

說得哀切幾
幾聲淚並出

寄陸紹遊

向以一函候教未蒙賜答三五年來遂不知門下近況何似十令叔年來益康健否逆老令兄操家良苦詩酒襟懷文章意氣仍如他日否各房令兄令弟才情燦發俱遜休逸古浙大儒家之聲不恭可知也紈頗爲我此致是惡令妹妾夫人暨諸令甥聞尚未聞不知任中近事若何方切懸歎而六月二十日弱息又加痢後瘵發遂不起以幼殤不敢訃聞有北去使人頓一轉致令妹令甥海命女無緣更得巾櫛也傷哉痛哉迢迢千里江河重阻往來跋涉白當兩原臨楮無任悽切

寄茂枝叔 代答人

向在葛嶧屢承德意何日能忘乞叔德與年長兩弟操家有方均足欽慕任涤例一官江河遙阻未能一函報敬深愧深愧承問致聲寄守敢不格遵但七八年來與州守並無往來故古恐

手爽替有以某金四十兩書特於人面稱姑丈之項反罵而不領耶兒此事欲之於南牛之丁退之於南牛之手與之出入惟南牛為卞後時豈不自相而令於二十餘年之久乎彼或曰我別有他用而借之非當此事也則借以為江南用乎借以為河北用乎抑借以為河北用也則何故三叔物則十金來而又借四十金者乎若以為江南之用則我未嘗有債逆之事貝貢之事既以四十金付姑丈矣而又借四十金為必有大事可指而知也然則乾此書以為奇貨不亦奠哉二十餘年來姑丈此舉頗為不合一則使于姪之伯歎其孤兒寡婦以償自巳交與二則使我成此不義之舉以致竟無終始所以于今請事不敢請教僅以皮毛相與也而今反以我為負債人耶此愚表兒向家叔詢也敢述之於賢表弟望表弟稟明姑丈細細思之或赍還我原字或自取焚之勿致表弟他日真謂愚表兒之受施不報也愚表兒二十年前散金

以贈貧窮親友邑人多知之者嘅尭然李天相現在可一問而知也幸賢表弟為我言其幾諫親戚之誼子孫之計不敢不悖亦不得不明也臨楮弱勝感慨之至

辨析如牛毛而權貴自撰詞筆更復委宛乃爾可稱無得之才

與顧雙羽孝廉 太倉人

何士倫用服照人弟所素欽而射集老成捧送有法真吾庠萬里才也來年館地弟已致意頤弦兄業以非一家自主為對夫薦賢古之美事况士倫與年翁尤稱莫逆徐元直之於孔明非年翁其誰勸之望年翁合縱其間報我好音朋友相好之情丈夫知己之誼兩兒尚已至懇至囑不旣

復九成

竟未能一洗風塵之色方切愧赧余何又承金酒鳳瓜之錫耶欲璧以將奉老毋恐弟兄疑姑受之容再謝不盡

復緗池大士

佛光冉冉照我宮牆既不能布金滿地作千二
百五十人之供又恐猥人之坌非包米之炊敢
飯馬祖者也慚愧慚愧之關一序姚侯一札客
三五日專人馳上游印旗反煩大拜殊增門外
漢之羞矣謹鈴印於首藉手奉璧餘不旣

與錢蘅仙

聖賢廬之行可謂樂矣俯仰之際如遇昔賢一
堂諸君古道照人不我遐棄二也高坐雄談頗
自得意三也但多諸君一謝反覺有門內門外

之別耳棠諸書送紺公序特遣求教大畧字欲
匀而紙欲矮此紺公語也松江紙平裁則高矣
華前之間時更望步過一談何如不盡

大假長
公日吻

寄候侯官姚明府 徽州人諱

老年翁台臺服官撫最報政君侯育士起菁莪
之頌佐年者甥定之功千秋銘門萬里馳聲不
佞某每思道範時切遐思向者蔣曠老入閩曾
以一函致棡深荷鑒納茲有紺池大士者獅子

兒雅擅傳治之才蓮花门悅居風雅之席夙與
吳大中丞公爲方外至契今海波不揚閩雲生
慶大中丞思雅道之可賡馳檄見招紺公亦念
奇功之已建杖錫來賀不佞某仍以片翰附於
杖末慶明公政績之有成故觚生欣喜之無旣
非敢爲佞聊以貢誠云爾臨楮曠切不宣

與錫士尊者

公飛錫秦中弟竟不能作茄子王爪主人慚愧
慚愧別後諸凡俾心心火填燃上炎於月紅腫

如桃脆坑頭者三晝夜惟川須大慈悲以覓心
了不可得爲彼黄上乘耳今吾復明特遣役馳
上俚序一篇小刻一種姚侯官書一封并薄程
一函稍申匪區與瞋跡簡之罪然以揶揄而欲
當建剎想公定爲我一莞爾也閩歸之日望即
惠示以便趨候華推甚不旣

復吳守府將尉

兩承惠教因賤日偶病未獲修候中秋又蒙厚
頒我輩雖已似覺儀文之斐斐也溯洄茲承以

制君入闈事諭此事必經文宗錄遺始得非區
區一學校之官可竟送闈試者也八月十三日
奉府文轉奉學憲文奉撫部院批冊稱武生部
文並未言及即准鄉試應照例錄取科舉送試
繳昨已著役馳諭而台儆今日始至也嗣昔此
行諒當一息千里而猶霄之與必自近始弟愧
不能自作大風乘之吳久也奈何除著該書按
全撥馳復外拭服物此乎惟台鑒不宜

復戴生（大倉人諱仁傑）

秋笳登翠屺樓披黃門下在日尖紅樹間高歌
長嘯勝市囂萬萬矣不佞潦倒空齋躑躅摩遼
目同秋遠耿耿愁余忽承惠貺紅梅如金寸糖
若蚤陶家蒙栗兒對此寧不雀躍耶對使拜嘉
嗣容申謝

復錢梅仙

承手示偶同客落未遑裁復今春丁祭不列諸
生不自引咎而文文之弟所深懷也蒙諭當慶
外晉之但　舉蝦中龍茶無版幣窓發欽畔同

耶淡老估計約得三十餘金可以竣事然亦非
不到諸生所能任也須其至從容議之渠既知
過弟斷無苛責去其罰之名而辦募助焉任意
量力而已從來法不立則亦已矣立則要之以
信若悠忽了事則前言戲之矣事功何由而成
且他日者夯奏後先　廟庭肅雝弟不敢辭微
功而凡筵秩秩籩豆有光則諸生之力矣諸生
不惟免過且以祀功不亦休哉祈年翁力贊之
臨期或可過此共商也不旣

寄過振鷺廣文（蘇州人諱于被）

前在澄江闈即報見老年臺榮任雲陽為弟隣
邦師表不勝慶幸蓋忝在知己知老年臺文範
德教久為吾黨所尊而雲陽合親之為老年臺
門下士者皆得讀先生之文而沐浴乎先生之
德也敝親家張君仲玉荆石在昭昔嘗見於兩
丈悉蒙矜風之拂化雨之滋弟與有光施為謝
謝而仰次眉兄者少年多才高明況濟蓋庶有
之在吳年翁署中周年臺又已垂青及之深為

於其上莫引勘官徃勘則摸在公正抒長及州原差若勘之之時原首之人不隨至其地寨首其弊則又慢在原首某任人引領無人出首見荒勘荒並未逼圩丈勘玉枝不惟欺隱朝廷錢糧而又帶累諸两欺瞞勘官其罪不容於誅也爾老父亦詳文有云李玉枝於康熙十五年在此段熟田內冒報版荒二項五十餘畝及委官臨勘則以康熙五年間東段冒銷馬路拋荒之田掩飾云云足見老父臺明見萬里一言之

下免某失察之愆省某登答之苦某感恩戴德真不知何以為報也但此等弊非老父臺之才不足以燭之而非先知東段為已經除糧之田丈過圩丈並其荒熟而扣算之則亦無由而燭之也某勘此田時 撫部院已在常熟憲限急迫見荒便勘不指丈每亦出心怔至於矢天誓日實無情弊倘十堂吸查或老父臺見上臺乞始終高厚垂前陳明恩庇之感易可言盡某欲親叩求謝恐有冗不敢輕謁臨楮不勝懇切之

分析情事如穿上教其
此文筆真生龍活虎也

復蔡于宮孝廉 諱鏞金壇人

閱邸報全錄見于宮諱在焉不勝雀喜因憶吾姊自幼於諸姊中獨端凝少言笑體雖怯弱意度自不猶人太夫人體段圓已生而具之矣姊丈豊碩其貌而忠厚其心心足致福而貌足受福奈何竟中年逝也今乃不發之於身而發之於于宮天之報施善人豈有謬哉于宮大材瑰

成自當一息千里明年杏花時定聽春雷震耳也不佞素性好客昔在河北為窮孝廉時雖風雨不蔽黃虀不充而客至必與言歡臨行必典貨以贈及擁瓶巻江初年甫生所脯殆盡即以十之六七贈親友年來早涉頗仍人面漸熟人情漸踈束脩之入不足以謀朝夕窮愁逆於河北時眞貽誚也原約附驥幸蒙勿罪作卷風雅以見才郊重以見學必為選家所珍異者已分送諸子留意矣一木盈盈未能登堂躬賀薄

僕恥申鄙念，夠措天下脚，能足供新貴人醜睞
耳。長安道上，備風雪中驅寒，一尊而已。臨楮不
勝愧絶。

寄史表姪 金虔人 壽嗣

別來又復幾年，聞吾姪謹慎自持，操家有道，嬌
然風塵之中，不墜前人舊望，可謂安貧立品，大
慶之一木矣。吾舅氏家聲，庶幾再振者，非吾姪
其誰歸。尤可喜者，于宦之提，不但蔡氏有後，抑
亦吾舅氏之光也。令人快快。但愧不佞年來濟

吭喉高吟，如長街遣花落蒂，日其人者否耶，唉
又可憐也。向蒙尊移，淚感綏急之濟，今既數月
展側靡寧，幸已湊足，特專人賫上，乞恕遲久之
罪。何如。轉瞬春風，暇則不遠，尚容申謝，不悉。

與南廣弘和尚

不佞落涸，則中久矣。春風披拂，亦欲扶搖九萬
者。雖不與公日對，見面無時，不見公也。今公又
將都然君落，聞脚蹄人悵悵，於岐路逢者，無間
於萬方。南廣雪寶亭有徑庭哉。小序一篇，幷日

侍冊開風巖，詩作凌霄志，則推荊新葆，沸克躬
親拜賀，為歉。向承假貸，心甚銜感，然寄揣大不
慣。負人為之中夜反側者，數月今始得湊足，幷
專人馳上遲報之罪。想能見原也，新春轉瞬間，
晤言握手，幸不遠矣，臨池不盡神往。

與張如三

別來又復數月，張緒風流，無日不在人心目間，
也不知年翁於得意時，亦念及婁關之外百里
而遙，有斷躬於塵几，破甓之上，東腹噑啼有時

吭喉高吟，如長街遣花落蒂，日其人者否耶，唉
又可憐也。向蒙尊移，淚感綏急之濟，今既數月
展側靡寧，幸已湊足，特專人賫上，乞恕遲久之
罪。何如。轉瞬春風，暇則不遠，尚容申謝，不悉。

與南廣弘和尚

不佞落涸，則中久矣。春風披拂，亦欲扶搖九萬
者。雖不與公日對，見面無時，不見公也。今公又
將都然君落，聞脚蹄人悵悵，於岐路逢者，無間
於萬方。南廣雪寶亭有徑庭哉。小序一篇，幷日

占一絕用呈大教無誌別離窮措大人情冥慳
發一唉也慈溪之友 姓某諱某乙卯舉人一
姓某諱某丙辰進士俱不仕從他人激籠中所
獲夜珠也假宜一道箇間然二友或已上公車
或入都謁選未可知也倘介紳士所在欲大闡
慈航為彼說法則以不佞之詩之序示之可也
寔由在望秋水悠悠寒年抱道珍重珍重

闔大衆中二皆化皆是如來娘菊非三志人安能有此

復張耳貫孝廉 諱灝江人周門

向承枉顧草草盤飧有褻騶從寒煙窮憊門下
所目擊不必更瑣矣貴作章醇雅沉厚不落昔
人窩臼亦不趨時人溪徑匠心獨裁官樣文章
也再加韻光元燦在茲矣展玩之餘不勝喜慶
天都郊不復過寒若仲冬上旬或當遣人一候
行色耳嗜復不莊

與錢有學孝廉 太倉人

瑞年間場有事獨於寒士尤為昔事蓋兆曹為
縣而受令則現耳弟兀坐案頭忽憶當年長安

道上值此於野店中譏左合酒不可得旅夜坐
坑上吟昔人十和朱門詩宛然昨日也今日對
此乃作陶學士消興雖無黨家姬而自賦高歌
勝野店中多矣年翁莊行的於十九日邸元卷
一夜聊申鄙念年翁當為我拔上林全樹歸勿
忘雪夜詩囑也菲薄不鄙是荷

瀟踈灑脫況味眞與白雪同香

與鍾太守

前在月日暮將奉台檄清丈盧洲一事本府火

轍守催州員俱乏委某行勘某敢不就就奉命
躬其股肱第某因年近歲逼寒宵用審遮諸
事攢眉以致二焦火炎苑成大病加以齒牙疼
痛日夜號呼飯食兩廢必俟稍痊方能出戶況
今冬一九二九以及三九連雨不絕誠恐四五
九中亦復如是勘丈之事丈非坐堂指揮可辦
則是天行可為風雨人有現在疾病所遲滞
刻之奈何目前委糧應孔公牧月敎何竟未報
績而欲以全局責某於年內之日久減恐甚難

為力也伏乞台慈寬展限使洪得稍蘇其病以盡其勞庶合台臺委任之意可也事關重大不敢不預以聞伏候台示以便行止

與開輿玉

弟於前年奉憲檄勘荒檄有揀明首發木牌公正圩長引勘等語弟止知今委勘荒前來奉命通圩勘熟也實不知某某已確除糧之荒由揀首發木牌於上公正圩長及州並承原差匯引弟勘而原首之人反不隨弟出首也弟任人

引領無人出首就荒勘荒通無差謬若論欺隱之咎則册書某某為首而公正圩長州原差册經承不合誑引勘官至其地原首之人反匿勘之官不合坐視不舉任其朦蔽而欺隱之咎不在勘官若論失察之愆則原報之公正圩長為首而前官不合朦朧造册報荒後官不合奉憲朦朧出結而失察之愆不止於　人見前撫憲題文入告有親行踏勘之語卽撫憲親行踏勘亦不能知其為除糧之荒非除糧之荒也惟由

積年蒙蔽訛以成訛機深弊巧在用事一人耳若非通圩丈量扣算荒熟先知此圩有除糧荒田若干畝雖大智聖人就荒勘荒亦無由而察之也此事年翁始之年翁自當終之須斬迷葛藤言歸於正弟指天矢日此心無欺此言不得不先言也臨楮云云

與錫太守札通者則議同而文大異也

繡虎軒尺牘二集卷三

凝菴　曹　煜　亮采　著

門人　徐　舒　定發
唐孫華　實君　較閱
郁　燁　弘例

起辛酉十二月

與傅正叔　前見

雪後簷聲惱人心曲正爾潸然忽見歲寒三友一闋筆墨之疎爽超脉之風流真令人心神俱醉也聞將鼓毘陵之棹久客歸家誠大快事第并州故鄉得毋子卿亂予之念耶雨中不能拖屐爲君祖道特代一尊聊申鄙意孝原非薄絲竹聲中想復得一聆余臣耶不悉

與錢蒨仙　前見

草草尊罍知已悟言殊爲快事若一言謝則增愧絕矣爾雪窗中萬事爭上箱峯正歡奈何木絕忽示正叔兄明早言歸甚覺無措集群叙之手稀角零星自覺可愧誠難爲人足下爲我執致之勿訝王某略把破衲中蟣虱貽知已也一笑

與周近修　諱斟　太倉人

正叔書史風流南國首望分宵當貴之藏屬邠乖王于奇情奇何與非想網

僕連日右下第一齒疼甚至不能寢食夜復不能參諸方搽擦止而復發雖生平嘗盡藥劑之苦今若此不得不甘如命矣或者當使頭面稍汗否足下急賜的藥我

再上鄭太守　前見

初五日奉台檄委丈蘆蕩等田某雖在病中即着役與本州原差竟無一人至者初十日病稍愈着役知會原差某於十一日即馳赴十九二十兩都地方迄今三日矣自備船隻供給河下飄泊寒威凜冽在某既蒙台委敢不夙夜兢兢而原差竟不在無原差則不藏公正爲何人無公正則不知田蕩在何處伏祈台臺立着原差勿推諉濟務在城逗遛吝不在星刻下鄉以便揮標號勘某抱病河濱饑寒交切度日如年

伏祈垂念是感是禱

與鄒乾一荊見

忽有丈洲之役使人悶悶難之頗苦任之不甘其奈之何今飄泊海隅寒威透骨寓天妃廟中風雨不蔽忽憶明人詩有窮人猶有月窮神你我不親誰更親除却淸風與明月眼前俱是有伴人之句不覺爲之笑失聲然今年凄風苦雨連朝徹夜淸風明月復苦不可得則眼前無伴人徒與風月爲伴耳幸携足下北遊詩展而讀之差足忘恨借評完郎專人馳望恐此間多岐龍不敢久沉珠玉也僕仍與窮神相親而已事竣歸來再圖與足下輩擁罏快談耳不盡

愁苦中寫得極灑落此何等胸次

寄楊星源孝廉 諱崙 太倉人

不佞潦倒海濱沐風櫛雨受人之托不得不然且陰知江南百姓之累不止蘆洲而蘆洲尤甚竊欲上不欺憲下不擾民稍盡其區區之念得方便處即方便也閩門下公車將發雖瓊林玉樹歡謠在御而長途雨雪之苦能毋使故人心動耶特代一尊專人馳貢幸勿厭野人之芹獻於口而戀於心也泥金帖子春風早傳臨青注切不盡

居廣文之席便爾爲國爲民以天下爲己任非斯人其誰

與許九日

弟偶遭齒病幾痛死忽州大夫委勘蘆洲幾周死而雨雪交飛差役分正多規避又幾恨死昨不得已歸矣不知年翁近作何况倘未僵死早晚過我擁談於死灰中爾爾長歎息以洩生人之氣何如適謀得沽斗之資遣人奉贈年翁或以盡付酒家則亦惟命但愧不多也偶致不一

雅情俠氣舉筆自異

與曾耳黄孝廉 諱鈐 太倉人

年翁壯行在即慨背蒼盤不堪移置道左爲年翁一捧祖觴抱歉無似此去瓊樹林中自當高置一座以待年翁夾泥金帖後願附一行封寄以慰邛望爲嚮薄儀聊付尊從茅店雞聲借代

弟敬進一卮以衙板橋霜色莫勿揮此是幸倘侯家九咸同行仍當恭候台旌作一夕話耳不盡

情文都雅

復九咸弟

風塵鞅掌而歸又將北望長安而去尚未得以一尊侯談半夕方切悵悵原須見壽由有兩方遂玩不釋手因並登嚴粉以淆腸胃蝦覺以清齒牙餘多饑雖使乎善命不敢領矣兩嫂拜登

老母惠花一種蜀箋歛雅不既

復錢大可僉憲 太倉人 諱[illegible]

恭惟先生齒胄兼優德望尤著三述之尊千秋之範實筵大與舍先生其誰與歸讀尊論更覺謙德真古道照人矣某木擬沐浴薰手待床几杖而先生竟以謙辭至今猶悵承佳翰長者之賜何敢言謝容躬叩皆墀以謝臨楮感荷不既

與九咸

辱承嘉貺謝謝開新年二日即登雲路耶萬里之程自此伊始可喜也大捷後得賜命長班爲我查何年得施此冰玉稍稍放懷舒到人間與蒲茅鄉里一見春風也哀哀諸公從末以一刺投侯因巳盡忘地下孺子矣有倘及賤名者囑與不屬統煩致聲歲內外止今日明日諒不能再過署中作促膝話邀之似屬虛假總候馬蹄得意歸來再圖候炎矣君請中秘書則乞以一行附泥金帖郵我爲囑封儀不足充一程幸疾原不既

無一條箋令人齒牙如嚼冰雪

與顧宜遠 太倉人 諱光復

閶門下榮行的於來朝矣此去高步雲軒看花上苑樂耆蓂之業生芹藻之光不佞與有榮施焉願望顒望非夜方度歲今日正元匆匆之別不及稍爲束裝討實慚愧報或門下亦能諒之也薄菲一函菲自拭汗長安躍足時取材[illegible]一觴彼奏而已勿却是荷

復鄭有門訶尹 河間清軍

何閣部抄見老年臺高陞姊爺不勝欣羨自此揮手塗泥信步上青雲矣快何如之若弟之不肯尙縮頭雞籠中將人涉塗泥者以謂庶幾脫此羈囚身試塗泥而其心寄其觀年來豈特尋丈之遠而已哉言之可愧亦可憐也渺渺雲山隔三千里未能遣賀而泥方老至如從天墜又蒙臺頒佳硯喜感可知方老年徹齋如火焚其尾曾不肯少貸而背當水晶亦滅不敢滯客於其行也愧乏瓊瑤之報候糧艘渡天津時或更以一函候臺祉耳江東雲樹年來必有深念於此者時借爺手圖十幀以獻庶幾致之服一展卷間如見吳中風景且曰此中有人焉呼之可出也書有不能言者煩方老爲僕道意幸留念是囑

此等筆墨惟神仙冰雪姿可對

與秀士太爺族姪孫詩

嘗聞藏典凡人出家者父母反拜不以爲子也而吾儒賓主之情師弟子之誼則大經地義不可磨滅者由此言之姪曾孫旣已出家則吾姪父子之禮宜疎於師弟子矣昨承頒留之不止而向梵宮以後身何其篤於父子而薄於師生乎不幾於聖人之敎稍謬耶一笑一笑午間便飯候駕並祈同郎君過我以暢賓主師弟之情和尙本先生之子則學生之世兄也萬勿執僧俗之見曰瀟堂俗不厭一個僧人多也更一笑

理正而文趣極

與戴令及廣文

不晤安道令人時作遠心昨見梅花如雪四望皎然獨酹之餘忽起剡溪之興至今興未盡也老年翁從龍旣囘聞貴恙全痊極爲欣慶但惜張顛不顛千古無雙足者矣一笑一笑佳公子時切弟念不知何時借覩天上麒麟兒也弟次子南金今年八歲經四書已成誦久矣起講略能達意嘗欲攜過嘐城與晋年翁作陳荀之會恐驚太史再奏德星然吾輩晚年極得意事莫過於此或年翁乘此婁江大榜正闈何公于過

我一衆不尤便耶魏望魏望龍堆秋石之佳天
下無二蒙垂惠謝不盡敝門人張君樂令婁江
名彥也向與姚君襄開鄒君乾一並撰澄原選
政張君之力不少數年以來姚君痛哭玉樓鄒
君亦光上國推張君落落諸生中修名立行貧
如長卿家且無壁不得已出視以謀其生今年
設絳帳之真如鎮蒞生之家久切龍門之望而
弟亦欲藉其晉謁致我淵懷乞年翁進而教之
更以陽春餘風蠱而拂之想張君必昂首長嘶

不忘倚彙之感也閩新撫單出月十七日拔部
不知的否倘仙舟度婁乞一价知會以便同行
何如春風蕩人遐思如霧懷我良朋待其有極

復張未園 諱理蕃定人

昨駕枉三徑生輝至今座上香未散也晚刻承
賜手示緣同僚西席醉庭中梅花下未得裁復
爲罪今早讀除夕佳咏以三斗酒一枝梅作對
雖貧士家風而受享已無窮矣風流蘊藉令人
想見張君雅致也元朝詩有法有律置盛唐中

當出應制詩一頭地小儒那得爲此哭夏宋王
十首一字一淚亦一字一珠何自衛生字從痛
墮非徒然也容當學步以報尊命乾一兒見女
事倘不用弟昨日之議恐終無濟年翁似當再
商之母愁首蓄盤不能爲俯平作一箸也雖乾
兒大雅見女紅絲前生繫定然兒成女長父母
之心豈能恝然耶年翁似當再爲商之

足稱名士風流

與吳學博 諱文蔚武進人上海學諭

澄江之別流光如駛梅花墮玉柳色舒金言念
足下道範寧不作邇從之願耶盈盈一水未能
奮揚殊爲悵悒有淮陰蕭生者携本覓利遊於
上海王家見其客遠覓候其本天涯奔走之人
蠅頭幾何而能堪此所足下推而倘舒一指之
力使孤客獲本而歸則春風化雨不特菁莪歌
潤即遠方枯條亦得沾其嘘植也情切鄉鄰敢
冒唐突幸台諒是禱

與晚雲弟

前見手字有遏僑之意何竟杳杳也連年太倉之苦官舍薪米常常不給非復三四年前景況矣寒氈久坐則人情漸熟而早涉頹仍礙義不生於貧困之士無足怪也賢弟果遇我則知之矣諸弟所行所言不但出於情理之外並出於禮法之外愚兄不才與之論質何難所應外人不知者謂愚兄數十年飄泊之人今乃以世法處親房兄弟則何以爲情哉此事賢弟姊之自當終之或可移彼作此草草了局吃虧何足道

歟推天地祖宗知之八叔地下知之而已春光倘餘無幾或可買棹過此一醉否不既

寄鄭副尹

老年臺秋增六百黃綬高車難佐政贊元而逼畀一尚獨驛天津春風熙人岸幘吹詠牧何如之弟一氈常冷風雨蕭然去冬承手翰兼領厚貺寒谷之春光生几硯謝謝茲吾淮鮑年翁諱匿字麟圖以武魁署鎮海千牛與弟同城而官者人九載鮑雖以運功銜加遊擊 恩廝明威將軍

紅頂紅翎而仍以本官領運北上雖係同鄉從未一識台顏今過龍門恐年臺以一樂運弁視之弟特爲唐突想當破格垂青也部尊虞眼郎賴照拂之范方來傳示欲取芭蕉數本識致上古人謂江南無別物聊贈一枝春弟則謂寒瓊無別贈分得半窗蕉耳拙詩三絕片書呈政臍椿神鬯

與陸守梁斌夫 [illegible]

暌教十載闊門下榮陞專閫副精裝毅銅章一

堂榮慶千古秉休奕質賀亦念風雨雞鳴當年晤對時有北上一老生耶甚吾淮鮑年翁麟圖者與不佞同官太倉舒氣表洽歸閩雖已功加遊擊投將軍之前例用紅頂紅翎而仍以本官領運花上帶過其汛一切催儹事務郎祈照拂倘念枌榆同里更於附汛并賜光聆倘如陰椿不盡注切

與張如三

春風滿帳化雨時領吾年翁生徒女樂不愧古

人弟撥倒要東指納愈雜禮義愈深朝廷所以宜鑒流品也貴學頗年翁至持或不至此敝同年江陰夏琢人爲奏銷一案去冬投牒自復今來部中交銀若間者以斧頭爲難端將過要中欲貸於弟弟手困不可言特轉覓年翁暫一手援敝同年老成忠厚一見可知秋期斷不忘報其息則一如弟貸之例是用懇祈者也臨楮馳切不盡

與王大席

年翁抱道高吟光生皐比近來釋帳春風與天公化雨爭嘘沐之功矣弟今月十八日牧公始送新生入學試畢飛鑠蘭桂艾蕭雜然在庭朝廷既不別流品學宮復安論薰猶禮義生於富足今日徒虛語耳一嘆敝同年江陰夏琢人因開復事走貸於弟弟無以應不知年翁能一手援否或頻轉語如老推而爲弟刷余之儋同年忠誠撲茂年翁一見可決倘云未經謀面則覲務索償於弟弟擊惜於內之癖耶更一嘆

與王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謂其再思可者洲季文子言之耳非謂人人之不可三思而再思便可已也人之資性或遲或速千思萬思只要合理詩曰思無邪非謂思無多也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不知幾回展轉幾回反側豈止三思季文子是謁意多的人再思而正便須乘正而行至則私意必起正不勝邪矣弄於爲常之人正須至思而周公孔子則又不必再思而亦何妨第思萬思哉作此題須何句與季文子對針不必思然論再思三思道理方爲得法

如此看書如此作文爲後生家用多少悟頭

寄楊生

別來黃鸝周不知幾春秋矣聞足下喬茂梓芳易勝欣羨僕潦倒靑氈望枌榆如天上不卜何時一握手也承賜妙劑適饑累未嘗病時病未嘗試已論小僕恭贈藥本矣幸勿以非爲鄙臨楮馳切

與任公冶廣文 諱國鑄 蕭縣人

別後日日風雨漸見筍長梅肥而荷錢疊水蛙鼓鳴池點光萍苒曾幾何時哉吾年翁晚歲得麟勝同人共慶之久矣兹承諭種痘一事弟歸署即遣人覓吳紫臣至蒔切語之今特過訪年翁其進而教之大衆人生以痘爲弟一事而種痘之法洵淮楚豫間有之今獨太余信而行之耳弟輩至太倉兩子俱得種痘之効因知此道不可不遍行於天下者也年翁行之爲廣其道

於徐淮間使無子者有子有子者多子是亦功德之最鉅者矣臨楮易勝虔切

種痘實大利于諸童子惜天下 尚未通行大槩迂儒未能信耳

與戴令及

如三唐上曾約過婁江肯停帆訪我李何歸心悉急奉法太深不敢借片刻暇一晤故人耶酒陵肉腐待脈君不至悵也何如荷花開時式君携麟麟過我或我携蘭栗謁君使南公懷仁奏斗牛間有奇氣不亦快哉吳年翁過謁任君致

此一嘆

先生與戴君最契往來筆墨最 多無不詣淚哭倣令人絕倒

復夏琢人同年 諱良玉 江陰人

辱臨敝齋無以爲從者務至今含赧想年兄不爲假也月之十一日至吳郡已知王瀼兩兄木能爲年兄計益增弟愧今黃手示引昌黎水火疾呼者則濡手足焦毛髮以救之一段直使弟氣汗無地其如手足無可援之具毛髮久已自拔何弟不肖素以慶豪名知已聞而竟不能應

父兄子弟之疾呼眞天壤中僞人矣握拳透瓜齒齒穿衆徒自恨爾奈何奈何先發尊价暫復台命數日內盡力拮据遣价奉報何如不盡

與孫廣文 諱發祥字麟 仲丹陽人

去夏在澄江曾遣小价恭候興居轉覺之間又復一年矣飛光可畏如此老年翁抱道談經江上清風座中明月致足樂也茲啟今天下名畫家山水則首推王石谷人物則顧雲臣花鳥則王勤中年翁所知也而吳門顧苕文者實石谷

第一高足雖名與師齊而實有青藍之異蕩有谷惟能書耳行文之趣詠則有用俗虎也揮翰則枝山徵明也一書常兼三絕而風流人雅復不從阿堵中作生活弟參之亞之今行文有事於儀如此雅人當亦年見所樂覩者不揣唐突爲之介紹絳帳之下不少高士年見春風之末瘟權及之使得行其道焉亦不敢彼背蕭之慳擾水晶之座也惟年翁留意焉中秋前後遣价過候茲不復贅

與王大席

最過高齋承欸洽齒牙齊香至今未絕安得日日吳門作播間傍偏了此一生也一嘆一嘆敝相知顧若文本王石谷高弟而青藍之異分於雅俗之間巨眼者自然識之向者笛在老惮正見王石谷諸名家集貴寓將適若文以他行未得一覩年翁道範今從婁江歸蜀弟一言介紹之年翁試觀其兩吟其詩識其題跋而察其人品則知弟言或有當也文宗何日抵吳中弟

昨夜夢年翁持大白沃我豈此中有繇復當作年翁席上賓耶咛咛春夢春夢不當向癡人道矣更一嘆

昔東坡喜獎許人彼其贈詩者無非高人逸士先生人誠坡仙後身也

復朱天藻　詩白吳門人

別來甚久思慕甚切想有同心也頗見文采風流歸於大雅天見所云誠不我欺弟恨婁中裝況漸見蕭索而人情愈趨於薄日角揄揚固不售素心無俠薦囑而究無以生顧兄筆舉之光

不佞愧可知矣大兄或有以諒我

復顧孝緒刺史

老父臺風流才子反爲作吏摧其本色當事之耳四方來謁者其無一不承其聯珠常亂以此語告之未敢言之於老父臺之前也昨見手諭筆墨之妙更復老秀異把玩之極十襲藏之矣顧見文藻風流誠想詩論愧其官耶言辭無以重高人聲價鍾爲蜀驪終屬非薄耳有負台鑒易勝悚悚去年涖來見尊示亦涖未一睹龔兄

照拂之說恐屬子虛其不敢貿貿台示而反蒙
虛獎也並復不莊

與顧若文

足下過婁江光及敝齋僕未能朝夕握手以慰鷄鳴風雨之懷神變之謂何而今落若此今岡解維抱歉無似所駒王孫之書特爲草致朱顏二札重煩郵復矣薄儀自覺汗甲或佗日過我勿忘鷄黍之約何如草物不戩

復鄒乾一

吾輩之交非同泛常不特報施之禮可忘仰人我之見亦何有哉莊子曰人得人失亦化其人焉可矣尊惠謹登一種餘以轉贈推化其得之失之焉不更往哉弟亦甚忘其謝之感之而已一咲

復邢訓導

所云云不過同寅協恭互相勸勉之意非有他也嚴尊移及手翰似多疑亂不平矣下人所行寅兄豈能盡知之耶但須勸諭之使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而已矜撫兩薦日可收近寅兄其嘗意焉至尊札云一並指其人而詳其事弟一之已甚其敢再乎寅兄自嚮意焉筆不盡言容面再悉洞寅協恭之雅于茲可見

復徐朋府淑莅諱肇元宿遷人

向極承聽別來不復知幾春秋矣風雨故人遐思渴其有極其擁璜婁水又復八載今日人情新則趨之久則漸懈更久則厭之矣寒宵與人

爭柴米之價買鹽腐之錢取厭之道已知不少不知何年跳出藩籬寰中也同憶尊台昔令鹿邑時一呼百諾可否自我人言作吏苦其今思之眞逍遙天上仙也丈夫得一日揚眉不勝蒙頭臭襪被中千年耶君老表兄過我愧無以如長者之命薄具直甚贋然聞尊台近況康熹老景迪茂差慰鄙懷其一二年間倘得倖邀遷會晤有期圖報亦有期矣今茲寥落何以爲情臨復神切不盡

復師母手扮

煜百叩師母尊前煜蒙先夫子手援蓬蒿之中得列衣冠之內夙夜殷懷未由圖報茲承師母賜諭煜捧讀未畢血泪交垂念我夫子剛常正氣秉至公之心用無私之日識煜等於風塵之外而騏驥未脫於鹽車伯樂先歸於大上加以嗣兒之變百凡哀慘今八旬之老喬自在堂二歲之孤呱黃其口帑撩首俯惟師母一人天道乎人事乎報作善者何若是之烈也煜以二十五年之久四千餘里之外鱗鴻兩絕問問未通百身不贖罪也何如謹減背葅之發節齒牙之俸如寒乞之子募一縣以供母雖極飢餓耶見孝思而已他日寒乞兒俯得一一席熱地斷不致吾母陷氷窖中望天光也拜使陳言有如赤日

煜叩首叩首百拜禀復

情意惻愴令人不忍終讀

復伺門鄉甍宮明府 諱象維 無錫人

澄江之別飛光挺人轉瞬未幾遂七八載向因門臺見弼未能獲効至今抱慚今佳公子聯翩高騫門臺花封初謝黃閣已開人生得意事何疊疊也統未申賀抱歉可知門臺云作吏良苦亦知未作吏者望一吏如登仙乎門臺誠亦爲我抚廐耶承諭當師母遣使走娶又讀師母札論哀痛入髓知門臺屢加聽切詣簿雲天是門臺貞雷氏孝子而弟常從雷氏荒庄也苦生在背顏厚如城矣幸門臺抱獨爲君子之意爲我輩留餘不以弟爲不肖薦萬致囑弟雖不才取不勉追後塵耶竭目前之力預期日後之圖大丈夫磊磊落落見人孤兒寡婦不勝儀淸之址况受恩深處者誠敢負斯心有如皦日臨復神切握手何年不宣

指天誓日今不忘師他日寧忘
君耶忠孝非二人于茲可滿信矣

與許九日

久不晤九日謂九日必之鄙矣非忽聞九日病於家病且大删僕爲失色久之九日才勝於人賢勝於人而貧亦勝於人即予之以康寧之嘏

以任其窮愁之苦足矣奈何又使之病也天何厄我九日至此雖然賢皆咸以貧病免而不貧不病之不賢者天未必遽免之則天之忌我九日也九日嘗以自信抑以自恐是亦療病良劑也九月以爲何如薄其藥資想不以米逆不嘗却我俟霽然時即過我一晤相與高呼痛飲自眼罵天亦一快也不盡

豪邁之氣想見太原公子披襟入坐時

與鄒乾一

乾一携拙稿去久不見還昨忽問許九日之病不覺心動曰乾一殆亦病耶因使人索稿排之則果病也天奈何厄貧士若此雖然病未爲乾一苦也今人日日在火坑中作生活乾一寧無逃火之焦天哉者反以病患乾　使置此心於清涼境界中耶病則身安身安則心逸心逸則一切境界盡作虛空想若能於此中一拳打碎虛空一聲喝破三界自然日空千古霍然而起一切魔祟鬼奔狗走諸天合掌十地尊者拜下

風矣天真以病惑乾一哉乾一勉之勿自苦也薄其藥資幸勿見却非可羞也乾一勿重我羞

是一劑最妙靈丹服之自當霍然

又

嗟乎乾一乃作古人耶肉明相隔永無見期痛哉痛哉僕初一日聞乾一病即手草一字欲以些少藥資爲貽而匆匆迎謁上臺竟未致上何意乾一竟長別我乎痛哉痛哉今以藥資爲殯助遣人賫前書於乾一而兼致以今詞乾一其知之否乾一近來深得禪解斷不爲生死所苦逢幾登惟夏襄周良有及家聊吉諸君爲致故人乎安刹那爲劫三生在上五百年後因緣直一瞬耳乾一揮手窮愁置身空界他日葛洪井畔吹蓬而過爲勿叱李郎傲氣未除毋相近也雖然思君不見傷如之何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臨楮不勝涕零哽咽之至

此所謂死生不渝者也乾一有知亦瞑目地下

與程受公 諱賢徵人

爲父母者不幾多乎其於死生之際恩怨之途不幾泯泯乎天下事真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真拔而生之者奪未嘗置一絲也吾誰欺欺天乎仁人君子必能卜之天地即之神明以求無愧於此心而後可丈夫堂地時止一父母耳終身之品行一世之功名由於此矣於此不審而知之任他人爲顛倒焉欲品行高於千古功名與於百代此其心寧無愧然於淸夜者大人曰我固有以命之也獻問命之以生人乎命之以枯

骨乎抑命之以一枯骨乎命之以十百枯骨乎如指生人而命之也拔之生者何敢言功乃所命者則枯骨矣如指一枯骨而命拔之生也生之者亦不敢言功乃所以指而命之者則十百枯骨矣於十百枯骨中而拔一二以生之其得生者果偶然歟抑拔之者之功歟即無功矣不亦愈於捷之死者歟而拔之生者今且登青雲爲九天上仙其拔而生之者尚浮沉泥中求一飽而不可得非敢怨也亦非敢冀也功天仙

之知其所由然而不惑於他人之顛倒焉云爾

負心人對之能不汗顏

復錢侮仙

今年天氣之熱逾於他年此或豐兆也然人亦難堪矣況以涉末之官日侯僕人較門下揮汗如雨供職歟趨炎歟不知何以自解也幸避灑已康重頻先生排觸足見相念之深謝謝初二日已考郡學及長嘉二邑諸生矣雖文宗寬大提調亦自近情奈轅門各役狐假特甚學三

書受累已極大累小斯無出幾致帶于上臺之怒天下事若此亦可歎也太奈尚未懸牌學者門斗早已頭痛油燭火把內外考場供應諸生既恃上臺明示不復相助而學官一應陋規又奉憲自飭官生既已無來往學書門斗更能磨骨作糜耶尤堪歎矣辛來歲奉復考場錢糧事歸有司不復累學亦寒苦汗透時矣可喜也家廳一書前恩意欲求文宗商酌梓之今旁觀其況此等雅事似亦深願而不樂聞者也姑置

之而已，窩中若熱，兼床號不便，巧夕亦不敢勞
台駕避閙，若以舟爲臥所，則益熱，而使弟不安。
矣。況兒輩向來，則臥所益少，惟先生台酌行止
惟命歸復，珍重不誑。

感慨淋漓自僕許多風韻

復偵茂倫 評有孝尖江人

潦倒苜蓿，年復一年，丈夫氣消磨殆盡，惟偵影
自憐，負此七尺耳。老年翁抱道自腴，高臥百尺
樓上，閱人多矣。如某者亦復足掛之齒頰，辱賜
琬琰耶。承惠佳刻，不啻百朋，讀吟娜曲，又得
託鳴於大雅之堂，幸何如之，悠悠謝謝，小院風
流，一見可愛，益信王謝子弟自不俗，當玉樹芝
蘭行將香聞萬里也。讀君詩下筆並驚恐光爲
蠲書價附兩先致，容當事編排刻呈，敢想當一
擲覆瓿耳。歸楷聯注不盡。

茂倫今日名士首推此等華札想亦不易多見

復伯青黎 評燦山兩人

別來不知幾春秋矣，非得遠聯欣慰，可知有與
得乘先生是傚與之光也，何以謝，爲尊刻雖已
將菱弟賓求經領教，昔袁中其所云先生欲備
錄弟各體詩一二首，不如如諭，否日來門庭蕭
索，薪米不支，滿望向來賜倒，足以俯濟珠桂之
用。而上下奉法自愛，嚴格是務，不復作此非非
想。所云助緡印書一事，乞容俯緩時日，俟尊刻
大竣，何如？此時磬硯與轎悉亦無濟，惟先生諒
之。

青藜選詩天下韻士爭傳所刻選目集是也而獨服膺先生之典日有智珠者

與孔爾忠 評鑑悲聖翁

匆匆別去，又復數朝，修學之事，足下賢勞獨著，
僕雖身在玉峯，而此心無一刻不縈繞於婁水
宮墻之際，所可憐者，他學有上司之捐助，而太
倉非上司堪足之地，捐助無有焉，他學之鄉紳
往往有捐百金者、數十金者，而太倉鄉紳無十
金之捐，惟是熒熒師生，朝斯夕斯，齊精衛與游
之志，飛飛竭力，劬燕子啣泥之勞，日日陵心以
千百金之大工，而竟無將伯之助，闕水作俾無

米爲炊薪亦天下之極苦事矣僕又久羈考事不能佐君之計且不能佐君之憂其奈之何所喜同志數子宏才實心不愧　聖人之徒足慰區區懸念耳均此此僕幸各努力丈夫磊磊落落可以心傚王侯可以身同乞丐不爲則已爲則必期於成磨頂放踵吾何敢辭惟諸君子衰余不逮感香乃恍小价歸姑再致二金到懺資宮殿一日之工用解諸君一日之愁眉文宗月內定考竣矣僕囊廉蕭然漸忘肉味惟望早早解雜歸來與諸君握手慰其勤苦一嘯長松翠竹中望翼翼宮墻樂觀厥成也諸君努力不勝禱囑之至

附孔爾忠書云門生瓠慈楚僕非材謬叨老師厚誼委以修學重任窃惴惴有餘懼焉而誓願慎終如始期於必成不敢纖毫怠玩苟且獲罪於　聖人獲罪於老師作名教罪人此老師向來洞鑒過荷獎勵者也詳論教下須尤荷特賞及今抱慚無地門生惟有不惜捐軀從事以佐老師之勞苦以報老師之重托而已蒙發二金到櫃正並諸工洗釜以竢那移無策之時眞一可當百非尋常應用比也正殿儀門急欲趕竣數日來泥水木作小工寔集在前支補更覺艱苦門生無柰移栅東廡與匠工輩連床愁語晝夜奔請以圖有濟兼以監督色料俾無慢藏之憂而卒限不能爲無米之炊終無補於大事也聞老師在崑督全因此事愁眉日蹙此皆我婁人貽老

師之憂而婁人曾莫之知也亦可歎矣考將畢矣專候絳幙早旋其竭圖維聿觀厥成矣天爾連絡匠工不能上屋今日得晴可喜想老師在崑亦當展眉也統候函麾先此佈復不盡

婁江修學幾及二千餘金非此師生易能有濟于常服爾忠之能任先生之知人天下事告得如是之人則一師一生足矣何棐臣之足愛哉

與項廣文義兼 諱亮臣瀛州人 松江婁縣教諭

貴門生吳兒鼐年少多才妒恐不售以易氏之

姓考於華又以的姓考於婁既兩得之矣華亭
執先考之說曰以既考不應復考於婁宜存朱
姓之名婁縣執的名之說曰朱姓借也吳姓眞
也宜存吳姓之名皆理也若論謀係及失察則
似有不同焉者矣蘇屬松屬有何干涉而弟痛
孤寒人學之難又念原生功名所係文宗尚有
曲全之心故強出一頭力爲剔全今幸吳兄君
然松庠子衿矣息聚之盟如何若落爲勿使弟
失信華學路年翁并以貽貴門生求了之累也

弟原約助以些微特專馳上胡張兩兄想亦不
爽所剖湊集俟路兄出場以了此局年翁師生
之誼同寅之雅兩無欺矣爲人爲徹萬勿更多
執着是屬是禱

附項公回札云年臺所磨意氣弟心欽者有
年矣今茲吳生一事既煩然力排解又辱廉
倖惠及若使隣國之人聞之必竊哎松屬之
無人物也吳生原係敝鄉人寒士而有佳譽
提戚朋友將來必有爲之生色者承年臺盛
念舊假之以了前件重九門當擬泥首台墀
以領大德面報尊賜也弟之所諾今亦措與
務足其數當不令愛財者議鑄才者之誠矣
也並復不書

吳生與先生無半面識特只惜才一念先告于文宗而身任周全之責眞聖賢之心豈僅豪傑之事耶

寄李申玉明府 諱與臣金壇人永豊令

老年翁仁政誕敷惠風遂播單父鳴琴沐浴賢
人之韻河陽花發低徊才子之春桑梓生輝知

交其慶某寒擁一氊日復一日不知何時得出
籬竟中也敝門人徐天被昔在婁學曾一識
荆想老年翁不復記憶矣後代張黔老提刀床
頭頗爲吾邑欲心凡老年翁所論確於黔老者
徐生固已瞭相之矣今敝同年周子做　簡任
新淦免徐生同行道經貴治弟特托空函煩候
興居倘可進而教之否江水悠悠雲山在望風
雨之思曷其有極

復徐天被 諱詔綵太倉人

今年玉峯之事爲蛾眉所嫉一事無成君王未必無情姊妹酸風偏狠耳只今長門寂寞欲歸不得徒使人歎奈何不諧且也承諭今本豈書草草付來人但承貲人情不甚大方而使書亦不足以重足下足下一見自知之未敢預語以賜足下與味也舟過玉峯尚得一聯否望望

與吳生許琳太倉人

不佞久疎八股習懶成性昨見足下舉善而教不能則勉一[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誠爲可歎然不敢不

爲足下進一論也此題有僞文有眞文足下知之乎僞文者惟以至公至明四字作骨以逢迎王司之意若做得淹潤博大亦自可觀然僞文耳眞文者須知此是夫子對李康子語非泛論舉賢退不肖語一切朝廷當守字樣不可用句句是執政之舉執政之教則眞文矣然亦人所能知者愚意當更切彝事講則尤眞也如云彝自周公彝公以來宦家兄弟之間家詩書而人絃誦者久矣彝士之善父兄教之風俗成焉井

一日也吾党之中有果敢而嶽武者是干城之選也有聰明而特達者是行人之才也有多材而多藝者是綜理之儲也夫亦舉之不勝舉矣然而塞之者誰乎抑彝自隱桓嘿定以來積弱紛亂之餘氣已衰而學不周者久矣彝士之不能特勢限之功力荒焉非得已也今日之士降於燕者恐其幾於亂也近於齊者恐其習於誹也滇於衛者恐其流於弱也大亦教之不忍不教矣然而教之者誰乎子大夫誠能舉之拔之

以人事君之義予大夫則忠矣夫忠臣義士之所爲草野之所慕也百年而下故老能言其歎事者且不勝歎欣鼓舞之懷而兆於親炙之者乎予大夫誠能教之拔之培養人才之道予大夫則慈矣夫嚴師慈父之所行子弟之所感也家庭之中一譚能勤其至性者猶不勝感泣淋博之致而況於爲之上者哉偶然焉來雖不成文然如此議論以少年妙筆運以新花使可控却前人服聽開却後人心胸矣老馬知途幸足

下畱意焉爾愈醉揄特貽一笑

先生作文從不屬稿此札揮筆立書頃刻而成不改一字予所親見驚為神人

復許九日

尊恙漸愈可喜可喜老年人未病宜軫重而病後尤宜珍重冈自不必詩竭矣僕讀倒玉峯山下形容憔淡沒情沒緒歸來種種那耐之光潤欲與知己一談而未能也開秋祭一讌儀如大大得肉不足十斤僕初二晚歸猶得腩一二片送酒下胃蓋內子珍畱以待弟者也初三早索則曰無矣承諭無以應命特着以柔腹報之又苦不多乞勿恨酸教官形景也一笑

復吳幼飛秀才 諱鑑徽州籍松江人

玉峯山下之別瞬息中秋又度足下得意歸來雖蝸窟艾戶貧士之風月依然而文光浩氣能與皓魄爭麗桂輪競香矣與樂事也接手教過詠過譽僕不勝慚僕素性落落頗於臨雜羞中以豪俠自命足下若以等常花還之禮介於胸中非知僕者也重九之贈冈所深願但首乞除去一切俗套上堂一揖就席一飯縱談文章為勿多譽以愧僕則真僕知己使明光多矣如其不然竟俟明年期於澄江寓舍握手一談可也丈夫貴相知心至蜀于蜀大作極吕明博大之致兼縱橫無礙之才一一俯許不復贅語其圖點自有文宗原斷不敢再加或致異同也臨復不盡瞻切

附原書云師臺遠借來儲蓋附士類門生龍素所嚮慕時以道里遙迦未得親炙休光為悵耳前玉峯試幸獲登龍又復深荷垂注曲賜週全沐恩高厚非筆舌所能罄也日來即欲過署叩候趨承鴻訓大德緣俗冗料紳未克如願殊爲歉仄試作四首觀友俱勸龍投梓但自料荒謬之辭雖一時倖邀何堪其賞必得師臺痛加斧削改竄增評則一經品題門生龍生光多矣餘政重九間擬謁台堦并謝種種臨楮曷勝翹企之至門生吳龍百拜

施不望報受不忘恩可稱兩賢足傳千古

復九成

貴齋水榭盛開荷蒙嬸母見呼阿嫂抱病應命實出勉強村姑野婦乃登[illegible]宴仙境正不知何福消除耳為謝嬸母太夫人萬福萬福觀風原檄止云生童未及貢監而入學生竟有三五人親來與考者貢生則未之見也今且倘有與先送卷來用印作文補入可也不悉

二集卷三

繡虎軒尺牘三集卷四

汝菴 曹 煜 充采 著

俞天倬 漢瞻

門人 王大光 麗天 校閱

錢宸翰 岱屏

起壬戌八月

復太倉諸生公啓

前任朱父母寬濮慈愛功德在民今任鍾父母[illegible]新[illegible]雅頌聲載道衆年翁[illegible]為難合祠承作濟賢父母芳範足見繡衣同好公道在人但恐先呈鍾父母預使知聞則於現任官立祠反或令其不安於心矣苟一懸辭則衆年翁一片熱心不幾灰冷耶幸用前行之至於不佞在州八九年寡恩無文簡慢成性清夜自思無一善狀收過不遑況敢言功乎漸闇拔茅共汇飲冰有士心則前職修廟行所當然猶承過譽欲位置鼎足以冊三賢之下但今日惶愧亦恐從供他年指謫耳望為擴一□足符高誼也臨復不禁感激悚懼之至

附公啓云恭惟師臺大人名列賢書才兼文武本朱程淵源之正嫡孫吳韜畧之長 簡司喪舞丕振州序教須而命化必躬行坐虎皮而講易來絳帳之清風岳鹿洞以傳經映鱣堂之明月石渠天祿之高才皆爾齋塋夫苜蓿金馬玉堂之妙選偶然瑣冷於廣文遠景芳名編欽賓學浙蘭水鑑公門桃李盡羅入彀之英雄畫序玉嶼泮水菁莪多士拔茅之髦士出其淵鼓可敵八面展其餘伎能射雙鵰況聿新 聖殿一煥黌序將輪奐之美自應俎豆乎兩廡又護法興廟成造殿宮燦飛甍之觀尤當頂祝於講院惟 城隍廟有西行宮久列朱邑侯長生之位將置鍾州守蒞坐之碑與諸公議尤重師翁鼎足濟美允稱三賢芳繼於二鄉休同大造惠州侯亦已共詞師臺因敢公稟伏祈賜允申致以便鳩工庀材謹此公啓

我師大甫埗蔵謙光邦邦雜錚齋遜隱行至
建丘祠于裏中議于古傳事亦公道在人也
而塑公竟不與焉至今哉
師令朱氏冊二賢祠云

與李潛勳一

前在崑山有刻工到寓曾以一函奉復想已入
覽矣賢潛闔宅納吉不恭可知懸年來多愁多
病心常悒悒誠恐老之將至諸庆未了幸兩兒
範金南金俱入太倉州庠懸年四十無子今者
連得三子又復兩人入學可見前定有數遲速
不足慮也惟在此心正直忠厚培養根本遂邪

春風枝葉自茂此理之可信者也賢婿近叶熊
羆否小女多年不產似宜多置婢妾為嗣續計
遇有緣有福者自然為賢婿克昌其後也先妻
願柩河北夙夜疚心因一官羈身不能遠涉江
河特着小价來作佛事移柩洋河地方懸已請
托太倉糧廳携歸江南擬葬翁姑墓側矣煩賢
婿協力料理着人送至河干至懇至懇緘二疋
紬二疋飛花自布三十疋甥女針線銀一兩寄
上明春倘可渡江一遊燕東否佇望佇望

與茜涇鎮父老諸生

向者奉檄貴鎮開濬各河丈老執香以送我多
士投詩以贈我可謂榮矣至今猶愧且感也大
緣不自量力取百餘年將頹之堂殿而更新之
取數十年久湮之齋廡而并建之鄉紳捐而不
與則何人更與上司催批設法則何法可設不
得已徒步里閈沿門托缽正苦將伯無助不意
貴鎮父老及諸兄念匠區之前功不佞躬履其
地慨然代募此固父老及諸兄樂善之誠亦貴

鎮各戶好義之至也前見寄來輸冊並知代募
姓氏不佞感切無似銜謝未遑第歲已及晚大
工垂成而錢糧未敷不得不望援於知我者特
煩孔生過鎮收取此項伏望父老及諸兄始終
美舉速催前捐並付孔生以慰各匠停斤之望
不佞將勒其芳名不朽於宮墻中也幸各努力
不勝翹切

附復書云前者師臺移帳敝區取數百年未
游之河道一旦疏通至今後棹者誦德而歌

荷鋤者感恩而頌甘棠之咏千載合轍者也
茲復念　聖殿垂圮堂廡幾廢展鴻才於指
顧之間興大工於旦夕之際列名賛序者沐
教化而捐助爭先托業開闢者亦聆勸諭而
子來恐後　廟貌巍峩備極燦金碧之色倫
堂崇奐鼓鐘傳雅頌之聲父老環門而植杖
子弟入絳而執經都邑共欣由野咸快况茲
苗水夙沾化澤者乎以故軍到悉外氏之不
登機來恥慳囊之未破實由師臺平日功德

之所致非門生輩奔走之微勞也謹將已輸
之數先行開單呈驗其未前輸者容催齊再
繳斷不置之膜外有負師臺傳諭至意也孔
兄歸先此佈覆謝懇函丈賀頌無旣

江東人文若此
可稱有師有弟

復姚彥聖廣文

玉峯在苒忽秋而冬吉念西方有美於斯不知
幾經風雨也接手教殊慰相思弟因修學一事
日夜焦思諸凡磨闕今雖已見成効然工料所
虧尚須四百餘金上司無助鄉紳不捐沿門托
鉢顧影自憐老年翁得毋笑我僕僕作牛馬走
耶昕見小抄吳學報文修廟已成弟不勝愧悚
老年翁高才大力貴學亦將竣事否承委徵詩
婁東敢不恪遵然勞之甚易收之甚難此吳中
習氣使然而後日僅道弟不能無咎焉請以五
日為期當盡羅琬琰為君徵作九如之頌也斷
無墮悞原鑒不宣

復史承言

屢承明教知出關一事實是仁人孝子根本第
一着事亦是桑梓親友睽功第一件事聞之不
勝踴躍奈愚連年蕭索修脯不足荒年之後此
地禮儀湮滅家中租稅又少外面人情更多薪
米兩空往往作在陳之歎今年又因表弟孝事
囊底之一文無不用箭中之一衣無不典此苦
囿難與不知者道也老表姪扶櫬歸來定須有
費他日以一加二爲脩當入七之貲當卅兩
便耶若此時促之不惟出之者難亦不足濟受

風弄月亦豈所得已之事而煩台臺之所羨哉
向知已言不禁刺刺幸原無狀倪六老別來更
久弟曾三致書而未見片翰一慚或皆爲洪喬
浮沉乎矣闊絕之久思念彌切倘過貴治幸一
道及並以此書示之想當佛空一大笑也不盡

磊磊落落昂昂藏藏稍開緘氣直射斗牛矣此等書何減古人之文

復葉小青

別來種種未能楮悉敝人無恙惠我好音開之
喜可知也盧氏一庄地窪路遠正擬逕疊於原

王足下所云似難從命俟足下官身拔出方可
徐徐商及耳不佞生性寬厚從不以刻薄待人
諸凡幸有天祐馮商雖長而強飯如常精神有
加手不釋卷燈底能於朱絲作極細字想皆知
巳所欲聞者也而長子今年十三次子甫九齡
俱人太倉州庠今科榜眼吳公又不佞任浙閩
時於他人落卷中特拔之士此二事頗堪一快
特并附聞

與姚彥昭

尊仟至弟正措据於斷稼碎瓦中風雅一事久
爲塵土泥滓所掩日來若役嚴催僅得數幅不
足以道揚年臺萬一因貴門相期專人先馳貴
上餘幅倘容徐寄不腆屏分所即荒存他日冊
入妻閫當就君覓一聯更商咏九如之章於松
風明月之下也臨楮馳注不盡

風致蕭疏

與王麗天 諱大光太倉人

耶過蒙尊堂見足下悲涕淋漓幾不成拜雖所

裂肺之痛現於面目達於舉止足下或不自知
也不佞幾不能忍淚彼不及傾茶而別曾向堂
中諸友言不佞致莫於士大夫家者多矣從未
見若此一孝子也此言雖出於一時感發而足
下其實足以風天下矣擬欲以優行申報學憲
爲多士式足下勉之

滿衣之好如是如是

賀吝吳容大榜眼 諱涵康熙乙卯舉人壬戌進士浙江石門人

門下天產奇珍神人呵護光華發四海同瞻

僕傀伏轅下忽聞震雷未能躬趨　帝里執手
仲私甚歎甚歎向者敝宗望顏書先生手致台
翰讀之口頰流香神情凝爽知門下不忘夙昔
之契方一鳴之時即惠好音於葭蒼之末也至
云感恩償愛知圖報之語僕本庸愚何克當
此讀之不覺赧然而歎門下之情深誼摯耶耶
斯世弗可及也已惟是辭名藉朋友昔人謂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僕雖老此中耿耿尚未能
忘倘荷不惜口角揚春俾處士虛聲得稍知於當

代名公大人之間是則所以償僕報僕而僕所
沒世而永勒者矣其他非所敢干也寄呈拙刻
三種并薄儀一封寒酸伎倆不堪云賀鑒其鄙
陋弗擲爲光

附吳容大來書吳涵謹稟老夫子大人臺下
切涵自巳春攝謁函丈深荷隆情飲食教誨
靡不備至屈指春秋冉冉又踰六紀矣勿念
老夫子文章山斗意氣雲霄負人倫東國之
衡歷獎善弗ㄨ之志涵得從門墻叨聞提命

躬受栽培雖日追隨於鱣堂絳帳之側執經
問道猶傷遲暮乃自別後即遭先君子之變
家難外寇乘機疊見沓生無策八口累人沉
憂放廢三載瘁勞悲憤之餘狂疾大作臥床
第者半年親醫藥者一載至去年夏秋稍有
起色冬間勉強出門拮据萬狀賺作杏壇如
在天半不惟謁見既疎抑且問候久缺潤晷
之儀百體奚贖夫感恩者思償受知者圖報
昔人於師弟之間千里景從則負笈不厭[illegible]

堂討論則立雪不辭涵獨以多難自類往來
坐靡銘德在胸抒誠若阻雖老夫子不遐棄
責之以涵自揣其何以安也日者老夫子主
張文壇鼓吹休明化雨甄陶桑為河潤關閩
大集付梓未得捧讀想廣山麥水風雅有歸
尚期示教向往何極涵踉蹌入闈僅免塞白
仰仗鴻庥藉手倖獲本房張武承老師係燕
山名士涵自分才學蹇駑倍常而剪拂所加
多出巨手以此自幸兼自懼耳　廷對試期

約在八月以後因 殿門未成難以傳臚但
答邸久別米珠薪桂難以言述南還尚遠未
審何日得奉台顏茲因羽便肅此奉達并候
興居外具殊卷四冊呈覽統希教正拙稿尚
容寄求鄧劍懸賜弁言臨稟不勝依戀之至

寄許大升孝廉 諱用光浙江仁門人

門下宋文照世英蕤絕人乙卯闈墨字字皆錦
而次蕤尤足壓倒元白不訓拔劍者之以魚目
擲之也作者難豈識者亦真不易耶不佞多言

揆尤彼時犯衆美之妬立誓告神隱忍而歸然
緇衣之好無刻能忘如門下之才而至今未售
豈城隍有靈悞探對非之語耶殊堪一嘆夫緣
友人鍾君簡臣自都門回偶過斐江借述門下
有不忘夙昔之意不覺為之感慨淚下叢門下
闈墨實尋之於塵埋灰燼之餘三冊而後告者
也柰何竟未一賜周教卷無片緘隻字別遡闊
問乎茲因小伻過賀吳蓉大使楷恭候興居伏
望年翁益強淬礪未科狀頭或更在當年沆珠

砰璧中耶實切望之拙刻二種寄政臨楮神切
不既

附後書恭惟老夫子筆湧瀾翻學由秀發耶
闈秉公持鑑所拔皆名下士得人之盛彷彿
與吳山兩峰高峙雲際如光才非騏驥亦得
邀伯樂之顧頂荷隆恩彼時即擬晉謁龍門
恐涉嫌疑是以欲前而止者再而卻過之愆
實未嘗去諸夢寐間也冬初晤魏塘錢舫況
已備悉一三令復接瑤函責以不二趣候懲

非光之敢於背負也光三次公車兩番入彀
但無有物色塵埃之表如老夫子之在鄉闈
者恨未得一當所以屢邀鄉李種種疎節總
期老夫子見原於形迹之外明春當泛棹斐
江立雪門墻以聆教誨臨楮無任悚息

二書皆婉摯蘊致兩賢亦自情文兼摯

復馮待詔 諱廷桂字丹卿常熟人

別來不識幾春秋矣老年臺木天金馬馳譽神
都弟不肖仍擁一氈有時如寒蟬抱木嘶吟自

樂有時如甲田院中鄭狀元醉打道化乞食無一應者而往往振其瓢席抖擻王焚畧衣縫中虱子曰我將扶搖萬里奈何從檻穽中淹殺耶然襟脫肘露傷哉貧且病矣老年臺想像其形景得毋掀髯一大噱耶承諭丘年翁事弟乞憐於人者久且數矣是以不能再爲人乞有辜丘見薦屬實切愧悚況重以老年臺尊示寄當面悉其詳未遑以筆代舌也丘兄之行敘致一芹深愧菲薄惟老年臺原諒是荷

甲田院一段文眞堪絕倒而英氣吐咄驚人

復顧茂倫

舊歲無幾日新年行復來不知天下人何事忽忽汲汲乃爾弟素能鎮定即除夕之夜猶復晚毫弄楮不闕新年舊年之如環也乃今日之況則有大不然者我欲靜而人動也我欲閒而人忙之我欲閉戶而人且排闥矣我欲高眠而人且驚夢矣大畧窮愁作祟動之忙之排闥驚夢者非人也我心則有然耳舊歲之難去新歲之難來若此年翁高塵橫經日取天下之才人詩文而品藻之呵叱之南面百城之樂又不止擁書萬卷而已也羨甚羨甚弟拙爲亂誇誠亦不少○授梓尚未竣事容當呈教大小兒名範金字鑄顏二小兒名南金字勿躍今年俱爲太倉諸生矣三小兒甫七齡耳名數金字友璞忝屬通家之愛承詢名字不敢不告至於刻於名選之末則斷不可也傍父之子口乳未淨當使埋頭案底如世間尚未生此人亦如含苞伏甲且耐氷霜萬不可使之早開早折滿洩春光耳年翁以爲然否洗生毛額堅勁健發殊覺快人承命已留數十矣歲殘日促諸事如蝟筆債之外耶佐一程而已他日過我或當補惘更附一芹耶當年翁除夜一尊之費勿以菲薄鄙之臨復不盡汪切

此文當使天下少年共知之

復兩馮生二　諸龍光　諸綠漆

目愧祿祿貽羞塤箎徒以一日之長做人良足

心疚反蒙過譽益增顏甲矣歲殘務蝟窃巳乞
知遠承烏薪之贈足見道誼相交自與尋常受
生大異也烏鳳初燒陽春滿室年翁之情與之
俱熱敢不鳴德正修復開尊作巳回特此馳謝
不盡

附來東云朔蒙老師恩庇門生兄弟有受知
之懸深愧荷劣不克上副栽培鐵蘊競思勵
第異攀困頓殘臘百務交集師尊處無能將
微聊與烏薪一簍少共圍爐以佐濡毫之興

即當諷誦白雪陽春也惟老師哂存是荷
感恩之情異於常吻而吾師又
何謙藹若此也真仁人之言

與王廣文大席

春日初麗風光漸美老年翁擁党家姬在銷金
帳內淺酌低唱陶學士豈必以煮雪烹茶為樂
耶歲內匆匆而東未能造賀為歉擬於開印後
或至郡一晤耳王無忝諱載德者弟年家世好
也昨與貴門生錢兄小嫌弟奉署州卜公命力
為調解錢與王本重重姻婭巳樂歸於好矣聞

無忝有一呈在貴學倘貴學再行則風波復起
且累弟矣懇祈發呈與弟以消後釁不則置而
不行亦可也排難解紛想年翁之所樂聞并致
令兄寅翁不盡

復曾青藜

吳閶一晤忽易歲年白日如馳飛光豈足長也
別後數承翰教愧以苜蓿蕭騷晶盤零落寒氈
既久則世態愈涼襟懷朋露於斯為病向年馳
驟之心消磨殆盡風雨雞鳴徒念故人不置耳

歲臘廿八日詩九日送尊札至弟不但身抱小
疾而家人繞繞床前惟過年是問煮肉蒸飯之
氣觸鼻作嘔欲死戶外索柴米薪無錢貸還又
欲死未能作答曾託九老致意新年過郡奉候
而不知年翁尊札乃自呂年翁之鄭傳之也今
諭再徵拙稿蛙鼓蛩笙本難入耳而新刻未竣
舊刻無緣能印其奈之何想摩胎作骨無緣入
瓊玉之林矣僅以未竣一種耶應台命手於斯
附尊集則亦不必也邪其菲薄為元宵一醉乎

費一年後倘得近轉一署當下南洲之州以候
先生勿謂此僕父不足語驟車而過也臨復注
切不書

涉筆生趣應是拔仙後身

與許九日

僕昨作呂先生詩并作謝宴一首因末句涉忌
諱未敢付去今呈先生一哭倘後有召我者代
僕發明此意何如昨夜雨雖大恐先生着屐而
過我遂乘高燭獨坐命說鬼人蔣胥白水真人
故事姑使妄言之而我妄聽之逗逗刴刴亦自
活現不覺大醉不知先生昨夜亦有此樂否無
則今宵過我其聽之所謂蔣引辭也更一哭

更饒新趣

復周進士有序

新年三十日大半陰雨將坐空齋中爽與味蕭
然也承諭董孫摺董倫事弟已發鄭宜期施弭
民查議矣而紛紛爲董氏遊說者不　其人弟
又已向其人言張爾公蘊生耳董氏父子兄弟

俱諸生某斷無不袒諸生而袒禮生者而年兄
之翰又至弟竟不知董氏之意欲何爲也夫理
直自當聽議聽斷弟雖擁理茲土范文正公爲
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況爲秀才之師乎況
風化所關之事乎理之所在豈敢違理情之所
在亦未敢忘情倘執理而界情則董生之事殊
有未便者年兄想亦未深知之也董氏之僕王
三者黑夜拉爾公之弟而欲雞姦之此何等事
[illegible][illegible]天下或視爲漠漠而以弟聞之不勝髮指想
苟有廉恥者亦自不平況其爲父兄者哉爾公
之憤憤直前不得其僕而鬧於其王家此亦情
所不能自已者而名之爲打搶果打搶乎次日
爾公復往董宅未必非理說之意而董氏肆其
多人裂其衣而毀其冠不亦過乎夫家人犯法
罪坐家長爲董生者宜以王三解官明正其罪
而後責爾公以憤憤之非則得之矣奈何王今
曲庇王三而嘵嘵以爾公爲言哉若論情則罵
詈於其家與雞姦於其弟孰爲傷心若論事則

無賴之奴辱其弟與有故之友鬪其家孰爲失
體夫事須問其始末而後可以斷其是非其始
則王三之罪不容誅其末則董氏之獻爲太過
而爾公之關則爲弟激切不得不然耳今使有
人奴拉董生之弟而辱之奪能含忍乎凡今之
人誰無子弟而人奴得以辱焉言念及此眞使
人劍欲鳴耳而董生不但庇惡且助惡焉弟何
難直指其事而詳究之但念張爾公特禮生耳
獨邇壁而申諸生太倉之瞶瞶者未免以弟爲

三集卷四

過也尊札云里中多不平豈盟中人俱無子弟
者耶俱可任人奴辱之者耶則天下敗倫傷化
辱身賤行爲可平之事而隣里之鬪歐爲不平
耶年兄之謙似亦過矣張爾公生平未可知而
此事則出之無罪董氏素聞忠厚而新發於酬
者未必皆醇士此弟所親知非非鬪也此案情
當全董理宜直張弟之意也姑俟鄭施二生徵
呈奪草復不恭幸宥
剛腸烈氣有剛名教不淺仰此一文可垂千
古所以齋行建祠肖像于聖人之側誠無愧

矣弟
曉拜

復張耳黃孝廉

西冬握手兩易芳春滿望門下上林得意奔錦
言旋柰何又劃孫山之外眞使英雄腸斷也然
得侍教於魏司寇之側古人云不願萬戶侯願
識韓荊州今日之魏司寇忠性貫日月氣節邁
氷霜泰山北斗令人可仰而不可即嚥之韓荊
州譬若雙鳧絕影正不知孰爲先後也而門下
得而朝夕之儀型之他日得一官所謂文王我

三集卷四

師也豈非門下生平大樂事區區得一第若彼
哉彼哉者何足道哉夫人之所以成人者仁義
禮智信而大界以智爲先智者知也知恩爲首
知他次之君親不過恩耳盡忠盡孝不過知恩
耳知恩而有所不忍於心則爲仁知恩而圖報
之則爲義知恩而謹慎恪恭則爲禮知恩而銘
心刻腑不爲邪說所惑則爲信使爲人之子而
疑曰彼未必吾父也爲人之臣而疑曰彼非吾
君也尙可以爲子爲臣乎蓋亦智不足而疑則

仁義禮滅沒面自以邪說爲是耳不依生平不作欺心事不作欺心語至于傍人勢力望人提携尤所深耻故落落漠漠惟求此心無愧而止今年大兒從金年十三次兒甫企纔九齡俱入太倉州庠年雖小皆能爲文則是不徒何者浙閩中秉公無私從陋落地獄中拔人於天堂之上之報也豈復他有所希冀哉諸公提我携我耶一二年後倘得與一縣令之卽稍稍以功德及人使之方稱爲清白吏足矣倘居官而稱

職不使衰衰者之榮我也使居官而不稱其職又豈衰衰者所能貸我哉異日者鬼神知我百姓知我　朝廷或亦知我何妨衰衰者之負我乎夫不掩人善不忘人德是爲丈夫天必報之我徒嘆世無丈夫耳豈望其報我也然亦其智未足而未之能信也吾甚爲其居官慮易慮乎慮其不知恩而不忠矣其奈何吳太史一第卽惠我以好音此其智不可及也爲我致謝曰背痛老氣骨稜稜徒懷知己二字耳非他有所望也彼哉彼哉者謹如教當度外置之矣臨復馳切不宣

附張耳黃書張甬鼎謹稟老夫子大人門下

客秋晉謁承老夫子誨諭殷勤兼叨厚賜感愧無已隨寄一稟申謝奄踰一載想老夫子暨師母道體康吉世兄學業精進遙爲怵祝鼎以病廢之後勉赴公車卷在吳蔌閣先生房亦蒙呈薦主司以首作過平駁之遂致淪落欲應廣文試西京遂就館於司寇魏公調

麹請耶君以三年爲訂未得而旋伤念鼎年日衰學日落碌碌庸庸無能有所表見爲門下得士之光清夜自維殊深愧幸吳俞兩門生皆老夫子所拔士而吳以鼎甲登瀛洲亦足慰快矣騁方若豫悉達尊青彼嘆而不答恐此子終當度外置之耳家規文閣已援貢今年未見入都何也春闈晉寄一函不意浮沉茲因便郵荒緘申候伏惟鑒宥謹稟

講理處不傷說情處極傲此之謂大丈夫

復王孝豫（華亭人 定嘉）

梅花甚開風月適歷囘思半年翁草堂將知已滿座白雪盈庭逸韻幽香使人夢魂未去鹿樵溪舍也連日倏擾紛紛蕭之早起晚宿以有限春光供無窮幸苦徒爲大雅所嘆耳承惠好音竟未作答致謝甚歎甚歎蒙貺日即成四詩錄置案上甚久今日暇明可喜想年翁對花付讀必有叶金石而響琳琅者特拋何弟之匆劇張打油擾人鋼心緒耳也不悉

著筆成趣妙書妙書

與李爾襄一

向在河北承尊翁親家謬愛遂結絲蘿歷承垂德匪朝伊夕而先室椒倖貴庇復十餘年賢婿父子之情真足銘心刻腑但小女年幼無知甲貞之變知有身而不知有弟知有姊而不知有父余心戚焉肫悶先妻發慨之日痛哭不已悶之不勝感傷虎狼有父子而況於人乎但寒官拮据之苦不能遠至江南父子相抱一哭此心耿耿如之奈何即小女自來亦悉不能爲之關旋徒僕僕於道路間耳真使人淚欲枯而腸欲斷也惟望賢婿善慰安之明年倘得埋骨北歸或山東河南則父子相見幸不遠矣先妻之行承賢婿垂吊並感至感而兒雖進學其實年幼不能造門即首望以情諒之慨無仵爾微儀二種見意而已臨楮爲任神切

復徐州孔司馬

老父臺惠政誕敷於婁水仁風移播於彭城騎

者丞有云息澤去思式歌來暮老父臺之謂也八九年來極承齐愛倚邁之後能不退思顧生歸來又蒙手示拳拳足徵無窮教愛至感至感無能申謝爲歉便鴻謹復恭慶台禧伏願爲國爲民保重保重臨復不勝瞻切之至

與錢壽民

承示諸生命課文弟進內心境不爽未能領教今日雨窗寂寞稍得縱覽真若小珠尺璧羅列滿前令人賞玩不盡也然有說者文雖皆佳而

言人人同落想措詞何其如出一人口也夫文章一道正如師武臣之行兵須於未戰之前集各將帥先謀敵勢之所以勝我者何如而後謀我之所以勝敵故敵之之伎倆我無不知之而我之神妙敵不得而測之遂戰無不克也作文之法須集心將而籌之先謀人之所以作此題者是何見解是何議論是何格局是何詞藻而後謀我之所以勝於人者當何如則見地高立格異措詞妙百戰而百勝矣今人自作一文自已得

意人人亦共稱之若到場中千篇一例則佳者不佳矣奈之何習為同也諸卷中瑕瑜固有不同而命意則無不同者格法亦無不同者甚至措詞亦有同焉者此或有薄文而同為勦襲者歟或文成得意而互示改正者歟夫雷同者場中第一忌也於十餘卷而無不同焉則千萬人而亦無不同矣吾知其售者必在千萬人之外取其另闢生眼另開生面者而此千萬人皆遁按劍矣況十餘卷乎諸生徒博聲應氣求已也則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矣若其志科名也則宜另闢手眼另開生面各各呈奇耀彩勿以一人之論為可宗一人之言為不可易而後可不伎雖不從事於八股瑕瑜或多不辨而言人人同則無不一見而知之故以場中之所忌并所以作文命中之法告之老馬知途或不以為迂也幸甚幸甚

凡為今日子衿何可不書一則于座右

與戴冬孜任公冶

久欲過瞻一晤兩先生作竟夜連床話而風雨日日不息皆前惟聞履聲活耳悶甚悶甚何能學古人乘雪之興肩雨過訪煩兩林宗為我剪雨中韭也貴庠文廟的於何日起工弟前言浙中匠巧於土匠不啻百倍而省工省費亦十倍之弟已見其成効故以相告兩先生萬勿致疑以貽他日之悔婁水瞻城同此聖人也弟敢為再道之

復王价維

別來十載風雨雞鳴不知幾千萬已知已天涯回憶當年有如昨日蒸髮漸白而影漸瘦再握手時當不知如何驚愕也先室板木南來彼承台唁存沒均感尚未叩謝爲歉大兒十三次兒九齡去年俱入太倉州庠雖爲識之無尚難列於成人之列反承長者辱賀愧當何如謝謝令郎君學業必已大成乘此太平景運會須舞鳳翔鱗柰何猶在沙家集市間潮迹也來翰偶有奇瘡吉人天相自當立愈但恐北地醫人甚少

何不命駕過我與吳中山水結一好緣并除此疵乎弟雖貧自當位置吾兄不令饑餓不能出門戶也予曰望之它相英君素所推服今盆老練所囑船事已無可及它州歸定當面懇寄上杭扇一柄宮紗一端串廳詩勿哎苜蓿之厭餘不一

復姑熟曹宗兄

聆教以來幾歷春秋緬懷德儀時切雲樹之想恭承翰教不啻百朋令我望春穀而不勝溯洄之願也澹老與弟誼切同胞猶兄弟兄所不可弟當直言弟所不可兄當容忍蓄怨藏怒自非古人之道至於偶然闘墻惟恐外人恥笑耳然直道猶存於道路原不由人脊語也惟願彼此不復介意則春風桃李共含咲於先天化日中而已宗翁指示更當書紳弟今歲秋冬將脫此破甑而澹老亦必飛翔而去矣宗翁不知能再過妻中一相把手否人生聚散直如萍梗臨復曷任依切

坦懷宏量說得能灑落又能大方

與王大席

春雨悶人寒宵蕭索之苦想有同懷也柰愁魔弄人病魔又復助虐日對庭中樹徒作吟呻聲耳昨奉府檄召弟晋　千秋表正欲發舟忽感寒疾遍身生眾頭岑岑若噀其柰之何聞那澹老前番曾蒙年臺代之弟特遣役叩求照例想無厚薄之分也其一應使費銀兩俱在書役手惟望年翁代弟拔　表於那公之手耳容日抵

郡定當勞君辛苦并索酒一醉也不悉

又

郡堂一冊言別雨中到舟開帆石尤更勁至跨塘外橋幾致覆溺眞大險苦事也又未得與年翁作促膝一語以訴幽懷迄今心在吳閶榴雨中也卜筮本聖人之道近來習者多精者絶少今遇金生開凡能作八句詩而易卜則眞管郭後身也太倉甯驗不可臚述偶有事於郡中誠可爲狹疑齋戚宗王年翁肯進而教之否終身家宅墳墓歷歷如見前敘復淡然於酬酢之間亦有品士也餘不悉

復王義輪

年翁繡斧之裔天才夙具而盛德休聲少年不著偶爾涉蹇自當奮志沃衡會見門閭重煥也某淹蹇寒氊一枝未定蒙年翁愉及不勝備俱鶺鴒之願何敢及此第年翁以緩急相商某敢不勉力從事況蒙賊僨之論益切感佩厚儀謹登淸風餘珍拜璧不腆一芹聊希台照臨楮神馳不悉

復王貽白

違教以來日切春樹暮雲之念老年臺益加願養更進依徵麟趾振振尤屬快事想雀然病已時猶當奮起台垣不特潘輸开　召徙矜楷古之力已也弟鶺鴒之望不過一枝而叢楡令姪囑以大事使弟汗浹有叢且驚且擲如作夢中語也兼蒙年臺頒示益切悚惶敢不竭其綿力耶慰令姪王意而暫與年臺山運桐柏巷接焉丞庚幾兩家子弟王謝前稱亦大快事年臺以爲何如或年臺有所鄙夷於弟則當再齊餘力惟年臺是命亦不遑也臨穎注切不一

與弘人姪

久不晤面不御近況若何想能閉戶讀書以俟今秋一戰耶勉之勉之當太倉舊例凡祖父旗年例折者必愼重而不敢移救近日內修　文廟往往有以旗竿折入爲粱棟之用者所以重名器而用之於可用之地也問尊翁旗竿作地

久爲路人所惜吾姪何不捐之於學一以匡先
人名器一以助　聖廟美工一舉兩得最妙事
也萬勿觀戀終歸無用何如倚得倪允自有修
廟諸生來取并有所商於令叔淵文及昆玉也
立候回音不一

復崇川胡廣文

澄江之別亦已久矣望遊虚方瞻令人日作海
上仙人之想而不意彩雲忽墮也老年翁嫂吉
納泰不蔡可知弟別來種種未能悉數大界困

之愁苦四字盡之三月念三日如見積穀之文
文中已云適限蓋此項皆有司之事而戸書作
奸波及學宮耳不然何其言之不早也不得已
弱職從事諸生二百餘人所輸不及三十石太
界一斗者多二斗則稍勉力矣弟已造冊以文
回府文稿附覽署州州同幷令捕不衆行府文
反催學校真足令人按劍耳其崑山者院銀兩
於蘇兩郡學已書各學名文覆學憲此項或可
置之已弟因修學一事百方閤維而後勞之難

難於登天吾儆卿努總無着落所謂激努之求
不及蔫矣其柰之何主於人情變幻如白雲
蒼狗而薄惡又如敗葉秋烱尤足悵歎聯割不
遠想堪搦手道之也承論賜新茗竟以錫鹿一
枚付來人手樹中見惠不必促也雁大糊食他
日焚香試之正欲使青泥乙髓滋味無窮耳一
笑一笑臨復筵切

慷慨擧節却復風流都雅

與九歲

尊詩已讀完字字雄豪激楚而用事切用何新
命意正百美俱備至如台使一尊常對客何妨
每事不如人進知小逆書殘日正是倚門目斷
將等何飄飄凌雲之氣豈是尋常手筆可及承
物諸律尤雅切而不傷巧吾無間然恐置案頭
復爲六丁風雨攫去護璧

寄鄭司馬

曩日初長琴尊漸懶言念伊人朽勝神企想年
翁台寰勤民恵商近來華政益新新也前陛石

挪金聲科名早擬最奏而登　玉堂卓異先推
爰民如子家傳撫字之心與物偕春地遍陽和
之色蝉消虎渡鈞天之奏方新鶴瘦琴清嶽眉
之峯儼對蓍蜂閒俗訟庭息囂之爭燕寢凝
香鈴閣藹詩書之化烹鮮獨善人懷元結以謳
思製錦方成名重山公之做事爰借寇恂於河
內活我萬民半勞遺澤於鄭用撫茲一郡廿棠
移於婁北南亭之脊樹借來蒸承揚自恒山紫
蓋之春風益播其棧遞鄭儒歧離下積巍隨驛

尾謬登丁酉之書（余丁酉科）魚別龍門妄廁甲寅之
選（余甲寅拔貢）愧無教育之才因官鄰爾讀書實切
瞻依之悃仰德有如望日伏頌棻旃早並仁風
迅拂蝶遞深賤蓮臨長屯收將聽驩將衙役（尋生員）厥
望黃貓於門南藹那摘發與文翁於西蜀教化
大行容九頓以趨承預三冰而奏記臨敬易勝
趨聯之至

復馮蓼巷

弟昨接郡司馬公唁署朱下　典而尊親持準翰

至此心爲郡司馬所囑之言拂去竟未能作苦
欲佚遂氣拂下胸臆稍覺便當料理提筆也而
謙章舒青老同新安居鄉老適訪談久而別青
老即欲返郡不得不等蹄詎答之歸來江寧敢
同年楊景之已坐堂上矣又不得不與靑瑣剎
首稽睽水蒲草草尊體其祖傾倒年翁試思區
區一獨冷之官何當此哀哀之不暇應接乎抑
長吉雖多才何能月日將將而賦高軒過乎思
之殊堪絕倒今早復讀尊示言知已將飲一家

別過又至二家如天衛之妓臘盡之巫關畢幾
欲噴飯此年翁自況其纍境也弟借以自況其
苦則如倚門之妓開行之倚一客去又來一
客耳兩兩想當發一笑也況六老書俟年翁行
時裁酌夜雨開人堂中客坐榻下無斯年翁謝
我心境何如雨止後欲借懸河之舌一傾洗胸
中惡況不知肯適我否不一
如賀老琵琶過過
剝剝闗之不寐
又

速日擾擾心如逐鹿皆因州役殿辱生員千古
大變以致彼此持衡弟自愧無才不能爲斯文
振氣而郡司馬怨以諸生欠糧册發學限十四
日完一年十六日全完如不全完即將教官究
叅等語皆有謂而云然也夫二十一年之錢糧
鍾知州徵經一年卜州同徵經半載而不能完
乃責教官以八日之限能乎否乎且教官以課
士爲職從無徵比錢糧之例生員欠糧須有司
發學命責則責之命申則申之耳豈有勒之以

嚴限而以八日爲叅處者乎且有司大板短夾
所不能催一年半載所不能完之錢糧而欲特
責楚之刑師儒之成八日責其成效者乎此必
有所云然欲借此以嘘吾輩耳非日之客皆師
生愁苦相對那以一醉作楚因形境者也年翁
足跡遍萬方亦曾聞有是事見有是事否府考
童子限十二取齊因此事暫遲一二日十六日
必行矣年翁解維而去何以爲情定須竭力稍
佐一舟之費但勿以菲見恨何如此中不樂之

甚率筆書此不識忌諱幸祖龍爲政可也

與金判公 潭縣城浙江人

非生員金王戎之弟金王進從鄰中與踏而回
言弟輩前日力止衆生員勿運控憲靜候卜父
母處分不意卜父母陰出叅文至郡至萬而藩
司已轉文至學憲矣止有註誥及郡批藩批語
而卜父母寫上房勿波全文諸生各各變色震
懾王進復欲言不言若有所忌諱者乞老父臺
轉求卜父母將全文賞稿賜覽以安諸生之心

而弟輩亦可出文以全王生功名也全王生功
名者欲使其仍爲生員受學官節制耳不則爲
龍爲蛇將不知其所變幻矣惟老父臺圖之

結句令人變色讀之判何以踰此

與金沙諸隣友

不佞某早歲風塵白首來返鴟鴞之誚不過一
枝滋樹堂腐茅家所不敢到也前因叢蚧年翁
手致重以貽自先生筆臨而末弟晚芸華再三
道義輸近況又以庸次成交以虛易虛諄諄勸

導不佞生平癖以意氣為重非敢自圖其將替
念養老以緒承之背偶爾論落衿我猶有為
此舉耳貽老義老復普可悲也然不自忖分宜
自童力慚愧之極中夜未安并小僕從吾鄉閭
太翁聞頑僕周三有開罪於親友之說下僕下
勝驚悸恨未能取此奴而立捽之也第念不佞
家人無幾皆北方勝來之人恐其作惜懲並及
不諳祖稅錢糧諸務不得已而用周三取其為
生長吾鄉必能和族管利納糧而不意其反開
罪親友也語云家人犯法罪坐家長不佞自合
踵門負荊奈一旦羈身未由抑顧古言千貫買
産五百買隣凡我隣里鄉黨能推情於不佞則
原思之票歎非情理以內之事哉況不佞自至
要江君子惠孤者原幾式食縞紵言歡從無薄
待鄉之事惟力所不能為者哉或鄉之亦不
得已也豈常有心慢高軒之過哉自後循枝頭為
嘉幾何想能原諒那周三靜候處分家弟生或
能代我倘諸君執事不恕或一波未平更生一
波不佞齋沐待罪之後惟有徹底故鄉荷安河
北長為遊子而已於斯時也諸君其能自安乎
不盡之意愚何忍言請其思之

筆陣縱横鋒不可敵魑魅魍魎能無驚走耶

與于斯待

老年翁世家裴望碩德宏才僕欽仰久矣昨承
尊帖益切感愧更聞大力曲護頑奴慚悚未識
曷克當此高誼已諭小价稍致一芹奕他日得
麗青璽侍容闖報惟祈老年翁大張公道不徇
不阿倘周三果有開罪親友處求老翁洞舍
弟斯見代弟竟行處分可也如其不然弟從無
薄待親友之事此狗覗王何竟若是紛紛也統
祈直教之為感

撫虎軒尺牘二集卷五

賓菴　曹煐　亮采　著

門人　張為光　覲文甫
　　　唐孫華　實君甫
　　　徐舒　雲發甫　校閱

起癸亥六月

寄吳審大榜眼

去冬曾以一函賢揣刻三種寄呈台政想惜一覧爾矣其瓜期已及未知將在何處恐雲山迢遞則魚雁艱辛正為縈懷無限適敝友御君字尹衡者負笈之京夙慕龍門將為介紹此君詩文甚佳意氣磊落吳中作士也不誠可一進教否其半生讀書手不釋卷好名之念猶有未忘門角陽春端賴知己倘得近移一所常通開閣則衆事已不則夢境離迷終屬荒唐耳其奈之何臨楮不盡馳注

寄閻柴秫栩士（山西進士　雅安人）

河在都門承先生高誼置之春風之末飲以公璣之醇至今猶醉公大德也敢不非謝別來風雨候經十載梓里故人（公山西）翁芳型遲憶不知何年磨對一綸扉中矣（淮安人）樹耳僕瓜期不遠倘能依棲末光如揚賦老董同醉長安市上豈非大快事耶敝友太倉御君素以詩文稱於資水交情友誼尤所素敦吾淮城大城上其家多歷年所不忍去也其意氣亦可知矣今負笈來京惟先生以顏閔待之不儷程門游楊而已臨楮曕切不既

輕擯淡寫巾只見
雅人浮致梅仙

寄楊賦原傳士（淮安進士）

同事學使者轅門攜一片理頗倒於祁寒暑雨之中今先生飛鳴一帝里身立丘雲天上而儻仍淹落窮愁蹙中真不齊雲泥已幸瓜期已及倘得不為簿書之員而量移一糧使得畢其識青之志以餘難老亦足矣安望如先生與徐松老輩日從長安市中鳴騶得意哉別來道範想更康勝每憶玉峯山下先生把我之臂朗我

之脉活我以太乙靈丹至今銜感未由一報也敝友郁君詩文爲婁中風推意氣尤士類所重吾淮感大感審友也今負笈至京先生試進而教之何如

薦賢諸札俱極瀟灑無一俗筆

寄黄廷表内翰 太倉人 諱與堅

年臺大人文章宗匠風雅異人膺大祿有渠之選備股肱心膂之材别來雲泥徧似若隔天際真人之想邇者徐君廷發趨謁崗平從日邊來

荷蒙垂念曷勝感激某擁璧貴土歷八九年瓜期將及不知自兹以往尚能邀榮於崗頰間否尹衡柳年翁之便恭上修學始末一册恭呈台覽亦先生之所命也未成之稿果未敢觸冒候潤文勸之項琛幸惟先生早賜郵寄爲勝芥望之至

與錢梅仙

僕嘗論天下事不必問先後但須問虛實者後愈堅虛者先易折卜公善爲虛伏法僕惟以實應之耳使其先發使曲在彼可也天下有誣告反坐之律豈無誣叅之律哉呵呵僕不知其舉事時誰爲之計也爲卜公計惟有向不使王生知而陰叅之今仍不令王生知而陰釋之解鈴繋鈴由之一人之手則王生可以無憾誣叅可以不發至於棍役朱紫能獲則自發之不能獲則申叅之誠卜公之上策也若思患預防出誣文作虛勢則後來着着自殺爲累多矣先生以爲何如偶瞯齒牙書此一咲

能代他人畫善策誰復有此明見

與署州卜爾康副尹

朝廷新沛洪恩各役工食全給昨學領春夏二季齋夫銀一十八兩扣去銀二兩三錢四分門役銀一十兩八錢扣去銀二兩伍錢膳夫銀三十兩扣去銀六兩九錢三共扣銀一十一兩七錢四分承面諭原發並未扣除不知此項竟歸何處而膳夫一項向因廪膳奉 裁將此項權許廪生領給以存餼羊之典每生每季止得銀

五錢而又葬其月日凡有空缺分毫歸庫與俸
薪同例不敢多領絲忽此項似不便扣除若此
之多也伏乞台示以便給發若不申明誠恐諸
生真爲猶猶矣一咲卜公泰干生文有多人猶猶之何

翁學之文郎出之平淡

與陸聖調

承厚意歷覧山光水光之勝一洩胸中磈礧之
今猶醉公瓊醇醪中非歸聽卜文掛極承色咲
更叙親誼使人心銘但縣大一項實係廩生之

物若不申明則是弟有所私於其間矣故欲以
書達之卜文掛乞親翁酌而行之至於文宗爲
學官切隨上司其所取遵依斷不敢違若卜文
掛先出一文開復王生則學官遵依或者可免
不則遵依一出此生實不欠糧而以欠糧黜之
日後多言弟將何以爲詞乎倘不出遵依在官
其實不欠糧則勢必辨明則開州詳似又與卜
文掛前文所申相牴牾矣親翁其何以教我幸
即示知至懇至懇

別冊札云前同敝友廝駕少叙不過領由火
之勞而巳尚慢之慷抱愧殊深茲承手諭垂
所云勝夫一項係是印封足究如有短少竟
將原銀交還經手之人開出領票另行文須
何如尊翰弟當轉致家長見也至于邊依一
事前蒙台教郎將開復之說札放當事太議
曾許學懇否伏其即日來帶面將將再當商
致以達年親甚之盛意也先生脩復臨池易
勝煉
后

復趙生

不佞非才祿祿每有箋答慨仍若刺刺不休蓋
學不師古筆無斷制也而妄以尺牘一書災木
於外真可恥之事也足下復諄諄來索將以覆

醬謊欲抑欲摘其一二附焉猶龍古今咲史乎
不佞竊見尺牘一書惟古今倫施瓊琚爲妙他
皆不及也當索之於雞林傳而師之搠刻聊奉
二部不敢卻命耳鄙夾附矣先生尺牘利集盛行江浙間幾下紙貴而遍光若此所以尤不可及

與邢淡庵

張楚老淳厚君子今乃胸無主宰女子之見倖
人之論豈足聞乎平日讀書之理相知之情哉
兒女大事稱家有無未有女家而不愛其子及

婦者未有爲人而不欲作休面竭力於婚姻之事者所恐前後事勢不同臨時變迁或異倘今日貧而先期之以厚他日留而故則之以薄見女爭藹媒妁嘵嘵由此生矣故先用厚飾此乃女子俗人之見何遽欲從之也今亦合教謹當如期加命但求貧翁賢婿老一言當以丈夫豪傑視弟勿以兒女子之瑣瑣間之則舉措楚老行將萬里坐政事堂爲古諸侯凡事須持大体爲政以潤達大度爲美而術殘於奸宄之先察理於是非之界知人而任使之遇事而斷決之處之以情行之以禮而出之以大雅萬勿以親暱爲必可從公有爲必可信則父母興歡神君馳譽矣自今以往肯內至親肝膈之言乞兩年翁爲我違而垂聽之幸甚幸甚

中一段文可爲居官法言分明下先生他日坐政事堂之所措施矣

與錢拯侗

陛聖宣老而無于人多愛之僕所憐也且其人年已七十丰標秀爽侃侃有正人之氣詠其所控于州者必無過舉而云薩有傷與無傷竊未攻信也且僕奉州檄而往不過身到眼到從公覆命而已何是於僕而欲僕之非往予加與理果直僕非枉人盡年翁所慾知也其人果能謝辭誠阶德事僕拱領大教断遁二日的於十一日早抵新塘市可也祈年翁即復之立候回示不既

與任公谷廣文

郡城之別遂歷炎涼天威若此眞可畏也戴令老過婁幸得握手流別同官之雅未免有情不知老年翁較弟更當何如也今接令老書暨徐老先生手論諄諄以令老去後之事爲囑弟當之大駭老年翁爲豐沛名士文章品行弟所素佩豈肯以過情之事加之於已去之同官乎夫丈夫出一言舉一事當使君子稱之曰厚毋使小人稱之曰快當使後人稱之曰有容毋使今日稱之曰有威也不知年翁與令老有何傷心不顧君子之論不惜後人之評而欲使當時棋

其有威小人以爲心快也頑令老已病久矣且去官矣年翁當曲爲周全以善其後吾輩聞之必有頌揚年翁之德謂年翁能儕同官之病也傷同官之已去也厚道存於年翁而羣稱介於令嗣不亦休哉且聞年翁一歲之外將遷正秩令老雖病桐城亦仕藪也倘年翁爲正而一桐城人副之亦且執年翁短長以爲快其奈之何聞令老舊役秦某金某將歸於內翰沈公令老所預托也萬一小人知年翁之不救颺而去焉

求題者爲護身符年翁何不於此時致情於弟而弟得以報徐公之命不但令老感同官之誼即弟亦叨光不細矣弟擬躬叩台揩恐炎暑煩起居特此走候如年翁不即恍兄弟何惜匍匐以成君子之美哉臨楮瞻切不盡

當辦德音卻存風化而可以消盡天下之荆棘梅樹言言痛切有德者信乎必有言

復斯覓弟

滋樹堂事本非愚兄所敢望而忽焉至此真如夢幻倘非大力暨諸友共勸之幾於求恭反辱矣妄誕之爲自返亦覺愧赧接弟字不勝感激即馮蔡兩年翁懇兄八九月間家定當再圖即謝耳至于思成弟美情大費晚技及周三亦辭薦詳述之自當銘心尚容面謝晚技在學舍中偶談及此左苑大忽憶愚三年前辛酉十月十八日夜夢至一處極其宏廠額曰遊捶傍一聯云再續元燈不用他家衣鉢同登瀛榭兄稱介浦珠璣醒猶在目異而記之詩愚兄所記日記

錄與晚耘閣之堂竟是此堂耶抑更幻矣痴矣夢未醒矣特與知已弟兄共一唉焉去年兩兒入學一妻歸葬今月初二日又與第三子結定絲羅并貼價換屋數事使人心力俱竭尚有二百餘金全無出處其奈之何八月間得量移一缺聊可爲衣食計方爲苟完倘天南海北則諸凡未得結局憂方始矣慚愧其何能已亦非向知已弟兄故作嬌飾語也臨復神往不盡

復王義倫

年翁盛德吾邑共聞而弟之慷慨直爽亦年翁之所聞也譎詐之勝鄙吝之態吾兩人可以自信其無兼可彼此相信也他日相與於性情之中相知於形迹之外斷不令碌碌者哄人而前日之事翁細訪之實非小价之過不意吾鄉惡俗竟至於此今已成往轍亦不足道矣舍翁同小价罔益知年翁近况稍附些微爲移居之用續當賚上自能令年翁暢然於懷也臨復不盡

復潘公亮

何過寒暑愧無將敬甚爲抱歉想年翁近况佳勝也五月間特差小价致語年翁因有過當之舉不能如約且兒女之事變故同心想敝親翁亦不以此爲念然翁無刻不欲於今年爲之不意小价有家因成此大變易之時與人爭競以致鳴官額外更去百有餘金至今止數尚頗極其拮据夜卧不寧徒自悔無及耳古人所謂大話不可說大步不可跨雖不必堆錢做事然亦當量力而行也弟不自量力又不料有意外之

事以至於此非知己如年翁亦不堪向道耳幸以此微達之於敝親翁之前絲羅骨肉諒當有以借我矣小兒之男入泮薄具小儀愧不成禮幸致原鑒貴庠學師字并附上

與過振鷺廣文

向有小札恭致黌堂雖敝年姪未得邀榮於函丈而敝相知印兄次眉極承提撕之雅弟深爲銜感不知何時握手一道相思也貴庠張仲老係弟長子之岳今新進生張某則豚兒妻兄也

老年寅臺想已久知之諸凡推愛諒不必弟之勤懇矣敝親家奕葉大家待先生自能忠且敬惟望年寅臺破格垂青先生不惜以絳帳笙歌待之上舍則門生吟風詠月自有許與點也之樂矣惟年寅臺留意焉臨楮翹切

與曹令修

前在郡攪擾至今不安於心別來闔宅康吉不蔡可知愚自囿婁諸凡若虀窘乏之狀從來未有今忽有按察司差役及府役到學催取志書

本與儒學無干而臬差需索于學其爲可笑但
牌內有遴選淹博教官候聘纂修通志之語愚
何敢當淹博之選且此時困之非常若一出門
則家中五六口指必盡作首陽高士特恙趙元
老候老嫗留心萬勿行聘出婁閒外也倘需措
費煩爲擔承至懇至懇

畀先生爲淹博可謂不謬矣而先有需索之人遂使英雄短氣安能使朝廷收得人之用乎可歎也

與戴士招

皇天大雨無間晝夜郡中木棉得毋恙耶僕受
太倉清福久矣惟祝皇天屢豐大有以報太
倉耳今若此則僕德薄罪深不足以動大心也
奈何承命作壽文一章久未報今日雨中草成
特送年翁撇拚一笑并改抹之求貴相知爲作
評語郎以原稿授梓人可也文宗在何答小价
從金壇來十二日開頭場十六日即考鎮江何
其神速若此僕初二三必動身年翁或同諸郎
君一行耶江上清風君山明月不知可能同一

長嘯否僕今須打點數千言一償澄江未了債
已一笑

結句烟波無限令人神遠

與錢裕仙曹秀上

初八登舟初十日早抵無錫介張楚老始知文
宗賀信其初因太平生童不至而延於是焉今
則十四日文宗生日必過生日十六日方行又
欲一至蘇州致吊於撫軍之如夫人者屆指當
在二十日之外方抵澄江也則早行十二日矣

然三府官生已無不至錫州縣官生以及家人
不下七八百人共計不下一萬五六千人下處
價貴貨物又昂每一人房價日用約銀三分此
十二日內約多費三禪官生銀四五千金上官
之行止不可不信如此弟初十至無錫十一抵
江陰惟多遊山水園林多作詩文數首以是傲
人婁陸耳至其枕頭之蕭索則亦無人若我矣
從前豪邁之氣徙化作長歎氣而已家中凡事
祈二位先生照諒大小兒近來頗有長法二小

兒批逹末除前弟在家痛責痛罵轉眼依然不改如之奈何乞先生着力加懲戒勿因其猾頴而愛惜之于於學問之進否不敢邈爲之期也匆匆入寓舟人行急草此不恭原宥是荷

與王大席

弟至澄江已及半月裝傻兩空百方難措而文宗無信豈獲交所以期庾人者乎且生童各各來言資斧不繼安能復援他人如以秋熟同於階吏寓中走投無路不能出門一步稍舒鬱鬱諸君在府與郡公近憾獨孤弟供奉文場辭已不及徒逢彼怒而已隱忍難甘薄言安訴哉而年翁更以藩憲之屏事見囑弟此將何心而能爲此耶不得已差役歷各寓勸募大畧須者幾人而已雖書名有人恐成負或難也其箋索竟無送處豈此將之詩文更猥於金錢耶抑心神爲金錢擱去不復與詩文作緣耳特一介貴還年翁勿恃弟慢乃公事也旋汗拜覆不莊

古人言愁苦之詩易工今乃知無金錢則詩文亦覺豈彼一時此一時耶

寄錢梅仙晉秀上

別來歲月如駛飛光可畏曾未轉眼已及一月矣小兒以豚犬之質荷蒙收之函丈近日復作何狀吳下兩蒙云上過三日指日相有不知歸來日能令乃翁一指日昏吹噓僕倉卒至澄江文宗半月後始至裝束之難可知矣忽奉撫檄調選入場供事問之氣喘欲辭無及或者謂文宗原文遴選老成練達賢能教官其襄試事此屬淺擧他人求之不得何其詞之似怨也不知今日所謂賢能者與古之賢能異若僕者安足當其任而居其名哉僕二十年前自知多事善爲之惡亦爲之善者吾以爲美人亦以爲美者也惡者人以爲美吾信以爲美而不疑故多慢也十年前則知昔事矣非自信無惡之事不爲也彼善爲之惡不爲焉二三年來則豪情逸致消磨殆盡惟閉戶讀書安於無事而已惡不可爲善亦不敢遽爲也留爲之亦相恐人知矣故扁扁自甘甘於陋而進於愚常恐一不當則意

外之辱至矣敢畏自居於賢能而望意外之榮哉予一旦荷選中衣林傷弗能自寧不知兩先生何以教我文宗冰霜自矢天日凜凜然荆軻上殿圖窮而匕首現時惟王自負劍可以驅之若使下之人所能劾其力耶想當又發一哄也幸居憂惆堂中與陸蔚文洪東亭兩先生日夕相周旋頗爲可樂所作俚句不能寄覽容歸來當沽酒桂花下與兩先生邀仲秋殘月看嬋娟半面猶耳不既

惡不可爲善亦不敢選爲其渉世淺乃見道語也可以書紳銘座右銘

與錢礎日 無錫人 選文潑

羈因脫獄覺日月山川眼界俱新喜可知矣而僕供奉二十餘日縣忙惆堂中梧桐花開芬芳人夢良友三五日夕論文而大宗師上堂時儼衣冠正瞻視侍立竟日饑不得食飽不得遺除生童入場猶知之曰老師其餘門子之狐假虎快之鷹眷狰獰萬狀視窮教官不啻如乞丐矣積勞積忿痛卧不能離枕席苦可知矣今早孫

起午後當圖一晤并過慰余親荆然老也承教示來日苦多補中清風亦盡昨始得經營些少敬以二金爲先生壽承賜尊批所選文六首多而太長恐於刻費頗多意欲於排擴中頗先生另擇其短者得附一二首足矣辱在知己故不嫌剌剌也嗣容面悉不一

與曹子三 嘉定 進士

數過婁齋未能以苜蓿一盤品瀹一盌少叙闊本之誼歉可知矣前聞尊論知册生之狂顚無見多士輒爲吾弟暴之今聞其消沮自慚吾弟之寃已白矣但何以小札薦之愚兄不知人之責竟不能與公子無知何受賞也不知王良復請尚容置一喙否敝庠張生字位南業舉子業甚正詩古文俱佳因功名念切偶間簾中花箭香其實諸措大中文章意氣無足倫比者也倘吾弟爲子擇師不識可以張生之名卜之否懇兄因前言之謬未敢妄陳可否若卜云其吉則以一函復我可也秋光在原鶺鴒樂只當擇風

日佳勝時買棹過訪爲吾弟晉仲由甫一尊也
不既

與俞漢藩王飛天張位甫

昨承諸君雅誼登高閣集英才棐無服飲酒亦
無服真文觴雅集也僕只許後賤言雯聽兒乃
以王仔見贈歸來酒醒不勝慨悔矣見人之羨
郵恩擾而有之此来俗惡道僕儼然爲師其何
以訓將須諸君爲之介謝僕過去傷薦之實得
郤贈之各其惠我多矣幸留意是懇俚言尚未
能成蓋以心有不安耳容再呈教不一

古道炤人良可
敬針未俗梅仙

致胡博士寧國人崇明教諭

滄江之聚倏忽星散亦從來未見之事文宗舉
動或云太急遽矣而吾兄早歸一日豈非大快
耶一咲一咲弟於月之十二日乃有東昌萃邑
之報斗大一城寥寥數里萃邑藏擲然厥景塡
殊汀南錦天繡地徒有之悵然長望焉已行期
量在十一月初旬知己弟兄不知何年仍一把
臂也茫茫大海落落萍踪思之不勝悵惻晃門
紺池禪師久以詩名動王侯弟屬附驥尾之末
同人加彥昭大席加三與任幼木諸公無不倒
屣恐後年翁或欲一見之卿令閒雲野鶴偶爾
崇川機勿當面錯過何如紺公大雅流馨蓮花
在日年翁一見自笑汪年翁近日强徵可知幸
爲作一轉語弟亦不復饒舌矣臨楮不盡

如此著章可
謂脫盡時套

復曹令修

十載寒氈開懶已極一旦爲吏正不知如何措
據以圖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學耳安
敢言賀哉承手諭小舟象大力已渡淮閒謝謝
其秦尚老所行見見留心祈先致謝爲囑近日
報人在堂喧嘩未息而一身衣屐毫未能辦甚
至連雨綿綿薪米皆缺蓋不俟素性落落不善
留餘東來西去從無二石之儲十兩之積今一
旦忽急非妄語也奈何奈何令修楚白能爲我
多方籌畫覓一債主否不然者郝泥落架正不

知何以得脫也爲祈罔心不盡

復王卜年

十載析知窮愁如一每懷道誼何曾天涯骨月一聞此音未免離愁種種也承老年翁瑤章下及錫以德音慰荷無似但斗大一城寥寥數里雖堪藏拙何敢云賀客當[illegible]此布復不悉

與宋成九

不晤良久自潛江歸來每訪起居知年翁潛修別墅樂養天真視市廛如糞壤矣翁與年翁十年知己不啻骨月今忽有東山之 命行期頗邇寧無折柳之怨耶俄聞年翁欲延西席有新生吳長諱祖與者無苦年翁之子也父子忠厚植德嗜學尤篤與長年少老成他年必爲重器年翁愼勿失此撫合也弟極知延師之難得師正復不易若與長者則信之眞不覺言之切而易也惟年翁圖之

復馬廣文 諱晉錫與子解元昆山敎諭

夙景芳規今恭賀友方慶有道在前可以就正而瓜期又屆促人遠行正切悵念間忽接瑤函下頒以爲可賀能不益深離悄耶謝謝弟斗大一城作吏良苦王粲人文淵藪只年翁之文章道誼沐浴久之自當變薄爲醇一洗從前陋轍且甲子公車乙丑高躡鰲頭便當灑筆鳳凰池上豈若簿書一倅吏已耶有慢遷使深爲慚赧臨復不旣

與汪倩初

久未一晤每懷叔度之思想爲賦之悵待君久矣行見生徒前列絲竹後喧也如弟之在婁蕭驟九載每每襟肘俱露直堪絕倒今幸得遷近地無蠻烟塞雨之憂減天幸矣卻已卸任翁想亦爲我無憾耶但以襟肘俱露之人舍此他適雖無跋涉之勞寧之經營之苦迴側反爲悵然茲有要言乞年翁過我衙之倘念夙好專勿拒棄何如

與王大席

澄江別後風雨爲秋言念故人高山景望弟乙
戴於髮白首始命爲郎屬之武弁臣之少也猶
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然生平不以阿堵
爲事東來西去徙使赤手與白日爭光耳今百
無一辦如衣敗絮行荊棘中則得無罣搭事也
特价煩年翁爲我覓一假貸處多寡不計卽吳
中風俗與京師同折頭亦不計也屈指郡文祇
在旦夕到郡領憑再容躬請不旣

告苦于友朋猶不脫英雄本色梅仙

與張如三

澄江言別忽然九秋荷蒙手教因連日擾擾冗
末裁答惶恐惶恐屛分暨宇函弟於望之左右
到郡領憑卽親賫上不敢忘也弟九歲髮中以
寒氈而淚悔妍嗜之名一言莫逆傾倍既之今
臨行之苦如信士孫景卿王戌邢嶠諸人皆有
高見者也如巳如年翁不識能爲我覓一監河
候否升斗之水亦成西江折頭多寡一從尊便
之倖弟嘗於鄞亭貸人十錢剃頭其日忘償之

遂不病逞旦由此推之不肯久負債可知矣年
翁其爲我圖之

欲求今日之富人反昧前代之者英雄氣槩所謂虎不作死也

候徐果亭太史

向在浙闈荷蒙台臺青睞玉峯山下又承寵召
至今醉德無量自台駕北上未能拜謁於道而
衣錦南旋尚未一叩墻屏翹首傾葵日之念用是
耿耿展反未寧特具不腆二種極知海藏所卻
而魚目蚌珠祈台臺鑒其誠悃而巳俯賜留堦除

伏與勿叱是幸

復呂御青別駕

弟落落寒氈荷承國士之待于秋知巳圖報何
時昨蒙手勒惠隆儀登受多慚又不敢辭不
恭之咎謝謝十載於茲近日始親有道正覺相
得之歡而瓜期巳悄行將束裝在道矣去開斗
大一城錢穀煩不足累恰堪藏拙不致煩知巳
之慮耳冬杪過維揚當爲年翁停片刻舸發棠
一拜別也連日階庭應接頗多心事草草捉筆

茫茫愧不足以奉揚往疉萬一且佛頭着汚罪過多矣便函附呈台覽祈正教之云云

與錢青柯

足下慷慨任事功施三教弟所素知齋務之修故敢相托足下業已欣然樂任令即令姪又復而聯而共訂之今者他人皆已告竣而足下竟不施工雖或他事倥偬然不應獨後於學宮之事也乞慨然肯來勿令人哄弟為妥托而足下功在學校聲流子孫豈不休哉不盡

如此勸勵令人那得自阻

與趙鍊生

烟翁手跡弟得之於徐氏之子聞係憲伯之弟也足下尊間其所由來所由去否足下家物應還之於足下奈何不取去耶矯務之說弟諄諄奉懇業蒙慨允弟欲觀其成而去足下倘肯出其間力則功在學校香留後人足下急圖之何如更有他事欲足下早晚過我商之勿只將去之宮鄰我想當發一哄也不盡

與顧雙羽孝廉

足下誠信素著慷慨足風弟悉交十年心甚欽愛亦足下之所信也碑亭一事主持原在足下而吳生又弟所屬為情者也奈何付之空言致議足下之怠弄敝至齋務一開工生既有成說速以絶不料理誠何心足下表表偉人奈何以學宮之二事為不足掛念而自喪其平日誠信慷慨之望哉豈以弟為將行之人不復足交耶一哄

隨行數札切摯乃爾所以大工終成而先生遺像亦與聖宮俱千古矣

復張耳黃孝廉

辛酉之別未能為門下一壯行色抱歉至今反蒙遺賀更切汗顏詢來使知尊翁先生康健納福令弟科試高擢諸郎君皆倍力讀書深為欣快不佞十年寒暑今還斗大一邑然闊其錢穀甚少民亦樸陋或可移我冰蘗仍然寒蝸也但師儒之官尚得倘佯自如一行作吏則身息在人生平傲骨誠恐不合時宜耳所望門下在第

一等人緣韓中或能早晚齒及稍加拂拭耶厚
儀本不敢當都之恐非門下心而登受多慚矣
誠謝部文今向未到未定去期鴻使往還京浙
煩其過我歇足可也明年春僕亦使人入都或
可入大司寇之門而一候之否不旣

與呂蘭臺同門

弟歸家舟楫之費尚未付與滿擬門翁處稍貸
以資急用遣所云云似失枯魚之望矣特遣人
持券至乞於此日先發其半餘俟月正望前來
領何如同門兄弟緩急相告祈原不得已之勢
勿加是荷

與劉[illegible]進士 蕃初吉 憲躋人

乙卯之役僕與門下有夙世緣不意於他人灰
燼中忽見寶珠鞠采使僕驚爲豊城奇氣也此
皆門下世世鍾祥天之所相僕何敢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哉弟夙緣所種假手於僕而已然自
門下雲梯高步以來未得一聆金玉稍慰鄙人
之私又數夙世緣何其偶相値而今生緣何其
無一偶然者乎薄福人祗增自苦也茲因弘遠
禪師振宗風於雪竇特附一函用瀆知己倘可
將我夙緣推之方外作祗園檀樹放大光明又不
優鉢奇花否此門下世世生生無窮受用又不
止乙卯之偶然相値者矣僕近得移官山左道
經水陸便道門下謁選到部或可一就儀封之
請否臨楮神溢不宣

乙卯浙闈先生所得皆名下士且於他房拾
滄海遺珠登之廊廟乃有功而不居此其心
何心此其人
何人耶撫倘

與應麟昭孝廉

別來久矣憶戊午冬承遣使過要知門下公車
已駕未得一邀務從尤我茅簷也邇年樹蒼
蒼烟水無限風雨雞鳴徒深知己之懷而已以
門下之才自當飛翔上林羽儀天下奈何尚落
落也明年洛陽花滿僕門下細馬高吟一日看
遍矣僕今秋已移官山左爲有莘之長之京時
幸不惜朝轅一繞何如雪竇蓮禪師僕方外好
友也獅子聲久震天下門下爲我化一章馱身

而護法不但祇林瞬乘諸佛菩薩亦當放白毫光為君照瓊林佳宴耳同邑劉君另札拜致晤時幸垂鑒忱臨楮瞻注不盡

復弘遠禪師

天地不朽斯道常存世人處處撞着却又當面茫然師翁踞雪竇寶座行法王正令以慧日照人慈航渡衆豈非人天有幸萬古生春之一大機緣耶別來張弓挾矢不知射得幾漢否僕常念古人不輕拜師師亦不輕授人故有十年行

脚百歲無成者有死折脚鐺前不使人知者豈當時無英俊抑亦慎重斯道名器不輕以與人耳今者遍地選場人人知識臨濟獅子兒幾同雞犬之衆所幸潙仰雲門曹溪法眼寥寥無人也不則大地衆生有一肯作門外漢否觀音可以了頑成佛地藏可以了頑出獄矣不亦盛哉正恐極盛者難為繼將來如來正印徒成魔土衣鉢耳即如吾家孔夫子正心誠意致知格物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等學問手段何等醇正只

因門庭太寬世間人人自儒而無一人可儒儒道之衰良由於此師翁念之哉救世婆心雖云萬物一体而座前審諦慎毋輕作人情所以重斯道者使如來心印萬古而不墜也僕雖孔子之徒曾讀如來之書竊聽諸佛老之教矣大略一部指月錄人人能言之而為之師者惟恐絕却兒孫未免關門延賊此心豈可對如來者乎師翁慎之哉門庭高峻自有捨命好男子攀躋而來勿謂天下無豪傑如來絕香火也應劉二

門人亦所謂自儒而未必儒者也特為師翁作一兩致之不知能作獅林一枝否承惠茶筍諸品不敢不登山左匆匆未能稍折一花遥巾供獻容當拜使一了今生緣耳臨後不盡

讀此書方知東坡是五祖戒和尚轉身今乃益信

與九咸

領憑之事撫憲亦將批行矣所貸不得到手即往晤之費亦無所出其奈之何前者浙江之行竟為無益反去所貸之物幾二十金真是滿又

遭連夜雨也錢處雖許百金迢迢之路忙促之
時何人去取不若求還前券而四了此一段牽
掛而已乞示我何日着人去以便料措爲往返
之資何如如過三二日便須之郡或不能計及
此矣不既

與令修

府文不知何日到司司文不知可到撫否真使
人一日九迴腸也討須憑到手日已經過限郎
媿玉山東又在封印之日矣奈何此乃上衙門

遷延之候非愚伯之咎也特遣人與司房御相
公商之煩令修同細細酌其可否勿便向府房
之人道也至囑至囑

復房實君

十載在婁論文杯酒數欣起益陞情高誼何日
能忘茲聞有莘之命弁州故鄉不禁惻然其欲
滯也昨承厚頒益爲悵惘而手示殷殷能極規
箴之誼向謂年翁爲當世文人乃懽切之情直
同聖賢用心即古人中亦豈多得哉簡息交遊

每事十思二語直中僕款自當書紳永佩明德
矣魯老大人竟賜褒函雖出年翁推情然以取
取僕負輒賜如許大翰且以夙交自任僕將何
以圖報女爲悅己容士爲知己死天地不朽此
心直與無窮耳謹呈拙刻二種求政外有家訓
一部刻成尚未改竣容當寄上求賜一序此書
雖未行而抄錄已入都門往往有致書來索者
想可不惜華袞一字耶臘八後方擬去婁倘得
一晤尤爲快事不則便道入都時從張淑到莘

僅七十里耳當掃塵下榻以待高軒也僕凉德
非才待罪於婁十載今不爲多士所唾詈反爲
肖像勒石建祠學宮思之徒深悚惕有俚句二
首及碑文一篇藉手呈覽或可弁呈魯大人一
見否莘小而錢糧易完刑名無幾惟迎人盜賊
尤僕所能辨者也當益淬筋力緊束肚皮以不
負魯大人者不負年翁也春風在望矧在神馳

上魯郡公諱超號謙菴松江郡守浙江會稽人

卑職凉德非才謬膺婁江師席十載於茲矣歎

聞隣封歌誦之聲知仁人在望景仰無從不勝
感慨今秋同教授陸在新供事學憲署中在新
詳述憲恩畢燈爲之泣下蓋古風不作斯道如
遺憲臺如此振興安得天下寒畯悉棲春風化
日之下也昨忽蒙憲仁頒以瑤函爲畢燈先於
所徃且云夙稱英厚極筆褒揚畢燈何克當此
皇天之高后土之深未足以喻其無窮之感也
耿耿微員靡由申報惟有束腰洗齒淬志磨精
以不負　朝廷者不負憲臺之知遇而已雖憲

臺指日榮階雲泥益遠然士爲知己死死則死之
畢燈悠悠此心當與天地同不朽耳倘更有嗣
音伏乞憲臺留心照應勿致畢燈今日之言與
憲臺他日之文稍涉謬戾則始終玉汝之恩出
自憲臺非畢燈所敢妄邀也云云

感恩之言寫得切摯畢人以德
報德豈獨英雄不忘一飯耶

與徐明府孝思山陰人諱永言

老父臺天挺哲人靈鍾世族陳氏之家共稱其
德于公之後必大其門是以英資秀質洛下才
高而惠政仁聲襄城名重也治其向獲交於太
翁先生曾識豊城劍氣知積德之裔必發奇祥
今忝屬隣封之末未得躬趨左右一候台祉
歸期在邇道經貴治當停艤晉謁稍申賀私耳
偶因王仔之便先此道悃副容趨陳不盡

復王克生

向在尊府雖太翁老盟臺輒篤情殷無異骨肉
而年翁大雅翩翩不遺葑菲依依之誼思之猶
如昨日也僕近得移官山左方喜四五百里之

遥可以命价過候近祉不意星使遥臨得悉太
翁變牀不覺哀喜交集也幸僕歸帆在邇舟過
錫山得握手一談以慰平生矣徐父母年少多
才素聞於隣封僕竟不知爲故人之子有失趨
賀甚歉甚歉先寄一函統俟河干以諦殷勤也
祈爲叱致不一

與張爾公

吳門之别十七日抵徐父母孝思郎日蒙發引
結十八日至常州而呂城大壩未開展轉於毘

陵道中先是新閘水小不能容三十斛舟及僕舟返則半月繫風促水二三尺竟進閘如驟亦與事也二十日抵金壇小壩二十一日抵舍而囊空如洗矣即起駁小船亦極經營而後竣事尚未與敝縣親友謀所以起行之法也州中之事以及來歲司中之事惟再力是視諒不相負九歲之价不知浙江冊否如有物即留數十金以結州府司之應用可也燈下匆致不盡

與錢惕仙

向日與要中紳士者而忘其風之厚也由今思之始覺隆情高誼非他邦邑所可及真使人如飲醇酒久而愈醉矣凡晤同人為我致此惓惓至懇至懇十八九已懸日望先生奈何竟未賁臨也三兄如吹浪之脈出波入波風濤駭人矣卿遲至明年正月因之日即為出行上吉萬勿愆期足似高誼僕判舍所服於賓友者日以千計尚未謀及遂行之資擬家九歲僑其价浙中而便可酌留多寡為先生度歲計也餘不盡

與劉傳士

年寅臺天授英奇地鍾茂傑假以一經之微暫臨要水之上似屈騏驥於風塵然伊洛之風蘊湖之學行將再見於今日已斯矣斯羨弟自知非薄待罪十年而臨行之際建祠勒碑士民謝益妻中風俗之厚可云即於天下矣年寅臺之才十倍於弟諸凡挽其頹以善其後是所望於同鄉之知已也嫡小兒忝屬下舍生尚未恭謁函丈因弟匆劇間未遑修贄也區區代兩率惟原鑒諸生俞沃偉王大光張法乾馮鳳蕊孔繩慈等二十餘人督修學宮匡余不逮櫛雨沐風其功最著而平日讀書好古之士惜不勝植也禮士顧鐵素若勸勞若以儀節之事托之必能克宣其力藏書役老而可謀楊者役支理俊長門役洪際王晉吳英蔣能楊曄吳榮吳吉吳安皆忠主勤慎手足待之必得腹心之報者也年寅臺高才碩德自當另用一番人豈必藉何為諡一哉然必告新尹夫子稱之弟不才竊欲自

附子丈之末伏惟年寅臺諒而宥之臨楮不勝注切之至

廣文先生而士民為之建祠立碑此千古奇聞也婁中風俗固厚而所以得此于婁中士民者夫豈易易哉柳仙

與俞漢瞻王麗天諸子

河干分手聊若爲里間思燈底論文花前分韻酒杯歷落形迹俱忘之樂不啻隔世已諸兄待師之忠且敬禮意兼優情文俱摯不佞何幸而獲交於諸兄又何不幸而竟與諸兄天各一方

也思之不覺泪墮但期相與有成始終弗替古人千里命駕雞黍相期諸兄不我遐棄不佞且拭目望之矣匆匆數行言不盡意

與邢可訓

七年知已聯臥相對殷殷之誼何減骨肉昨河干分手離情尚補作寅翁高誼雲天未能忘情稱謝也所望推弟之愛而善其後則承感弗諼矣劉寅翁老成僕茂而才智見於眉目之間必能為婁中好師吾年翁亦得一好友可喜可賀

兩小兒忝列門墻師生之誼百世不忘耿耿在懷天日可指賤累病筆萬福寅嫂臨楮瞻注不既

與于匡于

僕浪迹四十年今始歸來故鄉翻似異鄉即有委曲幾無告語處幸年兄推葭莩之末過我聽言舍弟輒敢唐突僕貧艱然作吏求援亦今日之恆事矣舍所親而不言更誰言哉僕素以豪邁自任他日之事斷不煩台慮也小約呈上

餘不悉

與九成

新歲萬禧闔宅萬禧賀賀懸歸來諸凡拮据而日日見客日日飲酒幾無暇刻槃事真苦事也巳卜二十日長行矣倘可早至則金壇相候若不能脫身則二十日至丹陽相會可也王蔚老它爲致意壽耶淅中歸否彼事不知竟作何等着落不能不爲之九迴腸也餘不悉

與思成

新年喜可知也羨賀羨賀所云云不卜何日可

到愚欲於初八日遣人往揚州覓舟矣羽毛未

生翁飛何力至親兄弟何以為籌來价可與言

者或曰不之可

求援之支勿見氣

節此所以不可及

續虎軒尺牘二集卷六

𢒰菴　曹　煜　亮采　著

　　　　王大光　麗天甫
門人　　張爲光　觀文甫　校閱
　　　　俞大倬　漢瞻甫

與張爾公

開歲晴和年豐人壽之兆也殊爲可喜足下閭宅納禧不蔡可知矣歲內歲外無刻不忙[illegible]至極苦事前有手札已具明種種茲不更[illegible]着周進賫足下安家之金以邇大駕幸即赴郡中取答文連夜趕二十日於丹陽相會耑望耑望

與俞漢瞻

別來忽忽又復新年別緒離懷想皆同然也新春萬福攸同伏望乘茲謙吉努力進修秋期不遠早惠佳音以慰耑望前者靈芝之生於齋房不知近作何等瑞色或使小价觀而道之或繪圖爲說以惠示我望切望切

芝生齋房其爲學宮之瑞可知然所以致此瑞者非主持學宮之人其誰與歸梅仙

與潘文山同年 諱之彪辛丑進士丹陽人

去秋承台諭弟偶他出曾約泰年翁崇川兩棹圖一握晤而至今未見光臨但反覆罪不細矣老年臺榮擢司李府都門一別忽忽二十年每望蜀山萬丈使人魂斷個中時向介弟訊音不勝懷渴想或一道及之也今幸歸來聽言不遂甚快甚快弟潦倒青疆十年于茲近有華之遷甚苦資斧維艱是以延滯過限擬於望十日

始從金沙發棹也恭承厚貺兼贈嘉言銘佩弗能已已拜手敬登仁風常播矣山左之行弟雖初至小邑倘年兄倦遊之餘過我稍息六月之羽風塵下吏自當負弩道左耳臨復云云

與儲一士 諱士王壬辰進士金壇人修邑志

昨承賜華袞榮及先人感非言盡謹勒五中矣謝謝敝西席錢梅仙三吳名士也所刪數何更易數字覺文氣尤勁或不爲無乞先生即以付梓梓價一金先賫弟因匆匆長行資斧甚歉容

至苹野再圖遣候斷不敢貽先人之憾也迮切不盡

與顧隆吉

小价從婁中回得接翰教知兄年翁摒手談也十年知己一旦天涯離情別緒誠何可言秋冬間倘抵徐州謁孔司馬或至敝治一晤耶敝年家潘素存兄向爲馬姓所竊爭承年翁解紛其間因素存奔喪歸里又復二年矣竊而更驕脩難恝然祈年翁推溝面同孫浣翁喬梓詳言其

理而結其事不啻弟身受之賜也不悉

與徐天敍

十年知己擬欲爲我提刀以發其一日十二年之才乃竟不得一面而南北其轅枵勝浩歎不知豫章歸來能不承棄否敝年家潘兄素存向承年翁雅意悉其始末不必贅陳奔喪後未結此局年翁尚肯向孫浣翁喬梓同商之以稍舒其積懣之氣否是年翁不以弟之存去而易其情也臨楮禱切不盡

與孫浣心 諱以敬癸未進士太倉人

待罪婁學夙承先生雅誼易任祓刻一旦聯蹇寧無江東日暮之懷惟與諸郎君年翁偷步青雲公車過我得悉先生矍鑠以慰瓶囊耳丹腸敝同年潘諱之彪辛丑名雋也有弟素存向年爲米賈入婁爲行家馬姓所誆約去二百餘金竟未能結及素存再至婁中馬人益肆舌鋒仍誆入行揃以行用扣其前負素存本書生學賈頗以爲然而復主之遂素存之衅馬用羨人訐

禁其蠢僕將潘所積米豆一夕化爲彩雲飛去素兄不之知也知而責僕僕亦茫然真千古幻事故鳴之于公未及聽鞫而潘父聞知已氣噎死矣老人爲其幼子財與命連若此素兄倉忙奔喪至今尚爲懸案馬之婦係先生家婢爭經長公調處其間想亦先生所知也有議與欠票俱在長公手乞先生賚其寵斷俾潘氏父子生死無憾亦先生晚年一大隱德也先生去秋飛櫬繡衣署中所謂圖報區區者其在斯乎不佞

且拜手稽首爲先生祝壽考矣事出不平情關
年誼幸乞留神至禱至懇
三青年誼情深求俗古道一人而已

與潘公亮

朱父母昨夜未歸弟今日不復能候矣即刻開
航或於途中相遇緩帶一聽耳孫麟仲父子拜
而不荅不似渠負我翻似僕負渠也亦一奇哉
年翁爲我緩致之向來十金則爲年伯[illegible]喪資
而已不足校也王親翁高誼雲天秋以爲期幸
勿疑爲麟仲一流人餘裹未悉立候一談即移
舟矣敝親翁昆玉均望此致不宜

與李襄一長孺

虎狠有父子何況於人天下有不孝之子必無
不慈之父愚自聞報以來抑私喜可以至山中
父女相抱一哭以慰十年之別也不意困于太
倉各處借貸始得借還衙負須逸人乎已逾限
十有餘日矣朋至無錫心焦念切忽染奇症不
得已而歸金壇一則調治沉疴一則再爲借貸
至正月半後方得數百金以爲渡江之計原擬
孟春二十日從金壇啓行二十八日可抵宿遷
尚可至山中一晤也前云不得至山中相會者
恐賢壻多情多費貲欲奚如其來一慰前願耳
何意兵戈塞道處處停阻直至二月八日始抵
洋河愚已使前站人至宿示十五日任事矣屈
指初七日從馬陵山下舍舟而陸止得八日計
程八百七十斷不能再至山中似乎前日之言
反出於真而今日之語反若僞矣其實此心如
割泪從喉中滴入無可奈何耳賢壻勿謂竟無
兒女情也今冬來春望過緘治相助爲理何如
餘不贅云

復王茂京 諱原祁庚戌進士太倉人見任任縣

十載粵江荷承鴻誼而尊翁年伯尤極提撕之
雅睽教以來江東雲樹縈迴寧有已時今幸密
邇花封淺慰渴念方擬脩人馳候忽接好音不
啻坐空谷而聞鈞天之響也況承厚貺下頒棨
慶無似雖藉使拜璧而謹領尊誼永勒五中矣

謝謝弟十五日走馬到邑座在老至止將幾階
一宵耳梅老及舍弟舟行頗遲尚未入境候到
日當達尊意也拙刻一種附呈台教尊翁年伯
不敢瀆叱名是荷

復張廣文（諱朝棟別號德州人見任華縣教諭）

拙刻途敬巷語自愧謬附過承獎賞實切愧悚
逆婦逆子生者[illegible]吾邑有深夜讀
書之士足見先生平日教澤之敷矣可敬可敬
承諭陽穀諸生云云梅所携不多不能徧贈姑
以三種分贈三兄侯小仟南來再寄請教何如
不悉

再復王莪京明府

落落寒瓊久依樾蔭一行作吏更遜花封真天
假之緣得長奉教於左右也川捧德音式慰[illegible]
消薄書紛擾應接為疲金錯見投瓊琚未報負
歎可知吳弟素性愚戇未嫻吏事凡係諮詢撫
御較難與川君家治譜為玉律金科老年當奉
受有素諒不惜諄諄提誨也不腆將忱伏希鑒

茹梅老一札附啓允咸舍弟偶從歷下歸當趨
造謁渺驗候臨緘曷勝瞻切

復王庭表太史

台臺鍾鼎名琳琅垂器九苞奉大平之瑞八
翼振空中之龍不獨鄉生跂若登仙即朝野亦
無不仰台光之燦斗者弟樗才之餘特勝林舞棘
樗櫟散材謬膺民社時以曠職為懼何意台臺
曲垂誨訊事事矜全不靳噓拂尚力獲邀清睞
生成之感何日忘之但聲聞過實殊覺顧影難
安耳重承瑤翰燕荷隆儀拜嘉有慚報稱無由
惟願台臺爲國加餐乘時樹業則共所祈營而
翹企者也薄附寸芹即煩遄使少酬萬一統希
慈鑒不悉

與張廣文

措大甫綰銅墨正三日新婦初入廚下事事簡
點不遑治一錢候教方吃作吏之俗忽承嘉言
不啻魚鹿所歌殊不似首蓿盤清況弟不敢獨
享晚間案牘之暇敬候年翁同趙君枉過荒齋

快談共酬吳儂所謂借花獻佛得好見笑大方
耶時雨係萬姓之福弟何敢貪天之功指作汗
目或可借甘霖一濯塵坌耳呈政勿哂

雅情高懷
可愛可慕

復廬爾膺

不領教音幾不復記月日矣弟十歲寒趣南北
間阻滿擬之任時得過黃石橋頭一爲老人納
屨不意連年逋欠不能脫步水之身二月初旬
始抵鍾吾路遲心切渴驥王程徒望雎峯言念
故人巳耳昨者飛翰下頒足徵閱切至誼深感
深感但弟在江南去邳二千里所刑不得其人
誠足浩歎向者與宋君枉范方來諄切言之欲
以原產歸還原主亦以無人照管爲若未嘗有
怨天尤人之意夫人辛苦置產原以爲利也倘
盈萬盈千亦復念原業之恩乎因歲將之不登
而歸咎于原業此誠無知妄諉當吾推非耶苹
年翁誨之劉爾昌久在寒舍效力年翁之知之
不若弟之深知久知也因念昔年辛勤巳許其

居在本庄矣他非所敢問也去歲錢糧弟而向
盛伴箕清如數交足今歲先以十金付去年翁
鑒弟初莅彈丸諸凡指揮晝夜心勞且功令之
嚴切供億之殷繁有非一言能盡者今日始知
作吏之難也年翁其何以教我倘肯取回故物
使弟不敷用人之難則年翁之愛我深矣我輩
相知貴相知心何時握手以罄此懷臨復泣切
不悉

與邢濟卷

冬底聯書三春又去斜陽芳草負使人望江南
而魂斷不知故人何以爲情也二月十五始抵
陽平一片荒涼境界觸目淒然土城如垣頹廢
已極士樸民頑化導爲難所喜上臺無例外之
誅求小民無難徵之賦從庭清如水上堂不過
打鼓三聲而已至於採甕無物閒卷有情悠哉
遊哉不敢初服此則可以傲俗吏而慰斯心者
也想年翁爲我擬辭一快耶滕縣一帶役人滿
道錢俾之歸勢必移此緜延未能將敬伏支取

後道路無虞當遣价一候與府耳臨楮無任注切之至

探囊無物開卷有情此爲學者之樂事也然爲學者未必知先爲政者乎卽此可以知其學弁可以那其政矣㮞仙

與俞漢瞻王麗天張位南孔爾中馮翰臣

諸子

十載師生如眞骨肉邇年以來備極晨昏風雨之樂河干之別執手如封此别彼和聲淚並墮想自有天地以來師生之況可屈指計者也悠

悠我心何日能忘哉二月濺華荒涼萬狀有不堪爲知己道者前任以柔失之者政以剛決之山東風氣畏剛而厭柔士民皆欲僕强剛以爲才威武以立望僕曰嚮者政以從　龍之彥根底不凡而疾風暴雨振蕩亦不終朝者也僕恭爲人父母以培養元氣爲第一有不剛不柔者有所投之矣故一月以後漸見施爲有叙民情有歸上臺亦不以爲不肖風聲所聞亦役穰然色喜此不敢不爲知己一道之也至于日長無

事仍以讀書自娛貨斯之事此心淡焉忘焉郎不忘亦無可思之路也丈夫讀書以期致用耶茲一丸雖無可用惟與斯民養和平之福爲此生存無愧無作之心而已諸年翁以爲何如秋闈伊邇各期奮勵摩肯巖然過我與諸兄擊缶高歌一咲千古不亦快哉道途不淨欲作孤往未能將寸緖伸臆兼使小价歸來再圖展悃臨楮云云

初涖有華其言如此仁人君子之懷可見一斑矣

與尉近修趙鍊生鄭仙期鄭徽淳諸子

交道不古朝夕如環翻雲覆雨不如凡幾吾夫子以善交稱晏平仲非爲其僕能敬也爲其能久也甚矣交道久而不渝者落落千古如是之難哉僕不才謬居芸江絳帳中幾十年或以文章交者或以意氣交者而從未有以勢利交也故臨行眷戀揮淚成雨方之古人竊爲無憾而近翁仙翁鍊翁徽翁則尤久而更切者也别來歷冬而春春復夏矣言念故人能不望江東雲

樹而悵悒耶二月抵莘泥城如尤大極南至極北不足六十里極東至極西尤不足三十里荒凉之狀有不可言者然往來無上司而逆呼不用力風俗雖悍而刁皆謂威猛可以治之而僕惟以養元氣爲第一務今未及兩月錢糧已完十之五民心漸知愛慕聲聞亦漸上達亦一倖也米麥酒肉柴薪之用無一不貴僕甞買辦之弊呼各項至宅門隨發現錢平價而一切陋習删除殆盡想皆諸年翁所喜聞者也錢仲多匆

短行敍贋今秋小价歸可寄申悃不旣

施爲有序期月可矣

與王頌庚 諱抑丁巳孝廉太倉人

丈夫落落千古視天下無可我與者天下亦遂無一人與我而風塵落莫之外另有所知相映足令知己生知己死者我輩數人而已豈必終日讙讙只爲平生之數耶僕十載要津深門灋豪自恥吾年翁偏能相遇於形迹之外臨行雅誼更見詩切此情此德不知何以爲報也公車

捭風萬里倘肯辱臨敝治一相傾倒豈非大快事耶貴同門徐君健得吳陶一晤望而知爲有道君子不識可得再一見否道途多故愧之寸緘作函尚候秋期再致尚俯畧書不及另致便希叱名爲禱云云

文倩孫菁其見襟期梅仙

與顧隆吉

河干之别聲淚俱失十載師生一時離怨至今猶似握手斷腸時也莘邑荒凉萬狀幸無上司

往來亦無索負追呼之累惟讀書以消永日而已每念斐東故人不禁㴱噓欲涕不知年翁何時過我以慰相思也道途荒梗笮函暫候尚容申臆不盡

復副總李公

台臺玉殺倚畀金册宣猷說禮敦詩折衝尊俎之上投壺穿城雍容裘帶之間方壯三楚之干城更掌八閩之鎖鑰韜端推轂而任符登橫海之壇麾前遮道而留還逮伏波之節側聞　前

命申燕賀而未遑更荷寵頒仰龍光以增愧分
軍中之挾纊敗作綿衣出帳下之無金代兹棘
允解推德重暫爾拜嘉佩服情深副客報謝先
奉款于柳幕卽馳頁以葵衷臨啓曷勝瞻企

覆九成

恭喜賢弟紅絲已結白首爲期行奇緣者定有
奇福將見螽斯蟄蟄瓜瓞綿綿非新婦其誰咻
歟正擬遣人過候而玄黃已充我庭骨肉兄
言感言謝天涯況昧爲禮爲文然乎否乎自哂
以後或當一聚脫略也郡中邑中竟無黃氏
旅榮祿亭欲往歷下覓之明日遂行十日乃返
而莘野五月之市集四方千里之人主社稷者
似難他適踐事而行屆指當在月底或遲乎否
賢弟爲我商而示之臨復欲言不盡

復畹雲二弟

癸水歸來故鄉士大夫以人豪目我弟之力也
今至有莘惟撐起腰骨硬起頭皮雖不能爲千
古名臣亦當爲末世好官以報知己已耳幸邑
雖小而偏民雖少而樸無追呼之勞亦無案牘
之擾或間日一登堂或二三日只靜坐依然吟
風弄月不失本來面目眞快事也從前邑中陋
態以及小小弊端芟除殆盡因是下民心悅上
司色喜此其可告諸吾兄者也火耗些微僅供
上下之需餘外一無所求卽欲求之亦無其事
無其人也此又天之所以成吾志矣弟或遑我
把手一醉亦是樂事但先問之到此之人以心
問心酌定而後行萬勿造次使我兩人供難爲
情也所云碑文日本並未寄到其贈詩一帙幸
付刻工成之着周三以米代價萬勿怏延以致
失稿囑囑

詩中旋曲不拒不招
而崇樸之風藹然

復李天樹

到莘兩月其苦其樂之事已三次諭問三矣
想或見之不必再贅也天相欲來看我我亦不
却但要天相自己打算一番來錢用幾何我錢
用幾何我能贈天相幾何一一算計明白方可

命駕若弃計不過一二年後再動心旌何如至
親無文語多直率幸恕幸恕若剛三無伴要天
相同來亦自不妨但不可作者望耳一咲

直率得妙

復九歲

魚躍我欲然世人何事不錯在欲之一字況以
炎炎在上我輩搖輕紈卧百尺樓上猶以為苦
而使疾足者半月之程并走七十里此與一騎
紅塵何異彼以馬此以人愚兄不忍也日腰事
小縱欲事大自茲萬勿過情以全我戀魚之志
則惠多矣拜手謹謝初八日當遣人及馬到阿
城但燕爾尚未匝月令我不安耳阿嫂附謝君
夫人餘不一

仁人之言藹如不若[illegible]處之意乎也

復王方瀛

春初言別忽已徂秋雅情厚誼時切遐懷小邑
初臨不殊寒素凡鄉間有過望之心者皆惑于
虛聲耳惟見獵者自知之去冬承教今茲復接

手音敢不竭蹶第弟在壇一應交易貿之多寡
與增之輕重均責成于始事之人弟寔未嘗與
聞其亂也況年親翁奕世姻婭豈獨有所靳耶
因始老前負百計勉應釋此重偷尤望吾翁終
始之而豈不能相蔽于指揮之時耶收秩在通
巳囑舍弟輩量力報命矣并賜名扇清風拂座
塵函叢沓徒深汗顏然忘情之事弟斷不爲倘
可稍展尚圖後報草復不莊

復王在庭

別來數月南北異風毋下籌書傯傯之際訓憶
年親翁優游林下花亭歌扇何啻天際真人也
弟覼之長才謬膺民社諸親友期望之深不無
過舉惟有冰蘗自矢發穀之暇仍執筆畢此則
稍殊于健吏之所爲爾吾邑新父臺仁聲播于
山左誠如尊諭所云不勝欣慰前飲勝情時切
醉飽茲復碻約遠劉盟以金石佩服寧有既耶
謹馳山簡之微聊爲千里之寄言念新秋桂樹
吾年翁日坐襲香國裏青衣按拍漫進兕觥也

樂能無神徃草此附候不盡

復莫道充

遊子每深故鄉之感况式瞻祖父之容其起敬起慕更當何如圖爲臨三代足下神筆妙墨真令人感謝靡已耳且此純薇南北萬里人有同目自有同心原無待不佞之贊揚者然有可爲足下計登惜以同生之奇才不公之天下之同好耶有莘小吏依然廣文寒帳若不嫌菜根滋味秋深圖匣并遲且下傾囊如洗愧之長途之資其奈之何草復不一

復于匡雲

里居一月言别千里濶懷耿耿何時能已蕞爾有莘絕無簿書之煩頗通咏歌之雅但嬀汭衲清風不堪持贈素友耳日來道路口碑雖或可聞而年翁期待之深過于稱譽未免更深教切而弟實汗顏多矣地基之約去冬雖有成言而今日之銖積寸累以應親友之命者實難之難者矣秋以爲期未知能獲如願否再賜茗露謝謝諸凡口授家仲不盡所言

復王貽白

春初匆匆言别懷念隣誼想有同心舍弟來備知老年翁福履如常欣慰千里但彈丸莘邑事簡民貧不特無才可展且亦無可用才處作吏仍同作師弟素守碌碌自期頗不敢薄貳可見信于諸親友者也老年翁隆情厚誼弟他務未遑銖積細俸嵩人報命事之終始向有成言諒無滋蔓也草復不盡

復于斯待

客歳旋里門老年翁隆情推誼補植足勤肺肝到莘數月賦必訟清未敢寒增風味惟有競守功令益自勉勵以不負生平所期庶不負親友之望是念近來雖況味蕭索而道路屢生口碑亦一快也貽老令表兄前約誠力難如願因辞諭諄切背行卯借爲剜肉補瘡之計一毫虛語真同負肖但祈老年翁終始此局萬勿稍有覺藤拜德非淺鮮也囊空無以爲假暫達空函伏

祈知己心原餘情縷縷不旣

復王羲輪

初春分抑俯仰新秋槐花載道再年翁彩筆生輝桂香藥袂爽側耳佳音詠不虛知己之望也華邑地瘠民貧大非東南樂土之比銖積綠棱蕪之稱貸以無負王鄉老者卽以代年翁作一歸局爾弟雖努力日前之討止不知將來何所補苴萬勿視力有蕆餘能爲豪舉也舍弟自當面悉左右空函裁答後晤有期統惟亟諒不旣

復思覺弟

准華以來脩遵功令刻華頻背李氏力稍藉催科無援比戶急公徵解過半此則差勝于南中矣然事務有處于極難者所入不足以供所出且上爲者不居其名而下爲者何敢諉其責今日始知作吏之苦也三月中忽傳思成三弟之訃淚與睫交吾宗又失一典型所痛不僅在兩姪之阻進也昨弟來謀及王鄉老直貸卯挪借撮不遺餘力其中善後事宜專望吾弟始終其局李姓前契十金悉在吾弟燃火多寡惟出弟裁三弟處不能親慟几筵聊附微儀臨風揮涕而已不盡

連識數札詞雖有與大略訓化在仰仁人初放自有不同者可參丁宮詹之本意

復范縣黃令 諱來中號虛齋 益州廩生

沙鎭之遊夜分握手荷承老賓殷殷指示字字箴銘永當佩感吾輩相與只肝膽爲尚一切繁文縟節刪除正恐不盡耳今節之事思之誠覺可咲弟本脫略書生因他邑先施不敢不報遂以一例差行也承台諭足徵高雅自此畧去儀文醇樸之風行之自我輩始不亦休哉謹復不旣

復九咸

肯繪圖一事初五日押詞馬以雙羽筆書至昨乃策騎巡境內古迹則米井卜鶴井白泉不見泉介山之卷石馬類河者然令人人爲嘆興歸來今所賜藻魚籁尾數百羽并見人之喩欲我見餘魚而恤鰥寡孔子之祭使役物務施

而不腐其餘之意乎不則解羊糕之懸供馮驩之食使我毋忘廝上賓耶敢不拜命來馬三疋若無騾也自金三兩耶爲長途瓜果之資而已道臺將出巡而來途中須日問其息勿致交臂失之任城之説當與梅老計之諒無不可也但恐見下澤車不得耳奈何一咲

風致綿邈

復張博士

弟甫離寒暄一席謬箱劄章諸凡未洗酸腐之態正恐見哂于大雅承手翰得切聲開過情之恥耶但弟自讀古人書承先人教効一舉念惟以不克負荷爲恐即昔年爲郷塾之師便惴惴罹修脯之不易消除及秉鐸廣江則力可以維士風振士氣者無不竭蹶恐後即民間疾苦一見上官無不歷落陳之故去冬聞命之日士立祠者一而民立祠者反五隨行之際大雨流水泥淺于脛而士民頂盆香痛哭于道路者十餘里不過此區區一念可使人人共見耳今山

東風氣既與江南猶異而俗吏而孔又與廣文不同士欲民欲謂我何如正須一一指示以異自識而不意年翁之過爲譽也華袞之錫受之君驚尚望年翁輔予不逮俾與有成至幸至禱吳公之前片角鶚及不足揄揚萬一何敢云德所呈上臺輿圖文及筆憲批句附送台覽一咲

藹藹吉人謹謹君子如是如是

又

趙君慷慨登車吾輩出郊祖道而士子奉尋粗于旁者比比也此可以徵風俗之厚抑亦年翁所化導者素矣弟偶爾蛙鳴不爲僭端所厭足矣反承過譽又重之以雅音弟何敢當惟有黽勉爲善不負年翁所期而已更用前韻以歌明德

似政不非南面何須擁百城横渠家學最分明自憐俗吏事塵未猶憶吳門借月清如君才思不難伸會看風雲眼底新溪入水明飛鏡蒸瀛洲臺榭絶纖塵

二詩緇虎軒弟二集中未載於茲集特見之

與吳編修匯巷

向承諭稱謂之謬甚不佞以世俗之稱褻高賢甚之罪也茲謹如諭居然舊稱使天下知返古道隆交誼自賢者始也大將軍有揖客則尤重而樓護之言曰公子貴如何如門下之賢不讓青與邑也去冬承厚誼銘勒不忘今春二月中旬始抵有莘方欲遣人恭候興居而遷使過邑極承注念更勞轉覓垂青雲天之誼直欲使人拜倒也謝謝莘以彈丸之地東西二十餘里南

北五十餘里地瘠民頑兢兢以不克終日爲惧古云大法則小廉况某又甘心澹素自矢清白者也而禮有不得不行例有不敢不避者直使人告諾無地耳惟有仰天長歎不若婁江一片壇文章詩酒差足暢懷也然年過半百始邀一命卒精力未衰尚足爲　朝廷犬馬之用到任以來百廢具舉田野開闢父老謳吟或可使台下九萬之風摶之扶搖之上耶易臺楊公紛忝同譜今聞其變如失父毋而藩臬初臨尚未

一覩光輝倘蘄宗現潘可留意處想不必其之許切已矣耳貴尚在魏公絳帳中否去冬曾承雅意深爲感荷外寄一函煩轉致之非不成文想神仙旌旆七月定過泰嶽謝矣候君返駕前人趨京另容申廳不盡

寄張耳黄孝廉

去冬承厚貺受之而不報殊切惶惶今年二月中旬始得抵莘益渠瑣瑣油米之帳不能周　命輒行也門下居絳帳之尊爲第一人之友若某

者療倒風塵下吏之賤真有不堪終日者其奈之何幸精力愈勁志氣愈豪昨見雲壽公之受知益覺振奮有懷對憐更廟門下在衣裳聚集之所或可常播春風宣揚一二爲人蠖博霄之地耶仁言利溥是有望于如巳耳或門下南旋或家人過莘率一稅駕是光是望餘不盡

寄劉司寇六皆（諱謙吉甲辰進士 刑部山東司主政）

恭惟恩臺老大人標采雲中振儀天上爲　帝學執法之星作　皇家司寇之佐某幸托僚

仰邀覆載自癸丑歲都門拜別不儘形骸間阻抑且分位懸殊然此心依汪猶似曩想他年也不知憲臺尚有車前戴笠之念否或者枌榆不遠猶得附新豐雞犬之末一蒙聆聯者耶榮否視之便分托鮑麟老偶致殷勤伏祈憲臺不忘舊好稍溢榮光微芹不敢獻薪臨穎曷勝冰惕

許陸伯澄

初春馬陵一晤倏又驚秋歲月如駛曷任素懷門下豪氣三千秋闈必扶搖而上已僕春神擬莘斗大一城泥垣敗蕭條之況非可言盡莘追呼不勞簿書多暇柔足爲快但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用之者繁周官嶽入爲出之法廢有不能自主者未及五月已貸金六百將來正不知何以爲計也茲緣協濟河工柳束遣役解納特令進候興居交柳一事頗多苦樂之異煩門下留心照拂之則莘邑一年一度之役以門下爲泰山北斗矣誓附一芹尚望專候不一

復盧爾鷹

讀年翁手諭知邇年苦況弟愧愛莫能助徒爲年翁作長歎數聲而已而弟自至莘邑蕭條亦莫未及五月已借帮金六百餘撫軍持守甚正百姓刁悍非常上有所制下有所恃而撫軍以下縣官以上者不一人也不一事也一不當則以意中之所惡者借最上之令最正之題飛檄而下令人驚懼無地不必果犯其令也縣官之難若此弟于上下之間旋旋自持而下徒博其虛名人人堂頌上已受其實累事事難支不知年翁何以教我承諭足紉高誼但弟雖托兄李氏而李氏之累弟者種種不能悉述今其人俱已死亡而所存亦復不少世若宿遷近地非在海角天涯而里中之人忽以李氏死亡現在之逋稅盡索之小僕一人之身此豈情理之所甘乎然州尊以考成爲重未免捉生代死弟又奉人之檄星夜赴省小僕樸訥不能向人爭一語者不得不勉從年翁之命一一賠納而已然此輩作事已出情理之外誠恐一如台諭便自

以爲得意耳善後事伏祈年翁主持之毋使
不盡

州縣之苦誠有難言者此書稍見一斑矣然其詞猶婉迨後事益難則言愈激直不平之鳴也

與九臧

前見手字頗爲色[illegible]昨到州小僕有信來以最
不情事横人心曲[illegible]後來爲之切齒不寐今正悶
悶間接弟翰到在[illegible]人急欲死也努努搬貸姐
所云想意中之語[illegible]必叨叨矣而意外之緣倘
可着力亦是快事惟賢弟圖之

又

壽陽城下之別已不禁九秋矣近日暑稍退或
可以樂祿老去馬爲吾弟來馬也望望都門諸
札統付一覽祿老此行儼正不知受恩將在何
處圖報果屬何人耳偶有以八股求評閱者即
便寄付吾弟代我捉刀幸閱而評之萬勿懶而
緩也阿兄則懶甚矣且悶悶不能尋借月針線
也嘱嘱

復蔡孝廉宁宮 鎭辛酉舉人金壇人

聚首浹旬春江分袂至感厚交自不同于泛泛
也二月三五到萃璉僅僅一九而人情風俗猶
是功利考試之餘惟意催科稍勞簿書不繫上
堂打鼓二聲輒便了事而衆中紛索内外交迫
殊足感歎他人聞此必以爲誕倘昔物惠然肯
來自當知之况不作將遊功令甘此岑寂雖處
聲籍籍而左支右吾作吏之難大不若十年一
蹭之仔逹也家中凡事屢蒙曲庇晚弟歸想能
爲我手加額耳空囱抱疚臨楮惘然

與邢司訓澹菴

河干折柳雨雪載途別來又復驚秋矣一渡黄
河別有天地言念江東山川錦繡人文斐亹
悵何時能已曉昔之良[illegible][illegible]年翁遊學山陰
俯曲檻而觀魚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猶似身在西廊
烟水間安得不令人低徊欲絶也吾弟兄聚首
五六年雖或一言偶忤從無設面見色而平日
疾坐論文白眼看世種種契合之懷何啻天涯

骨肉令天各一方每每念及不禁嗚嗚泪欲下也有寄寥落之兒書難悉述欲悉之反似作令耄頭支守愛我如年翁武亦不欲知也惟是上臺安好下民和洽可令年翁知之耳山紬一束聊備別贈勿以為叹陋留贈切不盡

至情之言發乎至性可以見交情可以觀古道俯仰

與劉廣文

去冬吳門一晤分手兩途南北各天想有同懷也弟在婁九載者凡無狀幸年翁盛德以善其後李無藏頭露尾之醜皆勝感佩末卜何年痒影更從大海中一一證也兒輩間阻江河有騰函丈之未罪甚罪甚雖年翁或以前官之子諒之而弟之抱疚實深矣明年歲試自當努力奔馳以就下舍也一芹之菲海茹是光臨楮馳切不既

與齊河郭明府

諱昌字野鶴貢成進士寶應人

老年貞臺才猷茂著治績蜚聲弟與年臺粉榆不遠而抵任半載未通聞問幸于省會得瞻光彩歸過台治復沐郎君雅意郭令公殊有鳳毛令人起敬可卸矣然兩那分符不知何時再一握手也端此申謝倪六老之行愧不能厚贈聊持一片以伸野人之意蒙拨出京定過貴治幸珍示我何如不盡

與倪六通

諱長庚成進士額榆人

弟向守肯綮一盤視黃綬郎官莫大上列銜也令身自為之始知阿修羅刹不殊其若登若一片青擲超然于刀山劍樹之上者哉旋旋自守時恐踰越劍肉補瘡肉有盡而瘡無窮年翁自是過來人然人之才分不同或年翁游刃有餘而弟則鉛刀無用耶一月十二解半之術可得而教我否榮期甚邇特進賓上一芹爲勿以唐突西施爲恨高授出都或可再得一晤郡者淮兩劉大人不敢以片言相瀆曾將煩一叱名使卸北上備于方伯制橋頭不知肯于口角中一播春風否李吳二太史曾賜錦函時弟雖客省然未敢褻黃君也統祈稍致之臨楮瞻切不盡

人人之苦可以告人獨君官之苦有不可以
告人者此其愁人說於愁人也柳仲

復王仲衡

年翁肝胆意氣敵邑首推弟景仰甚久去冬一
晤始信名下無虛實蕩舟中更細商証後聞駕
往中洲隨有東山之遊弟翹望至今未已昨接
手示如見故人矣弟以菲才謬膺民社雖偶叨
來暮之歌而入少出多諸凡拮据有難爲知已
道者不知老年翁何以教我敝治東西三十里
南北六十里彈丸之中無山無水亦無寸土荒

蕪居民煩爲擱淺狐貉從來未有欲買皮貨則
必北往臨清南往濟寧不則之樺之省耳其價
更倍于吳中弟非身到則以爲北方多裘而賤
也而今若此故至今尚着敝裘一領縮頸上堂
頗影徒增一喙也年翁所囑方命奈何文籃纔
歸又促武幃弁走道路縣事荒廢將來不知何
報政匆匆裁答弁之作函統俟來春一一負
荊矣不盡

復同春友夏二姪

春初之別纔及半載遽淪游系用項成千了其使
人泪血交揚也惟望賢姪節哀順變毋墜前人
之教青燈黃卷之外又在立品修行爲主至于
一切世務彈之固屬難事而人于世務之中漸
忘趨庭之意或亦有所不可也賢者必能自愛
不煩叨叨矣倘得讀禮之中養翩三年一一畢
胥聯翩而去豈非吾家大快事耶勉之勉之想
自抵有莘諸凡拮据今日始知作吏滋苦也所
云之事今年斷難結局其利來亦斷不致稍虧

賢姪放心餘不盡言

骨肉真
摯之言

復于斯待

別來雲樹萬重烟雨糊糢不知江南何處每憶
故人情重不禁黯然魂銷矣弟以菲才謬叨民
社之責夙夜兢兢惟以不克負荷爲懼何意老
年翁之過爲屬望也謝謝深荷當事極承用力
蛇珠雀環圖報何時王叢老忠厚篤實弟愛之
重之然舍弟所訂弟皆未聞而天下通例必以

三年爲期未有今年八月竣事而八月即有意外之聞也雖弟與義老自可不規規于例中者恭弟自七月檄入文簾已貸金六百近又奉檄澂趙武闈其所費雖可稍減然已缺之金無法可補而又繼之以不得不應之令日夜浩歎總無告語之處刻肉鍥骨其何以報知己哉惟老年翁恕以及人均屬至親自能爲我善詞也小僕孤身南歸正值豢與在道寸絲罔攜空函報報原諒是荷

復王羲輪

年翁碩德偉貌獲福必多目下偶然鎩羽他日定須翀霄弟欽慕已非一日倘力可稍効斷不敢負兹寸衷也二月抵任諸凡拮据其經營慘淡處雖累紙不能道其萬一惟知己有以心信之耳所論之事今歲萬難如命非義之事逆心之談弟生平所不敢待他人者而况于忠厚誠朴如年翁而忍一字相欺耶于斯待復書乞公之萬祈原諒是禱

復王贻白

年翁素以德望重鄉評務年高尚而歸雖抱病床榻而立德愈宏是以天賜麒麟自足高大門戶弟闔人頗多如郎君者誠千里駒也弟忝授覺而將他日倘可竭力處自不煩年翁多囑也惟望年翁强飯自愛優游歲年一切世態直同蒼狗浮雲可矣珍重珍重筆不盡言

先民長德之言可以敦薄寬鄙　梅仙

復蔣門生選

不佞碌碌庸才荷承門下不以爲不足交而殷殷有加心滋戚焉近接手翰極抑困苦之狀然丈夫如雲之氣猶隱隱在毫楮之間可嘉可喜不佞初至有莘諸凡倥傯未可爲知己道也來狀倘欲過我一談須與小价同舟自可稍飾行李也餘不書

卽雲之氣隱隱在毫楮之間凡夫子自道也　梅仙

復史表姪孫森

表姪孫有品有骨可謂風塵矯矯無忝乃祖者

矣愚素心銘之肩三極承照拂而故主之情渠亦時時未忘也愚初抵彈尤未能伸意已命周三以升斗相贈寒官淡泊之况惟心諒是荷

復張堯然表兄

平安平安果平安無米真難做作兩拾得街頭筐內屎都來送與大官官吃苦堅人知舉筆還同嬉戲兒趁得吾兄年未老秋風桂發訪儂時

張君以尚爲書故亦以尚答之然嬉淚嘆傲不減戲戲時節也

復思寬弟

諸事已承大力漸有頭緒謝謝二月抵萃荒涼萬狀尤苦上官清而刻下官凍欲死中官方餓鐵肩數十把稍一挪動即令人齒冷背笑又不得不從寒冰地獄中揭皮拔毛以圖一吹也此種苦況信乎不信吾弟過我自知之明春一戰場係匪輕雖水天雲霄中似不得不延頸以聽彩雲也君莫不肯

此書漸見不平矣而曲喻婉譬自見才人口角

繡虎軒尺牘二集卷七

凝菴　曹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範金　鑄顏　同校　兼金　友璞

起甲子十月

復史帖思表姪

要東歸來，滿肩明月，無以慰世戚之望，深自抱愧。反承表姪過情，未嘗不刻刻於懷也。今冬明春倘可撥冗過我，夜雨篝燈，一歌老驥千里之歌，俗吏所深望也。幸必命駕，勿向他人齒及，是囑是懇。

一招賢書落落如此，有一字拾人牙慧否

復劉公佐明府　諱茂位，奉天廩生，知金壇縣事

敝邑猶瘵之極，得遇老父母仁臺同甲子選善政撫綏，遂爾物阜民安，辱在編戶，何幸如之。弟以鹿鹿庸才，未嫻製錦，恒懷景行之思，因阻匏繫，睽隔山河，弗克時聆麈誨，爲歉。遙知老年父臺長才至德，奏最不遠，異數之膺，拭目可俟也。前伸寸悃，深愧不恭，何足云謝。小僕在舍，料理應辦錢糧諸凡，統惟垂照。撫單撫役，粗賤二物，不堪供用，野人之獻，不以爲褻，幸甚幸甚。率此佈覆，并候近祉，臨穎汪切不既。

與張仲玉姻丈

綠蘿數載，春初始得一覿芝顏，瀰澤之氣，如山如岳。兒曹何幸，而依此大人筆也。且嗣君大雅翩翩，宮墻僅見，定當摩霄翥里，可慶可羨。弟猥蹐之任，荷承佳貺，以厚儀至人情重至，令酧德未已。弊邑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里，斗大土城，荒涼萬狀，諸凡拮据，反不若苜蓿一盤之爲快。不知老年姻臺信乎否？八月入文闈，今又奉檄取入武簾，奔馳道路，撮貸多金，不卜何以爲償也。鑾輿將至，上臺飛檄紛紛，皆屬無米之炊，而又不敢不備者，直使人扼腕而歎也。小价孤身南回，無可持贈，山繭二端，捻紬二端，聊申芹曝。至親翁極承骨肉之愛，厚誼迄今未報，特

役賁上原物附以土儀深慚菲褻乞姻臺為弟致其銜刻之私圖報之志臨楮匆率不既欲言

復潘公亮

春初極承雅意弟至莘邑荒涼蕭索之況不若太倉首萿反得恣飽也上官清者太清濁者亦太濁清者禁無所入濁者不敢不出奇苦萬狀年翁不親見之斷不信也春初承撫台所貸玉親翁者至今未償深為抱歉特命小价布置之倘其來償乞年翁一為交代并道弟感佩之

私玉燭玉燭雲山萬叠江河間之言念故人曷其有極臨楮不勝瞻切

與顧隆吉

婁江九載情逾骨肉別來雲樹何止三秋春初曾以專函奉候不知何以竟脫筲中年翁不幾以我為忘情人耶此間蕭索之况片楮難罄年翁明春抵徐州自當策蹇過我一慰西窗風雨耳不盡

復郁尹銜 諱汝楫太倉人候選縣令

秋初得接台旌如天降真人庭戶間皆霏霏彩霞也老杜盤無兼味之詩抱愧至今反蒙慰勞有勝加慚顧翁賓眷冊過張秋竟不有人刊半時弟方在歷下亦竟未遣人候殊為抱歉明年夏秋台旆入都不知能復邀我西窗風雨否想離思否江東雲樹漠漠萬重臨楮神馳不盡

復黃士安 諱鉉太倉人候選別駕

台旌過莘未獲盡雞黍之誼至今抱慚年兒不肖足矣反承過獎得任悚惕尊翁大人眞中裁

士回都不知亦便道一顧否不佞將負弩以候之餘懷不一

復徐天被 諱郜太倉人

九載婁江晦明風雨雅誼隆情不殊骨肉今乃作天各一方之感也去冬滿盼年翁歸來攜手同行而雲天萬里不知征鴻何處僕長途隻影二月抵莘荒涼之狀令人悽然任事以來幸追呼不煩簿書不擾小民頗易見德上臺聞諭有加亦一快也坐堂不過打鼓三聲退堂便作嘯

唔使倆古稱吏隱是耶非耶但舉家幾及千指日用時至告乏寒士風流居然未墜年翁男年過我亦僅相對空齋日長無事而已鵬鶚遠大之志至此恐當息翮也年翁其自商之道途多埂千里空函臨楮不禁惭愧之至

不辭之辭神于筆舌者也

復鄭宣期

婁江九載徒事咿唔諸賢時時聚首不覺苜蓿生輝一行作吏便有俗氣逼人而年翁屡垂青問不忘羇旅不知何年更一握手也此間荒凉萬狀幸乏追呼之勞長齋繡佛日日乘慎焚香而已至于上臺不謂懶而小民反以為德亦所遇之地然耶非耶真有德化才御足炫長于知已之前者也獨愧在婁之日本無一長而儼然遺像學宮徒令他年咲罵所作詩文又足遺臭百世而年翁俱以齒刻及之豈愛我深則忘我拙耶遥望江東加手到額感謝何能已已近有有準雜錄一刻皆示諭詳看之文尚未成書刻成

日當寄政千里關河鵝毛再致臨楮不勝報甚

如此作吏亦一快事

復戴士招

風雨婁江十年晤對殷殷雅意骨肉何殊臨岐握手更極凄其言念故人何將能已作接手云令我心飛千里如見顏色也僕以咿唔之役初任民社不過兢兢自守不敢得罪百姓而濫百姓遂以為德亦天幸耳何敢當年翁頌言之為二哉年翁修德必昌諸郎君皆遠入之器清燈黃卷不負螢擔滋味自當昂首青雲為年翁吐氣耳目前何足為據此周刷印獲釘絕無其人舊稿因未發印近于鄰邑覓得刻工刻有莘雜錄十餘卷皆告示審看之文刻完定當寄覽太倉有裝釘好手肯來莘者年翁以一丸泥為我致之何如千里相思愧乏鵝毛之儆臨穎惭惕不盡

與周近修

婁江人物無日不在僕心目間而年翁之道範

猶令我羡墻未忘也昨接手教喜極之餘繼之症下署中諸友皆見非誣謂以娟年翁不知二千里外尚能一期握手否僕性喜讀書正恐民社爲累不意此來案牘從無所積退呼不事析楊而百姓頗以爲安僕仍嘐嘐于碧窻槐影之下真天幸也年翁積德已久定有厚福諧郎君當克承天眷攻苦青燈勿負故人之望也閣者鼓盆之苦僕弗克躬致一莫聊寄白金三兩以代生芻幸勿見鄙臨穎不盡注切

致詞藹婉而古道照人

復趙鍊生

華汴九載極承雅愛臨別又蒙遠送玉峯誠摯執手依依不知何年再晤圖一個倒也今秋補華鄭君與東坦鵬搏得意何期願不如心不禁悵悵然如此妙才青雲斷不久滯年翁爲我勉之僕淹蹇下僚幸不獲戾于百姓過承獎許益留香發或不負故人之愛我也千里空函不勝顒報臨復不盡

復張位南

曩立學署中深夜談心淺盃邀月惟爾中廣騰麗天子範尤弟近年莫逆之交臨行執手風雨河于僕額聯吟聲和俱下至今使人腸斷出滿旋叢學今秋得意公車過華以慰離愁不意五色之炫月也憾甚憾甚接手教備知相念之殷僕在三千里外日夕焚祝惟願年翁揮毫射策躍馬穿腸高標虎榜圖點來秋也君之勉之臨池神往

復楊手範

忽忽曩江遂八九載睨歲始得交于年翁少年英發尤復練達老成真佳士也雖高捷前月深夜談心匪朝伊夕而有華之命惜別匆匆終屬憾事接手教益使我神往無際也北上定在何時幸勿見鄙紆車一顧是禱是望臨穎不一

復孔爾中

年翁功在聖人名垂後祿僕幸同簡簡錫附芳聲皆年翁之賜也回思竹影松聲之下輿冀嘯

麗天諸君自服倒心一時樂事迄今已為陳迹飛光迅速別易會難真可慨也令弟暨諸郎君青雲有路年翁雖一時困頓揚剎定自有月候至有萃上下和悅幸不負故人之望舉家皆崇天眷各各安好惟所入不足供所出至今夙負纍纍尚未有一毛可拔也明年滿晚令郎公車過我稍展鄙悰臨楮不任神切

夢柬修學一事主之者先生佐之者爾中也乃謙讓若虛仁言藹如亦令人心神悅服

與邢澂菴

飛光荏苒轉盼已復一年矣嬰江風雨與年翁寒影相憐感慨其之今乃天各一方回想當時苦況猶如昨日能不動我故人之思耶弟在有華絕無簿書之擾仍復閉戶讀書以謝永日而已但上清中濁清者禁其所入濁者欲其所出入之數恒不及出之數故夙負未拔一毛而庫錢已貸數百是為不平耳年翁信否當作噱然一咲也定織真繭二三端合而致之以便裁用小兒年幼路遙深以歲試為憂臨期望為留念勿忘函丈一日之雅也懇懇開歲二三月肅使叩候臨楮馳切不盡

與孟守府

弟以非材謬叨同官鄉曲之誼枌榆私望每羨老親臺才雄法整兵輯民安羊杜風流千古如在指日登上將臺指揮如意矣弟未嫺製錦郡邑之隔不能斯須蓋為憾弟本金沙曹姓幼贅下邳李氏以妻姓出試僥倖登賢書今欲覆姓歸宗自始至終例有幾項雜費老親臺曾先

我為之矣諒能熟悉其事者雖文武衙門不同或亦可倣其大畧也幸勿吝教細細開示感佩寧有已耶率瀆不宜

復雷母聞夫人

某於去年八月叨蒙　簡命今年二月十五日始抵陽平因向在寒瓘諸凡困苦聞命之後離舊遷新多方借貸關五月有餘始得任事景況可不稟而知也及到任後郊九一邑東西三十里南北六十里古所謂附庸而已荒凉之狀

所不忍言錢糧不過一萬六千餘官居其有半
所入不能供其所出未及半年不但諸事拮据
即薪水時常告乏前債未償新逋更積洊涉程
途將不知稅駕何所也伏念先夫子常年針芥
之投恩同天地思報之心時刻不忘正欲遣人
恭候萬安而陳俊捧師母手諭至其不啻喜從
天降也伏願大人順時强飯倚其得兢兢業業
以清白二字上報先夫子而叨荷寵庇或稍稍
眉舒則罔極之恩同於生我其亦安敢私焉承

長者之賜雖不敢當賀然亦不敢却也謹叩首
叩首領謝薄呈俸敬并致上世兄菲儀陳俊路
費稍伸一念之誠伏祈大人勿此尚容圖報有
日臨稟曷勝悚惕之至

感恩之言圖報
之意何等真摯

復朝城鄒公 諱楷字端木
錢塘貢生

尚軒數過勿克稍申離黍之敬直使腐鳥哭人
秋光鄙我也况年寅臺優游數理諸几足爲吾
巢儀式竟不能挑燈細語一領大賢金玉心滋

厥焉弟拮据歸倉之米稍有頭緒想只內翰完
可免無罪矣而漕糧尚未開徵經承開呈須規
使費累累不貲不知出於何自舊人所爲當因
當筆直令人展側不成樣也年寅臺或肯教我
否莫道充聞召即時命駕他日
聖天子問
公名德而欲見之道充先爲
公進弟一副矣
匆匆率復不盡欲言

筆底生花
字字香艷

復王顓菴太史 諱掞字藻儒
太倉人

自去冬罔金沙今春二月抵莘彈丸一邑荒凉
萬狀荷蒙台教兢兢自守幸未得罪子百姓而
上臺亦有而承獎勸者但廉愼者吏職之當然
而善事上官亦非僅僅拳曲躬而已也任事纔
及九月新貸已復纍纍脫襟露肘之狀真不可
以告人也何承閣急恩垌吹枯啡捧讀手示汗
洽肩背謙謝不能竭之力以應尊命另呈一劵
或殘冬或來春當人馳京并申一芹之悃也其
以庸才辱蒙齒牙之末倘得輸斟有日毗雀之

念敢一刻忘五內耶。飛賜及此兄厚貺棐不敢
辭。叩首拜登。定副申懇。

復曾耳黃

當年風雨時聆淸音。別後雲山徒生悵念。秋間
有事歷下。仙舟飛渡。未獲一續繾綣。至今爲憾。
承濟倒俗吏。諸凡棘手。惟有兢兢自守。以不敢
得罪百姓爲念。三年報政之餘。不貽故人之羞。
足矣。尊翰所云。何敢妄冀耶。明年洛陽花發。一
日看遍。後幸以君家餘春拂我眉目。是所望也。
敢不負努以竢。

復鄒弘初

婁湄八載。自愧人師。幸不爲諸賢所鄙。風雨聯
牀時。過聽對。僕至今魂夢猶在婁城登雲橋畔
也。年翁祖孫父子積累之深。自當振聲雲霄。爲
儀天下。聞今科得而復失。不覺爲之憮然。然
實錄之成。即當乘雲萬里。較之躬掛大得一第。
仍作輦下驕狀。幾萬萬倍。奈何。怨作思歸之歎
哉。太史公厚誼。日夜圖報。今以力來。敢不竭蹶。

但諸君子之在神都者。竟弗克以一芹致獻。甚
愧甚愧。盡力之之餘。如岡敢難。不能復振其翅
矣。春初崇人致悃。厚儀登謝不旣。

復王虹友

承教婁湄忽忽八載。通家之好。誼同骨肉。別來
雖未云久。而言念故人。不啻深淵五雲天上。令
我低徊不盡也。仙舟過東郡。弟方在棘闈中。未
得一爲握手。不勝悵悵。接手示并承美貺。感欣
無似。不知何時始一晤也。風塵下吏。諸凡苦澁。
叚不若一觴青鐏無罣無碍。因大史公事竭蹶
弗遺餘力。今冬蚤春專人入都。更申芹曝尊貺。
登勒不盡。

復王幼芬

仙舟南來。弟以風塵未吏。未得躬迎河上。一候
太夫人萬福。迄今歎恨。想老世臺諒我不罪也。
向承尊大人緩急之濟。不啻瑤天玉露。刻刻在
心。奈弟初至陽平。諸凡拮据。夙負未償。更多新
負。憂惶旦夕。正不知稅駕何所。接尊諭。僅堪免

于空函老世臺或能原而宥之否厚靦慨之瓊
報一芹塞責勿擲勿哂

前札情文婉麗幾無穢塵入其筆端

復任平眉明府 諱湘號草三山陰恩拔

恭惟老寅臺批隙導窾遊刃有餘弟以菲才向
得躬承大教兼荷高情殷殷之誼有加無已弟
至今猶在公瑾醇醪中也楊尉歸來極道推烏
之誼感不可言席米草草報璇潛蠻尚未開徵
真如三日新婦初上竈頭不知何以措手耳老
寅臺或肯稍一指示否拙稿不堪汙目因有近
刻未竣欲俟其成一并呈教屈指今年不能完
局偶因兵房徃貴治先寄家訓二部來歲新剡
成再圖求政娃鼓蛩跫老年臺數政之餘或可
展卷一咲也

復鄒端木明府

踈傾肅夫忽沉孽海一年已度茫茫彼岸不知
竟在何處每望寅臺縹緲雲際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不啻仙凡之不可及也傯茲歲暮米鹽交

諸自覺面目可憎狂奴故態消磨已盡與擲傖
梅徒作夢中囈語而已寅臺其何以醒我盛儀
驚覺動愧惶悚無地謹銘高誼拜使完璧感謝
感謝桑麻丸方及疥瘡驗方另單具覺莫道老
或可過華度歲耶常遣小騎迎之幸爲此名

復王茂京

介弟南來愧之供應展仄至今不知何時已返
旆也弟以菲質忽作勞人同病之憐想不盡述
但敝治今年幸薄收各色欵項俱已報完耳然
所負累累誠恐日重一日其柰之何見尊示即
刻差人同貴役遍索四關絕無其人年暮歲逼
先此關覆弟差役尚未銷票倘得其踪郎崩羞
解送不煩掛念也梅老近况頗可但縈思京洛
未免悵悵家九咸候楊星源一到便行特此附
聞馳切不盡

與鄒朝城

昨承頒賜光榮無似茲以野人之芹爲瓊瑤之
報顏靦可知矣然知己如寅臺或不以爲菲并

不以弟之不拜陛䀹而拘拘於往復報施之道
也承命取藥方臨封童子竟爾遺落殷浩空函
適足自慚耳者寅臺亦可諒其矜持之過矣特
并貲上

說得有地步

復陸凌霄

一別十年悠悠南北雲山萬疊時縈寸懷去春
得一握手喜如再世忙忙俗吏竟不知爽然若失
[illegible]奕接翰示知弄璋大喜讀之快心欲狂前見

積德者天必慶之也不佞作吏幾十月負債纍
手餘給日聲叠無可告語盛伻自有耳目不敢
瑣瑣陳也正欲遣使告貸於先生而先生反以
一丸泥及我徒悵然自失耳耶具菲儀稍伸恭
賀想知己如先生斷不見哂且有以憐作吏之
苦也不盡

與陸伯達

春明邸舘佳氣囘翔遙望鍾吾不勝伊人之想
[illegible]冷[illegible]遷遲[illegible]我得悉門下近況深足慰我

心向者兩接手示極知雅力深心感甚感甚攖
以俗吏幾及十月負債如山其不若首着一籌
悠悠宦海之外者多矣門下萬勿跋涉至此反
致有褰啓門下之怨斯不佞之羞也知己之言
實出肝膈秋冬當遣一价過候歸楮不盡所言

辭得甚雅他人定多鄙賤評

復鄧朝城

[illegible]和正老寅臺敬政傻傻之將矣將聊
[illegible]上弟輩徒握手後耳弟自謝節歸來薪

水不繼官舍蕭條徒恨淒風苦雨而已接手示
知老寅臺心怡神曠為他人作嫁衣裳想也
豈知淹蹇落魄如弟者遑計及此耶承諭善書
某弟一晤知其非常人尚俟此心稍暇徐徐領
教耳薄具一程幸原菲褻

復皖芸

今日始知作吏之難矣作吏之苦矣作吏之賤
矣作吏之如奴僕乞丐賊盜矣然于右官幾十
月積逋已累累不知是則必何比如奴僕厭惡

如乞丐而欲加之罪如盜賊矣嗟乎作吏難哉苦哉艱哉而不知者且以為榮且以為樂甚且以為尊且富耶不亦冤哉王義輪忠厚人不意其所行之未忠厚也天下豈有隨手成交隨手增益之理且愚兄到任幾何時所治之邑幾何人何其不相諒之若此見吾弟手字不勝駭愕幸為曲致之王仲衡書尾有幾單未收之說深知何故會將致聲令秋闈報可也一切親友瑣煩其知俗吏必苦甚幸甚

與骨肉言自與他人不同

復趙濮州諱民慶號慎菴戊子明經北直青縣人

春初駕過敝邑未獲罄聆珠唾方深歎耿接手示不以為褻而反荷親謝益滋愧矣承論某某為惡已非一日莘人切齒之而無如何也即其所為弟不忍以山東之法置之以死而按律枷責與其自新乃乘夜脫枷而逸并老三尺尚可言哉久有廣緝批擊論其事或可援赦論其人則無可赦之條也既經拔克成府家丁又重之以台命弟復何庸贅一詞但其人兄弟多人素行不法昨正犯逃去餘犯脫獄輯與而出首之家至今以性命為憂未免歸怨於治之者謂不以山東之法處之也倘以放役得免則不但其人昂然無忌即餘犯亦復無所不為將來為地方之害未可知也弟本金沙曹姓與成府頗屬年誼之末而又辱寅臺隣庇之下敢不惟命竟行銷批結案矣但須成府切囑其人弟在莘日再勿聞風颺而揚凌霄之翅也弟或獲之斷無生理更祈轉示以慰弟心并以慰原首者之心幸甚幸甚

風霜之詞出之宛宛動人此為才子之文

與鄭惠菴司馬

芳春冉冉又垂半矣年台翁分理大郡士轄民燕客從北方來者莫不艷稱之想指日二千石與天子共天下矣然功名何足羨所羨者十年作吏未改素心上不愧昔聖昔賢下不愧萬民百姓則千古一人耳僕潦倒一塵近移山左

彈丸一邑荒凉萬狀諒亦年台臺所聞而知之矣夫飮水易飮水而欲求其汗則難茹蘗難茹蘗而欲勒其汗易乎想可啞然發一慨也作吏十月負債不貲將來稅駕誠不知何所僕惟有讀書以當慷作文以當慨已耳台臺或亦憐我否淮人督山公天下士也僕莫逆久矣愧不能爲其牘達之致特贈之台左倘使能璧者封之而台臺憑軾觀焉亦足暢其折衝無前之氣者拙寶劍紅粉非敢擅投俠士佳人自當莞爾臨楮不覺隕幘

夙流瀟灑上不愧聖人下不愧百姓亦夫子自道耳

復許中書 諱聖朝號鄕城進士

郡城得接台教公瑾之醇叔度之度至今羨墻於懷也所諭姑選儒學以緩之何如厚須謹璧不宜

與李明府 諱欽式號紫岩金壇進士萊蕪縣令

萬物爭甲仁政聿新循良奏最定不遂矣客冬于示遠須深愧力不從心至今猶爲耿耿諒王

班老囘署自能備述維艱之況老年寅臺必有以肯之也茲有貴治盧君諱爐者昔以鹽城副尹署下邳牧事爲邳人所累至于變產邳人無不感且憐之感則感其爲牧之賢憐則憐其無家之苦也向者有田一頃三十畝有宅七所前任蕪尹官售于豪民陳大受定價百四十兩止完其半會逢 恩赦得免此盧君之幸非大受之幸也邇 恩詔者赦桼罰之鍰非赦田宅之價也大受竟以爲赦已之價銀矣至今餘欠不

償聞前任寅翁曾斷以其半售大受之値以其半還原主此亦至明而公矣乃大受不分田宅不授餘價而以援 赦爲辭從來 赦書有赦人田宅之價者乎邳人爲之不平知年寅臺與弟屬在枌榆舊好公致一函於弟詞極懇落使人動色輒敢唐突乞老年寅臺念盧君在江南有父母之義受江南之累而在貴治屬紳士之望受豪民之欺或如前任寅翁斷還一半或令盧君父子勉償原價復其故物尤見生安少德

惟候老年寅豪雷斷風行不但哭哭一老斷恩于未死之年而下邳之人士亦均加額頌明德於無窮也王班老怨不另候幸爲叱名

剛腸俠氣語語激昂邦亦情理所莫可置辨者不知李君作何剖斷也想亦不負仁人之言

與九咸

小駒回知一路平安深以爲慰想鍾花大開香噴萬國矣泥金歸來必有以及我也兒輩事諒無須再囑特具菲函爲馮老親臺壽因未經會面不敢以書唐突賢弟想能致我殷勤耶顥翁棠行想不甚遠一芹煩轉致之措据之苦不但賢弟能悉之顥翁或亦有以諒之也所道則侯中道費復斷不一刻忘者實若次谷耳黄星源虹友弘初幼芬統不成禮耶以致我惓惓然痒痛之苦不知能一諒否兒輩必以到監爲主倘不能到監他日從本處起文更多一番費用則多事矣復姓及乞封二事諸凡統乞馮老親臺留意事妥即遣趙元歸報早慰懸垠

與恩寬

出華之後連日晴明喜長安道上無雨雪之苦三場既畢一生與着想不盡矣眞快事也因兒輩事遣人入都并探吾翁看花消息扮揄社中公車諸公遍頒致名跡途光我不憚贅瀆前驅也不盡

與唐實君

作吏之難至今日而始眞嘗之也家九咸入都想再知其大略已屢承雅誼直薄雲天耿耿之懷何日能已雖年翁未必圖報而侯生之志七十未衰或能過我避人促膝剪燭深論之否茲以兒輩事遣人入都尚望謙吉周全游族因相知頗多不便稍有低昂乞諒勿叱是荷

與會耳黄楊星源王頌侯三孝廉

計小伻到京日即諸年兄看花上苑時矣行見兩赤集慶院發泥金帖子也快何如之憶僕曩江干載風雨雞鳴殷殷雅誼時在心目聞諸年翁尚能憐今日罷倒塵士中爲人鞭策呵叱者

節當日長嘯擲花樹底醉吟青草池邊之人耶思之不勝愴惻爲吏一載積負如山左右做人形同妾婦嗟哉痛哉夫復何語諸年翁爲我口角春風使長安故人其知此苦僕死且不朽臨楮汪切不盡字字新艷

與吳匪菴

令表姪同都巳耳擊作吏形景矣而門下在清虛之府身爲廣寒仙子雖丹花白兎玉杵清術差慰藉書之志而積寒難溫亦僕所心知者也屢承汪念公子之知不識何以圖報茲因兒輩年小欲赴試江東則長江大河杳杳數千里未免舐犢情深而所費資斧反不可量不得已又作那移之計遣人入都巳托舍弟府老伴門下稍稍留心大器以到監爲妙可省他日起支之費也芹儀極愧不堪聊作伴兩寶斧到京有日否船泊張秋時不忘息壤也不旣

與王虹友王次谷都諫初

去秋承汪念風塵下吏惠以好音贈以瓊玉感佩之私未嘗一刻去懷也且婁江十載數蒙雅誼別後難思何能巳巳第恨皇天奪我清廉仙境置之糞壤汙泥積穢在首含垢滿心不知何時使出一頭也居官一載巳忘生人之樂負逋千餘稅駕未卜所之矣奈何奈何眞使英雄膓斷耳薄儀聊用塞白未敢云貽諸年翁念作吏之難長安道上稍布春風一言九鼎感荷其有旣耶不盡

與居蘭臺同門

去冬過錫山門翁推食食我至今學齒頰也所貸尚未賫上江河修阻便鴻爲難兼以到華來荒涼萬狀如貧人害奇病參苓罔所絕望飽食亦不可得而上喉下咽入少出多幾無生理然斷不肯作窮鬼負人生前孽債也門翁或亟然一嘆否錢世臺飄泊天涯才名滿世闊久爲貴人所重富人所願兩才人所憐偶過有幸握手而談念先夫子樹高若彼先末子之後胡爲若

此真令人九死無地也今道過吳門知吾輩最
星落落欲一聽教不知門翁重之耶厭之耶憐
之耶在自居為何等矣倘踈門翁高登臺閣而
青聆及之則西江之水不亦遠乎哉量力用情
竭情報德則當世所為聖人賢人而不在貴人
富人才人之例也惟門翁圖之
語多諷而言甚切才人之筆俠士之腸

與鄭司馬

晉子晉謁曾以一函奉候想達記室矣淮人方

君居新城中以星學遊大人之門今入都便道
過台轄之末將叩轅門而請謁焉弟以并州故
鄉之人不得不為先容也幸勿詫瑣瀆是荷

復徐益侯明府 諱德武金壇人任丘縣令

同鄉親未又幸同官而心邇人遐徒作暮雲春
樹之望讀手教真使人神魂飛動也弟積負而
來居官一載舊貸既未稍償新逋又復纍纍茫
茫天地不知將來稅駕之所今冬吁聽年寅臺
鵬搏九萬矣如雲之翅或得稍借餘庇否復扯

一事屢瀆屢煩感謝無既弟從不敢以衰年靦
造供人作咲柄方生之來深愧不能成敬我輩
諒有心照矣郡公誕日今年定得握晤勝會匪
遙尚容申臆

與吳匪菴

榮祿亭回接手教知得人之盛可賀可賀家信
隨差人于阿城關州候之及小伴回又馳一役
往候兼致菲儀雖相隔不過六七十里而兩役
至今未回想仙舟尚未抵關也小伴到京□次

道路遙稔自是音問可數數得矣但遼倒之人
偕光殺垣之上抱愧極多非門下不忘舊好其
亦何堪屑屑乃爾耶注切不盡

與李蚤有 諱廣譽宛平諸生

癸丑之別潤經一紀知老弟崇儀猶衙而趨德
邇之深以為喜甚逆羽賜乎諸凡愁困未能一
候故人抱數可知小伴自京回極道相思之況
薄儀耶代斗酒知老弟興猶不淺也倘晤有期
筆不盡意

不忘舊好今人所罕

復王次谷

前蒙手教如覩芝眉今再承翰及殷殷隆誼諷讀之餘不勝悽感念令先兄惟夏雨夜談詩風前索醉形容咳貌如在目中而今竟作古人也聞令姪僅擊副車諮問交集倘入都之便竭其過我稍爲北道主人如再見令先兄矣望望小价之宗曾以一芹奉獻小价未回而年翁已薦下矣又復惜其金玉不肯褻賜使我徒作寠袁眞人之望悵可知也小儀聊志寸衷後晤或復何日東望溯原不任神往

古道照顏色

與郭明府

徂秋執手省會得荷教言今日春風柳絮又遍天涯矣年寅臺茂績仁聲側耳傾倒青瑣黃扉已預誌芳名已弟愧陋書生一長何有向者扮揄不遠令者誼切同官那克口夕晤言徒深浩歎茲王鎭翁持節南歸晉學兩浙

於十七日

將過貴治弟有稍負遣馳賀之蕪有慠西席錢君亦要中人馳候其至借貴治城門之外爲鄭亭一晤弟便羽恭候起居晤指不禁神去

與張德昭

宿遷諸生

向寓洋河數承教言雅誼隆情至今猶念我叔度也別來十餘載浮雲變幻驅影如馳每思當年感慨係之矣去春河干敬謁適年翁他出未得一晤不勝悵惆無從之感茲家內弟至鐵治知足下近況更進變游益遠慨弟不獲趨承台教更以一言奉瀆據內弟言昔者家伯岳泚離之餘以庄宅一所連地三頃有餘質銀十兩于足下後內兄其華即以原契相贈此庄此宅竟展足下誠復何言但轉售多金亦須稍遲家內弟使得從席隅一押亦足下之商誼而竟未之有也至于此外尚有一小庄地亦項傑則暫寄足下戶內仍李氏之物而足下亦以爲已物而並售于人今渠容身無寸土實欲仰望足下以趙氏之璧還之趙氏而足下義然不爲意也家

內弟之言如此知弟與足下相識久矣乞援片
言以邀一線之恩弟實不知其詳草此唐突惟
足下酌其情理使弟顏有光他日舟過河干定
須九頓以報知己耳懇切不盡

爲人鐵類情理兼到

與徐丘縣

春色漸深仁風益播寰邇小邑傾聽神君之頌
雙岐在原一琴生韻蒔看九重璽書郵抵龔黃
堂上矣弟鹿鹿魚魚碌碌不逮其萘之倒懸親

翁于隆老想已入都矣年寅臺見女大事朱陳
永好特申非賀幸勿見卻隆老曾云沂再令姪
郎欲辱臨敝邑弟掃榻已久何竟金玉其音乎
斿望斿望郡公誕日寅臺何日抵郡乞一示知
弟當趨郡一晤以慰饑渴至囑不盡

復朱明府 諱琦字獨闢上海貢監任曹縣令

老年寅臺高名鴻學向在婁江久心往之弧
秋手衡文堂上與天作之合也別來契光已遠
春色漸濃遙聞鄰邑循聲藉藉即花封繡壁猶

願聞璽書頒召光我同寅矣欽羨欽羨承委同
鄉印結謹拜命之辱弟本暫姓延蒙 撫憲題
請已奉 旨發部部文知照尚未到縣請 贈
之事因未舉行仰望老寅臺先受 九重異數
尉當遣賀以申鄙懷印結似當稍改以防憲駁
不揣具稿呈上惟高明裁之厚儀遙錫卻恐不
恭謹璧二品餘珍完璧

復徐大理 諱諾武字益樞金壇進士

某向從長安中同陳熊占得聆金玉即知爲有
道君子心欽且慕非同泛常及再抵長安竟未
一晤至今猶歎家弟恩寬公車回小邑備道柰
梓情深已將賤名汗及齒頰此恩此德圖報何
時沂再年兄枉過又蒙手翰下頒過於奬勵益
令某愧赧交集無地自容矣下吏之苦舉動多
艱此可於介弟寅翁推而知之者而其孽深負
重則尤過之今既侍愛於慈叟則春風藹日之
下惟仁人是依而大人雅度想亦不必瀆倒末
吏作乞兒聲口也瑾覼下領謹登盃尉尊者之

賜不敢卻也藉紀稍達鴻毛晉抒寸悃幸京邸不遠小作常有至者自時厥後或可數登龍門一致芹曝否臨復云云

復徐丘縣

懸弧令旦正届淸和老年貢壽景福駢臻與年並茂弟明粉榆之末欣慶無似但以心所相知若此而不獲親捧霞觴一獻九如之頌郡中之翀又復難期其柰之何前者菲薄不蒙覽納至今抱歉反承齒及益滋愧矣令姪年翁翩翩大雅真君家鳳毛也枉過簡褻明在戚誼諒不我責令兄大人盛誼殷篤弟何以克當一函拜覆已附令姪行笥家報中更爲弟一道悃悃尤徵敦切也弟一芹無以將敬而太牟何家絃子吳門周家簫管頗爲海內所知弟藏之已久特爲年寅臺助絃歌雅化又不止爲附雲璈上千秋之祝也勿鄙是荷

絃管之諧巧合
天然眞成絕攜

復鄒朝城

自嗟漸暮爲他人子者二十餘年今始得尋源傍本其爲不孝多矣得毋貽老寅臺之笑耶學既下須實切愧慚不敢領但向家而責卻之之罪又不敢不暫登一二耳更期之報不知何以圖維也其他下問之語已命快頭口覆不便登之楮墨心原不盡

與毗芸

向說窮窮未盡今口窮窮徵骨矣大約言之不能盡即盡之亦不能令人信也惟置之無言而已鬧老弟不能爲我止恭而反爲人勸駕如果有之眞不相知之甚矣趙元歸命周三設處以應王羲老之急頗爲善詞是懇是禱今年正值大計闖較舊例有增無減去冬向可告貸因來稍償今年遂至無門可告每思及此毛髮盡豎不禁閣筆長太息已不既

眞情實話親者無
文邦落落有幾

與曹令修

十載在婁極承骨肉之愛梟行之際諸凡散合

又承遠送出關此情此誼何日能忘惟目斷雲山徒勞縈夢而已張爾老匆匆歸去無可遣寄明春花開時約望過我以慰離思臨楮泫切不既

與鄭明府 諱國楨字維周 滿洲人舘陶令

謁鄉之日荷承寅臺大教深感深感弟以咿唔之士初膺民社大小事務自知才短惟將小心謹慎可告無罪而不料其可以問心者反不可以問世聞不若棄此鷄肋之爲快也感慨之餘悒悒抱恙致失信于寅臺所云爵齋法帖至今未遑賚上茲特耑人幷拙刻數種奉覽寅臺公餘之下攜清琴靜之時或展閱之亦足以見弟生平之一斑矣不旣

復王左生 諱命錫下 邗庠濠生

向過鍾書以來程題促未獲至精蟬頂上索故人一杯酒澆我十年濶悵也至今爲悵悶年翁邇況甚佳差慰念忘高風塵下走苦不可言想當年白眼君以酒雜遝歌呼烏烏此樂不可復得眞堪泪滴也鄭君學臨翩翩雅致所謂千里駒鳳凰毛也可羨可羨年翁一生攻苦皇天所以不負君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承賜厚貺祗登詩箋佩揚仁風而已薄程不堪褻鄭君鞘軒相知如我輩尙俟他日圖報萬一家訓一部雜錄一册附呈台教不悉

與鄒朝城 故人情重令人想見嚶鳴之樂

高軒經過簡褻之罪想能見原也非貴役來取

軍尊屛分弟竟絲毫無措爲令之况若此誰其知之今特差賚上外有請者敝治一人買地二十五年竟不過割仍在生員戶內累抗差役其人應得何罪其田應作何等發落恐不止典買田宅不過割之律也幸直教之軍尊屛人畧何日遂能至十日外否弟揚州觴明月尚未有一綫影也柰何

此案先生照律詳郡大見駁此書中之問亦不平之鳴也而鄒君同札一如先生之案乃數日世亦有知律者書與何古此語緣所知者附記之

嘯虎軒尺牘二集卷八

凝菴　曹　煜　亮釆　著

男　南金　勿騭
　　範金　鑄顔　仝校
　　兼金　友璞

與任縣王明府茂京

起乙丑年六月

勞人役役，纔度芳春，復値煎景，炎炎世界，洵可畏哉。老年臺敷政之餘，優游槐影，詩瓢畫簡，兀坐鳴琴，眞仙吏哉。弟荷負難償，新逋易積，如貧人害腹病，變飯不飽，而解衹待洩稍，或刻遲渾身俱藏矣。元氣去盡，將何以生。年臺亦有如此病否。可慨亦可嘆也。尊大人先生安養尊榮，一堂聚對，天倫之樂，使人欽羨。衙內諸公，強半舊識，幸各吒名不敢另瀆。茲獲貴治一人，手有梃逆，訊之則人命干連，耳恐或非然，則重慎亡慮矣。特差押送，祈即錄收，臨畢神往。

所譬殊堪噴飯，然描寫極切，令人悲感。

復雷師母

師母大人尊前，其自去年二月十五日到任，至今一年有餘耳。縣小民悍，竭力化導，爲百姓之好官易，爲上司之好官難，左支右吾，負債甚多，艱苦之狀，來人親見，非敢飾說也。先夫子天高地厚之恩，縮寐不敢忘，但以此地之官，今日之勢，斷難報荅，惟有日夜焚香，祝大人鳳病去身，康寧壽考，使某得以籬邊桃李，稍遇春風，即含咲以報栽培耳。倣貸些微，聊申葵念。

復雷世兄

去冬一函奉復，光陰荏苒，復値炎景矣。丙世毫學業漸成，文章日進，俾先夫子箕裘克紹，弟日聆淸雲，矯而視之矣。承手示，知師母衰年抱恙，諸凡艱苦，不禁黯然。忝弟彈丸一邑，所人不供所出，潦倒之狀，非筆墨所能描畫也。去歲所貸，全未有償，目今四顧無門，所謂十那而九不開矣。即欲孝事師母，友及世臺，其實有心而無力也。世臺其亦諒我哉。薄儀聊代筆墨，臨復悵愧。

不旣

二書具極眞摯

與徐旬縣

陰雨浹旬薰風轉凉老寅臺鳴琴堂上聲簾且
惠也羨羨弟春夏丁繼兇歲解足而庫無分毫
之餘不意飛檄嚴催取一千金以候續順於下
日糧之需延緩㒶徵不及千兩不無後時之咎
耶寅臺曾已足數否或解府庫或留縣候提乞
教示之前以乞　賜一札倘蒙寅臺惠及先人

概賜印結弟感佩之私勸諸不朽茲蒙藩司駁
下以結中少一代二字不得不再行申請其
空結以防院駁伏乞寅臺始終大德使先人邀
一命之榮皆老寅臺俸犧之所及也生死家恩
感非言盡也至懇至懇令弟過承厚既謝謝令
姪年翁想已回都矣弟未獲一晤爲愧王喪輪
兄廿外回南或有家報趨歸否臨楮不盡

一命之士榮身及親榮而如之老青令前此不覺淚流

復同春友夏二姪

別來一載又半二叔思竟至於兩次悉知二姪
勤慎持家較勝於父然當今之世以寬厚和平
爲上當思汝父所以成其家業者何如所以
大其家聲者何如兼而行之則繼志述事之道
矣骨肉之言幸勿疑有他意也廸元四月初旬
回家已諭令將錢項歸結今倘未回想已結局
矣采字云錢欲抵華相懇懇未嘗與錢一[illegible]
爲平來哉臨楮不盡

復于褱子

申冬得雁台顏道德之氣藹然見於眉宇老年
臺眞盛世羽儀哉令人欽慕難已忽蒙錫以奇
品則又神仙上藥豈俗吏所能消受者一旦致
之於懷不但故鄉滋味好也弟已作長歌刻揭
集中今秋即可寄政矣謝謝弟碌碌風塵一年
深一年之苦一月加一月之學不知何時得出
一頭以報知已耳空函瞻風伏候台俯垂鑒容
申不旣

復王在庭

客冬一疏。所謂野人負暄。欲以獻之王公者也。老年翁原其心之誠。勿訝其事之鄙足矣。何復掛諸齒頰耶。使人領汗無已。弟以瀝喈之士。初任民社。惟有小心謹慎爲上。能拼不復論黃末矣。則地使之然。亦天幸而已。何敢當老年翁之過譽乎。舍弟傳論之事。老年翁不以俗吏視弟。而以娛情花鳥期之。真知己也。但今年諸負未償。日計察在過。以蠅蚊之力。而欲負泰華之重。老年翁自能知弟。不佚弟之饒舌也。尊務暫壁。非敢方命。亦自量耳。外承堅訂。不敢故卻。嗣容申悃不旣。

二集卷八

復馮萬戚

半生落魄。歸里未及一月。又復浪迹天涯。一官如蝨。進退維谷。作吏之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前冬蒙年翁不鄙。招我於玉堂。飲我以瓊漿。肝腸意氣。至今不忘。公惠也。愧以俗吏未伸寸衷。承手示。將有歷下之遊。聯牀風雨。借不齊千秋一日也。豈特平原十日之歡哉。敬謝命矣。肅候不旣。

復于若木

歸里之日。過承年翁吹葭莩之誼。不啻入弟家室而代謀之。又欲我以玄黃之露。濟我以涸轍之脊。是何人心。能忘大雅耶。眞翁先生遊我節褻之罪。想能原宥。已承長者之命。將年翁所以濟我之急者。謹以其半付尊翁矣。蕺老避幸。正値窘迫之際。淹留兩月。方得命歸。而回所論不便另扣。歸來旣有成議。想不必弟之饒舌也。著酉之賜。登謝多慚。尚容申悃不旣。

二集卷八　六

復于吉人

某以落魄孤兒。半生役役。歸來未及匝月。即蒙年臺先生青睞。所及榮施。千古乃之齊之後。又承殷殷指教。期我者深。未免譽我者過。其何人斯。能不銘勒無旣耶。數月以來。停徵息訟。顧覺愆適日。與家仲兼作詩遣日。而言念先生。望風懷想。無時能已。然史實之荼。魚瓶槩不堪持贈。反案先生。贈以雅玩。垂以督詞。所謂蓬蓽生輝。

心花開放者也別論已着周三遷命矣空函原諒是荷

復于匡于

前冬極承台雅感切至今愧以庸才謬承民社邇來拮据之狀非筆墨所能盡述也過蒙台眷厚貺下頒飲著衣藉脩然南薫之下安得不念念我故人耶因小兒年幼路遠江河間阻赴試維艱不得不援為太學何蒙年臺垂念兼賁另頒琮儀黃口乳兒曷克勝此特肅斷謝馳神不

盡

復王與王

去春蒼茫北上未能登堂一別為歎別來雲山萬疊烟水無際每憶年臺昆玉欽才著德各重鄉閭真我輩儀望也委以風塵下吏那克時聆清誨適大兄持手翰行旌適華未下高賢之榻如過逆旅之家厚貺謙璧薄秪堪存想老年臺有以原之也家仲歸空函拜復嗣容伸悃不悉

上徐封君

老先生大人望重鄉閭名高奕葉　朝廷隆三老之尊几筵不遠梓里推九如之頌稱壽有加某忝屬枌榆之末每深葵藿之思立春一別苦以菲材俗吏未獲親承杖履抱愧至今想嶠載之下白能恕其疎畧者也益老貞翁近再年丈荷蒙光施遂成莫逆三代木乳幸何如之茲家弟南歸貢上山蘭一端銀爵一晉稍申行潦之敬用展南山之祝伏祈不鄙曷任榮施

復于章雲中翰 諱漢翔 金壇人

老年臺奕葉麟鳳　聖代祓祥茲乘風雲而起價刻扶搖不知幾千萬里矣弟淹蹇下僚風塵碌碌徒作人間犬馬以貽桑梓羞荷蒙不棄賜書垂問稱謂過謙誠何敢當及見君家千里駒英英頭角真堪壓倒豚犬欽羨無已某未及二載舊貸未償新逋更積今値計年自分歸耕有日不識能獲素願否郎君過我極難為情一程之外聊寄菲薄老年臺定能諒下吏之苦也厚頒槩不敢登藉絕謹璧餘不盡

與李萊蕪

曩者邵牧之事侍在桑梓之末輒敢瑣瑣奉瀆罪歉至今想老年寅臺能推不得不然之情不為怪也近聞悠優坐理游刃有餘上考在即內召可期矣弟材非政拙年寅臺或聞而一哂耶倘因章務令嗣辱臨便過恭候台祉臨楮馳切不盡

以上十一札告先生桑梓諸公也情文斧藻風致藹如詔祿親侍几筵見先生伸楮直書絕不加點如雲興霞蔚令人起敬

與鄒朝城

老寅臺駕臨敝邑雖奉上命其實為敝邑之事而累此一番跋涉也不但供應見郤郎尋常一飯亦復不能邀光致老寅臺栫服而歸其得罪可勝言耶別後即儕各畢老星夜造開細冊一一稽核事期精詳速踰時日弟細思水災與旱災不同寧少勿多以防後來之核勘其九分十分者僅三之一而淹漫浸淹者二千頃恐今日報災則有他日驗水則無非不欲竭力請命而不得不為初勘者地也今所報冊萬勿復慮特遣吏肅呈伏祈郎賜印結以便轉覆事屬緊切萬祈存照不盡

與孫伯潤進士 諱玉澤授內閣中翰莘縣人

長安歸來未得一過東郡為老先生一濯車塵歉甚歉甚僕待罪貴邑僅及年餘而梟家堤口之水陡沉兩度今年尤甚向雖具詳各憲蒙府憲聽憲加看轉詳迄今音信杳然竟如風鳶線斷不知飄落何地可歎亦可咲也目今大水洋洋浸沒數十里受傷者千有餘頃僕雖詳府蒙串而稔知報災之不易極難收功故僅以三百餘頃報為上災而以不成災之七百餘頃詳而不論以防水退之後委官駁勘非得已也細思此水非由天雨而實緣口決若口不塞則年年之受害無窮即全免今年秋糧亦無益也大一夫不獲古人尚恥納溝況數千百之婦子顛連而忍置其疾痛于度外耶司牧惟僕而一邑之望惟先生我二人之責義不容辭忽見諸生

一呈以尊諱爲之冠冕僕撫几大快知拯此氣
氣將佾得助也伏祈老先生益振鼓旗率先從
事不但諸生百姓努力追隨卽僕自當手執桴
鼓授甲候指揮矣臨楮注切不盡

侮仙日愷切之至光華
自生眞是不朽之言

與徐大理

春初得接台示温語隆情形於楮墨之上深慨
荒城俗吏有褻郎君輶軒至今抱歉想汪洋之
度不誚獲戾也小价之京因先君先母乞志恩

二集卷八　二

之事奉咨到 部不知台臺能稍一留意否一
芹附呈伏原梓里之末涵茹是荷

與吳編修

纔歷炎威又復秋爽想瀛洲池館風景不似人
間世也下界俗吏形如涸泥之豕力如疲驛之
驅如冬雨之雞無翅可展如夏蟄之犬有舌徒
仲柰何柰何不知九天仙子能以一粒丹砂使
之鳴天上吹雲中否又恐妄想成夢徒供眞人
揶吒耳文宗尚未抵任所論勃之寸衷矣小价

之京空棘無伴想能原諒先君乞 誥咨 部
或可留意是懇

所譽雖太激烈非親知矜見何以
知其言之非僞乎讀終不覺太息

與馮木長從事

向以瑣事重煩台書幸覆李爲曹水源木本之
樂皆親臺之所賜也感感茲以先君乞 誥事
差小价賫撫咨抵 部雖 部中舊例自有定局恐
小价未諳特求親臺鼎力稍爲周旋倘蔀屋老
生得邀 一命於地下則生銜死結感寧有旣

二集卷八　三

耶恃在蒹葭之末爲祈留神是禱山藹一端將
意甚非不鄙是荷

與李默公博士

諱大郎莘縣
人金鄉學博

僕幸邀有年之命而不得與年翁把臂作一日
歡古人每懷生不同時之感或聞風相思之憾
今同時矣復比鄰可望也而所謂伊人令我作
天際眞人想豈求非心期眞不在形骸之間耶
讀雅音大集字字清新芬芳可愛內有見贈二
首偶相求政小巫面目誠難見矣更以近刻之

未竟者就正大方想賡偭不少也前者借覩尊圖署中諸子頗有唱和刻成尚俟續寄張老寅臺棘闈一晤亦未得暢十年書願想衙聲日著又得年臺相助爲理指日冊扶搖而九萬矣不及另敢望致惓切

與徐天破

今日之雨先生致之也先生懷張爾公而預爲中秋之詩曰當空皓月淨無塵以致天公妒集句未中秋而雨先涔涔矣今爾公至矣詩當另作否以雨換月恐人雖至而悶偏增耳柰何

淡筆生遲

寄廣南冷譜宁余擴進士

遊子歸鄉極蒙青睞錫之佳言寵以見鄉俾之被服有章光及裏梨先生之誼誠山高水長也惟有舉手加額遙申謝私而已今雖討典頓邀平等然從來定例一變爲五亦足顛倒夢魂矣拮据之狀筆難盡述吾鄉親友或未知作吏之苦者先生或可偶談及之也敝治原無繭紬啡

從青府携來小薾者一疋似較東昌稍佳特以寄贈惟先生勿叱是荷

與徐予師王麗天俞漢聯

回首江河烟雲萬叠言念故人不勝悽感昨爾公回述諸年翁雅意欲使我低徊欲涕也恨作吏之苦由左尤甚僕未能自處于厚安敢以年翁所云薄責人哉幸三位年翁推十年之雅見輩得蒙覆庇感切何可言盡薄鄙小儀先以鳴感我輩情深自不與浮雲石火同一聯也張位

南孔爾中自是極淡泊極相知之友來春另人專候并楊子範兄俱煩口致惓惓不一

與邢博士

夔中風景猶昨日邪士習沐年翁之化或更醇耶老年翁強飯猶爾耶闔宅吉人天相不禁可知也弟僕僕風塵一身重負未能釋去而低眉一切虎狠足畏蛇蝎尤不敢忽也敝之舵文一席海闊天空真淵雲矣今年奉　旨覆姓及乞
恩求　誥又値大計之年直使人魂夢不貼

精力俱竭小兒援入太學實冈年小踏途應試艱難不得已也承年翁暨劉年翁賜結周全感不容口一并稍伸鄙懷明春專人至要另悉匯匯伏惟台諒不既

與鄭惠菴司馬

宦海浮沉淹留十餘載想雁山高處覘天征咔時幾如隔世矣年臺或亦一念及否承諭徐廣文已久識荆但相去幾百里竟無可爲年臺推其萬一也柰何小价進司馬門而邯步歸來甚道郢治之休咄咄鄭君何不愧古人乃爾第今月之年臺已爲上界神人弟沉淪苦海益復無聊茲値大計有不得不然之例苦措無門不知能一援手否又恐貧子投畀用院正自瓢空席冷耳特免范方老先克留任幸微示之意即當命价過商之何如不盡

梅仙日鄭君清介遠聞先生此書亦不得已之極思耳

上東郡糧憲李公諱言北直人

伏讀憲諭留心一字不但憲心之細更見憲才之答也職過攏無似敢不拜服已遵諭改正存案矣家訓之刻其不甚檢點者何止一字非特變呈覽愧悚未已更蒙微取且榮且愧敬再呈二冊有汙憲電曷勝悚仄之至

復陳佐鈞明經

讀大作知愛我深表兒領我過也字字琳琅謹珍十襲矣但領之當有所以規之愛之當有所以勉之亦詩人之道也年翁得毋少規且勉耶自是厥後幸望更進而商焉何如何如小集未刻者尚有數篇特寄求政或能不惜齒牙稍作餘論以光梨棗否懇不一

梅仙日佐翁爲莘邑名宿文章道義篤然風塵之外先生所以獨見綳處也

與吳匪菴

鹿鹿風塵憂勤萬狀總非楮墨能道不但不頹作吏竟至不欲謀生矣夫爲諸生者考一二等則有賞考四五六等則有罰考三等則平平耳爲吏則不然三等之罰有甚于四五六等之苦者其柰之何向者痴念未絕志欲揚休聲斯上

達令乃知休聲無益上達無助其所以揚而達
之者不在區區之聲名已也大丈夫讀書一生
一行作吏而使身名俱喪其能忍乎不得不劉
不可劉之肉求不可求之人以防欲加之罪何
患無詞不亦傷哉華邑之境東西僅二十八里
南北僅五十九里其中撥地僅六千七百頃所
彼丁地攤司錢糧僅一萬五千有零其地僻而
鄙俗刁而悍為士者游指官吏短長稍不如意
明則上書誹訕聯朋聯名誣謗逐其長使鷄犬

者貪不畏法好鬪健訟前任趙令為所訐去歸
家無資身死原野聞者驚憐而此間士民益長
其傲不敢抵任年餘以忠厚誠篤之念蔬食菜
根之身招徠撫字之近來竟有嘖嘖稱聲勝子
他邑亦僅事已但豺狼可慎狐狸亦可憂夙夜
兢兢此種苦懷不堪泣訴知已耳陳允升過我
悽涼愁苦之狀所目擊者擬欲稍為作函而竟
不可得惟門下原之侯大難之後簇內定遣一
价修候外煩允升致語其可行者幸為留神不

既

梅侗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讀之惻
惻動人覺有悽風慘雨自指中來

與應麟昭孝廉

高軒過華深慚簡褻想門下知我貧也然古人
有云去年窮無立錐之地今年窮連錐也無門
下尚未見我門前光味也惟有速寄柰何以告
知己而已其瑣悉語煩在貝匪蒼書中不妨與
其見之間戲已克提綴而無功誠堪浩嘆然三
年瞬息扶搖終萬里日暫借書田潛修六翮者

事亦樂事也歲內當遣一价再候所托陳允升
語望其褒之囑囑

與鄒翻城

月來甸甸諸公之後指據萬態界得合式矣但
用古人治病之法急則治標究竟標治而本損
症龐異常全無可補之劑亦終必亡而已矣不
知最上一層樓諸公尚有拾級而登者有弱欲
其自墮落不知可否倘祈賓幸山教之臨本一
項雜奉故折之文而每有折價若干則未有明

示也弟于未奉文之先已徵本色全完每石以大斗計之須官斗一石六斗時價僅值六錢二二分弟邑共米一千七十石折大斗不過六百六十石值價銀四百一十五兩零耳頻聞收折八錢一石須銀八百五十六兩則已不及其半矣況紙劄各項使費將來不知何以爲計又聞部費四錢一石又須四百餘金此一項敝邑約須千金全無着處弟日夜如身在熱油鍋中安得神仙妙手爲我釜底抽薪哉又今年漕米功

令更切而米價甚賤所徵之法仍如去年尚不足一半之用況欲斤斤奉漕憲之令則漕憲以下各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延丁勒米不收收矣不與通關各結其奈之何網不敢於舊收之法有所增耶替法亦安有網頭鐵膽敢一嘗試乎寅臺居官久歷事多而心計之才爲吾輩矜式弟亦爲知己之末特遣求教幸不吝金玉明以示之弟不勝叩懇之至

徐天被曰此等文字令人不忍讀又不忍不讀鄒君仰有心計恐施法不輕示人也亦啞子喫苦自知自受而已

復于吉人

年親臺雅誼懇懇文字之交深於骨肉某夙夜圖報片刻弗諼也所論之事前已命小价經營之不意指據令姪之事纔完已覺精力竭盡而弟逢計典各衙門之竭蹶剜肉補瘡今止有瘡無肉而精枯髓竭矣雖爲一邑之令殊不似因舍翁飽飯冬烘無罣無礙也厚情盛餉後効有期臨復不盡惓切

與蔡于宮孝廉[illegible]

別來年餘未得一晤離懷縈吏愁腸千態萬狀至親自能相原也僕今日者爲百姓之好官易爲上司之好官難腸平一泥九地而蠅咕之蟻喉之蛇蠍吞吐之虎狼眈眈之豈惟肌肉全無抑且肋肘並盡歲值大計晝不食夜無眠不知生之爲樂況於他哉賢甥雖貧不過如僕飄蕩河北時景況耳豈知爲人作奴作犬之況耶莫道尭之子親見逝況一言廬誑日月不照遙念

賢甥歲底寒燈酒缸蕭瓮閉戶讀書原自可人耳寄些微以佐膏火匪敢云贈免俗云爾勿此是荷

復思寬弟

接手教肝腸如雪湯柴亦極道厚意愚自愧前書之謬也但李宅交易一事愚仍有不得不言者恐賢弟之忘之也士雙兄之屋始言之者左臣兄繼而愚以字蘇之言頻催切斷斷不從也庚申八月二十有七日始況同賢弟并馮賓谷李士雙哭如其來愚即甚怨右兄謂既辭而復至強人不當如是賢弟實鬧之矣次日馮宣子又至又次日愚以禮聘宣子先蹄而士雙之屋終無成意也賢弟緩頻動人手執文契相授且命以十金爲定愚不得已而從曾云遠來相懇十金耶作退兵他日事不成金猶在耳賢弟之言寧忘之耶又次日以四金贈士雙以四金贈賢弟而以十金爲屋契則十金在情文之外今日所應償者也去春賢弟云屋契已返士雙士

雙屋亦他售矣僅以二金送我我已爲度歲之用矣夫當日力主之者賢弟也後返其原契者賢弟也始之終之俱屬賢弟區區之心實以十金贈弟非謂士雙之不復償也而孰意賢弟更慷慨于愚乎不則愚之莘之日重利借金而所應索之物柰何不復一言歟今孰愚此宇與士雙并賓谷觀之八金可得也何如何如至於賢弟榮授想有期矣之任時示我少伸勿謝求人不求小丈夫也一咲

盈篇落落結句翻案是點鐵成金手段

與黃范縣

敝門人陸伯達自鎮江來兼持大翁老祖臺手札過謁寅臺伯達雖在濱例中其于齊豬落之氣寅臺一見能决況受知于太翁祖臺則亦君家門下士也并莘縣有弟未必嘗謁寅臺非寅臺在范亦斷不嘗謁有莘也弟累寅臺亦累弟矣吾二人互相累不知何以無負太翁祖臺婆心也當爲歷叅一咲耶不既

絕有地步絕官
閒閣書家神手

與徐丘縣

廿八日抵郡未得一聯寅夢甚悵甚悵何我所
人同里同官而竟不得一識面也敝門人陸伯
逵偶過華邑弟愁病未痊而白雪滿地寒威逼
人見伯逵至握手道故爲之一快所謂他鄉故
人古人比之久旱之雨信然矣敝門人陸斌夫
在順德及敝親翁夏彥宜在廣平將伯逵與寅
臺有沐乳之歡弟至今未之聞也耶欲命駕往
丘而始知之想今夕何夕三星在天不恨夢境
荒京屋梁落月夾暖室清尊曲終奏雅故友情
際其樂可知寅臺之快又不似弟愁病中稍一
展眉也便鴻中候不一

寫薦書却絕不枯薦書一字
與前書并讀之益爲歎服

與鄒朝城

於無可如何之日遇必不得已之事千古英雄
爲之扼腕然寧可彼家斷首不作皺眉伎倆惟
豪傑能之亦惟迂痴者能之但剜肉補瘡易擁

多內少至剜無可剜補無可補則真難耳日來
促促欲死得寅臺後來白雪作陽春差堪
窮所謂得高歌處且高歌爲乎不可小盃暫酌
俠來春當上仍了寅翁夙懷可也不盡

天被日猶白風流如昨
名人別期可君何等

與王任縣

秋颶蕭瑟陰雲慘悽低眉側窺不知何處有天
日也弟以菲材謬叨民牧其所著雜錄皆從堂
上挑筆使吏讀示兩造者君多乃自不知恥赧
尖及本年翁欲以作喫柄耶抑以覆醬詎乎敢
不呈教錢梅翁之京情切不可復面臨別黯然
不知所云花封伊邇幸時教之

岵思日望上挑筆即使吏讀
以示兩造非職世途才

復張廣文

日來拮据萬狀幾不欲生而秋雲疊疊細雨深
陰正歎茫茫天日聯涕無從忽承華翰錫以佳
筵馨香滿屋竟有貧兒暴富之樂但愧無酒錢
分鄭反蜓背蒨滋味情何以堪嘗爾正席拜嘗

嗣常仲謝不旣

復陳明經佐鈞

所云云無不切中時事敢不書紳至於才良之說勞之而不怨者良也若夫不良而才者寧倒官吏短長豈能家喻戶曉而使之革面革心耶如此世界在我上者迫之以不得不然在我下者明知其所以然而欲其應我以應我上寧無怨乎君是則才者不良而良者亦才矣得心之道如之何而後可先生知其病而不爲我治其病毋乃吝於教耶所微獨先生卽起廬扁於今日恐無以瘳此膏肓耳惟向知已作一長歎而已不書

天牧曰一臆說不出心事隱隱欲訴而終不敢訴所謂哭咲俱不得也

與李叅有

作吏至今日始知作吏之苦矣老弟深居納吉令人羨慕小紛到京欽承伯玉之愛歸來感不絕口交道不古砥柱之責非吾輩其誰歟薄寄一尊之敬老弟垂憐小酌加常年聒對神情也勿鄙是荷

復李羹一

別後極知水涉之苦不待李經到署而後槩我心曲也第恩今年景況萬恨千愁有不堪向人道者目下如害傷寒病人雖汗出無死法然亢氣削盡精枯髓竭非數年之功不能補今日之思也前者自尊見錄幸救得遞念接手年拖鄉無可奈何仍復俛仰人世倘獲脫然而去不負首丘之願亦大幸矣賢婿其信耶否耶歎耶憐耶幸勿向人道使人咲齒欲寒也承厚意謹拜登薄措爲賢婿度歲一宵之費須念我井底水魂不能爲骨肉猶呵暖氣也不盡

天牧曰先生家奚天生而至乳嶽落忽勃溝瀆之諒不得巳也亦英雄消斷折磨耳

與徐長公 謙孺達字呂令憎人

甲春一晤潤粉兩披望秋水兮淸且揚懷兮子兮不能忘聞高軒自故鄉來何吝玉不一光降吏之庭乎耶兢素絲良馬之意竊附濟衣好賢之名幸惟勿此徇勝榮施

與陸逊夫

足下以風雅之懷高尚之骨連歲置身洪波風浪之中僕未嘗一日不爲足下縈懷也雖吉人有相安瀾獲慶而詩瓢酒中不少戀耶向過鍾吾急欲握手以罄風昔乃足下自高撥舆之風不賜褎愿之叶不知足下棄僕僕棄足下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形迹疑似或可捐忘介介于風塵之外而習氣猶爾非僕所望于足下者也然而僕知罪矣玆尋鶴盟爲交道中作中流一

柱則僕所望于足下者不淺足下以爲何如足下所訪之故人竟在敝治僕當仰體尊懷力爲汪照春明過我徐娘雖老有古押衙在或不使足下天台洞案也一咲不佺

知己相責愈詒其厚末段風流佳致不知非仙客何以爲情也

與釋大本

夫春過鍾吾竟不得一登蓮座之旁至今悵悵想大師以道眼觀風塵之吏奔走鹿鹿堪咲亦堪憐矣邇來聞道範如鶴貫愍我心但閒雲野

鶴或尚能飢翔我三徑否便鴻偶寄相思春明遣价肅謁欲并訪刀公消息倘雲水中爲我先致一聲是懇是祝不盡

復王茂京明府

花封賽邇仁聲振聞高山之望不自今日始矣太翁年伯納福無量甚慰謝懷弟鹿鹿癡頑待罪于莘捉襟露肘景況不堪自問今年漸入深潭沉溺有期昂首無日知老年臺青雲不遠不知振衣霄漢之日尚能回憶我輩苦海否弟常

有三不如之歎一不如人奴人奴一主耳我輩有十餘主處處奴顏婢膝一不當則呵叱隨之矣二不如娼女娼女娼客以取客錢我輩則以錢媚人不能媚則怒媚之不以財猶不媚也媚之以財而不及人則又怒媚之財及于人而後時則又怒直是置身無地即愛死猶云樂死也三不如盜賊盜賊偷劫財物與窩主平分事敗則窩主同死我輩不能分文入己事敗則窩主先爲捕役　功令嚴於與受至死不敢一言嗟

乎何其至此極也作令一年投俸不過四十五兩即一介不取乎仍須令合家盡化鳴蟬飲風吸露除陰儉取觀外有昭昭之檄今日命試法修城明日令設法修廟今日命補濤庫明日命送部費立限森森如雷如電不知囚中丟兩外從何設法而紛紛微取也弟嘗自憤云莫道銀錢即是蛆虫亦須人死肉爛方取蛆出我未死未爛蛆從何來九月十六夜袭不復在人間世作奴作娼作賊不意家人救醒則西樓戲文所

謂孽障未完魔君不肯饒我耳嗟哉老年臺明年豹尾懸車耶筆承明之日敢以弟言爲皂囊之料否不則弟擲此雞肋當即九關而鳴雷鼓爾承賜大墨已珍十襲矣年伯偶爾遊和節近不能耑候燈後或以一价問花徑也蒲柳之辰重荷台誼勒謝不宜

檄仙日言人所不敢言亦言人所不能言當是昭代不朽文字

復錢栁仙

賢者去國古人傷之言念夙昔不禁淚下然先生志在爵里非雖衲所能止嚴瀨澤所能籠也惟有指天矢日期之石爛海枯此情緇緇不貽古人嘆耳見尊翰痛切心脾淚幾滿楮使先生夙志稍遂風雨雞鳴或堪再訂連床之約耶別之次日幾與古人同遊兩三月來益復潦倒三不如之歎書之茂翁札中或先生同閱之可一入賈生痛哭瓦中也大界今日之事上焉者圖爲名高中焉者求爲厚實下焉者既禁其手足復劍其肌膚劍心瀝血上焉者不之問也止

以不許二字設法二字評天下耳目豈知法無可設仍勝于民一不當則下焉者當之功令嚴於予受惟有此死無言而已近日由有之事先生以爲可喜僕謂懲創之法不在上而在中頭庶雖知傲而中膈而不通則漏庶之志終爲不救耳然乎否茂翁來歲便爾出汗泥登雲漢矣敬羨敬羨如僕日沉一日其柰之何賤辰何足掛念厚貺不敢不登尤喜茂翁滿楚州雲令人願志俗骨也芝嚴年伯悲錫佳韻仁人之言當

同拱璧幸爲叱謝不敢另陶大兒偶值風寒三日惡食讀先生諭言爲之流涕欲強起作荅弟慰以他日代申稟謝薄儀一兩聊作新書山炭勿鄙是荷

天被曰上焉者圖爲名高中焉者求爲厚實下焉者既縶其手足復刻其肌膚極真極切之文真堪痛哭

與陸遜夫

前有寸兩想入記室矣老年兄弟不知何時得一握手也楊立老在檄署談及盛誼無不感慨流涕足下是何情誼令我兩人在醇醪中無日不醉也立老再返鍾吾行非無爲更煩足下爲我留心想隆中抱膝時不惜舉箸一籌也懇懇

復王芝麗先生 諱掞巳未進士太倉人

去冬茂翁惠佳箋讀先生詩何啻欲學步邯鄲以荅謬譽不意事出傷心至今斷腸未續仁人之言空勒弗諼而已承手翰即以今春之物盡付梅翁矣晚自知學海之苦見有出學海登雲霄者寧不雀躍數丈踴躍向丁巳事耶來惠元宵佳韻以兩晉之風運三唐之筆讀之如遊緱風香川中使人神遊元章之石不覺此膝欲下矣臨復欲言不盡

[illegible]

復王茂京

昨日承厚儀馬齒增輝至今猶感弟去歲大難之後又遭大變大難人所同也大變弟所獨也言之痛心不忍向知己道之來翰諄如教弟前書有云俟年尊珥筆承明之日爲吾輩稍陳切膚之苦行看振衣雲漢勿忘糞窖中有人諄諄也不盡

與佟刺史 諱世祿號季廉遼東人臨清知州

舗偶到郡弁散如星令吾輩不得暢遂潤懷悵悵冀明年四月再借蟠桃之會一晤群仙也承台命草就鄒太孺人奠章一首特遣賫覽煩爲筆削是望鄒寅翁更有鼓盆之慘或當另作一奠否高明酌行之

與鄭惠菴太守

宵佳韻以兩晉之風逆三唐之筆調之如遊綺
風香月中使人神遠元章之不不覺此膝欲下
矣臨復欲言不盡

風致翩翩

復王茂京

賤日承厚饋馬齒增新至今猶感弟去歲大難
之後又遭大變大難人所同也大變弟所獨也
言之痛心不忍向知已流涕之來翰謙加教弟
前書有云俟年嘉耳筆承明之月爲吾輩稍陳
弟爲道之非弟明作曹丘也行旌下于何日弟
翹首雲天遙申拜候努懈初心強傚努力臨楮
搦切不盡

先生薦章大略最有地步

與偉儒叔

姪年長于叔而叔分尊于姪猶憶幼時朧畧形
迹耳相嬉戲事耶曾未幾年俱作蒼蒼老翁矣
去冬姪長了鞭金于十二月十六日五鼓忽得
頭痛疾暴卒心甚疑之今推弟到莘方知此日
此時乃吾叔同元長弟友弟葬汝璋叔之柩而
傷先祖之貴大傷頂脈也憶庚戌歲敝同年淫
縣吳君諱維駿者新中進士出京亦素無疾病
在縣轎中忽心痛噴血抵寓而卒乃此日此時
其仇家破其祖墓也後官司數年直至家敗人
亡報仇而止風水之利害于此相應時刻不謬
若此今再見于吾子矣弟彼係仇家我係宗族
老叔聲友弟亦未必有心也今姪雖無救於已
往尚欲免禍於將來乞老叔至持斯事求元長
友弟與汝璋叔孀改遷吉穴則遷葬之資姪願
先致之更另致小敬以報厚德姪斷不敢有所
欺也叩首叩首哀懇

情理切摯讀之嗚哀

復王茂京

讀來翰并讀年伯暨年臺所賜奠章真使存殁
均感某敢不拜謹叩首叩首謝至于殷殷藹慰
字字金玉自嘗喬推山之力推此一慷心血耳
緩急人所恒有交友何爲而敢矜比古人耶弟

滋愧矣年伯大人不另賫謹復

復錢梅仙

先生回轅日風饟殊甚弟深以爲懷次日馬人歸始知不甚倦乏差以爲慰弟從來朋友之事視如已事況重以先生之命分所當然端翁喬梓以之爲德弟何敢居昨蒞先生賜誄于小兒之支道與祭十二郎文相伯仲失聲大叫氣久始甦先生至情惻惻感人乃爾即對支叩首言謝永勸五中矣叉承慰語諄切敢不書紳惟內人之懷終難宛轉弟憂方大耳所幸房婢遺腹確有可望或秋來子實方可釋其哀痛耶先生所賜拙稿尊序尚未付梓因次兒發願刻金剛經大悲呪刻完梨自爲先生料理矣四片之約路遙漸熟不識三月中能過此一聠否當遣騎賢仟來也端翁喬梓祭章拜領幸再播口道謝種種統候速狀具悉不盡

金壇曹䵢菴先生著

繡虎軒尺牘三集

傳萬堂梓行

繡虎軒尺牘三集卷一

凝菴　曹　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嵓
　　兼金　太顛　全校

起丙寅五月

與張堯然 諱石金 增廣生

別來又復三年。風塵鹿鹿。眞堪悵歎也。去秋望長兄過我。握手以盤。別懷且目擊此中況味。知作吏苦樂。而竟不來何也。年復一年。吾兄老矣。長途數千里。江河間之。弟不忍再煩跋涉。祈吾兄重自愛。寄來小傚。買洞山一筐。聽沸雪聲吟五椰先生得意句。然勝折腰人俯仰廡下聽人鼻息作生活也。骨肉弟兄。言出肺腸。幸宥不莊。

袁許齋緬無已之情數行寫出令觀者留連不置

與拂原兄 諱錦昌乙 未進士

去冬弟亡其子。今春兄喪其母。傷心一也。然生而事之。死而葬之。人子事親之恒事。弟以垂白之年而喪冢嗣之子。逆窮日慘痛不可言矣。不能執猶子之禮。奔喪分哭。聊致一奠。稍伸哀愁。秋間再候兄安。勿疑弟便爾忘情也。不盡。

敘行中有無限傷心處正不須煩言

與思克弟 諱于京 戊午舉人

前朝以歙縣學博爲勝於邑令。自金氏之亂。歷勝于歙人所共聞也。吾弟坐困已久。得此美缺。眞天相已。學博之官。非有勢御威懾于人。太[illegible]讀書課士爲本。胸期宜大。不可因貧而自鄙[illegible]界。宜高不可因界而媚人。昂藏磊落。勿以阿堵爲懷。勿視學官太小。愚兄初至太倉。人情風氣有不可言者。未幾變爲佳地。家致有合。名高一時。士懷民慶。立碑塑像。教職一途。遂爲從來所未有。今吾弟之才十倍於愚兄。勉之勉之。五年後愚兄必携杖一問水西山色。把但琴溪之魚其首如龍。是仙人之贈也。當先惠數付寄我耳。一噱。不腆薄賀。勿哂是荷。

學博原爲外官而道何嘗不尊但自視小則人亦小之矣名言定事可以振聾然起兄爲

廣文者所難能也姑思

與陳允升 諱勳浙江進士

閱邸報知榮授輝邑去莘僅三四日程耳深為
可喜特遣价致賀於京想不以非鄙之也敝邑
新侯董公門下同里又同選也想往還必佳特
具薄儀煩同此老公致之何如輝去莘邇門
下領選竟至敝邑之任諸凡頗便惟附之

又

門下躬膺錫命抃鶴而歸行見壘壘一新敷
政有叙側耳聽循良實績矣夫史稱教我以為
臣于民望我以為主丈夫猶古致用以親民為
始基勿謂談笑解牛簿書之吏不足為念也小
伻都門迴極宜盛意至感至感屆指抵任在郎
特遣過候所云如數馳上分臨不遠朝夕音問
可通殊為快事臨楮不盡欽忭

敬言不煩相勉
祈勿靳囊如是

復王芝麈先生 諱揆太倉進士

在賁莊時每承先生大教至莘來簿書俗吏未能

一覩道範渴勝耿耿聞茂翁言音為之雀躍但
苦新逋舊負種種不一則轉貸為難而四月完
半之限又迫那移無術所以向梅翁付之長歎也
倘秋期台旌北指梅翁過我切有私約第不知
貧兒飄鉢中彼時有餘飯否也區區之懷梅翁
能悉伏祈台照不宣

柎實處具見
真精器識

與張堯然

野田茂林中吃炒米趕趕子是吾兩人事耶奈
何衙排排欲落腿懸懸不止乎不知何年歸來
與吾表兄策杖倘尋舊游處一吊蔓草荒雲痛
哭斜陽中也年來作吏之苦常有三不如之歎
一不如人奴人奴一主作吏主多也二不如娼
女娼女騙客錢作吏騙錢于人猶不遂意唾罵
隨之三不如強盜強盜與窩主分贓得贓自用
倘事與窩主同死死亦瞑目作吏之贓悉為
窩主攫去犯事則窩主便是對頭功令嚴於寇
讎死不敢攀窩主也豈不可痛耶較之乞丐

來趣璉予將眞若天仙世界矣人生以得意爲快此方冷鋼直使人可畏可慨耳表兄或開口一笑否前者小寄留到否慈寄不腆再伸鄙懷勿叱是荷

莊子謝楚聘有寧爲生龜之語伋以爲過由今觀之莊子之語豈無見而云然耶思

復錢悔仙 當熟理學

別來又初秋矣而炎賊未解豈祥和之氣令人想望而不可得耶正念伊人忽拔于翰眞似淸風明月齊來我門來也開竟欲入都未免喜翻

萬帳奈何奈何麓翁之喜我帯生色奈翁前言非戲而後効難閑此中苦况非筆墨能悉先生野麓翁喬梓皆能設身處地又似不必借管攄作蓮花否我爲貝賀意朔論失言之愆想都門往來不乏信使我輩支情定在風塵之外也承問魯家日事前詳去覓不見复字批行到縣上呈作事如此欲爲氏請命得少與匪老書草賣上難錄先寄二束候續刻成集再寄到京求政虎骨并登數聚一書弟家先有之謹寄爲行厨之搜覓何如麓翁等兩及扇景皆絶倫之筆較石谷雅俗之分不啻天淵當珍十襲不敢褻也但舞扇不但字非眞迹介詩亦非台著不知其公爲誰秀逸天生今見者形穢而老到似不及先生耳李祥生船已過去約八月中可回避瀛之生屆指亦在八月正恐船到將來免匆匆亦無可奈何事也所論方來守前未得見不知婿沉何所竊翁先生介如此致失信之咎孛諒是荷不盡

備之所至筆卽題之無一辭不暢達都無一辭不蘊藉古致秀色豈壹蒂間

與吳匪莪 詩派枋 眼愉林

煎景初取京風漸爀想瀛洲臺館更有一番佳致也小兒不幸極承汁念又須以厚奠感何可言小价月外到京另容中潮茲懺西席錢悔仙先生其詩文素得發齊公衣鉢而理學則確有先生的派也其嘗言大儒爲人自有眞文章眞經濟眞肝膽惟悔仙有之惟其聲氣滿朝野而初抵京師門下其浴式之倘或過詞垢髮吐哺

不但梅仙之光已也餘不悉

遲真李史非漢魏以下所能仿佛

復王茂京（諱□祁 科給諫）

年臺騰驤皇路援迹泥塗自此作天際真人矣可羨孰甚重蒙錫我鸑溪仙佾作氣令人有其肉者無其骨有其貌者鮮其神自常於宋元之際求之敢不拜嘉十襲至於其他多儀不幾殺贅耶統謝勒五中矣作今之昔年臺共之而然尤難之難者來時多負到後多故耳今年秋冬錢糧之在民者僅存五千有奇而紛紜之事應答俱在七月之後此固年臺之所洞悉者也輕諾寡信弟罪何辭蒔其小貲自知不興尤望年臺諒宥勿兜爲光多矣尊約附璧尊大人年伯弁頌道此歉歉神京在望所幸信使往來此緣未絕也臨楮不盡惶愧

來時多負到後多故作今之苦誰長才亦莫可如何爲諒

與陳允升

門下壯歲科名花封召杜流治以來仁聲載道

不佞與有光矣久欲嵩馳一介恭伸賀忱因小兒變後形神蕭索至今如夢如醉又于五月內觧逆一案此番粉碎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尤苦十年厂地錢糧民欠僅及二千其欠之多者反不在民而在官將來水落石出將何詞解于撫臺無聊之際偶懷知己遥候起居想門下初試之硎不似我鉛刀無用耶兆隙導款優游之樂幸示我知臨楮無任馳切

欠之多者不在民而在官苦衆秘瞽自驗爲諒

與鄭太守（諱爵生 邵州選士）

老年臺應以律已勤以宜民由甲榜而懸青綬四知久嚴從副尹以躋黃堂八座立致允矣得位行道無慚學古入官矣某皓首無成日漸潦倒如冬雨之難徒張其翅如夏熱之大徒伸其舌而已茲緣意外之變將來所費不貲正欲還人恭求一臂以援墜淵之苦而范方來適過敝邑將之大郡特俛陳其不得已之情與老年臺捐一郡移暫濟眉急在某可引俛議之例不致

當事者顛倒其詞在年薦作德無獸來春便可取之外府不過移此罟彼無勞台慮也小務一莚附覽臨楮不勝切望

復曾元城 諱所年號洞龍湖廣貢文習

貴郡雖分明與花封接壤同舟之誼則一也凡猶涉可疑自當關切況如顛人慣伎我輩中所共悉者敢不一開之耶老寅臺以爲弟德則何敢當讀手教知與姓之無辜被誣供內已一一掃淨矣呈稿覲神不盡

與于中翰 諱漢翔金壇進士

向承手示感切心脾第下吏之苦有不可以告人者所以諸凡指授欲行復止也茲有意外之事遣价入京特着刖候興若不腆鴻毛諒不鄙此徐公處未敢以空函褻瀆聰聽不知可爲既致惓惓否不既

復張起莘 宿遷人

昔與足下交契將僕雖貧寠動亦自豪華堂有坐客廚有僕傭未至衣食不足也後足下城居去僕爲荒年所累困頓實甚每入城欲一見足下而不可得其後雖偶爾一見而彼此表曲難以共悉去年足下過莘僕甚喜聯床數日而究竟衷曲未能爲足下道也足下見爲令之樂抑知爲令之苦不若與足下相契將之樂乎與足下相契將但知貧賤之樂不知富貴之苦今身似富貴矣而變出境中愁生意外終日戚戚有求爲貧賤之樂而不可得者居官未及三年積逋已至數千去年大計之後繼以喪子目下爲

逆人一案費且不貲細算日沉一日無可出頭故於小兒柩歸之日分家口盡返江南意欲以子身任其禍福不致貽累妻子也足下試思此時此際是何心哉真痛哭流涕終不堪爲知己道耳足下之貧而樂亦已慣矣若僕者一日罷官十年不能歸里積逋多而脫身難有斷斷然者足下將何以援我乎可歎可歎令郎還來無以爲情聊具歸途之費不能如足下所云惶愧之甚望諒不悉

復胡生 睢寧人

賢甥遊泮在邇可喜可賀但此事極宜斟酌一何可草草忝在至戚想不怪我言之迂也若援俊秀之例所費不過二百餘金後來便有小小功名出身又省歲科考試跋涉今倘一領青衿後來奔波最苦勸賢甥速從前議萬萬不可草率也若自己苦工讀書聊聚人進士亦平常事耳倘從末世波流貪移進步得之之時便有失之之虞意欲籍此保身家恐身家反因此而蕭索

耶奈之何不可不深計之也來价目縶此間究味所論不能如命非吝也實窘耳郎非窘亦斷不肯曲成此事貽甥他日之悔餘不悉

有見之言贈以言不愈於贈以金耶慚愳

與董豹庭丈姆 諱爾弘慈谿進士

台臺一路福星千秋道範敝邑何幸而得沐浴於仁人教澤之中也治其甥繫東山舞切瞻企茲緣賤眷南歸特遣小兒叩謁台端以遂區區之念小兒今年纔十三耳八齡時曾入太倉州庠去年援入太學恐童心尚在早𨶒求老丈臺教誨之陳允升新政叫優頌聲奕奕去敝邑僅三百餘里老丈亭[illegible]欲剛其大畧耶扁楮懸切不旣

與持原兄

壯年流落白首未歸風景人情茫茫何似自去冬大兒之婺初子既無知識土婦素昧土風而恩翁借大之年恐歸來之日翻似他鄉丞務簡邇僻之處不得已遣婦子先歸祁我宗族

我鄉里習知人情且稔一日之計以至一年之計用度幾許量入爲出可以免終老之憂原非驕鶴思歸亦無官箴之懼也大兒已經滿監明年便可考職諸凡乞吾兄提携教誨之至懇至懇或當叩謁縣侯附於太學之後所宜交接之禮煩爲指揮何如其傷損風水一事念在親族不忍他言望吾兄其相勸勉以全族誼尤爲盛德事也懇切不盡

與張堯然表兄

憂間价人回極知老表兄爲弟之至戚勸五中
游謝不知何年握手一上順能山望長蕩湖共
嘯烟水乾坤也弟年偷华有信與索然已悲歸
予先歸三年中便可作枌榆樗社討也風水蔽
說弟從來不信不意去年之事痰於影響令人
那得不駭今雖無敢於已往尙思免禍於將來
外奎回諭云云自當勉强從之乞老表兄爲伸
前議以遷葬後付之可也卽或無金以米代之
無不如命千祈留神是禱

復鄒端木（許楷浙江人朝城縣令）

秋雲陰霾月復一日直與貧吏眉稍同不掃也
承寅臺福庇所事部議已安亦未至大傷骨力
誠不幸中之幸小僕二十五夜始回若奕蒙詢
及足紉相關之情謝謝太夫人傳尙未提筆人
微言輕恐不足重但文不能傳太夫人或可借
太夫人以傳文耳謹當盥手容一二日馳上星
覽謹登詩箋以誌美貽初何擬手裝潢再圖握
晤臨復不盡馳切

此句旣有詩意晰思

又

別來官舍蕭蕭秋雲靉靆衆目皆愁大有蕭屋
冠裳之意惟老寅臺知我苦耳蒙諭太夫人傳
文幾回擲筆復擲昨夜月明悲懷畧釋盥下一
揮特价呈稿求政欲發梓人登棗未妥處幸郎
繩削賜回何如不一

又

秋光漸老風景堪傷吾兩人或有同情也小兒
從憲漱宇來極稱老寅臺隆儀厚意至再至三
殊令人感欲死也擬欲親抵河濱以致百耶昨
從觀城回稍受寒感遂且腹痛竟不能制匈言
謝奈何奈何特托莫逆兄代伸謝一切明年四月
聚抵東郡諒不我棄倘猪潑愧不文已登殘集
謹呈覽政弟銜某不足重承蒙諭芳稍呈上輩
函耶志別懷幸勿鄙也瑚膠二十動竟向馮叔
老處自取可也餘不盡

復徐丘縣（許德武字蓉侯餘塩人）

秋光已老明月添愁遥望花封秀羙奥人天上莫道充過我愈知仙凡境界夐不可企也月之六日已遣撤眷歸里矣煢煢隻影一任風塵摧折已耳老寅臺憐我否抑咲之耶貴治聞亦稍稍有秋未必如尊翰所云而積穀之議原不必計其豐歉敝邑小有年弟無閉糶之令寅臺遣人買積但恐無儲蓄房舍耳弟自當勠力把晤不遠草復原鑒

復趙子靖明府 諱貢士 溧州

日月無聲須刻萬里轉瞬之際已及二十餘年矣所恃吾輩此心千秋一日耳讀尊翰喜極成悲回想昔年會合依稀如昨也老伯終天殊勝哀感諸昆無恙差慰鄙懷為吏之苦足下稔知倘為刺刺徒作啞耳賤眷小兒恭承注念謝謝明春平原之約抵目望之臨復不盡瞻切

復陳佐鈞明經 諱星後 岸溧人

家規一篇盡善盡美妄改數句其大意原不敢悖也幸郎材粹以公海內何如詩四首弟竟未

之見乃錢梅老所改今將原稿稍加去取改一二字尤似妥當呈年翁再自推敲之弟命画工画本縣全圖庄村雖小必載更訂定里數以便親查因圖未成尚未躬詣各庄以查牌甲查牌甲即查海寨矣夜行久已嚴禁但春行者不力耳承教已刻板勸示矣行賞之說使牌甲清海寨成夜行絶倘有人來盡再作理會何如撤眷已盡南歸秋氣愈爽署中蕭瑟之甚先生或可過我作我十年書讀否不盡

復黃殿六 諱元昌吳江進士 平山衛正使

每至東鄰輒承年臺雅愛抱歉無時能已前匆匆回莘未免以年臺之事懸心幸聞無恙差慰鄙懷矣不意魍魎萬狀馮後砲更覺無賴之甚年臺清寒之署何以當此真令人扼腕也張爾老在署無事如可相佐東西南北一任馳驅想在親誼諒亦不任受勞耳臨復不盡

復呂東平 諱大倫 陝西人

向謁臺端過承雅愛設帨投縶予今斯感今喜

交盤事竣，老寅臺乘傳而去，復携趙日煦夜東
方，可喜可賀。但吾輩同舟一人先登，未免悒悒
于懷也。所諭各州一一鈴印，分出給加，數付貴
經承，干矣。嗣容爲役叩賀，臨復神馳不盡。

復陳允升

小家老嫗無吃着，便向兒女咕咕不休，常嘆之
豈有父母窮兒女得富者。不佞處目下之勢，幾
無吃着處矣。而門下流任未久，百孔千瘡，或亦
有不盡補苴者，不佞自能心知之，何煩諄囑耶。

馬齒加長，徒增厭惡。厚貺反有不得不領之情，
門下想能自諒之也。做爷因痛厂兒不忍其遊
魂無着，故同妮南歸，在九月初六日，今亦抵家
矣。承問，并附答不盡。

迟處悉紀 真紀帖思

與壽張黄明府 諱肇新 號充 明逆東人

向年握手公瑾之醪，至今猶香，日高也。別來久
矣。頻聞仁聲灌耳，或有稱而仰中甘心焉，迫不
敢自欺者，惟寅翁一人。寅臺則誠然矣，翁

何敢竊附大賢之末乎。雖然，廉吏可爲而不可
爲也。其支骨俛首任人推折者，非不同而可歎。
或亦有同焉者矣。茲獲一盜牛者，供係貴治許
姓所給之牛，而非盜也。第使人問之許姓，許姓
稱其前無，則此牛之盜來可知矣。但本人堅供
卯前犒頗寅臺與許某，據關文，當堂取供見獲，
又便發落，何如。事干竊盜，瑣瀆之罪，幸原是荷。

復丘縣徐明府

密邇花封，夙叨樾蔭，感荷已匪朝夕。馬齒加長，
方切遲暮之歎，老寅臺頒以隆儀，益滋汗謹，
登一一，即容申謝不盡。

復張山人 諱紀耶 [illegible]人

第以祿祿謬叨民社，倏忽三年，無一善狀，方愧
馬齒加長，君民兩負，茲承厚貺，實切慚愧，謹
領，清風聊適我心，嗣容申謝不一。

復胡坡昌明府 諱振宇 叔下 不娍進士

長安舊識，今日同官，第方慶高山可仰，景行不
遙，前台車過邑，竟不令御何懷，前一樽漏從何

相業之深也馬齒加長歲月如馳慚愧不遑何
敢當祝厚儀厚貺益增汗浛幷使謹璧尙容申
謝不盡

復陳佐鈞

別後因漕事拮据於外而娜子吟呻於內兼以
接應上司深海羽子不但無情筆墨竟不知心
在何所大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住篇搶閣未
閱罘罳罘罳遽見手翰始展讀之至人感格異
乎尋常嘗昔之夢明有以告先生矣弟更為先
生立百功何如不日卽識童子於中無一知文
之人不得不使老婦舞栢但恐三日不彈之手
荆棘滿指不但雲迷五色也奈何

復郁浦公 諱業潤 華亭縣人

小兒不幸極承年翁骨肉之愛想幽夢難寒感
情正熱也前聞太夫人之變郎欲哭臨以報厚
意而苦於做例者之諫恐他日紛紛多事也不
得已而止然此心殊覺歉且愧矣連因地方瑣
瑣作製置案上已忘之矣兒手諭不勝惶愓謹

先塋上尙容另作小詩或為太夫人作墓文以
誌不朽何如不旣

與丘縣徐明府

秋氣方涼官情如水延望長天不勝雁南之慕
老寅臺指日內召自不若弟懷之蕭瑟也太翁
大人華日弟已遣价代叩爲祺想不日回準寅
臺亦望平安一報也日來諸凡瑣瑣寅臺或可
稍藏萬一弟則奈何臬事已有成局擢擬何以
報命專此相商幷一埀教何如不盡

起得蕭爽 沁人仲康

復曉極弟

去冬意吾弟必至此間一晤何竟杳然也家中
幼妻弱子諸凡拮据李詳負心無理前曾有字
到家想已見之耶彼或自傷前非吾弟可作一
字付彼仍宝此間恩當原前宝之情仍不違吾
初心也如其不然豈特置之度外已耶恩兒一
生飄落從不負人豈獨負彼彼若執意無知則
彼自負非恩兒負之矣于氏諸年彙執煩致意

愚兄今年倘得勉力償債則春便理歸裝矣所寄次兒詩試閱之何如

復于章雲中翰

風塵下吏夙承青睞每小价入京歸來極道厚德殷勤之私非筆能旣荔蘋手翰不勝驚愧不得不向年臺畀陳之山東州縣官上半年猶可支持者以其所用少而又便於道訓也至下半年則用處甚多而水落石出從前借那不能再貸弟去冬曾効匹夫之諒兒女娛娛西樓戲文

所謂孽障未完也作吏之苦年來或如之耶今年又遭意外之費此時正在拮据無償而濟糶之費又千變萬態或魔君今番將饒我乎言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矣總之弟所苦者求時之速負債於他人而過年之支遊尤復不少不止諸凡應規之爲累也所求于令兄遇署弟竭力爲之周旋兄年屆京郎清署弟忝兩世契交倘能如前敘問條力耶令郎之喜無以爲情謹具金錢之數聊賀玉筍之班想年臺自能原察也尊

寄附璧不莊

與徐益侯刺府

人春以來心事忧惚諸凡蹉跎想知已如寅臺定能憐我不但原諒也昨從郡城回始得遣人進郡大壽辛勿以後至爲罪小价郡門回知令姪大年兄念六日出京判丘將當另差一价奉候也溪毛澗芷不腆自愧伏祈不擲門牆之外臨楮欣瞻無旣

與王國柱懸尹 常古武 舍進士 太

國子先生屢垂恤患不幾令鄉可業嘆我輩無人耶蒙示小兒出監想已咨部矣茲特遣价如約并以旅資術申其恍諸凡乞年臺留意別有所商小价口陳幸垂聽是懇

與吳編修匪莪

向承嫂及亡兒切感切感伸秋意外之事未敢以聞者恐煩旋側也不意門下代書已多矣謝謝茲當嚴辭有免如嫺而小兒出監一事不得不遣人一爲料理凡可留意想不煩頂視也烏

薪之徵不非是荷

與唐明經貫君 諱孫華 又食人

甕承手翰藉知烏詛風塵下吏乃蒙　鼎鑴垂注非年臺無由得此感佩之私何能已已前承念功賜以尺一光榮無似久欲遣价致此惓惓奈九月閒家口悉令南歸諸僕在署無人日復一日遂爾遷延茲特申對人一芹想年臺能爲我道其愧赧也代薪弁祈勿叱是荷

與錢高士梅仙

別後了態萬狀幻影多端仲秋意外之變費至不貲而吏斯思既南回衛又被以病去次兒同其母于九月初六日出署十一日始抵金沙送者至今未回又聞前妻之弟李祥川弟所贈淡菊在金壇燒燬多言小兒母子爲之寢食俱廢署中留一婢侍弟又病經月餘湯水不進者二十日幸先生試思弟此際作何肭次乎前年去年管潛經承里書人人貴男棄女被斥頗寃今年發點無人肯爲承充弟不得不自收自兌竟

不知紛紛規例應接不暇之至此係也將來居積未定幾許自次兒南歸三兒留署中弟上堂爲吏退堂爲師批詳審斷撫內相公之權柴米油鹽當家主婆之任近又科考童生華雖小邑童子至七百有零皆弟一人自衙甚之而往來之客上司之人一月數報幾至席不暇煖然試卷三日閱畢四日復試五日出案亦未敢草暮兩堂事也先生憐我乎否久欲遣伻訊候因南人未回而滯事又復控摠今始專价恭叩台安弁賀茂翁入垣之喜但非薄不堪乞先生爲我道此歉衷是懇是禱次兒臨滿已久出監者部雖王憲老自有主持臨時乞再致念先生之弟郎先生之子也爲爵四筮不恭幸恕

封真知已誠宋常語耳是步 文章所謂文生乎情也前思

與吳編修匪莪

春風披拂淑景光開想瀛洲亭榭風光光龍也冬底荷承教言備精以當一路戍門卜所附于去年五六月前事也自六月後將二千石已極

其謬譽蓋久。而議僕於風塵之外矣。乖類闒切。自當益加淮溉。與衆同游矣。至於東兖公慨諾。義動之說。今竟有大不然者。僕誠不知何以故也。倘可更一致意否。自月初蒙諭。心境煩悶。無室無家。止以十二三歲幼子盤桓膝下。而動以意外之驚。累其哭泣。父子楚囚。真堪痛悼。故元旦詩有縱饒黃葉青霜苦。不若朱提白粲鮮之句也。種種不便悉書。小伻口陳。幸垂聽是囑。

復錢御史茂湄 諱三錫字裳安太倉人

十載婁江。荷承台教。某本菲質。茲吏雲泥。蒙台臺不忘前好。先錫瑤言。加以悲眠。抃讀之餘。不覺聲失。感極而悲。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作吏之苦。天下皆同。而東省尤有甚。則莫難於善事上官而已。自今意外一事。尤爲究恨。未可向台臺瑣屑也。承諭時務。某以庸愚。何敢忘陳。弟台臺初入西臺。先以得 君爲第一務。得 君則可以行吾志而濟世澤民。知無不言矣。然得 君亦必以陳說爲資。則今日之陳說。有未可頓用切直者。莫若先以崇節儉。以杜賄賂之原。輕摇淡寫言之。爲他日切直之本。至于嚴察大吏。以端表率。開通水利。以致豐亨。此皆經綸學術所關。然水利易言而難行。察吏難言而易行。故事 君之道。不憚切不足以有爲。[illegible][illegible]踈遠之。臣初近 天顏。則亦不無次第者。拗老學問人品十倍於某。以此相商。自不待俗父之諭也。小賀耶芹芹芽。不鄙是荷。

言言尊狀撰爲臺諫矜式

與宋庶常念功 諱大業長洲人

去冬再讀大諭。榮慶無似。擬於月正即裁復唐實老。蕭湖厚意。不意瑣事紛料。出於意外。遷延至今。非得已也。下吏之苦。罄竹難盡。實老云云。仍望曲爲周全。懇懇不盡。

與唐明經實君

荷承年翁留心下吏。代爲磅礴。竹月之情。何以踰此。新正即欲如諭。伻來因漕糧未交。此心擾擾。加以意外之䅥。令人言之髮起。庶吏真可爲

而不可爲也奈何茲特遣价入京乞年翁先爲之容俾墻外桃李憑仗春風移之墻內遍施雨露無或滲漏則自此以後含苞而秀發穎而實皆年翁之所賜也念功一函价望叱玆是禱

與錢高士梅仙

景運方昇春光漸麗長安道上嬌馬嘶老年翁定有佳句寄我也弟自去年九月興味蕭然如古廟貧僧雖無室家之累未免海棠之歎而奇變百出精枯血肉竊與人春狗共愁眉便堪尋呼咿舊業不意愈出愈奇消爛一節賠償至一二百金而東充公忽興問罪之檄真令人捧拳透爪也其事尚未結局想公道自在人心皇天定有降鑒耳向援手示知年翁骨月之愛將欲拔我於刀山劍樹之上感甚感甚目今鄰公漸加謬譽不知何故匪我所觸竟可不煩台慮矣假老不忘舊好錫我華袞捧讀之下字字真誠和藹之氣溢於行墨弟深感之另復一函乞爲致意殷殷不盡小僕口陳

一起飄然秀逸無似帖思

復王給諫茂京

春色漸深風光欲媚恭承台臺垂矜下吏不勝柴感所諭之事吾邑彈丸人情朴鄙爲之者少而力亦甚鄉臨期自當竭力於隣封斷不負台囑也厚貺拜登其一以志光寵勒謝不盡

與錢給諫再亭 蔣苗錫太倉人

當年握手今日雲淵台臺真上界神仙非凡夫濁骨所敢再叙三生玄術石上緣者矣第一貴一賤变情乃見台臺出人承明維風挽俗諒非近日人情可一例論者下吏之若山左尤甚不知台臺拔宅飛昇之後尚念泥塗雞犬否恭獻一芹聊申賀私勿擲是荷

内與錢梅仙

前朱奎入京草草奉覆矣而時事更遷朝夕變幻惟望君家大人按臨之後一洗從前之習則上下澄徹政堪咬雪發冰作鳴蟬抱霄之志也古今日者窮主飽飫已久間捕者之將至而益

肆其威令嚴禁盜之偷竊以悶自掩其耳目復籍没盜之室家以儆自犯之經營甚乎否也承蔭老之命撥犒奉闕事手致之外有三事因東風恫人尚未成犒遲當以三封馳候台酌也不盡

與于中翰章雲

春日正佳柳姘花媚知綵綸閑下別有風光非凡人所能夢見也羨羨向者家伊同苹携有年翁家報因此附事兄未及問家今月初九日始南行矣特此報聞餘不盡

與持原家兄

不見又復三年流光如電老年兄弟得抒靜思駭歎耶兄弟夫涯落托舉動掣肘耳朝伊夕近者更加謹飭諸凡較前大異趙兄歸可詢其畧也兒子幼小乞大兄照拂加教訓之為懇薄寄聊助葛衣度暑勿卻勿卻是荷

與陳允升

去冬尊紀過草承垂念謝不盡僕遭逢坎坷自

去年諸凡恫人舉家南還如吞數斛砂石在胸臆間磨勵此心旦晝弗寧業已不勝痛哭矣今春東風播毒霜雪無端非常災異真堪奇咤尚未知結局何似乃忽奉　兵刑二部之檄謂有逆人蕭大假捏印篆乃苹人周邢貴所為行拏審究尤天翻地覆事也奈何奈何總之今日事無大小皆非可空拳而胃白刃者門下聞之想又為我悄邑耶小僕有事口陳幸垂聽不盡

形容心境不快發
語無人能道伸康

復朝城呂明府

久晴不雨可士者不勝悱惻想貴臺自有同心者然槐庭綠綺鳴琴浮白一日十二牛之解寅臺之樂自甚于古也羨羨揣刻鄙陋無文荷承鼎序雖字字珠玉然言過其實益增顏甲惟有焚香拜登以載不朽耳謝謝恭審生誕及一應節禮敝邑舊例所無況值新撫初臨之日有者尚不敢輕行無者實不敢妄為也明問謹復不既

復威縣史明府 諱任鑛字樸庵溧陽人

年寅親奉脫離塵垢指日雲霄真使人羨且妒也弟終日抱此蝶尤不知何年撇去臭囊一春心境如麻小青詩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可以見今日愁懷已張培兒過塘一見欽為雅人乃俗亦雅留正恐俗氣撲人耶薄贈不恭葉為轉致藺青史一冊知年親臺平日不忝河陽仙令置之案頭自覺生韻臨復弁謝台教不盡

復陳佐鈞

久不晤覺胸中所欲吐者竟無一告語之人不但鄙吝復生已也新撫按部之後可目一新又屢已以求言先生抱道而隱目擊世故久矣何利當興何等當除或可約畧指示之否弟停徵後擬欲一謁于省倘撫軍有所問弟即以先生之所示者陳之其有關於地方不小惟先生圖之大序昌明惻大字字珠玉即當付梓以彰不朽暫弁首謹謝

與錢枌仙

開歲以來種種拂亂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深荷高誼處處着神言感言勸反似套語不知何緣得向長安道上握手一揮涕耳延陵君聞弟近事甚悉想先生亦自知之不再贅述侯隴西公事竣當遣行人謝我知已諸君乞先生先一道及不既

復李錫蕃 諱敦野睢寧人

閱來翰悉知措持之苦為之咨歎而周與玉自

吳中來又承推愛弁兼出天來兩兄竭力周旋此公感入心脾不止齒頰揚休已也大丈夫家無擔石而一諾千金此玉所為誠不讓古人矣欽羨欽羨去秋撤眷附糧艘而歸行止頗不自由有勞懸念謝謝不使自前年十月彼族人傷先祖之墓致大兒暴卒嗣後夫妻父子一旦分飛而種種意外之變經營措据幾至以死為快日對十一歲乳兒感前抑泪啼哭傷心今年一春瑣瑣拂亂變加狼狽虎嘯鬼怪為群無問之

加非意之至不佞心匪鐵石鮮有不成舂粉者
書及此不禁泪盈睫也日下家門之患已息陰
霾之氣漸消而不貲之用難忍之懐亦有不堪
向人道者山左有司出入推說莫耗今已去其
半將來拮据又不知何以爲計也夠知必死而
欲於死中求活賢將其何以教我聞有小星之
喜可賀可賀寄去些微稍伸非念山中諸仲季
各兜名

付次兒萬金

自祖堂傷脉致汝兄暴卒骨肉分離父北子南
兄南弟北傷心莫甚於此而此間種種拂亂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汝父心淒泪灑幾不欲生周
三回去後風波稍平而詢知汝母治家有方汝
文字頗進此心稍慰生機復發矣然外而董父
母轉禍爲福神明之力思及存殁內而秀上先
生玉汝于成變化有象功亦非常汝母亦常感
之不忘也前與汝書凡事須仁厚一路乃吾儒
修身立命之本汝見放人之所爲而感歎於此

語殊不知彼之所爲到底未能害我彼徒自喪
心耳我之仁厚畢竟皇天有眼悖殃成祥夫學
者讀書志爲聖賢不可不自省然必因彼勿此
哉但得汝弟兄二人朝夕勸勉毋怠毋荒三年
之後汝父母見汝等輩齊之致則一切怨尤都
作烟霧消散耳何足道歟五月內倘有汝考職
報到切不可使人知聞受人一帖譬如蘭玉
樹正須培本含芳弗使稍洩其氣也考職之事
亦備而不用耳豈有麒麟兒反以得駕鹽車爲

榮耶若誥命至則不妨竭力舖張以揚祖宗
之光也治家有汝母爲政讀書得好師提命皆
汝父所不必囑者統不及

仁厚爲脩身立命之本一語已盡義方觕思

復同春友叟二姪

兩姪閉戶讀書果爲將學所契藹藹甚慰丁
酉科恩以頒批得售今吾姪復得領批勉之勉
之非姪非意之辱聞之切齒開臆抗言已有成
說則亦悉其所不可忍以發吾精神於有用而

已悚允升處俟有便羽當爲附意愚所致當事
書吏不煩囑也不盡

與梅生弟

賢弟務本力穡存心樸實黽勉以正愚兄甚爲
之喜苦以俗吏連年拮据未能一通問問深以
爲愧今見垂念益切慚悚厚意謂從海寄勿吒
是荷

復王年翁 諱嘉瑋

向承令叔祖厚誼至今猶頌問馨然尊園之事
豈俗吏所敢夢見耶昔德抱愧何時能已所恐
令叔援例河工並無此說年翁或未深究耶報
也弟深倒弾先中諸北拮据現今所貸纍纍不
知何年脫此羈勒與年翁輩尋醉綠陰深處再
聆君家紅兒一闋也思之不勝神往令祖不敢
瑣瀆縷煩吒致不盡

復于吉人 諱佶金 璽名儒

年親臺德邵齒尊文章千古闔邑所推泰山北
斗不獨區區承泳之望也屢承存問竭勝感荷
弟自愧不德禍患相仍前年家子暴卒去年姪
人作祟今年瑣事種種尤不忍道想已如年親
臺或亦聞而憐之至倣族之中有挺而爲難者
有陽順陰逆者有借爲魚肉者年親臺或又聞
而嘆之矣大丈夫肝膽相向寧獨無人亦付之
一慨而已山左作吏大略以耗羨爲活計今去
其半萬無生理但弟從來講衡士民相安今更
加氷蘗或得以淸白吏終其讀書稽古之志也
厚貽謹登並璧原無翦菁亦僕僕纍纍遲延爲
難事耶代一芹聊勿鄙吒是禱是荷

復虞南岭 諱宇金 號道士

壯年落魄詰首未歸言念故鄉不禁腸裂數蒙
先生惠教感切肺肝但此間風土樸陋惟見烟
霾漠漠千里一色郎古人所稱白雲明月亦所
希覯不知何可贈知己也愧我愧我年來紹目
高懸而重雲之下不無魑魅爲吏者千孔萬瘡
補苴無術弟纍纍逋負未能洗脫所以痴惰木
斷異于此中以酒作酒正恐他年愈入愈深則

龍山春色長蕩秋光終付蕉葭一夢而已奈何少妻幼子遠隔江河壯志俠腸銷磨殆盡先生謂我其甚自問耶荷承雅貺拜登多慚士物將恍勿鄙是荷

所賜之言而出之以瀟灑之筆能不令人慷慨悲歌痛泣

復蔡孝燕于宮　諱鏞全羅人

僕僕塵土三年餘矣夙夜憂皇夢魂如醉回憶竊孝燕之樂不可多得矣及閱尊翰又何其聲之非商即越也人從南中來者無不稱賢坳立

身之正應世之平卓然於雜群之中者安得不愛而敬之但積痾有年漸漏為不參朮芪之劑贈自煎真阿膠二觔爽貴忘其相宜或可多服以承速効何如公中丈上自當歸衙門候郎或道途未便懸斷不致怨然第伏吏經營恐徒供他人強吹耳不說

復錢世兄幼鯤 湖來修 錢塘人

老世臺車塵馬足閱歷多矣作吏之苦或不必爺贅及也但自別後家門不幸家子淪亡而意外之變千態萬狀去秋儀驅妻子隻身萃野以待此逐此心此境真有不堪告人者則苦在作吏之外也近來新撫新臬新道諸凡計日爲之一新弟從來謹傷今更加力爲惟欲以無罪之身歸拜祖父墳塋爲快事耳然迺貧甚多未能旦夕棄去其奈之何承諭陳亮真有用之才愧

弟身沉苦海無尺寸土可展撥足淹留數月醜處破處已被真切覷破矣特選之向以報命之辱華世臺原諒是荷

復觀城張明府 齊寧丁及 蓬陽壬午

皇天有日星必有風雷日星有定風雷無定者也吾輩何足介介弟畏天以盡其術大以遨其福此聖賢大道理耶郎日卜之早亦不過此運至於福不可邀悅不可恃赤地千里不止一州一邑耶 聖天子下憂勤之詔撥粟賑有

不能旦夕見効者豈獨吾輩耶敝邑二十二日頗得小雨想亦貴治所不無者小价歸去至今未回署中止有素豹一二騎是真金將上品也但世人反以花豹爲美尊命使小价週方人貴上加不棄素鳶新再示知何如不盡

示次兒南金

閱來書知家中大事就緒一喜也聞汝身体康健二喜也知汝漸去童心衆動珍重三喜也奇來近作雖未大進然循循而去自有水到渠

成之日先生之功誠不可泯汝須了當竭心竭力不可稍懈所謂成我與生我同恩也周二歸後此間變出非常幾致大敗又加以蝗蝻之半切可悶可恨予日夜焦慮幾在十晝夜面瘦形枯非復他年丰采幸精神健旺如常每日早出編戶茅簷蔀屋家家身歷自叟黃童一一周知敢四十年久遊之處丁壯聲顏部丁餘家貫竊之盜主盡斥離鄉此奉撫院之行合省州縣皆照舊冊賑覆而予獨本着懲講者也晚後歸

比錢攤僕僕道路櫟金流石而予不覺其勞則精神足以勝之也總賴皇天眷佑大事小事俱漸歸無事趙元歸想能一一桌述族風之惡無有過於吾家汝須勉勵勤修以圖自立此間有岳道乎者臨清人各上臺雅重之推轂爲求爲汝推命言與午大利雖未必確然也過三日便可刮目況三年乎勉之勉之

與秀上

讀來翰知尊翁康健大喜大喜家中諸凡節蓁諒不見罪兒子學業漸進皆先生嚴而有法勤而不怠卒使童心盡收環動漸莊變化之功不知何以爲報外領步微弁青帕一領稍伸區區之念乞先生哂納是荷聞兒子脾衰肉生斷飲食爰安所致然年已十四恐其漸知人事先生於文字之外乞加意防閑於不必然之事先爲吃緊至懇至懇服非若到此來自當力爲周旋吾家親朋如此後倘益使人念其中宗支也不盡（攻非書中族詳字）

所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仲康

與元長弟

前過萃署極爲簡褻每念童年時與王雍侯舅甥儒叔抵掌吾家野田大樹下揮淚嘆傲忘叔姪甥舅之分思之有如昨日今吾弟年踰四旬尚未有子吾不忍卑儒家子遂成寥落也會面訂速見小舉懇兒雖貧欲借此以報先人於地下斷無食言已諭趙元並謂撥一城便付八金爲幣倘欲先付恐致無成反負愚心也頗丈弁煩致意厚情圖報有日不盡

與李天相

家中大小事承賓心盡力足見至親之誼感弗朝夕能已開閉三作事無狀深可痛恐此奴服孔窄小不知大体只爲親友所惡然相如如妹丈或不以小人所爲論落親誼也爲我弁致堯然表兒兒子幼小倘可照拂處切毋刎心圖報終自有日如嘅耘者吾愛其才不敢取其心也臨楮不勝感慨

復捋原大兄

晼耘到莘弟始知八房遷葬一事大費吾兄及晼耘精力弟已設爲尊席手捧金爵跪盃庭下匍匐叩謝於晼耘矣吾兄之憫不知何以爲報惟達猶先人近援縣主耶一觧嘲以爲簽圖可乎縣主與弟從無一面不過推陳充升淵源之誼隆恩厚德身歷篠簜之中弟尙未以毫末爲報則長兄之報或可緩者一弟閤諸祖父之語昔會齋公易簀時托孤於先伯祖養泉公及旣

兼世鳴皐公尙未成童內而無拊之諸夫人外而有挾之千金小姐皆欲乘此一塊肉於搖籃而後快而族中之無義者亦皆側目覬覦之先養泉公日夜不遑康登堂召紀綱之僕造田地一册房屋一册奴僕一册手抄三册號呼於代巡馬背受大杖一十五乞代巡用爲騎縫印册以手奉遺孤而內外之局始定先養泉公歷弟四世未之有報則弟之報兄或可緩者三弟此書一上吾兄必有慘然於懷反復此以責弟之

失言者然弟未敢述之於他人以吾兄爲可以言而言之萬勿怪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一咲況今日之事若吾子不死八房無傷於吾祖之墓而弟勒其遷則閤族當公言以責弟之罪不合私於弟而起他人入土之骨也若八房果傷吾祖吾子眞因此而死我又以金泉報之致祭致敬無不盡力則閤族當公言此塚之應還而不合以此居功且厚望望不足則大恨也然而世情翻覆忘人之情負人之德者

何可多道哉弟非其人也有妻如寄有子如孤弟無敎本之心何處天涯不堪駐足而亟承使其歸里乎此心天地祖宗諒其黎之所謂可爲吾輩諸不堪向無情人道也諸凡仍望鼎力護持弟明年告歸之志已決倘或不能如願則宦游沉淪止水行且奈何奈何爲我致語族人雖不能一吸西江尙可望杯水猶潤潤慨何汲汲書此臨復不勝慨惋

以言正論復情文藹然閱者當何辭以對仲張

與錢葭淵侍御

讀粵西應行事宜一疏爲民請命懇切詳董子天人貫生治安而下不多見之文也能不令人焚香拜倒夙承台恩多方垂照感勒五中無將可已所委尋不辱命特遣賫納其以菲陋之材不足爲上人愛惜然規繩自守民習日起夙夜自惕不知何所聞見而竟蒙面諭並托嘱懞雖温諭有加然感感於懷者不在得失而在聲名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某誠恐修名之不立豈在知巳前作嬌妄語耶不盡

與錢梅仙

王价來京曾手致先生想已悉區區近事矣特遣小价口述之以慰先生之懷有閩邑士民刻單建祠之說聞其丈贊由於明經陳君特寄先生觀之弟見其丈郎登倫堂以現任官不合建祠之例而三冊辭乃承士民贈以冠服前者佩服以見上人意以爲榮而不料其反蒙訴評也丈宗忽而傳見復復温諭豈斯例寬雖濶達大度之高帝有所不用韓彭之術耶一暸大丈夫功名何足道一將物望千古磬輸所關不細不則岩中明月嶺上清風乾坤浩浩何處不堪自適而必戀戀於溷濁之廁中哉言及此真堪痛哭亦真堪瀟灑耳不盡

急心巧舌如蛱蝶千翻流鶯百囀蜻思

與王茂京給諫

承委幸不辱命尊紀回曾以一函恭復矣其近況寥落所不必言第日望高空無聞青鳥醽雞甕中滋味不但攢於眉而且蓄於心矣悠悠歲月何克堪此台臺誠憐之耶云云有一線天否試夷九曲月在人胸臆間近漁郎已將送棹桃花洞口不少操舟以待者但恃持篙之力則急湍争先正在斯時矣夢境逃離使人長夜不寐其奈之何某息心已久過此便當大開雙眼不復夢夢矣此中無緣乙郎示知爲懇

與吳理卷

王給諫使回曾以一封蓮寄不知達覽否東村

消息忽傳於司文之星兩處惆悵雖漸見天日而丈夫稍有平生志爲聖賢以揚休千古今若此人事歟天道歟不可問也倘泰否而荷鏟鏞或自有方耶疾風勁草誠難誠難尊紀之語自當早爲之僕不忘息壤也不旣

復魚臺沈明府 諱鈺吉號[illegible] 會稽浙江貢監

自甲關承教又復三年雲樹之望無時去懷手詔張子布兄大雅不群較其尊人渾厚同而英氣稍進矣將來功名定能擅槐跨灶年寅臺賞監不爽但弟見其子不禁西州門外之傷耳新撫按部之後耳目改觀森森之令奉行不遑老寅臺貴治稍遠或能鳴琴如昔耶弟治淮雨不息平地行舟諸凡苦澁官民皆同于佈之求深愧無以爲情想寅臺如同官滋味能爲弟諒其無奈何也厚儀謹璧拙刻三種附呈政

復陸天孫 宿遷人

婁江一聚忽忽至今追念昔年另草夕陽旗亭潦倒恍如隔世周郎老過草如故人無恙深愧

鄙懷但僕一行作吏辛苦尚端去年遣妻子回里隻身居此如古寺野僧蕭騷落托足下想亦爲我一悽惋耶遊翁遠跡赤亂令人痛切之甚楊立韓所云復何從道僕來年倘得告歸當從馬陵山下一訪故人作不原十日飲耳秋水令弟頗爲此致僕方束裝趨省撫事秋闈匆匆不及另啓統容申悉不旣

寄孔爾中 太倉人

婁江風雨聚對有年別後相思無時不切毋恨泥九一邑潦倒之況非筆能悉想相知如年翁定能諒我素懷也鄭君過我述當僕束裝之日猶幸早至一宵耶叙濶悰耳一芹致敬貢千里賜毛倘盡付酒家僕今夜夢中可想見年翁當年醉死已一嘆一嘆同事諸兄統煩叱致僕來年倘得告歸把臂不遠未卜能如願否沉沉尊游如何如何不旣

爾老嗜酒如其惆悵將已陶然神藝矣仲康

復胡孝廉 諱從中字天仍 洵陽人

讀手諭文法之妙何其純似金聖歎也知先生不屑學古人寧屑學今人亦古今才人不相學而自相及者耶一嘆小將軍竟憶付以此役命其完局矣今乃以條老一段情文爲弟言之弟無再代小將完局之理亦寧能呼條老於地下而屬以完局耶此段因緣小將未嘗以未完局語弟未嘗以條老之所以未完局語弟弟如夢中之鹿得之失之若在瞶瞶中樵人固不欺我奈我夢未醒耳文當一嘆也久淵之懷千秋

一日敝邑叢爾未敢以辱大篇耶具薄程爲先生壽前局之完否似當問之局內之人何鄙條不悉

復侯明府 冠縣令 諱度

僕僕秋闈極蒙撫慰猶待想在貴翁已詳道之矣漕糧一項雖經衆同寅於待做時切切言之而撫憲終無催諭或亦不便諭也鄙公近省回今日傳各屬想爲此一事耳定於鄙公處可得眞消息矣開徵之法使有定論再咨中報不一

復觀城張明府

客來不升客去不送主人慢客甚矣貢筆不以爲怪何反勞謝也惶恐惶恐來物已付庫中矣不既

復李錫蕃

接手翰大爲失色蓋昔年余在貴鄉時年年以錢糧爲累幾不欲復生此由下路余所素知者也奈此時余方棘手無措若細悉言之恐非賢胥所信徒惹厭惱耳然來人甚伶俐眼見耳聞

不俟諄速已勉措些微遣其歸來歲春仲仍遣過此作耶移討可也此時泥羅漢下水自身方不知化爲何物阿彌陀佛誦之徒斷腸耳荷蒙老兄來有來歲之約來書甚爲前情倘願連中過我仍可兆足若有別途萬勿以腸中爲念幸曲致之不既

復周與玉 太倉人

悲東數載極承相長之益昨過陽平故人之誼不覺油然於懷也出關後忽聞年翁已回此大

可喜之事但以未得握手一別爲憾昨見手諮益切惶恐不佞目下之苦非可言盡張爾公尚在省中未回亦未面言爽幽年翁之才何所不可今已得無罣礙自有絕妙世界待年翁金璧輝煌也簡褻之罪他日荆請不盡

宛詩深情謝之神怡佇康

復新平張明府 諱其翰字楚白新平令無錫人

年親翁台臺冰蘗之懷由以和風蕩日蘭蕙之質望之有栢喬松不負讀書十載何待報最三

年擢瑯雲中扶搖得漢矣別後翁量移山左泥丸一邑俗鄙民刁皆有三不如之歎謂不如人奴不如娼女不如吏胥也每欲擲此臭蠖丸奈欲歸未得耳想老親翁天南萬里無此苦況也客歲翁已發回家口只今空齋寂寞惟留第三子縣下周旋反不若老親翁骨肉一堂天涯團聚之爲快茲拜手教如獲珍寶雲山萬疊恍惚卽依左右但指高轉來年可期握晤諒亦不遠矣大令坦見過簡褻無狀聊備薄程愧不成敬

老親翁自能原鑒或不必贅贅也三小兒今庚十二頗能讀父書矣托荷丈人峯垂雲澁露他年或不貽石門豚父之嘆耶附泐不旣

復呂蘭臺同門 諱鍠無錫人

別來無恙深慰遐思翁鹿鹿塵土日復一日漆劍之況不堪細道想昔年苜蓿滋味杳不可得矣徒欲擲此雞肋與夜人相羊炯水一觴狹光耳門翁所云榮擢諫垣大展經綸誠非夢想所及也可歎可歎前秋紀綱過我深爲簡畧門翁

棄而不棄過門不入或係此耶一嘆茲承厚貺敢不拜嘉謝謝頃波兒目擊艱苦未能如意中之所期想楚老賢門翁均能諒我耶翁寓執居此無室無家景況有可想見然報瓊之志未敢忘也暫復不旣

復持原大兄

不意家中又有此等事亦運氣使然耳於人何尤但子克遠須有相與背露文又足不族倘難開脫非翁意也已命趙元毋得多言以全宗族

朋友之誼矣其餘各犯自供繫纍任其自得之罪而已亦不必刻為之求也何如何如曉曉多才我所素重豈有相棄之心但力難厚謝此事不敢輕煩耳目弟年生在人遊作生活諸兄舉動豈皆借才於人老兄之言亦非弟意也此等事一小小僕理之有餘矣毋足掛念弟出關後所費不貲求能為長兄壽明春便歸當携一尊稱萬年耳不盡

豪傑胸中豈處刑悚不借才于人而小小一僕從以了之其後果然英雄原不欺人仲康

復秀上

兩承手教知先生不但盡心教吾子抑且留心我家事骨肉之變何以復加焉墳墓但在同穴兒字中可共覽之弟可使人人共觀之也予寧舍弟從來相好今又承撫存兒了深為感激已分付次兒先為賠謝明年或當稍寄只整餘帙祈先致此意何如不佞身壯力強自出關後諸貲不貲為是搏搏總無開消將明年大討意圖好好收拾下場不知能如願否因先生垂問恭

復不盡

與龐爾騰 邳州人

久濶台教不知幾春秋矣音問邈濶言念為難想老年翁頭飯猶昔也弟一沉宦海辛苦備嘗未及四載遭欠二千有餘斤今兵餉緊催上司檄如星火而欠者不在土民也無奈兌泛方來回邪懇祈老年翁急借門弟買貴庄賠銀二百餘兩欲轉售而老年翁以原業不允及璧還而老年翁反抑去原價四之一此既往事亦不必再絮絮矣然庄去四五年價無一二分以欠帳叔兒田歷有年所老年翁或亦有所未安也祈亦反而思之否不既

再復張楚白明府

自錫山分袂回首萬里關河烟水徒使人遥指日南低徊無已耳老親翁肴萃逕老親拊萬福無疆不萘可挹一別兩載征鴻音斷今月兩接手示不啻牟天珠玉雲箋人懷快當何如然作吏之苦各有不同老親翁所示人署如彼真堪

歎息竊未及上達之追求下民之刀幣則此若猶未嘗及耳翁有尋一丸東八里西二十里南二十里北十三里古所謂明府也前任如錢如劉如李俱經歷去而翁所接之前任趙君則百姓告訐而去其風俗較前已大異矣錢擢一萬八千餘兩每年得耗羨則有藩司之解費府道之規例已所存無幾矣而府道節壽五次軍需兩廳亦然加以主吏之束修家丁之工食所需馬疋之草豆老親翁約略一一屈指不幾爲我撫

凡長歎耶而且額外之科求今日補庫明日捐修今日奏銷明日脩陵助以數百兩十計者也一一片土盡化黃金寧足支應乎若哉若哉兄南北往來賓朋如織米珠薪桂日不暇給其奈之何其奈之何所喜翁刊任以來凡事以寬大處之士民和洽竟有出乎意表信乎有循名而立法修科能不貞一人凡事爲年十月全完已得紀錄六次現新甲中速洛滑踪謝翁　上諭民知教化故因祇之中從無盜案解憲慶獲記功孝子現蒙給奬而上臺頗多車由也翁若稍爲經營則烏臺蔭省亦可邀列者翁註冊之年從無自詳而貸負頗多無門可告只是冰心愈冷耳候勸致耳老親翁萬里之外不必爲翁慮亦不必爲翁望也癥脊因此間無味去歲九月開同二小兒回金將椎留二小兒在署朝夕煢煢相對滿望明年大計來装作歸計矣老親翁遽俸將滿或翁南歸之日郎老親翁北上之時皆樂事也但未卜此間上臺肯放一勞吏頗

作閒雲野鶴否令郎之來簡褻而去悵惘雖未過苛然其使顯伶俐貴治情形稍能詳悉以慰鄙懷臨復不勝欣暢之至

落落寫來滿幅具見英氣神旅

與吳匹莊太史

小价回述門下尊意射者以貫的爲工旁射徒費精力足見關切之至敬以金貨爲大水翁壽開門下頗不遺遠荷　甘以贈　情意外之遺或可不置諸懷也老親　諭命　小弟從事已

將執照寄至今將所約之數類門下悄叔或郎付之或僕隨時統惟尊酌幾內役漕事冗不復有人入都矣懇不一

與唐賓君亞元

閣鄉報見尊名列北闈亞元旋竟拔匪天之厄年翁者雖久而發之便足驚人來年吏部驟足以饜人望亦指顧間事耳可賀可賀僕淹蹇之餘得此佳音且見元朗兄亦竟為足下同年雖年齒參差而文章聲價各不謬也薄具小敬聊當芹曝想故人知我不我鄙也明年二月中便須理會宦衙通殷勤耳慶暢不既

與吳元朗孝廉（諱璟太倉人）

向在安中便識足下非風塵中人今一發驚人僕亦自喜有心目也大元鼎甲自是君家故物（係每都充生可）來春走馬看花瀛洲春館中便可尋祭酒公護翰處也可落筆提馬僕旅餉之餘聞音大快特具小儀附申賀明年二月更為洗耳聽雷聲也不既

與王茂京給諫

台臺綮補諫垣朝野想望丰采久矣某忝列舊知推有朝夕度視門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平生之學為一時偉人千秋名揚而後快想台臺已樂中廣爵參琴為今天下補元益氣也薄具芹為朝廷得人慶伏希鑒茹是禱（前義真辛皮言不頓頓恩）

與錢蘅仙

恭承雅貽遂有補席之安用者高臥其上不勝羲皇以上之思也謝謝（詩惠龍帛）七月本擬八月入闈仍以格外之任任之未究素蘊而丹鉛依然與天若事也小价之來為王給諫得補垣喜向若得售忝在素交特馳一賀至于闈中人苦窗辛垂青小价細陳想亦先生所欣聞者炙翁不敢漫讀瞻仰慰切不盡

與朱楚玉（諱□□）

前過敝署冥厥甚思有賓幹出方門為愧不意故人精神多方照應不負客途一夕話也東方

之事於六月中旬發縣七月初旬結案矣八月在閩中極承敎洽之情想阿家翁已傳語及之也謝謝關來早已完完然吾兄關切之情無所不至爺何能一日忘報耶特命小僕代先叩首不旣

復犇原九

星漫蓮汞又犇不知何相爽之深也接大兄手翰知于兗鎭直認無辭贓亦現出則此案便可結局總是鄉親糢糊而已吾兄以爲何如次兒字來言此夜熟睡樓上樓下無箱不開賊竟置衣物而不取意在專尋白物而其實十二兩外衆室寥寥也聞彭張二賊怨兒顯尊云這窮人家請我們來何爲則是反賄聯賊之誚且哄也姝不知爺爲人只要外面好看如田少而房屋大質無而鋪張其此輩之來反是大造其祭我以自於人也目今此間之事殊難不可名狀吾兄曾居此爲官不知能留幾何否此可爲知者○痛哭陳之亦不必痛哭言之而自知也尤

與者宅後一樓爺原不欲買而晚抜曲成之已五六年矣尚無力裝修久爲棄物所以有賊人之覬覦也昨晚抜到莘並未言及一字今忽聞程姓之人述晚抜之語已許增價四十金又云魯有書有禮到莘此皆毫無影響從空捏造之言豈晚抜怨爺薄酬而欲借外人捫洶耶誠咄咄怪事矣又云如不增價便欲拆樓爺有樓原棄于外拆去何害豈因屁出而閉臀乎但不拆則已拆則旣賣之後物各有主程姓何竹人乃敢妄肆若此豈有挾之而襲者耶又聞晚抜欲挐周三入祠堂中打六房祠堂何在此必大房祠堂耳僕可打兄之僕恐亦不便打也若是則僕皆可打兄皆可欺爲長兄者不亦危乎祖宗有靈必不使子孫悖亂至此爺之回梧企增本欲睦族今族人之無情無理不止一二也奈何奈何蒸嘗悄愉只理而餘觀其情不則爺且得罪祖宗爲天下嗤矣爺豈智不若人或力不勝自耶特念祖宗一脈爺旣刻宗訓垂教後人豈

緊在身而自乖之然周公何人彼亦何事聖人亦自有不得已者言至此泪滿紙矣不盡

風霜烈烈司
是之筆仲康

復于章露　余姚人

年翁少年英才久著譽望至今未獲一聆尊教抱歉良多弟本菲材謬叨民社之責而彈丸一邑入少出多縈縈逋負日重一日真有不堪自顧者小兒荷蒙太夫人過愛引之膝下蒹葭倚玉寧母自猥耶賤內鄙倘一命卿庶老婦何敢如尊督所云慚愧慚愧恭承厚貽非登是俱萬寄一觸料伸捌孤淮切不盡

上董毅庭父母

老父母台望實心實政沁人肌髓徹色何幸得邀天眷惠我仁人以培元元也治某身沐厚恩生死衆蔭感刻之私非可言述茲緣小竊一事在家人原未敢辭言而地方多事又不敢不一承認不意反費清心殊為獸悵但賊匪入穴之時人人驚寐任其搜索初招似非茫唐而錫在天涯小兒黃口未脫但可結局冰恩便多亦不敢定煩奈照也然小兒家帳中仍以反覆為慮蓋初招數人出之須有其方老父臺才大加天論不踰呱呱之患也至于治某諸凡謹慎存心寬恕寡妻弱子戴戴自愛家僕數人尼守法度老父臺神明耳目諒無遺暨伏祈更加留神天地宏施圖報何極事切不盡欲言

復李蔚然　泰州人

人生在世以良心為本若無良心天地必誅此

我所自誓并為老身誓也昔我入贅汝家原因岳父母并伯岳懷德報恩以安寧我非無因而至亦非以招為子也岳父未死之前汝家止有地四頃已當二頃與徽人汪姓死後又賣二頃與李亮工則汝兄弟兩無寸土我入贅後乃贖兄地中來後又贖亮工地是我所贖于他人之手非岳家地也至于成姓巧居前巧計我總不知報丁又刑希欲我如李其華為李家抵門戶耳逐我也老是亮工攻德麟欲我代筆耳

不料天意甚巧我反因而得之我未中時岳父
母死汝已歸完工家二弟已歸翰垣家我與汝
姐另居分門各戶外人皆知我與汝輩是妻兄
弟非兄弟也汝誠思在令兄完工處過日子是
何光景我中後汝兄弟二人來依姐以爲活我
憐汝替孰衣之食之請師教汝娶妻生子親賊
相愛之情無所不至爾汝兄弟當感我再生之
恩也及我爲學博赴任太倉汝兄弟狠爲性
捨我兩庄之所積箱籠雞犬一物不留汝令姐

三集卷二　三七

及外甥幾至亡命一無所拐赤手哭往江南此
番舉動即同胞兄弟不能無恨我却念先妻之
情恕以存心仁以爲腹因寄書招汝兄弟及
到太倉依然以至親相待非以德報怨者乎
汝再思汝到太倉時是何光景我又厚贈汝金
自此往來南北直至於今何汝在任多則皮表
夏則羅綺一應行頭無不鮮華汝前妻死又與
汝五十金再娶妻妨成宗立業又細着與你買
庄子須用牛犁若干種子若干又思有庄必有

粮倘籽粒未收錢糧何出須與汝包納一年錢
粮至次年收租之後完糧始可無憂付銀百兩
托徐憚長孫統三同爲汝輩經營之即交之于
了不過如此用心如此用盤矣汝今現在金壇
汝姐與汝賃房皆之每月討日送糧討日送錢
至佛前燒香年歲焚銀無非汝姐送去有何相
負汝又狠心復燒謂我不認伊瘦伊贈伊盤費
不多頓起惡計捏寫揭帖毀罵吾鄉親友
鬧汝負心之誚反信爲質吾誰欺欺天乎良心

三集卷二　三八

盡絕夫復何言汝窮經難塡寸心不改我施恩
已多竭力不繼請自思量不必假意不睬今與
汝絕任汝所爲我果負汝天不佑我此復。

此等筆札原不必刻但負心之人無恥可誅。用以彰示後人耳其實本也從自遠

復陳佐鈞

不見叔度又復幾許時矣秋樹落驚塵天無際
回憶江東不勝悽感忽承丁示又假尖中傳于
冉冉背除徒人欲即而不可即也皆珍老原係
散佃那挪斗根不聽而乏游惰昨出都亦未

使人一候見尊翰始知之內中云云僕所求悉
垂示足見關切矣芍藥薌蒻承惠甚快但不知
此時可種否種之亦或有道耶尺牘次集告成
正欲奉覽謹付尊伻歸照一噱月初小价已入
都未回錢梅老書暫擱俟郎君去除不一

再復蔣原兄

復書去日郎星纔來日也星纔從峯縣至遲故
遲于吾兄後發之書耳弟向與星纔雖一面亦
惟以嗣嗣公子目之今在葦數日始深知其貧

深知其學深知其品此吾門佳將芝蘭玉樹未
可易視之弟前書磊落語多恐不知已者見之
反謂弟之無情也然情從理生人能以理自省
弟豈不能以情相結耶至于人無情而我執理
聖賢之道亦不過此吾兄以爲然歟否歟一噱

再復

復馮生 孝衛字北溟諸生人

向在都門與尊翁有金蘭之誼倏指將二十年
矣昨會山老過舍偶爾訪問不知其與古人同

遊也感傷之餘深愧絮酒隻雞之助而超宗有
鳳毛尤足慰我超思矣不佞風塵鹿鹿年復一
年一事未成徒增日暮之歎茲荷除儀並領祇
登燭楚二種餘珍歸趙詩源在邇或可溯洄一
圖把握也先此肅謝不旣

復邢濟菴二尹 諱清蒙昌人

恭喜寅臺初政輝煌馳聲遠邇弟鹿鹿風塵尙
未遣人致一片之賀亦竟忘寅翁過我握手時
忽忽又一月矣接手翰不勝流光之感孔象玉

在敝署聞君已从原屬門下之士自當趨侍左
右思見假與本地師席爲尤便也所云修脯俟
來歲寅翁酌而致之歲寒暫爾過從天涯故人
擁爐長夜亦一樂事但弟處少一往友耳小价
部門回定當覓寄令署中無人抱惻徒歎也不
盡

復陳尤升

憂聞小伻回知門下盧慎精明人與來舜之歐
不覺擬髯一快然問諸凡拮据迪兵相君又不

覺攢眉而歎也儻蒙刀只來無一善狀所喜上
臺霽顏下民感誦可以開之知已耳門下兩人
棘闈得士已盛而企鬪第一人又在發中鬪手
教能不喜欲狂耶前年天下第一人為吳推菴
所得今年中都第一人為門下所得快哉快哉
蒲柳之姿逐逐風塵老來卸此反榮辱須髯勝
懼恐兒同居此等官此中甘苦外已身嘗重叠
之惠非登豈不含慚謝謝賤內暨次兒在南中
幸獲平康而三兒宛轉膝前亦稍知讀父書矣

承明問謝附開之明者倘有便鴻幸郎示知微
省烏蒙想不逆也魚慶不一

復于章雲中翰

北望瑶京每切天上神人之想前小价以彼地
事入都都門各知已俱未敢以一札相聞故將
致之久閣案之切至今他他于懷也援台教始
知燕市狼狽復為們衆所識可喜可喜而所示
闈中諸吟久公久領之心折光在射芻漢仁乎
收集某人沒中也僕游倒風塵近更踟蹰徙扺

脫歎奈何耳小兒母子家居屢蒙太夫人垂拂
謝謝令兄遠降深槐輸藝年壺能蘇俗吏之苦
否不既

復陳佐鈞

建祠之說雖承先生暨諸先生諸士民之過愛
勃恪遵功令久已卻辭何又興此議也或侯不
佞罷官候代將多則半年少亦數月果無失德
諸士民不敢初念必欲使不佞見而知之則為
官者始為真好官為士民者始為真感激上下

俱為有光矣吾儒之身父生之師教之作世讀
書學為聖賢所若居官漸久而功德不足以及
民才力不足以獲上只是為耿耿耳倘夙夜自
返可以無疚則俯我與愛我俱作平等觀豈敢
妄希民譽謂天地之人遂無一人之樾耶先生
幸知我心自此更祈原察不一

止求自安不希民譽非真心為國者不作此語格言議

與浦雲驤舍人

歲暮矣勞人鞅掌走作加年之感讀吾者不能

自致其學居官者不能以學及人僕與年翁均不能無憾焉乃彈丸邑中人者不足供出哀鴻可憐群虎難飼矜特惕厲之苦則僕之不及年翁多矣開歲或可稍過數晨夕共作天涯一哭否薄儀聊供除夜一醉之資想歎烏烏而罵天也不既

哀鴻可憐聖天子當念之群虎難飼太平時有之耶中間那夾若作吏之苦所以不能不矜持不惕厲催烏烏馬天而已○仲康

復夏元長員外 諱惝遊 陽人

寅臺先生翔步天衢置身日合真丈夫得志之秋矣如思躬耶猶輝稍仰片質奈何撤棘歸來諸凡匆劇東屬州縣之吏春晏之後便人窮途此寅臺所稔嘗其甘苦者也况躬運年積逋毫未能償而新來庫錢又復那貸濟挪一項方不知將償幾何當此水落石出之時心勞政拙雖才智亦將勞之無可奈何月拔于諸當與交集想即已自能諒有也耶其窮乞何如何質原券外璧不斯

與侯範臣明府 諱度冠縣今願天人

承教以來又復許時矣尊件過我亟荷醫施毋乃太丈乎我輩知已何以至此非使謹璧夏貢翁來書躬實難勉力茲其一件專使那臺乞轉爲躬辭至懇至懇那尊委躬緊臨一事向者那寅翁與寅翁交代將躬已盡請各項矣曾未匝月更張有幾想寅翁諸事俱搖搖矣非與英賢翁知會妥確發冊過躬一押而已開耶封便可覆上臺之命矣幸勿再遲是禱

繡虎軒尺牘三集卷三

凝巷　曹　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兼金　去頑　仝校

起戊辰正月

賀任玫施督學山東啓（諱燈字克家叢玫兜）

老大人憲宗卑世貞儒天民先覺龍池擢秀詞源借漢渤而揚瀾杜嶺標奇文彩施雲霞而濯藻由製花封之錦北海名高人食粉署之香南宮聲陵蕊以鄒魯爲詩書望國持衡專爵潙才青齊有翻瓊雄風來儲必需妙選特簡郎官之最典司文教之宗相駿九方盡署兆牡驪黃之迹起泉八代一洗風雲月露之華遍腸不紫翠羅慶斯文之有任重振尼山譯碧信吾道之將行某識愧稍通猶叨附驥其做流亭之賦白頭畫虎庸才懶吟春雨之詩每羨釣篇千何意雲淵之胸中盈徽刊之視繹帳堂前貯聽馬融長笛繡衣節下快睹桓典乘驄敬奏魚鹹肅

迎熊軾郎祈滄茹芳既木疏

復蒲雲巘

新春萬禧賀賀謁節一事奉撫院禁止一也國喪二也似不應行但恐今日之禮法非我輩能自持者僕已遣人郡深伺賀消息矣俟囘日專人復吾翁然賀年宜吉服國喪宜變服止須賢者共酌之守禮遵法或亦非過耶年翁過我把酒一論何如

寄張羌然表兄

前讀張果老書愧曹國舅多施一殺矣總是天上神仙未免多變多體何如倒騎一驢與八洞諸君醉飲嶺龍山上頂然飛過長蕩湖也然不用吸氣咽津不用採芝煮术自然身能擲舉千里眼順風耳二位奇神刻刻似我指揮而胸中五色雲時時噴出光氣逼人則兩肩果老正未易論優劣也一切遊戲煙魁反似蛤戲到海誠不自諒倘祈上仙爲我持杖騙之小丹六粒聊當海屋一籌勿謂是僞

閒居書云茅茨之下有逸叟焉老而步猶健
常快飲嘗細嚼常從甲日無常聽明了能行焉
作撒李野之想有使史焉老而亦健借常出
飲嘆借常從川借奇通明手能槓果賦詩
斯二人者伊何人斯徧而應向如老人之翁
自齡常錫者非耶子弓正道良夫能同諸兄
弟彙寒借宗觀花縣亭賦之詩俱于緒佛
前指一辭香以爲達何而已人云不載

與李天相

南金家報到準知老妹丈諸凡為我用意謝謝
小偷之事有趙元在家又有諸丈母主張所謂
得饒人處饒人可也周三可惡處在不置寸土
其心便不可問而心欺幼主大聽謠訛公然設

伊三代有是理乎趙元子死忍心毆詈究求不
聽有是情乎一切帳目花費花開又無事之先
將房中色色搬空用心不測有是法乎情法理
俱無斷不可用然既有諸公分說明白則亦置
之度外既往不咎矣但須命其自置庄田為立
身之計則上下如可無執不然狼子野心終是
奸頑不改耳內人雖有治家之才那竟是巾幗
女子南金亦頗伶俐畢竟尚未成童主親無過
張堯然及賢妹丈耳祈其扶翼之不敢忘報也

李祥髩昨寄來書不恭之甚此人竟是僭任耳
醋時煩一與斷之餘不贅

寄于章與中翰

前令兄過辛深蒙贈惠抱惜至今未已不知年
翁能知作令之苦否此種滋味作中人其中則
雖知之終屬風影耳新春大為特造小价邢賀
想係綸閣中風光不似人間世也恃騃鳶遠另
容申賀不盡

與錢梅仙

轉眼春光日月如織先生抱道長安又復一年
矣新喜迎人鶴齡無算而弊賢學問與年俱進
不知近來格致工夫更復何如也僕風塵落落
自分菲劣無足重輕于世而馬齒如長日心猶
繫已矣先生夫復何言獨念先生半生志學直才不
可不早慰蒼生以偏天下耳僕擬今秋倘得脫
然物外則趨走長安與先生共圖之何如不則
携手向睠閩由閩越而入襄漢閒與猿鶴爭烟
霞龍蛇爭丘壑不知先生有此逸興否僕幸一

身康健强飯如常乘馬入都早去暮回率以爲常而千里眼順風耳又刻刻任驅使想先生聞之亦爲一快耶桃花開時能過從一暢否當遣騎奉迎何如方翁段翁俯分懸殊不敢褻瀆乞先生道此惓惓至懇不盡

與吳匪菴太史

邸報中見手翰愈知門下惓切之念感感但作吏之難未知他日作何收局耳不禁中夜反側也僕步履輕提健飯如常乘馬入都百四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辦事閣中連晝夜十二日不寐絶無欠伸欲側之態亦當事者所目睹也然而計册則有年矣丈夫讀書以期有用今惟展轉彈丸中求無負斯民無愧斯心而已足下以爲何如幸縣水旱一事撫憲准民狀批東充道道憲轉批東充二府二府轉批兩廳至今尚未勘審倘得東充道憲轉詳得當撫憲憐批准墾則僕爲幸之官去幸之患不負斯民之念克遂掛冠而歸想亦門下所樂聞也舍弟九歲公車入京邸時另有商確學乘墜不盡

與邵弘初孝廉 諱燁

以不負斯民爲念即是不負朝廷用有養人作輩

平翁南闈克捷桂香遠騰僕聞邸報爲之狂喜恨未能持巵觥游大廈爲令祖先生暨尊翁年兄一稱慶也杏園得意北廳超群約目望之元卷一封稍伸芹賀臨楮曷勝欣暢之至

與王紉芬孝廉 諱奕清

年翁奪標南國克繼世麻翱翔翰苑平步黃扉皆君家舊門徑也賀賀僕潦倒風塵素承蔭未獲躬趨潭府稍致燕雀之忱特具一芹專使代那伏祈勿叱曷勝欣躍之至

與蔡于宮孝廉 諱鋪

春風得意駿驟先聲賢甥大才飛鳴定在指日矣領慶領慶特遣小价入都專候泥金帖子元卷一封稍伸寸念想不鄙而却之也不既

與放孝廉民表三甥 諱彥儀 豪與人

乙卯秋曾與賢甥河干握手十餘年來屋梁落

月心邇身遐昨閱邸報見賢弟名登桂籍卽欲
蒞人號賀奈迢迢數千里未克如願且某昔蒙
老伯垂青至今耿耿登仙之日杳未知聞未將
一束之恍空灑江天之淚覽射不無以我爲忘
情人耶九成過莘施悉種種卓惟豫原是荷元
卷一封稍伸鄙念上林得意日肯以泥金一帖
示我否不盡

與顧隆吉（諱鎮太倉人）

別來忽經四秋言念昔者風雨小窗談心論世

恍如隔世事矣每望足下翩然過我一話相思
何至今金玉其音也昨見手教并張使口述知
足下困苦之狀偕于諸友直令僕中夜狂呼歎
天分之困善人至此極也僕彈丸一邑諸事維
艱迺負山積援溺有心點金無術奈何奈何卿
寄一片稍伸鄙念勿悄離覦令仍是筲節伎倆
也慚愧不盡

賀鄭惠庵督學湖廣

老年臺大人奕葉六翮瑞世九苞肅雍三萬軸
淋漓風雨筆灑五千言錯落珠璣初得意於看
花遂蜚聲於剖竹守郡勳高風垂台爲之望經
邦績著復除秉鑑之權滌清 衡綸衆分普詛
某沉淪苦海不知發駕何所遙望天際真人矣
曾雲泥萬仞所猜儼蔭樹長春生眉宇一片馳
賀伏望鑒茹臨顏翹切不盡

與鄢城顧明府（諱以蘇與人）

年寅臺製錦鴻才烹鮮妙手蒞治未及三月規
爲可式萬年誠循吏之楷模而 皇朝之柱石

也弟鹿鹿風塵忝接花封之末旋于新春恭謁
崇階而驟聞 國喪未獲盡其繾綣茲特遣貢
一片稍伸鄙質幸勿見叱外附炸脊四兩統祈
鑒茹是荷貴役遐投加卑弟於年前曾以小嬉
送候寅翁而候不受又恐人竟故高臣而妥寘
翁不受禮雖微而弟意已將矣弟歷今四載逋
負不貲亦 上臺所知者正不知他年乞誰家
衣裙遮我腳跟耳奈何奈何欲將原致之物送
之臺下又未見各寅丈之意何如似不敢先行

唐突也。況新㯋初微那撮無術情自除而力不足尚祈寅臺直教之、為感。

與持原兄

近聞大兄諸凡照拂弟子骨肉之愛感不可言。薄寄菲函耶代春衣一襲。想不見此也。晩耘往事。讀書之人。是非必能自辯。亦不必落落乃辭。奇怨藏怒。弟不為也。今已言明。倘高興過從。當付春風一吹耳。何如何如。此間時勢大不可為。弟決意告歸。不知能如願否。人苦不知足。弟於

淸夜反顧。從前而夢魂已貼。豈肯以倏麗今日之身。為無恩可報者。漫擲耶。大兄以為是否。幸便教我不一。

僕生平如報恩可被無恩而多怨者
先生妙乃爲制斯耶着服若服伴康

復李伴

來字、惓綢情意矣、而我為縣令。如臨深履薄。苦不可言。老朋為人。如虹橋蜃閣。幻不可測。我之脂膏有限。爾之井谿無窮。貪有極。難討收極難周旋者。奈何奈何。我在外居三十年。歸來房屋

田地俱是南方自押之物。燕子啣泥。日日辛苦。誰人知道。何曾北方帶一文錢。取一粒米來耶。郎闇然二舅。我昔年贈以十二金。便能娶妻生子。經營成家。去年與以五十金。聞其近日有庄有地。有放出之銀。有積下之麥。他豈不受用。我豈不歡喜。總是一樣親眷。我那有兩樣心腸。你自思我贈你之物。不有數倍於令弟者乎。本心之說。誰有誰無。思之思之。

復周與玉

讀來輸。知掌珠之失。殊堪痛心。然幸諸事平安。老年之福履。將自此而生。優游鄉國。豈非快事。承高誼。為僕剖心甚切。感謝非可言盡。第今日事勢。更有不堪言者。雖為縣令。日夜憂心。如是不可為。不如是尤不可為。浮雲蒼狗。變幻無窮。僕今冬便擲此雞肋。作躬耕教子之計。從前痴夢已醒。豈更夢後續夢耶。謹謝故人。引領而已。來爾公前未告辭。僕歸計已決。足下珍重珍重。十萬不一。

復秀上

承先生惠然肯來真豚兒之幸也尊翁仙遊殊
可痛悼未得躬親一奠爲獄小兒資性不甚只
若放心不收惟嚴之一法可以治其飛揚跋扈
之氣耳衙先生勿以年小怒之勿以虛名貸之
至懇至懇後場乞選數篇令之熟讀秋後便求
教以規繩避諱擡頭字面尤宜指示之倘屆午
年可以觀光上國不敢忘重報也邢切不盡

復耶城顧明府

弟本碌碌素遵憲令然亦不敢稍自出頭開
罪於同人者也所諭儀欲勉從但縣有大小人
有貧富交有厚薄正爾自顧不暇之時襟肘俱
脫其奈之何會須訪之隣友再圖報命何補餘
不盡

復陳位鈞明經

二次作醮所必酬肺感何可言茲又承賜其
豈先生之酒取諸貪泉之水而成者耶爲吏者
得毋飲而滋懼乎一笑魯堤大有可參之望此

僕職所當然何敢言功且功罪俱非能自主者
若今日任事不知三四年來誰任其咎耳云云
原告依律無生理僕憫其與禽獸同欲觸人而
自墮坑也其被告者罪實無死理故指其逃而
諄切以諭之又怒罵以脫之而愚夫竟若罔聞
不得不解府以聽上臺之衡也及昨毁並到縣
則原告果合依律擬矣其奈之何正欲覆審定
招而此心不忍或姑緩時日使獸獸自知其死
而自尋生路不知能否可數尤可痛矣彼主于
中者僕一見已夾當堂叱喝而至刀者亦復至
惡皆由未嘗加律也覆審時當再親其言而知
其情矣僕向者抵任携書一本來及小兒母子
歸時又復携之而去作稿想溯其中此間竟無
見處容作字小兒使於歸篚中索之想豈城光
氣亦斷不致埋沒也介復不莊

婉曲愛民之心真
堪爲父爲母仲康

與蔡道子守府

去夏承台翰足徵年誼關切之情時勒五中求

能弄報銷縣轉一九中舉動艱難有心無力反
覓年臺高諮嘸愧慚愧茲因做治連年受陽穀
水口之災去歲尤甚地荒人逃幾不成邑所以
士民公控　撫憲蒙送　道憲董老大人轉發
東兗二府會勘已具詳覆道矣但此案曾經河
臺劉批古人築堤本為禦水決無先留一日以
洩水之理則此口之宜塞不待智者而決煌煌
明諭郎　道憲或難更易者惟是先擇便道疏
通陽穀之水後塞此口以除莘縣之災則便莫

便於故道令陽穀之故道宛然在陽民新不肯
自疏其道莘民又不敢往疏陽穀之道則年復
一年莘民之沉溺終無已時今東昌詳文有先
塞此口俟水發之時相其後道令莘陽之民因
其高下稍為疏通則民力不勞而兩邑俱可無
患之語此誠至公至確之論矣惟恐陽穀復以
先塞此口不便於陽穀為論殊不知此口未開
之先陽穀之爲陽穀豈皆淵游耶此亦不待智
者而可知矣第爲流離之民起見不得不痛陳

於道憲素知年臺與道臺貴逆焚沐道邢乞年
臺轉上手稟一紙仰煩綴燭一言俯道臺勒卸
傷之念洞悉此口不塞之大害于莘先塞之無
傷于陽如東昌府原詳之文轉詳　撫憲則
道憲天地之恩暨年臺痌瘝一休之仁均戴不
朽矣一芹介侯與居邢首邢首不一

莘邑之害莫甚于魯堤口先生詳文數十上
而竟無成功今日上官矢口興利除害者能
毋愧乎然先生之心之
文自見千古矣仲康

復邢滄巷

入春風日佳勝寅翁不無閑閒之味然以賢者
而居無所爲之地尤勝于勞人鞅掌更加履冰
之懼茄蘗之苦也近來此攝彼界風景大有不
同未可以綠楊紅杏槩觀者邑者心邇人遐遠
書寥落正在恍空想像時忽見兒復堅他何言
如之尊脊向過邑南竟未走人恭候至今抱歉
令郎秋期果的幸一過聊何如第小兒毋子前
不可向或陽道上吞露解饑耳第蕭然野僧之
況亦喜慚慣矣寅翁其憐我否孔兄如命不敢

久羈臨復不勝悵悒

復徐蓊候明府

日來多愁多懼形神沮喪作吏相同而實有不同者春風花鳥之樂閒非勞人得意之場也如老寅臺憇遊淺酌揮灑如意射覩之興天際真人耳方伯公何緣而至是弟深爲之慨揶揄傳諭自當畢力竭誠然亦必觀之同人而加斟酌於其中也暫此布復于方老弁頗兆致不悉

復錢侍御葭湄

台臺振衣旹漢俯視一切不但下界塵襪足供厭嘔即煙雲變幻頃刻萬狀亦堪銷然一噱耳千古升沉自有定數某自慕舍悅不知尚有晚霞一片飛人幽窓照此殘骨仍在香宗與以來將懷感切此間風味倍覺蕭騷何年撒邪仿索當儷儔甫舖作門墻食客因悵知已耳余于猗木故人之子逝來正不知竟作何狀接台諭不禁泪落故人有子未免窮極坡悲也又得台空格外提撕感何可言空函暫復伝展當遣一价

稍伸寸悃臨復不禁悚息

復錢梅仙

小僕囘莘延先生高誼感切感切人春以來雲霞變幻滄海升沉幾離淪落泥塗而耳熱歡烏不勝神遊世外作上下千古之慨誠得此何真覺天地與萬物俱可作平等觀況恆區箭貨驟事哉余于猗本故人之子見之悲喜交集相與數晨夕而去陳作翁詩文前年在敝篋中夾帶囘江南已囑二小兒索之矣前小僕入京不

知茂翁尚在都門竟失代財之禮至今爲愧四月間再圖申悃辛致此意何如更暢思介囑遐思餘不一

此乃朝局偶變時札也篤得瀟灑離北仲康

復高六契高士

草草鮮畢沒褻大賢之篤方負罪悚兼念先生以衰邁之年衡雲千里不禁瞻懸憶今接手教高可知矣且余捨老千古高風竟不加其家於吾黨又有丕振之子誕其苗裔今既知其涉

歷復聆其詞氣故人有子何快如之第慨風塵一吏不足爲裴休生色耳然自慕因往或可續中秘裴不在且聽閒也徐流翁古臺不敢漫嘗先生於酒酬燈燼時可爲我一一致斯否感情懷德正自一言難盡也臨復不宣

與鄭惠庵督學

畢畢下吏荷承光臨情誼殷篤不改昔時山前咿唔舊侶之雅台容在目綜萬古獨立風塵之一人某敢不以藏笠故人之禮成台臺之高哉

然返顧殊自作吏舍徒荷蒙青諾御衙千里以踐約言想不以帑中之客待之而以通家子弟視之也感恩圖報何時能已淚陽張令黔陽于令曾經面懇詩切蔡不可清江坐聲倪六通過絳灣時肯爲某一致恩否悠悠江水淚岸斯川低徊何極那首那首

與張嵩民叨府 諱介眉漢陽今太倉人

別來不覺幾春秋矣年翁新政輝煌落日聽朋閣春雲大別山殊使人神遊無際也俟量移山

左之年郎得吏李爲曹溯流尋源實與太倉之沙溪俱出先武惠王之後而停雲九歲背廡行也慈舍姪葵公踐督學之召千里赴盟便馮那哥潤思尊翁先生近來住況或堪一一示我那舍姪更有商蔺祈進而教之餘不一

與孔爾中

向年相與之樂日日醉春風中豈知有雨雪之悲哉別後相思不知凡幾而心邇人遐落落數子未嘗不縈懷無際也獨是作吏難作山東之

吏尤難作山東近日之吏尤難之難耳耿耿此念未由自伸想凡我知己各能原鑒耶令郎在敝署入去冬薦之那溶老處所過武陽二衙而後去約以家報付舍姪不知何以竟杳然也鄉寄酒資爲故人謀一醉之歡想斷然時不感當年風味也勿鄙是幸

與張爾公 時在洲城

聽訟以推情據理爲主而後可以援律此際隱所關非可苟然也若民與民鬭訟兩縣會審已

說昨見呂公看語并各自供僕未敢增刪一字看批卷在朝自應以朝爲定也足下可面商于呂公當于源頭處猜一清楚之以免他日之駁何如且莘人亦實有中傷者未可一槩抹殺也不然僕初欲將兩造之保辜剛爲平來哉僕欲猜易其詞恐呂公不以爲然反致跋涉之勞惟足下面言之至嘱至嘱尚鵠而一案昨已覆審詭裕速歸以商覆詳會審之事可爲莘民作福更佳不則任之而已揆情度理天下豈有無故而集眾傷人者乎豈有人來殺我而我不一支抵者乎豈有虎狼在前不奮擊而能自活者乎匹夫匹婦止求活當下之命遑計日後之法哉故首惡者聞人訟告名例人此情此理上臺未必皆瞶瞶也足下速歸可矣不贅

爲民之心無所不至莘人所以感且頌也仲敷

與陳元升

接且承任賬至今爲愧謝謝近聞中洲風景一時丕變真百姓之福亦作吏者之福矣想姑據

之餘茲得優游楓影之下鳴琴而歌解慍也此聞上苦膈症滴水不得下下苦痢疾洩瀉愈不可支惟待死死而已門下或發一慨耶抑爲我扼腕而嗟也貧吏不能市好裘聞貴治出羊皮特遣价來買數斤即欲煩與工人作皮衣數件以禦寒冬皮價工價取之小僕之手不煩清照也瑣屑之事草惟勿厭是荷

與陽穀朱君 諱瀚章 滕縣人

前舍弟曹九咸講延懿公車入都甚述年寅臺盛德鴻才弟深以切隣之得觀摩爲華高山景行非寅臺其誰歸特獻一片稍伸賀悃伏祈勿叱是禱又有逃人李九振昨于弟公出時竟敢大叫鳴冤門控貴治民人北黃旋詰愈明愈奇弟雖深知之而亦不得不聞之于寅臺者也或喚其所控之人而訊之其真其詐酌以示弟何如惟速是懇

復李錫蕃

皇恩大沛蠲卹今歲田租復免去年餘欠真萬

民起死回生之日也閱于敘回廿四廿五年積欠追呼愈切雖蒙未有之典益重負支之歎又不禁爲之神悚矣奈何奈何曹下來悉知今年時事與去歲相期之日大有不同然豈有竹肉之苦忍於漠然者暫尚此微爲貿將捐展愁眉一段或令秋大計事定當遣人一報平安也外小女索土絹絲細此時偶無覓處代償以慰之而已不盡

與朝城呂翊府

一兩初度三春遂爾改觀因思年寅臺鴨琴之暇悠然作高山流水之懷也外諸事倚人外有鞅掌之客內有常病之娛此心已不堪問矣前丘縣傳单爲方伯公請助躬意欲以　節之敬敬之昨府憲着到縣古挪公分付先呈部公寓日而後送於方伯是欲我輩多多爲善也然上司缺庫銀則命下司補之殊不知今日所取以本上司者亦庫銀也水落石出始亦能求之上司乎同人想有的見多寡無大懸絕者近年

貴臺新一示郵筋當備之於　朝廷以盡乃事上官之道何如何如尊意教是懇

與觀城張明府

躬日日在煩倘城中又日日在雞刹隊中愁眉欲舒苦臉愈炙竟不如與貴臺分手在何月何日又同貴相鄰躬兄道路不過百里而雁杳魚沉如醉如夢貴臺以次妙之品得時哄此老太冬媒耶昨一雨初過萬民樂業遙望琴堂曷勝翹羨增寫一端貴賤皆剝雖無花樣而稍堪稱

佳誌不見叱也方伯公補給一事不知應辦何貴臺想已酌定於胸中矣幸示其數不敢異同懸絶借符助給誠無奈何事耳不盡

與吳川巷

孟春小价回述門下惓惓之意不勝感激但讀書學古之懷終付荒烟蔓草非一朝年能對學鈞而作楚囚之泣已耳然五斗折腰馬牛之應亦何足辭惟望不受鞭笞得以潦倒斜陽聽笛聲而歸去爲幸善後之事非門下其誰依乎此

問功令日嚴而流弊日甚如是不可不如是又不可不知如何後可其使人佩銜抱服也爲口一事東兗公書推於濟寧公雖東郡公所詳極其佳妙奈濟寧必欲以兗州公之詳到爲定似欲遷延時日置此于不問也敝邑民皆鳥獸走區區一令痛哭流涕將來終歸爲閣爲令者不能爲民除害靦然受父母之稱不亦羞哉況妄言學古志有匡濟耶已矣上之不能與一時名人馳驅　皇路下之不能爲彈丸小邑除其疾

苦中夜思維嗚咽而膺但如此世界得擺脫徐行不致傾軋以辱受毋生我之身足矣惟門下憐而矜之使鴻先伸鄙悃月內遣人再候萬祉餘不盡

豪傑也良吏也孝子也于一札徵之矣　仲康

復李公弼明府　字楚石諱樹世鄧縣令雲城道上

老年臺以披陳導款之才作鸞鷟鳴盛之事猶屈鴈鳳于平岡禁神龍于泥沙也一旦摩雲衝而作驚人之鳴指日月而沛彌天之澤豈非爲

古人豪哉弟塵鹿魚魚待罪有年毫無善狀足稱於錦里霞翰下海引勝槪感況揚以貝錦不啻百朋登受寧無汗洽耶謝謝令君妙姿真達大之器倘可努力處無不仰邀空函佈復無任神馳

與呂朝城

聞郡尊已將會審一案駁回貴縣矣何至今不見台檄移示也此案各詞俱在貴縣弟雖會審不敢多措一言今既駁回則不得不以愚見向

年臺一商之也我輩聽訟當先推情而後論理而後引律所以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回棍之惡天下共聞前年莘縣任生魯被抄搶燒其房屋搶其資糧無所不至前撫所以赫然震怒大爲懲創者也昨此帶內稍後幾第一日索錢爭鬪不過市非常事次日引數十人來鬧此一事矣第三日以數百人持械而來是欲以搶奴任生之故還搶奴此一方已彰明較著矣故舉民大懼集衆而驅之誠恐復受任生之害

勢所不得不然此實情也擬李永福許供或貳皮條或途過或耕地世豈有無故而打買賣行路耕地之人者黃亦豈有人來毆我而我延頸以受之者哉又豈有大為人門不奮擊而能退之者哉則華人之奮擊以救目下之危而不思日後之犯法亦實情也若兩造中果有死者則當以鬪毆之律論視其傷之輕重以定罪夫復何辭弟初審時與以各取保辜以觀其後也今辜限滿而兩傷俱愈復引傷之輕重以為新例非得情之論矣況永福之弟不死而以死控誣告之例與然念其弟之骨實受傷則減等可矣爲得無罪弟竊以此案須歸之于理而已理者春秋重首惡照代嚴誣告而苛人則有不得不然之情也若永福之弟本死則鬪毆論傷之例弟何敢於一詞哉事係命案情理關頭不得不判判也勿以之乎者也厭之何加一喙

何此節獄千古無冤矣乃竟不能加先生所云者欠通者多耶仲康

復陽穀縣朱公

老貢臺新政辦理隣封擬彩不興之賀未棠莞爾才情不伸反增慨矣逆人為害人所共知此番之可惡者竟係弟公出馬頭喊控則非比尋常擊獲之逆人矣所以不得不一開之也若封賞則與僞供當解部弟已若落搒再三勸諭不許需索被害民人分文毫不辱命兩相安全弟賞以路費星解督捕矣錄與附覽不一

與孫淸萬

諱應運萍疇
昇生能賢

病人心慧而性急心慧則諸凡了了性急則事多不平而衛中之人皆其等輩也大小舉動不得自由忍耐抑鬱故胸多積滯脈亦微代耳今胸脹不可言久則恐成氣蠱或當以抒鬱疏經爲第一義則香附阿膠而再加減逍遙散治之何如僕不知醫而知其病惟足下裁之嗚慚

復錢協仙

弟近況更復難堪將來不知竟作何狀先生爲我一挽腕否否弟已得眞消息春夢不必再做矣但得先生法力護持使夢中無恐怖相不墮

懸學趣中則葭翁大人暨先生放大光明之大慈也懇懇葭翁不棄既以可用之人視弟弟肯自菲薄不竭力以報知已耶况好義有同心一舉而兩得者乎然其事頗遲不得不遣行人先歸耳容再報不盡

復錢侍御

荷蒙高誼不以下吏視之而以素交待之勤勤銘心不知所報惟望聖手垂慈多方護持不至淪墜坑廁足矣敢妄作青雲之望耶梅仙先生

所示不勝感激慚惶之至謝謝佳卷二冊自當獻之當事摩頂放踵斷不相負目前一事方在力圖舍弟數日內到京或有以報命也厚貺不敢却但青瑣閩中沉沉夜月清况可知何以得此百朋乎感愧感愧佳扇在郎嗣容作南飛一曲以附箋裘也不盡

壽丘縣徐明府

枌榆弟兄同作天涯之吏不能時時握手君勝悵悒前承手示郎延史廖老宿敝署中剪燭深談所以為快但幽窗况味殊不似若宋細舞輕敵酒闌人散也一笑恭伯老負荃華落星輝斗間紫氣侵人特獻一芹聊將賀悃似珠游陸離徒嘆魚腸無色耳野人之意幸惟台鑒是荷

與仙吏諸不佞 風流美人仲柒

與祁將軍 諸伯寄 青表營

春風久拂絲樹陰濃老年蕁細㭊營中黃金耀彩大將軍樂可知也弟壯時會讀七子書後復肆力于孔孟而今官涼倒如披犬傯雜顛影不

堪自問慚當時不乘紅叱撥與曳落河爭起距耳（紅叱撥馬名 曳落河壯士）一嘆華逝不知何月何日耶夜於貴營陳君處始知已度二十日矣傀儡無地特遣恭晉一芹補巾微悃想此常潤透為愧不介介于後至之咎也幸惟勿哂是祝

與將軍諸僚佐 宗氣超人寧集

與錢栩伯

余于端陽日以一函奉復燭祀來更以片言道悃想皆入先生尊照中矣天涯絲樹一望無際

止似脩吏愁腸重重疊疊不知何處可叩蒼天而一問也先生知我其何以教之小价俱在江南署中寥寥無人因令弟之便代上侍老于春一爵自知非薄祈先生賚其匆擬苹甚苹甚近況舍弟自能言之不述

與錢侍御

恭承鼎賜榮感非常惟延望玉皇香案逸日日焚香叩首而已紀綱久回京師諭言容當竭力舍弟入都倩其代申寸敬恭祝千春願台臺大人筆灑西江爲　皇朝佈其德澤爲天下沐其瘠瘵兼爲下吏一走霆風雷雨以消其沉憂痼痛之懷苹甚苹甚如某者所謂不足爲之僧屡煩台念謹勸明德已在前書矣不贅

復武城趙明府

棘闈握手忽度芳春言念雅懷行務依切老寅臺才大加天縱音進播想南畝圖中已高點一座以待矣閱紫瀾過萃極道貢臺被格垂愛然深爲感愧敢不沐手代謝拙刻何足齒及偶未

印刷容月內外駛賚以供一哦可也蕭風蕭里槐影深沉緘歎舊里可想見鳴琴解愠之樂也臨復昌禁神往

與長興任明府 諱觀㵾字來源徐州進士

老年臺嶽秀川奇鬱姿賦彩先若雲龍之望雲龍山在徐州茲宣浮玉之華浮玉山在長興初政輝煌循聲已遍海內矣欽羨欽羨不佞潦倒風塵去秋有藝嶠軒至今抱慚去已茲敝門人閔子紫瀾計偕而歸復將有事于四方自當以弟子之禮執經于父母之庭者也在不佞與年臺不過半面之雅而尊大人與公君令叔則誼莫逆有年矣髯以便鴻稍伸候悃想不許而鄙之也敝門人雖貧無四壁倘可噓植處惟望彼格垂青斷不敢數援假字也臨楮遡切不盡

復臨清馬北海

備火霏霞槐雲沉雨而黃茂在原出家之樂想絕勝勞吏繹營也年兄修鱗清源之上兄弟揚休父子濟美非世積之報何由致此向承過塘

深蒙雅懷至今抱愧茲蒙惠以脯緋頓覺神情爲爽感謝感謝前賜明文二冊其百家萃一部自崇禎時之楊維節以下伏少楊伯祥左蘿石等十人之文殊爲缺典或尚遺尋訪中或失之他所于祈罷神覓之以成全璧至懇至懇倘不可得乞于他友處借錄一則何如望望增暑一牖亦猶山左之蘭紬也耶苟爲當暑之衫勿鄙勿哂是荷

與衛儒叔

兒時瘠弱不啻昨年轉眼未幾而兩兩白頭矣人壽幾何流光可駭彼存心刻薄者徒爲天地罪種誠可浩歎也吾叔以爲何如年來極承雅意姪心甚感奈牛馬隊中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反不似肯綮一盤足供飽食是以圖報之懷至今悒悒耳鄉當錙毛務申寸悃奈當山遇鄙懷華輒勿吐元長弟倘有佳耦姪郎當努力以助其成事不得念先姑叔後嗣事大也若欲以之爲柴米之需不爲先人香火計則姪本寒薄嗇

不能割自己之肉補他人之瘡矣便中乞示知之老叔許大之年入城時自當到姪家信宿一飯稍息倦足勿怪怠慢可也何必因旁人之論累足自苦哉餘不一

與盧爾騰

濶別甚久時與雲樹之懷想老親臺健飯如常也弟淹蹇下僚泥丸一邑諸凡艱苦逋負之積幾乎于頂奈何奈何昔承親臺雅意以一庄見售不意連遭水潦錢糧種子之費過于價本屢揹賠去三百餘金及欲轉售于人而親臺必欲以原業叔之本價之內扣去錢糧數十金此亦不必再向親臺明明矣但庄已復還原主而扣餘之價本並無分文見賜今又三年矣想三年之內籽粒所收尚不足復弟扣餘之物乎親臺揆情量理勢能以數百金擲之水中而毫無些微以自慰耶知親臺未必急發特遣价持收帖一紙或多或少與則收數可也弟諸凡以忠厚待人故能體諒親臺想親臺亦必有以體諒弟

矣臨楮不盡懇切

復黃虞庵明府

高軒過敝邑竟不一駐華軷至今如天際真人可想而不可即也弟初六日始策馬彝門謁見上臺一一春風駘蕩使人心醉遇如此上官實吾輩大幸想老年臺有同慶也但爍石流金道途之苦誠不可言有拙句云山表橋邊思白水瓶罏院裏羨垂楊蓋指極思陰之詞也可堪一咲否承惠荔蔭味香色甚與尋常市肆中者不同拜使謹登正不知何痲消除矣謝謝拙刻無印成者容日寄改何如不悉

復九咸

五月十八日張爾兄從東省回接手字始知家中起丈未到殊爲扼腕然見阿嫂家報中有三月十二日五塒之語尤不禁爲之雀躍也賀賀覆翁溝儀何足云謝弟當事處問心許嘱之語使我感刻無地也四海空洪一官如寄將來税駕不知何所終夜思之得勝心悸楊星老向若一字及我酉俯選之信未到殊難預謂且署中之人遂遲至今聊將來致此意長安炎暑珍重珍重

與吳匪菴

近事忽多反覆殊出意外竟不知其何所聞何所見也因署止一价可月之京而諸凡允劄不能出門是以一春魚雁遂爾杳然淮陰李太史公愷不佞未覆姓時舟有昆季之稱別來十餘年雖屢承存問而不佞皆辭裁答已難免疏濶之咎不意此公之留情甚篤也向嘱之主考周公又嘱之東充李公有加無已昨見方伯公尤述其殷殷之誼是此公之用情不淺而不佞之冬烘益甚矣頃門下引小僕那謝之　請命一事含弟書來謂司其事者即其內弟嵩也欲同原人交付濤妥不知可否亦煩酌而行之閲紫瀾到此門竟不得入被門亦嘲嘲事諸凡小僕口陳切嘱不一

復錢塘伸

春來聞兒誠可驚愕先生抱膝長安一任飛花過戶何快如之然愚意欲先生早回江南與故人問水尋山悠然塵氛之上爲暮年最樂事也不揣唐突何如何如不論唐人好事皆歷事之何則誠然矣閱人是貴人之何恐未必也人情如秋雲世事同急瀨若我常戚然皖然與亦日蒼崖爭千古者幾人哉居如此之世與如此之人分上下論尊卑稱倒汝而貸其喜怒伺其聲色以聽其榮辱不亦勞哉復何閒之有夫既不閒則奴隸之大家之鞭笞之訶叱之不亦賤之子歟先生想當哄而欸之也署中止有一僕可遞往來楊星老之說因無物外無人故遲遲至今弁乞道此意至囑至囑

蕭勞賤二字使人

嘔噁而起仲康

與楊星源進士

別來五載時切雲樹之望春閒閱年兄禮闈克捷不禁狂喜欲狂四月二十五日見手諭波殷以故人之誼爲言幾何敢當郎欲遣人賀貸因署內止有一僕稍識京師道路其他皆草地蠻也昨舍弟家報及揚老書到知年兄指據長安寄僕頗切特遣如數奉貸非必云報也僕金馬玉堂以至青雲萬里時時念藏笠一老足矣僕近事不敢瑣瀆恃故人知我也不莊

復權憲薛公

早職省回知老大人按臨清源因天暑乃郎日言歸未候憲示至今惶悚典史楊開泰已于月之初八日有人從盧龍回尋矣所得平安報正欲馳獻今蒙諭不勝戰慄郎交差役賫復其卑職所聯吳郡青毀堂之物亦如數封付訖倘卑職得蒙老大人慈庇居華一年則以每年聯銀五兩爲定例乞老大人留神攜帶深感深感謹稟覆

與鄒端水明府

轉瞬過華竟不飲盃水而去深爲慚赧別來細雨如絲漸而復積日如新婦現少藏多民憂既薄復不得天與民爭之憂也今早忽憶貧臺行

旌必抵阿城特差恭候萬安幷獻一芹以佐村醪以壯客懷卒念故人之貧勿鄙勿卻是荷

妙喻解人頤伸康

與陳允大

高軒過萃如入野寺遇孤僧蕭然況味不知禮數所謂主人褻客甚矣抱歉何能已已特遣代荆想年兄能恕從吏之陋也家石岑不知南歸否不敢另贅介祈致念爲懇薄儀一函聊申芹敬幸惟莞納爲光多矣瀆冒不然是驅野人于戶外而叱斥之也未懇至懇不悉

與陳允升

同作如此之官深悉如此之苦盛承門下高誼于此心眞有所惻惻者自今脫略世俗一以眞氣相往來自足千古也何如何如令兄過我簡褻不甚自慚誠恐反齊之日有不便人者之人則疎略之咎終不可贖矣特遣馳獻芹貲出心惻萬勿辭斥使省却許多往返矣觸觸

役祁淡巷

熱風猛雨淡伯惱人窮況味蕭然原自如秋也道路之日無一確報諒小醜爲祟未必有甚深之慮新平令雖另有其人而楚老音耗杳然射屈指遙俸未滿而降調亦無即報正在憂思之甚二事俟有確音遣人專報聞闔宅康好雖天涯樂事而新水難鳩想不與廣文兩眉也何時握手一話相思餘不盡

之苦寅翁曾一道及否前舍弟舍姪往謁花封弟愧不能阻或亦交各有道耶聞舍姪墜驢傷臂倘可稍移部還過幸甄之而南可也幸致此意餘不悉

復金陵李邦旂

丁巳晤後倏又十年昨接來音知故人健飯喜可知也弟所云過此地爲管城計則北人所用與南人不同皆京師水法所製柔而鬆是爲上客若南中健貴之品類皆落落難合親翁老矣萬勿徒勞跋涉也若到金沙可訪二小兒一會或有以報命耳尊製拜領刪潤不盡

復錢幼鯤世兄

別來雲樹時切遐思所得世臺錦鯉深慰夢懷世臺襲先大司馬蔭客從錢塘來言刪畫棟良儘興家食況以世臺之才史筆高簡妙絕一時弟所心服何不閉戶讀書爲鵬飛萬里之計而頻年頻涉他所別營兔裘何其徒自苦也至令弟之不肖身在學海沉溺日深近與君家翁口舌激撞殊不相能驅逐正在目下其他意況可想見矣憂愁悲憫無如今日世臺能諒我否若獲康好政翁處自當竭駑足也薄寄小敬實出剜瘡勿罪是荷

復錢葭湄侍御

畢某下吏非材無當日暮論棄自甘已非一日台臺廢念夙好去春過煩齒頰貸出變我深不覺磬我過也某聞之已不禁愧感俱絕此台臺古道自敦非某所敢干而上人以爲疑則幾於掩高誼而僭越走者矣不亦冤哉茲又蒙鼎言薦切更摯某何幸而蒙台臺垂注若斯之甚也俟生雖老矣報或巨有令弟某自甘不肯不蒙驅逐鄒屬覆載洪施其他奢望自非陽城能無受寵之驚乎況雞晁之力飲啄以外皆無餘擬而纍纍之胥倘未償其二三將來飽爲正不知何所台臺所諭已言悉是老萬勿輕諾矣使旋暫此拜復芹曝之念狄以爲明不盡

誰無知己爲而生疑則公子無知不必責而爲鄒彥亦受斷者耶千古疑事將何以解

復九咸

讀弟言足見關切之甚而星老曰述爲思兄終夜展側憂形顏色同胞之誼無踰此矣感感弟自量待罪以來功多過少現見士民歌頌隣封稱譽　朝廷舉劾必求確據一人好惡豈足定人平生此想所可自信而亦可自恃者也至于非常之事尤須有非常之力者爲之愚飲啄之外無以爲討豈賢弟亦不之知耶爲我恭謝葭翁有負高誼慚惧慚惧拄月圓時當道人狷貧旅食弃卯葭翁措除也餘不盡

復錢栰仙

浮雲蒼狗自古爲然然吾輩胸中確可自信者亦直付之一慨一歎而已近聞將事五椰之念已堅矣不則應將軍雖老猶能作據鞍顧盼狀郎蘘此鍮肋當從長箴大哉中作生沾伏波銅柱不剁猶有吞會須扶而正之矣一咲木易公雖於五月三日以合例之冊啓當事詭而星老之來葭翁之札弟反懇辭再三者無其力亦弃無其志也道路紛紛欲以一塞侯先生不知尊意何如幸明示教我餘不盡

時湖南兵亂先生欲以丈詳撫軍丁公求劾軍前聞已平而止此稿原非虛語也仲康

復吳匪菴

數年以來荷蒙高誼所謂謂之曰無角不照蕩蕩之風無際不曬矣而僕亦自顧衾影無所愧作實欲以清白二字圖報知己耳現今議建祠議立碑者俱恪守功令切切懇辭而歌謠粥于郡邑口碑響乎隣封亦有耳有目者所共

聞共見也乃東門之狗幾稱喪家則胡爲者哉然毀譽須有確據豈可以一人之好惡爲足憑乎近來時事道路紛紛最上一樓郎易拾級亦懶登躋矣況欲加之力耶雖鄙公于五月三日以行取合例之冊進而星老之來僕已懇辭再三但衛武公淇澳雅致祈再歌頌之而過墻李太史則慎史嫡十八公可矣他不煩瀆慮也八月聞道人拳候餘不悉

慷慨歷落使人讀之按劍仲康

復孔黎正孝廉

別來許久想絳帳春風勝俗吏多多也遊子天涯時切將父之念門下可謂無愧古人可敬可敬所云已著毛价致張君矣家訓板在江南容另來日報命不一

答鄭思巷晉學

六月初旬道路紛紛殊使人震駭而老年尋台臺培德深醇吉人天相料能於風聲震蕩之中收之以鎮定也徹親翁張君楚白向係台臺細

閱同譜一官萬里竟作彩雲飛散窮孩弱子不能言歸其長君過萃乞矜資斧稍從劍閣虎狼之中從蠻烟瘴雨內扶櫬將扛以歸雖人子合盡之道而家本寒素旅食萬里景況有可想見者倘道由台境襄下俯作表卹之贈不亦生絕斷腸哉梅翁台臺前秋四選滿名簽者日千下辨之餘詩書之業亦足難事然吾黨此心原有同然必不以翁言為可厭也臨楮聰用

此書作于六月中旬尚未卜患老吉凶消息因楚老長君力請不得已而付之也遽望

有故人何佐和潛丹府易勝港華蜓巷作深

復陳佐鈞明經

今歲陰多晴少秋不茂盛誠為樂事而寒暑不常翁忽致腸氣之病痛不可忍服孫蒨蒨覓未見効乃覓一外科醫者治之不得已也雖痛愈八九而藥用狼虎恐愈後或傷元氣耳家有一婢右足濕瘡歷年已久亦偶使治之非特為之也承先生下詢謝謝行販之說雖蒙郡尊以翁之合例上聞然例之合不合未可知也翁諸

凡任其自然恐自然之例仍歸未必合耳丈夫年過耳順不作首丘之計而役役風塵覺逢者所為日今日之時何時哉能濟世乎能澤民乎能擊奸乎能剔弊乎素蒙先生知已不敢不以肝膈相向一字誑妄不可以質之淸夜也承問東府伊誰翁微聞文登王君寧陽陳君亦未知確否并附以聞

此得遂意付出伸度

與祁將軍

老年壽一時名將千秋偉人敦詩書而崇禮讓
緩裘帶以靜鎭閫第心儀久矣日來道路紛紛
驚心風鶴竊謂爲上策者當密行防維而靜其
聲色以安愚民之心不宜輕用羽書稍見張皇
開奸人鼓惑之端也弟思楚人雖從來悍疾而
事發于猝然未必有夙謀遠略此時烏合雖多
其心未必貼輯急用招徠撫行反間散其脅從
而以大兵臨之百日之內便可削平若稍偷少
兵遷延時日萬一一戰不勝至于再戰使賊膽

一壯則賊心漸定半年之後恐致尾大矣年翁
以爲何如今日之上臺飛檄州縣小心城池謹
愼倉庫此于太平無事之日言之可也一旦有
事州縣有兵可戰乎有糧可守乎若曰思患預
防則招兵乎積穀乎二者不可行而徹令小心
徹令謹愼亦虛文耳適足以啓民心之疑懼矣
夫禦亂之道當知其情形當謀其遠大弟思楚
人之亂若欲下江南則江南未易下若欲入川
廣則川廣不易入皆與東省無涉也若西走陝

省以據地利交通關外以圖進退則與東省愈
遠矣倘其從襄陽直趨南陽取開封以窺黃河
則震驚圻及我矣何也襄陽至南陽不過一渡
漢江則南陽至開封絕無險阻開封與東省之
曹縣相去不過五六十里耳襄陽之抵東省亦
不過千有餘里耳所恃者黃河之險不能飛渡
而今日之上臺不知此道之宜防則何也弟竊
意果爲思患預防之計宜益倍加兵于曹州營
使之移鎭曹縣以防黃河而東兗道原駐曹州

宜檄從沂州回舊駐之所彈壓一方以爲黃河
聲援則門戶謹愼勝于紛紛羽檄且恐民之
耳目多矣然小醜經營未必及此而朝廷已
使山東總鎭守襄陽由西總鎭守南陽賊斷不
能過漢水豈能薄黃河哉弟固上臺之檄而偶
爲過計耳年翁以爲何如近又聞貴營之令三
月一更戍守之兵此事斷斷不可行也夫城守
之兵宜盡撤一處爲美今分泒各州縣多者不
過五六十人少者三四十人耳又使之分散于

各鎮各集之間可謂分而益分矣欲兵之強得乎若曰以緝盜賊也則州縣官所司何事而恃此城守之兵乎且獲賊緝賊曾聞有城守之功乎敵不若撤而聚之以時訓練之之爲得也若夫分汛地方必不可撤則宜使州縣之官與城守之官相與有素則文武和而州縣之士民與城守之兵丁相與有素則兵民安文武同心兵民協力此人和之道愈于金城湯池者也若三月一更商目生疎情意不洽豈戰守之利歟覽

此來彼去道路之中係無傷民一不取民一粒者乎係無日古之爭氣質之加者乎一有不合則道路多事矣若恐兵之外居有放債結怨斯博生事之慮則飭勵營官嚴其軍法而已豈必移兵之爲得耶莘邑舊城守官徐廷輝通防二年官民甚洽去年留而未允今値吏議之時特具寸言伏乞老年臺轉詳鎮府仍將徐廷輝撥守莘邑以慰士民之望弁使長防此土勿數移易則封疆之便多矣至懇至懇書生談兵勿哂

爲荷臨楮瞻切不盡

諭之使人起敬大范老子胸中十萬甲兵隱隱見一班○仲康

復徐城守

夜來寒暑蕭騷六月如秋與年翁燈前笑語慷慨而談天下事亦甚一快然褻客甚矣二十九日弟已移會祁公申請年翁復鎮此土矣莘勿邢邯爲懇來紬甚佳名曰牛朗或是地名或是人名紬遂由此成名耶其價不妨加年翁所諭望語紬客遲以數日郎馳賫去何如膏丸一藥

拜領足徵痾癢關切之誼謝謝庫金正在奏解庫吏奉藩檄提比弟又襲蹤未能應命奈何奈何故人知我想不怪也不盡

擬上勸河振大人書

竊惟儒者之學在明理明理而後可以接事人臣之義在勿欺勿欺而後可以入告立身既無偏黨聖上自有天鑒庇理明義正顛撲不破之道而是非利害均可不計者也今日之河工紛紛盡言上河下河此頭緒不清何以爲立

言之地竊謂宜者上河下河之說而言治淮治
河則可以言其所以然矣夫黃河西自徐州過
宿遷桃源清河而與淮會淮水南自壽泗北至
清江浦而與河會遂同流以入於海人人所共
知也乃天妃閘口清江浦出口而入于淮淮水
大則湧入天妃閘而淹及揚州之一郡淮安之
兩邑兩郡之水皆淮水耳惟淮水小則河水倒
湧而入天妃閘亦偶然之事而已故高家堰所
障者洪澤湖之水也說者謂洪澤之水高于淮

城之樓無壩則淮民盡為魚鱉而洪澤之水實
通於淮故治淮者必治湖治湖者必治堰所以
防湖水入淮淮水入閘而兩郡之民不堪命也
竊謂開下河而不堵堰雖疏九河不能抵洪澤
之建瓴然徒築高家堰而不疏下河則不但淮
水可患天雨之水獨不可患乎抑淮水小而河
水入淮不更可患乎兩郡之中尤小而兩淮之
鹽三十六廠俱在于此萬一淹沒則　朝廷數
百萬課不無可慮乎故下河宜亟開而高家堰

亦所宜築兩者不可偏廢此治淮之事也至于
今日之黃河實以資運為主近開已開河于宿
遷之北名曰中河以通漕艘惜也此河不開于
黃河之南耳黃河之南原有運道故道若一開
之則黃河北岸可以任其入海而專力治南岸
矣今既開北岸之中河勢不得不兩岸之兼治
也何也中河由宿遷縣西之落馬湖開通至清
河縣之北以入河漕艘出天妃閘竟不入黃河
而直入中河則二百餘里之黃河可以不用實

運道之最便者也然恐河決北岸則黃水之淤
沙中河可旦夕而廢徒勞數年之功而終歸于
無用非萬世不弊之道也勢不得不自徐州至
清河縣三百餘里高築寬堅之堤于北岸以防
黃水之淤中河若此河開于黃河之南雖工費
倍于北岸而專力于黃河之南岸築寬堅之堤
亦自徐州以至清河縣不但防黃水之淤此河
且并所以治湖治淮而治下河矣何者黃河決
南岸則從桃源縣衝泗州而直入洪澤湖洪澤

之水本自狂溢而卹以黄河之水豈無破裂之憂乎洪澤溢而入淮淮溢而入閘此淮揚兩郡之憂也今中河既開于北岸竊謂宜自徐州至清河築堅堤于北岸以防黄水之淤中河更宜自徐州至清河築堅堤下南岸以防黄水之衝洪澤則中河不塞下河不溢萬世無弊之道也此治河之事也區區下吏攙埋而談並無依比以猶涉利害之謀者也執事更加詳核未知有當於一得否

此乃眞經濟文非身歷者安得知之 仲康

與龔上招

別來雲樹瑚切懷思無念當年有如昨日幸聞故人健飯如常頗慰鄙懷而窮愁日甚又不能不時爲撫几也弟潦倒風塵欲歸未得然此心已久與麋鹿爲朋矣倘今冬可脫樊環則翱翔湞渤當過訪足下尋兩廣舊遊問桃花消息也便鴻聊寄相思一芹之菲勿擲是荷

與許九日

婁水籌燈論文風雨當年樂事回首成悲而故人淪落不堪屈指每一興懷不覺淒風苦雨之交集也幸聞足下如常健飯而著書亦大蕭疏矣才人命蹇天地誠局何必努竊附文字之林謬列仕宦之版而衣冠束縛滿腹畏途此中苦況眞不堪向故人道及也明春歸來想可與足下重長嘯烟霞一醉大梅花下耶聊寄二壁之資勿鄙勿擲至囑至囑

九日吳中名士老而無聊先生寄以二螺知九老翁擊唾壺而歌烏烏也 仲康

與徐子師

江左徐鉉文章馳譽非一日矣而潦倒如故天乎天乎何使人竟不可問也別來五載雖時切懷思奈作吏之苦大不若廣文一席之可歌可嘯可狂可豪也足下窮益甚想文益工矣然一字不堪養其奈之何古之人陋巷簞瓢歌出金石足下勉之聊寄敝胥之資以堅欲暮之志勿鄙是荷

與王頒侯孝廉

風承高誼縞紵未忘今春滿擬年翁有花上苑而再復拔劍與使人扼腕無已也然文章聲價更重于長安所謂遇亦榮不遇亦榮矣僕雖潦倒之餘每望高軒過我一觀星光何竟可想而不可即乎星老惠顧劇談之餘無不共欽才望兼感俠懷偶寄數行耶申繾綣如年翁者終當高舉雲霄俯視一切耳目下升沉想不為豪傑所咄嗟也臨楮馳切不盡

與苟原兄

邇來道路紛紛流言日至究無確報蓋苧處僻壤而稍有忌諱語非郵報所得聞也特使人至京口訪之不知吾鄉亦有所聞否弟精力雖強而心情不適且河北一二密友年壯于弟者如穀城令倪君才氣素稱無雙而溘焉朝露則亦已矣乃湖廣督學鄭君自為令為吏為守尤為子子所修之士頃今日之廉范也而抵任三日余家值此頗危生死存亡竟不可問大道人事尚可復信耶至于弟三子之岳丈張君遽遘萬里之外折腰於米索履清醇一言不苟而前年喪其子去冬亡其身寡妻幼女黃旐朱棺滯于釁烟之中阻以虎豹之道傷心有過于此者乎弟終夜哭泣求歸之念益切五月間已遞告歸一呈未蒙郡轉將來哭訴上官定以首丘為重惟求討與得一老守以為此生之萬幸耳吾兄以為何如但此間所負曾有千七近雖償其有半不知明春能脫然否九十月內當遣第三子而三三痴嫩遜婉先歸矣吾鄉親友有談及者為弟一訴苦衷非得已也空函不盡

與次兒南金

五月初六日遣湯崇歸正在優游無事之時家報不過平安二字而風塵作吏之心尚覺泰然有餘及抵省謁見上官歸未半月忽見楚中兵變之報又未十日而無錫張觀翁之長君號泣入署備汝三弟之岳丈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亡于新平任中方哀悼未已而邸報中見倪六通故于穀城矣據范方來云丘兆老歿于平

遠不逅鬬鬩於妻子者一年有奇不知存亡何若此皆我生平好友也忽又聞鄭惠老抵湖廣脊學之任纔及三日而全家流離于兵變矣此心之悲慘有不可言者此數人皆年少于我我邀天之幸得以永年足矣何功名之有且今楚兵變亂于南西人跳梁于北我如此之年尚戀戀一官夫妻父子南北分飛且晚之事誰能先卜我雖精力强壯而功名之心有如灰燼特豈朱奎到家與汝母子商之意欲于九十月內先

遣汝弟同大小男婦南歸而我决意告老明春便可父子團圓豈非大快事耶但此間尚少人八百餘金不知如何處置而回家之後兩補清風無以爲汝輩計且無門爲膳年衣食計耳然人皆不知足天下皆貧賤不知幾千萬等此上不足北下有餘夫何憾乎水落出時脫傑露肘吾謂之人始信隱居學今貧無錢眞好名眞勉强做漢子是亦一樂事也先生不及另啓郎以持原大伯之書共觀之可矣朱奎將行而三

纔高到其後來各書俱候纔高回時另行作答此時心搖搖未遑及也弁示知

先生家報篇篇以示人不但服其文佳令人想見爲事可對人言矣　仲康

復徐益侯明府

炎暑非常閒老夫敷政之餘優游于東山一局快何如之舍弟舍姪無端過擾歸來頌揚明德弟不勝感愧交集矣日來邸報中見故人淪落生死堪悲而南北擾攘憂思無限弟自顧垂暮之年尚爾妻子分飛關山萬疊羈目之間無

非愁怨久懷故國于茲更决矣想能出春雨長蕩秋光可且晚一聽對也君家梨花樹底諸兒弟久向往之但此時心境不適未免鬬雖奏而愈傷鄉國南之志不遂明春遣人奉迓弁使有苹下里感播白雪陽春稍資諸兒酒錢庶不空勞跋涉也何如何如于方老望爲叱致餘不盡

復那潞巷

秋來熱勝乃五穀之幸也亦太平之兆乎從來大兵之後有凶年荒年之後有疾疫此古語也

啟豊亨同稱近聞楚事將平而歲値豊豫聖
天子弘仁廣澤上感天心宜其萬年盤石耳孔
聚玉碎手寒署知其有公車之慶而援手示乃
有媛罵碎盃之說殊為可駭此少年豪氣亦天
下不無者大略師在能訓吾于耳嘛迺自乾古
之盛德者以之待凡人況儼然淋帳中人哉寅
輩之高明諒不追罪于昔日之曾丘也一咳寶
眷過莘能賜一閒以便稍饞否不盡

謝黃虞庵贈滿洲枕

日昨枉過反客為主恨薄福人抱病據牢未敢
恣其大嚼然亦僅飫于五中矣謝謝小物何足
掛齒拙刻遣足貽懈寅橐勿哂可矣何敢如來
詔所云別後一日小恙始於領懷扇風時為神
企茲忽承厚貽甚快鄙念但太美恐為造物忌
耳而自是高枕無憂則寅臺又而傲吏一傲也
悠悠夢思何時能已

貂枕守上謝貂裘
承趣絕韻絕○仲康

復耿百泉先生

數過射書臺下郎不終日尚行雖高由在望而
登躋不遑侍吏匆劇之態真堪自鄙也援手諭
兼讀佳刻不禁神往于游上三山覺蓬萊貞嶠
隱隱在片楮中非先生具有仙骨何能為山川
寫照若此近來案牘之餘惟以點蔡為事筆生
蛛網硯積塵沙久矣慚當年不早從希夷子遊
而身入蠹魚穴中竟無出頭日也署中原有傲
邑一人以供剞劂今亦無字可刻刪刪寒懶日
作歸歟之歎來人手筆儘佳政飫來春過我可

稍領大教耶文宗按東郡有日自當恭謁案前
作竟日談匆復欲言不盡

與吳匪庵

丈夫讀書萬卷出固有民期為循吏退不愧天
下後世又著書千萬言以訓子孫期世世為端
人正士此其人立心為何如心而自期為何如
人哉乃因落落數語為聘所忌反因知我者之
過譽空言無補竟成質恨將布履攖游巾浸覆
白日青天坐聽不可求救愈不可非鄒陽一歎

爲頭盡白荆軻一怒白虹貫日聘耶顧功名何足念所借從前所期反爲後世所訕唉謂我輩徒作書以自文耳足下何以爲我籌之使竊其緖而我自避之以全此没世之志則感且不朽其他何敢言何忍言哉不盡

自待不小未免有莫容之歎伸康

與九成

八月初七日忽于邸報中封到與阵卷一字語甚切摯時尚未見阵老曰講之報心劇疑惑政

郎由遣馬役入都限日而歸徊見吾弟手字介與爾公字絲見關切至誼然不求不可求之尤不可移爲無奈何事耳況由東爲令皆以春日之所入應夏秋之所需今當秋暮藩索甚于他年郎欲求之亦無以爲求也惟扼腕爲大而已近口諸凡謹而更謹以倘自處于無過成敗利鈍聖賢不能自計况吾輩耶不旣

與錢梅仙

日來心境不康憂瘵驚悸從前莳讀習苦作詩文常謂非此則無以度日自夋月至今腑次之亂筆畢之傾幾欲焚書拋硯不知稅駕何處自念丈夫讀書一生復著書以貽子孫則爲當世之循吏他年之端人而竟不能免今日非刺之口此所以湘雨灑天憂心震地也兹欲避素人之熖抱殘書而歸五湖以全此没世之名惟老之一字差堪自慰耳君家翁處弁葭翁先生其爲留心是禱不一

與錢葭湄侍御

謭謭下吏荷蒙覆庇之德云報無期惟銘思于無窮耳某讀書一生雖不敢有遠志亦自期爲當世循良無愧古人而今不免于非刺之列則尙何面俯仰仕途中哉思之眞愧欲死矣祈台臺留意乞君家翁以老邁放歸使得以満白二字没世母以所言與所行爲後世疑則死且不朽

與公愷李太史

風塵下吏荷蒙拂濯雖台臺棐念夙好而雲泥

貢一芹以代巵酒之獻幸勿鄙叱是禱是荷

與東禪寺堂頭長老

和尙以世家子閒未王法據獅子林吼地震天躬愧未能侍席影之下洗耳於妙諦反承佳惠兼賜瑤章感甚愧甚不知何時歸來以一瓣香供蓮花座前也共靑年落魄皓首風塵夢憶鄕關有如隔世今冬明春歸期可卜倘船到江頭和尙能下金山座化大千作禪床否一咲不膩一芹勿鄙是荷

以禪語作札自是先生本色 仲康

與張堯然

延來人情變幻風景堪傷躬五鄕之志已決幸老而更壯健飯如常想烟波釣艇猶能出沒魚龍之際而靑絲絡頭猶能一日看遍春光或謂咲酒家豪歡自祇尙有無窮受用也不知老兒尙能從我遊否恐弟喟生肩兒吃新腐弟方桃流兒數嗷石耳一咲一咲次兒紅絲將合不能不煩月老周旋薄儀一函先申鄙念勿哂是荷

與李天相

聞老妹丈老還守廸擧動如意眞吉人自有天相也僕宦海飄泊身念故鄕如在五雲深處大丈夫旣不能豊羽翮飛從翔棘中驚風颷雨思之誠甚自悼近來消息嫋作猢岸有期矣明年三月間當爲我載一尊酒向龍山上指點晴湖春色也一芹聊寄遐思餘不盡

豪傑嫌假名士風流點耀片楮之上 仲康

與秀上

數年以來以族誼而兼道誼不惟賓主實是侍肉以心相照毫無嫌凝忽聞先生有辭去之語不勝驚駭此必小子無知不能盡心以承師訓致先生無可如何耳然如了者莫若交此子童心未改不知甘苦離稍有天資而心所提携全無定靜之力此學者之不肯岀敎者之無術哉伏祈先生念其飄泊在外推子學爲作家讀書之成敗自有天定若非先生而更易一師則家庭起居諸凡不便何可含蓄合而更辭幾九也

僕言出肺肝並無一字之虛萬乞先生勉强復
席勿振高蹈之羽至懇至懇臨楮叩切千萬

與吳日講

八月二十八日已遣价候台社矣忽有自江東
來者述內人患勿予甚切因于今月之二日遣
第三子南歸而欲于旬內另圖以爲入都之資
不意尊紀亦于是日至也僕近況潦倒日甚一
日人之賢不肖淸夜定能自問僕眞好名且志
爲君子者也因言語之不馴而不能揚眉吐氣

已感慨足死況將加以無據之事羅織以辱其
身名耶足下觭觭紫垣之中而不能代白一無
罪之知己耶可怦孰甚焉不盡

又

大略彼不可以情感者也若遽以情致之恐反
攖其怒而其心斷不敢有所取是以難也莫若
于淇淇間探其消息再作商量何如然大略欲
我去耳亦似無策可摘也近有吏册一事字潦
草而耶模糊現批云縣官昏庸糊塗足下試思

山東書册潦草用印模糊者不少何至奉批若
此或者他日將據此以爲昏庸而斥逐之未可
知也幷報聞不悉

與唐賓君進士

楊星老至做著竟不見年翁儔臨不覺悵然年
翁聲望壓帝京文章越海外而紫薇一席乃
甘讓于人殊爲扼腕然他日簪白筆而步靑瑣
立古人未立之言建今人未建之功差勝深鎖
紫霄讀古今人未讀之書也向承壽詩曾付魯

公一函以致東鄰數年每荷推靑今者撫軍啓
唁頗不能信之于東鄰用是耿耿年翁能更煩
魯公照應前言一通聞問否似與無因而至者
所言不同也何如何如懇懇

復馬北游

博爲過莘如人古寺遇野僧蕭然況味不足忌
什足喚耶僕迕今爲慚悉何云謝也然上民無
怨恣之聲案牘有悠優之樂者是慰我故人者
也承諭臨折求銀一事雖已徵完而亳無解費

此足下在幸所耳聞目擊絕無雜毫兼葭者荷
蒙留神足見關切之誼三五日張爾兄先生淸
源與足下商之承賜撫賜公子雖小而佳正
席而嘗殊覺齒牙生韻矣獨大亦俟爾兄至物
色之可也不盡

復錢幼鯤

尊紀旋聞回已稍聞兄蹁躚之狀矣及都人辱
愛齒頰揚芳而所云非所志反致狂簡震心嚴
霜拂面有不堪向知已道者啟毀爲譽非大力

者安能致此弟彈丸一邑領人幾何而自惜羽
毛從不肯向湯火池中漫試飛揚之伎天地鬼
神固有降鑒者亦惟自欲避逐自安遲鈍任天
而行已耳承世念及微以復聞主政翁大人
自都門追俟從無片楮相聞亦守我未負
之分非敢妄冀上官顏色也按臨向爾無期俟
弱迎道左時自當爲世臺鼓此脣吻助此區區
大略在明年花發秋爽敝邑從無素絲之贈簡
中愧無此物非敢郵代緹袍試世臺反能知我

貧也不既

復樊河廳陸次公

老大人戢其羽儀高翔雲霄之上急流勇退者
豪傑也可止則止者聖賢也知機而息者神仙
也捧讀尊翰慕藕鴻篇熱腸如雪愧前者
未能及此倘今冬得置不論不議之列明年花
發時定須擲此蟣丸不復向獺濁場中飄氣矣
丈夫讀書破萬卷不爲知己者死而爲不知己
者厭且惡之此等世界誠老大人所謂知進知

退知止知足難捨能捨斯爲聖賢之學豪傑之
作用耳倘忘下吏之賤塌于來秋當登虎山高
處與老大人方舟而下一覽要離墓畔門消其
浩然勃然之氣何如蒙賜厚貺重以作叶明登
以勸不朽不腆一芹極知非壽之罪然愛敬之
心正自發世不泯也須稟

不爲知己者死乃爲不知己
者厭惡真堪一笑　陳仲康

復王左生

天下事有不出於個中者以鄭惠老之篤厚君

予而忽値非常之驚也天下事有仍出于倘中者以鄭惠老之篤厚君子而終無非常之患也吉人天相信然信然至于年翁反從極愴惶後得極歡喜事益可信天道人事自有不可知而實可知者在吾儒讀書修身做官以淸愼爲本做人以忠信爲主一任鼎沸波翻畢竟泰山磐石也年翁以爲何如辟年兄光過做治深條簡藥時時與爲弟道此歎歎弟今冬來春將有東裝之志羊山蕭寺蔦蘿高峯當不復使猿鶴歎人矣便復不莊

復湯德輿 諱之儀邵州人

大丈夫能與人排難解紛況知己如我輩哉且鄭惠老眞君子也固有不待排而解之者乎范方來述年兄致弟語使弟踢踏無地矣弟泣與五載頗能自愛其鼎故彈丸中外若來暮之頌然當今之世靑蚨群飛黃金塞眼苟非昏夜乞憐雖一塵不染斷未能亭亭獨立者枯宦之苦鄒得如曩者醉倒君家酒甕邊白眼高歌之樂耶近況更復寥落旣霖或已見其大略者明年柳色鶯聲中當取拾乞兒潔衣碗向岍山頂上一嘯煙霞訪赤松子消息耳可否可否便復不罄欲言

靑蚨群飛黃金塞眼是何世界余爲作一轉語曰此是西方極樂世界一咲一咲 仲康

復觀城張玉及明府

秋去矣宋玉之悲未去也然我輩心情無限及此別有一片淒凉非因時序深淺者悲哉時也何論秋乎老寅臺所云時逢坎廩然歟非歟太史夫此心白日靑天此身金相玉質對上蒼無愧對下民無作付之一咲一歎復一咲而已君不如洗雁影初橫正樸無爲之憂而老寅臺知我衆孤白之贈嘗特辦袍巳耶拜登謝謝月下新得羅尊接任加以明公三次色項作何商量時擬遣人求教想有不謀而同者耶附聞不旣

對上蒼無愧對下民無作耶對上官便有一片淒凉此何故歟 仲康

與陳允升

九月二十四日二令兄抵莘附門時矣竟旅宿

于南關之外次早指十飯而不可得驅車他適
情甚歎瓜還時頻致此念大令兄近祉必佳曾
有論及否中洲畏雪庵文章詩賦久爲英下推
重而性頗折腰棄五斗以歸尤科第中之矯矯
不可及者往東省佃懷道經貴治將與其門牆
桃李爲信宿之歡其人高風曠懷與君家謝浮
先生爲同蕭莫逆倘或晉謁當爲百泉壺人何
如不盡

復呂千戌

別來數月覺秋氣漸深寒威欲熾矣老年臺河
上治戍不無辛勞耶正補遐思忽睹霞書燕惠
鮮鯉快何如之愧弟未能懸魚殊慚烹鮮耳暫
此拜復容謝不莊

懸魚烹鮮用得甚巧甚妙　仲康

復徐益侯

同里復作同官而音問稍稀疏乃殊爲歉欵昨
接手示令親偶恐夜治方只簡褻爲愧反蒙台
謝不使人更加汗浹耶眞阿膠四兩併奉應用
弟買皮足時煎服當即馳送可也何乃云價乎
不盡

復徐靈伯

婁江分袂飛光如箭追憶當年依稀隔世矣愧
以一官寥落弗克與知己輩時時把握徒作暮
雲春樹之懷耳接手教如見故人欣快欣快鄭
患老持衡楚中洞庭春色雲夢晴嵐正須名流
相與論文既有介介合流無不倒屣恐後者
豈復用僕爻一言爲輕重耶然爲賢爲區區素
懷況年翁司選兩中雞林聲價久沸人耳者哉
明年君方來往楚當以一函相達介同囑之何
細尊選快覩大教捐刻未有印成者容寄呈政
餘不悉

繡虎軒尺牘第三集卷五

凝菴　曹　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兼金　□貞　輯校

戊辰十一月

復錢宮聲太史 諱中諧 吳縣人

向君婁峰夙崇披照而嗣君過斜握手言歡倚重金蘭誼同骨肉遍家之契竊謂無踰乃某罄移荸土寥落風塵暮雲春樹空極江東之目落

讀手示蕭蕭重遐思某彈丸一邑古所謂不能五十里者也丁地錢糧共一萬八千而紳儒占其有半加以頻年爲隣國之壑府縣緊官舍之門民皆爲獸而走招徠無術撫字尤難惟有冰蘗自守以告無罪於百姓而已乃耗羨無多上以應額規中以支稿糈下以辦薪米工孔千葉日夕愁歎故弱子未踏家妻未老而無奈饑驅甘心隻影儀貯伏腳魂銷神懷泪望長江血隨泪落山左州縣之苦有甚爲甚而作吏之苦某爲甚矣曾不若婁江片席魚鳥爲懷詩歎瀟帆也台臺亦垂而憐之否嗣君竟不過我或亦聞此淒涼不忍向愁城愁恨耶佳錫拜登湖綿如故人念我衆也弁搾佳觴則羨觴如見矣非濤一函暫伸芹念乾坤浩浩此情何極臨復不勝欷歔

無限傷心事無限淒涼語都爲得浩浩落落而又旋曲有致伸才也仲康

復陳允升

馬齒加長疊承佳錫弁所托以代售者而兼貺之門下之情眞與高山流水而無窮矣謝謝夫

當今之世以年爲諱居官得壽竟爲贈嘲所獻安得如古者重黃髮而下蒲輪召公擲爵以佐周腊伏予罪闕而獻句曹哉恩之殊異情心而門下憖憖以最上一層爲嚼得壽人眦裂耶僕精力有餘形質頽澤胸中浩落之氣不減少年或者上天愛我欲因秀水佳山作花晨月夕我作世上頑仙人間閒客未可知也於內爲政仲尼豈得桴車已矣歸休乎夫復何辭大丈夫得則龍驤虎跳失則鳳戢蛇藏亦何怪而不得

書尤學者身心性命之基足下乃能讀而好之
好而不朽之耶確菴爲聖賢功臣足下尤先備
後身矣敬美敬美不佞今年之吉備于他年如
已者自能想見之明明則後將人耳爾一并附
候勿擲是荷

復李錫蕃

据官何人言窮近日罔爲習吝言之殊闕人懷
至下歲逢計吏之年昔人謂之官員遺疫賢思
難有定評而疫神所播分生死不分病者也賢

三集卷五　五

壻亦知之否自夏而秋而冬憂勤傷腐幾不知
生人之樂至此亦何毒之有而重煩懸念錫以
厚貺乎昇登之餘不禁感激及讀翰音又復使
我惻惻靡已徒付長歎而已得惕之爲久已聞
之尚未遑賀又承惠報益如懼服門今信進一
价用伸尤悶之慶北際心倘尚未購孫瑚麥不
但無以將敬也不既

多心語耶見得
悉藥尚望中得

與徐益似

歲暮矣年加矣衰老之將至尚碌碌于簿書中
殊甚自憐不知來春能遂首丘一望龍山佳氣
否老貢臺才猷茂著年力精强術業之勞想不
日播于上國矣羨羨史東老過聽極譽誇尤之
禮雖兩黨蒸蘿原非强合而鱗老雲老從來有
北縱綣一旦見之于東觀衰不禁爲之悚惕而
輶軒之棄編絝之微尤覺汗漬無已時乞爲此
致至囑至囑練湖俞君久慕高風特來叩謁想
桑梓情深不俟鄙爲介紹者至于俞君風流大

三集卷五　六

雅寅臺一見自決矣不既

與聊城顧明府

弊吏之年復至歲暮簿書拮据諸貢臺所同而
漕糧一項不徵不可徵之實難則有者爲獨甚
也奈何奈何想老貢臺才大如天披隙導窾游
刃有餘不危乎方亦肯將一指教否尊佇明誨
至敝署所云云共四項弟已於役總上然而號
額以閱之慷慨以擲之想貢臺亦有同其不得
已耶或耶大率小經營微有不同者乎丹陽俞

君善米顛山水，白紀花鳥，而款由金石，覺琴笙之高蹚儒射書城畔，有日尖貨索數，政之暇，或可一進教否。俞君倘主廣作，不煩縷綴之惠。惟欲一識荊州為快耳。餘不悉。

復館陶李悔士 諱璐

焉刊嚴顏以剛之概慨以獅之二語可想見其擲筆長歎時

向人館城，再聆清光，至今仰德輝而神往也。承尊諭下徵拙刻，弟本江東賤儒，信口妄言，何敢漫襲當世作者之目。祇緣昔在𣳾江，多士劇金刻其八九，後至陽平，稍補成帙，正恐荒唐潦草，供人厭唾，何年臺之竟置齒頰也。愧甚愧甚。其板在江南者大半，在莘署者僅一二，故兩地印刷，湊合頗艱，止存一部。郵呈台覽，若當事所容，竊為未敢也。明春倘遂彭澤之懷，當于江東郵寄，再副尊意何如。臨楮不盡汗切。

復馬北海

高誼種種，銘勒無窮。幣刀嘅事，復承遺价遠賜，而剪綵之佳，滿堂為之色喜。不知何以為報也。

不佞目下需金八百，貸借無門，蹙眉長歎，日展轉於斗室中，如少水魚，空仰鼻呷日而已，奈何。來春能過我把握一傾愁解否。工價附復。不盡。

復陳捕官

俗吏茫茫，不知歲之已暮。惟有雙眉常鎖，未許春光經過耳。承厚貺紅橘，如金鮮鱗，似玉，敢不拜嘉。所愧未能懸魚，徒傷賜橘也。謝謝。容當遣候申謝不一。

焚詞巧句短章悉備俳體

復呂城守

歲暮匆劇，諸愁糾結，有非楮先生所能詳述者。足下以驃姚之年，坐鎮河干，投石超距，豈知樓蘇如弟輩者耶。數承佳惠，拜登多慚。容春風作山時，當向細柳營中聽泥鶯聲，伸飛懷耳。暫謝不盡。

答錢幼觀

尊紀往莘月餘，弟寥落之況，盡被覷破，想不必更述也。惟是憂愁于中者，欲如是不可，不如是

又不可如沸油鍋中安身則非人人所能想也從來作吏原苦而作今日之吏尤苦作彈丸之吏民貧而刁尤苦弟今歲滿擬歸耕而尊府未完正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耳承諭事自當竭力爲之然旣云兎胥恐獻吏王之篇或非所宜弟十九日抵都當于接見之後或縱或緩再與世臺商之何如此時雖未得其人蒞亦不致令虛也相隔不遠欲言不盡

復陳佐鈞

炮竹聲中已將三冬送去春風拂拂又復十日餘矣想先生抱膝隆中高歌充舜憂樂之中日與聖賢相揖讓也旣河吟清新俊逸絕非衰衰諸君之調豈堂邑僅有之人哉不知他日能一過晤否弟因作吏之君此中積壓萬斛積愁亦萬斛風雅二字已化作天上彩雲不堪收拾除夕作詩數首已飛呷晤俊倆矣容日錄呈先生一哂何如不盡

先生于戊辰除夕戊不作詩有句云留也華蓋乘堅叢刑稍來生遍地花妙絕仲康

復陳邀捕

冬杪承厚意謝謝所諭不便見之書僧俠學寇度臨日留心爲親翁面語之可也但不知屬員瑣瑣能得當于上官之聽聞否親翁仍懇郡公爲主弟而爲佐之何如此復

與堂邑鄧明府 諱鼎甲字元大山西人

歲前潦倒之狀想我輩行同憐也春日漸暖風光可人老寅臺敷政優游何此身登魏闕振步天衢直指顧間事矣星士王其風爲當事所推重昨攜笈過萍談弟生平况味廟中聚久鄉能門想寅臺譽聲飛騰不妨下搏風於何日也進而教之何如

與觀城張明府

歸騎竟不復蹤敝邑尊負荒頭使者摯春而待人也怪甚怪甚龍燈一雙俏選賞上然雖折已踰一月之限矣想深深良夜乘醉踏歌不妨殺君家照乘珠耶一哂

起一結韻語趣極仲康

復馮叔啓

計典之後繼以消務紛糺使人心力俱竭今者楊柳初黃春風漸暖而兒家門戶蕭索如故何似老親臺一官聊戢人間世乎榮擢在郎恭賀有期九戚含弟久無音耗正擬向翁臺處覓一消息而假章光及矣倘此間信來自當馳報好音也　聖駕由東關陸行假邑徵車二十輛馬六十疋夫六十名十五日已行詎想未必由水道矣所諭之人遵郎取保釋逐第恐不良之輩後犯再獲則重煩台慮耳拜復不既

復安期弟　曹弘

春風拂柳芳草欲青煢煢一老衙然風塵之中年復一年歸期未卜不勝江東日暮之懷徐子淵兒執吾弟手書過莘蕭瑟之況已彼外人覩破矣那只一程染白而已至于吾弟設絳徐州一水可達家門雖遠猶近也月夫備盒足當蕭書之資何快如之山東風氣令人厭鄙道路塵沙一望千里丘今雖佳亦未必勝于蒲君望蜀之念祈竟止之思兒今秋必整歸鞭或可於雲龍山頂借放鶴亭招吾弟携命一醉更放聲一吟也何如何如不盡

翁兄語那說得有情有致總令人意鮮欲酹但是先生家常茶飯耳　康

復石平令居章三　諱翀 浙江人

弟素性落落澹茲彈丸邑小則諸凡指据而性倘又多傲慢故往往失歡于上官是諸貴當所共知也旬有急需不敢他有所求則借庫金以暫應恐耳目所及郷以是告無罪耳至于歲終不足起解則又沿門持鉢十金二十金以足其數而解之故今雖不厭而孤則弊弊他日冷銅去手則熱債纏身衣破絮行荆棘正不知如何擺脱也株黃負臺大教敢不竭力周旋但今日所以應命者必　朝廷之物也弟敢以　朝廷之物長假門應朋友之孤乎弟更貴多有同册念切弟固不敢承亦不敢不承也舒分析燈容僚瀾力若役驰貴何如臨復彼言不盡

詠性而談丈人氣象伸康

復邢溶卷

去冬有于舍親來謁貴道臺弟曾托其破格栽培不意道臺有樂外之行不值而去昨接翰示鄙年翁受委之時也區區一念何敢當此重累真使人腸欲斷矣弟去年氣質不馴致撫軍爲之變色而一二知已復以李高郵其援溷士民又以德政歌詞遍貼坊肆未免益重其怒幾發我非願蕭蕭雙鬢亦已作五柳之懷矣不知何故竟不在八法中也自謂不若訶曾之樂而年

翁爲閑曹又復若此嗟乎作吏之難何遽而不然哉承教若不能如命諒年翁不我怪然不患成瘠而寶寶無肉可剜則年翁雖怜亦無如何耳獨屯之贈無補大海一勺愧甚愧甚不悉

先生負雖才抱人志而屈于下僚宜其言言是泪也讀此爲之黯然作泪

付次兒南金家報

歸汝完娶一喜也問汝母徵志得於自謝康健二喜也至于計典一中安汝等或因爲喜而吾因爲憂力大耳李縣之境東八里西二十里東西僅二十八里南二十里北十三里南北僅三十三里其中丁地錢糧一萬八千兩有奇則糧重于他邑可知矣連年豐收而隣邑衆貴故人之輸將爲易近年被隣水淹沒者過半而隣邑衆賤故去年漕糧一項民貧而不提法有贓而不輸之戶有侵而蝕之之役賠償拮据自不必言而糧憲恨漕取贓之票插雜羽而行勒獨重法從事憂乎不憂乎昔年丁地錢糧民戶一萬一千兩紳儒之戶七千有奇民以加二耗徵儒以

八分耗徵可得耗二千七八百兩所以諸凡活動不以爲難近來民耗加一則去耗一千一百矣僅存民儒耗共一千七八百金耳而解司之費每千計二十五兩介河道各項錢糧合併一萬七千兩則去費四百二十餘兩矣一道一府二廳每年四節一壽分次計一百二十兩合計去禮金六百五十餘兩而道取開徵助弁衙門使費約分兩一分府取分兩二分衙門使費在外則又去幾六百兩此三項約一千六百餘金

而主丈之束修家丁之工食亦汝舫先生之修
儀計一百六七十兩汝試屈指而計兆金尚有
存焉者否乎署中所賴以食用者不得不取之
衙役丁食之扣四季課程之餘約二三百金耳
本去年大計撫院兩司不受金其道府之規例
舊則借貸於無可奈何之日者也其借而未得
之時欲辭官則[illegible][illegible]欲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不敢故食
不下咽卧不安枕或長夜無眠或三更四更驚
起展轉咨嗟數惟呼床下老婢使醒而語之而實

無可語也不醒則罵繼之以毆或醒而不勸或
勸而不當輕則怨罵重則爭鬧甚施以洩此憤
懟憂怨之氣此外無一人可告語者呼天搶地
洎落如雨不但不願為官直不願再生矣汝毋
予知之耶否耶大計未過漕糧之上司之領
規運軍之兌費合計千有餘金而米禁加耗錢
禁私派如是不可不如是又不可已足令人死
矣乃未完之時服役役餉彼完之時衛軍勸捐
賦奉明文不許加派使費而各處之使費更多

不許斛斗淋尖而運軍之淋尖尤甚且河水如
鐵有米不敢上船而上司已取幰漕職名題參
矣不令人腸欲斷覓無伸乎又去年十月初七
日百姓陳美家失盜殺死其兒至今真盜無蹤
已逾四月之限日取捕役嚴比終無蹤據將來
不知何以結局又東昌楊郡公因大計降調而
派補庫弁猩儀併縣 百金攤派望求行向一
縣送則縣縣不能自外矣將摩頂放踵何以為
計乎又 皇上聖諭忽奉上司檄文派莘縣車

二十輛夫六十名馬六十疋限三日內協濟東
阿縣遲則指名題參夫車易也夫易也連年禁
養私馬莘小邑也六十疋馬如何孳生得出二
日之限如何料理得來且今門禁止雜派則日
禁止私徵而紛紛之費俱出于加 火耗之中
二月十三日撤至十五日發往東阿已去旅錢
百千乃至今 然未過也則工食之加尚未下
幾何難乎不難乎至則年則宗 天子洪恩山
東全省錢糧俱蠲免矣今年有火耗而不足用

明年無火耗將何以謀生乎此時欲告老而歸則所欠債負甚多難以脫身不告歸則日夜憂煎若海愈入愈深矣此等真實苦處不但親友不知即汝母子亦未必知之或者以此老做官爲快樂事耶汝試思汝父年幾何尚可如三五年前光昧耶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强打精神不過爲做官之計耳豈真有可快可樂之事戀戀于此耶思之可憐又可歎也汝父子之情寧無關切見此書而不痛哭流涕者非人

情矣千言萬語總要汝母子知我苦處治家的認真治家讀書的認真讀書萬不可以有用心思用之于不必用之處有限銀錢用之于可不用之地倘我年老官若縣小民刁不得已而爲之非不重性命念家鄉思骨肉也紙不能盡書者可問王繼高弁嗣後若來之人

先生家報無不刻苦懇摯不可[illegible]
各有其妙不假人家從門[illegible]來或者[illegible]

復禮垣錢給諫

某向在吏垣時猾胥司教一席俯仰可以自得矣

成傲慢之氣至今未馴未免爲上官所惡諸凡謹而益謹慎而更慎只求自處于無過然而憂戚之心窘困之狀有不可向人告語者矣萃邑東八里西二十里東西僅二十八里南二十里北十三里南北僅三十三里以爲彈丸則真彈丸也朝上堂而發一語夕已遍聞于編戶矣牆室中而行一事外已彰明于市陌矣以爲青天白日則真青天白日也夫亦何所不自得哉第年已周乎甲子尚浮沉于狂瀾濁浪之中妻子

飢驅父北子南爲人作奴作賊意欲何爲今冬必謀歸計祗恐吟鍘去乎則熱債纏身衣破絮而行荆棘未免難於灑脫耳台臺或亦聞而憐之否瑣瑣小吏倘蒙乘青更須鼎惠拯登之餘不勝感激駑駘見伯樂亦効長嘶不幾爲台臺所非咲耶寄呈一芹暫伸葵念

猶是凡之中有入目目給諫能
自爲伯樂當不負其人[illegible]康

寄李錫蕃長垣

蟻前之苦幾不知人世之樂春來宦迹如蠖則

又歲前之者賒之也古人云相逆盡道休官好
林下何曾見一人余則謂尋障未完君不信魔
君那肯便饒我此種苦腸不但外人不知即至
親骨肉何由知之去冬承賢郎厚意蒼价齎我
又知得甥之喜須甘濃愁結胸不能周旋一切
非是人老而精神恍惚負是愁多而情文倘恍
矣想或不怪耶次兒臘月完娶寄來不腆奉敬
外致八金奉賀甥男路遥不便篚筐奉諒奉諒
今冬定擬束裝歸里想可到山中一訪當年勝

地更挽長河之水以洗胸中硯礪矣貴叔好兄
弟稍慰吾致不盡　家人受予語寫得有致坐康

復陳允升

閔鄖報知門下有判鄖之榮五馬之喜甚非愚
意之所期于門下者也然轉瞬之間便可內轉
郎署出爲令使亦自與沉沉塵海者有淵壤之
異矣可喜可賀僕去冬不欲于上官自分棄擲
不知何以又不在八法之中而再整祈宗自覺

面目可憐今秋明春斷無延貯危途之理大丈
夫不進則止夫復何言至于孳負累累一時未
能償清正恐冷鋼去手有衣絮行棘之苦耳奈
何奈何承諭捷命那移加數貲去門下須知我
輩小權少減耗鄧派那移于不可那移之中非
易易也前旌發于何日嗣容遣賀暫復不莊

與徐藎侯

鑾車一度萬物皆春矣老寅臺琴堂解慍花陰
徹歌古稱仙吏又何讓焉羨羨茲做治係君家

優閒姓者弟常喜其聲韻婉揚規格珍重今孫
君將北上謁選班人分飛有日開負臺貴班需
人乞弟爲之先容其中選與否弟不敢强或容
其成一日之長可用用之何如餘不盡　蒙藎之中無所不收物顒薦章可想見一斑仰康

與馬叔路

龍舟飛渡想老親臺辛勞多矣然其夕好音定
當高遷爲樹也令弟竟未與二月之選亦並無
尾鵠相及不知何故或老親臺處有消息否幸

示知之懇懇外迓到驕前四十祈先照入侯報
爾公郡囘郎至貴衙又煩老親臺一番料理也
忝屬至戚勿以瑣屑見罪是囑

與錢葭淵侍御

仲春之杪丈使抵東郡其郎首以台命爲請僅
許見且二其而飛熊入夢尚欠七年如此數奇
誠無如何也至于正求之郎幸獲平安二保或
可不煩台慮矣其數荷帡幪非敢挚勿揮斥是
望

著作隱語何讀東方仲康

與吳匪菴日新

向者讀鄒書不覺悽惋郎欲逃僕與招而未果
昔偕丈使至方可報命也仲春抵隋郎因爲懇
不能歌丈王之稱而歌蕭蕭兒胄亦已濟草從
事矣乃于孔門之贊得多人則兆開大繁然
也僕去冬已發胼胝直開揚子法言而漸復始
得抽薪然僕生已老百里奚豈能長爲人作嫁
乎幸此身不辱正可遊泳吞揶之下但鼎鼎積

負有若負纍欲貢太倉首犧以抵行李削方
躊躇難爲情耳奈何奈何東充何有長大特差
馳賫或可面致否外附不腆鄉當生芻祈勿鄙
斥是荷

貢太倉首犧抵有草削意荷情妙何不覺其心傷○仲康

復王顧菴太史

老太史高拱五雲以上卑爛蹋踏塵土之中乃
不忘夙好垂將賜訓矜其切切榮光無似不意
丈使入郡邪陳再四辱命之罪百贖是憂謹遣

价遞其一二兼致原璧慚愧悚惕有非楮先生
所能罄者想汪洋相度自不介介于一鄙也外
有片芹聊將悃悃伏祈勿鄙是微雅懷東充公
下車在郎想老太史或已垂念及乘例有長
夫之敬不知可一藉致否臨楮曷勝永肅

與錢侮仲

去冬之病氣壅而不能語頭疼而提提不寧心
酸而時欲哭泣大畧不畏死畏死無令名無以
見聖賢于天上無以見父母于地下耳然不用

參苓止仗輕清群藥之力而愈者根本不斷終無死法也第病後反覺飯食無味而目無色澤弱了延羸之際淒風苦雨無非愁怨則余之何今秋倘尊體一完便當謝絕應酬作逍遙仙人之志先生能同我遊否近見問來人可悉行將洛浙風雩矣家萬一端肯成存服何如菲函弁祈勿叱是荷

先生言病何言耶前見錢高士復書竟驚為眞病與理學人言例不宜作前語耶一咲

與九臧

自去歲朱奎京師回得見手字迄今半載何遂雁杳魚沉而每月選單又不見 榮擢何處眞使人夢魂顛倒也昨張慶餘過聽始知鄉傳及不絕于行唐而選期向早大有歸歟之興然豈不過此一聽耶茲因新東兗公抵任在郎例有長夫之敬特差人京賫迎匆具不擴耶作右道過聽之花勿菲是荷

迎候東兗道啓 公始余滿任 湖藏齋江進士

龍旗日飛卅萬甲之金湯宇翰存湛演九天之雨露登車伊始聲華已佈於宗邦路見逕臨風采先傳于甸服速城志慶岡佞可徵恭惟 憲臺老大人乾坤間氣淵嶽申祺凝乙斷雄總之草之有根鵬擊鶯遷質傍花之應瑞凌霄詞賦髫年樹幟誰增其斗牛袞非袁宜獻蟠陛霞蒸彩煥韓魏公上第之祥雪斧冰明山陝源啓事之日吞雲夢者八九沐日落月包羅奎璧于寰中薦扶搖者三千作楷爲霖舒展經綸于帶下香生粉署已推啓沃之功花繞蘭臺貴作屏藩之寄惟此兗東襟帶洵爲南北咽喉保釐所宜甸宣敬頼 帝心簡在欽哉三捷行材 旌蒞咸符允矣一星逝輒懋弘勲于奕伐宋輸新懸式瞻金玉之音明法曜于青齊自叟黄童鄉望轉輈而拜其章縫卞品徵祿胥裕爲賤駒相困頓于臨車攘攘散技莫借長才惟有然諒鴻文而知姓氏咸慨鄭李之心愧小草之在庭階正遂依劉之願補際寒暄敬則頁芻惟是葵傾尚遠敬薦鳧趨敢將竹素陳情藉申燕賀伏冀

形豫風厲早領五色之巴雲豨俯是馳水藏子閒之慶覆几几赤舄應聲人人刑見之奇嘆嘆鸞聲得領君子來遊之什惟祈內鑒貽勝貨恭請稟啓

復徐懿公臨水 諱元美丁酉科湯州人

湖上之別不憶幾春秋矣自已年兄內召來朝從委雜中移步竟違尊顏今者激倒風塵視老年兄直天仙勝槩也恭承覆書如晤故人顏色欣慰可知詢問大年兄景福無量尤快別

懷祈叱名是嚼諭事轉托耶城公僅許兜置一具而耳順之微殊覺有辜了事統祈原鑒厚恩原不敢當因未携到郡而使乎已束裝在道惶愧非發啓致一書申聽候老年兄之京日便道過我或可申此區區否臨復不盡欲言

復張遠臣

郴明花妍春色撩人而俗吏層層倘佯如蜩鎮憶在郡時與諸兄臨騎高吟登光岳之樓蕩壯繆之廟訪名園于綠野觀群劇于黃堂于今猶神醉也不知何日同吟兄過我惠我大士圖日謝寄多經稍驅胸中俗氣耳草草送到沉香多白色佛可以錢半爲兩價而房遐多一者雕刻反失大雅之氣姑與以六星何如已俱付來伴手矣顧公札併祈將入恐言輕不足爲知己重也奈何餘不一

項濟謙無不生韻伸康

與顧耶城

春光如畫老寅臺必有佳句以答韶華矣想香消琴歌酒闌月上時不可無才人韻人相與縱毫揮灑以驅其豪情雅況者也貴治張君愚臣詩紀能飲而不狂能畫而不俗能書而不一其法可稱佳士老寅臺肯以山民之禮待兒之否或勾臨蒸米或鬪寫山川一洗吞吐紫麝之氣何如不一

鶚薦中不可多得之文仲康

復郡東倉 諱而衡余姚人

鎔作出經入史紀律森然置之唐人大家中不

可復辦夙聞高名今得恭聆大教何快如之弟彈丸一邑東八里西二十里南二十里北十三里其爲田幾幾何戶口幾何可想而知也而公私種種往來雜沓反不若昔者一飯可得恣飽久矣作五湖五柳之志久矣老兄何時能過我作連床風雨之話否承諭如數付來子尊稿亦暫璧弟心事煩劇尚未敢贊一詞俟老兄携過時重剪西窗燭一一細論之何如餘不盡

與顧明府

昨在平爵大兄持手諭過華知寅臺關切同舟之誼弟雖遊年萬藤遠身難斷襟脫府露無可告語而寅臺之于同寅雅情若此弟能自外于君子之休乎乃陳允升价至復聞其所事未竣難于遽適又增弟愁眉一結也此价之來專懇寅臺手援備能于貸數之外再增其二狄冬間其所增者弟先代償何如想寅臺定肯慨然推函也至懇不盡

復書張郡守府

向承厚貽拜登是愧至今未爲報瓊殊慊耿耿蒙台諭薰郎遊攻邸章藉手以覆俟以一觴拜賀嘗請細挪營中頗此十年夢想也不盡

全篇亦自猶人一結便覺不同仲康

與馬北海

郡城一別鶯老花殘矣飛光迅速惟情我輩熱腸歷寒暑而不易耳每望清源不勝溯洄之念不知何時過我握手三槐堂下一舒俗吏眉物也二小兒從江東來忘携春秋關與特遣人類足下覓之想不憚煩那荊人弁托覓小小紅兒一枚爲添香煮茗之用祈足下擬冗撮合何如其餘小物弁祈留心臨楮懇切不盡

小小紅兒添香煮茗令人欣羨無已仲康

復陳允升

閣手翰知拮据之苦不勝歎悅倘那賊兆非闇心亦非無故推委者但門下此處又作空望具奈之何僕月前之事不可名狀舊欠未償今春又貸帑三百而此時屈指尚須六百方可濟用

奈邑小俗微賤若雖干移撮矣安得不脩條反
側乎門下于五月終旬仍遣一介慰我何如此
心耿耿不盡欲言

與鄒城方明府（諱發元番禺進士）

鄒之役得睹老貢臺于省闈之中高才雅度欽
爲希靚至今憶汪汪千頃而神往也何時挹乎
一洗此中鄙吝豈非快事倣同學劉生譚耀宗
依廣屬中有年矣春風化雨時拂陽嗇桃李昨
過倣治進老貢臺併悉盤錯利器自揮靜鎮之

氣有事一切無事其才大其識高瀟灑如意而
和氣洽人故士滿孤容民歌樂愷也第閒之不
勝高山之慕愼其回車一道景仰老貢臺幸進
而教之劉生爲倣州名宿亦非終老牖下者況
居台蔭之下勿以門牆之外置之何如何如臨
楮注切不盡

進其人之高自負其人鄙自
爲薦贖閣者龍不爲所賴仲友

復許德州（助李天人詩閟塙粹）

夙欽喬嶽景仰殊深德水匯迴瀰洄未逮不勝

低徊無已也承諭崔三顧若貴役人獄細認現
獲各犯竟無其人想亦傳聞之誤耶第因倣治
盜案未結日夕焦懷現差綜捕多人俟後獲其
眞自不妨縲絏以解轅門耳何所之誼幸各留
神附申不盡

復徐丘縣

槐影垂青榴花照眼知老貢臺政之餘暢懷
無際也郡城一別綵雨被道田疇攸觀亦誠快
事第于郡公之約尙未措其什一其奈之何君

家優孟衣冠儼然聲韻不凡第最爲賞心奈若
邑茫茫空負陽春白雪草草言歸不勝慚愧然
南極星光已映隣邑亦不得不趨賀者也萬儀
附祝九如幸弁鑒不盡

與吳匪菴日講

家人回述皇上眷顧之語僕喜而不寐想早
暮閒便可歟倫而馳矣僕延況亦托庇平安惟
諸凡修謹以是可以報知已耳今親于君賓人
都之便暫此附候萬祺君賓世家名士少年英

才非池中物絢可拂濯處衍爲盟神何如不盡

復徐壇長文學 宿遷人

憶明季癸未僕落魄河北與尊大人爲最初之交及我 淸成予再遊舊地設帳陵制復與尊居密邇月夜聯吟花開續酒時復不少至庚寅歲終八年于茲矣僕始渡河入贅李氏盈盈一水遂有鄉城之隔聲氣漸阻至今爲歎但羨故人有子聲播遐陬俯仰之餘時切把臂而淚倒風塵鹿鹿牛馬不知何時得脫韁羈登馬陵高

處斷腸一哭吊我故人也去歲以瑣事奉瀆極承注念希覆兩翻雲人情不測眞堪浩歎惟此心可對天日耶以自慰耳所諭謹當遵命闔然歸先此奉復三槐記查無碑石三絕碑容往郡訪摩崖異日再爲報命何如臨復神馳不悉

胎叙交誼之語簡而有情者能不爲之動色耶 华康

與于吉人于襄丁丑芳徹處暑緩公書

天涯遊子日暮未歸言念鄉關寸腸欲斷去冬馬齒加長方增愧赧荷蒙四位先生約同親友贈以嘉言製爲錦步金碧輝煌蓬茅生色寡妻弱子未能言報慚謝慚謝小兒昨從江東來須揚高誼僕感激之餘不禁涕泗不知今冬可得解此羈韁拜手堦除一申愚悃否特命小价齎設四筵先謝雅懷奴輩以有賓無主爲對謹貢一片遺耶大門之外伏祈先生大人勿致揮斥是感是荷不旣

與于斯待

向從漫江歸極承台貺而小兒黃口未除年來

蒙故鄉親友提携不少老年臺尤有加意焉弟過獎則使僕益爲赧顏耳賤辰又煩台鼎錦幛在堂䠋從滿戶下吏之榮皆老年臺之賜也謝謝松茗惠賜更覺齒牙流韻敢不拜命薄寄一函稍伸寸悃勿鄙是荷

與特原大兒

寡妻稚子數年于家外傷內則幾成傾覆長兄那奠之恩言感不絕于口躬問之不禁泪盈盈益隨矣而躬婦則行之際長兄忘分遠送躬身

三騎以弟衰年是托又何其情懇而誼篤也弟在華署偶言及此又大就自吃曰何物老吏少婦不愧男子推子不啻成人而更有老成儀型主持家政若此吾家直可挽回流俗激勵頹波者矣想亦吾邑所僅見者歟殊爲欣暢比來此官益復難爲明年已蒙

皇恩全省蠲賑弟歸心益切把晤不遠矣大丈夫少年落魄四游無家今有妻有子急流之退窮已晚矣吾兄以爲何如耶寄一函爲药衣御寒之資勿卻是荷

師母女中丈夫世兄童年才子弟內典問吾夫子何必自吃仲康

與王義輪

潦倒風塵鬢霜欲墜牛馬之力已疲枌榆之懷彌切每念故人爲勝超企足下從衙斎歸來奚囊佳句必與天涯綸莂並重矣僕魚魚鹿鹿徒爲他人作嫁思之真堪噯絕小兒從家鄉來極道足下雅懷瀟灑棠事敢不如諭弟指据之苦有不堪向足下道者矣望風懷思特任惓惓

與子寧弟

嫂氏人萃署同兒子荊道賢弟老成忠厚族誼殷殷事事實心實意爲吾族第一人愚兄爲之動色憶向年歸來在樂天窩與桓諸弟兄今昨古人者過半而松栢亭亭者不復幾人不覺爲之悽惻又聞賢弟多子多孫森森玉樹天倫善人其在斯乎勉之勉之抑爲吾家畢鄉桿慢愚而無禮諸而無恃者所柰是愚兄所重望于吾弟者也想不能過此一聯寄來非函暫遣愚悃孫來兒子歸或復揚一縷爲賢弟作絮袍御寒也不盡

鼓舞賢者得母使不肖者懈欲死耶春秋之青如是如是仲康

與李天栩

年年飄泊言歸甚難每懷赫丈昔年窮愁衝對時有如昨日兒子乳氣未除承赫丈潛屏之力得稍成人感謝感謝張兄然兒然肭物老而無恥負我數年愛垂之情可慨之甚使人愈思赫丈老成忠謹也家中無人諸凡更祈留神容另申謝不盡

吾夫子以體中威見與題君書稱其愛
其今兒此或其人亦徒有才者耶伸康

與子匡子

黃口雛兒得附絲蘿之末匝荷臨詢不即揮斥
反加提護倚聯骨肉感何可言且內人致荊裙
布以村莊老嫗承貴族諸姆諸嫂每每拔擢置
之賓筵以光寵之雙底綠鞋時倒作還以教誨
之遂使村姑雅子儼然登大雅之堂附環珮者
趨蹌集衣冠者并舞皆足下之所賜也天涯末
吏閩之窮不醉心不知如何圖報也斯待令叔

祖吉老褒老令兄君木仲璞令姪暨丈水惠風
匡雲佛肩諸君聯騎華均此名是嶠山蘭雙端
耶中郎像勿郵是望餘不盡

與張堯然

重煩雅誼不替茲啓者不佞夫婦前凡以天理
人情爲主況兒女姻親定亦絕前定者于小兒
與荊宅聯姻本愧齊大非偶所喜兒媳到華賢
孝貞順真吾家佳兒佳婦夫復何言但荊親翁
所開妝奩一冊何其至親骨肉作兒戲事乎男

才不待分將產方可不若嫁時衣非古人之語
小兒雖不才豈必倚丈人家作活宗性有者耶
有則有無則無靈錢寶貨意欲何爲不佞雖不
尊荊翁照冊補授亦當向至親先爲申明不致
他人疑小兒竟受岳家厚奩則華甚矣今將奩
冊僭妄有者書有字于上無者書無字于上煩
表兄同天相驗明或還荊宅或將有無字驗押
賜回可也至于兒婦八字內人細問頗與前言
不符乞荊親翁將真確八字賜來以便推其生

平作他年子孫聯想華甚華甚大爲骨肉之親
諸凡求賞催望表兄同天相相與婉商致之至
懇至懇

昔詞假徵實亦不得已也
先生嘗向仲康細商之矣

復錢侍御

小价回奉述台臺注念之意不勝感切又承
頒賜對聯楹與二三措大欣德無窮也謝謝展
爾公數月前已過江東前頃已于府廳中抑除
勉措付台使矣華邑春來大旱民心遑遑長兒

後輸不易其停後止訟八已庭與羅雀而上下
應酬于瘠百孔割補甚難較之先年景况猶如
春逝而秋秋逝而冬矣不知將來如何底止耳
午節後當遣小伻邢謝高誼使回竟復杳兩皆
悚惶悚

復九歲

宦情客况兩兩如秋而動隔年餘不勝悄悒今
春山左頗早人心違是想已停徵止訟日蹲水
雪窖中希圖靜坐數息尋老僧不聆不聞伎倆

而上下應酬更若于平日則真難之難矣衆爾
公在東郡月餘爲之同事者言其大有所獲今
携重而歸矣腹翁前項于渠柬脩中扣付來人
然已悉索無餘不能稍附一芹奈何匪花恩
出意外午節後當遣朱奎人賀再邢腹老庭前
乞先吮致何如縷縷續復不贅
張君爲吾里兄弟人爾心術人品毋不可問豈此無藉台必藉此蟆兄耶閣此不覺心怦

復周東曾

月初入郡未敢一謁稱觴于今歉然去冬二一小
兒完娶其母送至華署行堂見之禮且二一小兒
郎欲入　都讀書爲來歲北闈之試已擇于月
餘矣小价于前月二十日回張爾公已回江東則
則足下家報此處既無人可寄到家亦無人可
變也敬付尊紀完璧尊作讀之凜凜有生氣而
文詞古茂尤近人所罕見想撰完帙事定能揚
教茲來原稿介亦付四十金細事何汲汲若此
恐足下另有黃犬介寄歸何如敬全賫還已
同拜賜不必再掛諸懷矣某丈兄來未過我爾
膠非倘張爾公回囑之可也不盡

繡虎軒尺牘第三集卷六

疑菴　曹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兼金　士頭　仝校

起己巳五月

與馬北海

一春鹿鹿倏忽端陽矣承惠榴花新茗香艷兩絶因得句云榴花羞白髮艾虎媚紅裙綠去冬除夕已廢不復作詩遂不成篇而止然亦勞吏俗賜不堪乖寡筆硯也足下今年麥事如何秋田得雨否想課爺教子樂事頗多可得過我一話聯床否內人已遣人回南覓婢前言不必復煩掛懷瑣憐一案不便獨釋一人已將全案之人免申逐釋矣便此附聞余謝不一

與滿源于刺史 諱舉字子繩山西人

槐影參差榴花艷冶老貢臺日坐春風中歌絃愷而享吾民與樂事也况常妙年術卓之聲聞于　天子指日萬里不啻搏風爺其視之直嫡乎後矣羡羨敝治典史楊開泰雖少年有才然貧苦非常到任三載奉差五次潦倒之狀不可名言茲從長安歸來未匝一月又奉撥貴治碑廠昨踉蹌而來不知作何景狀矣爺忝係同官淺爲憐憫特遣人稍送薪水之資并遺老寅臺倘可照拂處乞推薦顧多方留神或上官前苟可方便一言得不俟瓜期遷資而代則免其饑死溝壑陰功蘇自不細也何如何如臨楮懇切不悉

先生之部下僚如此凡爲上司者何漠漠也

再寄馬北海

午日承鼎貺榴花吐艷新茗含馨足下以韻物贈我益增俗吏之愧矣謝謝茲敝邑典史楊君奉府撥來監碑廠因其匆匆而行竟之資斧特遣人贈以數日之需附此恭候倘其久留貴州幸可物色處稍物色之是囑

與楊尉生 諱開泰字癸撫寧人

足下踉蹌而行不佞深爲憐痛奈止在徊撤之

時自巳焦渴待斃此苦惟我知足下足下知我耳他人聞之必有以爲誕世語也些微聊佐數日膏火勿哂是幸外寄州大夫字弁馬文學字統郎致之不盡

閱之能無如巳之感 仲康

覆臬司王公稟啓 許搢賢 臣塞東人

自憲臺按臨以來卑職鄒荷陛恩如天如地高厚之德恭由圖報惟兢兢自守安其庸衆之材以求免過而已凡憲臺所頒告示字字真誠言言懇摯卑職每奉憲示郎召役老當堂讀示加以訓詁使憲臺爲民至意昭如日星役老至有感泣流涕者茲聞憲臺高陞役老之思戀天之望不知何時能巳來示巳録多張發貼行將刻成小版著落鄉保一一遍貼不忘憲臺附車之囑也須至稟覆者

王公一時之賢去後自不忍忘 仲康

與顧聊城

河夫一事弟就平言之原設撈淺夫十五名淺舖夫三名共一十八名每名原給工食銀十二兩共二百一十六兩皆係協濟貴縣之役謂之長夫順治年間先裁去撈淺夫一名淺舖夫三名此工食與夫分裁者也存夫一十四名至康熙十五年奉文又裁工食銀七名而一十四名之夫徵役如故僅給銀八十四兩是以七名夫食給十四人口糧者也遲遲終歲之勤苦而得六兩之工價不但不忍侵扣亦何忍禁其不求稍貼乎弟曾于脩陳夫役苦累案內具文請復舊額工食不知准題否此長夫十四名弟未敢輕議者至于莘縣大挑夫役應募協濟南旺六十五名協濟臨清四十名共一百五名從來募于里下合力措辦方于河工無悞每至奉檄大挑時出示召募各里例有定數亦例有貼數里民夫役自相議定各夫自赴公堂投認認完之日點名押發而巳制貼多寡總非官役所問也然點發時猶有募金未足稟官究追者直至工完之後始有 皇賞給發到縣使其按名來

領是郎憲檄所謂四分一日者也毋論足與不足當堂原封給發並不經官役之手而自華至工所有張秋河廳之縣官役書儀使費不知凡幾約六七日方至工所工所復有河官管領書儀使費復有定額既完十八日之工復需六七日方抵華縣若必俟 皇賞之四分一日則去來之盤費何出到工之食用何來誰爲孝子順孫肯褐臟從事乎誰無父母妻子能拋棄遠去乎雖云召募豈能空手而招之減力以驅之者

乎是以逃夫往往稱日用不足回家取錢所由來久矣而况工多夫少至于曠日乎况能旣逃之後更募他夫以赴工乎華邑並無別項錢糧可以雇募弟竊計每夫一名止算在工十八日工食銀七錢二分耳而往來約至一月雖欲召之誰來應召乎誠如撫憲所云州縣之參罰小慨 朝廷之事大惟有仍任民便自相雇募不許官役稍一染指則各無累矣不則仍令縣官自捐不許分派里民則累官而不累民矣若防縣官之指仍蹈設處二字之弊而又禁其私相幫貼先召募而候 皇賞則漸無一夫可募非州縣官所能議也惟各憲洞悉官民之隱乾斷而遵行之而已弟思不直書其事濛混回覆則民間疾苦何由上達已於十三日齋沐詳覆矣不知寅臺所詳亦有相符否敬求尊稿一觀幸勿以狂瞽外之是懇

賢者謀國必以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因民而已有意更張漸無上下皆便者。仲康

與呂朝城

幸接花封平分野色相去各二十里而魚雁沉沉十春參落長安故人之亂同舟共楫之情不太濶耶聞玉體乖和想已霍然近來槐影鳴琴之樂一日定解牛十二也弟兢兢彈丸之中諸凡步趨寅翁之末而揣摩之狀恍若雲淵則才具使然耶抑遇合有不同焉者乎天乎天乎可之無可奈何而已友人俞君景文過貴治謁孫君特托進候興居耶仰濶素幸勿叱之門外何如餘不悉

與浦雲曠

爾公得意南歸。想年翁所知也。今年酷熱甚于他年。而心境凉倒。折旋彌灿鍇中。何處覓清凉一片地乎。際雲之喽阮藉之哭。背所不得。則奈之何。久不過我一談。日切望之。友人俞景文過朝邑。托其進候呂侯。并訊年翁近祉。或可同過三槐堂前。一傾近日風雨否。不一

所謂吱啼俱不敢者也。仲康

與張覲城

駕趨省會。闊者竟不以聞。有失倒屣。浦望貢橐回車。便作負荊之計。而抑丹仙雲。如天際真人。不復使塵俗人一見。則徒付咨嗟悵歎而已。敝友俞君景文。汗漫群候間。以筆墨為生涯。今過貴治。特托其進候台安。述弟兩番失候之懲想。知已如寅臺。或不計弟傲慢耶。恭候金玉。慰我悄惻。何如。不儘

與黃花縣

異境如煎。今年尤甚。因想見老寅臺優游棖影之下。鳴琴而歌解慍。非度自是不凡也。刊來河夫一事。上臺使各州縣確議。弟竟不能贊一詞。想不日定有嚴駁矣。老寅臺才大如天。吾黨矜式。尊詳之稿。可得賜教否。敝友俞景文遨遊群雄間。倘過貴治。幸為商論一二。足徵舟謳景文善米家山水。呂家花鳥。而歌出金石。亦雅士也。臨楮不盡欲言。

為韓鶴齋輕妙而能動人。仲康

迎新任劉郡公啓　薛德芳覺溯巷選東人山太原副尹歷任

伏以　聖世重循良。特資綸于北闕。形廷咨岳牧。式煩保釐乎東郊。先聲甚勤蒼生。求屬忻瞻紫氣。恭惟　憲臺老大人。經濟宏猷。鼎鉉重望。才高夢得。探淵海之驪珠。辭繼文饒。懸蒲鞭于公府。晉陽之被恩已久。爭傳碑行去思。郎攝之待澤方殷。行見歌興來暮。靈旗初展。隨車時雨。沒恩流。画戟遙臨。到處熏風消慍氣。當時六月初雨。歡騰黎庶。慶溢寰區。卑職某。竊幸恩生。求芻下吏。近水何緣。先向吳樓欣得月。高山在望。

亟從江樹早披雲展巾竹馬之迎仍切尖霓之
盼伏願雙熊鳳駕黃堂瑞氣遊于旌五馬蚤馳
綠野棠光來麥岐頌採兩岐民頌共迓一路福
星畀職某不勝歡欣聽法之至

迎新任楊臬臺啓

伏以五雲頒龍命現函芝簡出形墀四牡駕春
風絳節牙旗迎畫軾薄游欣瞻雲樹求員跂望
龍光恭惟　憲臺老大人廊廟元材山河正氣
紹汾陽周氏之譜世德有承擅關西夫子之名

家風猶在維屏望重甫奠河伯而奏安瀾常
宁春隆旋奉新綸以彰欽恤公由浙寧河道作報召見即擢不
臬司麟符初建先施霖雨于轄軒豸節遙臨早肅
霜威于號令瑞溢旌旌歡騰無法畀職其分承
覆載心切瞻依恭俟停驂雖未椎壺漿之願析
同躍雀行將騎竹馬之班肅修禀牘用代前驅
伏願星軺鳳駕上以紓　朝廷軫念之仁驄騏
遄臨下以慰蒼赤雲霓之望畀職某不勝道旁
歡舞之至

二啓清新傳奕筆無幕客氣。仲康

復黃范縣

捧讀老寅臺詳議長夫用夫頭募夫問之臨河
州縣眞頑論也悔弟所議徒饒舌耳至讀義倉
碑文冠冕周匝是極大好事先絶妙好辭後之
讀斯文者起敬起慕仁人一片熱腸千載而後
猶當勃勃有生氣也使爲牧爲令者人人若此
則人事勝天何憂饑饉何慮逃亡哉又悔弟六
年于茲僅經營草創一區未免從民力起見不

能具如許大手段成如許大經濟也愧哉愧哉
竊友過尊署不過弟托以求台教耳倘損長者
縞紵則非弟所安矣尊援將旻不能贊一詞謹
附璧不盡

先生爲有莘作義倉其文刻雜錄中可傳不朽何復歎不若人也。仲康

復吳少司成匪菴

小价都門回極陳關切之念感激無已又重煩
行人一通桃源消息聞其語讀其書較楊子之
文似稍溫雅矣門下春風一拂便爾變暘九爲

太和但陰曀畢竟難除何日得遊光天化日之
下乎山妻稚子蒙垂厚儀無不感謝靡克報荅
徒增愧耳紀綱囑語自當心勒濟寄一封勿鄙
是荷七八月間定遣人再候興居也錢梅老及
家弟書煩分致之餘不盡

與錢梅仙

家人回莘重荷台賜尚未報謝而杲老云云倉
卒復遣入都又煩先生垂念朋友之誼如先生
生者天下有幾人哉承諭尺牘版已寄回江南

七八月間有人歸里當如先生大教改正刷印
數部奉寄但碌碌下吏名聞宰相之耳書入宰
相之目何快如之非先生春風安得吹我求密
哉少可成使回其中情事似不至如楊子法言
也分間不盡

時錢高士設臯於明相府故云然　仲康

與九成

朱奎匆匆入京竟未以一允寒覽且前承侍御
公弁賢弟厚貺亦未一言叩謝無學之人遇事

手忙脚亂情景真可哎也家人于五月二十九
日自金壇來又得星老續函言根帶果由隴西
而愚又不能効犽猻伎倆以至此今已瀕不可
無他慮揆之少可成使者評價亦相符月終想
可抵莘一聽餘不贅

與楊尉

見尊帖不覺悵然泪下人生遭際至于如此
皇天可謂不情矣馬北游在莘益知足下所分
之厭更苦于他員而目黧黑不復仙尉風況矣

奈不佞無力爲足下稍援一手愧甚愧甚初二
日折封郵傳貴役將春夏俸銀付去查收暫爲
薪水計可也不佞近日心情更復鬱悒不知何
日歸來把手一痛耳不悉

休戚相關之情何啻骨肉　仲康

復陳刺史允升

重承佳貺心甚弗寧門下當此拮据之時何事
又多一番眷念也謝謝莘縣彈丸所入有限所
出無窮此門下可心諒者然上半截稍可挪移

下半載已水落石出而紛紛頭緒盡在下半載或亦天下皆然者不彼現鉠帑金及外貨者一三千金毋搔首厠前自怨自咀以姉許之年尙淪落天涯擔驚受累真馬牛之不若矣然欲歸未得者非有所戀也實難于脫耳今年丁地錢糧查尽欠不過六千耗羨能入幾何而一應坎鉠補苴無術惟有愁眉一段與雲山俱無際而已奈何奈何倘來春能遂首丘則與嵩華冕董黃口未除惟望門下高躋雲霄俯視故人之子不致倚松栢而與歌使人唉廡吏之不可爲則千秋佳話矣悉索奉貽弁以一片代賀䒭勿鄙叱是荷

黃之使人狎渉不已仲康

復郡幕府徐君 諱聖詒

承尊翰下頒僕以末員未敢以一言奉復者恐東君所在不便漏春光一線也然此衷歉歉覺情所不遠古人常有見諸夢寐變以神明者况我輩以文字交非從勢利中潯關節者耶故復以書達其胸而欲伸之氣東君大雅爲懷想亦不爲異也僕少涉風塵于古今書未遑多讀天下士未獲深交而蛙鼓蛩笙不自知陋故吹于先生大人之耳積成卷軸徒增愧汗乃年翁皆痂而嗜之敢不應命第諸版俱在江南惟雜錄一書殘之于有莘遂爲有莘之書而昨先壞台目也其繡虎軒初集次集三集弁尺牘家訓諸書嘗遺价南歸取七八月間方得到莘閱尊居在歷下自可使人竟貢潭府也知我如年翁諸凡不敢以私請然鹽驛遇伯樂而嘶伯樂豈必無心者耶僕雖乏千里之才敢忘千里之報哉臨復感切不盡欲言

豪氣未除常昇康元龍一流人仲康

復在平屠長公 諱祥

仲春得瞻雅度深以非褻爲愧然下塡之波猶自浸我夢寐中也令弟負蓋近况何似想從前種種俱已灑脫術吏風流仍未咲耶弟迴來况味不堪自問索逋盈門而應付仍不絕如蝟滿

口而議呵仍無窮千態萬狀衣破絮而行荊釵不如如何揮灑也正思遣人恭候台禧而復草飛下如見故人矣張爾公久回江東七月中旬方得言旋所論方君紫符繁之朋後而去老年臺一片婆心竟成虛願想令親吉人天相定自無妨秋仲當馳一价過候術老年臺向令弟前致此惓惓曷勝注切

復河南段進士 甫亮

人有日相周旋而心同魑魅者有傾蓋一談而誼薄雲天者聖賢之與愚不肖其相去固不可計畧矣老年臺偶過荒署曾以肝膽相推荷承鼎誼弟亦自附于豪爽之末不敢相負豈知受老年翁覆涵之下至今日而始知耶李浦雲老在敝齋何尊紀前反發明之而雲老之心見弟之心亦見不則弟負老年翁雲老亦負弟矣但此情此誼何以爲懷湖栢有棚或有晤期耶遂使匆匆悮致一片想高誼如老年翁亦不以賤爲怪也倘鴻影徊翔縈此可得復見則有士嫺

絲香縷未絕弟不勝睍空想望之至謹復

啟涯情多是 彙傑語仲康

復陳佐鈞

近日諸事擾亂如將十斛砂傾入胸中正自吞吐不得又如置此心于百沸鍋中翻翻覆覆痛無寧刻作吏之難至今日已登百尺竿頭無容足處矣竟未聞先生抱恙有失候安爲歉前台從過署時見惟飲水而不用點物因已疑老年人或不宜君此然素服先生深得岐黃秘肯諒必有所見而然也郎今日之病或亦且久霍然矣乞先生寬懷自愛珍重加餐是囑是禱自煎阿膠一斤寄呈不悉

與莊平屠明府 諱樹

郡城一晤又歷嚴冬今年酷熱異常想老寅臺雅懷高致鳴琴而歌解慍秋衙晏日俱作平等觀也令兄年臺昨命价過敝署曾於復函中致此區區不知此名否小价往省命其叩首將攄我輩苦腸固非楮先生所能述也幸老寅臺

塑祭是荷

與黃范縣

煅人爲某等所製精利大刀潤斧干將莫邪惟所命也爲躬製青虬白虹二器斷其娛玩特呈寅臺觀之倘有所命則移於過范鍊成之日制犀耶屠龍耶不止一日解十二牛矣何如何如不盡

巧舌靈心

復浦雲驥

足下易病亦易痊總非真病耳日來君甚郎不解病者亦病矣奈何星老並無確音謹復

甚趣

復陳佐鈞

先生人品學術一邑巨擘不佞私心景行六年於茲矣偶爲造化小兒所侮不自當釋然然每見先生精神有餘而氣血微似不足培元之法諒不佚不佞功驗者爲道珍重千萬千萬友有贈人參一兩者觀之原不甚佳而不佞素不服參敬以贈之先生幸勿鄙擲是荷

緇衣之好悠然可想仲康

復賈良治明府 諱振表武寧人丁酉同年

向年握晤南北分轅瞬閱七年兒時符隨晉地沃民饒澹爲慶幸而況況魚雁十載餘年令姪持手諭至如見故人于厄者中也華士一丸係敝民貧弱指持六載拮据萬端每有急需則貸將金以應命積逋等身不知將來何以報局令姪諱逢慶邳孝廉乙枉過耳聞目見非敢諛也延來功令倍嚴各衙門祭吏者紛紛截道不但彈丸之中不能爲賢者豫敎計而亦寮寀于見聞不敢邀招賢禮士之典也鄉紳一程深慚非褻想老兒曾作如此之官自知其難而不怪也或昔年貴治所不難而華非貴治之比華惟台諒無任悚惕

寫得落落郁自有情仲康

與趙鍊生 太倉庠諸生

婁江九載荷蒞良多臨行執手獨澹依戀崑山

城下之別至今未忘也弟六年作吏萬苦備嘗近來功令更出尋常之外雖兢兢自操可矢天日然氣質不馴弗克盡善事上官之道久分叱逐而孽障未完則無奈何事也今秋定整行鞭策蹇渡江矣聞足下健飯如常而侠腸豪致倍于當年誠足令人欽慕小兒過蒙足下不以黄口視之而待以上賓恩禮有加雖衆年兄同心同誼弟感勸皆同而中心非議于足下尤不勝雲天之思也相晤或自不遑特遣舊役洪陞

暫代叩首以謝隆情臨楮注切不盡

與俞漢聘 諱天倫 太倉庠

鹿鹿數次雅士瀟灑至今爲快在今寤寐不忘也晚得最契者惟足下及鹿夫兩中位兩數子孟酒論文朔躪　坐廟情投意合卓濟大工不僅師友直同骨肉矣乃分手已及六年雖神情時時在目而俗吏愁悰竟不能一伸衷曲以慰故人愧赧無似小兒口乳未除又承足下諸如已待以成人多方提撥蒸使弟慚愧無已時矣

特命舊役洪陞暫代叩首今冬倘得乞歸相晤幸亦不遠矣臨楮注切不盡

與徐霆發 明經 諱衡 太倉人

夙昔蒙鮮濫竽九載老年翁殷殷推誼厚道獨敦弟所心欽向非尋常文字之交已也每望喬梓得意計偕或可枉道過萃得一把晤而天心難卜吉人未相徒使我握拳透爪而已然喬梓碩德鴻才自有富貴來逼時轉瞬之間恭聽繹雲同唱也小兒口尚乳氣荷蒙高誼待以成人

斷感何能自已特命舊役代叩增菲菲惟台鑒無任注依

與鄭宣期 諱遇敬 太倉庠

客從江東來者傳諷年翁丰采食言强飯矍鑠故人心慰可知也僕六年勞吏碌碌塵上之中竟未能一伸綢繆之懷至今悒悒黄口小兒向過婁淵承老年翁暨衆年翁不忘舊好待以上賓僕聞之感愧交集何婁東人士之情有餘而僕寥落疏濶之咎無可自解也特遣舊役洪陞

代邨于衆年翁先生之門一謝雲龍僕今冬定
擬策蹇南旋明春當于大梅花下恭招同人再
勘江南春色也士招諸君空函邀遊不敢遍陳
昭時均祈兆名至囑至囑不盡
先生在太倉化雨春風人人甚深建祠立碑爲千古師席所未曾有世只見勿躁偶爾過婁人士望風遲延愈意無優不做四予也于四予書亦可想見矣仲康

與鄭督學 郎惠庵

南望荆襄斗閒紫氣亘于中天是台臺文光之
煥聯滇蒙勃欲又復年餘正思遣趙元伺悉
芳來還侯台禧偶有傚同寅劉君諱鴻詰號惺思湖廣監利人已末秋由傳平歸里傳平令丁內艱特浼先致數行稍達
遙悃劉君與僕同寅尤契其子弟皆有俊才佽
望台臺破格垂青是禱是懇臨楮不勝注切

與許明府 諱庠余增孝廉

何容綘幃握手言歡別來十載餘矣矜思年寅
臺道範末由湖潤昨聞扃擢利津同鄉知已復
作同官郎欲遣賀以達遐思而鹿鹿風塵至今
抱歉茲承覯文年兄過訪覯文耿光諱頗知寅臺近

況殊爲欣慰貴治前任陸君繼任金君皆弟素
交所以貴治情形頗聞大畧海稅一節便足了
一年薪水寅臺所當留意者也至于胥役詐
非乾綱獨振以威力鎮定之則不易理非區區
德化所能感格者也素信寅臺備勝人之德喜
怒不形恐備宗伎倆非所恃以治頑梗者弟雖
初册覯文覺英英之氣現于眉目年臺倘以親
姪提刀床頭共襄厥成定克有濟朋友之言骨
肉之誼寅臺當自酌之秋末定遣一价過侯台
禧暫此附鴻不勝注切
言言肝膈所謂言人所不能言仲康

與徐丘縣

昨許覯老過莘蒙司農公垂示弁聞賤名得與
萊蕪利津並入上臺之耳感荷何可言盡便音
乞先兆謝秋末自當遣价之京圖報萬一也敝
年侄賈君諱逢慶乙丣名孝廉也從敝治歸里
道經貴治特浼晉邨口述區區感激可恨之意
不知老寅臺肯進而教之否嗣容申聽不既

與呂朔城黃壽張

弟因二次盜案差捕緝拏昨獲一夥五人各帶腰刀弓箭審明口供非敝邑之盜然于朔城觀城壽張三邑各有行刼月日所分贓物㒳別分訊鑿鑿無異有勸弟既非本縣案中之盜當報上臺發落則無後來反噬之患弟恐此輩到上司供出各縣所爲則未知各貨贓曾否報聞利已損人非弟心也特將五盜分發各縣原籍年貫臺或盡法訊處或取保釋逐亦弟同舟之意也來文不便細陳特將口供審封呈覽乞賜收管存查餘不盡

緝盜須于盜中緝之五人真盜而非本盜若竟送之則有反噬之虞若解上司則恐審出別縣之諱盜大不便也余既審明某縣之人曾經打刼某縣發回其籍任其自審發落殊覺甚便特晉志之凝庵記

與張明府 諱[illegible] 山陰平令

側聞老年貢臺端已正人持原化物循聲道不禁高山之慕弟以潦倒老生風塵六載蹇遭盜案逾限將滿而未得其人雖得其人而未獲其贓猶之無人也今獲真盜武敬仁供稱鑿鑿贓有所在伏乞年貢臺軫念同舟已及顛溺放白毫光舒慈悲手郎照來文加意嚴究以真贓付來役手則大案一結恩施無窮忝屬隣封他日倘奉尊示自當肝腦塗地誓報大德耳臨楮懇切不既

懇懇言之郡自英氣滿紙仲康

賀壽張王將軍 副將偉遊 擧事諱雄

老年臺萬嶽鍾靈河山侍壯糾糾著于城之績鷹影電光烈烈宣沙漠之威弓聲霹靂弟猶墻老生舞叓東華托髀嘆之下不勝欣慶之私自茲吼犬樹之藍清風滿樸閑細郴之聲嚴霜泌骨將見同心一國漢文武著協恭之頌悉力民謨閭閻消弭盜之氣失敬貢一芹聊伸寸賀伏祈鑒茹無任歡暢

復瀨汪唐君 諱振東 郡樂府

不佞江左狂生向從長鋏大戟中翻身補黃庭者有年從折腳鐺邊乘栢樹子者復有年繼而

棄去復事毛錐謬叨孝廉之科始膺首蒞之任
今待罪有莘六年於茲狂老而痴痴老而憂愁
髯結疊茫茫塵世無復足事者視一塊冷銅真
若蝿丸之不堪弄也荷蒙游內先生大人不以
狂罪痴罪而芝蘭玉樹之林不棄糜蕪則莘之
莘矣劉玄德有云使君何如人乃知世間有劉
備耶先生賜以瑤函徵及俚著光榮之至知己
之感狂奴故態不覺復見先生何如人乃知世
間有曹某耶謹賫有莘雜錄一部先呈台教其

三集卷三十六

霽虎軒全集[illegible][illegible]江左九秋時當恭候仙車再
謀捧政也署中[illegible]先生不敢另致祈為叱名不
佐兩歷[illegible]史清廉仁厚衣冠中君子也更得
兩賢[illegible]之宜其與漢代循良同不朽耳諸凡
伏冀[illegible]神臨楮耶切不盡

漢氣勃勃如太原公子入座時氣象仲康

復原任陽穀朱明府 諱爾銓浙江人

年寅臺德邵才鴻向者舍弟九歲曾蒙垂愛今
滿京都舍弟于家晉中命舍弟致念不意老賓臺彭

澤高風不復以五斗折腰也近聞被盜一事更
覺悽慘忝係同舟寧敢餘力不一周旋耶來紀
已照單視贓詭弟更有說者今日捕役之黠者
每每俱比則以他盜唐塞而真盜或反縱弛何
者緝盜則捕役有生發獲盜結案非所樂也而
今日盜賊之黠者往往俱刑則滿口招承以他
處之贓[illegible]而其贓或反隱匿何者盜無真贓
則不能速死也舉此三者方可以訊捕訊盜矣
舍弟邑亦有失盜二案弟非不知其弊而真盜

三集卷三十六

真贓究未全獲則亦無奈何事也聞王賓翁新
發之硎精神滿腹想辦此無難賓臺當以臆見
語之何如餘不悉

具見為盜者捕者情形方可弭盜仲康

復陽穀王明府 諱章湖廣人

老寅臺雲裘發祥瀟湘著彩烹鮮妙手詳見調
羹于鼎鼐製錦鴻才郎看補袞乎山龍弟尋接
花封之壤每懷玉筍之光茲承台諭郎將大盜
李可璽之妻郝氏弟喜存弁李三魁緝獲交付

來差矣朱寅翁遭此齎傍𠩄時爲撫几而歎曉
無失意之遭更値遲暮之歲伏祈寅臺振光明
之燭不使鹽鹺潜形斬荆棘之根鄉令琴鶴歸
里同人共慶四海爭傳矣臨復不勝注切

同寅之情
獨深仲康

上金司馬稟 薛世揚奉天人
濟南副尹

憲臺老大人鏡懸明月袖滿清風具神仙冰玉
之姿備大士慈悲之力萬民感澤百吏承庥某
與牒屬末員素仰清光無由趨侍茲蒙憲臺垂

睞華尉楊開泰時分清俸以活枯魚開泰感激
高厚矢報捐軀畢職聞之不禁潸泣何憲臺之
恩漬人心肺若斯之深也謹頁一芹聊伸感切
伏乞憲臺鑒畢職一念之誠恩賜勿叱曷勝榮
荷須至稟者

與楊尉

連因心境不爽竟未訊及起居想花況仍如昨
也奈何奈何不佞見此等世界青蚨群飛白晝
昏黑將來不知如何結局九十月間已定志告

歸矣前足下以此言向不佞語不佞曾勸止之
由今觀之是不佞前日之候足下也或者秋末
時言告言歸可携手同行耶門司馬金大人待
足下意甚渥特具一函一緘之微代足下稍伸
謝意煩足下親邱司馬門而上之何如不盡

慷慨之氣綢繆之
情具見楮墨仲康

與鄭督學 鄭惠庵

年翁台臺望重清班名高家史持薊丈之衡以
鑒楚士人人歡舞燕慎公明聲傳海內真丈夫

之得志之時哉欽羨欽羨去春台旌度華光施
寒壁至今汪度浸人荀香滿座使人目銷蕭湘
不勝溯洄無際也某瑣尾末吏跼蹐泥丸之中
欲歸未得逋負日加沉沉孽海末由超脫非長
臂大力如台臺者何能援之于顛溺之下乎茲
更有萬不可爲萬不可緩之勢特遣家人不遠
數千里走邱轅門伏乞台慈或破格作養或解
囊那貸使某得掃清孽障脅身淸涼之地則摩
頂放踵竭犬馬之力以償厚德銜不敢負也皇

天在上實式臨之臨楮哽切不盡

先生急欲告歸因咨務求理故有此舉仲康

與沅江顧明府諱智宇李貞

向于韓侯臺畔識荆知爲徐邪比隣而鐵甕金沙枌榆不遠則翁與年翁同而鄰同鄉也余籍下邵顧据徐州余本余境顧木州從乃同官肖猶又復幾年今而兩分符君南翁北碁雲春樹諒有同懷耶鄭惠老美政遲傳我輩自當鄉禮但知巳翁兄飛揚無幾而翁在陽平欲闔歸計苦于積逋不清力難

酒脫特遣小僕過貸爲補療之計祈年翁留心作合之是亦年翁之惠也巳至懇不盡

與黔陽于明府諱棟如號是我

乙丑暮春恭承教言至今陽平署中佇香未散也老年臺雖滯黔南而循聲北著存鄉分符于外者臺垣一座無不屈指年臺矣翁滯倒泥尼巳過百里入秦之年時投懈告歸業經至再今冬漸無聊頼當于故里安老中候年臺錦衣北指矣督學鄭君前在微署曾以尊銜相造相見時諒不僅水乳而更加起敬耶小价之來乞年臺留意倘有尊紀回家更携同行是嘱

與沅陵楊尉諱之昌

同事陽平忽忽又四年矣足下榮補沅篤途遥未一遣賀爲歉想滾倒三槐堂畔時風雨雞鳴猶自縈懷無巳也小价因事渡沅特使過訊近禧想足下亦欲知僕年來况味耶珍重不一

與邵陽王明府諱省號貞三

駕過陽平大舉禋禮使數百年以上之宗靈無

不磬公明德而數百年以下之支潢無不仰公休享遐邇驚傳千秋共式矣欽羨欽羨公吳邵人系出王且後來祭之翁落落風塵之中未能爲北道主人於茲猶戚小价渡湖而來特遣郎首候門以謝翁向者輸褻之罪一片不恭幸勿鄙叱臨楮不勝汪切

與安仁陳明府諱黃禾

老年臺喬木名家高山重望風儀之才華照世新硎之質氣驚人循聲巳著於南中褒詔定

來於　北闕僕向者以苜蓿之貝謬入乙卯浙闈與先升令姪有石上宿緣向久慕大阮未出一晤至今抱憾茲因小伴遠楚使伸仰慕之懷小賀愧不成敬幸鑒勿擲爲勝荣荷

與遠安陳明府 諱其猷 號蒼巖

都門之晤猶憶平樂園中春色即別來十餘年俱在南柯國裏作夢未醒誠可歎也老年臺猶聲著閩臺垣一席待君久矣他日錦衣過陽平俾弟作北道一日主人叨光多矣茲因奉候鄭惠老命价晉邸台堦以達暮雲春樹之懷臨楮不勝神切

與漢陽張明府 諱介衍

要江風雨每懷靡已别後分符不無各天之感去歲閱邸報見年翁擁旅前驅大施克伐之威不覺掀髯一快恨僕不能買甲銜矢一聽指揮也近聞衙卓聲馳臺垣首席非年翁其誰羨羨小价有事楚中特使叩首台端一道相思太翁倘在尊署並祈叱致至嘱至嘱餘不悉

與原任博平劉明府 諱鴻詩 臨川人

台旌過莘見寅臺儼然縱經之中竟未克以陽平城下一杯水慰我故人而一片鄉爲芻牧計又蒙藥擲至今抱歉未已他日高車駟馬時不復念半面人戴笠道右耶别來又復許久小伻過候與君諸凡萬乞汪念餘不盡

以上八篇俱因遣使楚中而發而情文各有不同如霞舒雲卷

與毛亦史並黍公姪

衡嶽奇雲瀟湘細雨公等從穹窿太湖而來覺甑況有異焉者耶褒漢之間尚有江上丈人漢陰丈人洞庭丈人其人否賈大傅之策李邕之文試讀中或有彷彿見之者否樂哉司文主人而冰心玉骨閉雙眼於乾坤持百丈之衡以董維楚之才諸君之樂亦猶衆父之與泰山不知低昂有幾許也别來幸無恙小伴過候鄭君因使僅一通以慰年來雲樹之思想公等亦欲知僕近懷者問之小伴可矣餘不盡

如蘭宋人小記

復周東滙

竟未一面而匆匆歸署殊覺歉然想近日秋氣爽於人也任老年尊作養人才之念諄切至此誠為可敬但莘士寥寥姑緣弟所知者以獻倘較他邑多加培植又在吾兄春風口吻也望切望切

復陽穀王明府

昨在省會得識寅臺丰采如雞群之鶴而議論風生尤為吾黨拔萃之才那得不使人心服弟鹿鹿魚魚隨人進退正自心依左右諸凡矜式豈止同舟之誼已耶潘光祥因係敝邑捕役弟難於代辨是以有莅地隣解寅臺清問之諗也及歸來再行細訊則陳萬倉因在玉皇廟賭博為光祥所擢折挾仇報復而隣佑鑿供並未見相孩之妻至光祥之家故弟語寅臺來役似可不煩復問也今讀尊諭又將光祥解押頭隣佑當堂刑訊眾口又復鑿鑿並無其人此貴役所眼見者弟雖不才豈或有心曲護一役而干寅臺之怒失協恭之誼哉豈寅臺必欲羅織成獄為陳萬倉報復不恤隣封之顏而哉弟未必不才若此之甚寅臺亦未必偏信若此之甚也弟已久諭貴役使其暗相訪問如果有証有憑光祥之家有相孩之妻則弟之曲護一役以傷同寅之雅山左百餘僚以弟為何如人哉瞿相孩自合廣批緝拏得相孩何憂此案之不結乎隣封憂戚相關顏面彼此皆同若必以無影之仇即為足信而以同寅之代審為可疑知寅臺斷不出此臨復聽切不盡

落落焉來可稱字字風霜

復錢侍御葭湄

適年淺荷併懷感勸五內海枯石爛終無已時也近來山左之吏諸凡難為故行於外者謹而益謹存於中者贊而更贊舊愁新愁總與重重雲樹爭濃淡不能爭有無也嚴蒙台賜拜發已多茲又承鼎淚實切汗顏雖拜使奉緊而此中又增一番鏤刻矣薄具菲儀為舟中一日之需

想鮑子知我貪也臨復不盡氷兢

與九歲

恍恍而來匆匆而去萬斛愁腸總未向吾翁舒寫一二也連日反若鬱鬱無可告語者明年延頸望華輪夾秀上必欲歸去愚不忍強留因求梅翁在署過寒明年吾翁至便可同返神京之駕也幸其見光寶出望外錢侍御前已贈錦危數數今無再登之理不腆一片差候河干或以買酒忝為犒工之用或郎以呈之侍御夫人所賢弟為我酌行之是囑是禱不盡

情文兼摯

復許公子 利津許公弘儒之子

向與尊公有一日之交極信為盛德君子方切儀型而不意其赤帆遽駕也痛哉令兄過我不禁腸斷柰不佞近況不堪向年兄道者敝眷小兒久作歸歟之計因貧斧艱苦遷延至今兒尊諭不禁悵然此中苦況他日當為年兄細陳之令儼然縗絰之中未敢作瑣屑語也薄具一奠稍伸鄙懷尊券并璧餘不盡

復徐丘縣

咫尺花封素由聘晤為悵小价昨從吾鄉來遇尊夫人大舟正欲遄返佳音而許君過莘忽聞利津公之變益使人遄歸念切夾敝眷小兒正在買舟南下資斧艱澁方欲告羅雀封那得變舟為贈然弘老向有半面之交又似不能恝然者勉措一奠此心甚覺歉然故鄉桑梓之情朋友死生之際其柰之何想寅臺能知我近懷也佳音并付來人幸照入不既

寫得感慨淋漓

與鉅鹿陳明府

老年寅臺本大如天精神滿腹真朝廷有用之才斯民可賴之主弟於歷下一見決矣竟未得以敝邑盜案相瀆而年寅臺竭力主持將盜窩解過敝邑齊供鑿鑿贓物分明將來此案可結皆年寅臺非常之德也弟勒肺銘心不知何以言報今再瀆貴使所拘犯嚴訊立追供贓俾

弟早結一日之案郎早沾一日之惠矣懇切懇切不旣

與東阿李明府 諱經邦字治之遼東人

忝屬隣封夙紫台庇歷下之聽欣仰德輝愧未得一宣衷曲以罄愛慕之私至今猶憾敝邑小民王執中家於五月三十日有盜入室用烏銃先傷救護之人又傷執中之子連斃二命報屬批緝已久今當限滿而未得一盜昨捕人來稟貴邑所獲之賊徬彿執中家之盜特祈老寅臺轉飭撥冤訊其口供倘於敝邑之案有合則捕役可出此加功弟累可由此圖結老寅臺之加惠於隣封誼非淺鮮也瑣瑣瀆華有不恭

山東盜案甲於天下以先生之才而未免呼伯之劬若此

與茌平胥明府

省會之行備見吾党才略如弟者隨人步趨正不敢從旁贊一詞也故先爲告歸不知近日竟作何議天下事大抵如斯矣弟久棣棘闈而種種批搜欲罷不能眞成無可柰何不知寅臺何以教我所云云寅臺曾有八月之示今增竄難塡日夜展轉不得不專价另領華乞見原容當荊謝不一

前段感慨時事歷然言外讀之黯然

復吳千牛 諱之璋宿遷人

馬陵山畔與年翁把臂言歡匪朝伊夕別來十載有餘每切望風之想而彼章飛下如見我故人顏色喜慰可知矣弟潦倒一官無長足錄爾彈丸之中諸凡拮据荼蘇亭所稔知者荷承再須謹登詩箋一種以志清風餘珍拜璧空函暫復他日少价過鍾吾當以一縑報命也不一

筆意落落而故人之情藹然

復金沙蕭任董明府

畏聞即報見老父臺尊諱不禁爲之泪隨及聖天子南巡又聞士民哀籲之声諒聖王不棄賢臣將來定有再賴之望而不意終成畫餅也數年沐恩全家蒙庇而邺賀雅子尤爲備至此恩此誼何日忘之讀手諭益切愧感弟於今

春告歸之志已决因稍貧不清恐冷鍋去手則熱債纏身他人肩頭未必肯為我挑此無干担了是以展轉至今不知何時卸邦番羨老父臺息肩有身之諭為至言也家口因天寒行而復止明年春暖帶血衣一脫仰攜家南還想與老父臺尚有一宵剪燭之樂耶暫此拜復嗣容申悉不盡

怜愴惻讀之殊覺情多

繡虎軒尺牘第三集卷七

凝菴 曹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男 兼金 去疚 仝校

起巳巳九月

復王子瘠姪壻

兒子十三歸里口尚乳氣姊夫同諸甥子左提右挈骨月之誼殷殷至十六完娶之時姪女同姊夫倩丈偕摯意兼優內人述之甚詳慰方感德無既何姊夫翰墨遥頒更加厚賜也捧誦之下益切愧惶內人擬携幼子歸娶因天寒俱冰而止來春花發時或可片帆渡江也山蘭雙端先伸鄙念臨復注切不盡

家常語覺得有情有致

復于斯待

小兒歸家三年承諸君子置之成人之列多方携持感銘無既不止賤辰之頌台祉也些微之資何足將敬反承𮞃音致謝愧矣愧矣蘭紬名雖出于山左其實青登萊者爲佳東郡平川穎野絕無山安所得蘭其爲紬者皆桑蚕之絲非眞蘭也弟向年曾差人至青州買一[illegible]以贈虞南老竟以贋物見擲弟深爲之慚年翁欲揀佳者須從萊蕪公處求之何如或俟來年五月中莘邑有大會則遠近貨物畢至方可圖報尊命也先此布復餘不盡

復錫余

別來已久思念常深嫂氏同姪子在家三年人情眞僞知之已稔如吾弟者亦自可屬循諸者也承送葛布苦無用處姑留于此恐告歸在邇明春携家而回當以蘭紬相贈何如現今苦乏不可言未能爲木桃之報也不盡

與蔡于宮孝廉

稚子在家三年極承姊丈照拂而內人口述夫人親誼殷篤尤使人銘勸無既乃不佞諸凡疎畧深爲慚愧想不見怪也今年滿擬乞老而歸因俗冗未清難于卸脫是以欲行暫止大畧歸

期亦不遠矣三小兒結姻無錫親母萬里歸來當年月老皆陞任遠宦欲煩姊丈爲我錫山一遊訂盖雁之期郎爲來年牽絲之約不知肯慨然命駕否幸不見叱勞施多多矣臨楮不勝懸禱外寄珶单珶襪杳收是荷

與荆五聯親翁

老親翁台臺儉以齊家勤以集事弟不佞叨欽台範幸托絲蘿然兒女之事雖罪而自苦一官棲身千里竟未一覲台顏徒聆珠玉竊歎弟薄

宦天涯諸凡艱苦今秋擬欲告歸因積負未清恐冷鋼去手則熱債纏身反成觸蕃之苦是以未果來春或得脫然無累矣令愛賢淑端莊深爲可敬老親台可無遠念也菲物聊申賜毛忝在至戚勿哂勿擲是荷

此勿留之岳翁以章岳起宗致萬金身雖諸生而動多倚側是以竟生淑女也

復無錫張公子

昔在澄江學使者署中與尊翁初會便覺水乳之合其後指腹之約天假美緣一男一女兩人心願得遂不意向平之志未畢而亦興之逝尊翁竟入仙班也痛哉痛哉令兄暨令姊丈俱屬骨肉之親去年到葬褻慢之罪方在抱愧何老男諄諄過示也不佞携家山左欲歸未能特見合表甥孝廉蔡君商作紅絲之約所老男稟明尊堂或可或否郎祈示知明春俶容便可乘春帆一片携少子渡江恭候尊堂大教矣薄奠不能與祭并乞見原臨楮汁切不既

此去頑之內兄新平令張公楚白之第三子也楚翁故任夲于扶櫬歸先生與孝廉蔡公

以往旋婿我舞情文婁然可觀

與邢丞濟庵

秋色蕭疎想崔斯立覩竹聲中定多佳句也羡羨如弟者鹿鹿牛馬皐鞭笞而心怯胥不皆當年吟舍中與君日費苜蓿一盤持大觴自眼下古之樂郎寅兄貴誕適在鄴勞勞未得造伻一賀抱慚殊甚想不以後至爲罪耶薄具菲物特須九如幸勿揮叱曷勝光榮不宣

復冠縣蔡明府

齊城一晤快識人龍花縣聯封悵踈儀鳳方愧德望于高空忽聆復章之與發揮前之下才勝成暢以老年負尊之宏才風學施之無不咸宜何用關道于齊況擁徒雖未至敝邑而此輩亂民實爲盛世之蠹漸不可長所當協力驅除無可委謝者也尊稿極爲詳切弟願附名末幅一并詳請倘此徒再有竊發弟當躬率鄉壯爲公前驅豈獨會城爲委捕官而已哉弟壯時曾列戎行曾經烽燹今日領婁錄似可不辱台命也

一咲不莊

英雄之氣何異燕將軍擺鞍顧盼時

與吳少司冦

舍甥史東觀自都門來述近事頗悉而廣文先生亦與屈送之禁殊爲動色特遣小伻以一函洗塵恐馳驅之未猶自勤勞在夢魂中耶舊院既易新院重開此中風景想堪一問矣向者桃源仙境化出三頭六臂之魔至今令人心悸吾老矣惟得三年間平平掃除弊債使作三山五湖之遊耳倘堪相對萬勿復作者辭小伻直赴齊頭未通鄰家消息着卽速還是囑

知兄知止于斯可見但先生之才當爲 朝廷惜之

復陳允升刺史

今秋變幻百出愁恨千端所幸一身嬰縲足供人間奴隸也令兄倚述新况差慰謝懷與其代人鹿鹿不如自守徑徑竊謂門下今日之境勝燕門萬萬矣大令兄之變讀來翰不覺泪盈胸臆然三令兄才猷絕世伏龍鳳雛固亦未易全

獲耶承賜狐裘三冬足煖謝謝史舍親想念世誼甚切張爾公已經他適將來寒署蕭騷益加悽冷二小兒來歲之京已與二令兄有約矣敝眷春初必携幼子南歸此間二十九年錢攫天恩全免又加地方荒旱將來衣食不知如何措据清夜思之將爲驚跳知已前不覺道及想不惡其絮耆也使回暫布不莊

應吏可爲而不可爲于斯可見一班

復王督政

馬齒加長每懐愧悚承年翁厚儀益增顔甲謹
登佳果餘珍拜璧然勒感無窮矣道遠恭候台
光翻矜虛邀之套容當登堂叩謝并圖報大德
于萬一耳臨復無任瞻注

復呂僩城

世情萬變歲月如馳吾輩搭此等時日如是不
可不如是又不可欲從不可中尋可了不可得
憂愁悲悶不知此心着落何處豈能以區區馬
齒為念耶承厚貺謹登[illegible]種以志美貽然抱慚
多矣臨復不盡

復張鐵崖博士 德州人

五年握手承教良多落各一方不勝伊人之想
所恃世情變幻如雲翁侵卷浪洶波翻而吾輩
頑変千古如一也何崇忠須識志不渡逆運不
敢屈駕二小兒明年夏秋間入京觀場過禪府
時當以通家之子叩謁想可一謝原念也暫復
不莊

復周東涯

日來心境擾攘右手顛覺不仁深以為憂而盗
案種種漕事匆劇殊覺悶甚馬齒雖長何足為
兄長掛懐乎展閲大揮歎未曾有使人精采頓
生矣謝謝阿膠原煎不多而索者厲衆謹加尊
諭付去愧不能多贈奈何原之不一

復壽張營王將軍

車騎過莘幸覩清光雖把握言懐差慰變慕之
願而癰瘍非垢有褻台從至今抱愧想大將軍
不罪爲弁也弟鹿鹿塵土不減馬牛雖屆生我

之辰愈切遲暮之感老年臺先生遠頒佳惠益
切愧惶拜使謹登嗣容躬叩轅門以伸銜刻臨
復感切不盡

復魏丞邢淡庭

離分兩地相去不過百里而侍陪之難不啻雲
淵想當年剪燭深談高歌自賦之樂了不可得
曷勝神悵況窮愁之中加以憂患肖衛盤中豈
嘗有此滋味耶想年翁雖咏閑閑猶得無望無
得較弟尚勝一籌耳正值漕務匆劇此心不知

着落何處那復以賤辰爲事而年翁不忘舊好錫以厚貺感愧交集何以爲情對使拜登示勘五中矣謝謝挑刻止堪噴飯何來翰之過獎耶愧矣愧矣臨復不盡注切

時滸堂稱觴者不知凡幾先生則封裘答言各有市

復李錫蕃

別來變態百出苦苦深愁不堪向賢壻道郎道之亦必不信則亦姑之不贅矣齊玉到此目擊之事未必逃逃之或信與否或諒與否亦在閣切與不關切而已吾年暮矣倘可止不止是負育之自不知死也豈人類哉今秋告歸之星三歲而不上者所負未償不得已耳乃未償者終難償未欠者更加欠則奈之何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直至灸骨沉魂賢壻或信之矣一歎一歎甥女于歸之喜薄具五十金並緞衣一袋大紅紬衣一套被褥二件着來人携去雖非亦弱此時之力矣勿哂是荷小女十餘年不見學無祗犢之思倘得過此握手一哭亦稿青稼幸留意餘不盡

復馮藜庵中翰

別來落月無照屋梁而鹿鹿塵紋中竟忘幾度春秋矣接年翁先生手教幸故人無恙差慰鄙懷而劉郎老入桃源仙鄉赫然生子則出弟意外讀台示不覺鼓掌大快也毘陵至金沙一望地耳敝眷久居先人敝廬年翁先生何竟不一訪景升之乎乎想仙踪飄緲弟固不知鶴棲何樹而年翁亦不知弟故豹烟霞倘有躬耕者在耳讀諭深悉遷延之況至弟況茶蓼大非昔猶滋味亦可向知已一道否然短楮苦難悉述大略害兩病上害噎食之症食不能下下害洩瀉之症脹癒如鬼兩言可想見矣故憂愁悲悶如是不可不如是又不可代人作賊賊不可作代人候死死可候乎知已如年翁其何以教我薄脊一函年翁或可作買饔之資則拜過我握手一悲復相視一哭亦大進樂事也何如何如曼倩雖餓欲死想張儀之舌尚存大丈夫變背向

兒女子燈前鏡前牀邊枕邊老耶臨復賭切不盡

丈夫慷慨之懷藨吏拮据之狀讀之俱見矣

復俞巻庵郡參軍

向在吳門依稀半面不知是先生否來輸未及或世間不少同名鄙人未免錯認耳弟碌碌書生謬膺民社有莘之境東八里西二十里東西僅二十八里南二十里北十三里南北僅三十三里其中丁地錢糧一萬八千零漕糧米麥并臨清倉米合計九千餘石縣小則民無曠土糧多則地無餘徵亦可想見矣加以積年水災淹沒大半今年又旱魃爲害民窮財盡紛紛携抱而逃目今丁地錢糧未完漕糧開徵伊始屈指年內不過一月不知如何結局弟兢兢自持內則緼袍蔬食外則閉關謝客不得已耳曾不若向者菖糯一盤反得與知己弟兄據案飽食也

參庵交深肺腑別來不知蹤跡昨見手字悲喜交集薄寄些微煩先生便使致之或春暖時

囑其過我一握手可也先生深居郡署未由一面諸凡望乞留神倘大海萍蹤後有聚時未可知也拙刻頗多版在江南俟取來時另容呈覽

參庵囑及并此覆聞不盡

較前書意思頗同而情文各別

復陳佐鈞

連日紛冗累覺多事今喜謝去而此心所不遑安處者實不在此也承賜藥方兼惠教言足徵先生至情感何可罄令郎令甥事謹已稟達當事不煩囑也容兩兩悉不盡

心所不寧者何日善事上官無財不可以爲悅

復館陶李博士

東郡之晤得披春風而聆鐸音至今神依絳幄也老年臺年富學深風度大雅指日鶯喬他年龍翔鳳舞雲程萬里躋足可企弟馬齒加長重承垂念見尊諭及俾來榮慶無似厚貺謹登詩稜以志美貽途遲不便屆節薄寄代筵稍伸鄙念想不足鄭司業一醉耶近日曾過齊京否淇

濱蒸竹之間爲我高吟不諭之句何如幸留意
是囑 齊藩衛公與李蘧家世誼 臨復不盡注切

與莘邑李傅士 諱敬之

瑞雪告年豐袁安凍欲死忽蒙先生嘉肴旨酒
之惠更示瑶章讀之手足舞蹈幸座上客滿不
知汪子猷肯冒雪過我同酹滕六郎一盃否年
來戒不吟詩况白雪難和奈何奈何不盡
借雪景敘 語切而巧
毒不復觀蝦蟆跳躑耶
大雪彌野人人太稱瑞忽接寅臺錦函兼以雅人
見囑奈俗吏眉稍正在百結時不得已送敝治
之能青目者以塞弟責而終未能如寅臺所諭
也聊致一芹深慚辱命不嗔是荷

復沈康生同年 諱晉孙 燕州人

向在輦轂承年兄臺教誨分袂以來屈指落
月寧無各天之感第之京使道竟不一至有莘
慰我遐思曩年兄臺不念蘭譜蕭條知心有幾
耶承諭郎付郵函交遞使手矣然總知任公多
情失雅于我輩無不周到若探之囊中恐屬難
事以思見命使旋商而行之何如厚貺不敢辭
一芹深愧菲薄勿叱是光
同年桃李 情深有幾

復馬北海

歲暮種種惱人心曲而漕糧未全完功令嚴限
期更嚴尤覺食不下咽也承鼎貺敢不拜登第
潦倒下吏不能爲故人計薪水而反累故人廷
念愈藏切矣感佩莆言耶作紫酒隻雞之荅不
便催催薄奇鼓貌壽饒不淺

復馬孝廉 諱[illegible]甲子鼎 [illegible]人

向邇有莘未獲稍盡綣繾之誼至今佈德輝爾
歎鄒翔之迅也茲承門香鼎貺惠以佳黎劑甯
食之肉細而嫩味甘而香與常日市賣者相去
萬萬也兒輩爭取遂爲滿堂樂事感謝感謝明
年春暖時或可過此一把握否次兒甫余九歲
賢郎爰知于趨文宗今年十六矣青衿未展塞
年將赴祀闈一甞門不猶南車或能一相折謹

耶拙刻全部呈覽小价歸從江東來未及裝釘尚少雜錄二部容補去新書烏炭藉使便致覽祈此存是荷

連讀數札敬人情重爾爾

復吳匪菴 庚午春初寄

聖主當陽春光滿目上林天樹坐見鶯遷衆羨賀于二月念三日于邸報中接手教遲見闕懷之切感謝不盡釋迦牟動較吳越大是溫和此蕭寄夫子之學視東側嚴于逵謝未敢便入舍衛城中不知何時得見青牛道士聆五千言會看機緣方堪焚頂耳華邑運年被災去年大旱丁地錢糧尚未全完而漕糧拮据尤屬大累蓋因去年之旱山東所同而從前之澇華縣所獨也何者尚可撫綏今則撫綏無術雖　聖主蠲租而逃亡不少爲今者不知何以爲計也不佞運氣不佳諸凡拂亂種種傷心不還細述大暑道負雖不多而欲歸勢不得焉齒甚長向年痲瘳今日已熟黃粱惟求大力護持平平無事得償清夙逋節整空囊渡江爲上計倘有志願塊李勿過譽過求爲囑近懷抑鬱倣世見錢石壁在敝署久或堪進而閱之否餘不一

向年痲疹已附情楔安閒其文武才者尚有幾人否

復陳佐鈞

承惠羔酒乃方山先生家釀方陳州千號非覓將軍銷金帳內物也然榴花風韻原自不同繫紫欲裰留留瀉遊郎不楓花弟頗喜之原醉瑩上恐有大其中荷不由者則奈何奈何笑

原札有酒神事杜醉神爲政之語蓋誇譏亦善謔也故答之如此

與鄧元固先生 諱漢儀泰州人

新歲端謁未得親炙台光想老先生大人錦帳春觴覺裳頓嚴樂無量也不知薄福下吏何當側倒階除一聆廣寒雅奏耳曾竊敝郵俞兄道北鄙懷想蒙台鑒耶先表兄史諱弘謨者曾爲單老師門下與先生桃李同門不意家門衰落舉族北轅止餘一子先繼支宗雖獲完郛而巢已破灰冷矣然其文章品行爲敝郵矜式茲特恭

邢龍門不知先生肯容一見否故人有子原陵孟之心否臨楮不勝注切

復方青崖同年

連日牛馬走未得一晤大教知年長兄方在蓮花座下作生活竟不知又訪陳搏莊周兩公也（青崖特筆提來札自言連日閉關）快哉俗吏不勝欽羨特去大片茶少許或廬仝來訪試與嘗之何如明夜恭候駕過荒署不復莊啓矣此復

又

連杳入城一晤旅館寂寥不知何以爲情也聞督學公有二十六日按臨東郡之信絃歌里中或當命駕一遊再過有華看三槐春色何如[illegible]袍一領奉上未能推食解衣聊作綈袍之贈想不見鄙耶得暇過我握手爲望（方公祭例中先生用情尤厚所以方公之感激亦尤甚也）

與趙別府（諱先璧號肖鹿浙江人武城令）

邢城一晤倏又陽春想老寅臺阜財解慍不僅追踪言子遺風也昨者督學公惡書示難恐特

兗敝同年方君過敝治口示諄切謂山左同年惟弟而最契惟寅臺恐藥舊例那迎請見在吾輩不過禮所不敢不然倚所不得不然原無于請而旁觀者以爲必有所云矣畀非處功令森嚴之日之道也故命弟不用此禮而命方君面囑寅臺亦然此督學公至愛之情也恐方君至而寅臺以爲暗投之珠又命弟轉札相聞伏祈寅臺体督學之心去迎謁之禮是感是禱餘語方君面悉不既

復徐刺史（諱從武由氏縣令陞州刺史）

數年承教以親誼而兼寅誼何啻骨肉同心今寅臺一旦高騫能不使人歎倘令弟田華備述寅臺雅意益切心銘所論孫生事差東吏快頭同兩使等明無詞其中詳曲使乎自當向覆也倘台旌駁過敝治弟當負弩道左爲寅臺稍拭風塵何如臨復不盡

與陳刺史升庵

去冬令兄過華兼承狐裘之贈隨以寸言謝復

先付來人想必呈覽也自後忽遭意外之變雖所損無多然亦傾筐既之矣況莘邑彈丸積荒之後丁地錢糧至今逋欠甚多而 皇恩蠲免今年上官并禁追舊則貧無米難炊徒向灶前落淚而已 奏銷在邇補苴無術惟靜聽處分巳耳至于閘門七事全無所出而上下往來歲禮如故愁眉百結幾無生理其將奈何悔去秋五湖明月未能從鴟夷子皮欣然長往也門下新政必有可觀疑逆弗克遍候爲歉史舍親之來原非從門下起見然故人在望亦不得不一晉謁倘其歸時差的役爲風塵之伴則深願也張爾公中山嫡孤今已能飄不依出堂作令入室自作書記白首東方不知前生何孽書及此不覺浩歎二小兒以威均弟子員本擬向北闈秋試今貧斧難濟此心亦已闌珊想神京天際未必躋登而七八月間將同其拙一號南歸矣衷曲縷縷近事淒淒史舍親或能述其萬一也不盡

州縣若州縣而遭遇水旱亦若以一年四十五兩之俸左支右吾得乎宜其言之淋漓乃爾　陳仲康

與俞商人

前過陽平忝以親誼相拳深慚偷褻想老親台不以爲非也茲緣莘邑連年水災繼以兩年之旱百姓十室九空逃亡不少丁地錢糧逋欠甚多 奏銷在邇不佞自慚撫字無方若更加追呼實爲不忍不得已告貸紳衿暫完 奏銷之案俟麥秋[illegible]徵[illegible]即徵還特差庫吏同快手持印券并紙祈老親翁特飾一臂加紳衿之例稍爲鄉務麥後定當賫上況鹽課亦係 國賦不佞斷不延緩臨楮懇切不盡

撫字無方是呼不忍仁人之言如是如是

與黃傳士 東昌郡學

春雨一過風光轉麗所喜苜蓿芽新廣文樂事也弟向作此官備知此中滋味回想當年猶自流涎不已一哂一哭昨奉文宗手勅免弟肅躬道左又命敝同年方君面致委曲弟祇遵憲諭

差伻恭候綈帷瑣瑣面陳之大畧功令森嚴閉
門謝事謹慎而已餘不盡

與顧耶城

元月潦倒寅臺玉署洞液仙羨幾疑蓬池佳會
曾未轉瞬鶯老花殘矣想鳴琴槐影之下指日
奏上理也司文公以手諭戒勿拘郊迎之節用
是禀遵不復人郡與寅臺遂作咫尺千里茲緣
敝邑兩盜案未結近得貴捕馬頁消息云知其
人然非頁不爲功也新寅臺借捕并召倘獲真
盜結件馬頁之功郎寅臺之賜矣萬懇萬懇不
盡

覆河南段進士　萍維家

向承年臺尊諭必封物則作書往內并取冊耗
弟郎以關干置朝邑而年臺竟不作書久之而
音耗杳然弟豈能置此事于度外因倩張君以
關干移於貴府倘有確據使可不煩他人及張
君冊內云究無確據關干則已安置貴衙中矣
去年見手示乃云面豎不惑張君從南中回則
云已登關干今接翰教不勝驚愕雖弟之所以
報年翁之所以郤似乎兩得其當面中間與受
終屬疑案年翁試訪之浦君則弟之所云必有
據矣弟因舊逋未完　奏銷期迫黍劾正在斯
時尊諭竟難應命然吾黨交情寧有忘時耶若
前項委曲則不得不一申明耳臨復不既

瑣屑完卌
筆如游龍

復馬孝廉駉

翁容承惠佳黎餘香猶芬齒頰門下乘此莫春
詩書絃誦之外想欣然春風沂泗間也羨羨不
佞潦倒風塵自愧才短久欲擲此雞肋奈逋負
種種欲罷不能不知將來覔竄何所知已如門
下想亦爲我扼腕否承諭事如去歲直隸筆之
勞耳今歲重重植棘桃源洞塞竟不能通一線
春光郎不佞所仰望以救饑渴者亦無寶可入
也方命之咎門下訪之同人自可見原矣臨復
不既

復李將軍元水

去秋萬里之行未能躬餞道左至今悵恧昔汲長孺以大將軍有揖客爲恭敬無非自飾其傲慢而已老年翁其能以長孺視不佞否接手示佇欽德儀遲望天南不勝雲樹之想弟以非材待罪七春矣近來事勢更覺難爲三山五湖之願今茲已决或從雲水中一遡羅瑜當索君十日飲耳所諭事弟在苹一日當爲年翁竭一日之力臨復不盡欲言

復黃參軍世珍

別來復易春秋屋梁落月寧無伊人之懷得遺翰如獲奇寶爲之大快李將軍所囑事不佞願爲竭力但須或托其兄默公或囑其郎維周如何行事不佞方可從中曲成耳幸致此說何如不佞白首爲郎潦倒彌甚五柳之志已堅五岳之遊不遠他年烟霞萬里當訪門下于蓮花蕩中也忝在心交附復不盡

末幅興家瀟
疎通首俱麗

復雎寧胡甥 韓源滌 邑庠生

別來幾易春秋每爲揆念甥賢甥少年老成不愧珊瑚之譽李彤來益慰我心矣不佞去冬雖有意外之事然群虎如羊亦無足憾也承頒惠遠訊謝謝但今年一應薪蔬措處艱難不堪向親友一一道耳每欲以老病告歸而猶逋甚多坑塹難補恐謝事之後多生荆棘是用遲遲大約歸期必不遠也小兒毋守九月初旬必回江左賢甥或可于鎮吾舅前一相聦否餘言李舅口致不盡

復陳明經在鈞

連日大風揚塵天意兆旱弟忝民牧夙夜思過蔬食飲水步禱于神而神聽罔然則弟戾深矣憂愁鬱結自知病之將至不惟無心于立功正亦無心于作吏第恨孽債種種尚難擺脫耳忽接先生教言不覺悵然太息此向者舉酒聞論時思欲粉飾太平矜式後世也今何時歲上臺之令如雪如霜下民之命如絲如霧雖救荒有與大工之說然必出之 明廷借大工以活民

命耳若欲歛之于民以救民吾誰欺欺天乎修鼓樓之說久已置不復論矣先生愛我深言言入腑倘可過此同錢觸老一話延事否臨楮欲言不盡

（落落而談神氣百倍是經濟中無聊語）

與吳司成

錢世兄入京曾以數行約覽聘瞻問鶴老花殘矣每望長安時切廣文先生之念不知水晶苜蓿尚堪日給否此地因積年之涝加以去歲之大旱百姓携抱而走十室九空深慚撫綏無術以致漕糧拖欠不得已移庫帑以給運旗漕事雖完而 奏銷已促冰落石出無計可施徒作乙兒狀沿門托鉢竟無應者奈何奈何雖佛日高懸而五馬事多陰翳郎自信落落不無射工之慮賤眷久欲南歸因若貧斧未之能行也僕觀時事若此擬欲擲五斗而賦歸詞第恐逋負不清事後翻煩壘處耳臨時當差价商之便鴻先此達意臨楮不禁唏噓

（爲得沈痾淋漓而英氣勃勃毫楮間）

復沈同年康生（薛晉初授河陽令）

榮授花封春光正麗鶯歌燕舞中蒔看兒飛萬里也欣羨欣羨尊伻至此日久因佛光照文星芒掩幾于洞口桃花無處通春風一線弟先奉答諦竟未負琴道左尊伻所知也多方得達尊諭者二始則似水投石後乃聿不辱命雖不惑之贈未能如向所期然于閉寶塞隙中得之亦大幸矣弟羽翦之餘尊伻俻見未能逆寄再申賀私倘出都經過或得以一杯水爲笠馬前耶蒔望蒔望不旣

（禳樓漉漉）

復唐進士賓君

數載以來屢承塵拂神京天上竟未得一企言懷以報知已及車騎南旋滿擬彩雲遲墜乃復冉冉而去令我蒔盼之餘不覺歎息想北溟之翼斷不越此枳棘也望望承諭事佛日高懸支星頓篤芒掩弟始終未得一揖道左然桃源洞

囊兩度春風愧無一當其柰之何錢梅翁想爲我評延巳此間積潦之餘加以大旱今年尤甚新賦既　觸舊賦多逋吸露發風正苦無風無露想知已定能原我空函抱愿惟望秋來得于北道作一日主人以爲快耳臨楮馳切不盡

故人之情悱惻綿森讀之藹然

與九成

別來未得一通音耗深切鄙懷嬸母老健兩姪拜舞斑衣弟樂可知也不知何日再過有幸一相傾倒進敝眷已擬南歸有日另有小函奉覽便爲先此申候不悉

與秀士

別後諸凡拂亂去年仲冬尤遭意外之驚先生想有先見者耶苹微軀老健尚堪作牛馬于風塵中耳今年　皇恩浩蕩蠲免錢糧雖涸轍堪憐而悠優花底亦覺灑然益與我東籬秋菊之志想九月間定須脫却垢衣常向鴻雁群中巢鹿隊裡作生活也南金擬向北闈學步燕金擬投贄數之㑹未知得當否王文來諸凡望先生指揮餘不一

與徐監丞懿公

客歲尊伻過苹雖苹不辱命然未能如意之所期至今抱愧何老年兄復爲齒及也鄉蓬老與弟同門挑李一枝刪去殊爲傷心且年姪俱有俊才但自來太晚無力可施其奈之何承諭姑勸其對遣原价試那據門不知能得當否使聞[illegible]有微報謝地老年兄能濟之翼肯降根椽弟時日望老臨復生切不盡

復鄒年姪舜威

向歲舟度錫山猶憶雙雙玉樹在我目中也轉瞬七春自傷遲暮想雲中二龍指日騰驤不佞慶故人之有子英氣公慷慨多情不佞頗能道其聲息悵使乎之來已踰十日不得已以一封命尊伻投入謁貂袍之贈不獨絕于兩賢也二小兒擬赴北轉倘年兄秋風得意可同過有苹度寒不佞當命驕送入上林以觀春色耳臨復

倦切不盡

與孫中翰無媄

年兄過我如猗脚頭陀乃入深山蕭寺鐘鼓無聞香燈明滅茄子黃瓜因緣了不可得使一棒打殺如來亦祇供爾勸捧腹一哄耳讀媿氏血經不覺老奴屈膝謹志數行仰呈台覽其年伯大傳非敢草率蓋淚痕細讀年譜撰成封號銜不爽也乞兄飯中不膩自知輕汚卒惟年兄鑒原[illegible]物兆是禍

[illegible]手寫未遑[illegible]紀以下數部

又復乘[illegible]乃[illegible]寫其見詩義

與傅[illegible]明府（華氣稀號之 山江陵人）

三春無雨旱魃惱人想寅臺流膏灌澤自能以人事勝天事也獨弟苦海狂瀾不能飛空作雨以徒自望洋無際奈何奈何弟素有梓人在署以爽聚囊今蓁囊不飽不克安其身特使趨侍左右倘蒙厲之丈剔奸之檄命其剞劂以乘不朽則此工頗堪指揮者也試之何如不盡

步筆 塵生

與曹[illegible]明府（諱先復 [illegible]部人）

熏風初拂想芟參差知老寅臺鳴琴之暇坐看鼻求老樂世去孰省會一晤至今荷香在袂星纍月半依戀此心不知何日再聆金玉爾弟坎坷非常去冬攀獲馬賊三人因禁卒疎虞脫監而去奮同勞之眾知儕寶原籍黃岡留于本月廿一日差役縣之奎寺執批投明臺下蒙拘寶親屬審訊敢殺監衆逃貨臺難論弟不勝感切茲[illegible]十六日擒獲傳寶收禁同[illegible]之證益使弟銜結靡已此賊具題已久早晚命下伏乞寅臺加差飭押過縣以便審其同逸之下落報憲緝結弟將焚頂台德于無窮矣不腆之儀另函將倜卒惟茹鑒不既

書文溫厚敘述清真 何聽者之漠漠也

復徐撫守

角黍雄酒皆及時妙品年翁何過謙也以堂縣令無物兄賜知已款反承多儀若此愧甚愧甚敢不拜登尉容申謝不既

復馬北海

盈前楢火如焚我心何知世間復有端陽佳節耶承嘉惠遠頒敢不乖發慈悲愧矣此間連年水災加以積年之旱旱與各州縣同潦則萃邑所獨也民窮財盡去年條欠至今未完兩麥銷之鄉貸幾幾幾蛾破老乞喇喚正急切中獄中啊賊三人已乘夜逸去矣奈何奈何想年兄不知區區近懷耶附聞不盡

悽壯而談無淒切聲

與吳司成

歲外歲內之苦非片楮所能悉予知已之前也大畧借貸無門諸凡棘手而去冬十一月有家人室寸楮不留已屬奇禍今春拏獲啊馬賊三人又脫獄而逃現候處分矣乃此賊于閏月初十逃去僕即于十一日查各賊原籍分頭緝拏內有傳寶者係曹縣人果于十六日拏獲當曹縣監中今曹縣官役索賂不遂竟以傳寶爲傳奇稱係逃人解部意欲到京則另換一人而匿

傳寶耳或此賊實係傳奇而原獲之時傳訛傳寶亦未可知也但原拏看城守之官之兵繫獄者看守之吏之卒暨府司院看押解之民壯捕役無不認識其人倘名是其名而人非其人自宜詳慎令人是其人而名非其名明係斯續不得不詳請 大部乞求盼囘矣但來役非諳部事者祈 門下爲我留心務得其人始可結件匆匆空緘不恭是原二小兒于六月中旬同錢梅老到京鄉試再圖中惘不悉

此事費今李君使其役索金六百者役不應甚以無啊賊爲假逃人也果然

再與曹縣李明府

讀來翰不禁駭然傳寶乃萃邑越獄之啊馬賊寅翁竟以逃人解 部此賊有原拏之官之兵取禁之吏之卒起解之捕役人人所識認者也弟向所不敢稍具以詳者恐非其人耳茲旣以前各項人役持原卷到貴縣面陰視其人則眞傳寶也使名是其名而人非其人弟領之何爲令人是其人而名非其名明係展脫或果是傳

奇當放响擊獲之時謊稱傳寶或實是傳資今
逆獄擊獲之日冒名傳奇俱未可定然要在以
人之真為主耳乃敝役人人共見其親是其首
是其頭尚剪而未剃其衣亦改而仍穿奈何以
為逆人傳奇乎敝役之言雖不足信聞有索金
八百之說即欲索金亦俟弟視定其人措金舉
來奈何始則閉獄不得見繼則當堂一見而犢
然解　部乎斷犯攪獄係弟之華職寅翁之解
逆人不過紀功設身處地何忍為此倘或未解

乞發弟自驗如非其人並即解還如果其人雖
無八百弟寧不感而圖報耶若不肯復嚮弟惟
有哭訴上臺求寅翁還我原人而已仍恐原人
到京或另換一人或另有旗主認去則弟與寅
翁不解之案何時能已請自思之為此三上懇
請伏祈原鑒不悉

分說明白理直氣壯辛苦在不近人情

復蔡黄張刺史　諱廷芳號恕廬湖廣進士

別來久矣京兆風流猶在我簇牆間也前承翰

教敝邑忽有响馬賊越獄之變弟心飛神越不
知着落何處幸于曹縣獲其一而曹侯以為奇
貨索金八百至今不發且使其改名以為逆人
而竟解　部矣此其人為何如人哉十一日再
接手示不覺悚然其實弟一月以來有心情
為寅臺料理弟答何辭至來翰所云是何言歟
已面來使呪捕頭查還矣尚勿疑弟同曹侯一
流人也但來關三賊番與敝邑之案相涉今鄆
城捕役亦與敝縣捕役相訂緝賊倘敝邑果得

確賊則弟所現獲者便可一并付去矣如兩案
俱是其人則斟酌原報之歟以便分結兩案何
如今先發一犯付來人去祈查照不盡

情真辭直不愧同舟之誼

復馬北海

午節承伻來用頒隹惠正以弗報為歉茲以旗
人見諭奈無稟稽可憑不知其為告假與否留
之殊非易事年翁尊示又不敢違如取確保存
案俟其限滿遣之而已隹醞重頒辭謝無量并

謝不盡

與九歲

別來種種苦難悉述其大者去年仲冬有豪入室雖無大驚然已席捲今年孟夏响賊越獄雖獲其魁展關不至此二事者已堪浩歎矣乃今日之二千石戰楊氏之為我尤甚作禍作威非情非理將來不知何如而幕中鷹已飽颺東方哉難久執奈何奈何次兒于六月二日同栁老入京所需本州僉文未備符價遇再煩老弟為我圖之咨當行文學院或當行文吏部更煩對酌花葛一端聊寄鴻毛餘不悉

復祁將軍 諱嘉賓 壽張晉

潦倒風塵日日牛馬兼之迸盜紛紅胸中棘滿雖心儀細栁而未能躬謁亞夫升趾閒問甚歡甚歡承諭以拙刻見徵奈版在江東姑携來數部隨到隨完署中並無存留者有妨尊命奈何奈何尋得家訓一種謹先貲覽苹若止有雜錄版一部容即時另遣奉求大教可也臨復瞻注不盡

先生之文海內吟誦而鈴閣之下多有聞風相思殁予致書者若此

復韓會元 諱鼒號雲驤

年臺大魁天下桑梓生光弟愧之平生毎慢德範客歲施未見尊諭到苹小兒自吾鄉來備道手采得慰[illegible]懷茲承翰教兼藏榮施為之大快但弟風塵末吏食祿無幾今年拮据尤甚此山左州縣所同悲也而苹有大盜二案越獄一案符秋懼淆舜逐案遷雖年過百里尖懷鄉國而遐負累累衷繫荷蘇孫為難事薄寄聊申鄙懷尊券拜手護擘㐮惟年臺心諒之司農公為國保重德儀如在愧之一芹祈為吡致小兒夏末入京握晤有期未及載啓統望原諒不一

與吳司成

前有小札差役馳覽想門下無不為我留神也苹逃賊傳賓已在德州地方拏獲其人真自不應曹縣枚節也但同逃二賊寶供俱在曹縣而曹令前不發傳寶今寧肯發二賊乎此案不知

何時可結耳小兒口尚乳氣使之觀光于國
童子無知諸凡望爲照拂先生幾個老理學弘
儒也倘同小兒晉謁并加優禮之是禱諸命
一事外令有先得之者不知是何緣法也僕思
歸外矣志在得此以告先母墓前則平生願足
祈門下爲我細細訪詢或有所費向小兒道之
何如一昔甚非茹縈是禱

世兄進京鄉試先生與塗于少司成者如此較之他人作兒女喁喁語者何如哉

與隨藩陳升庵鄉吏

冀臨老爾華咸不置口頌亦不置口感者私情
頌者公論也僕聞之不覺展眉一快然同爲加
此之官稔知此官之苦一時促辦已出萬難而
表帥重鎮能不爲之動色耶謝謝僕去年仲冬
之變門下已知其悉今年孟夏復有晌贓越獄
一案全盡而智愈短心憂而才益拙况內無書
記之人外無借貸之路措處難商確尤難大案
車重無非一心一手之事門下其憐我否二小
兒六月一日同錢姻老入京想與二令兒相聚

在蘇關中也老妻攜家口將于季秋先歸僕亦
遙指征鴻擬作南飛之曲不知能遂此懷否矜
望門下指日內召再聆金玉悠悠奏頌曷其
有極臨復注切不盡

金盡智短心憂才拙能道出古今人窮愁情態王先生才智豈窮愁之所能羈

與趙傳士文上人諱紹淵

同事多年備誼殷好別來數月能無繫悄暮雲
之想然老年臺林泉高致優悠并遂僕何如之
弟愚蠢加長雖時懷首丘而積逋如山欲歸未
得每懷吾臺高蹈不勝羨慕弟向署邳州時有
門下優人胡舜卿者與僕之至人今在貴里胡
氏之家作老郎師攜其徒過莘月餘雖非吳音
燕板亦可稱山左風流于其歸也命其叩首台
階致弟別來懸憶之意想年臺採薪今已全愈
或可使若輩一歌絳帳之下開家酌而醉明月
不更勝此間首蓿風味耶臨楮不勝翹切

與泰安張刺史

貴役過莘曾以數行奉復想老寅臺已入記室

夾後奉尊關所關二賊皆此間未獲之人貴役所稔知者非抗不解訊也近者敝邑之盜頗得其真倘真贓一得則此間現獲一盜不必煩關弟自發押送台夾弟向籍邳州曾有舊優胡姓者今携其徒在莘月餘苦無覓口處乃欲望泰山而歌梁父至貴治覓生活計弟特命其明首以致區區至于此優腔板乃坡公所云影搓手尺蘆蛇動[illegible]風雨寒非[illegible]中曉風殘月役[illegible]不在若輩而老貴[illegible]臺若責其近于[illegible]風也而使歌楚歌焉則亦惟命莘現任城守徐公與胡優同舉并寫筆條不盡

刺史楚之應城人未段

河謂善戲善謔也矣

繡虎軒尺牘第三集卷八

凝菴 曹 煜 亮采 著

男 南金 勿躍 仝校

瑞金 去頑

起庚午六月

與丘工部 諱象隨 號枝先 山陽人 非華 北者

向與台臺迎鑾面晤，居烟火相接，不謀而者幾何。年而雲泥萬里矣。某雖復姓江左，而舊籍所居。依依[illegible]也。況與台臺忝屬擬契之餘，寧無屋梁落月之懷乎。小兒南金，隨任太倉時，厠名州庠，援例太學，考授州同。今年已十六，以太學生例得入試北闈，命其拜見長者。一修通家子弟之儀，致甚年來疎濶而思慕之忱。幸勿以無因而至，叱之門外。何如。吾淮李詹事李謙議吳學上，不敢另煩，塘時乞致區區下吏，使鄉人之心無不一也。臨楮瞻切不盡。[illegible]

與吳司成

小兒大都門，想已恭謁绛幃矣。倘孺子可教，幸不惜提撕。是懇。前者馬賊脫獄，爲曹縣所獲者，傳寶一人。曹令聽左右語，竟有奢望于莘，而莘不應，故以真傳寶爲假傳寶，而解部。被莘捕之從高陽回者，獲之于恩縣之北，而曹令今以搶奪迎人詳院，已將真傳寶解部候審矣。大略馬賊真則迎人假，曲在彼不在此。毋煩尊慮也。第幕中虛無人，一應心思筆墨，無非此手此口，殊爲苦事。叉日日作無米炊，則難之難耳。來札云：諳命六月內可得，倘有所需，郎開目付小兒。僕仍勉措寄來，命小兒取。捨安當僕出京日，負之而歸可也。小兒科場事，宜何如，何如。同錢梅老商而命之。是懇是禱。不一。

料事 明決

與錢栩仙

別來未久，而一日九廻此腸，不知作何等盤矣。因一時春夢重煩先生下里跋涉，既涉濤丁，鞍馬復炎炎炙于舳艫，勞罪何如。惟中心銘感千秋

一日而已內人因兒子從未出門馬夫回細述中途景況爲之嗟泣不已特遣人進入都門一詢消息乞先生念此番舉動千苦萬難屈指可得五十日靜功萬乞鎖戶禁足勿令長安道上稍縱轡驄一步也至懇至懇王繼高江南一回自當更差奉候此來之人可速發平安一封囑其迅回以慰懸念臨楮注切不盡

子行千里瞿瀷懸
千里心信然信然

與南金

汝離母腹從未獨行昨馬夫回汝母聞汝途中雨濘之苦又念汝舟中之熱身體肥大飲食不逵口不禁嗟歎永日展轉永夕特差段秀到京觀汝何處作寓勉汝努力讀書兒行千里程不知父母之心作幾千萬曲折也此來諸凡艱難兒所稔知者雖做春夢不可不從夢裏尋其屈指可得五十日讀書萬勿再擲寸陰至囑至囑朱奎爲人謹守有餘揮霍不足汝母囑汝日用諸事須委任勿疑吳與王文阿磐諂媚皆非止人恐有飲食瑣屑護非朱奎萬不可聽王繼高江南信回另行差囑不旣

愷切
至情

復莊平居明府

甘霖遍野禾黍油油此誠吾輩樂事不則烏獸走者今不知作何狀矣數年以來極蒙寅臺知己之好然弟之遭際數受窘于意外即如响賊一事弟先經關知曹縣而曹縣乃獲之竟以爲奇貨可居而弟爲不能應是以將其响賊作假逆人解部也若非中途獲之則改名何難換人此案遂有不可知者然曹令則已矣而吾郡同寅又有旁枝側出之變不亦深可痛哉此事至今未結尚不知二千石意向如何前有向弟言者謂胸多傀儡而弟不信也貞宗臣時倘能爲我作婉轉語以測之何如弟二十八年丁地漕糧無項不遺起運則貸奏銷則又貸沿門托鉢醜不可言今公事苟完而私債山積正不知將來何以結局承諭漕糧挪借弟久已解那

昨又奉檄催領已具印領投郡至于發與不發領多領少弟未敢知也聞已發郡城庫中寅翁竟與顧寅翁商之或以萃之所餘暫抵在之所缺而逼駛結局未始不可也臨復注切不旣

同寅之誼殷然可思

寄原任楊尉開泰

同事數年每資匡益分手以來彌勝惆悵然足下撇此荊棘塲定有騰驤之路不佞馬齒已長負糞車而不息望鞭影以時驚欲歸未得惟足下能知之耳小兒入京觀場原無春夢可做亦使之稍知闈中規矩并識長安風景而已倘或得附諸凡望稍留拂四月初十日不意啣賊脫獄雖獲其一又與隣封俛首足下才福皆高卒不會此也陳羨王執中兩家盜案近日似有眉目倘獲真贓具　題日足下在　大部留心一二何如新尉公卒屬貴同鄉為我致語早促行裝不勝翹切便鴻附候不悲

與故舊語自是真切不同不知此公故主之念當何如耳

與錢梅仙

良秀之來乃人懸念兒子炎若之意也茲新尉之役人都迎官再使那肖精幹者都門日間着蠅統日晚間與虱滿床最為苦事惟晨起凉爽蚊蟻虱藏稍堪讀書耳乞先生用其朝氣節其暮氣使得早淨汗軀乘風倘佯秉燭夜課之功似可稍寬也唐突之罪幸原不盡

荷老日中不早食夜則秉燭不用故先生之書云然

再與南金

汝在外一日父母腸牽一日大暑功名之事雖聯不可知而努力讀書則吾家本事也長安道上多汝父執倘當一謁亦總在中秋後一日可也況近聞鄉報禁京官不得與應試士子宴會汝若晉謁亦非諸公所宜不知先生曾見此報否汝須蚤起讀書乘清明之氣一朝便可抵得一日之功若至飯後則天暑氣散人多瞌睡廝滿蒼蠅目雖醒悟漸不入心矣先生即睡汝須早起切不可與之同寢也晚刻即命家人燒水

伊洛乘風早歸以養尊氣先生郎坐汝可與知
先生先歸亦自無妨亦各從其性情之使而已
大畧工夫要節而有序節者不必多求序者有
一定之規切不可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則散
漫不可爲矣郎明日入場今日仍用我法不必
草率經營手忙脚亂胸中如亂絲便不可理矣
異司成處求翰院擬題理會理會不能個個都
做只一日理會幾個自已沒主意的悶悶先生
郎自已理會得主意了明日不妨再理會他些

都是一日而作數十篇又日日作此數十篇也
表題不多有者讀之無者放之判要每部多讀
幾個恐汝于音律不甚嫻也其他工夫則在前
熟文做四書文而已春秋題熟則非汝之所難
亦須時常打點打點足矣此書奉先生鑒閱稟
而行之

入闈之人可以此爲金科玉律

復馬北海

屢承雅貽時懷歉仄茲因瑣事又費清心煩尊

伻冒暑遲來罪過罪過小兒已于六月朔日由
東路赴京矣開清源漕艘附寄直往安德始登
舟而北也有煩罣念謝謝响賊之逃弟知其原
籍曹縣留于四月十一日關明曹令果于十六
日得之而曹令以爲奇貨可居使其腹爪李忠
索苹金八百而苹不能應竟以其响賊爲假逃
人解　部苹于中途乜得之曹令今以劫搶逃
人申院申司殊不知逃人與苹非親非故無怨
無仇劫之何爲且响賊旣真逃人自假無足慮

也然三賊未獲者二足下何賀之有搬彩色樣
俱佳內人囑致萬福原價找附去祈郎查收今
歲拮据非常想能心諒尙容申憫不旣

復馬孝廡

今年夏日之日可畏尤甚苹甘霖將沛民慶有
秋真樂事也每恢道範時切室邇人遐之想接
手教讀署內度支不給代爲拒脫之諸門下真
知我者知我則何以報之哉亦惟銘刻而已所
諭介弟科舉一事恐人微言輕不足爲當事所

重如諭具稟付來人門下自覓桃源洞口可也
日來功令更嚴雖非私干亦須愼而益愼臨復
懇囑不盡

上任支宗啓

年來荷蒙高厚更乘諒龥率愫惕與銜感何時
能已卑者冠縣孝廉馬蹦投經卑職門下者甚
久情誼甚洽爲其能勤于學而篤于守也其胞
弟馬騄食餼于庠尤爲讀書學古之士與其兄
同爲卑職之所知者前因採薪入試遂見一目
之短未蒙憲臺錄名茲復冐咯惻振再鼓之
氣來釐于龍門乞憲臺取其文而寫目之倘有
一線可取拾之遺珠之海在憲臺論文取士在
卑職爲公薦賢非敢有所私也卯祈丙炤曷勝
悚惶

復泰安張牧

捕役之可恨天下皆然而山左尤甚即如敝治
有陳羨王執中兩家盜案向有東阿捕役言已
得王執中家真盜弟使人往返數四空空小費
究歸影響今現有耶城捕役與敝邑捕役者合
同變定金琴陳羨家真盜而所獲一二人皆自
供真盜及追出之贓則並非主家物也此其故
何也捕役之威能嚇盜諸如已諳而盜之畏刑
自甚者有之以他贓岡緩死者亦有之捕與盜
之刁幻盜案之難結直使人無可奈何老貢臺
不絕手方亦肯相示耶來縣于紫字王二王三
皆名盜也王二郎王炎字雖獲而所供之贓至
今未真其弟實未能舍已從人也縣字王三則從
未得見者冠縣潘六雀子亦名盜也弟使人物
色之許以來投則加盤憲奉院憲之檄給以免
死之牌爲澤灘盜未知勝得否暫此布復不旣

先生此書可謂念切同官矣而張公竟以此物先生索餘賊亦無倩人也

復鉅鹿陳明府 許汝明岡川人

夙景高懷未由投晰承老貢臺予物不勝驚悚
明府何如人乃知世間有曹某耶然過譽愧過
讒尤愧使某何以自安某馬齒加長欲歸未得
敢作孟浪之詞不識忘諱老貢臺又從而鼓吹

之恐皆非今日所宜也至作契則風流蘊藉何
其婉而可風也彼服彼服承諭以鶴老同鄉結
狀某與鶴老雖切同鄉恐直省異官不知能得
當否重以台命不敢不遵倘煩酌而行之何如
鶴老大雅襟期有源學問與萬里才也寅臺收
之藥籠可爲知人得人賢主嘉賓欣羨欣羨其
床頭提刀竟乏其人上堂作吏下堂作書記擬
將擲此賤托不知今冬能獲如願否厚儀附璧
忸怩勒歎臨復騰切不旣

陳公讀先生大集而稱慕之復作
文以就正焉所稱聞聲相思矣

與呂朝城

炎暑已去秋颸爽人想老寅臺敷政優游殊堪
快也月之七日有敝治民妻張氏告爲覇姦殺
命事告范縣快手房玉秀稱伊于居來玉因迹
荒攜妻李氏至范縣鳳凰嶺任房玉秀家秀窺
婦色覇姦不已鎖拷來玉逼使認東淵姦良婦
王法大變逼男認東天理難容等云于七月十
三日弟行關范縣面晤寅翁詢因來玉自認東

人已解朝城矣特此奉覆煩寅臺爲牙餘論一
訊覇姦事果有無逼束情屬虛實並民亦朝民
也萬祈留神是荷張爾公久無音耗倘無事可
照例借過弟署一二日否不另致並爲此名

抄原狀入札中竟不覺
終並非點綴成金手段

復朱克恭明府 原任丹陽令

春來晉謁臺旛未得一晤推顧復失道左之儀
至今抱歉想老父臺優游林泉絕勝當年風塵
作吏也弟欲歸未得値此新秋徒想陶家籬菊

而已舍親楊文伯到署詢知近社殊慰鄙懷轉
聘問郎望老父臺再攜鶴鹿飛騎秋冥自此雲
程萬里矣快甚快甚暫此拜復嗣容造賀不旣

復葛孝廉 諱筠字紫萊丹陽人

翁景老將年臺手勒過莘翁不禁悵然何霞天
隻鶴竟不向棘中一縱飲長嘯也豈揚文老
王訊知近社差慰相思今冬明春公車北上萬
勿又使翁作天際真人想何如好望好望文老
技秦越人之技惜行年一九泥竟未稍開青囊

殊爲憾事文老賞見其風采嶷然高舉非翁不爲效力也讀來翰欲爲亡兒婦作傳謝謝但昔年大小兒柩過雲陽時張親翁竟不使兒婦一視棺櫬且汲汲議婚他氏致其飲恨身亡眞是牛生麒麟也大筆作傳如何措置傳信傳疑公其慎諸臨復不禁愴惻

駕牛刻而巧

復同年潘文山 諱之彪 丹陽人

忝同蘭譜夙承注念向者張大中丞在吳時年兄爲弟之意殷殷也及移節齊魯而年兄之屬意尤篤愧弟鹿鹿風塵一籌莫展至今未由將悃知已如年兄幾同陌路罪愆何極楊文伯過敝署知年兄近況稍佳吉人天相古語不誣也與其多憂多懼折腰五斗誠不若脩然物表之爲快耳華邑彈丸無足展文老之技惟加勝稟一函使得進謁學使者或可稍資河潤以報年兄耳江天渺渺言念爲難臨復不勝注切

復堂邑栢明府 諱爲琪 字中騶 奉天人

郡城之時猶是南薰未鼓時也洲來夏日之日可畏殊甚每憶寅臺風度使使人悠然神爽而花封雖近麥境偏遲豈非憾事接手諭加覩台範郡尊所頒河夫冊式謹遵造星馳復命并稟明寅臺奉命之謹矣秋颸初拂落月盈梁臨復低徊不盡

殊有風致

上東昌劉郡公稟啓

本月初五日奉到憲帖諭以 撫院諸凡號件俱不容延緩足見各憲爲 國爲民勵精圖治之心卑職敢不仰體憲諭益加策勵其承租一項各憲洞知山左田畝主佃分收無可規免惟原種不許取利借貸利止加二誠酌乎人情之至矣卑職除經出示勸勉外已取結具詳覆憲訖至于自理詞訟之諭華邑境小而荒年旱澇相繼故民貧而習俗愈刁前任趙令爲所訐去饑死道路其刁薄亦可見矣卑職到任來以寬大處之以和平待之雖漸革亢厲之氣然亟

因一言鬬毆輙告打傷其父其兄一方爭論郎告平白平擠覇産觀其狀詞有若不共戴天及至審訊詰屬子虛烏有故卑職知而不准則告而又告及其姑准則臨審求和往往然也誠恐不准者不勝煩瑣准者每多和息不得不先稟憲聰者也自二月伊始或一月造冊一報或一季造冊一報應于其准者可詳于論定結案之後而不准者亦可俟其再控三控之餘而承審之是非可否始無淆于院鑒之中也伏乞憲臺

垂察施行

陳說詳明
無礙之才

又

卑職馬齒已長才短運蹇諸凡蒙憲臺覆載恩同罔極雖夙夜蹐蹙而末由申報然犬馬知恩蛇雀有志何況人乎伏乞憲臺垂憐卑職涼僻一身內無主文之人外無辦事之役大小案牘承上接下無非一心一手之事靡勤遲疑是非舛錯非敢慾行而慢上也郎如啣爲脫獄一案每有一事郎報一文每奉一行郎發一詳意恐遲候取咎反致紛錯多端昨蒙憲提原卷代職叙由不勝感泣茲聞憲臺玉體欠和何敢以瑣屑重煩憲聽況此案自四月初十日起屆指已滿三月未蒙撫憲　題而前案奉　旨事理亦未　題明發落倘或再遲有負各憲涵覆之恩卑職何以自安鈎不自揣姑將躁防職名及禁卒刑書成招解審而自申報遞獄各憲批詞并拏獲傅寶口供及聞縣申詳情詞前後通叙

一詳纔呈憲臺當堂嚴訊轉行解司解院請
題發落應卑職不致候限而大案或可暫結也伏乞垂憐狂瞽嚴加駁正卑職幸甚

府嚴若以招詳令作一文先生以爲不
然分而呈之恐拂郡公意故作此書

又

六月日蒙憲臺紙票催完各件又賜手書摘取切要數條開示切摯卑職捧誦之下並讀頻開除將各件郎飭各經承一一完結外理合將憲摘各條具稟回覆一　本院飭研盜七款乃本院

下車之始政卑職實實親歷各鄉點査排甲將
紳衿衙役盡入編戶一無漏落而大莊小莊俱
已聯絡使之各置鳥鎗銅鑼以防不測并可設
立柵欄莊村命鄉保催立柵欄其有墩臺處所
各使修葺如式欵家無不稽査捕役無不挑選
除經逐款登荅造冊呈明各憲外因奉道憲之
文更加二條亦復登荅另文詳呈訖一奉院清
査丁地一條卑職雖敢請紳衿在于公所再三
聲說而大半高不入傾至之風其寥寥數人皆

以蒞無詭掛爲詞誰肯慨然自首卑職請於詢
良法一語惟有 題請如江南之例紳衿與小
民一例當差或分別紳衿大小限免地若干畝
丁若干名則詭掛自絶矣恐山左之勢積重難
返卑職飭鄉保里鄰査果民之中有詭掛其糧
于某紳某衿者許其出首以一半照律入官一
半賞出首之人入冊當差未知果否能行也一
積穀之令加意廣儲多多益善足見各憲念切
民服思患預防之實心實政第縣官之捐加數

入厫以備荒歉誠何敢辭而卑職中縣當勸捐
一千六百石儒學又勸捐八百石是分衿民爲
二也誠恐莘邑連年荒歉士民俱貧不敢欺憲
以爲必能如數耳若一毫怠荒不竭心力一一
若勸則各憲察知竟行斥逐何催甘心記過而
已一漕項雜項錢糧總收分解旣明且切何敢
抗違而臨關使費一節年年派而又賠難逃憲
鑒令關憲果肯洗滌各弊即有小費亦願甘自
賠而已倘敢再派憲臺察出立即斥逐一私錢

一事憲臺所諭遍地小錢盡俱飛去誠爲要言
不煩第卑職遵行以來止收得小錢二十餘斤
再三嚴査亦竟難得所以然者莘邑無私鑄之
家小民使錢多不過數千少不過數百數十文
而已內中小錢則聞令驚藏小民不知今日
功令希圖如往年査過復用不肯以數十數百
文出首是實似不能入其家室而圖之也惟有
出結願甘察出之罪已耳一科場藍派相沿雖
久査莘縣所費紙張無多合計不過價銀四兩

三錢卑職已經捐買詳送訖其牛犢一項向出于屠羊之行今亦給貲不敢白取二 欽奉 恩詔一行已經具領往省領取未回須到之日立郎給散以廣 皇仁二 嚴飭雜稅一項澤邑偏小額稅有限已經如式議減于前月日詳覆訖以上數件憲諭計吏在邇卑職銘心不諼尙容申禀須至禀復者

切于事情而又能明白曉暢

又

卑職荷蒙憲臺覆載之恩勒腑銘心沒世不忘不知如何圖報茲有不得不言者不敢明詳謹用孤禀惟憲臺電酌之 晌賊傅寶雖奉 旨免死然在越獄之前非越獄之後也卑職查越獄有加等之罪恐放晌雖經免死而從而越獄或當再 題發落况三犯止獲其一 憲將傅寶起解倘致 部駁恐有未便至傅寶放晌經城守官兵拏獲解 院解 司解 府獄成而後題人人識認非可蒙混者也脫獄而再獲者實

傅寶非傅奇亦憲臺所一見再三見者矣聞其攻供卽係傅奇欲替縣無慎解逃人之咎止可使寶稱畏死妄認傅奇若令以以一人而實兼二人之身則旗主各異放晌之主俱有處分傅奇之主寧肯職其咎者乃忽解 大部萬一傅寶知越獄之將死而改認傅奇傅奇之主恐有處分而賴非傅寶則卑職之罪固不能辭而從前承審之官豈無識認者伏乞憲臺電酌施行勿謂卑職不辯之于今日也卑職斗胆無識罪極罪極

識高慮遠議微言之誰謂丈人之筆不如刀耶卒以此犯作之怒天乎

與臬司經掌案

屢承照拂尙未圖報爲歉茲晌馬越獄一案曹縣將傅寶作逃人解 部被敝邑捕役中途拏獲此乃真傅寶假傅奇也從前承審上司皆所識認今閱翻案供傅寶卽傅奇誠恐旗主各異若係傅奇則傅奇之主必有處分若不是傅寶則承審上臺豈不識認而遊移若是乎雖已

奉　旨免死是免其放响之死令越獄之罪未
經咨請而忽催發遣是屬何例此必曹縣之例
耳弟今日不得不言之于先乞親翁賜以回音
足慰懸懸見手懇至懇

若他人必用金錢打點經承矣誰似先生落落之言若此

與錢梅仙

趙元回備述京邸之事差慰鄙懷部考想已竣
試但使之復至料理入場事宜耳此价自十六
七歲隨弟入京不啻數四諸凡頗能諳練可無
煩先生費神也雲閒張兄清藻之才其文其詩
可見一斑矣羨羨萃署原無多事投呈詞狀弟
當堂批閱審理亦當堂作看目今盜案及越獄
諸事弟皆草草應酬幸無貪駁過此則又風恬
浪息矣既蒙先生台示煩張君過我作伴春花
秋月詠觴相對一醉倒耳响賊傳寶已經解
部抄府供府看閱之亦似無礙此段冤孽幸暫
得脫捕役王奉祿來京時弟未見府詳故有前
書所向司成公言之勿復掛慮可也岸焉二一賊

將來未必能獲一年限滿時弟查例斬犯脫獄
一名降一級調用此不過銷去紀錄四次耳至
于軍流之犯脫獄一二名限滿不獲者照原官
調閑散官用萃越獄流犯二名雖獲其一尚逸
其一不知限滿如何處分倘脫此火池而調以
清涼之地豈不大快耶近日署中益復拮据之
甚煩先生示小兒此番之來無益有損奈何奈
何臨楮不禁浩歎

落落寫來自成文章

又

八月十一日得先生翰示及小兒家報弟及內
人幾爲駭絕小兒雖成人然年未十六氣血原
虛而性極激昂在師長父兄前不得已寧耐耳
此弟所素知也今病雖云愈愚夫婦心神頗爲
不安差人星夜來京探問望先生場事一畢即
覓舟而回要緊要緊所喜七月二十五日酉時
先得一孫已差趙元報聞矣八月初九日卯時
兒婦又生一孫雙珠入手殊爲樂事小兒病後

以惜身爲本入場之事爲須斟酌是囑餘事超
元前書已悉不再贅
連獲雙麟足復盛德之報

與呂朝城

行旌颺過都不一屑鄙人慚愧慚愧蒙寅臺傳
示郡尊之語同至清源親炙隲折銀兩雖上臺
表意以愚意度之徒跋涉耳昨與張爾公商之
卽宜親往與關尊激昂恐非吾二人之力所能
辦者而同寅大半入簾邛須我友或當稍遲亦
預論也郡尊面囑寅臺寅臺自合更期至于弟
邑錢糧外已完貯或宜速行則亦惟命特役郎
訂去期萬乞示我何如不旣

與錢椒仙

段秀之京限以往回十二日及過期不至愚夫
婦相對泣下者數晨夕蓋次兒係六陰脉從來
若有若無非弱症也况中暑之後當宜服參則
足懼甚耳至二十八日趙元段秀至清源而弟
適在清源心始有着落矣讀先生尊諭感斯勤
斯以師長之尊不齊孫姻之懷又不禁銜感之
甚泣數行下也謝謝三小兒姻事訂于陽月二
十有二日賤眷立郎啓行但母子之情仍以次
子病後爲念亟圖一酌而行故遣役星馳迎之
遄歸乞先生暫同張君在府稍緩行期似亦兩
便因盤用艱難不能多遣人役也寸心原不盡

復蔡于宮

兩過錫山重勞跋涉感甚感甚原因盤用艱難
擬遣劬子自歸從至親內外提携之力草草完
婚而已今再三思維新婦入室井灶未知措家
須婆爲主之來莘亦須婆爲携之均非小兒女
所能辦者不得已內人仍跟蹤而歸諸凡不及
打點依然所仗者骨肉至親也所賢甥不避嫌
勞至懇至懇賢甥俠肯至情素所心重內外仰
托伏冀留念不旣

復持原兄

鹿鹿風塵年復一年而變幻多端愈入牛角進
前不得回首維艱雖精力如常耳聰目明肉食

強飯無足為吾兄掛慮而處境既難自遣年齒實已老大長風破浪之念久已落概矣並煩示戒當更銘座書紳矣邇日兩盜案將滿限又有响賊脫獄一事捕緝甚難囊中空空而各項需用閻羅王原不怕鬼瘦鬼當無米難炊之際便覺這塊冷銅累人不淺額上白雲山中明月不勝旦暮遇之為快吾兄何作此官耶未遭此等時耳胸中黃蘗水不堪吐成紙上白鳳叔丈尊集覽文當再掛鬼後自作自刻為吾兄補入集

中可也近來北姆亦復難買今春若趙元往濟寧覓一姆來身錢盤費總算幾及三十金而面黑如漆髮黃似金眉豎兩山目橫二溜一見令人驚駭弟婦今已攜歸吾兄與出視之何如價錢貴覓姆仍以南方為妥北麥已囑湯榮于張秋買之并氈襪一雙奉上三兒姻中事宜仍祈大力主持想不待囑也餘不悉

有瀟灑語有愁苦語有涕淚語種種有交情感各絕

復于齡弟

弟金六月初六日入京受暑七月二十三日鼻中口中流血一變而為瘧再變而為痢十分狼狽頭場抱病而入二場扶病而入竟不能出拆衣上銀扣雇老軍馱出三場病益深復欲入為吳司成所勸而止然年未滿十六兩場俱不貼出吾鄉親友皆來慰安之雖不中亦不出醜也況七月二十五日酉時姆生一孫八月初九日卯時兒婦又生一孫可謂雙珠入抱差慰老懷矣想亦吾弟所樂聞也今年裴蓁蕭然大嫂原

不能回然再三思量無不回之理三兒姻中諸事吾弟諒自照料不用囑也所云段子範兄既承雅意吾弟與大嫂商所以謝之又聞弟婦之變大嫂哭不止言朱庄族婦惟弟之婦獨賢也吾弟失此佳偶可惜可惜薄奠一封勿菲勿叱明年大嫂北上更煩吾弟同行諒不憚煩餘不盡

復李天栩

懸憶之念兩地同心惟宦況之苦獨妹丈能知

之他人俱不及也。誦來札益深感切。府金到京
受暑，七月二十三日歸卿之後，繼之以瘧，變而
為痢，抱病入闈，頭場文字頗為識者所許。二場
完後，雇老伻馱出，容顏大變，家人接見者俱大
哭，則狼狽可知矣。三場欲再扶入，而力不能支。
少司成吳君力勸以性命為重，而竟未入。此番
機緣實為可惜。所喜連生二孫，頗為快事，亦足
慰我老懷矣。因無盤用，燕金姻事，內人原擬不
歸，再三思維，無不歸之理，實不得已也。諸凡望
妹丈照拂，切囑切囑。

二書親誼殷切，不作泛語

與賈明府

老父臺才大如天，心慈似佛，敝邑之幸，實朝
廷之幸也。敝親友王莘者，無不稱誦盈口，指日
循聲入告，身在五雲深處矣，羨羨。弟自傷老
大，欲歸未得，籬菊徑柳之懷，不知何時始遂。然
此志已定，歸期良不遠也。小兒荷蒙拔擢生成
之感，何能去懷。先遣以弟子之禮執經門下，想

老父臺或不見拒耶。謹具對聯另函呈覽，幸勿
揮斥，曷勝榮荷之至。

與董豹庭明府

老父臺蒞壇數載，敝邑之蒙庥者，不止治其之
一身一家，而治其之蒙厚德、荷鼎覆者尤甚。乃
弟欲歸未得，圖報未由，每望江東，不勝雲日之
仰。不知何時脫此枳棘，向老父臺籬邊菊畔，一
醉落霞秋水，稍伸銜結之私也。三小兒為姻事
言歸，特遣拜邸，嚮隊耶致惓切，諒不揮而斥之
也。壽贊勿非隔諸耶，切不既。

二書風流脫灑，不落頭巾套語

復李壻

壻稱半子，乃賢者自云，於翁之詞，非翁所當責
之于壻者也。（因來書第一句即曰壻半子也）何世固有父不能庇
其子，子遂不孝于其父者，如賢壻之君心立言
有幾人哉。所云援例一事，理宜竭力周全，但由
左有司所籍以供上給下者，無非耗羨一項耳。
今年 聖恩蠲免正供，何處更得羨餘，正如治

田之家遇大荒之歲糊口不足錢穀難完欲以
市私恩多贈遺自附于蒙蔽之末其實難之況
二小兒之京鄉試盤費數十金三小兒同家完
婚費用亦數十金內人因乏資斧原欲遣勿予
費入張宅因其不允不得已踉蹌而歸舟車之
費又去數十金此豈天耶鬼輸耶盛价在署想
亦窺見我經營之一斑矣至于每日日用之資
艱苦萬狀郎家大男婦衣衾無不典當以給主
人薪水一字妄誕鬼神鑒殛問之盛价想亦不

忍隱而不談也來諭云尊翁昔年有知人之明
不佞于崇禎年間流落河北貧身無術去而從
軍此時尊翁未知我也順治年間復至鍾吾縣
試第二郡試冠軍雖因外籍不容院試然已受
知于郡邑矣故陸司馬設筵以敦請之此時尊
翁猶未知我也及丁酉鄉薦則不佞已受知于
朝廷矣但未授職耳則是尊翁之知人僅能知
我于未嘗登壇之時未知我于乞食漂母之日
也一咲一咲又云如不允所請將偕小女同來

夫歸寧禮所宜有若索物何勞同來況吾女知
有舅而不知有父并不知父之有子何不能為
陳嬰公孫今乃欲乘龍而來化虎而去耶但內
人昔被李祥李鳳大難將長子方四歲次子方
懷腹小女以外人存之非得賢將鼎力護持其
日已擬白練套頭母子三人之命寶賢將保全
之此德殊不敢忘耳胥固俠士豈半子而已哉
會須拮据稍助不逮遣伻先歸容再圖復不盡

情理
駿暢

復張爾公

內人踉蹌歸里諸凡不辦此心鹿鹿至今尚覺
未寧李二小兒十八日晚刻抵署內人十九日
早行母子得一面而去稍安千里之心耳梅老
舟行屈指當在月初方到定二老已偕三小兒
同舟南歸矣署中寂寂無人顧影自憐秪每日
作長吁數聲而已厚意前已面辭又承遣使遠
頒謹登以志弗諼第不知何以為瓊為瑤也所
諭事昨已將其人關發朝邑矣因其養子不教

責以十五借尊論不早至一日也并復不盡

與王亢子

昨承佳醞開甕香霏已歎希有連宵暢飲拜惠多矣今又承明賜雖未開尊早已涎垂及趾何年翁之惠有加無已也容申謝不悉

短章饒有趣

與許明府 諱國璠號魚若山陽進士故城令

梓里年家其兄徵芳與余俱丁酉科相知兄弟宦海浮沉屈指幾二十載雖流光如矢而回憶當年有如昨

日年來分符直省雙樹非遙翁緣之間時依几硯不知年寅臺亦復念起上一監否此聞敝世兄錢石兄諱肇修者得人年寅臺樂籠之中春風桃李榭得益彰小兒從都門回知石兄在貴署中特以一函道伴恭賀或可命其過署度歲否又弟在有莘瓜期不遠而城南民王執中家盜案未結昨役從吳橋來新知此盜現獲吳橋獄中弟欲求王寅臺細訊所供關弟申報而王寅臺從無半面祈年寅臺不惜齒牙爲弟飛片

玉以道惓切倘得真供則弟案可結實年寅臺推誼緊施矣何如何如一片附申淵懷伏冀勿叱是荷

與錢孝廉 諱學修字石臣鹽山籍錢塘人

老世臺盛德高懷績學家崇爲文清麗新警前在敝署得領諸教常向兒曹輩嘱其師法爲千萬人俱見之作而不意爲吾許與翁一七而得也快甚快甚小兒都門抱病賴極承世臺垂念前月十八日遄歸送其母及弟歸里而梅翁

先生由糧艘來至今乃有八日抵署弟始知世臺之過合乃在弟極相知之門墻特獻一片先申鄙念倘可過我度歲燈後遣騎送遊上苑似亦甚便梅翁一函統致不既

二書情誼藹然各見真摯

與王明府 諱國熙吳橋令奉天人

老寅臺詢雞鳴狗盜欸已無余牛縛虎非猶發伏有如羅雀得虎歸蒞意事弟果遥寄雲覺深懷傾慕茲緣有莘城南有民人王執中家被盜一案賊

用烏鎗連砲二命而所拋賍物甚微故緝捕未獲此有役從貴治來稱與緝之盜已被台役所獲特遣郎候台端乞賜訊時不惜齒牙之餘問明敝治為盜情形取供賜閱倘有可據則莘案得附詳而結寅臺所造于敝治者不小也蛇雀之報將竊餘矢之矣伏冀閣神至懇至懇芹儀附申鄙悃臨楮無任注切

與姚商人

春初聆教倏又冬殘每懷高誼曷禁神企茲緣意外之需切於膚理專耶台端復作發棠之請想不以馮婦哂之也歲內郵閩報命餘不旣

為令借貸于人當代恆事乃意外之需又何其多也

復鉅鹿公 前見

每懷德範求由溯從忽覩霞章飛墜疲獲奇寶而捧讀之餘不覺悚惕寅臺先生謙雖美德不亦難乎其為受者乎尊集文駕鄉州詩雜少陵游宴安從復贅一詞然以寅臺先生之高懷曠致必欲懸國門之賞弟當絅心推敲容為方人之報何如至汾佛頭着糞尤非易事統容遺伻報命敝西肅鐵梅老一見大集不勝企慕至將言敝則尤深敬服因附近刺求正可見有道君子南北游皆有同心也序須謹拜清風以志羨壻之見吳鶴老已康敝治矣并復不旣

鉅鹿公因先生詩文兩心契合來書甚譽真君子也

與高陽史明府 諱在篇號丹瓜山陰人

老寅臺秉光明之燭迴照無私懷惻怛之仁宏施必遠弟與寅臺雖符分直省而誼切同舟事苟可已何敢再瀆情有當推應垂不忍晌賊段名善馮登朝先經莘役端確方致瀆闕及蒙差役同緝先問馮登朝之親兄馮秃子則云二人俱在家中而保正劉如者亦云二人在家乃貴役深商貞等指稱此乃山東之客非我縣計其人始失色改言則二犯之藏匿其家而貴役之巧為指點亦彰明較著矣但此事關係頗重弟現在飭巢限緝伏乞寅臺將賊犯親兄馮秃子并劉保正再加研訊務得其人則弟案可結而

寅臺亦無失察之咎不則賜觧過捽弟爲代訊惟寅臺裁酌苟非然者弟不得不申詳移咨直撫他日二賊一獲于寅臺或亦徵有關涉矣奈何奈何弟本江左官籍浙東祇爲北令非聲氣不相及者比伏冀寅臺詳察施行幸甚幸甚

旋曲其詞若勸若微
筆端有舌光頳逼人

與吳司成

小兒都門冋僻逃禍詬骨肉之情雲天之誼思夫婦不勝銘勒道价郎首愧難一申寸私也不佞今年寥落之况已在洞鑒之中無庸細陳惟盗案者二俱届一年限滿之期而越獄响馬已發處分在案雖歷年紀録十有二次而扣除之時煩留心是禱其來歳宜商者或應如是或可不如是當作何等商量片楮另開幸祈悉心以教是懇是禱

復虞南老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從古有對面之交而隔若萬重山者亦有千里神交而夢寐以通者大丈夫此中落落頗聹斯世知心有幾乃幸聞知已一言不覺惻惻于心痛哭狂呼者性之所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僕邇聞吾鄉先輩日檢黙水許人物以爲樂而不修邊幅徒步里巷以爲高魏人之鄙晉人之曠未必至此僕心疑先生得毋類是今讀來諭又何其詞之正心之摯而教之切也然則先生居鄉則學柳下惠之聖而其教僕郎荷蕢之歎接輿之歌乎如先生者真僕知心人哭惜年來失足夢寐中也僕久懷龍山一石長劍一波而葛藤未斷中道躑躅者此間孽佞未殲妥異以酒作酒耳今承大教僕于八斗糟中作轆轤聲明春便當乘扶搖而搏九萬里矣謹謝教不莊

虞公兩榜作令翩然告歸置人羨之令
以書招隱有古人風故先生答之如此

復持原大兄

别來整七年矣鬪族老成人惟兄與弟耳弟雖老目明耳聰上馬攬提坐堂無哀咨晏客至三五更優觴不以爲倦而退之所以清冬之所以

暖者非兒女子不可亦少年至若過人天以是
償吾晩歲耶一哦一咲蕭手諭吾兒秋冬之際
覺體氣大異于前剏不覺爲之悄然大暑老年
人月異而歲不同就兒目前思剏厂後相去不
過一兩年耳人生旌旄日月無情寧不使人望
乍山而墮淚耶吾兒善自保重剏則春稍償孳
債部携淸風入里門更當與兄問水尋山優游
以卒歲耳但族中之事姪整頓者幾何族中之
人氣勸飛者幾何吾二人忝居冠裳之中爲一
族之長來此不爲祖宗振其將墜之澤爲子孫
垂其可久之綱不亦負此天地父母之身哉吾
兒千萬保重保重千萬餘示悉如教謹復

與三兒燕金

汝在吾膝下吾不知也自汝隨汝母南歸此間
男婦大小人人感稱汝是好人吾心甚喜而王
繼高從金曁回來又云是族之人皆稱汝勝于
兒吾心益喜勉之勉之好人易做好名難得此
汝一生受用不盡處汝能繼吾爲官人不若繼
吾爲好人也勉之勉之聞汝婦汝母心中甚
悅諸凡順意吾所憂者家中無師學業恐漸荒
廢奈何奈何早晩須將舊書文讀日閒應酬
諸事愈加老成年雖十五已經授室不可仍
作兒童嬉戲過日子此間濟擺一事功令愈嚴
而需索者愈甚如是不可不如是尤不可不由
人不肖百結也幸汝兄汝嫂賢孝汝兩姪漸能
嬉咲日日會餙弄孫差慰老懷臘月正月斷無
盤費二月中旬天氣和諧郎圖買舟北上可也
父示

復錢石臣孝燕

丈夫志四方自桑弧蓬矢時已命之矣人生患
不富貴耳豈患地耶以武肅有世之孫更闢鐵
嶺萬世之祖今日之盛京猶昔年之吳越也
老世臺何悒悒歟努力靑雲乘此六合世臺苑
之弟同梅老居常談及每念世臺人品學術莫
不過人數等今畧見一班亦何處如之來翰體
念貧吏之苦不禁心感謹如諭拜覆拮据之狀

世臺定能想見不贅

復許明府

花封不遠而溯從無由想當年白服王維老齊中時覩燕李傳奇飲酒各無量而宦海飄萍浮沉難測此樂不知何年再得也維藩近况何似倘過尊署或可以片雲及我否囑囑敝世兄錢肇修既蒙汲濯又加邪翼天地父母之恩射亦感物百世矣謝謝承賜既不敢辭藏志美貽再容中報不盡

繡虎軒尺牘三集跋言

亮采先生天下之偉人也其豪俠之風道德之誼為海內所佩服者久矣余小子束髮離經嘗聞先生之慷慨郎心焉嚮往之長而素性簡畧不可與羣中而多數者處則豪俠若有羣契也且不敢自居菲薄每欲得理學之儒以為師資而探其淵懿則道德又實相親也然而南北異地道阻且長亦第覺伊人之宛在而欲溯洄之無從耳向意甲子之歲先生作宰有莘而余於

巳巳之冬亦分毡其地於是獲登元禮龍門而所謂豪俠之風道德之誼向欲一見而不可必得者今亦既覯止不亦實獲我心也哉既而盡出其著作以示余非先生楷模後進之苦心欲指以要歸之途而欲余識所從入也乎余小子敬受歸署亟取而讀之則見夫承先啓後者家訓之孝慈也詞簡意盡者尺牘之問答也怡情悅性者繡虎軒之唱和仁漸義摩者有莘雜錄之實政也夫今古之為文者多矣或入於膚淺或蹈於堅僻求如先生獨至性以為文而筆造物之自然者殆不數數覯也余恐幼而廢學固無以表見於世將欲借先生之文以不朽而又不敢與名公攄摛之鴻章相為伯仲或可附於先生尺牘三集之末以稍慰其景行之心夫亦曰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illegible]羊叔子之賢云爾

康熙歲次庚午冬至前一日年家治晚生李蕃之書於有莘學署

西齋集十八卷

〔清〕王仲儒撰

清康熙夢華山房刻本

序

王子西齋以選詩名海內有年矣歲庚午[illegible]於鄴合出詩集屬序竊謂從來詩稱選者如須溪廷禮諸子皆以采擷品騭擅長而其所撰著已不能入風雅之堂至竟陵詩歸亦爲當時所宗乃歷秀嶽歸諸集流傳至今何其萎茶衰涼不足托遷廬之一宿也近日選家輩起高者或務標榜以成名下者僅爲結納依附之藉不必皆以能詩著焉讀[illegible]吾儕不名一體如奇峯崒嵂如洪[illegible]離之出于土七律尤有七言長[illegible]之日屈指見聞所及不[illegible]遴也[illegible]者[illegible]取道廣陵以王程奔走未得觀其中用人物爲憾今冬始得淹留旬日同年于朱其恭招邀同志把酒賦詩于平山黃水間因歎廣陵人文之藪而西齋爲之領袖且所採選政更不爽繩削若此東南風氣其駸駸日上也乎余弱齡學詩晚壯從而學古文詞碌碌無所短長而西齋選諸名家詩[illegible]字人人道其意中所欲言窮變極致不欲一語雷同然則余

以學詩學古文詞而兩失者西齋獨能兼擅焉人之才識相距何其遠也西齋與弟勿齋齊名家庭惇睦無間與人交出肺肝相示歷風雨晦明而無改柯易葉之慮世有讀西齋之詩而欲得其爲人者亦或以余言爲徵信　云遂安毛際可題

三

[illegible]華山房

序

詩自五言始作初盛於鄴中再盛於江左至唐益以新聲競爲長句而變極矣極則不可以復反也故後之言詩莫過於唐雖不可語於雅頌之音而風騷之義形諸歌詠猶有一唱而三歎者宋以下則以學問文章徒爲有韻之言數百年來風尚迭運古音淪亡不作矣詩之體古調今聲各異而其旨則有可言者古之詩感人以音後之學古唯取其義夫義則窮工極變盡夫天地古今人物之情而感人之道不在也古人之義在音以五音而通夫六義之中故可以善歌而使人繹其志也古人之詩皆可歌則皆足以依永和聲諧之六律而爲雅樂然樂府自漢但有其辭諸擬作者終亦淪昧而不知其所故詩之不亡猶必待夫審音知樂者之裁制而六義自有其情不至泯滅此亦君子之所有事將以移風易俗非易易者也昭陽王西齋先生用力三十餘年卓然不爲樂府於諸體極工盡變尤加意於唐制長句時一風詠妙義會[illegible]於意言之外使人留連歎絕今之爲詩各受唐以後病淩雜米鹽修飾邊幅且至庳人不作不知六義之言何以有物與五音之律何以協調其頑甚蠢殘於膏肓錮疾然則西齋之詩豈非今日詩人之藥石哉西齋方裁量近代之詩以爲離珠一集復古之功志不在小其所自作固又法嚴義正詩之不亡將有賴也余是以序其篇端而極言古今之變以俟之江左洪嘉植題

序

予性喜作文而嬾今甚悔之以屢宿昆朋之諾也
宗八丈子發遜有明十二家詩竣以序命予予諾
之久未作及成訃鄭子雨田寄之未及達而子發
死矣雨田手錄其詩乞序於予予諾之久未作而
雨田屢書促予及成而雨田徙家楚矣歲甲戌夏
西齋先生訪予著沙納凉海右亭上笑語予曰吾
詩不可無子序而子其何以序吾詩予曰先生寢
食於少陵而得之深人皆謂先生侶少陵先生受

之乎先生不解予言驚甚予曰文章不取法古人
而率易為之輒曰自我作古是謂之妄然文章必
追步古人而不能自闢一徑是謂之襲檀弓以前
無檀弓而檀弓乃傳左氏公穀以前無左氏公穀
而左氏公穀乃傳離騷史記以前無離騷史記而
離騷史記乃傳至於詩之可傳者若蘓李若曹劉
若阮陶鮑謝以及杜李高岑王孟各擅其長莫不
皆然吾黨卓然自命邦精竭力豈不可獨成一家
必斤斤焉指一文曰侶某某指一詩又曰侶某某

吾恐屈左諸君子未肯以之自居也而先生受之
乎先生聞予言喜甚離席謝曰辯哉子言吾藉子
言重矣既又以表淸尊記請予皆諾之因循久而
未成而先生病矣予先為草記成而序猶未及作
先生於病中復彙其巳刻未刻詩授予曰僕賦命
窮薄猶幸獲聞君子之教身後或不至湮滅古道
直筆去媸留妍吾敢謂焉予受先生命晝夜校讐
於獻歲之十日竣事持以過先生先生時支杖而
臥見予至昂首謂予曰子於吾詩去留如何予曰

先生詩氣完神全琢鍊不見其迹諸體中多卓犖
可誦之篇而七言律尤新警獨異惟五言古入閩
以前微失於弱至入閩以後則字字堅僕不讓古
人先生於詩殫精竭力可謂登峻造極自成一家
其必傳無疑矣予往日海右亭上所言豈欺先生
者哉先生猶首肯者再而孰知明日之夜先生遂
別我長逝哉嗟乎吾負先生深矣有明十二家詩
序予發雖未之見而予猶成於予發未死之日雨
田雖徙家楚而郵筒猶得以達予諾先生久而不

四年而始成使先生終不及見悔何及矣先生詩不分體而紀年每歲必有元日詩今年元日猶得年華老去增無益疾病春來減不能之句以氣不續而未成嗟嗟先生之詩絕筆於此而戊寅無詩矣豈不傷乎豈不傷乎同學表姪李驎頓

序

吾鄉自家諸父行平菴壺公兩先生暨先君子棄舉子業究心詩學率以初盛唐為標準其時宗子發陸子縣圃又出而和之是以詩格視四方獨典則純正無庬襍靡曼之習然為之既久漸成平調調守於規矩尺寸中而變化生新之意甚少四方之人亦厭且病之惟西齋為詩獨沈著痛快不屑一字近熟滑指屈海內能詩家杜茶村吳野人孫溉堂外若西齋詩未易多得也余手定其諸體

詩近千首坊友江子里萬為刻其七言律一體行欵字畫既潦草不工而他體又不備西齋貧固無如何也今歲旅食廣陵乃與余謀分年專刻為紀年詩而力所不及則姑置之人苟工詩斷無不貧者溉堂野人皆朋友為出工費乃成集茶村死詩已付梓而又止茲事亦大可懼西齋紀年集出安知無人愛其詩代鋟其全稿然而人間物力漸衰耗好事者亦漸少矣吾終懼授梓之無日也雖然西齋何憂乎天地之寶不能終秘詩如西齋又何

能使不傳哉己巳春闈同學表姪李國栄題

西齋續刻詩序

西齋已刻詩自丁卯至甲戌凡九年其未刻者癸亥至丙寅凡四年又自辛丑至壬戌共一册凡二十二年而甲戌後乙亥丙子丁丑凡三年則老而愈困劬日不暇未能刻矣憶西齋屬纊前一夕余往省視於牀頭出一編授余使訂定兼丐朋友刊刻余唯而受命涕泣不能出聲蓋戊寅新歲十日也至明日而西齋逝矣余素了達生死禪代之故視若朝菌晦朔不甚關休戚而於朋輩喪亾嘗哭

王子雲王竹史則哭其爲人哭徐平吾則哭其制藝之苦心窮而不遇而西齋之死長號大痛至於再四則哭乎其詩也今得程載錫閔在東黃仲賓諸子各盡其心力既自刊之又遍擴知西齋者共刋之合已刻未刻詩編年成集西齋可以不死矣余之慟可以已矣而卒未已何哉仍哭西齋之詩也非哭西齋之詩不傳乃哭西齋之傳詩不幸而止於此也杜少陵出峽之年僅五十七死時僅五十有九其精力衰耗已大不如前而西齋之詩今

窮且老愈益壯健其彌留時氣已不屬尚能吟今
華老去增無益疾病春來減不能之句則精力可
知矣使西齋一日不死必將有一日之詩遺留天
壤間暨諸藁非止壁充列几案寧厭其多乃西齋
死而西齋之錦心繡口遂與俱死更欲求如西齋
之一字一句足供我把咏永不可得能無慟哉余
少西齋二歲余之詩五集業已告成可得三千餘
首而西齋詩僅千五百餘首止何造物忌才重困
其人因并厄其詩俾不克多留人間也然而西齋

之詩具在但舉其單詞隻句誰復能及我西齋者
是西齋詩本不以多傳雖天欲厄之諒不能終厄
之矣余於是輟哭收淚援筆自慰兼慰西齋於九
原而爲之序己卯冬同學表姪李因朱題

序

先兄没二載後新安諸同人醵貲其生前未刻詩
授之梓而全集以成余既捧而悲復幡然而喜曰
吾兄其不没矣剞劂之德不可忘也兄幼承兩先
人身隱焉文之志申酉後不令習舉業尚書周易
毛詩諸經并註疏皆熟手抄通鑑而背誦之無所
遺莊騷左史班范古選六朝三唐諸家之言無不
周覽強記十餘齡時從先君郊遊有古牆長木飛
鳥下茅屋疎籬野日來之句先君曰此正音也十

五歲始爲帖括而詩古文辭之學卒居十七焉予
年十二三即從兄受書兄咏歎不輟久之風格日
益高氣力日益厚兄三十余二十餘出交四方之
士内秉庭訓外結文社詩集駸駸富矣丙辰以來
兩先人相繼即世家業漸落陽侯肆毒年穀不登
余兄弟先後遊京師復落落無所遇悲憂抑塞無
所舒發而一寓於詩每年成一卷必更相檢閱兄
時爲余删定余亦閒呈一得以相證花晨月夕酒
後燈前兒女嬉戲於旁長吟短咏吾兩人[illegible]

也丁丑春余赴延令辭而行忽酸楚不能出一言
亦不解何故未幾兄遊雉皋夏病而返余以暮冬
歸自江上見兄顏貌羸瘠不覺悲慟兄猶怪之也
戊寅正月三日大村李子來問疾環坐榻前大村
問余元旦有詩否余出詩示之大村亦錄詩相示
兄取觀嘉賞移時不言色稍變余訊之兄曰將和
二君詩已得腹聯曰年華老去增無益疾病春來
減不能思力遂不屬余喜曰二語對仗工妙可卜
更生矣然毋勞不必終篇也嗚呼豈意遂成絕筆

哉昔李北地哭弟詩云以兄爲友兼爲師余非徒
失一兄喪一師矣把卷沉吟恐余此後餘年氣衰
顙禿塊然歌唱而千秋之業終落如也康熙三十
九年歲次庚辰四月二十六日弟熹儒頓首謹於
程子退夫之自强堂

西齋辛丑至丙辰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天都閔[illegible]覺太[illegible]選

擬古

松柏蟠崇岡其下多豐草豐草何青青不受朱炎稿所庇非嘉蔭微英豈長保蕭晨飄風作獨見高枝梟勁質衡冰霜乃得龍鱗老仙鶴橫空來翔集氣清矯陰蟲蟄草根自謂棲託好

梁麗可衡城窒穴則非宜騏驥走千里捕鼠不如狸亮桀固殊行貴賤亦有時江海多高風波濤渺無涯輕帆揚一葉利涉從所之惜哉爲舟舟凝滯濁水湄

鏞鼓奏九韶太牢具豐膳爰居顧之悲眩視魯不舞彤狙藉白茅屑屍豈得免衆人皆重利禍端昧所遣林栖江湖邊寥廓樊籠屍委懷在縣解庶幾獲反衍

生遠太古世猶見太古天太古有曦月至今天上懸晨暮出東方爝火更不然皇皇元化精初生何歲年無端盛陰氣蔽空漫雲烟孤光照何處中戶空自煎

同戴丈無奇集北臺

雞嚴苦仍滑登臺雨未休湖風翻亂葦海氣抱空樓地僻稀高會人來笑勝遊鬱江江上月不照楚山秋 戴真州人

同阮亭使君和李侍郎讀水經注憶洞庭

問訊巴丘向水經三江風浪遠冥冥挂帆何日憑南極隱几蒼然入洞庭空外雨來高閣動中流雲去數峯青幽尋正映湘妃廟還擬過詩上翠屏

真州

天寧野竹藏淺院塔影中庭客寓居靜夜舟宜當茗竈酒徒真慣亂琴書僧能嘯集歌相似人有吹簫玉不如凍雪空江悲落雁三年回首歲華初

九日阮亭使君招同維不彤諸子登平山堂

平沙漠漠卷秋風楚客登臨感慨同莫向雷塘傷往事殘陽多處是隋宮

西郊晚眺

散步河橋上西郊入望遥酒旗風不定秋樹葉還
齊山閑遊潟影烟岡送馬蹄前寺嵌射獵擬卜此
幽棲

送十力大師歸江西

曳杖飄然不可留高槐叢竹照離愁輕裝總濕貧
交淚長路空分故國秋五老清猿迎遠客九江涼
雨入孤舟茲茲天地何年會我未成名君白頭

卞村草堂懷李湯孫

李生青雲士文藻日秀發示我蘆中吟道古有負

骨清如臨水鶴健若摩天鶚炎蒸諦一過秋聲激
林樾東皋問薄田浩蕩泛溟渤憶汝乘小舟携詩
坐我室近壠連秔稻野厨少肴核語笑雜分題歌
呼放大筆更殘人未卧霜出星已沒同心多慷慨
相顧各突兀蹉跎俄三歲節候又七月兩病殊涔
涔我行常咄咄時輩頗比數勝遊轉超忽湖風蹴
高浪歸夢焉能越

村居

自入清秋戀草廬關心幽事近何如鋤開暗露晨

收芋棹散明星夜打魚

廣陵秋詞

池塘楊柳半摧渦畫舫笙歌興未消薄暮人歸明
月上西風吹雁過紅橋

送酒李方同換菊

比擬移華廐夭桃出內家那如千日酒來換九秋
花露蕋侵窗亂寒光動竹斜今宵應發興遥與醉
流霞

飲朱房山菊下

亂水流西郭荒籬憶去年買花歸別墅把琖向高
天霜露秋仍老江湖興颯然陶公能泛愛日就酒
樽邊

朱丈鶴山招飲香露閣

雨菊欹深院霜秋帶晚雲寒天偏留酒長夜況逢
君闕迥層城寂風疎一雁聞酬來頻起舞素壁影
紛紛

顧瑟如瀞河圖歌爲寶應孫樹百使君作

顧子昂藏頗有鬚手把木難腰珊瑚丹青放筆縱

力殊棧道工妙超人區出遊周秦越與吳馮陵地
窟窺天衡山玉呈輝海涌珠還家示我濟河圖金
堤東崩潰五湖寒漸一綫愁川涂高檣大舶巍岸
隅五兩百丈空有餘羇留職貢兼軍儲河漕使者
相對吁刻期宜淪飛虎符司空建纛楊朱旗前臨
安宜來數趨安宜使君美且都水心直徹白玉壺
心傷財力交空虛獨身騎出單馬駒來無所操吏
不愉箕踞上坐行恣睢使君抗聲民何辜彈章甘
擠非苦荼艾老聚聽同號呼我袴侯袴襦侯襦有

不容命旨攻深雲集響應緊行徒或手足奔或金
輸或洗尺寬或短鋤决沙吞土盜潰汙重艜飛送
如飄蒲長河百里六日疏使君貝貽天下無使君
為誰孫大子介節仵杜中流娥女叫兆人歸庶士
受恩不惜為公死願予躊躇拂素紙森羅景物紛
進遲近形遠態明如指披圖簡照安宜事忧悶踊
躍興歌起東南正苦淮黃水周防無歲無崩圮哀
鴻嗷嗷共中泣賜租發帑何時已安得使君專任
使精誠為國傾其否直驅狂瀾入海底流垤卽日

歸田里

雪後吳四弟招飲余時已醉不果赴作此示之

入春十日風雪多重幃擁火肌未和今朝暫逐酒
徒出吳子折柬邀相過滿閣樹禿怪石倒其下陰
壑氷峨峨倚闌一望光凌亂青天紅日來盡摩主
人有酒如金波玉壺影動鸚鵡螺小童覓我日且
夕中酒淺酌顏早酡泥濘凍裂屐齒滑病脚騃騃
愁傾躂城外人家半烟水茅茨雪壓人夜起飲饑

照見雪滿大小船背氷不可徙路絕難所湖口航
河斷那復官家米長吏寧知漕卒困北部坐視飢
寒死獨枯念此增痛傷爲問廢友志士賜光澤在
人合努力況我與爾猶身在所哆容抱布衣願日
暮不得膽明堂作歌報爾向殘雪天風淅瀝蕩斜
月

題壯士圖附李九

李生少裘雲霄姿行年四十心不樂海畔棲遲發
狂態想像茲圖命人作朱旭畫手獨擅場經營慘

筆神飛揚寫君形憮絕肖似輔頰豆滿睛騰光問
君底事向人笑獠奴手劍鳴寒鞘熱血傾杯醉不
辭此時頓覺開懷抱吁嗟乎丈夫報德兼報仇禍
福難首尤所求負心之人滿天地手中髑髏誰者
頭

寄家竹史

問知淡巷裏水到與階平花徑遊魚出風扉細浪
生

湖蝦

自出泥沙外提隨水面多不辭供野飯容想跳清
波微泳當鱗介春湖足網羅巨鱉淡寂宅垂釣意
如何

登碧霞宮

躡磴非山路推窗即大荒星辰臭上界幢節冷虛
堂海日行原隰江雲滿棟梁古來崇望祀齊魯正
蒼蒼

平河橋

昨歲經過地春風此暫留岸高低見屋波急緩停
舟驛野黃沙合遙村碧樹浮徘徊迷去住落日更
生愁

袁浦觀河

春風袁浦上此日見黃河萬里來荒塞千秋滾濁
波茫茫滄海去慘慘暮天多自昔疲民力空懷瓠
子歌

大父少參公墓

去城只十里修墓已三年白日穹碑露西風亂水
連松楸無厚地冠劍有遙天守冢何寥落諸孫愧
昔賢

送衛息如之靈寶兼過洛陽

行李今長發蕭蕭向北風馬蹄衛渠路城角暮天
鴻亂草荒隋苑長河抱漢宮好將羈客思吟入畫
圖中

過裄大非熊舊寓

七載春風路空悲再髮絲經過故人館憶共老倚
棊門照融霜日天寒落葉枝嘶啼將攝阮客夜處
芳時

城西

萬古傷情地西風酒旆搖入冬稀綠樹映水自紅橋問俗先歌舞傳花竟寂寥堅城摧砲火舊跡未全銷

天寧寺夜雪

慘淡江雲合悲風暮雪天著衣初片片露瓦漸娟娟旅酒無濃韵荒郊有斷烟眼看添凍骨豈是兆豐年

渡江

水落關常閉潮來路始通山光寒欲沒江勢遠疑空去雁平依岸同帆對使風忽思凉露夜歸夢寂寥中

江樓曉望呈戴無奇

層樓獨卧千巒集虛檻衡寒四望賒海氣漸開戎月正江峯初出亂帆斜秋歸楚岸迷行色雨入吳天改歲華惆悵務時又前路空宜回首憶君家

登報恩寺七佛閣

長干霜色淨寒烟梵閣懸梯鳥道邊七佛香雲垂大地六朝花雨散諸天晴窗俯瞰登山路刧火淒悲建寺年車馬喧繁更岑寂便於人境得安禪

鄧孝威話平山遺址

黃葉城西路頻經曳屐行寺前秋井出江外衆山平自結曇摩室空傳太守名風流如可繼把酒一含情

寄懷阮亭儀部

南國暮秋天征夫欲赴燕寄書將遺恩分手歎彌年稱昔開官閣同時會俊賢衰宗依末耀陋質借

餘妍晚氣清山爽春泉百丈懸酒闌無禮數遊處有詩篇自覽稱兒忝神聽比衆堅生平恥干謁骨肉況周旋引領垂雅翼蹉跎後祖鞭爪翻金絡索㨿伏鐵連錢湖海容搔首[illegible]漫從[illegible]對曹方在顧內召忽喬遷錦栖辭淮曲瑤琴向日邊送行迷白雁臨別問青蘋學稼寧躭隱逃禪或避羶山精吹夜火水怪嘯平田信宿鷓鴣艇虛無玳瑁筵魂傷螢苑樹意盡鳳臺烟直北懷之平圖南望若仙文章郎署重聲欬帝京傳芝草承麋出奇毛舞象

前綺窗翔玉燕珠厥亂金蟬勝事遵相賞幽棲只
自憐韶華將四十道路渺三千貂裘關河滿雲程
夢寐偏當風展紈扇素月待重圓

奉輓相國吳丈棠菴先生

當代留遺老前朝有大臣時艱摧俊及世變偃經
綸伊昔登台輔同官失要津九皋清是鶴一角瑞
爲麟策魏恩由舊濱池待自新天心終厭蜀妖氣
竟纏桑旄鉞權雖赫熊羆列未陳國威虞挫折王
命問逡巡悒怏行閒詔倉皇徼外身南荒甘荷戟

北闕悵飛塵反棹依江左歸耕向海濱鼎湖嗁莫
寘朧日抱酸辛鳥落哀長夜鵑啼拜莫春門原羅
鳥雀俗故賴甌甄道合荀陳契家連樂衛親嚴君
情欵欵小子誨諄諄伏枕歡猶昨披帷訣遂真秋
郊翻雹雪帝座上星辰鄉黨誰先輩儀型幾哲人
永懷不復見揮涕滿衣巾

表弟吳蔓祥小閣

野色荒城北名園綠水隈傍林爲小閣攀石上層
臺檻底天風度窗中釣艇來坐深香不斷細細栽

花開

李四兄子鳶携酒相過

經旬寒雨漲春湖愁坐空齋一事無白髮滿頭來
酒伴青錢挂杖走泥途兵戈尚報邊烽急語笑休
教夜燭孤我有江梅在亭北開時相覓細傾壺

江秋水小閣納涼

鬱蒸三伏日到此意蕭然小徑一園竹孤亭萬樹
蟬灌花閑雨氣欹枕夢秋天更欲留人醉氷輪永
夜懸

觀穫

平疇繞舍路非遥隔水移舟卽渡橋刈罷籌車行
落日揚開杭桔響深宵稀星共抱明河轉片月潛
移斾渚消坐久草堂呼送酒滿杯凉露壓春潮

村居

高秋蘆白西風岸野日雞鳴東皐堂落杵紅鮮炊
粒軟登盤紫蟹擘螯香百年閒達驚遲莫十畝桑
麻學退藏歷盡沉陰回首望無邊征雁已隨陽
運天江漢控荆門貔虎分旂十萬屯禁衛張兵恩

衔將中權弱冠倚王孫闢城擧礟飛黃霧鈴旗叱
坐進縱樽避地人來傳語誤鈿車南去欲銷魂
臺城殘柳亂烏啼鍾阜雲高望屢迷一自上游飛
羽檄每愁都會入征鼙西風黃舞千林葉曲水青
流六代溪有女思家歸未得空[illegible]俛首愧荊妻
村晚斜暉下野風故交疇昔感飛蓬登高帝子樓
邊月對酒維摩閣外鴻袁浦別來朱鬣遠吳門歸
去素書空離居幾度逢重九亂插茱萸海縣東
今夏揚州城北住華生日踏寺門來非關禮數存

賓主只爲情親愛往還散步淺堂水蘆合經行斜
照竹園開分携不覺秋垂盡吟向南鴻響亦哀
摧藏歲晚撫青壇大父名高仕漢年出牧觸車隨
雨露歸來圖史當金錢桐棺自志丹心苦劍野兵
殘白骨憐先德至今殊未燿夜凉憔悴酒尊邊
翠旌金鑰亦飄零麟角鴻離蓮香實老大看殘游
舊廟斷栖歷遍短長亭天横雁陣秋光暮地近龍
潭霧雨腥萬事由來須任運一編且自學傳經
附縣兵戈堪避地老親飧飯共關顏偶逢[illegible]

無求但得寧居即是山少弟吟詩添草秀高兒
字夜鐙明時時喚婦開樽酒狂笑紅萸紫菊間

九日村中歸

令節東原上驚心早戒途蓬門關細雨烟艇入寒
湖岸帶蒹葭去天垂遠寺孤到城殊未暮猶及醉
茱萸

觀劇行

高堂翡幃鋪繡氍鏗鐘按鼓闘暮筵坐定酒行一
伶前次第奏伎爭便嬛服纖披文麗以鮮新歌縈

繚繞棟遶趙舞迭和宮柔絃應律合節無微愆蛾
眉秀稚朱顏妍倚風綽態軟鈿蟬諸郎妓好垂髮
鬟中有玉童嬋兩肩停波美目宜笑嫣翻身揚袂
如飛仙此時夜寒霜滿天金樽對月華燈然四座
其醉不欲旋主人襟度豪且賢敬愛賓客留必堅
寄情絲竹娛中年遐方戰鼓何闘闘湖干避地高
枕眠右壺鄒醮流春泉從君顧曲千慮捐飲酒豈
樂年壽延

卞耐菴携伎見過

荒城木落雁飛時木駕開筵卜夜遲照客紅鈴盡
緣酒爭伙豪竹與哀絲必逢歌舞愁方去可歎頭
顱雲亂垂不是故人能況愛空堂安得錦成帷

旅泊不寐

犬吠荒村雁語空寂無更漏有悲風離人酒醒寒
生被殘夜舟明月到蓬敧枕霜天移歲序驚心戰
地走鱣鱣鄉園舊足耕鋤事斗柄俄看又指東

次召伯

荒荒驛路勞行役怱怱經過咸歲年河水急輸南

去渥霜風爭送北來船草枯飢隼盤空澤日落孤
星挂殘天極日江關方轉戰莫教此地又烽烟

宿吳秉維家

不因江介走軍書僻縣誰邀上客車舊種竹松娛
寂寞曾過亭館愛蕭疏嘗新未薦春湖筍留醉先
烹雪岸魚夜雨滿簷人穩臥須知酒病曉難除

不寐

殘冬憔悴揚州住少見晴光雨正飛寺裏寒燈相
對寂城中酒伴到來稀丁年如夢搔蓬鬢午夜長

醒攬敝衣好是新蒭家又熟空牽塵務未能歸

登大觀樓 同朱秋厓陳水墅香雲堂劉仙兄弟及舍弟有懷李湯孫家沅亭

傑閣岩嶢指大觀白田吟眺此中寬湖邊遠樹依
天細帆頂高風到面寒他日登臨春黯黯殊方朋
好路漫漫往來未息兵戈報烟景頻橫醉眼看

健忘

雲山客舍三秋夢風浪歸舟十日程將老健忘如
隔歲無端中酒忽傷情半牀書籍離披在永夜星
河慘淡橫起步松陰聽殘漏霜天欲報曉鐘聲

哭李方岡

江船酒醒莫愁天從此忘形十九年隔日必蒙柔
翰問談長共小樓眠一時緩捷文無敵萬里扶
搖事可憐遙夜寒窗重燈也減風吹雨到燈前
芳樹板橋泉石新病中布襪五經春曲廊茶熟聞
碁子滿院花開見酒人正喜蒓羹成小菜俄驚鵩
鳥上承塵無情最是空園月依舊揚輝綠水濱

祈雨詞

纔見雲生日又開偏宗羣望禱風雷香烟百道承

郛入龍吉津頭借木來

泰州旅次喬雲臺投詩索和兼呈胥丈巢民

早春時節薄寒天同泊東陽郭外船今日雨殘幾見月他鄉會少倦經年路當花嶼停雙屐杖指旗亭挂百錢木繪柘溪風物好欲隨波鳥到門前

贈吳稍菴孝廉

負風水國相逢地忽起河山異代戀游世尋公仍責士開關諸將早封侯殊方空歷冰天雪老眼全孤瀕海秋四十餘年饒著作現函需淚壓歸舟

登玉山寺來烟亭

出寺下危磴臨江坐小亭脫來潮濆擴東去海冥冥塔湧孤峯翠雲懸遠嶼青上游傳戰壘戎馬苦頻經

宿息浪菴

孤舟維久照出郭未黃昏紺宇垂天塹金山對院門一庭將雨色半磴早潮痕久坐風威甚猶聞爭渡喧

自句曲之會城

盤輿驥出句城西石路初乾昨夜泥仙令已臨青鳥去神山真與赤霄齊岡邊灌木淡藏驛雨後流泉亂入谿回首向來悲遠道驊騮垂老負霜蹄

三茅宮

仙宮高倚長干外洞啓軒窗四望遥黃屋故陵猶北闕蒼松諸刹盡南朝臨江石壁遺雲斷下塔天花作雨飄來日醉歸城郭暁鳴駝吹角意蕭條

弘濟寺觀音閣

江行望見山壓閣到閣臨山更望江雨氣垂天陰絕壁潮聲吹地動寒幢迴崖栝柏滑遮洞極浦帆檣迥過窗却憶風波秋日惡坐看飛鳥去雙雙

京口詩

三山形勝千秋麗幾日木臨百感生青嶂霧開收海氣碧天風定走江聲蒲帆西上雲亭驛粉堞南横鐵甕城內地咽喉吳楚共水犀金翅正連營

客窗日對妙高臺蜀木吞山萬里來霧起艨艟爭道入烟銷睥睨向江開何年梵刹無悲角終古神州有劫灰昨上孝然峯頂望海天空闊鳥飛迴

焦峯清絕不聞喧蒼翠周遭疊嶂昏萬點吳帆分
樹色一春巴雪洗山根朱方鶴化餘碑碣滄海龍
歸過寺門寂坐松陰發長嘯怒濤滾滾自乾坤
極目雲天杳靄間上游亦是此江山烽連岳麓銅
官渚鎗走松滋鐵柱關謝豹三春啼峽口鱘魚五
月逆潮還驚心戰鼓殘陽外汀草沙禽向客閒

釜底

泓泓釜底一孤城木拔垣崩屢震驚日月淚辰潛
碧落蘊臨盡室飽蒼生朱蘇屛翳天長漏誰作司

空地不平來歲水衡金倍發築堤諸吏又橫行

丙辰十月二十一日曉發

城烏歷亂帶霜啼起束輕裝月在西白髮親闈惟
拜父黃泉痛淚更關妻出門弱女牽衣住解纜空
天人眼迷折盡寸心無倚薄寒風哀雁數行低

客瓜洲不寐

所思終古判天涯君落難浮到漢槎一夕壺觴增
涕淚五更心事損年華鐙明古殿依聞磬漏罷荒
江遠吹笳輾轉寒衾意無賴愁憐兒女望還家

舍弟先歸

連牀賴汝欲離離點檢歸裝强勸餐今日別兄還
澤國一時思母泣江干風威漸作愁邊雪舟楫遲
行好耐寒料得心摧北堂上潑杯紅燭舊潮欒

瓜洲雜詩

慢望寒河外淹滾瓜渚間曉天懸片月騎雪點高
山褋樹群鴉亂摩空獨鶻閒江干數帆落旅客幾
時還

絕頂臨浮玉連檣赴海門禪天孤塔秀將雨泉山

昏久客因人作殘陽逆浪奔風威欺敗絮愁見拜
江豚

獨上高臺望烏沉月又升莫江無一葉荒岸有空
罾地盡迷山影風吹滿面水歸遲更鼓發戰數客
偏能

雨雪時時作蓬飄久不歸他鄉逢小至永夜泣慈
闈關外寒禽動牀頭敗葉飛向來無恙日回首恨
多違

宿金禹長宅

垂野濃雲欲雪天相過淺巷古城邊荒江縱酒人
如昨高燭闌棋夜似年浪迹喜逢東道主衙寒怕
上北風船君曾就卜湖濱宅重訪柴荊也可憐

西齋丁巳至己未詩

興化王仲儒㧑州著
闕里孔尚任東塘選

思母

銀燭光搖練翣深北風吹雪凍烏林難堪老境持家苦未了中年悟道心軟語喚兒恩不再重泉依婦影同沉春盤歲酒分明在獨進嚴親淚滿襟

悼內

斷絕塵緣未可誇冥冥終古隔重陰生遭歲儉家貧累死負男婚女嫁心無復梳頭嘆中酒直須含貝覓同衾風吹繐帳宵燈冷昨歲堂前不似今

送舍弟之泰興

早春荒渡見揚舲真爲飢驅別鯉庭難後弟兄彌眷戀年來骨肉總飄零車停江郭林烟黑夢見慈闈夜火青客舍掩扉堪努力昔人心事在傳經

汝去吾當日閉門竹籬松徑護苔痕銜悲每飯親中饋勸學諸兒與細論雪盡汀洲無塞雁春分書信有河豚酒間若遇張平子爲道長愁廢綠樽 補天

任先生

舍弟臨發

留連苦語緩行裝忽報開帆各斷腸恰似夜寒霜信作曉天風急雁無行

晚公房懷舍弟

微寒曳屐城西寺相對慵人坐日斜别後獨愁渾似醉客中雖好不如家鄉遙早覺浮生夢春樹虛繁小院花一上層樓遙極目蕭蕭風色起天涯

莫春雜詩

仗酒寬愁緒微酣已不勝溶溶春郭月慘慘夜臺鐙忍淚憐嬌女親容愧老僧平生醉中興到此失飛騰

夙昔人常羡寒門衆不遐婦能供酒食親並在庭幃時節深堂聚歡呼遠道歸豈知生趣苦愁眼對芳菲

枕上聞朝雨褰帷日復低春深庭樹發巷靜野烏啼老婦工爭米荒田怕荷犁洪波猶在眼生事十年迷

悼逝無虛日偷生忽暮春幾時重對案非歲正為人易剪堂前燭難開鏡裏塵風來花片亂和淚點衣巾

已度清明節東風尚帶寒獨居愁日暮萬感到春殘地窄汸溝窣天孤絕羽翰前林雙鳥宿羨汝一枝安

身世逢摧折垂傾仗弟扶他鄉人遠去累月影全孤泥濕喧巢燕林昏叫嘯鳥不知江畔客安睡似家無

懨起晨如病頻眠夜似年牀空酒醒後窗冷月明邊流轉悲陳迹嗟吁就短篇此生殊慘淡那禁百憂煎

米盡求釵釧開箱一事無歸來貧益甚老去境偏孤暗牖塵凝隙空庖日轉隅多藏能宦達冠蓋駭通衢

一水來西極奔濤萬里愁無門堪就下有地任橫流魚鼈諸州得金錢小吏求潰堤臨澤國屏息俟清秋

黽勉今無婦悲摧自理生孺飢愁歲事晝室賴春耕故舊虛蒙問文章漫有名食貧吾黨在高际一含情

尚憶垂髫日初經戰伐年老親思避世晚暮學栖禪幔卷浮香細梅肥得雨鮮所居仍故院此意久泓然

缺月花仍謝當軒草欲删百年悲物變一夕遊春還路絕浮雲外形孤暮雨間鏡中頭白盡翻羨鬢毛斑

呈岘公

疾作微軀顫自驚眼中何事免傷情增寒伏枕將三日獨夜然燈盡五更不見母慈烏几間似聞妻傍素帷行餘生倚著終無處乞借慈航出化城

同諸子書院看花

相國祠堂老僧住手種雜花礙行路一枝芍藥倍鮮妍開時恰與初晴遇好友看花各有興憐我寂寞邀同赴晝長昏昏正饒睡嬌女隔幔喚姑寤屏當肴核酒在壺且逐羣遊散情愫孤城風靜乳鴉

閑深院人語稀陰暮罷酒醉花又出門顧影悲酸最難去

吳夢祥以若海文山俱臥疾舍弟又之泰興呼同涂紫峙竟日談讌遂成此詩

五月六月雨不休四野田疇又傾覆敢愁艱難到卒歲眼見旦暮無饘粥敝篋空貯百篇詩先業惟存數間屋昏昏堅卧失清晨閒來散帙當風讀中表吳郎情意厚掃徑開園走小僕赫蹶覶縷何所云感惻纏綿露心腹比舍李君俱白頭論文命酒

過從熱沉陰十日不一顧同將伏枕增頻顣前者凄其送弟行即今離索傷兄獨青天無光庭樹黑鵓鳩雙啼雜鷓鴣亂雲崩杳如倒山洪波浸郭千家哭對此因知懷抱惡可歎闃寂嬰煩促書到君當相就談坐中涂翁已不速我展斯言三歎息披衣急過清溪曲放言終日酒仍陳荒崖暗月穿叢竹忽憶前宵歡聚時黯然且覆手中巵酒徒歷歷皆安在人生會少長苦離李君兄弟老更健轉盼病起來追隨奕棋傾壺恣遊戲清秋吾弟江城至

九日孫汲山招登梅花嶺

秋殘逆旅逢佳節野曠悲歌逐酒徒宿草千霜沉劍珮寒河十里接茱萸關山戰苦烽仍急鴻雁天深羽自孤借問風前雙短髩蕭蕭還合正冠無

雨花臺拜方景二公祠

松聲倚抱雨朝寺風滿空臺絕頂看是處馬嘶疑遠塞當年龍躍此長安江秋氣逼諸峯蕭塔日光搖下界寒指點孤臣祠屋近魂歸應認故衣冠

贈何龍若

滄桑之後閶闔關天下豪雄在耕釣白頭遺民今欲盡未銷閒氣出年少何子初生洛鼎遷一珠晴吐京江耀韶姿與質超輩流不肯低首逐時好多才嗜古兼事工詩歌隸籀尤神妙但逢窮交無所惜趑趄豈肯依權要壯遊嘗走大漠還朔雪霜窠倚天閶闔將佳句寫作圖向人指點蘇卿廟只今僑居海陽郭空囊剝促誰堪告我來霜天生暮寒君過旅屋相看笑高談英偉四座驚多將塵俗君爲掃舉手恨無沽酒錢摩挲細石親雕鑿更許雲

山落素執天機絕技知難報駒躅獨夜傷此情銀塘月墮疏窗明起行感念昨年事結交須記螺磨生范范異縣正離索欵門相就匏樽傾燈前屈指天下士早聞京江何鐵名萍蹤忽聚胡公里其時岸柳垂春水別去髮愁萬端集兩年拚濁荒湖裏我鬢全斑君正青乾坤血戰嘶傾否休言三十不得志膂力方剛望吾子因君慷慨心復哀盤龍何日生風雷故人海內並淪落皇天用意藏奇才人生悲歡忽異態區區且莫攖胸懷

贈夏次功

建邦以來兩貢士今則丁巳前丙戌露菊初班鎖院闢廟堂特典超常格江都夏生名賢後此時高振淩風翮乃祖前朝真孝廉倜儻孤清絕奇客蕎日九關萬事乖枋國私人長奸慝誓整皇輿大保民再覩仁宣全盛日許身稷契志未伸經綸合付兒孫述夏生好古自弱歲圖史詩歌富才力俛仰安能狥流俗手中柔翰如鐵屈吟成長歎空自知著書不信窮愁釋忽遇山東王阮亭樹幟江左妙論文布衣執者最稱賞汝與東關汪懋麟升沉一旦雲泥隔汪五蚤踏東華塵而君壯大不得志丘園瓠落廿暇貧濟南考績朝承明當途竟莫知夏生今年我泛三山棹曾子射策聞君名白門鐘鳴黃葉飛驚呼撤棘秋光老看君驟脫樊籠去誰憐廿載悲懷寶霜天訪我海陽城旅舍蕭晨閉亭沼過從又值掛帆行蹉跎負會真潦倒我友李陸並佳人與君往來說君好歲暮王翁衝雪歸殷勤傳語催詩草君不見湖千王生短褞袍兩鬢颯颯飄

霜毛昔用水用交失望鄉里小兒橫訾謷顯名奮跡世所羨人生一第亦足豪吁嗟乎夏生一第烏足豪作人須似乃祖高李陸謂大郁懸圖王翁謂榮夫也

過季端木寓留飲

暮天好月上青霄昨夜寒塘照寂寥獨往恰逢同舍集滿沽真愛一鐙遙江鄉木潤來鮮鮓海國風鶩失俊鵰醉向歸途吟短句緩衝霜氣到河橋

萊陽周方山枉示五日之作次答

客自即墨橫山畔來隨身雄劍隱風雷詩吟五日千

秋恨廟訪三閭滿院苔何處汀洲芳杜發於今湘
水戰船開避兵續命蒼生急逃爾安危濟世才

送別肝眙令黃公仲丹

愁聽驪歌水驛邊知非久別亦悽然心搖祖餞春
閨雨夢繞江山戰壘烟三月河魚還入饌五湖風
鶴莫驚傳亂離無限關心事先爲慈親買墓田

送周方山返萊陽

生年四十餘各在天一方姓字尚未通何論道路
長翩翩雲中鶴荒陬忽飛翔布衣表真素孟夏登

我堂
登堂意寥闊未測子懷抱子偕婦翁來頗覺宋君
好歡笑未及旬長者別何早相送已後期脉脉傷
遠道
客亭子獨留來往無常期久交見情愫始歎心相
知深沉歷世途亮直恥諛辭汎愛慎所親金石良
在茲
良工不耀能大知多冲虛沉思振柔翰卓絶班楊
徒舍質推衆長自謂一善無技癢聊發揮光欺東

海闊
勉旃即前路攜手涕泗零丁年雖漸過努力及芳
晨不朽子所圖片言銘我心作事慎勿疎永奉良
友箴

三日修禊東閣

半落檣花白交垂岸柳青毋于春郭外望見此孤
亭小綱登瀛蛤徵風上谷令朝朝逢酒病何計祓
沈冥

寄黃公仲丹時將之萊陽過周方山

尺書一度下柴荆陶謝新詩久未賡別日良苗微
雨潤窮秋荒郭亂鴻驚壘飛菱芡湖邊宅馬向蓬
萊海畔城相遇故人煩問訊飢驅何地置狂生

己未初度

丹榴依舊照松關獨坐無聲滿袖斑四載不隨慈
母去五更常別故妻還貧經水旱憐衰鬢老話功
名恥厚顏何日尚平婚嫁畢岩邃太華是家山

陵亭

孤城南走東陽道野店叢祠苦竹青未見楊王分

海縣先聞汴將戰陵亭雲沉鳥路千村暮風卷魚
骨一水屏愁絶全淮奔注日到篙高浪雨冥冥

瓠子角

三方犄角連兵地自昔圖形甲帳開入境早逢津
吏拜受降高擁戰旂迴西風斷岸橫商舶南浦空
波沒戍臺今古興亡渾不異日窮烟鳥壯心哀

拱極臺

仙令已成華表鶴居人還上讀書臺與公湖上歸
帆急楚將山頭返照開繞郭漁舟牽弱柳隔池春

雪綻繁梅於今淚打荒城暮無復蘭舟載酒來

贈故司李湯惕菴先生

獮香脉脉向南豐誰分蕭齋夜燭同松柏高寒耆
舊内宮宵開濟亂離中禪留蜀井迎殘日船過鍾
山拜故宮執憲仁風祖省憶樽前衰鬢昔兒童

輓李籀史

海内遺民少斯人今又亡急湍爭送臘寒日懶舒
光大業千春在前途萬慮荒騎龍逐司命共返白
雲鄉　時十二月廿四日

雄辨千人廢高文百代與散蹄梟路駿騫翮凜秋
鷹玉壘如長護金門定早登相韓恩未報拚作虎

林僧

識面自童稚幾人歸下泉北堂初問道西寺正談
禪渺渺啼鳥夜皆皆舞象年撫棺廻白首寒絶淚
潺湲

西齋庚申至壬戌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印星范大士指存
門徒李 曾詞臣選

延令客來

東陽旅舍命館分攜潮潤悲氣何繖京遠遊頗
不易荒郊相見色共難花明酒暖三人醉話久更
深雨脆寒行駐舟航共長夕風光猶喜未全殘

秋客寓樓趺臥

酒闌燈被爲君攜近接柴荊數武西古殿燈明殘

月下春城鐘散乳鴉啼夜來絮語奚童記夢去遊
踪客路迷起步虛簷懷往事東風芳草正萋萋

能皎生茁感限送程載錫入鄉有詩留和

楚岸風花落又闌行人將發酒斷偎剛雲驟合湖
邊驛去住同傾客裏杯別浦孤帆投暮郭重湖高
浪走春雷翁齋日覺傳詩到知汝衝泥帶醉回

三月程載錫招同李子鳶諸子泛舟

楚客芳辰集平橋畫艇移水環山子廟花發左徒
祠白屋歸雙燕青天卷一絲年年修禊日空賦禊

愁詩

黃惠臣自郡抵家投贈扇果

故人來薄暮厚意問閒居酒病先嘗果春愁細作
書傾能京露外染翰碧山餘自失難鳴婦無由報
佩琚

讀傷耄蕩公所作相國吳丈傳

登庸摹畫方雲集去國神州遂陸沉悍帥驕軍誰
用命長蛇封豕失成禽荷戈終鑒孤臣罪耕野惟
懸一死心不衍千秋裁論定龍門史筆有知音

寄李雨南

昔當弱冠彰驕貴龍爲盆魚尚可憐快意雲霄先
近日垂頭鄉井竟多年兼湖水漲餞仍羈重譔秋
深信始傳兵亂西南今未散知君熱業在譔邊
大家就養南征日官舫寒秋江水平鄂渚清風顏
早悅樊山盧宴何還成爭看岳牧萊衣舞恰報湘
君竹笋生一樣慈恩吾獨背聯雲終歲倚莊荊

題顧臨邛草堂圖

別業林深原似畫主人詩好舊聞名幾時訪汝臨

江屋也聽庄前打麥聲

舟中餞客即席作

斜風吹酒上征衣行李明朝定欲歸莫怨重來好
時節黃花將放雁南飛

輕櫂畫槳泊沙汀話入離愁酒未醒不分好春無
意緒將風吹汝過陵亭

友人席上聽俊堂琵琶

華筵酒半奏新聲翡翠屏風阻目成恰似湘江春
水綠曲終人影不分明

嘈嘈繁響落深堂四座無言欲斷腸不放蛾眉照
紅燭大堤花艷恐驚郎

通州門叟七十索贈門諸　下壽琵琶

華堂羅綺映清卿東望蓬山一水遙酒半歸絃齊
入破滿天霜鶴向西飛

別高雲堂

湖水連天會面稀風搖新柳燕初飛無端又遣離
人醉八寶城東草草歸

送熊蜿生程二黃四用楚辭起句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揚州此去無
多路一樣啣花燕子飛

水歎

彈丸在釜底多雨非所宜今年九夏天赤日光不
垂乖龍披驚瀑噴薄翻滄池累月勢未闌風起雲
更遊百川盛奔躍一綫摧長隄嘉禾渺然沒四野
號蒸黎

淫雨既不斷怒號多烈風郊圓少平陸小屋洪濤
中穴壁作圭竇膝行兼俯躬盡胸盡浮藻鰕淚如

雞蓬壞木壓無聲男婦一夕空皇天莫愁思噫氣
能爲凶

不稽十餘年富者已盡貧我貧自樂歲焉得辭苦
辛黽勉事耕種心力困一春飢臨逝波去破甑仍
凝塵饑飽信有命天豈憚悠顛斐遊乎成世暫作
康衢人

雪夜羅亦蕭榮餘若來飲

日隱荒天慘歲陰客亭蕭瑟少招尋三人別久萍
踪合一夕寒增雪片深短髮偏明垂老鬢寬杯即

展欲歸心更闌莫話榮枯事荏苒泥塗匪自今

酒後別蔡七

相逢客路見空囊濁酒殘更醉海陽明夜茱萸灣口月一聲江雁斷人腸

送李湯孫入郡赴余舊館

清霜小院談經地我去君來亦偶然遠雁愁人烏桕外春鐙送客紫蘭前遊蹤依約長千里生事然疑大有年今日黃金殊不賤莫將文賦傲時賢

作家書後寄舍弟

風花水國逢寒食行李蕪城憶舊樓八口苦饑惟望歲寸心垂老尚容愁高堂往事重重淚斜景前途汎汎舟兒說使君知遇厚可能援汝救貂裘

何阜看牡丹

十年不到看花地垂老春深又一來回首已非今日與穠芳還似舊時開風光漸轉光紅藥階砌全荒俯綠苔莫擬移根潮外去西鄰惆悵故園梅

立夏陳式鵠衡泥東招飲

僧房長日閑門臥細雨驚風作送春老去流光偏

春戀愁中高會肯遷巡多時拚醉知吾病遠道銜泥愧汝真莫為更闌辭久坐巷頭嚴柝恐行人

周家花席上作

東亭地主能留客分日追歡坐不歸氣候乍暄凍雨過園林初夏乳鴉飛春潮綠蟻傾杯滿曉市黃魚入饌肥況復平田少新稼多情損惠似君稀

季南宮招飲嘉樹園

名園不在郊遠愛蒼翠遶主人美遨遊十日費飄攜今晨方穩臥聞呼起我早開門怪石落夾徑虬

松磴穹轉向空澗克廻入深筲綿延塵境斷結構揣所巧傑閣臨風潭危橋跨晴沼羅羅千章木娟娟萬竿篠連陰沈雲驕滿景浮光晶高花丹垂藤枯幹綠縛烏蹲舉倦屈蟠絡層數洲島前登層峰巔忽當喬林杪帶下睥睨伏野外川原小郡顧所居堂迢遞辨微渺態殊意莫測勢險舌易撟賓朋互狎叫僮僕各絕倒安得雨滂沱一洗溪山好真州南郭園勝迹冠江表後來稱家上此樂吾鄉少契闊二十年聚散秦淮道赤霄失孔翠黃金誤駿

褒羽鎩罷飛騰蹄溼竟衰老儀驅到珂里索飯頰
瑤草感君念疇昔頻數置清醥解衣恣談笑頓覺
客愁了天末送殘陽暮色喧歸鳥把杯掉白頭身
世不自曉卑栖一枝陋鶚眺雙眸瞭宦達須何時
肥遯以爲寶也願營菟裘醉別心如擣

即席贈戴應商次黃仙裳韻

五十離鄉六十歸一身深出萬重圍更無青信羈
鴻斷纔到楚荊乳燕飛白首荒江仍短髮背天終
古自朝暉相逢且任嚐騰醉莫話關山擁鐵衣

延令端午

淹遲江介兼旬客潦倒泥途半百人白雨丹花送
五日分蒲解黍泣雙親朋遊個個憐交晚燕聚家
家競渦淅風物故鄉曾不異朝來回首獨傷神

家異公兄以五日飲張芝園家索詩和

空裝跋履困征途愛客頻闌地主呼月令已除艾
種節風光又見避兵符辭雲何物禁愁得對酒他
鄉肯醉無大好舍人兄及弟江城細雨不曾孤

生日

强仕過來又八春五逢初度淚盈巾生無怙恃於
爲子日有窮愁莫問辰孫氏故妻除服久左家嬌
女寄書頻雨深江縣朝慵起鬢髮成絲歎此身

立秋日雨中張芝園送酒

江縣秋生雨氣涼酒徒博塞坐深堂正思酬勸連
宵醉忽落提携滿路香此會倒樽應不免何人洗
琖覓先嘗非君況愛知吾病遣莫羈愁耐夜長

别鶴二揆需

溯千判袂忽三年兩月追隨九夏天落日舜同幽

徑坐清晨常到客牀前臨分惟從榻相戀異地星
河各自懸明發登車無限意憐君回首大江邊

寄贈前輩呂半隱

霜天信宿吳州客迸巷遊鄉里人半世聞鵑垂
老日殊方歸燕可憐春閒從粉墨開青眼夢逐衣
冠拜紫宸一夕烟波非遠道閉門渾似隔風塵

南津暮發

南津薄暮東風急十里荒烟舟自乘墓側依親如
塋舍雨中吹淚總成冰衰年兒瘁心頻折往事荐

思恨轉增四野天垂正昏黑空村道炯夜臺鐙

與周大方山

三霜旅雁又飛廻異鄉麻衣相向哀白旐道親黃壤去青山重汝素車來愁臨短景分寒郭夢把高文走夜臺氷雪荒湖逼殘臘歸帆須待早春開

季大端木行過南亭廬次相別

南郊羈雁數行鳴別緒匆匆酒罷傾十里空村同夜月半船殘雪下寒城愁中金盡難留客老去心孤怕送行歸侍高堂將令弟道余分手最傷情

黃丈作丹別後邗遊

幾日南亭住將行使我愁大河春雪路驛馬向中州

徐槐江招賞海棠戲賦

酌酒城南好友家海棠春放數枝斜紅閨曾識劉綱婦綽約臨風似此花

徐槐江送葡萄

凉颸昨夜葡萄院片月慢舊秋滿枝忽睹輕籠門外寫纔分踈雨架頭垂嘗新未遣兒童喜薦熟先

深旅序悲釀酒仍聞香在甕大宛方法幾時知

輓陳檢討其年

上天育孕材美者難長世雲表墮來鴻哀音自燕薊殘宵星漢轉驚歎故人逝東南多秀民陽羨擅絕麗垂髫少保愛拊背王風繼浩衍寒諸家縱橫富新製摛文必盡態使事初不泥殊彩威鳳騫遥響霜鶴唳舊史鉤闕過方言摘瑣細晉蘐入陶鎔宗匠服精鋭紅閨遊冶時白袷花晨慰廢苑走狐狸寒春過舟枻雨墮山鬼笑颷輪澤華厲故宮黍

油油寂歷銀海閉清笳抑長箭悲憤秋迢遞高堂曬鵷螺濡燭麒麟厨酒酣自撾鼓歌發紛揚訣情思繞幽曲笙磬落空際聲華動江關鬼物妒才藝脊翼凌青霄蹭蹬艱一第氣猶任飄泊摩腹厭粗糲盼望膝下兒煩苦身上癘鬚髯空美好道路盛氣習祗甘溝壑休詎作騰躍計姓名列薦牘韋布行調　帝拜官　主恩厚定分冥數制簪筆金華省始覺塵土離未遂叅講幄日暮飛鵩至孤僕鼠思愁旅觀蛛網繫跋涉此行難山丘何時瘞昔君

遊雉皐短棹蕪城稅法曹開府燕未坐府投劾老
大吳陵亭追歡若昆弟烏絲閒結換馬倆悲留滯
隔別五六年書信誤郵遞摧藏南滇心倉卒西川
滯朱門終恭交白骨顧終惠載羅平生作追琢金
石揭君死文不朽詩且萬千歲

寄國子祭酒家阮亭

長歎仰天行請陳別來苦不面十四春春風思袁
浦年幾強仕未氣將飛騰許郎分勞眷汪先路纔
吾輕低垂青冥翅蹭蹬伏泥土衆好覎睍聲霜翮

共所取已志諧依婆萬事亦剛斷河伯信不仁重
華日吞露哭沉餓肆游望斷一登泰岱里貫洪濤
入鄰恐呼觸屏弱逃黃鉞天潮莫能補彼驚妖孳
竹憐足乎揀羽巴蜀我繹驛江淮遙蓋千里備乾
輸急廷議輕縱組賢關說大啓銓曹亦金序忠非
弦高商功異荀貞買衣馬小人有冠蓋君子予躑
躅避道周敗去羞噲伍結契獨老蒼來往皆蓬戶
喜偕詩家流吟諷費毫楮貧賤固士常慘變忽心
腐削杖橫蔡秋寡鍚判春癘連歲旋大鮮參[illegible]

魚君枯槨啼烏鴉空房竄耆鼠中饋乍弱親璅府
犨婢侮側㘅昭代美英俊氣畢叶夫子首蒙恩褒
稱過飽詠裔歎棟亦脊諸峰率而俯平生所依歸
指匠紛接武俄頃雲泥殊特達及卓犖吹噓我誰
冀姓字世不數鬱儀逐奔輸多難并終窶爲衰貧
良治伊蔚痛何怙哀號間秋杪流血此創巨念堤
正潰決糠覈落寒杵夏屋梁棟叢侏儒謬排擠一
錢不能行綳據仗明府萬蒿張禰清冰玉作肝腑
分坐容狎坐譲羹色不非甘棠深蔽芾蘩蔭抱環

堵以茲存生理無力謀兒女婚嫁竟寂寥親知孰
堪巫望泚八九年依依但如瞽憮想入京華就君
下所處君今躋大僚學愈昔進楚情殷吞今什地
絕鵷鸞侶更老帝者師斯榮由指古扶風門下士
末席顧終與桓文執牛耳未忍棄鄉晉示我玉堂
吟照我金蓮炬斑鬢颯承弁沈醉更起舞神州方
晏安稗海貢懽舊五服崇文教六計最殺撫東南
沮洳區民生等羈旅勿謂匪職司君身國霖雨向
來奉指麾伯仲見伊呂匡時無限畧精白酬　聖

主得人圭可錫待君登台輔

雨中作

閉久身無力秋寒雨滿城昨宵村裏住湖上夕陽明歸棹逐雲飛空堦落木聲白來天道遠不用卜陰晴

稻秧無水下種豆亦堪餐白露雨偏盛高原土不乾多愁神暫減屢空歲時闌小睡須杯酒青蔬厭滿柈

欲使友生力真愁婚嫁催長貧無婦歎故態有人猜甚事秋聲裏雙蹄夕燦閒不知新雁到誰帶素書來

瑣細搽針線燈前弱女勞蟻香貧後少蛩語夜深高孀可容仉婢寒方典縕袍室中無故物猶挂呂虔刀

史卜周家看菊即席作

烟雲開霽曻窮窕入寒林不對高秋色應傷歲晚心坐令燈影亂醉耐酒杯深十日花全放霜天許重尋

秋興十首

平生蕭瑟今遲暮窮巷悲歌又早秋日御慣投蒽嶺去江聲爭下海門流三霜草土摧蓬鬢四壁苔花映蒯緱昨夕故人吟好句風前雒誦不勝愁

金風吹雁過淮瀆八月青霄變夏雲野岸荻花初瑟瑟空堦槐葉忽紛紛半生楚澤成魚服千里燕臺隔馬群有客欵門聊快意深燈遙夜恣論文

蒸藜釀秫足生涯懶臥逡巡樹影斜欲卷輕裝衝雨雪愁飄短鬢犯風沙雞豚白屋閒閒地浦激紅

渠處處家但使簡田秋再熟好憑歌嘯送年華

藏池憶昔弄泰戈回首滄桑胸眼過祇爲村舂哀啅雀頓教宮樹繁鳴駝黃雲盡合冰天雪赤日舂沉瀚海波冰毀木飢發不細抄災術吏近如何

兼葭野水日潺潺樓櫓南征昨歲還卬笮馬牛芻輓盡巫巴舠雜雨雲開曾令龍種哀金柳枉抱雕弓入玉關轉戰十年餘白骨西風禾黍感衰顏

配天山岳迥崔嵬俘獻園陵帳殿開駝馬弓刀隨羽獵綺羅歌舞熊樓臺行厨一夕千金費絕域重

閼蔿乘廻扈蹕詞臣爭作賦風流都是子雲才
名王清讌啓朱扉壯士京秋卷鐵衣今日夕烽無
弩急遠須中使播恩輝輕徑解綱文何盛類帝歷
宗禮不違寂寞故陵來學祀蕭郊凍雨四天飛
黃葉長干無限路五年不上寺傍亭神山暮靄高
秋紫芳渡寒烟一水青雨帆拂磯江颯颯風燈抱
檣月冥冥杜陵野老類唐甚還望湘川賦獨醒
蕭條淮泗失朝宗極望著烟盡楚封絕漢九關連
虎豹秋風萬里肅魚龍潮來島嶼天何處船下滄

溟路幾重雲鳥荻荻西日暮柴門燈火又鳴蛩
無邊雨氣作秋陰暫霽開軒抱膝吟棗棘曳空類
見其絳河垂曉獨橫參菰蘆歲晚瞻天末江海人
來話夜深客醉殊方雖自樂消魁還起故園心

平音諸子來飲菊下

摧藏猶有三秋與乞得隣僧數種花背日叢疎光
自亂縣燈風靜影還斜素心諸子來狂笑老鬢繁
霜感歲華肯怨中廚供給薄等閒徐步就貧家

飲任念紹菊下

多時不踏幽齋徑露菊移栽忽滿堂老去愛花
偕苦秋深得酒夜纔長參差艶蕋須高燭塊壘孤
懷喜急觴席罷更兼明日約恐扶殘醉步斜陽

朱與偕青來

連陰終日閉蓬門小豎傳書戶外喧野岸冬泥霑
竹笋江鄉春網落河豚味添飯糲中厨潤香孳餅
膠細雨昏湖畔菱蒲芽正發扁舟何惜遠相存

俞錦泉招觀家樂

法曲當杯那易聞哀絲豪竹漫紛紛朦朧老眼非

關醉滿坐陽臺夢裏雲
遮莫嚴城戍鼓催留人深夜肯教迴狂言欲發還
禁任不是分司御史來

西齋癸亥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受業黃吉暹仲賓校

元日

昨夜雨隨風明星動遠空我生俄五十他日白兒童時俗輕衰齒艱危老薄躬祇逢元旦雪歡喜卜年豐

屢擬投人去徘徊與又闕官曹文具盛世路直躬難任性原非傲長貧且自安春風不相棄早已氾

崇蘭

奉答泠大令崇嶠枉駕草堂

春寒淑景過元夕目系蓬門閉索居貧賤只饒文酒樂追隨不欸友朋疎半庭香埽藏苔雪粗飯催烹出網魚見說客帆將遠適豈嫌頻數到吾廬

春感

雪消微雨益春寒雨日茅簷滴未乾無事喜憑烏几睡千人畏展素書看花前顧影遺衰鬢酒後撥頭脫小冠早歲心期渾不記故交衣馬自長安

欲散憂端仗濁醪正悲吾土寄洪濤任霖秋偃青和盡急雪春添白浪高安得涂泥長反宅莫教城市再容刀司空又拜溫綸出努力堅酬　睿慮勞

三日集適齋

令節寒如此朝暉不肯開幾時浮艇去亭午看花來萬事貧難袚三春雨亂催傷多仍盡醉欹側夜扶迴

次韻送吳聽翁遊粵東訪吳伯成司馬

此別關山欲判年江帆萬里下蒼烟洲蹁瀑海紅

垂荔香散鬱花白滿田爲訪雙旌過遠徼休教一老滯南天向書情好能多賭酒伴都添挂杖錢

送浮村上人遊天童

浮公乞我吟新句欲泛錢塘問武陵古佛舊懸寧海日名山遙遲遲江僧于花初塔迸雙展七祖求禪見一燈難向空天生遠興翠微從汝撥雲登

送毛聖羽廣文之官荔浦

昭潭龍嶽五千里垂老孤帆今日行海縣十年如故國炎風雙淚盡平生鴂音不點池邊樹梟鳥徐

飛嶺外城一片穹碑吾道在江關回首重含情

夜雨

老夫獨酌轉成醒燈際流泉苦怕聽半世我辰秋颯颯中宵甲子雨冥冥紙窗蟲響孤燈白野水魚跳短穗青太息凍饑三十口江天雙槳故難停

將之南劍明府張蔚生先生枉餞明府福清人

琴堂長日宴遊頻寵餞開軒禮數新水陸細詢將去路關山重感未歸人燈紅酒碧心偏楚露白楓青夢在閩莫定逢迎何處是蕭蕭孤劍信風塵

夜坐

凉夜臨階坐巖城未起更海雲頻斷續河漢不分明病易乘衰氣貧難信遠行東村猶刈稻苦望一秋晴

道次兒泰松穫稻

汝今須學稼莫誤學文章七月天穖碧孤村稻半黃稀疎垂積水早晚待春糧好去聽枕枯班班轉夜凉

喜程載錫至余將之南劍未行

汝定來何日余應久在途愆期人忽聚昨夜夢偏無重子驚相報衰翁起自呼盤飧從小婦先算滿餅沽

留別張明府

也愛鄉園好南征不自由貧家兒女大晚歲雪霜愁城抱千村水江邀一葉舟空裝無計發料理賴君侯

感君憂觸熱留我到秋天客舫風凉進鄉愁日夕牽青山新遠道白屋舊荒年邁別蕪城弟餞驅兩

敝廬

井邑羅丹嶂鐔州公務卿一肩秋度嶺千里夢登堂漲海來魚市炎方去雁行長途共僮僕客夜感菰菘

留別諸親友及舍弟

雞鳴披幃起惆悵臨前除皎皎半弓月照我先人廬敝廬何所有敝帙惟詩書閉關物不爭游息心可娛胡為輕遠涉行與骨肉疎當暑三伏殘計程千里餘

親在不遠遊親沒煎百慮兒女羈我前焉能不相
顧青春結髮人掩鏡即泉路沉吳兼炎瘴游儀走
儒素迢迢閩海秋榕橋千萬樹浮雲暮北征遊子
朝南去
封侯須及壯快意須及強頭上少黑絲輿發徒慨
慷在家守妻孥神采焉能揚布被晝盡穿一算不
得長人生如天遠倏忽更雨暘仰視光景殊愚夫
怪非常
劍津華陽山相去不甚遠我祖牧三峯山泉似鏡

建遙望奔白牛微見喬林偃先期戒舟楫拯溺恩
豈淺遺愛垂百年不隨陵谷轉孫子老初來誰歎
逢迎晚 前己酉年先少參公令順昌值大水公方拯援救活無算事載郡志
中夏思戒途荏苒躭將仲三月須共櫂我舲颺屢
空同心二三子惜別頗殷重勸客清荷葉解暑紅
春甕東舍復西家夕夕歡娛共未知歸何狀厚意
愧相送
兄弟無他人同胞一匆齋臨當遠離別遊處翻不
借伊昔侍高堂追逐如嬰孩行邁必相依在近必

早同豈知千里道獨往無朋儕念我平生歡垂涕
盈襟懷
登舟作
交秋彌三旬暑濕轉鬱熱其占則雷雨先之必風
烈親朋昨送我清漏植互挈治行雖不閒意厚欲
何說敢厨細擘蟹聚珠更羞鱉流汗衝北戶思見
寒家列陽曜忽沈光曜莽朱電掣豐隆逐羣動萬
壑一奔決涼氣稍蕭疎炎威覺衰歇爽生四座歡
不覺波濤竭送客高槐陰月出兒女列惓惓勸加

餐忽望北歸轍長路能登人請念頭上字好語傷
我懷揮手今始別于役非王程登舟寸心折
揚州別舍弟兼示兒輩
殘月在舍東群雞亂將曉我當出長途行色何草
草年內裝囊薄士賤贈遺少愛弟遮我留欲去不
得早追隨兩小兒話別傷吾老舍棲顧我弟念我
先祖考素業餘一經清門向來好書田荒於木驪
廹就遠道徒然煎肝肺且復散懷抱訪舊古城南
開筵出芳醥蘸樂悲須臾燈前欲天表明杲秋郭

峽獨客江船小非我同父人離顏豈枯槁

陳式萬任餞平山

城西烟水又新秋菱葉青青好盪舟轉過紅橋山勢出鐘聲飄下洗妝樓

經年海曲足離情相見揚州送我行屆指秋中到南劍一輪天鏡兩頭明

瓜渚感述

余丙辰夏寓京口其冬來瓜渚則母妻並逝今七八年而先君又見背三年矣此地故人十耐庵亦没

玉山留留悲秋地不到京江七八年短袖未乾終古淚笑啼仍拋夕陽天穉過兒復叔删詠懷抱空餘于女傘觸忤高風搖欒去、悵思奇亂雲邊

渡江

渡頭雙槳蕩空天風甚還憑小艇牽吳楚對浮秋浪外金焦交墮客帆前通潮舊急關城佝到海今餘水戰船滾滾朝宗催節序中流悲憶過江年

過丹陽不得訪二蔡 蔡芬齡若蔡蒼齡若

我昨經練塘行年未三十朱顏一以摧曉鏡霜亂入兩過南徐宿百里雲陽隔蔡侯好兄弟結葬迫在昔離居雖復久心情比金石相逢但歡笑擺落寒暄跡新霽吹吳州伯氏來作客促坐竹火爐空館無甘炙秋露還滿瓶蔬盤帶圓飾羅生亦蒿醉歌哀嗟莪折羽翮更深不肯去殘燭照愁色其後音問稀王曆忽三易京口聽舟遠況會倚崑山壁絮語應不休旅魂行有適川途偶凝滯嚴城閉昏黑仰天嘆星河臨汝後湖宅獨醉不徹崇終夜苦轉側口高雙櫓鳴已近毘陵驛

吳門至涂紫峙

會期惟後過君話今到吳閶雁未來十載心孤三月別兩人天遠一樽開桂香交野臨風曳竹影添窗待雨伐風也視知表衙望芳辰抱卻讀書臺在閶吾邑有逢鈺目必相呼登北臺

發胥門

竟夜胥門柝時兼鼓吹聽櫓搖波動枕舟熱卧看星近晦月微白向晨山漸青夢中過震澤驚起望空冥

次嘉興

楚客迢迢獨放舟江南風物半銷愁殘星急櫓辭
吳苑落日危檣犯秀州醉里故城羅綺夜衰公遺
宅鼓鐘秋侍郎邂逅憐才甚問字無緣信宿留謂曹秋岳侍郎

石門感述

外史解蝶齋先生故治也其時余髫倚幼今已久歸宦寓而外家以貧不克葬悲夫

齊襟樓桑入越天石門回首義熙年銅符一命酬
書卷畫翼多春少基田異代衣冠如逝水當時城

郭又秋烟紅閒婉變從親日猶在盈盈十五前

雙橋道中

霞起遠岫明尖來絲雨急把酒看青楓梁帆去不
息

雨次杭州貨寓湖上

席重仝欲郭舟輕早度闕白曾聞越女青未見吳
山抱樹雲千桑臨湖屋一間盡開窗戸望終日水
潺潺

垂老滄江客清秋明聖湖雨來山盡失雲動捨仍
無歷歷浮查小沉沉遠郭孤東岩西域冢獨得伊
樵漁湖上獨一山樹林蒼翳云回回塚兵不敢犯

天邊靈隱寺今夕近孤燈客醉梁溪酒山思射瀆
僧空香吹碧嶂病脚覓紅藤無奈衝泥怯高峯負
一登謂頊授大師

登孤山

客窗徙倚窮秋望彷彿亭陰碧樹間細雨滿湖搖
小艇短笻一箇上孤山齋鐘刹寺人如在劫火乾
坤鶴不還再拜四賢祠屋下蒼茫身世動愁顏

留春渚

昏曉積烟雨乘潮迅江路秋風能娛人復挂片帆
去雲影漸離披石角稍呈露俯愛中流折仰馱群
峯互巑岏近悲迎突兀遠勢赴四圍疑洪波遽廻
出危渡參差富春堞杳寘亦亭樹豈知高灘內亦
有市廛處生困菰蘆鄉日想溪山趣對此心神舒
悵然行藏悞

桐廬道中

孤帆越桐溪江流漸驚急群水來上游混混走亂

石觸淺聲始怒阻盤勢彌激洶若海瀾翻我舟忽
飈疾城然礙兩崖逶迤未移尺盤渦旣螺旋跳波
亦聳立掀舵爭便風風微棹仍澁生事久錯迕艱
險從此歷沉吟看百丈裊裊牽秋色

龍游道中書寄舍弟

秋風驛路兩經旬絕麗江山憶富春水下浙東全
側注灘臨閩北盡横陳衰年不信舟千里故國偏
懸月半輪午夜酒醒中曲亂幾迴撫枕到蕭晨
搖落誰稱大布衣躬耕吟壁事全非年來隴畔惟

魚上鳥去天邊少雁歸月令露寒當殿殿風發舟
夜雨宿淮九龍山下頻回首不見滑虬出穴飛
在昔西林支遁夸茶香長日話湖山江郎已落秋
星裏天姥猶沉海霧間慘淡冬春舟覆上虛無終
古錫飛還燕風澄畔傳衣冷拄杖淡堂派竹班謂晛
山禪師第五句用船子和尚事
倘憶鄭官奉使年周覩兄弟足留連山倚午碧行
尋寺亭抱風篁半聽泉六段炎冰人易老兩依師
友事堪憐不知董相祠邊客馬首何時北指燕令詩

弟

發清湖

山店典瀟晨遺暑今始散陰森入叢樾俯仰上絕
岸雨收京飈外雲壓危峯半往來負擔會勞逸車
徒判越嶺何嗟崇閩疆倘霄漢回頭憐我僕脚軟
行步亂日斜投逆旅慰問更悲歎明發度霞關堀
勉逐征軺

江郎山

細雨灑征袂回轉崖坡間中天浮青翠始見江郎

山削成二高冢其下列岫環峰銳惜不露濕雲行
未殘上有碧蓮花開謝無人看秀色落車前倏失
又却還巍然更凌巔峻絕何由攀聖賢骨亦朽無
物如草菅化作石凌空萬古聳蒼顏

仙霞關

天窄不得垂四面山靈遅徒御愁跡攀色變白窆
嶺收脚躡危磴失墜戒俄頃奔湍常號怒陰洞未
暇靜參錯松栝林間以修篁挺力盡仍盤迴疑談
無絕頂萬象忽摧崩巍然俯龍井從來守在德阻

監豈要領祇今血賊休捫蘿散髮傲衰齒勞行役
斜日逐清曠緬憶舊漁竿重調理網艇

大飄嶺

我有棲遁思僻陋逃所向秋風度諸嶺日夕心眼
放已從霞關下更攀青楓上半崖稍危棧一徑裊
壘嶂登頓眛崇庳聰聽喜清曠盡圻入罔封壁色
忽殊狀喬林錯森秀爽㐲争佚宕流泉響虛照崩
石藏寒湨安得孤茆亭息偃托几杖此意祇茲悠
憑高黙怊悵

漁梁

越嶺昨行盡今程指閩鄉高嶺罷躋攀輿夫氣飛
揚星奔偕健步未暮投漁梁險風忽慘悽細雨絲
飄颺獨倚店門望我僕遠孫孫出門更礼首萬山
連天長崔嵬浮雲黑淅瀝鶩沙黃往來人漸稀落
日畏虎狼清歎正無賴僕至相扶將小屋鄰豕牢
編竹為垣牆爭食猛交噬聲惡播我牀夜分不得
寐攬衣迎晨光何似在家安展轉情内傷

宿漁梁

中秋明月夜將圓細雨隨風卷暮烟忽憶故鄉回
首望萬峯遮盡北邊天
嶺頭日日問漁梁到得漁梁意轉傷店裏支頤入
語稚孤燈今夜是閩鄉

建溪

風輿倚曉天白日動川霧船舷戛棧纜下瀨恐迅
去驚湍鬱漬瀑怪石雜邪豎篙工汗被體揮手左
右顧欹側避觝觸捎撇一綫謨須臾失走險蕩槳
如脫兔飯熟方㕦盥心神徐復故前途森亂峯洶

洶波又怒太息屢乘危焉能徑飛渡委身任險夷
定分安吾素

由浦城至建寧作

秋節又逢三五夕孤踪初入八閩天山高擁月遲
遲上俗異春燈對對懸逆旅主人供薄酒故園兄
弟在芳筵槐堂露下濤陰轉回首重關路幾千
城南南浦浦城橋橋近山城跨浦遙萬壑流平秋
蕩蕩千林凉動曉瀟瀟雕闌蛛網無踪跡古穴龍
宮已寂寥牧馬朋嘶烏鴨亂居人爭說戰氛銷[illegible]

居人爲予言如此

霧擁扶桑黯不開多年犀兕亂雄猜尚書節斧宜威下絕島戈船送款來何處鮫人傳涕淚空然蜃氣吐樓臺全歸郡縣天王地日落蒼山白首回

維舟日日青山下憶弟懷鄉感歎多歸夢那能超峻嶺空天原共挂明河秋晴稻晚催奴穫蟹壯菱鮮喜客過忽聽灘聲驚顧久數家燈火出烟蘿

南入甌寧險益增川途彌望石稜稜微開斷峽容舟落亂插層崖使浪崩放溜貪看翻白雪聞湍苦憶策紅藤晚來買酒酬三老回斡盤渦爾最能

登先鋒樓　樹後唐招討使李傑

旅懷爲恐向淸秋來上先鋒百尺樓鬼馬與時鳴鐵甲湘燈終古出鐔州東溪木落灘聲小北嶺風高鳥道愁能酒憑闌重惆悵霜天何日理歸舟

送徐桐封署子歸里

正愁短札無人寄得附君還喜又悲遠道此行真浪跡他鄉小弟最懷思秋高手失登盤蟹歸杳心傷滿篋詩到日幸過寒舍問西堂桂蘂發何枝

復慰二徐子

露下衙齋欲二更酒闌款款話歸程霜風飄灑梁嶺水驛微茫檇李城負笈經過無限路封書憑寄若爲情君家廉吏冰壺冷莫怨孤舟一葉輕

九日登明翠閣

衰年蹤跡人炎方白紵秋凄尚未凉放眼溪山將兩月驚心節序已重陽高城過雨催登閣疊嶂連雲省望鄉寂寞柴荆東海畔古槐殘葉下空堂忽漫投人遠徼來風烟千里一登臺虬松出石當

樓去雉堞凌空抱嶺迴故國天長鴻雁斷誰家秋好菊花開昨年兄弟寒河上日暮憑高有底哀

秋感

蒼凉滿目西風日飄泊千山南劍州地生淡杯空勸客天涯好月不銷愁烟波有夢通青嶂藥餌無方變白頭昨在華筵發狂態蘭香繡被此生休

吾弟揚州歸未歸江天蘆白雁爭飛萬山獨夜懷渠苦千里離羣在昔稀顏面凄凉垂旅槖心魂飄颯到親闈吟蛩切切秋燈下老淚無端濕敝衣

四山寒雨晝兼宵聽漏傳餐度寂寥渾臥雙龍天
漠漠峯盤小鷲寺迢迢愁思荻岸吟吳榜歸路楓
林夢浙潮一笑平生無奸兇布袍依舊颭風颭
遙夜心驚風怒號滿壺空自汎香醪客懶阮籍古
能慎官想王尊據失豪嶺樹千重迷驛道蜃樓萬
態走兒曹惟思一蕩螺江槳烏石金鰲策杖高
不見談詩螺隱生高秋風物迴寒城飄零小院黃
花色分陽潑杯白首情可有征輪看北上更無飛
雁到南平故人好起漳濱疾幾度河橋踏月行謂大

郵時公弟擬北行
丙子正月又抵志

太史樓船汎森茫雲霄使節擁恩光星懸絕島天
朝地冊授中山府服王萬里歸旌搖海日九峯蒼
客警寒霜家書在篋思相見一醉榕城雪嶺傍謂汪
梅齋

鑿江朔雪天寧寺日瘦溪山凍合時青鬓短衣寒
色重絳帷高燭曉光遲錐囊穎脫蒙殊遇劍匣鋒
藏感獨知閩海龍門生死隔關河回首涕交垂謂學
憲孫天開先生

送汪悔齋冊封琉球

率土歸王制光天煥聖圖森羅荒服闢藉在小邦
孤詔簡金閨彥恩傳玉陛符霜秋辭魏闕川路問
彭湖雲錦旋徒御星旄擁舳艫潮平禪海定波輭
興風無綵筆渴常戲仙山鶴易呼氣黃知近國烟
白喜遠逸暨節群龍伏蘭軒萬馬趨禮成求妙製
褒薄見名儒題石高華頂回檣實蓋隅外寧今有
慶將予更陳謨

星徐山甫先生

遠憶扶風帳來聽單父琴朧苗蕪雨氣潭水決水
心茂宰臨花縣名區指劍鐔孔公一月醉楊子四
知金案贖粗刪酢神明凜戒箴本非邊俗吏雅著
海山吟鎮靜何妨簡周防覓厥深撰針開帶懷挹
首對朝簪地少烟霞侶庭饒橘柚陰委懷遊廣莫
無意問升沉日想顏方少霜憐鬢久侵執經空在
昔落魄遠如今渺渺江蘆影迢迢塞雁音孤蓬凌
霧峽有弟隔雲岑磴險勞徐步杯寬教淺斟漸驚
殘歲序只念故園林節度冬廻斗筵長夜轉參好

香舒晚蕙清吹響春禽稷稷形徒搆閒閒道自任
當年空作計欲徧九州霖

獨立

初冬天氣始新凉紅葉山頭未受霜獨立日斜懷
故國無端身老落炎方盤飧海味官厨少舟楫灘
聲水驛長於越到今千里外更從千里望錢塘

因入都人寄保定吳僉憲大兄

留滯延津客蒼蒼上谷書關山悲遠道兄弟苦離
居冀北霜先凍天南水未疎懸知有家信只問勝

湖漁

旅次春客日低垂愧白頭所視無善狀何計有歸
舟此消□□更覺有山滿月愁淨樂冬已半今歲在

鐔州

小弟故園住舟期過北平人非甘作客事獨急謀
生婚嫁催衰老波濤撼縣城君侯吾骨肉感激仗
扶傾

和施當時草堂詩

南劍饒山水幽人任卜居徑香冬放蕙灘響暮歸
漁僻遠愛端少心神靜者舒眼看頻易主夏屋漫
渠渠

鐔州雜詩

三溪劍歸閣路入九仙山坝塿崩湍裏闌干絕岸
間異方空自到神物竟無還宋代遺碑石昏昏碧
蘚斑

絕磴龍山上空庭見一樓攀躋終不到筋力老應
休井里蒼藤下城牆碧嶂頭此邦真地險攻伐每
無愁

龍山山一半直上道南祠遺像衣冠古虛層日月
逝薄霜紅獨樹諸峰碧殘碑後死誰堪繼斯文實
在茲

戰艦初泛海驛馬久安槽水擊鵬雲大天低烏路
長論功從將帥請餉有封章莫令承平日王師又
裹瘡

選勝宜明翠秋陰引客登一松孤倚海千嶂互馮
陵水檻沉溪鳥風欄閃佛燈誰知入城郭更在最
高層

至後南平雪人言往歲無紫崔天一色青草徑微
鋪蓝日迷寒望廻風犯酒壺遠悲東海畔舟楫閉
重湖
聞說西郊外蕭公洞壑長鬱蒸猶挾積空翠盡霑
寡日月窺中界風雷出南塘凜寒難問道惆悵失
炎方
山多名不辨上殿最高寒磴絕行人少天晴積雪
乾僧扉依水末齋磬杳雲端鎮日牽塵慮深樓羨
汝安

城隅施處士亂後製荷衫春母催儒筆迎賓自荷
鋤野風吹几樹落日對巖巖相過無車馬門前草
不芟
寄舍弟
封書寄汝向大[illegible]獨對蒼山欲午時十月家鄉寒
信早七閩氣候烈風遲閒巷小院飛蝴蝶被酒空
房數抹桃苹律萬峯高人漢不須覷縷話歸期
同毛蔚盧吳陶泉過施當時草堂
冬深閩嶠風纔烈照月霧栖損客顏偶挈芳醪尋

勝侶因過舉館看寒山城樓下帶烟灘黑關道當
合雪樹殷見說斜陽更清絕大晴仍許叩柴關
登龍山
睥睨連山南劍城道南祠畔遶山行四天崢嶸三
溪小一壑樓臺萬木傾磴草過霜浮日氣水門通
竹走泉聲諸言東望閩懷抱塊壘乾坤正未平
至日
至日占農事宜霜喜歲豐天南舊爻白未必故園
同

[illegible]
嶺外春光早倚人正憶家不須吹折柳昨夜落梅
花
王引偕之遊谷百所後
記得爲秋歸思濃東溪一望路重重誰知腰盡人
猶在又上皆櫻有九峯
歲暮
別家將半載爲客過千山酒渴開朱橘看新鵬白
鵰友朋詩賦外心事去留間待到春燈後楫裝示

自遣

累月家無信愁懷撥未開泊船初泛菊祠竈已殘梅易送流光去難逢好客來幾時迴短棹洗眼望漁臺

風前趨庭日何如浪出遊萬山圍絕域雙淚落征裘老異經春盡深邊寺歲愁柴門小兒女願盡望

扁舟

寂寞年光去歸期客白壁山城無遠浪冬樹有繁花不睡愁更動思春暮日斜五迴南徼月清影到

貧家

偶然作

生平送別偶相笑飢百懶客奔傳獨半杳酒頻有餘運條衣兩歎果月與我疎間閒飄素髮輝撣燈紅爐向夕暗酒從與我友俱闌宴既遊度豪氣亦未除不遂裴叔則誰念孫季舒

日出如春聊片雲更輕風蘭蕙含新意蛺蝶遊房櫳羈栖歸思繁鬱紆吾道窮譬彼陰崖冰不受陽光融元化無岐施慘舒獨難同亞英白梅花茶

滿檐東亭午磯薄絮桑蘇山陰中舊曆除未竟衣色在遠空枯薪莫漫束留以溫薄躬

除夕

惟餘弱女共因依弟姪諸兒海縣邊身在二千餘里外心傷四十九年非便逢春色惟增老永負親恩不用歸獨向燈前繙玉曆酒痕淚點亂沾衣

西齋甲子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新安程道允載錫選

元日

元旦今年半創州殊方風物使人愁視朋莚笑栖栖客兒女虛疑汎汎舟入手深杯還自覆凌容高嶂幾曾遊朝來獨立龍潭上不見精靈見蒯緱

漫興

九日柴荆信春來始得看幼兒書近事小弟去長安劍短龍吟細霜濃雁陣寒所期恐不遂行路似吾難

閉戶聊呼僕開囊試數金千山來處遠一鳥去邊深故國生春水貧家滿客心早知懸行日愁緒又重尋

將去南平感懷有作

游子輕遠道金飈走關山心想如轉輪側力影響間古歡豈不期高義良獨難孤張素絃琴寥廓知音歎品輝中天月往復明我顏香嶂四維交焉依

六翮還

南土律早暖正旦楊柳青桃李斬斬葩寒梅久飄零殘鶯如昨日暗天遠回星蝴蝶栩栩飛穿花過前楹盛年不我再義馭無暫停身名假蹇餘老大忍伶俜

我今不自揆衰白思用壯夢中轉昔歎陳人並無恙萱草榮北堂瑤瑟坐相傍不知何年月祗覺形神王魂交諸境真心關百慮妄欲爲凌雲翮一會高風颺

日坐山泉中衰頹脈登覽閉戶繙書詩不覺逐萬感家鄉渺天末春望積陰慘淹遲自節戚起行視西崦君子慎素履世路方習坎

久住恩眷眷出門常恐遲殊俗如荒村氣候又不時冬暖長陰單春雨裘更披人情頗相似憧忽變所爲今我固決行請與儔侶辭山川浩以長能不感睽離

雷

今宵兼昨夜雷雨未曾開出地搏元氣鞭雲碾亂

山連窗漆颯颯灘石助潺潺龍女猶憑險無心縱
客還

夜雨不寐

闔天嵐氣盛雲起即隨風遠道春山外衰容夜雨
中子錢何日謝婦班向年空淹泊斷高卧朝暾望
海東

上灘

許許方齊力砰訇又却翹怒奔神共壯亂卷意兼
哀虎豹銜人落蛟螭出穴來只疑驅越地未受禹

功開
石伏初愁淺瀾回已洞流風颭搖地脈人鬼用支
心驚嶮岑浮雲高林自抽陰途危翻失笑[illegible][illegible]
黃金
不較回龍險名灘入大離下崖爭暝壑百怪舞容
波滾滾蟠舟住錚錚與撼摩長年筋力盡愁汝數
經過
險設眷崖真危臨素髮前霹靂艦絕境孤日濟高
天浮世更多難餘生應自憐拚將書劍負伏櫪老

湖邊

泊艱前去浦城四十里

已歷川途險還看雨氣消微雲飄日脚薄霧起山
腰道思霞闊近視朋劍浦遙僕人相聚說登岸在
明朝

旅夜

灘路舟初別山城客暫停細風吹壞壁高枕過繁
星老覺衰春與愁如昔夜醒柴門何日到妻燭慰
飄零

浦城有女

燈火過逢穀始花十年相傍在人涯思人客子在
堆笑聯中兒郎閒波坐泛園泉流谷情母奔風舟
使人遙家漢與城外回頭望滾滾躍波々照斜

由漁梁度嶺至清湖登舟作

徑亢車塵下崖頃手欲攀忽看諸峰伏始覺一身
尊縹緲呼仙馭虛無倚帝閽此中難重過歸向故
人論
尚憶初經日都忘此路歸山深留夜色壁裂滿[illegible]

瞑漫水平仍激高花遠似飛蝶來重續好亭午垂

春衣

一路籃輿穩微吟不覺勞異花孤絕磵危石困奔
濤地底人家小天邊虎穴高欲留窮勝舉何處覓
吾曹

瀨短還鄉路因之滅客愁關門今度早峽口向來
秋月落羣雞亂風生一虎遊長朝三片石巳插碧
雲頭

出險心何慮憑虛首不回苦遭青嶂束笑指碧天

開窗雨雲中去帆風樹杪來鹿濃舟更便晚飯與
悠哉

同侶相看笑禱知各近鄉吟詩存歲月作計度關
梁下水船何疾兼程日又長獨憐榆苑客風雨別
江上非山自峽口氣石實藏不見

宿漁梁

歸心日夜傍吳關八月征人二月還細雨漁梁仍
一宿明朝真過浙江山

見燕

保安店裏客匆匆忽見兜喃燕語風我家遠在塞
河北怪汝看人到嶺中

舟夜

富春燒發錢塘住帶雨羣山一半開永夜潮生舟
不定客天雲過月還來裝輕也自愁關吏興盡奚
成負越臺猶恨六橋桃李樹多年戎馬未重栽

花朝

日出雲俱盡風微棗亦開客思同舍酒家少異鄉
山海色吳帆外湖光楚岸間清明歸未卜上巳會

能還

見關寄周方山

客路三千里吾生五十過封書當寄與送惟渡黃
河別緒經時積羈愁此日多關梁方刻令罷君太
森羅勞觸真如紙中空實類犢髮毛春變亂筋力
歲蹉跎短策鐔州驛扁舟劍清波崖猩穿虎兕灘
惡脫竄蹤覰串頻嗟若飄零可奈何壯心虛破激
衰氣易銷磨兄勞君憐我身名望匪他物情輕白
叟世眼愛紅娥影靜垂綸坐聲哀扣角歌悲歡高

宴燭疑惑薄田禾會面塵憑夢看雲似抱薊朱公
無處問回首痛鳴珂謂宋敦甚

呂城夜發

已自不能寐況當柔櫓搖舟明推短闕月小上殘
宵春草南徐驛江風北固潮芳長寒食近應向旅
魂招

家近

望裏家園近愁中道路長依人來顛黯為客去洋
洋隣日暹江色春天散雁行斯遊曾險絕倚棹懸

悲涼

登觀音門樓

早泊仍登陟憑高到此間風聲秋樾斷雲氣晚沉
山刹雖森峭有橋危險自明從才與發地惆悵休
陵闕

示寓僧

瓦官自下城西寺相望長干數里遙半世驅車迷
此路新秋游偶偶前朝燈歸丈室鐘初定雨到雙
松寺漸消邂逅淡公如舊識泊船須記飲虹橋在橋

江寧縣西南舊名新橋[illegible]

和太倉家興公兄韻却寄六首

與兄握別今三歲電轉流光苦不停數到多艱長
偪側身行最遠即飄零江光亂散吳帆白詩卷全
滯越嶂青回憶客途蕭寺裏殘鐘寒鼓夜冥冥
脫帽燈前短鬢稀濃遊時節過知非鷹韝縧鏇虛
能擊鶴在樊籠定不飛痛飲尚堪支少依微吟差
可避癡肥霜天客散樓頭坐那得情人忽款扉
揮手金臺鶴鷺羣東華西掖迴塵氛臣今閉戶應

如黔君但登科莫問貧作漸那求難老藥心孤不
信道窮文師嘆歲暮生涯況為古尚天涯薄雲
何物吾生耐最能悲歌哀情與年增秋船伍相闕
避雨春店場姑嶺下燈也擬一竿鸞釣叟無端半
似失山僧返家萬事來相命烏兒塵覊久不憑
孤城水合白漫漫寫就家書與客看江浦去檣曾
犯月薊門歸騎早衝寒貸錢剩辦枝梧苦得酒為
監意緒覓小弟如哀兄六十般勤推有勸加餐
此生多分類鱗栖西崦蒼苔夕照低好月誰家試

桂子中年獨抗夢荆妻受金謗東雜逢魏鼓瑟工
多竟惱齊眼底交遊搖落甚愁吟合伴夜烏啼

帆別友行繞膝承歡非易得休輕愛日濼浮名

六日飯徐槐江所丁字過李木菴飲

飽飯圍棋坐小樓招呼又（飛來急雪遮殘日灑向衰顏亂白頭送

餘寒氣重飄春已帶夏霖愁紅爐高燭傳杯飛斜漢橫空月一鈎

家鄉署有西泠之行因懷越中山水

雪消江草動春流江面微風蕩客舟此去爾應尋勝迹向來吾已負高秋墨霜古木南朝墓蘼模清曝越女樓聞說六橋花滿蚸守臣辛苦待巡遊

夜雨

小樓燈外雨似寫打窗頻斷酒難禁夜增寒不信春故書愁細字微病得閒身博塞無城客馮陵易及晨

夜月

寒色晴仍重爐光薄漸無空庭澄淺夜皎月靜高衢烏鵲南枝少星辰北斗

已半清影坐圍爐

喜晴

二月夜雨九廻涯濕沙帶雪何紛紛朝來似減雙鳩與已有疎風吹散雲

相君故第全奏作春日春風觀劇場兒童看天欄慶喜走報鄰家小女郎

題畫馬

驟蹀風沙汗血駒浮雲追電世間無自來俊物超常格逢著眞龍莫按圖

無題

蛇豕紛綸入漢關九重龍駕去無還春風誰灑橋陵淚吹墮乾坤鹿馬山

自歎

自歎身何事勞勞有歲年見新悲白髮憶舊泣青天暮色渾無賴虛名只偶然血垂方壯日家慶夜團圓

偶作

已賀承平日初栽列鎮兵弓刀爭奏技老弱不歸營執指荆扉返仍求黍地耕從來拳勇士饑困始輕生

鴻研齋賞梅

雷雨喧淙夜花繁打不稀百年庭際發一片酒邊飛醉月憐前度銜泥恨早歸枝頭多數蕊留待受清暉

去歲吳船兩江梅已盡殘暉如萬里外不得一枝看滿樹思鴻研垂簾疑鶴冠深杯對香雪又送半春寒

春寒

兩月可憐殊未晴愁雲日日覆寒城中洲水漲鷗鷺亂野渡人低鴨鴉鳴着屐無人攜酒榼催租有吏到柴荊不知底事應恆雨劉向當時論五行

春殘

風光晼晚又春殘甚雨能生禾黍寒對酒始令霜鬢失逢人真作布衣看地連碧藻蟾波濶天入紅塵道路難早辦得收粗飯足更休西笑向長安

黃四種二來有懷羲文

端居蕉萃思朋舊與縣誰來慰老夫川路斜陽雙涙下草堂今夕一愁無家貧倉卒稀華饌市近頻須易滿沽醉裏相看忽惆悵新門歸客在窮途

送舍弟之泮上

強起扶節送汝行晚年分隔萬重情竟非趨鯉辭親舍會是騎驢到帝城多病老兄惟閉戶沉波薄宦又催耕可憐高館深燈夜把卷仍求此世名

潘二廣思寶刀歌

潘郎年少風格高開口談笑傾我曹秀眉白皙勝好女有力如虎真入豪樓船將軍汝舅氏血戰屢著荊門勞郤過秦沙喜宅相解贈　先帝早歲御

賜名王刀名王愛刀復愛士將軍勇決方孤標遂得挺援橫行恣殺賊至今銛鋒紅潤皆人膏寶刀忽落潘潘郎手摩娑宛轉必在腰楚客索看把相示脫鞘颯颯吹霜毫鐵鏤雕鏤工力費芒鋩出入精魂飄自挂床頭度清夜星斗慘淡無人操室中錚鏦聲自作鬼物崩迸風蕭條君行懸印向萬里勁翮一刷無秋鶚其將此刀隨任使揮斥六合誅奸梟削平禍亂藏不用和鳴玉珮聽簫韶

同魏伊萬李大村宿港口惟心菴

天末送殘陽閒鐘駐小航依稀弱冠日夜宿此僧房野外猶風勢庭中漸月光其論今昔事悽絕滿頭霜

適齋看牡丹即席作

草樹高齋滿開花到牡丹果然群品下不信一春殘夜色舒華燭天香散壽寒懷人憐昨狀此會喜同看（時汝正方自齋歸）

贈別黃臥山

世覺多吾黨相逢歡未休此會真是病到處不成

遼漢懶先臣淚江花逆旅愁若爲淹兩月垂策轉空舟

斷酒

飲酒病如無酒罷病却有終朝苦烍肉唇舌焦欲朽脈動心亦悸淡夜反側久侵旋轉酣寢日光滿東牖昔長氣悍忘假寐垂白首故人索詩筆遺失常八九身老減精力況復酒於酒一日半日臥萬事落人後呼兒羅杯箸敬謝道語曰清秋病倘愈重許謀升斗

哭家退菴五兄

平居牽世務不得常相親一月君在床求醫空紛綸魂魄寒胸鬲傾寫固靡因百藥試罔功萬古哀已集君長我二歲歲序馳飈輪餘生能幾何物態故又新達者知禮意鼓琴歌反真世不乏此賢我與君何人臨尸直號叫返舍畏酸辛

前日問君疾把手道所苦昨過君無言一宿訣終古生寄死乃歸蝴蝶飛栩栩子孫自賢愚田園互賓主無事介君懷逍遙棄塵土惟念少婦存繞床

遺弱女恩惜提抱汨淚下如東雨

夢夢涂淚天仰視涕垂面老壽滿眼前斯人不復見未流下江河砥石賴賢存見用躬若免當仁躕無旋終成謀友朋心力難知倦飃集來是愁人亡痒鄉縣道路相覷呼骨肉劉斧恣荒荒末夏初慘慘白日轉魂氣果安之應依兩楹奠

贈李大村

我性畏禮數交友喜朴真不知主客誰疾視拘忌人文章雖小技閱歷經苦辛心賞方歎嗟意拂坐

指陳瑾瑜不輕貨務使瑕玷分威黨多賢達君子
平生親弱齡迥結驩俯仰三十春箴規愧遺佩年
往如飄塵
攻詩酬組姑觀串多鄰比獨以情性爭追歡若昆
弟及爾同堂兄弟跡復齊齒每奉我母歡列筵進
芳醴文采妙談言先君尤爾喜常帶雪月光雜坐
梅花底傾倒必盡醉中夜不聽起風景猶風昔衰
老今如此
朧月一悲吟櫛陰頹東陽遙空霧靄積正色疑蒼

茫雜色出後飛鷲羽哀鳳凰神龍挈金鎖鯨魚遊
戎幅大帝昔貞精刻星辰輝光鬼物夕出入既飽
猶爭營厭路絕帳迹閒道併擒攬風心恥像譬古
琴久不張行求登山橋惜乏浮游航君身有羽翼
時躑躅懷高翔
懷俠見事遜余猶遜其智君也機敏人氣戲何銛
利利鈍不相若好剛則無巽而君乞下急而亦爲
細事昔賢恒佩韋柔克有善劑君存萬葉昌非由
肅殺氣神聽終和平求友嚶斯義

喜晴

吾土本塗泥諸湖爭灌沃皐天無陽燮霪雨亦荼
毒塗游波游漲魚龍雜登陸臨指二十載民生日
以促最恐芒種交礎潤氣早源有雷不肯震迤迤
水中伏遂驚陰飈發長空洪懸瀑貧家少乾土終
夜怨破屋漏能傷人豈惟鬼假哭畝畝如鏡平
元元能生育今年端午後節物黃梅熟又聞般其
雷欲狀翻纖疏風忽散濕晨朝見清旭川澤所
細縱吹角一驅逐臥病蘇煩鬱臨窗豁心目落景

蘭齋二集 卷 十 紫華山房

猶揚光閃曝過鳥腹南亭波底明衆種來小僕三
時尚退避天運若轉軸東村有高隴倚賴且飽粥
他日開新河何由避洊菜君子守定分達人貴知
足瞋溢兩蒸蒸倚仗若花綠

別黃三叔威

病裏看君去孤城細雨中强行憑一杖緩捉當雙
童蠻路恭沙便鯨波楚塞通年來生理困莫累白
頭翁

病中作

忽忽晝惟臥陰陰夏轉寒力衰憑有杖客至恕無
冠六氣能生疾千愁失自寬晚晴猶把卷斜映隙
牖看
自顧如强健沉綿力竟無前因僧是伴宿孽酒爲
徒空腹三餐廢明燈一老孤平生就述作衰朽歎
微軀

雜詩

臥起何聊賴閉門夏日長無錢須獨坐有弟又他
鄉梅覓稀天雨蘭方吐國香老身蒙酒病不復憶

銜觴
兒長看登麥徒將幾斛歸半年饑夜濕盡室收存
衣雨日空飽靜鬧鄰小婢肥故人多憮悵誰憶開
逢妍
忽得那山信移官實駭聞世方珍厚祿事豈預明
君過隙奔駒影浮空散日雲乞休先有約從此慰
離群（湖英說老人見）
故家遺業盡老態逐時新僕大須求婦兒窮莫傍
人形容存黨歎詩賦市兒嗔宛洛黃金貴生涯合

隱淪
年年初度日五月此流光耗稍衰翁嬾迎神小女
忙市頭過百戲水面想千箱極樂今生絕親顏在
北堂

與盧岳修

三泖鱸魚好先人舊此遊江帆停近郭梅色帶滄
洲何日追隨去清風信宿留兼看黃甲大手擘坐
高秋

小暑後大雨連日夜

蒸汗長炎暑頓雲莽莽陰萬霆爭撼夜一雨條成
霖遂有輕寒至將無高有沉乘龍滄海上呼吸鼓
垂濱
鳴蟬何處去鳩婦喚當門甚雨涼先動徒晴午易
昏不成行夏令那得似秋村側想淮波漲生涯更
莫論

寄惠臣叔錫時方儐客

今日離堂上關心更兩人病除仍散醉夢見定生
春小艇寒河浪新城狹巷塵幾時高燭下飛送酒

復雨

明月在天未落日西簷頃怪雲墨色夜來小雨晨漸稀停午翻然颯颯忽纔賀晴乾又陰晴東家帝幔風吹濕擔金考鼓祠城隍中道旌旗莽相失里舍兒女坐愁怨稚子倚扉不能出俄頃人散雨更簷蕭尾頃流何索索水田圻高只三寸纏綿汪滿生哩誰老夫前夕拊掌歌喜晴反嗁東牆又難得

宋旣庭廣文復得石硯歌

世間故物當寶愛李侯石硯開其名城南女墻臨淮水崇臺步月敲且平其東植竿號文筆秀挺天半標枝撐蹄踏用意製此研嵌入研覺同生成雲霞滑拭供揣摩風景對設觀者羨是時萬曆初御極到今百度寒暄更滄桑反覆人代換陵谷遷徙神鬼驚文昌埋照失東璧紫禁藏寶空西清蘭亭秧帖米公石道傍變下與蜚輕吁嗟何物不流落吁嗟何非無飄零豈知此硯在小縣亦隨淪喪京周京草莽一擲誰更見者老歎息思典型宋侯文章海內伯折節謙鐸來荒城慨然欣述多古意開覽學舍開經行壁實黯慘想乃在泥汙不見山客青形横後生笑質朴磨洗初日增光晶往聞樊侯古墓下劍鋩十五衡寒星佩子無知拙工惡投畀夜火鎔鏗鎗吳公繞指落何處工部悶鶴空有亭誰知此研失復得必逢哲匠精始呈宋侯文藻擅高詠李侯風義昭前銘藏之頻宵千萬祀令人常憶兩先生

卽事行

六月二日黃昏時日落炎威尚如煅黑雲神光湧西北雷車轉轂行不止須臾雲動又無風有聲非雷出雲裏海若奔灘懸急峽遠挂蒼龍吸海水倏忽天亂雨莫測抑望空天見星紀蠻蠻一半宣淵湯滾滾直向幽都從側闢淮北苗盡槁旱魃徙步走千里飛齊穀價俱不賤三兩白金兩斛米中原在昔無群盜川竭地坼餓垂死梟雄一呼皆景從昭陽殿中入流矢自古亂賊生有由潢池弄兵迫不得已只今海內少外患殘孽掃蕩邦國喜信聞

日起寒灰稻粱誤喜家纔足升斗重愁費婢催北戶南軒雨點斜竟憑風力惱貧家囊中著述非無草架上金銀似有花掃地獨悲空猿稽漏天終恨委龍蛇泯泯疏鑿功難俟來往徒聽使者槎時忍冬盡闕

揚州客舍雨中作

來挂蒲帆趁曉晴客亭人醉亂星明空天又苦流雲氣高枕重教颯雨聲三日翻盆添幾尺千村連海撼孤城鵝衣魚釜尋常事莫訝前賢昧養生

邗關遇福清公

空江虎阜船暮雨鶴城烽不見纔逾月相思欲判年去霄他日路波浪此秋天又作羈驅客逢公一泫然

可歎沉災日軒車去不停啼號誰撫恤井邑颯飄寥苦浪青苗雨霜風紫塞星漸多鴻雁響凄怨最難聽

公去誰知已蕭晨搔白頭欲爲江海客苦乏稻粱謀滾滾浮雲送蒼蒼薄日流虛名竟何益寂莫待千秋

清宦裝囊罄重關道里遙何人能緩急此義只蕭條仰屋不相報銜泥空見招床頭有孤劍拂拭向風飈

送李展負歸

獨作兼旬聚言歸我亦愁田園艱半熟風雨失中秋反舍先修屋因人不買舟寒河張帆去直到郭門收

贈朱西柯

暑退隨秋淺天寒日決漭風追雨師急潦落江河長客子拋出不衝泥見君竊過逢得酒傾愁寬一日蕩所恨隔重城初燕作歸想朱侯最愛客留我恣歡賞梁棟四本堂鋪砌梧陰廣白晝滅炎熱晚色尤曠朗夢廻境益妙靜後心惚恍不辨夜如何一片秋蟲響

三宿出城去炎熱不可當明月政張弧空庭俟微涼不如浮雲來忽失衣上光恐復沛大澤浩蕩摧中腸俄頃漸解駁半壁開清蒼罷酒坐淺夜憶汝

花間堂疎影正覆階晴霧纔滋芳好景悅我心似有輕颺揚會君且初度招我同舉觴如斯日行樂年壽殊未央

宋既庭廣文九日登高招飲

波濤小市渾無地景物孤城尚有樓霧裏村墟何處哭霜前鴻雁幾重愁隹辰誰使萊群盆短髮從教亂晚秋岍柳漂搖籬菊盡憑闌焉得暫銷憂

夜起念舍弟在遊

群動發宵寂虛堂一榻清霜鐘能破夢爐火自生明小弟何村泊孤舟向海城北風吹不歇烏桕峭帆行

待月同根齋諸子作

節序遲霜信招提敞法筵百靈羅靜夜孤月側空天露下禪枝濕鐘殘老衲眠談詩將數子散步廣庭邊

秦興張舍人因將入都招飲舟中賦贈

江城飯罷思前約行到紅橋又却迴入寺始聞車騎至蕩舟還趁管絃來堤平水痕晴初落園閉秋

花晚白闕請客酒闌爭奏伎膺鑰迂拙獨徘徊

城東旅舍過逢後橫月江聲別兩年落日酒容紅似舊西風衰鬢白於前花收橫吹沈螢苑水足高原富雁田借問君家好臺榭向來嘉樹可參天

李吉四來自徽州以遊黃山詩相示

燈火城扉夜尚開霜空動月轉樓臺人從紅樹江頭返詩自黃山畫裏來剝緒可憐成隔歲禪關誰解送深杯朗吟佳句清鐘動夢踏蓮峰到曉迴

為李秋水挽其友李儀及 六合人侍郎敬之姪少孤撫弟成立以節義相期生平無一語及家事易簀時顧兩弟曰我方思對汝二字耳因命書天地君親師忠孝自立十字其弟仲以根蒂二字慮即贊而書之孰大六

不逢遠海傷心客誰識荒江孝烈人郎世年華纔盛壯平生衷曲最酸辛蒼天星斗歸長夜白草乾坤失好春垂死尚論忠與孝便於泉路侍君親

贈李三十兄壺公七十

神宗昔季世倦勤以多門雖懸日月光已讓風塵昏先生生其際秀挺三公孫將壯欲飛揚鷟沙滿乾坤青衫隨手裂掃軌潛灌園吟詩結古懽伯仲

吹篪塤大兄謂平菴獨標正始格務使正風存洲明藤
蘿月綸挂蒹葭村發聲時一一悲調苦雲爲乜食薇
愧有餘敢忘相韓恩孤懷竟寥廓歲序六馬奔髩
髮蚤霜波濤蕩丘樊親朋廣陵任棲託衷情溫
疎狂遠權貴介特無攀援蹄然大雅師宜據皋比
尊小弟豈異人中外同本根風業提命惠頗受攻
錯言來與良辰逢喜預醉語喧模餬擲黿帽少長
頭俱髡七十勿云老往事尚可論陽和待策杖海
嶽開朝暾

送汪二左嚴之官沛縣

我歸尚無時君忽挂帆去雲氣劉李城海色淮陰
路廣文官曹冷微祿聊行素翠蓋當車翻駿馬送
徒步問俗大如何魚黍還易具興至命朋侶誰備
稽阮數
君無民社責官閒饒篇章懷古登沛宮浩歌慨以
慷千載赤帝子置酒戀故鄉父老爲歡樂悲來涕
沾裳至今風蕭蕭不絕芒碭傍猛士難再得浮雲
空飛揚

送張三兄因刀北上

舍人執我手言將遠爲別霜天何所之去踏長安
雪長安闕庭青漢邊諸公貴人多少年淸旦程書
獻文賦　至尊側席方求賢君從早歲擢高第起
草明光未稱意十年棲遲江海濱一枝濡染煙霞
氣我緣世好遥相思與君兄弟同襟期郭外幽蹊
飽遊歷旅次敝袷頻追隨涼秋襆被落佛屋畫船
招我紅橋曲枉索新詩向客誇擢藏坐惜頭毛禿
黃葉兩晴駒在門臨分不覺傷精魂故人騰驤並

掣電赤汗獨流風沙昏因君問訊念門交[illegible]大學
士尤苦憶蘭臭愁吟卷帙增幾時爲我寄書已君
今入待詔蓬萊明好班聯頓不派白面符五來到
大是我來湖作酒徒

題李古四黃山圖

憶年綴遊十二三使我尋山謝人事受書受讀禹
貢書岷嶓但喝橫胸次者古頭些非紫極好遊敢
向嚴師乞旅僑中堂看畫圖心飛海岳蒼煙際束
縛塵緣幾十秋垂老始鼓炎方棹布帆飄飄犯赤

亭路盡江山删清麗車前忽落三片石鏟削信圭
半空翠南浮建溪下亂灘浪蹙崖蹲錯芒銳虎豹
攏簇黯淡天一葉倒追疾羽逝脫險乘危苦樂交
手指目送形神敝恨無妙筆圖寫辭繼有詩篇不
能似李郎項從新安來空衙訪我蕪城寺入座便
說到黃山典衣聘作登臨計同行喬子詩更勝一
月酬倡富清製貫詠吞壁近作工此役深知稱君
意廻翔含笑欲有言呼童取書發行篋展開乃是
黃山圖旅屋千峰萬峰出孤懸竦峙體態殊丹青

粉墨供染細能渾月夜爭輸眼始信天都奇怪異
鋪海雲翻湧日光蕩滌散成縹氣古木蒸如松
樹多虛窈惟餘石筍陡巖滿谷幅幅攝生絕境倚
空雄觀而為我更使詩所經絡蕩情瑰瑋愁思我
行蹤越久陳迹蹤目惆悵如未至美君攜得此圖
還黃山雙蠡入間世就中一幅尤酷愛請君別寫
能相賜草堂暫汝舒心神憐吾幼抱躋攀志

簡與聽翁

冉冉流光去悠悠旅客孤歡娛行迹有少壯夢來

無起晚成淚態綺多愧酒徒三薦懷往事飲饌取
長途
遊豪君能滿他鄉應自閒詩留六祖院畫指百蠻
山珠海看帆下花田得研還舊承公子餉重惠倍
開顏

朱雲卿雨中招集四本堂

款戶聞相命拋書意特忪踏泥穿柳巷脫屐上梧
堂愧飽江魚味貪看畫燭光多情留我臥緝被暖
生香

西齋丙寅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天都吳　禎楷士選

元日

凍雪隔年在寒城元旦晴力衰難再拜親遠若前生消息金丹斷形容玉曆更舊知天意薄不敢話春耕

早起疎鐘報羣星滿碧霄雪稍進野澗閶闔去人遙白馬甘河伯黃熊蠱帝堯怕看南浦上柳色到

新條

自笑何生理蕭然欲賣文艱難無盡日前賢豈浮雲高義不可遇古人容復問向天傾怕酒然醉信陵君

同李千鶴攜酒過唐若淵舊時居余舊書屋

陰久雲初去陽斜客乍來敝廬看友住老樹問花開竹屋猶通徑秋亭已廢臺栖遲回首地沉醉夜歸來

忽忽

何年作壯夫忽忽寸心孤肉減筋骸痛顏衰藥餌無波濤荒晚計歲月送微軀只愛閒吟好詩成病亦穌

簡吳愈憲大兄

經旬兄弟聚歡稀正月餘寒閉曉扉百歲流光駒易過千門春雨燕將歸泉刀絕響安蔬食兒女成行困布衣稍待泥塗吝散步放言終日對忘機

春寒

雨雪無時歇泥途惱殺人窮宴全輸晝京冷不成

春菜把稀尚藥魚柘凍紫鱗中尉斷老姆味薄太頻頻

十二日招朱吳兩廣文北海大筱諸兄弟是日飲讌

端居寂歷動成旬興發邀歡不似貧雨雪打扉聯昨日龍蛇開戶及今朝花朝恰喜高天霽草草帷饒滿酒春未滿坐中拚醉客牆頭招手與西鄰呼夕若雞共飲

沈天衣入都寄喬石林劉後齋書

有客京華去因之問故人别來官並貴年往事[illegible]塵老境于今窄淸門祇昔貧獨饒頁夜醉慾卧海天春

染鬚

更無些子黑服食悔今遲小婦汗雙手初宵染亂絲眠須防擁被坐已罷支頤何用憎衰白吾生自有期

和宋既庭廣文古鼎歌

宋公示我古鼎歌歌聲鏗鍧氣崔崔儼若宗彝在淸廟有文典重非時作歌云此鼎久閉藏模範泥汙余窮尤不遭徐生能抉發豈知舊列菁莪堂三十餘年入鄉序菁莪蕪沒堂何處乾坤劫火萬事非鼎乎淪落誰相顧腹上稜稜字不細鑄者御史神宗世文物聲明彼一時摩挲却立私流涕芟鋤茂草宋公來已磨大硯驅氛埃又向糊根出此鼎故物必復皆冥闢而今位置高齋上晨夜香烟挼几杖土中寶器未便無仰面看天黙惆悵

季春二十二日暮登舟明抵召伯過附二[illegible]

來四首

過雨青蕪上明燈碧水隈四更春郭報一葉夜風開長路烟光送貧交酒伴來比隣如暫去誰爲具

梅墅

飯罷過梢去畦圃問主人晩風蕭寺路高柳曲塘春遠見江峯色集疑數甫扆斟須小坐不必賞

遠頫

封久天難暮始知春晝長饑憑烏几睡閒看燕巢岫對客誇詩卷將孫出畫堂屢催攜襆被來卧老藤牀

落英盤餐出分壺酒味兼燈花杯湛湛風露夜厭厭改令新能好爲臨觴敢議春來今日與誰爲老兄添

爲吳聽翁謝轉運崔公韻三朝詩板

有唐陳王風標格初盛時開元大曆去季世漸以衰感發非異趣結撰等苦思嗚呼流極餘賢聖焉能逃三統已殊向運會每潛移人生情性出眞素關竅奇形模詎必類本始同所期火傳不擇薪

淡皆春枝而必判取舍識者能無强名埋載大雅
維宋其隶之凌厲萬夫杰姚治絕代姿𡨚數則古
懷祇成今人詩君看盲腐後艮史爭道𩧐不聞左
與馬後世能兩為文獻富盛明張皇周蔡師漢文
唐詩下一切胥遐遺風格雖甚高乎允弗敢知所
感今之人宋元互相推謂唐焉用學學之徒貽訊
偎薄自矜工轉見託體卑先後終兩存奚病合與
離卓犖吳吳與著述學士貧手羅三朝作博綜絕
妙衡固將纏軌正非但藥舉肥惜哉菀琰鍋質錢

行歸承使獨長嘆芳辰鴛湧其明公岁山彥間
此心不怡分倖俯頃間故物仍在斯吳興昌且泣
作誦揚光輝好詩將厚意萬古文苑垂

輓閻三分刀

柳色殘傷路城陰古渡橋百年君到此。萬事盡無
聊。病榻删誰問愁魂帝不招餘舊時月清夜照
蕭條
有分稱新鬼。無緣負舊鄉。一官殊慘淡二豎枉譸
張可歎寒天別誰知異地傷春風木波惡莫憶渡

滄浪

舉酒屬淚九

喻汝黨華子。如今失路人。一貧眞到骨。十口向誰
身。春潤妖姬粉。花霑駿馬塵。好憑沉醉夢。夢醉往
時春。

熊既生來

郡邑滄江遠客顏白髮新忽逢千里客為別五年
春暮齒猶多難他鄉只自親書齋斜景暗久立最
傷神

金大夢上送羅二之關中

罷官何足惜去路慢亭雲客路誰同醉。春城此送
君。到潭龍不見過嶺雁無聞身世吾俱老相看變
夕曛

不雨

月翳偏能淨雲浮遂不沉蓬愁他日雨絕望此宵
陰蟓動青苗短龍蟠碧海深高原莫鬱足多事定
秋霖

李可臣齋中芍藥

谿山草樹正交加初夏名園夕照斜引看藥欄過
別院紛開濃蕊亂殘霞老來尙愛亭亭態春去難
逢豔豔花酒半傳呼卷風幔晴宵多露未應遮

卞宜中於五日送酒肴滿器今日雨中復送
灌茗一甕詩以謝之

揚州主人旹愛客卞三宜中誰得及春去夏來醉
幾回黃魚鰣魚並飽嘗五日客舍方蕭然金大饋
我鰣鯨肩佐以新茶出天柱二物久貯皆芳鮮名
酒俊味無人送海錯餅煎件深數遠勤使者出城

來獨有卞君情倍重我將五日訪李生卞君相餉
我未行醉飽開船渡江去江深何似卞君情焦岩
談笑兩三宿又反揚州市傍室奴子守戶向我言
五日有酒來相促皮市將三正苦貧可憐偏眷傷
心人居停李郎尤愛我是日兩兩尊罍陳江行虛
愧二君意盤餐口腹本細事但願寸心常不忘頓
令孤客消羈思今朝風雨閑開門忙縱飛甕誰見
存霍山茗芽香透甕卞君繾綣情彌敦盆傾新水
紅爐火蟹眼初潑色如乳細細烹嘗瓊瓊空領取

厚意入肺腑

因蔣坤維寄蔡七恐輒反丹陽不得同訪李
九

相逢鐵甕城頭客苦憶金鶯池上人事往獨留前
度恨年從又送此回春湖聲到寺紫山轉石勢分
江戲浪頻欲踏焦峯尋李白莫移歸棹遣傷神

同程二及舍弟渡江之焦山

沙禽失侶自鳴哀。久客離懷況不開。五月空山佳
節至。三人斜日峭帆來。風驚遠勢驕孤翼浪簸中

流沓迅雷漸近松門船稍定轉身却望妙高臺

松寥閣上作

下山停竹杖看雨坐松寥　氣浮春與空江長暗
潮到帆侵樹近去鶻背人遙笑向山靈問何年始
見招

懷蔡七

鐵甕城南去是丹陽百里津亭路未長細雨青山雙
蠟屐深江朱夏一鳴榔羈人信宿風烟隔舊事模
糊意緒荒準擬秋中來就月共君峯頂醉初霜

午日焦山

名山别久到來遲況有朋遊慰所思酒醒乍驚端午節江寒同禮孝然祠渡頭潮滿留人地寺裏天昏說鬼時明日却從瓜浦望層層惟見綠陰垂

自焦山反

泊船殘照下又入市廛閒江上不隔日夢中猶在山曉烟支竹出夜火帶松還聞說分襟後幽人便掩關

反自焦山李木菴以所作吳越諸詩相示兩中無事即爲燃炊賦答二首

扁舟傷日焦巖反憶坐雙峯斷壑開遠海壁幢朝古佛晴天風雨過寒山衝波狂象當門伏出樹饑鷹掠野還客舍勞勞僧院靜不知衰暮幾時閒

容堂繁雨讀君詩大小寒珠歷亂垂錦蔚花如乘雪夜山陰雪似看花時篇章誰道窮方好洞壑私憐到尚遲坐檢舊遊梨嶺作重開轉怨太淒其

十四日泛舟城西賞荷

小葉圓浮已別家老來放浪是生涯憑將保障湖

頭笛吹出滄浪浦上花勸酒徑須停棹折當歌何欲向人斜紅橋列肆渾相識日落樽空恣意賒

偶題

水國帆檣拂翠微千層松栝亂晴暉平生最愛焦岩住夜夜龍朝佛日歸

錢塘八月趁潮廻屢夢秋風過釣臺兩岸青蒼入語靜富春江上布帆來

李詞臣家觀劇戲贈

酒客顛狂不憶家追凉來坐綠陰斜誰知凍雨林塘過向晚簾前出杏花

半臂青綃穩稱身騰光秋水更無塵由他背燭低頭去銀蛻垂垂思殺人

爲鮑孟士題畫

欲飯青精始倦遊空山長夏似清秋蒔苧南磵微風動吹落松花著水流

暫歸

不遠鄉關去居然類轉蓬日斜寒水北村曉亂帆東下厭猶勤雨層雲但起風到家兄弟聚香在紫

蘭護

齒落

生涯無那老髭髮久成霜齒又解吾去居難向客
張幾年留眼耳來日任行藏少俊輕相笑瑳然看
爾長

贈陸懸圃六十

君之文章壽千世憶當海岳崩翻秋是時君年甫
弱冠坐卧不下城隈樓塵埃滿眼但掩涕遂開萬
卷追冥搜鱗經綱目何炳耀大義獨仗蓬蒿留貫

穿綜旋極蔑博奇能滬洛俱豈悉多參熏纖文史
內折衷尚欲貫前修詳數許汝稱作者寧都魏叔
今韓歐過逢循記我亦在杜索詩句欣相投術刀
定交黃葉寺爾街謁衛齊鳴球君今聲譽絕超越
遍走宛洛兼窮販鋪張排彝大好手字字並直雙
縑酬爵栖且傍達官住贓隔耕釣烟湖頭鄙人任
顛饒倔強一生怕近公與侯君東道主我舊識標
格特異輕肥傍漠漠江天向蕭瑟禾黍離離俱落
實芳館人來空泛菊故閭里傑還名衆惆悵神州

四十年心傷鬢變成六十佳節聊須把酒吟詰朝
更爲登高出睢目西山望域中未是先生下樓日

西齋丁卯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武義朱愼其恭
平山程岱齊青峙 選

元日

舊臘沉沉去編年刪刪加江湖運朔氣氷雪耀貧家地溼兒支履牆喧婢墮花老夫無一事詩酒辦生涯

雲物人言好豫占歲稔歡一冬稀雪已十日早春

盤爐火動疑東海天生暮寒佗時粗飯足談笑報平安

堂上讀圖畫人間聚弟昆老增何所願詩在尚堪論是物有新意此身孤舊恩天池會裳徒終作北溟鯤

興望知天遠看兒只把杯雛射無可肯小子得非才空碧奇毛起風雲汗血來我家廉未乏佇立思悠哉

歲首來偏厲如今北極高微微初日上慘慘[illegible]風號畢世衆皮服空山減獸毛生年過五十衣布良時豪

坐上閒花桑冬喧半已開山城曾隔嶺元日早殘梅女弱吾難住家還將獨來眼中誰忍見衰經數嬰孩

撿曆生涯窄開春物態饒朋來皆醉日天霽即花朝得喪吾何有炎京世正囂千秋爽鳩氏作樂竟逍遙

民物曾同患睽眺豈異情雪殘蝗似絕秋到雁休

驚小縣容天顧多年想地平禹功今遠望初歲及王正 甫可三歲于是月開河

李明府堂上元夜

晚色風微緊烟霏夜又澄碧天荒澤月朱戶錦堂燈盼望儀氏集謳吟哲匠能果然豐樂世春興始須乘

贈李台尹

雪滿春城醉起遲竹爐花桑把君詩決決貫競齊風大渺渺猶懸楚望疑荷雨天遙分舉蓋歷宵酒

懷同[illegible][illegible]論年約共枕高枕媒怨坪雲凤有思

謝蔡與張芝園舍人見遺拙集貲

賦君念我吟詩苦執手荒江語不休遂向天涯輕
長物真憑身後有千秋摧藏覓討無非拙寂寞微
名等是浮一卷未能蘆遠寄先傳高義到　皇州

送李四兒元水入楚

生事勞勞苦不停離筵今又隔空冥卷浪亂雁辭
江縣老去孤舟犯洞庭芳草尚邊三戸碧遙峰都
讓九疑青千金裝定何時滿歸對寒燈話客亭

任念紹攜酒就鴻硯齋梅花

雙柯海縣稀徑石自因依樹老繁枝少春融凍葉
肥故人俱白髮高會又斜暉未到全開日應無一
片飛
人世方多事春風醉幾場日沉花始白僕到酒先
香燈火憐荒徑繽紛似此堂可憐餘一樹數朵報
年芳

敘別

老馬繫短敘不識千里路空懷偏孫心未受良驥
顧振覺一鳴嘶筋力苦垂暮驥首鳳蕭蕭儻淡增
長慮天閑富雄姿翦拂矜榮遇泥沙溷四蹄焉得
生毛羽苟非荊榛中且擬縱橫去
出門顧妻孥刺刺語頗耻饑寒乃中人斯事須料
理兒女嬌情餘村墅披涙裏顏頓壯顏凋百端來
依倚幡然舍之去去去勿復止浮雲南北馳倏忽
千萬里
一弟最難別諸昆中外親閭里足交游同心來數
人握手亦何言此行良苦辛暑雨漸蒸濕觸舸塞

通津取次入京華面受紫陌塵
已作出門計浩蕩難復留固我骨肉言重此行邁
愁傷復論家人細瑣無良謀徜徉中庭藹綠葉沃
且采檻西新移桂芬芳待高秋尋常濁酒杯花前
多獻酬炎風旦暮吹清簟永晝幽放歌聊適意于
世吾何求萬慮忽苡苡去住不自由柴扉從此閑
相望成阻修蒼葭下霜雁會有烟渊舟

釣臺

晨風鳴淮陰楚岸驚沙來滑船渦水波東下脾俟

臺弓藏走狗烹虞人安在哉嗟今利名客馳騖何
當廻
當其鷙一軍威名震天地悔甚長樂鐘悲哉南越
喬漂母餘空祠少年誰壯士浮雲亂風中青霄但
高嶺淮陰死客困其孤跳之尉佗所嘗之去韓之
偏旁爲韋氏今尚存見書影

漂母祠

欲薦溪毛驛路中鉢池山畔走征蓬先時亭長徒
爲德賤日王孫早自雄淮曲孤祠天地在城西雙

墓木烟迴千金報後三人盡剩有悲歌向人風梟
與韓母梟相對留侯云捐之此三人賢是可破也

渡河行

驚沙颯颯高摩空黃河三日多烈風檣開逆浪氷
雪裂廻激不得隨枯蓬稍憐迅駛又復作觸淺恐
冒重閘中舳艫久沒露其尾白日漸下遂西東前
愁撐拒後防溜晌眼一失人無功倚搖汗雨氣力
竭極叫忽與洪流迴船頭却轉向來路耳畔惟聽
波濈濈橫旋側蕩欲俯臥宛如沉醉衰頹翁夾岸
絕淺茅土壓羣魚狂鼠蛟螭宮戾久方能脫險出
此事豈不由蒼穹是時舟人盡變色我亦四顧心
怦忡人生安危判俄頃巨川平陸將無同長劍快
戟伏几榻玄黨赤螳生房櫳絲竹在陳月照席歌
舞正迴花光紅肴烝未畢片紙到銀鐺上馬何匆
匆賢聖端居足儆戒人坎懔臾非豪雄

五日舟中作

朱炎氣候尚清和一笑佳辰客裏過世事萬端催
白髮年光五日到黃河風沙倏忽蓬科亂春錦頻

須竹棹多回首可笑在荒縣瀟川辛苦近如何
海波亭外帆帆輕三宿焦岩見客情絕岸總輸吳
嶺翠洪河原讓楚江清風來松閣談俱合雨送瀟
艙何早成今日津途思小弟遠從孤館話吾行去
年五日在焦山
危檣前去逼鍾吾上谷迢迢未半途淹泊可應諸
念寂羈離誰許一愁無新芽嫩葉閒花徑片月微
風背酒徒料得兒曹偏解事西堂依舊坐分蒲
端居誰遣北平遊日日天風蕩客舟羽獻遠迷荒

草去龍門高酒碧空流雲帆穫稻來王會海國關
梁接　帝州里舍酒香亭午際滿城兒女擲紅榴

古城

孤檣梟梟傍晴沙九曲洪流此一涯虎鬬風餘先
主廟馬嘶日落野人家廣堂遺像空塵幕荒驛炎
天缺清花把劍欲銷黃壤恨尺書三上到今嗟闕
伐三七聚纍書有不絜社稷傾危仁兄無儕闕以三尺劍報辦算使吳日無愧黃壤等語未東宮書帖見書影

宿遷

風檣日沛大河澌不分中流亦慶闕夫禹迴瞻公
路浦懷人獨立馬陵山蒼茫晚飾埃塵裏局促長
途昇灞間　聖主深仁律吏貴誰陳寬政勳　天
顏

自宿遷之峰

此生定分背鄉關尚憶天南久未遷舟楫遠通鄉
子國風烟近接隱君山兩邊葭菼澄波上幾處鷗
鷀夕照間何似故園湖外住古堂夏木晝閒閒

臺莊

驚魂帆影駐臺莊野渡留人白晝長川狹路所聞
大船月明邪許動危檣吟孤只對羣山靜坐久遺
禁淺夜京漸逼炎敵波浪澀疎簾清簟感茫茫

石佛寺有孟津宗伯懷友詩石碣鄭西亭屬
余紀以詩適石林太史至

曠原莽莽坐乘風宗伯留題欵絕工繫棹幾時投
石佛看碑終日倚花宮青林影轉開穿燕紫海波
遙靜戲鴻雒誦當年懷友作故人剛到夕陽中

石佛閘生日　五月二十六日

欲翁當炎甚觸醉人脫年愁存上閘路困倚夕陽
舩故園在何處闕庭應寂然專常見弟來今夜夢
相牽
但覺年華去誰悲世事吞徑來祭石佛無語對天
風道路關梁裏雲霄暑濕中故人何處到傾酒慰
衰翁

臨清大寧寺納凉

傑閣臨東郡禪枝啓北扉遺人逃暑入終日受風
歸境寂添蟬噪關塍美鳥飛多年休夏約慚愧故

交遊

晚泊

路入甘陵夕望迷經過數驛趙兼齊殘陽亂下廉頹墓溪水長環伯縣堤世事苦多衰鬢逼秋禾愁絶遠天低不知浩蕩竟吞日幾點高原見荷犁

示黃壻玉繩

老夫隨船來爲時亦未久逢底四句餘已跨高縣走郡憶風波閒鐵蕩終日有重關困行色上關苦坐守汗流不得洗朱光照垂首生平頗愛潔暑溽

餘疿坼拚擠復滋蔓哭搔倦雙手會期到官舍鬱抱迅隨帝沛進秋節過氣似露白後今且雷雨喧中庭漲清瀏疑惑江淮人早稼得復否京國寡素交去恐昧卿日問年翁已衰在世生原甑空恩剩齒肥負覺畝笠艫萬事蟠心胸焉能任杯酒

與劉雨峰

客子心情正黯然炎風攜手薊門天津橋驛騎來三月酒面吟襟別九年生事又抛京雨後家書難到軟塵邊五陵少俊飛揚甚君看衰容豈世賢

箏笑蕭蕭久似餘　帶城風物眼中新猶從短鬢悲羈馬會獨長攜歡饑騰近日談詩多哲匠當時縱酒少同人與君徒倚秋雲下片雨聊清紫陌塵前年吾弟謁　皇都歸話朋游頗未孤最是劉郎情不薄相於燕市酒爲徒風沙雁影連雲隔烟月瀧江進艇無夜向碧空回首望斗間磊落數神珠

送劉後蒼粤西典試

百粵遙驄使節臨驛騮秋曉去駸駸到時桂子三峰落歸日梅花五嶺黃官舍水惟分白竹〻帶城

帶又案黃金鬱知鎖院清宵坐霜月空天樂衛心

翁石林向奉上畫劉是其壻

飄申過從古北平幾回高燭戀朋情吾哀淚作三秋夢君壯當爲萬里行舉羽寒時霜雪片蠻山花裏驄江聲吟詩遙遞奉相別野老朱門計已成

別家人岳大鴻臚

平生山左是家鄉吏部宮詹雁作行後輩姓名誰暗記先生闕望重明允交歲自信前期好意厚全薰逆旅涼逢憐阿貽朋鳥日年來能否髻無霜　罰

璿
旋

覽亭

蕭晨京雨治行時曾面無多自此辭萬里雲霄看
矯翼五湖烟水憶垂絲冰霜客夢還家早。袁馬征
塵數驛遲。故得良書報吳季遠憐燈火對相思　謂
吳大兄北海

贈田肖齋員外

荻岸蓮塘有釣絲平生遭遇感心期詩懸遼海先
蒙顧人到神京竟不知雨後高軒相過早秋深長
路恐歸遲江南大好留連地旌節何年慰所思。田

於承德公處見余詩黃報咸來京知余在便枉訪
比余報謁皆未遇

秋興

玉河烟柳尚垂條誰道幽州木早凋曉日殿庭高
燕雀。秋風城闕滿笳簫。醉看短劍鉤陳暮夢汎靈
槎絕漢遙檢束青囊出都市。數聲斑馬去蕭蕭。
璿樞金題秀漢間園陵天壽沓丕山九門落日驅
馳入萬乘清秋射鹿還。督亢展圖皆沃野居庸當
塞本雄關涼飈驟卷鳴珂陌亂葉驚沙灑客顏。
宣武丹樓落日懸白頭人到感髫年邊風易掃餘

觀迹宿草難蘇鹿馬天事去廟謨報巷戰時危窩
議尚朝賢於今一統無中外義鼓鳴殘解數遷
碧草丹崖累百層超空天馹欽驍騰　君王神武
眞無敵講讀餘閒典屢乘西極健兒爭搏虎東方
諸國早呈鷹上林羽獵誰工賦再見卿雲接迹升
閒倚殘陽拂敝衣艱難川陸計全非空臺定合將
金築。駿馬還應索骨歸。酒夜樽鸞歌郢曲江秋遊
遥夢荊扉身名似舊朱顏改。明日城西看打圍。

家崑繩坐喬無功一峰草堂余與宋犀恭過

之門同家方若及二子飲暢日崑繩留
又集喬十作詩次和

逃誤走涂泥多時負清夜問卸數于聚得共深院
品微風散暮色好月不須借餅酒幕提攜爭習將
相亞長安雞豬肯染栗當行炙杯覓少從容合嚴
帶呼吒大戶名㢘虛嫁籍豈蒙放堂中火換鼓簾
外光滿樹少年縱笑處矜數北里姹姬亂迭蓬心
空房竟何藉飲多麵味出四體作春酣人醉昧繫
雲庭曉怪流汶我將去京華待將早發竄如斯日

行橐更乞明河瀉

朱擧恭以詩贈別次韻賦答

他日楓亭去如今黍谷來萬山吟落葉三歲改條
枚貢使鷹爭入征夫馬又廻中情可矜尚何必用
行媒

故里原鄉近津途就我家北風春尚厲西舍酒能
賒砌樹青初葉窗燈碧舊紗把詩回首望霜月見
烟槎

袁宗安書來

蹐步眺青冥孤星動西壁陽光雖未收天時已趨
夕餘暉不可係晦月又抱魄故人尺書至舉燭卻
就席相共曾幾晰散語太愁劇塵案對牀屋霧合
鳴珂陌君本鷄鶩姿轉受鼯鼠嚇老夫頗早見預
逐南雁翼悲君在逆旅尚稱金臺客宋生亦愕散
牽拂歸不得世態盛炎涼何由慰眠食梱懐益惻
悵主人怪我色散謗勿復疑我曹方偪側

古詩

灼灼春園花惠風吹其間東皇使之榮色態非一
端結實未可料滋芳早爭妍變彼游冶女擢素廻
縈寧鮮華朝暮變棄擲誰復憐一承薌澤歎永絕
雨露綠何如空山樹開落枝條邊
喬松凌層霄修竹挺積雪當風不欹蓋在土先有
節而無三春姿不預衆芳列夭夭桃李花穠艷白
矜絕但蒙閨中憐誰惜路傍折羣情喜柔媚萬物
憚孤潔搖落見後凋驚嗟孰云哲

八月廿九日　先君忌日

遠道三秋晚餘生八載孤後來無善狀空在有微

軀竹日霜前恨牽衣夢裏呼乍醒常起坐還擬鯉
庭趨

家祭雖遙弟神來定憶兒涼光如此迹寸草至今
進獨夜霜淋淚稍長滿鏡絲空餘千里外心絕蓼
莪詩

與黃孚菴

數曆崢嶸蘇思家黯淡貧阻饑連楚塞求飽到周
穀瘦馬空知路寒花不受春一哀清夜廻短燭見
酸辛

夏抄來相傷秋高復此亭跨驢過北關看鶴舞市
濱酒面吟殘白霜燈坐久青歸裝須早計一笑旅
愁醒

寄懷舍弟

自別泰亭路經秋未得書艱虞渾似昔判隔貧云
初歸後篋陽雁行同在轍魚憑誰問家信上策此
何如
有子非良驥追風望姪先孤清思祖德謹慎見渠
賢安得人歸楚相逢騎入燕手摩好顏面狂笑向

新大
觖到艱虞極孤思念老親餘生難間世不死愧為
人桃李爭三月松筠後一春夢迴時恍惚省覲得
非真

所恨三生累今為兒女愁青來間吉日色動倚
皇州夏屋徒空仕秋禾竟未收客亭蕭瑟甚處向
老大來

九日作

九日天氣佳南風尚微扇平舒土俗異饑養皆六

見但聞鉦鼓聲歎賽神宴主人命圉隸牽馬出
蹊院試北溪楊寺是我意所戀西郊百貨集亦足
暫流聘同行六七騎驅身各自便來遲向[illegible]意且
復鄉鄉旋鞍道頗寬平村墟間叢樹揚葉風入耳
聽春抄到面蓬指柳堤來橋南溫秋殿蕭陰最明
丞黃葉幾時變前隔太保村畫柯似江甸露寒闈
逃雁候暖見飛燕平生重陽節寓目只鄉縣往者
劍浦行泳書高劇飲棲山列四圍尊飾入華筵獨
憐少菊花猶餘桂香徧看使擬議筴慰我客遊倦

回首忽五年存沒爭一瞬遐征久轉客鬢稀祇迷
眺登望亦何心庶使羇愁遣東門念我弟青溪散
文戰能否賀勝歸將無阿咸輩擊常潤鬢肥次第
聚麥舊甚高定相憶此境吾更農事知長遊客臨
風淚如綫

寄大姪甚叔威平

將愁無賴只高眠九月風和過午天夢裏[illegible]閨來
遠寄摩龜推枕到門前
君在郎山對菊花豈忘前約在京華平舒城外垂

楊寺坐望征塵過日斜
如此頭顱滿雪霜男兒須是鬬身強三更相對談
何事短燭殘卮淚數行

被酒與叔威話輒作以贈

身是滄洲客難爲人所憐醉來頻斫地夢去忽捫
天寂莫耕岩日崢嶸釣渭年因君歌益壯和罷舞
翩翩

昨自京華返登車刷汝來初月宛將上九關猶未
開神光留殿闕人跡徧塵埃樂劇今誰在城南空

故臺

夜坐

高槐出前垣片月秋皎皎孤吟向夜分右殺雙栖
鳥

不寐與孚菴

我今何爲在㐀北淡夜獨坐聽更聲燭光射眼欲
早臥枕上反側無夢成幾番投袂歸不得舉案廊
落當風輕關河二千有餘路兒乃不獨愛行程家
鄉八月音信到薄田莫償三春耕巳愁旦暮缺饘
粥復報女婿諏親迎生產荔析倚賴絕齋貸久絕
親朋情苡苡萬緒擾胸臆展卷聊奠心神清楚騷
杜集性所愛發戶都作哀後鳴柴門此際正蕭瑟
骨肉悵望如遺醒燈花鬃鵲劇誕妄三占四揲盧
昇營謂我行李必在道豈知淹滯絃歌城滿頭白
髮過五十來日苦少嗟餘生腹中車輪轉不歇即
非飽飯長彭亨握圖斷喉愚可歎力作理道終難
平春來錯料一秋事便思苦業変滄瀛計疎時過
覺蹉跌短劍條條收光晶幸飯羽毛返故里還見

蘭桂芳前楹兼金解包詭高義羅縠亦市雙葱珩
所願誠奢意私怯片語未吐顏先赬叔牙敬仲古
朋友爾我昏姻還弟兄

別黃孚菴

那得郵亭要馬騎烟帆伙晚路偪遲枝梧儉歲貧
家苦檢點空囊弱女疑每勸加餐莫見慣纔言分
袂早相思關河此去風霜急怕祀驕陽甚雨時
漂轉浮踪似斷蓬車航燕趙太忽忽半年作客炎
凉徧千里還家富貴空賴有故人官近邑竟需濟

倦[illegible]霜風臨分惆悵高齋色老樹當軒日不紅

寄崔青峙

熙朝萬國同文日故事三我射策年君是主人如北客我爲遊子憶南天風霜去路堪愁絶車馬鄰亭各杳然自覺衰遲輸少俊幾時還到鳳城邊

發大城

浮游卽征途未半意先悔況遘三伏天炎威盛相待蓬窗尤煩促面背移日彩忍撕對斜陽低頭只心痗五旬乃登陸騎馬入塵埃所遇無一可欲言

且獲罪世事空紛綸去去吾恐淹使酒悲灌夫鼓刀憶朱亥長嘯歸荊扉蒼茨聽鷄宰

自大城策馬走靑縣道同叔咸作

北風吹南雲征雁已先度迴野何蒼蒼是我來時路前林葉頻隊落實少全樹並馬入秋聲離城動歸趣覩串豈不懷遄往無却顧日午徒旅饑叢祠下鞍步酒食頗涼冷薄言焉得偃後車又失道瘦僕久未遇遼海客羈孤京華人馳騖終掉世與違苦[illegible]名所誤肆兀向要津本非致身具沉思寒暑

變[illegible]悵烟景暮

登舟

南人跨鞍馬高下非促習常想短楫移得使衰容入昨來馳廣野日暮謝羈縶荒店寒星疎官徒守殘笈歲剩正凝佇江航夜相及喚僕走無遲雨細衣不溼一葉爲我停逆流去轉急舟子乃衛軍栖託兒須揖莫計道里賒且幸账食給揚帆風力弱引纜水手集向頗虞堅氷霜嚴半途澀趁船秋已晏首路冬未立同行有素心逃作爭理葺亦復關

楸枰讓行笑建十滄州酒滿沽交河棗可拾從斯傍烟波遂近湖邊邑

舟夜不伏槳耶出蔬相勸

舟行凡十日未越燕趙鄕大舸帆席高風逆焉得揚坐臥無所營征途浩以長因之息行慮轉若安閨房義和難弭節啓閫延餘光輿會屬淸言我友正對牀賦詩必秀發吟諷慰老蒼濁醪雖在眼甕淺不欲嘗主人忽入坐相勸爲樂方却去呼阿姊語[illegible]似有商嘉蔬薄暮得洗摘和椒薑釜熱初聞

盤[illegible]近已送香奉持出就客此意那可忘挑燈復傾壺歡來各盡觴醉醒分冇定生理何憂傷

東光縣

綠楊前度東光縣風逆吳船晝不開歲序漫拋秋又去林陰漸變客還來垂垂舊棗愁翻笑寂寂新霜老自哀幼錫嘉名無一善沿流羞問廣川臺 臺

在景州

野泊廓公見訪

蓬窗吹墮五銖衣昨過吳閶識面稀佛火半塘經臘久筐持千里隔年留質窺白業貪清絕自入紅塵想翠微他日烟帆拂江樹劍池東畔扣禪扉

泊連窩驛

時逢身老興蕭蕭故國迴看雁影遙草木春殘悲漢州關河秋晚過吳橋他鄉落日人應醉短燭殘更歎未消直北層霄空道路倚天孤劍就漁樵 范

文正公吳橋人

白雁橋

[illegible]悲秋人定少今年拋卻菊花朝南歸重引登高[illegible]船到霜前白雁橋

酬黃三叔威

草草還家客匆匆上水航故人來遠塞同載慰他鄉日氣殘秋白烟光沃野黃南池應一醉津路出中央

買棗

棗熟新橋驛舟人勸買歸滿林何處剝垂實半秋肥預怯關征重虛權市賈微無心羨昨日有符慚今非

朔日作

首路猶初夏回橈遽孟冬江迎離寨雁海臥躍淵龍瘦日寒應短微霜晚漸濃灰飛添即到萬物但從容

和叔威

擁被吟秋色留鐙促勝光老身甘坐臥終歲傷車航草夫吾曹在柴門晚計長所嗟人異縣剡水暫相將

好[illegible]與時勝衆星矜夜明不眠孤夢斷將曉薄寒

生遠雁方高度荒難亦屢鳴老謀術景略豈敢荷
虛聲

寒

北歲疑天道爲冬何太難南風吹十月北地動輕
寒酒盡宵燈寂吟成旅思寬更深顧童僕未覺絮
衣單

警

重船依曠野久坐警萑蒲漏酒懸遙店寒燈在曩
途裝囊來日計詩卷後人須旅力吾衰老空看一
劍孤

風

夕風終不歇遙夜恐歸人淚束鳴囂急山寒臥虎
嘯越裳琛莫阻海鳥祀何頻野岸連羣盜明燈坐
向晨

日出風仍起連檣靜不行掩扉重幕動開卷細沙
生野指危星分冬交安德城添衣敵寒色隨雁信
前程

一怒不可息方知風伯尊九河翻地軸萬里撼天
門鎮日南船住晴宵北斗昏幾時隨淑氣布澤滿
乾坤

頗怪增空響淡愁起劫灰無情收雨去有力送霜
來近掃東方墓遙拱魯仲臺會看天宇靜安穩一
帆開

初月

片月何時上殘陽去始孤滿輝潛聯魄微影漾江
湖夜淺無寒兎河橫帶宿烏東南寬木驛取次照
歸途

鄭公過舟讀杜詩

舟行多早泊無事到幽人落日何須別論詩定有
神天涯稱北客水次得南鄰片月懸雖久清暉今
夜新

過鄰舟茶話

客舟行處並茗椀坐來新落日齊州暮微風續渚
春肹泉知意愜剝果見情親歸傷楓橋說關河有
比鄰

與叔咸步船頭作

水驛無窮路經時斷客魂又乘愁裏月行過望中
村暮景三冬入河聲雨派奔到家將小弟欽欽夜
分論

東昌

聊攝雄東郡津亭遠郭門曉風巢父墓落葉魯連
村帝世何年避燕沙一望昏無心求霸略閒燭向
乾坤

安山雨中作

入夜雲還漲吹寒風漸多帆開輕引纜水逆易生

波前路南地近明朝汶上過山陽遇泥濘吟眺莫
蹉跎

去鄉三千里猶除一半行老懷愁北道寒雨過東
平青谷變添色宵喧秋乃聲漲誰報風伯努力送
歸程

今歲燕齊野田功頗自饒土乾秋烈烈寒動雨蕭
蕭潤下寬牛力乘高灑麥苗江淮鴻雁響失侶莫
漂搖

過南旺

汶水分南北歸帆下急流慢開雙岸去風起一身
浮憶昨吳航到初辭冀馬秋艱難逝濟上水雪會
無愁

長溝

木葉落長溝羣山遠翠浮夜霜棲岸草寒水逆風
舟歸泣隹吾道人歸惜此遊長懷辭使者千古汶
川流

濟上

客睡俄復覺乘流方夜行碧天霜萬里衰柳月三

更鼓地今無職詩人獨有名應尋泛舟處留醉輿
任城

觀岱圖

不意偏舟小能容嶽勢懸界容分曉暮未半出雲
烟象轉青旂動龍吟絳節旋何當凌日觀直見海
東邊

竟與諸峰絕巍然入杳冥觀公朝帝座出地到天
庭泰爵千年陋虞巡二月經悔來非陸路不得眺
南溟

下方雖自聯高處迥難香四牀猶居後他山孰與
尊氣將雲海合光帶日車翻不盡遙空望虛憐過
魯門
眼前上不得容說太行西肆覩何朝盛登封自古
進幾時雙履到一望九烟低夜半朱輪吐羣方未
睹雞

雜興十六首

神皆斜日濟清秋迴野浮雲遶薊丘禹迹總無屑
薊國堯封原是帝王州諸郎擊鶴翅麟殿少婦盤

飛過鳳樓擊筑酒人誰復在和歌羈客感同遊
層城雙闕方雲間累葉宸居肅九關北極又開岡
觴各中朝仍拱漢河山凌春御幄能孫出細雨企
銷魚千還非過西華望宮樹暮天蕭淡紫微開
今日廟堂碑吏建　龍章乙夜自揮毫驚看海岱
風雲異靜想春秋律令高禮器兩楹歸制作星河
千里潤旌旄太平文盛　天十建侯服敢房且未
韜
傳呼監牧駕翔麟羽衛繽紛起陌塵萬里樵漁瞬

日角五山風雨望時巡江湖舳艫盈度金碧寒
林往往新開府西冷無限樹年芳偏隔翠華春
三輔炎暉帶九區湯年焉肯暴尪巫神姦夜肅關
封府沃野秋登拜賜耕好雨趨沙生碧草颷風海
國落紅稔不知題柱田京兆曾弔沉災人告無
彝警堯咨動九天司空奉簡下經筵荒城驚數枝
官宅小吏陰操御府錢沮洳暑寒知有日桑麻雨
露定何年近臣短策關民命留得村墟積水邊
飄風涷雨乍飛揚嚴警先驅御道傍豈謂箕裘垂

廟略翻忘弓矢事戎行介稟徙率狄聽竹猛虎嘯
車夜寢牀火焰高原哀角奏一天星斗挂蒼凉
解佩都忘覓舊修蔡公師濟百無憂龍香烟霧凌
朱戶豹錦雲霄競黑頭月底連枝庭桂夜花邊焚
草掖梧秋阿衡呂望猶堪指曾砥江河向海流
如焚旱魃走天風封事旁求自古同小吏監門傳
鄭俠諸生太學憶陳東馬來汗血問當仗鳳起梧
陰遠噦空草奏尚聞咨警日青蒲猶慨爲誰雄
龍起都梁帝業虛末年編輯史臣疏門庭朔洛諸

曹寡槍梟河關百戰餘索米莫教疑直筆焚膏焉
得趣成書田間漫識興亡事多少才人在石渠
沉沉欵院氣氤氳淡墨天昏曙未分動海驪珠來
皎月歸燕馬骨買浮雲官家自昔曾親策卿子如
今已冠軍寂寞寒途高興盡悲歌空弔望諸君
蕭颯颯飄暮雲低極望河源積石遮漢日已懸窮
塞北邊聲休起大荒西名姝潑乳垂紅暈老將圖
茄舞白題莫倚蕭桃題歲熟朗防宛馬向天嘶
尚憶吳檣南泛日越山高接七閩淡龍精入浦難

求劍雄堞連天舊號鐔桂橘秋香晰遺興絲蘿冬
死獨傷心縈盤危磴千重路棄擲青冥豈重尋
北鎮經年信寂寥霜晨旅雁颯風與遊祥舊巢金
城開陵邑新開鐵嶺遙薄宦尚淹清白吏愁人空
望紫宸朝驚心萬里吹寒雪凍裂泥沙馬不驕
秋風黃屋碧雲層園寢蒼然曉日升故國鼎湖哀
壯士神皐杯上護長陵熊羆翠嶂寒猶列江海銀
濤夜不氷惆悵年年春草綠白頭宮監隴頭登
布衣狂走紅塵路羞見西山萬仞青上谷百年來

戰鬪諸峰終古落空冥松蘿計好秋全暮茄曾聲
悲雪漸零厭說此中成捷徑江天亦有少微星

述懷

因逢朋好忘愁緒日日船窻發旅吟十月寒輕身
少力百年時過老驚心長河樹近生青影古岸沙
頹出碧岑夙世烟霞應有分塵緣拘係到如今

魚臺道中

寒空層嶂接蒼茫不盡山光亂水光遠道千帆分
積翠西風一鳥入殘陽居人菱芡多充稼歸客芙

蓉已製裳歷歷烟村魚網集天涯柄遲更何鄉
久厭風塵裏今來烟水間中黃紙岸柳淡碧隔湖
山舴艋爭魚市蒹葭帶雁還孤帆曾信宿何事轉
摧顏
往返數千里蹉跎已半年長辭車馬地早入鷺鷗
天故國看相似層巒別可憐祗應到家日便買釣
魚船

鶴媒行

南陽菰蘆鄉往往出漁舫日午浦烟斜鷺兒清宵

[illegible]莽鶴何方來頹然立相向昂藏紅[illegible]姿胡為墮
塵埃緬思滄洲迴鶴梟各自養健翮況凌霄力絕
瀛渤灝秋天得空碧水府虛沈瀣一朝落虞羅萬
里憶鯨浪沖摧長羽禿影瘦細波漾用汝作危機
潛致野鳥傷屈折豈足惜殺傷頗過當不知凉露
垂幾引高鳴兇生來風格異夙昔懷抱曠詎料歸
樊籠隨人學欺誑如矜軒翥態飲啄靡所仰應蓬
斥鷃笑坐失仙禽望吁嗟將命違故侶盡騰上何
誰扶仙術妙藥下蓬閬頓令兩翅生快覩形神王

此意恐蕭條蒼苔對寒嶂

詠懷二十首

我無經世資沉淪固其分年衰行曠野頗遭羣小
慍霜風向夕迴白日亦生暈倦羽爭投林俊鶻待
時奮志抑悵幽棲職思諧古韻非于衆流譽庶垂
漫滅閒苑枯一消息誰謂斯理素寂寂何所憂端
居託天運

冉冉孤鴻下驚風吹我頹囊和無弭節行于征途
間顧望荒烟渚時見沙禽遷霜天竟蕭瑟四野[illegible]
漫漫中情曠焉屬忽然垂青山其中有幽人堅臥
保歲寒念此久寥濶百端徒縈牽仰視浮空雲一
去不得攀

伊耆治天下日月懸清蒼虛席讓許由自謂爝火
光鷦鷯巢深林偃鼠飲河梁所需誠不多細瑣奚
足傷越俎自有人養拙亦有鄉千秋高世名巍巍
比陶唐

長安多貴遊夾道羅車馬雞鳴徒御呼馳赴雙闕
下驢背亦何人掲來自鄙野顧瞻舊宮垣代異色

尚緒壯麗臨幽犬保世豈云假百年見興廢還貽
後來者山樞悲風詩斯于歎周雅悟彼外物情脫
身何瀟灑

勞勞入塵埃悠悠躑阡陌甲第何崔嵬朱門羅長
戟春暉綠細草雨露多鮮澤緬思百戰初本是王
侯宅堂中蒙烟霧鈴下豐酒炙一旦他人來蒼皇
逝安適悲風吹白楊邱顧空復惜

珊瑚可網致竹實期鳳采時遠力亦多事舉功則
倍青童悵不來雲旗渺滄海君行何夷猶令我朱

顏改萬物仰昭蘇市旦成久待嘉會後吾身沉悲
結千載
浮查杳不至中夜瞻牽牛衆星耿寒光河漢風颸
颸佳期信已遠復此汗漫遊鳩告怨行媒無女哀
高丘鸞鳳不可卽燕雀來啁啾堯舜方垂裳稷契
能咨謀歸尋舊白鷺浩蕩滄波流
著書見後世卓犖推虞卿說趙拜上相六國澈英
聲一朝念魏齊棄印大梁行曠懷薄富貴寸心急
友生平原不肯出義高亦爭鳴當其慷慨時顧覷

小八紘人生各自遂窮達有所成唯阿嬪權要遊
垂青史名
曠望宇宙間置身竟何許流光一以馳卽事今非
古參差廢不吟離琵亦罷鼓春風務令原急難多
愁吾顧爲鶺傳天無將雁依渚衆雛盡凡毛豈復
希遐舉青蒿滿蓬門幽徑任吾取峯巒礙高車窮
老且婁處
吾聞支道林愛馬自天性叱撥隨淸言揮塵得神
駿野鶴思奮飛悵望秋空淨顧念凌霄姿縱使霜
毛勁憐才嗟斯人低廻慕高行淡公笑不休買山
亦何病
伏波雄豪人世亂矜抱負開眼擇明君功名豈輕
取遨遊二帝間服事終不苟少游志趣殊獨策款
段走軒然顧之笑未肯甘老醜壯心懷沙場畢命
恥戶牖斯意焉敢希逝將適南畝躬耕藏龍劍無
使霜秋吼
朱亥梁市屠聶政齊鼓刀椎鄙刺俠累英風颯寒
濤吾賢軹里人輕生與鴻毛親在難許身滅名義

至高將爲知己用豈徒氣矜豪湘纍悲莫知懷都
吟楚騷中情苟結束一意中所操報恩未有處保
已歸遠皐
陋巷親在堂供養諒云薄傷哉人子心而有簞瓢
樂聖賢素位行譬彼寒燠若定分由自然天道浩
漠漠曾城多俠邪庶士趾相錯昏暮投其間委身
遂永託錦繡榮所生不如衣服惡非義奏歌鐘不
如薦葵藿
杖策適四方寤懷經奇士再返太古風大溥眞物

利中道旋軫歸所遇厤機智遺驕南濱烏已掇垂
天翅試爲岱陰雲雨潤漸而至半更陞楯郎勿謂
優旃戲
暇日遵河曲躍出雙魚書是我執友言傾懷廝久
盧放舟長川氾稅駕炎暉餘復爲宛洛遊疲苶乘
牛車傀儡匪無儀倀人豈艮圖歸返舊茆屋歲晚
成迂疎衆利非所期庶與先民俱
少年夢登天嫦忽隨羽化雲海爛生光爲滿泛腰
勝夢中遊仙訴高唱破清夜生爲江鄉人歸途指

西華浮塵縛孤踪名嶽負遠駕永懷尚平遊何年
畢婚嫁
生年半百餘于世鮮所希閉戶追古懽聊用相因
依烏几幸木去霜凍多晴暉誦讀論其世往往夢
見之言念京洛交走馬趨夕闕濡翰給官燭俯仰
與我違寵光雖不及周防亦以稀鷗鳥舞海濱黃
鵠摩天飛
渾渾龍門流從西悉東注禹功不復奏懷襄乃其
素霜晨渡河來九道悉非故瀆宗實明神夢想焉

能遇夏翟鳴空山千載無人赴田夫秋多暇有栗
須天雨
平生好朋侶遠近相追尋蔚客寒水岸置酒春樹
林家貧乏縞紵絲縷明我心草堂頗幽潔可以理
鳴琴乾坤一蒸黴龍蛇並淵沈風波泥行色日短
氷雪臨陶朱隔五湖何時數千金
才并東平生亦嬰沈痼疾傳風滿皮膚求方似仙
術雜興瘦附厤實類蠹滋橘柟雨渡江來爬搔不
可畢金石會有虧還丹渺難即他年夜下時慚愧

螻蟻食

題畫行

今年薄遊別淮楚遵河愛看鄒嶧山鳧藻苔葭緣
楊岸數峰近帶烟湖間其時朱暉正欲翕恨不一
棹前追攀自從驅車到京邑九門塵土高蔽日搖
落初霜鴻雁天復上吳航逐秋色廣原惟見種麥
人怒風苦迷還鄉客借船老翁如舊識紫下嬌兒
夜光直對我天清展畫圖何處茲務新潑墨翁家
故傷冶城住此中大有幽人筆沉淡無過龔柴丈

拂素陰崖竹松濕白田喬大嗜天眞滿眼雲堂挂
眞蹟我在江都共還往別來五載無消息忽見玆
圖心倒極悵望浮雲坐相憶老翁垂汎桃葉渡試
請龔侯寫瀟湘定有空江鬼神入

爲葉郎題叔威畫竹

倚醉微吟絕妙辭旁看揮筆最愁思寒川忽變春
潮綠渾雨湘烟見一枝

題叔威畫竹

黃生不能飮飮少發狂態舊出青琅玕後使何人

愛
別幅已成蠶毫端更生筍如君十指間酒氣猶未
盡

叔威倪和余詩又發興作十絕句倚醉畫和
之

酒盡興未已潑墨補其缺搔頭向青蒼亂落燈前
雪
歌罷人亦醉孤月向我明瑟瑟湘江影來爲萬里
聲

酒面有時白醉懷無日醒何當威鳳下叫破海天
青
登山脚猶健古藤可作杖霜天留此君愛他拂雲
上
淸貧太守後獨有梅花叟誰知醉眼中得此拏空
手
歲晚積寒翠何渠便凄黃待見兒孫長崢嶸出苑
牆
今日重栽竹看余斫釣竿只愁滄海底寂歷巨鼇

寒
出土頗容易開花何太難會須靈鳥近結實滿琅
玕
有節方堪老搖風竟不低山雞將稚子爭向筍根
栖
怪汝將松栢禁寒不羡春天街花底客肯識渭川
人

又贈叔威

高人不近俗鄙夫方食肉君家千頃腴何似千畝

竹

寒夜同杋威作

綈袍拂盡帝京塵一月燕齊苦問津下木舟航爭倍道垂天星斗亂隨人獨愁短句驅愁去多謝良朋發興新濁酒難沽霜氣重夜闌看劍坐相親

望嶧山

嶧山虎踞羣巒伏傳道靈奇迥不同魯塞片帆凌絕巘秦碑落日在寒空烟嵐碧散諸州裏海岱青廻一氣中開讀遺文尋小篆經時徙倚送霜鴻

過夏鎮懷汪二左嚴

帆走歌風地天餘落木寒海雲飛野蓋霜日到河乾近縣懷良友三年守一官因悲龍虎氣老眼獨愁看

彭城道中和杋威

日瘦霜能宿風嚴曉倍寒過齊魚艇亂入楚雁田寬計拙傷途遠人衰怕歲闌視朋如借問留與醉吟看

已悔前期誤空悲晚興乘關河沉霸氣書劍老孤燈愁詠餘三復寒衾疊幾層曼遭冬夜永斟酌海鳥升

寄贈陳太史省齋次杋威韻

早闖君特達近侍拜恩寬坐使危機中來銜絕塞寒青春辭故國白日臍長安但保冰霜質浮雲世路難

邑宴孫氣候雪片下秋溪萬里逐臣屋孤燈明主心入春梅不見遠海月追鵠寂寞湘靈恨惟應抱膝吟

鐵嶺遙臨北金臺忽在西所生來夢寐一去走泥泥氷氷猶開硯春風自種畦空餘待漏意夜夜恨荒雞

養拙蝴千客清時日日閒曾攀梨嶺樹尚憶劍州山結侶長途話悲君老淚潸沉寬如得雪隱石待人廻

渡河

憶昨鍾吾愁觸熱燕關齊塞飽經過兼旬燈火連寒岸一片烟霜下大河去鵠不勞風力送歸鴻偏

喜日瑕多頻年觚子功難奏皴室春生莫湧波

五月乘流復此行日高風定櫓爭鳴寒烟已隔廣
陵樹絕岸俄辭下相城萬里雲帆凌蕩滿滿頭華
髮俟澄清詞人作頌何年事迢遞霜空一雁櫓

後渡河行

我昨乘船出袁浦日車照耀波文紅天妃廟口烈
風作大河飛濤搖心胸京華騎驢苦佁儗放眼郄
憶會深洪踏逆辦買欵艮去片帆詎料還相容承
城遠驛遂烟樹咫尺已入函泓中覺崙西極墮星

宿懸鴻萬里奔昏空未到滄溟不肯住生成蕩激
稀冲融遂有明神長四瀆岷嶓桐栢雖爭雄經過
中原絕橫肆奪地屢徙鯨鯢宮雪殘碑硯蝀山嶽
雨餘屈矯吞霓虹二儀清寧自高下沙土匼匝俄
寘蒙揚靈頓遺羲御陵鼓氣只恐坤輿崩頊來歲
晚幸和煦檣艣安帖聲潨潨應憐腐儒心膽怯焉
敢妄覬神威崇　至尊吝嗟坐北極江海職貢紛
朝宗舳艫梗稻軍府郡國轉運蒸黎窮自從長
淮別澎湃汰濁不復相流通使者年年竭官錢時

磽敲

遏九載無成功金堤東潰更可怕小邑叢爾嬰其
衝魚蝦菱芡生養鄉人半化錢飛鴻往者翠華
一臨幸駐蹕頁久哀三農　制曰司空汝予治春
鋪正集諸州工上流竹楗稍悉索淵塞錢蹇驕蠢
龍安得狂浦竟底定元元康食蘇疲癃斂天兢獻
翁河頌逢吉豈待笙龜從支派兼衆散青洞磽确
亦得輸常供身老不作濟川計坐飽玉粒歌年豐
河伯闖之忽震怒拔木又駕洪濤風

颶風天妃曰

來往帆俱落婁逑日易晡大風連野動微雪入河
無不脫氷天路難求竹火驢故人多好句時慰旅
情孤

寂寥孤燭外銜尾舳艫攢酒薄觴須急年侵骨早
寒半生爲客賤萬事去家難愁思餘行記他時不
忍看

去雁難爲陣棲鳥不作橋覓空千緒亂窗掩一燈
搖曠野遮雲幕寒衣曳霧綃風威須小歇容易旅
魂飄

抵淮關

投秋燕霜下柴門計日還寒天纔遠道暮雨逼嚴關書卷慚商賈譏訶惜面顏移燈補舟漏添得袖瘢斑

同叔威上岸避查稅人

纔脫狂蛟窟餓衝猛虎關岸沙迎步亂風淚落衣斑歸路全難迷殘裝半及還宋參經世意羈旅向人間

贈叔威別

我傷潮陰甘息機都梁君去省庭闈京添扇枕經年賜暖到扶輿絶域歸上日椒桀傳臘味潑堂蘭燭舞春衣自傷衰白承歡畢一見青陽萬事非

過名伯上歸舟

寒柝沉沉荒埭孤僕人扶挐傍人呼打篷夜雨迎歸客聒耳鄉音脫臭途不見霜颼橫野俊空闊溪蟹入秋腴浮游爛熳餘詩句充得行裝長物無

過闕聖來

宿雨寒塘路相逢各黯然問程傷久客入坐歎無年計拙逑津日風蕭欲雪天別來詩盡好吟向酒尊邊

陵亭道中

悔逐浮雲到帝城敝車羸馬悵平生一肩華布行時熊滿眼風帆夢裏程近縣忽聞垂死報還家多恐故人驚柴門掃徑開詩卷不盡西堂落日情

從外祖李俞卿先生八十

徵君家乘有輝光大父前朝備肅皇歲月崢嶸纔耄耋乾坤翻覆久滄桑鼻栖僻巷龍爲德尊序高

門雁隔行王粉憶傳論語日何公頻過讀書堂

西齋戊辰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同里李國宋大村選

元日

磊落衆星没啓明孤向人沈思當戸立有憶傍簷巡半世歸殘臘餘年數孟春只宜求蔗味不用薦椒辛

述感

坐對寒花寂自憐老來無意問高天才慙小弟非雙璧詩比慈親只十年往事回頭衣盡濕流光過眼燭同然鷩看研北殘詩帙曾到天關與府邊

不寐口占

更闌酒醒支頤臥耳畔如傳度壑鐘水旱驚魂頻見夢行藏到老合爲農春生蟣虱羣先動夜黑蟰蛸影正封忽憶舊時湖海作九關渺渺去攀龍

肺病經時不肯除諸家游歷負開居遭春益痛全衰骨卜夜渾抛末見書明日呼兒懸酒誥常餐教婢占圖蔬柴門漸喜招尋少茗椀僧齋復似初

贈融峰大師

平生愛傍祇林住夙世曾參白業來派滙春融龍伯國燈燈長禮象王臺衣傳七祖今猶昔花雨諸天落又開止觀細聽懸解竟妻兒待米亦忘迴

海光樓贈孔東塘博士

蕪苴螺峙沉浮地亦有層樓北郭開建置已悲仙令去標題還待後賢來天連遠海星垂野月到滄池露滿臺萊禁公歸　明主問飽聽荒澤雁鴻哀

贈任二如璋 元將王信之胥

都梁疇昔起真龍乃祖懸軍保舊封異代孤忠何奕奕清門羣彥遂重重鵷鷺自進干霄竹雨雪難凋偃蓋松莫訝追歡似兄弟向來家乘水吾宗

奉寄承德公 瑞清張莉生先生

春艸催邊雁天青巳北飛幾時青始到萬里夢同歸鐵嶺乾晴雪蒲河滾夕暉如何在京邑却與帝城違

不爲遊海客空作薊門遊陸路行偏怯三霜涕未收花開思命駕地迥惜移舟氣候今年與寒漸定

已流
萬感來孤坐起行看暮天微風低落日薄俗侮衰
年貂錦關山外魚塵釜甑迷向時高宴會賓客散
如烟
把書傷遠道倚戶向深春公去誰憐我年來欲避
人馮唐何易老原憲只長貧迢遞營州月流光來
海濱
踏道遙除好南來江漢間木廻義陵渡花滿木瓜
山五兩何時便三秋此歲閒惟期霜稻上一謁陸

康遠 時傳公擢黔藩
寄懷吳門袁二安吉兼悼袁大先望崔二不
彫栖大非熊 己巳作
可記追歡是甲辰朱顏綢髮尚青春年來年去成
何事江北江南飄然人今日采蘭仍令節空堂被
酒劇傷神吟詩報汝知吾健抵得寒暄數紙陳
唐若淵家海棠 故余書屋
辛夷雪片幾飛墮復有紅芳當戶垂色映晚天如
倚醉人非村老合題詩空庭春艷無雙樹別院

開又一時我到故居腸欲斷似看凉雨砌傍枝
送黎于一之閩學使者幕
無端頭並白一年幾回聚殘秋在京邑數過相勞
苦流光逐風颷老態難飛翥少小同自出總角我
汝侶我母汝母姑情親一何昵傷哉北堂人儵忽
歸黃土有文不啻身蹭蹬折雙羽適意仗溪山忍
耐長羇旅
我經江山縣最愛江郎山三峰似信圭判合碧落
間深翠欲露衣來潤還子顏從茲沓層嶂遂入楓

嶺關松篁滿眼送奔泉疊瀑澆中有幽人居絕境
方宴閒惜哉驅車去不得凌霞攀君行領其要窈
窕吟詩還
東揚竹枝詞
吳陵北去水悠悠也有官隄帶鹽舟酒肆歌臺隨
處勝分司原住小揚州
處處官場竈火開春陰竹木綠旁若千門甃色牽
牛出六月平原架雪來
洋禁都開好販鮮閩南閩北動漁船江南櫻筍作

時節紫蛤黃魚勝往年

近江只愛鱘魚好鮝魚少豈亦清腴目來海口東風急網下潮頭打得無

青天漠漠野風微綠草茸茸春不稀臂上鷹驕翻雉落沙邊人臥打麋歸

只今江海競稱詩第一東洶更不疑人去陋軒憔悴甚春風春雨柳絲絲

入村

碧天此日散沉陰東阜芽堂白晝深作客週悲千里鶩爲農頗息百年心紅蕖露重仍微放紫蟹霜遲且緩尋城郭勞人傷意緒烟波避跡減愁吟

朱仁仙夢余家桂發花明日余招之飲索詠

不省今朝約秋燈夢桂花香從天半落影向月中斜散步來空館披襟對夕霞風前催短句應許換丹砂 朱吾邑道士

挽汪蛟門比部

追思二十年間事渺渺層空片羽高才子不成登左掖官箴何意落西曹人呼、姓字、偕堪、應酒、作、生、

涯、翠、可、逃、往日同風悲又惜那能留汝在江皋

挽劉存永虞部

絮酒經時緩素車寢門長日淚痕餘正郎未拜年猶壯岐伯頻更計已疎坐上虎頭空彷彿燈前麈尾最欷歔泉臺此去偕汪五一笑微塵夢覺初

唐若淵屬題程堯仙所居堂

西鄰日日催詩句題上程侯澹遠堂憶恍天秋來晚暮虛無雲海去蒼茫風籟畫下棋聲出月檻宵平樹影涼我到、揚州定、相過肯教、禮數束疏狂

訪遜西道兄於顧莊

非共許支度言過支道林片帆湖漠漠連日雨沉沉薇剩貧家計逃禪晚歲心菊花曾種亦只當布黃金

粗飯荒齋聚春風一入城相思逼寒露爲別未清明流轉天全健波瀾地不平祇應辭巢閒來作野人耕

含影遙仍近無過十里村雞聲連水岸蟹沫上柴門以我離別意就君兄弟論清齋老摩詰斷肉幾

朝春詞子策

泛舟之顧莊

酒斷眠孤曉郎醒半篙涼露出前汀澄波上日金天白老樹流年木塔青風力偃衣時瑟瑟霜華垂鬢不星星東南鳴躍非吾事合就西方止觀經 東南句用張司空詞陸平原語

自顧莊歸戲作呈遷老

珍味不可求衆哂吾鄉僻秋風吹露寒稻蟹方漫與隨潮既解甲其色始青白脂膏塞蕊筐蜩腹無

亭隙赶赶雙銳鉞怒作巨靈擘八跪纍足齊森然挺矛戟外强中豈乾橫行物誰格盈虛應月度剛柔象離晝胡然觸結繩蹊跌謝川澤綢繆人絕巧入易出則逆螟沫空有聲蹣跚那得擲小釜然清波側注鬬絡繹摩娑扶膝黃僕忽報殺赤堆盤幾及寸布體或踰尺房房如蜂分瑟瑟頰狗礫瑣細戒棄餘貪饕賭多隻移時兒飽滿吞我送殘骼日斜杯酒聚有此歷廿秋常餐喜數見侯鯖未許易往為天南遊九秋挂胸鬲去年在燕闕思之貌加痱今茲來養相溝歷榻樹檷勅厨但給鮮頓食飫又夕前村訪爾天扁舟越東陌經臺正雨花墜行敵金石應宜拘梵律且復試寘論何圖清齋罷提携別餉客蝦螢與博帶刺眼盡蕎碩老夫拜大貺舉手笑啞啞俗師踞高座無能爲公役不知賢畢卓訶作肝人跖

李元水四兄凶問來哭之七絕句

燈前鬬信涕洗瀾少小肩隨老倍歎陡地風飈吹斷雁夜深孤影落何灘

雌堂昨歲過清明兄向江南我北行記得蕭條京邸夜寄書深悉未歸情

中表相依五十春平生姑姪最情親黃泉無處逢吾姑久作龍霄玉海人

開携肴核過柴扉吹令銜杯興不違他日酒徒還復集更誰堅坐惱人歸

病只三旬未半年醫方寒熱太紛然中元一夜添愁雨贏得留君共榻眠

每到蕭齋共酒杯階頭蘭蕙重徘徊如今正是

時節拋在城中他自閒
小弟書來遠送愁三朝三暮淚横流人生只合無惱過省得親朋哭未休

醉歌行贈朱丈鶴山

青天不動奔日車月爲副乘星如沙周流更不防夜黑孤輪互燭紛光華千春百祀復萬禩何曾弭節發途除人壽期頤苦不足誰歟定說生有涯兩眸電轉配兩曜隸籍南斗吾詩加果然天宁飛朱霞老鶴下舞先生家先生本以鶴爲號其室則適

心神還詩成往往獨長嘯九皐風聽無爭差平生妙丼養生主貌若姚冶含英花逍遙蓬崗高興發健步欲及康莊驕閬中妃女好顏色騰光遺覗低鬟鴉荒鄉雨實不肯斷豈知劍藥來巫巴多暇親朋數燕樂堅坐直送明河斜恭惟先生我父執每慶良食私咨嗟班來示我香關帖竟幅鳳跋兼龍拏收拾江山入制作題目競爽應非夸今晨令節雪霜露羽人奏樂紛如麻青童運心結羅帳黃姑端綺隨靈査湘城不受幽篁遮曾孫馳獻清前芬我醉麥虛叫烏兎年壽豈獨公等耆耋儀結璘笑啞啞浩刼相將無量壽先生今纔八十邪

贈內姪解萬鈞

南陸鴻飛霽日邊東皐稻熟早霜天過從健羨形神王中外交稱族黨賢却憶小姑成隔世相看弱冠到耆年閒居細細浮春露繞膝書聲富兗兹

枕上作

酒醒夜方半初寒生薄衾境猶空萬籟事已亂孤心壯老更貧富庭闈判古今山城將送弟離恨與

江深

舍弟往青陽臨發

倒屣披衣起薄晨長亭短櫂在前津昨年汝望還家客今日吾看去國人笥滿五經猶祖澤烟籠九子是王春履端何限團圞思爲賦常華報所親

樊汲曉發

十月已過半五更猶不寒客醒那復睡心寂忽多端鈌月當孤枕高風起急湍揚州應早到行路未云難

過李詞臣兄弟留飲

相逢欵欵見交歡竟日留人向夜闌舊雨三年全似夢新霜十月不成寒君家兄弟江鄉少我輩逢迎世路難來歲春風拂琴劍棲遲還傍一枝安

真州道中

寒河送遠下嚴關官舫乘流曉色閒冷露半紅烏桕樹深江一碧白沙山三年老客來悲往萬里貧交去未還切火浮圖仍湧出獨令身世感愁顏 時戴丈無奇往粵東

白門別李大村

江頭數字驚吾至關口孤帆別汝行老去一身原是客此來千里獨含情上游戰艦無消息故國寒磯有鬪爭短棹霜天方穩渡恰乘明月望歸程

白門南上

垂老翻浪游北轅已知誤故人作南官邀我愛弟去送之至白門落落起愁緒沙雁雙鳴棲分飛得無顧逐輕天塹波凌亂龍關渡風從東北來烟濤莽馳騖蒲帆刺霜空曾若鶩翔鷺深愁龍蛇蟄攊閤難閉戶羣山逼相迎新歡竟如故同舟並交好復僥文酒趣狂歌劇談笑樂此浮雲路吾生一旅羈家鄉在何處超然契真詮悟彼無所住

天門山

江山幾時有職月能知之流峙地未形元華天已垂由來經歷千萬古杳冥荒忽誰能數何圖入遠更鮮新自結靈奇不朽府秣陵揚舲泝上游上游洪瀾決漭浮等觀滄海少不似中間爲有蕺葵洲騁望諸山紛黛色岡巒隱見無終極寒磯一見一

驚吁天門兩崖最殊特一山橫斜揷岷嶙削成半壁凌空落濺起江波灑客帆霜林凍雨來噴薄斑駁翠紅開畫圖凝然一山坐西隅相對差池復嚴翼天公作意爲形模歙崙倒枕此中過恰值冬晴日車大光烱炤耀變態呈氷雪逆舞中流破我往越鄉乘人闔青林碧嶂高摩岦灘嶺上下絕艱險勝跡經心五六春曾倚復標指烟杪數株得占幽棲好如今追賞總傷懷江山無恙人衰老

蕪湖舟中作

水國聊浮游縱目愜幽討仲冬霽寒天晴暖爲褒老舟中一事無儂星起常早擁被坐推窓顧盼川路好去年謨作計騎馬入京鎬至今衣上塵尚藉江風埽景移山輝輝洲絕波浩浩人烟拼鳩兹津崖亂見藻榜人報嚴關俛首傷懷抱

過舊縣

山曉姑孰程江光動晴晛連山西南廻人家望中見如楷白屋齊互帶青林鬱鬱慈名都會清麗使我美舟師指繁昌此是古時縣里閈乘陂陀田塍

緒廣衍應知香稻熟況足嘉魚薦胡爲乃遷社兹地馬可選始事與初年落葉隨流電故園深烟波景物無堪戀境勝每情移此夜意所善帆檣滿上游車馬到江甸驚心湘漢間易報新酬戰

泊銅陵

微風吹高帆日夕猶未落斥斑臨前圻阻淺行復卻移時乃登陸試問銅陵郭石梁過溪聲烟光漫林薄未退采土風頹怪市廛惡寒星動崔嵬江色上沖漠顧望與有餘暝景趾恐錯躋蹐反舟中明鐙意蕭索並生宇宙間看人拉峰壑

青陽道中作

舟行十日餘今晨乃遵陸茅店起夜霜輕裝委徒僕鮮車控飛蓋繚轉溪田曲吾友方安驟我亦策騎逐行人遠下擔籬落窺注目恣瞭向浮雲不敢薄微祿賤體愧癡肥俊乘羸健足崖高側踏石澗瀾疎支木危坐等履冰驚心欲扶竹平阜得快意始見千巖繚衰齒既崢嶸病脚且蹋起艮無濟勝具難就天際宿

登青陽城 同歙州李臣載錫

睥睨生高阜登臨目欲矚亂山千里去片石故鄉無烟外懸江月城中落渚浦草深防失路皆黑好相呼

西洪嶺望九峰作

山容漸以親輕車亦徐引容曲多異觀回轉非一境松篁潤圖畫巖壑分晝暝孤雲遊半岑寒日薄高頂稜稜八九峰直上天路永秀發過元初萬古一俄頃平生厭塵壒老欲就真隱丹藥若無方斲

力絕堪憐暫追物外蹤得借霜邊景隊葉舞微風

隨人過西嶺

車中吟

久行午烟生空翠益可喜衣衫風氣中人家水聲裏

山行作

空山富泉聲聲亂山愈靜平川亦自波崩石故作梗稀落何礧砢撐拒奔流騁助響更林風颯颯度過嶺已艱南上路復薄西頹景崖荒虎跡深歲暮霜威冷月出無行人愁絕千峰暝

上山

十里磴道長攝衣上斜照數折力已疲與人向我咲我非矜汝愬失隊恐難料深崖絕杳冥怪石莽奔峭自多繁枝絓那學窮猿跳此身雖賤貧未忍擲江徼嗔僕斷枯竹枝持強騰踔終然氣增吁竟使形相弔人皆欲臥時焉能變局脩我友掖我升年衰愧渠少良久稍平夷登車縱臨眺大壑走氷霜長松蠹虎豹西風忽蕭瑟衆聲何清妙聽睹幸

神怡安舒謝心掉雲際望東岩仍思倚天嘯

禮金地藏塔

金碧林端寶刹懸渫空霜日到舊前真僧定久千花塔詞客吟殘九品蓮石磴危攀須度索松根小坐即安禪天臺斗絕還天半意盡紅藤鳥道邊

東岩

蒼岩切青霄西日明東隅臭臭細磴盤迭勝心魂蘇肩輿空復隨仰面愁高衢歛步不敢放轉側須人扶我身極疲苶昨又攀危途顧懷勝絕境幽輿

誰肯孤徑超度鳥背手拂淨雲車下方指點邊奔險開精廬前軒一以眺膛日中踟躕焉有疊嶺圖氤氳連其區空濛林巒變窈聆光景殊堂淡敞八窗窗窗對蓬壺絕壁萬仞帶必推凍雨餘春花莫辨名爛熳何麗都暖氣蒸妙香芯芬散伊蒲頂上盼天臺喬松等茂芋豈乏蟻附遊吾猶惜微軀洞古殿之陰範土自留模是爲金地藏呼遊鳧躑趹霜寒觀聽異石怪神鬼驅猿引跨紫翠鶴矯凌虛無長恩謫仙人曠邈古罕徒標題倚天坐字痕悲

模糊名山幾時頹勝流屢棄除九京不可作來者孰久居眼看住山僧歸休妬艮圖裏糧會相投不到非壯夫悵望陽烏匯臨去增煩紆

留貽覺院主僧

捫蘿無分謁天臺高壁屛峰面面開落日憑闌惆悵極東崖不到定空來

繭若全開碧落邊我來初眺九峰天與公同下人間世早占空青五十年（僧與余同甲戌住山四十五年矣）

化城寺有明思皇御筆爲善最樂四字

入寺忽驚神龍蛇跡尚新空山逢御筆灑淚向何人

憶舊

川陸勞勞未散髮去年今日泊歸舟誰知旅鴈輕長路又逐江雲到上游鵬近每驚新月出裝空真爲故人留關河最怯逢氷雪衃伏霜晴馱白頭

枕上作

驚風吹雁不成雙取次州帆又邊江酒醒心孤眠不得五更山月滿寒窗

拜黃侍中祠

青雲堤畔北風吹愁說先朝靖難時落日寒逢江外客名州淚灑侍中祠金川不鎖燕師入玉璽如流漢祚移獨有孤臣波底血年年逆浪就湘纍

留別白下鄭蓮水渠溪華中湄楊緘三雲間陳備三桃州沈霖若兼呈宗于鶴問

不謂忘形極偏于識面初此遊安得再一別自今疎歲月空殘勝柴荆祇索居春江試垂釣應有上流魚

朋好他鄉聚平生所最憐爲歡方累日可恨逼殘年寒衛寒山裏危檣極浦邊帶霜何處雁相背下江烟

別惠臣

不到分襟易焉知聚首難今宵借我弟破寺一燈寒村酒那成醉客衣原自單眼孤須數紙爲報各平安

別舍弟

又向天涯別心傷此客途人來官况冷我去繭身

孤褁集獄仍得飛揚計絕無尚悲遇郡日疲衛𨽻

山隅

不圖書劍在如此話行藏容易身千里艱難淚萬
行故鄉仍節序春艸又池塘別恨何從說詩成早
寄將

紆軫吾難住羇孤汝自求不緣婚嫁累誰柰別離
愁依舊悲空橐將無貲斂裝東湖黃犢在可擬服
先疇

不忍回頭望心知掩淚歸此行人頗怪垂老計全
非山險戒乘騎杯寬防汙衣飽煞朋好約白首聚
荊扉

同程載錫自青陽僕馬走大通山路四十里
上下歷乘險既至阻板橋圯主潘克濟遣
延來人尋至後灘小河澀馬進不知淖也
馬陷隨水力自救起之主人易衣痛飲郎
事有作與潘

峇城襆被朝來發疲馬跻山犯險行豈謂到門將
偃息翻忘違淖忽欹傾袞容臘月泥中出病骨名

褁凍後壓向晚張燈對華餞蕭蕭簷雨作寒聲

荻港舟中

客路回天末年光過夏端寸心雜緒亂雙槳暮江
寒有弟留他郡依人是冷官高風散迴雁愁倚碧
山看

過蕪湖

扁舟魯港淩朝霧一望蕪湖斷客魂急艣聲乘離
水次啣帆驕塞下天門闕頗爲度服關易垂首曾
愁權吏尊自作腐儒鬬禦暴不知世變敢輕論

登太白樓

幾學九子觀遺跡又泊寒磯上此樓仙客已披宮
錦去長江空湧夜珠流難忘把酒憑陵地可感拳
旗戰伐秋勝事雄圖俱寂寞滄波滾滾夕陽愁

阻風采石

鶴碣呼何急黿鼉氣正驕帝州烟浩浩天塹昇蕭
蕭乖意乘湖上無心去國遙介逢清旭閉調悵度
連朝

久晴屏翳怒雲雨亂寒空挾雪晨侵幾懸江夜打

蓬犬聲喧自北長路迴遶東奔險何年事千秋距
躍雄
爲冬眞不易俄頃雪都消滑日遺雲合餘陰作雨
飄燕磯寧遠道牛渚又終朝鐘底空高詠何人解
見招

雪霽見月

咫尺然犀浦無由秉杖尋雪雲垂野暮神兒聚江
淚樹影流天地灑聲送古今百年稀利涉一
微吟

浮雲向曉散江干欲滿孤光吐雪殘不遺烟帆天
際去爲留松樹月中看吳音楚語三更寂遠水他
山萬里寒臘日已過猶客路獨餘淸興未令

眞州歸舟示載錫

牛渚磯十日程聽君高詠送寒更連山積雪江
頭下曲港殘冰月裏行客久且思瓜浦鴈家遙先
盼廣陵城那堪南憶長天外無限離人歲暮情 時
舍弟尚留靑陽

反自池州抵郡聞李四兄子鷹卽世愀然而
哭

燕城凍雪裏嚴霜凶問傳時向夕陽夢裏魂來江
作塹天邊人返涕露裳生涯到老窮難送世態歸
空死亦常猶憶平居無限事寒風舟夜益悲涼
滿面冰花淚亂垂空天荒野不勝悲百年半過爲
人日四序頻題哭友詩對酒今春猶自健傷心遲
夜枉相思海山此去吾親問莫道
去年自北平歸哭余兄于
永江岐門吳舍
一相纏遊

滕下泉臺怨耦來東流却西南山崩摧從一之心
那可廻

吳雲邊招集郊園看梅

西郊是處酒旗青遠興邀人到野亭深院竹開風
恰靜晴天花潤雨纔零百壺未必乾春釀雙槳還
應撥夜星醉把繁枝默惆悵幸分清影慰伶俜

李詞臣兄弟招看梅舍弟至自青陽

君家池館往還頻二月天陰亂石新名酒細傾愁
寞夜濃花深放雨中春江山夢醒逢歸客貧老歡
增愧主人別向書齋步檐際不教疎萼對傷神

送別舍弟歸里

先雁驚春盡北飛飄空巢燕認荊扉近家不得同
舟去垂老翻教帶病歸文愈頭風堪勿藥逃占尾
厲獨難肥多時朋舊烟波外落日銜杯事總違

三日作

今年春又暮江城花亂鬧氣候入晦妍風光自徘
徊連宵靈雨零飄盡中園梅晴腳啓元已初晨散
陰霾我行將安之碧水城南隈柳岸青忽深衆鳥
亦喈喈畫船簾半約玉質垂瓌瑰如斯鮑陽天美
人豈無懷含意欲通辭左右多媒思憑微波託
蕩漾已復乖揮手一長吟浩然歸去來

皇帝南巡歌

波平裨海日光輝阜益何須補舜衣紫禁沉沉雙
鳳跱青旂旆旆六龍飛

絳節朱干捧玉輿蒼龍南下屬春初　天王稽古
行時令集鳳群公省諫書

正供億昨賜江鄉歌舞窮奢化日長一詠又蠲三
百萬逋逃乾沒謝　君王

烟花江介數揚州記得隋家有舊樓馬到棲靈停
轡望無邊芳草六朝留

夾日天垂錦繡文交橫靈珣白紛紛春官遍向行
人說此是　皇家五色雲

斜插黃旗雜隼旟綱船男女集軒渠府官檄我來
臨　駕楊子江心要打魚

爪淵浮玉插江山金碧丹青白浪間層穴鮫潭多
怪物潛鬐戢尾避　龍顏

翠嶂重重樹影斜雪雲氷月亂交加館娃宮是靈巖寺越女身非鄧尉花

六橋桃李是新栽浥露含風尚未開報道東皇催速放　官家已過秀州來

陽侯屏翳兩難憑已溺恩同四載乘莫訝下河曾未到旅平親祝禹王陵

鍾陵隧道上朝暾五等前驅七校奔異代龍衣來拂地都梁真主到今尊

岳牧諸曹奉　主歡燈船江口似龍蟠　至尊別

有移情處古寺西園竹數竿

元宵已過欲清明龍艦南還只數程九市花燈垂照耀香車紅袖滿胥城

留鶻紛紛出近關商人也自効朝班　聖皇不戀烟花國一夕江都萬乘還

閏三月朱其恭招飲

東陽公子劇多情昨夜邀人自出城頭白忽逢雙上巳踏青猶怨一清明蘭芳采去波脩綠榆莢飛來草漸平好是風光行復住深杯端合為君傾

李同臣餉鰣魚

海曲腥風起鮮魚已上村味堪爭蟹鍼脂豈類熊蹯淺泊春先飯提携晚到門分甘非細故落筯念相存

飲劉假載宅

高館荒亭若比鄰斜陽相對自清晨驅愁又盡今宵興縱酒還須我輩人暮鼓嚴城休促漏江天閏月正賒春開留博進彌風日作樂從君計畫新

送吳聽翁遊黃山

龍潭月窟天邊路曾擬凌霞策杖尋酒半看君增矍鑠春殘別我去登臨峰峰爭插哀猿隊面面松盤老鶴深料得題詩人境外故園風景百年心

立夏前二日同鄭若千諸子泛舟

郭門移棹日初斜水近船交礙淺沙數往忽驚餘節候綠分真惜此年華綠楊野店邀登岸紅藥諸園未吐花倚賴江天朋好在令人着處得為家

盛光振亦仁兄弟招看海棠

去年此時西隣家一株紅艷開相向醉後題詩憶

杜公寫在隣家雪色障今年邪上滯孤踪江郭春
光日更濃蘭梅桃杏滿街香出門便與園丁逢清
明已過天少雨市上海棠纔半吐低垂細頚不足
言苦憶西家舊西府欵扉誰送赫熙青朝來邀我
就其居盛家兄弟乍擬少書齋木石爭縈紆主人
温温隸人肅引客沉沉歷華屋翠幌文窻閉晚春
高花亂蘂驚衰目徘徊盼久都忘坐常見此花無
此大蕃衍應緣宅土腴遠條直拂飛甍過君家德
產不可荒孤生今遂能擔荷人世榮枯豈偶然花

前不憐誰能邪

立夏前夕飲盛宅步月出城不得宿高長宋

再到看花地還同縱酒人與來堪盡夜坐久漸辭
春草少聯雙壁孤光湧一輪只愁更漏促駛騎出
城闉
夜市尋常月更深在客衣城嚴不啓鑰火轉別投
扉露砌人相問風枝鳥乍飛可堪垂老日茗芋送
春歸

送李久菴入都

望月江城碧樹深舟船鬬口係離心長安若責長
門賦借問文成直幾金
金星不避日車懸玉女潛踪后土堅莫待崎途衰
草遍炎風荒驛少人烟
愛弟天邊侍從臣哲兄初踏鳳城塵金閨玉筍飛
揚甚何計堪留遲暮人

史上周宅看芍藥

歎呼把菊管他日眩暖逢花復此辰映叢鮮妍纔
過雨分叢爛熳豈爭春年芳不歇青山宅夜色全

欺白髮人猶有半開三數朶約余開步就苔茵

奉寄承德公蔚生先生

奥府青犬北紳阜紫塞東分符先熊耳報最冠甚
公王几名初記金閨籍久適麒麟原在野仙鶴始
離籠自此班行峻由來稷禹同職司承御憚心眺
比形弓諭縣于山外忽波八載中操持惟過儉儀
健轉如豐屢顧膺殊春頻嗟角兩雄竟無濡漬血
虛得錦爲幪手贈朱提白顏莟碧酒紅都令寒谷
煥未怕曉烟空妙譽身滋愧輇材賦少工屏營情

脉脉還擢恨匆匆暮雨關城別秋燈客路窮五霜潛屈雙萬里背飛鴻陵邑邊沙月王幾絕漠風曆新花不見春書雪鬢融每共郎君語深憐物役攻水鄉稀稼穡圭竇盛蒿蓬跧伏閒嘉弊歡欣奮薄躬官方疇昔懋吾道到今隆恰喜懸弧屆因歌咸嶽崇他時親獻壽再頌保釐功

題劉玉介像 予端調詩余題

往者寒天文酒會令弟齋頭誦清製未識君面把文章醉古獨有西京氣明年余夏來作客始與先

生快投契步履嬴詳言論偉岸貌肅穆時賢避招呼郭外蘭槳移手折芙蓉席間指其日炎風颯蕭疏看山又上棲霞寺別後江天會面稀變亂名場各思憩俄聞竟作道山遊積水叢門照垂淚絮酒奚難愬闕略脉脉心傷十年事今春閏月傍蕪關相逢令子斜陽際話朝訪我假袖隨展看遺貌先生是含笑渾疑向我言神明不共形骸逝君今有子讀父書汗溝血赤追天駒題像惟從父執求果然善繼先生志

劉聽麓席上飲離支酒索詠

楓亭憶昨扁舟到時還無綠啖荔支忽聽高齋催換酒頻霑佳味許題詩年華老去君猶少閩粵天深索寄遲莫向燈前恣傾寫獨應脣齒異香随

同禹長假載過張虞廷

城東張翰宅近市亦蕭疏細雨三人到丹花四月初老身容易臥酒病獨難除坐把商丘集從君借此書

遼海何年別雲鴻萬里看兵戈連塞上書劍下江

干小閣方清嘯蕭風尚薄寒月沉呼舉燭莫是聽孤乾

一瓢行和李大村 時執修守戟榜歎舟中作

閆家兄弟劇作惡鬥宴為監斧居前檢驛坐客入醉鄉睛川白雀人婆娑兄臥一虎弟臥虎把握科條索大戶叫汝醒者何誰人巨瓢飛墮爲吾舉李生手中茗椀忽自擲起立滿引更不言壯士合取彘肩賜狂吸疑挾鯨波奔老夫頭之色然駭是何坳堂納江海偶然一發竟稱雄此氣再鼓將無殆

歸來自賦一瓢行李湖豪蕩使氣驚執欲勇者賈
而勇定是君家似舅甥 潤解直章解方學雄飲故
戲之

焦山老僧行 李崖

李生嗢噱向我笑曰進焦山老僧話話我滿面酒
汁手可渉彷彿流泉落春醉我聞此語莞爾又憮
然借問人生自古誰百年當時半崖開口道我頗
覂鍱其後幾日倏忽遷隨江烟君不憶海波亭
前翻慈雨饑鶻飛鳴月亓今到今三霜彈指間又

見穉賓風物鷦鷯旅同遊程赦錫我弟手勿齊兩
人眼前落托無好懷淵淹渊屏與白下指思安得
長相偕存亡聚散非細故會且抛却吾歸去辛尚
周旋忍負泰黃河可注道須注生方金脚笑我眞
貪癡酒有何好卿嗜之公但未知酒中趣疾去倪
首堅坐三復陶家詩 李渭大林

家山公向李詞臣借焦山松寥閣住送之兼
問山僧詩上

李子山腰宅君行好寓居遠天垂海盡夏木映江
疎俯陵窺崖鶴迎潮接網魚書過支遁宿名飲近
何如

李詞臣招遊祭園二首

秋就閒園醉須憑勝友過潮關行落日船小得微
波聽曲紅橋往蒲風碧樹多不知村萊地能否發
圓荷
遠與還須酒愁時且放歌旱雲空蔽日潟水不成
波故舊思難斷伊京調苦多泉源方在望洗穢與
誰過

贈李五侍臣

稱其龍門彥聯翩雁一行無雙俱國士第五似何
郎磊磊星分位溫溫玉有光大庭曾早對妙與巳
爭揚奕葉榮仙李同根發豫章卅年誇旅力初度
逼端陽斗帳調琴靜萱闈扇枕凉尺書標錦字尋
句入奚囊老作江鄉客來傾令節觴偏看白沙上
競渡亂鍛塘

題呂仙像

嘗者誰闊風客關中逸八十三天遊戲還行向人

問稱落魄千杯萬杯長恣意白雲之鄉不隔尺芥
上鋒腥鬼物髓蓆底花釀洪爐雪往車秖空閑書
手偏留迹而今相遇枯旱天變兩兩蛟橫奔突鎖
兩織雲據九霄請公爲吾拔劍擊蕩淼氛霾沛大
澤始信先生有道術

贈李六詞臣

慚昨道思爲棲止春闈柳巷逢吾子脫然高齋借
我居老樹閒庭落行李周旋百日別而歸燕沙吳
霜雁再飛去歲經過又成約今來聚集還多時君

爾小我二十七客歲豐下才氣逸萬里健翮摩秋
空三峽崩濤縱文筆張筵促餞句幾迴清襟老懷
相對開月透松檻拂床臥雨深塗生學蜂交余也
衰晚生事拙營苦調儀度寒到與子謀蓋狐裘皮
牢具裘溫望終絕難恣婢流多苦辛魔君已矣吟
向人紛來多爲客但戀彙物兼容旅食六男兒雄
發眼中少夜光龍劍非常寶異日府動在海隅如
今度荒戟江表君不聞留侯之生感孤星四方有
事遲經營會際高明火輪赤郎看遠亮天雲青

〇贈金沙于西麓歌兒三絕句

壽燭芳樽暑氣澄珠喉金管各呈能曲終定被風
吹去散作天聲徧廣陵

多謝深杯作意持微風庭院最歡時此身已是柯
亭竹那得憑君素手吹

幾人眞見比紅兒夜夜文郎度曲遲今日空江乘
霧去何年再有斷腸時

林蕙堂集送孔博士東塘還朝梁輪林藥亭
歸南海張處士南村反白下

太息家園瀟激猶竹迎玉節駐城臺歸墟雪浪東
瀛斷改命輪車北極迴驛路正悲斑馬上風江又
惜孤帆開勞臣羈客無窮思并入離堂濁酒杯

七夕抵寓作

郡城前月雨偏零水國高天喜却青遠別故人逃
九夏獨來孤館看雙星年衰眼散清朝臥酒斷傳
更永夜聽今歲秋登新穀賤滄江猶感未歸螢

過李文源寶香堂

淡辰孤館臥相憶幾曾來病起秋城午人閒花徑

閑因貪斜巢坐不到晚鐘迴明月月明夜將無把一盃

秋社朱其恭招集

八月五日大作社老夫輒起來追攀秋潘西極避殘暑歷隔南雲悲遠山高隴稻粱已蕭索上流波漾空瀰漫風前藏跋勸人醉露下霑衣容我還

前民來宿

纔步嚴城闔閘扉短燭然忽思霜夜醉重得旅亭眠慘淡陪高合羈孤到暮年明朝白沙渡江月向

内齋乙巳詩　　古　　　　蒼華山房

誰圓

中秋李詞臣齋中看海棠

雨過披雲幕烟沉下日車小軒開邐月陰砌晚垂花開在天香裏秋先露菊斜未來腸已斷令節正懷家

李詞臣相迓

念我足無力雨中籃笱來老病一朝減笑顏終日開看人作大字薄暮試深杯不爲夜少寐誰擕茗芋迴　韋華在坐

夜寐果然熟功須任酒論一凉初過雨回首忽驚魂秋野生黃葉君家富綠樽祇應防盡醉老骨幸能存

劉聽蓭生日

人生五十驚心過我記還辰懶賦詩君小六年今亦爾秋清八月此其時庭闈北面椿萱色池館西頭桂菊枝老去承歡難並得殷勤多進手中巵

村居八首

暫反塵中轍還登郭外舟淵天傷北望海木誤面流老骨有無病此生何所求樊籠雖日設患豈到

内齋乙巳詩　　去　　　　蒼華山房

輕鷗

稻熟家初喜秋高穫未多豈防噫氣作無奈厲風何落實隨衰草成秧動淺波寒霜來不緩嗟爾亦嘉禾

心力疲酬酢田園恣晏安蟹筐傾日落雞柵滅宵闌一飽神俄倦孳生骨未寒終須求佛理寬假過秋殘

曙色到昏暮小窗還讀書老懷難强記倦眼過成　眞

虛失學頻年外傷神久客餘誰容謝塵務重與開門初

東皐一茅屋俗物眼中稀砌蓺登堂語隣雞借樹飛暗窗添夜燭寒事近秋衣使合長年住孤帆況早歸

去歲經時約扁舟問顧村霜螯偕餉客梓樹僕移根木塔殘秋寺風藤夕照門臨流一長望歸鳥自飛翻

可怪今年鴈霜前故不來絕知南土好未免北風

哀去住防矰繳飛鳴美草萊幾然先泛泛川月荻花開

舊業餘何物虛堂置此翁人言閑處少天界望來空商長莘兒笑寒暄比歲同誰知頻顧景往往見飛蓬

○草堂讀書有感

晚年只合為農去野外風光遠俗塵客舍貢文空作計湖天橫櫂久無人蛩依短砌情如舊蟹占常餐味屢新原是代檀高隱地敢忘躬稼負先民

空庭兩柏出垣蒼殘日迴風舞景光野岸雞聲來喔喔海天鶴影去茫茫老思勤學何心力貧望開顏此稻粱少壯躋依無限事夜分為麥到繩牀

贈吳雲逸

平生寡面交所期在眞實託彼山泉深鑒此巖月朗新安鍾靈秀昔哲盛標榜遠近同客途風流雜塵坱四載識吳郎炎歊飄秋爽論文心孔開得句林樾響生非本朝外志軾擎輦上二三老遺民傾懷罄所仰我昨浮空江累月笑虛往驚颷卷層嶂

舞雪迴急槳孑孑歸計無自畫雙目矚告訴走奚奴遺金慰飄蕩今春來旅舍局促不殊曩感君更厚意委曲洛軼掌吟詩歎路窮發與愛拔擭垂橐施何厭臥疾觀眞枉高秋有稻粱野色餘莽蒼暫反故園扉再寒重湖蔣天清馳西南如見夕宴敞君年甫三十壯飾於此妨男兒七尺軀自古能參兩儀危必撐柱俗濁須澌澄僕本疏迂人馬齒況已長絕無經世情獨耿凌霞想

寄黃孚菴

筋力吾衰甚烟霜客思繁今晨逢數雁嘹嚦過衡
門章武書難得文翁道自尊故人高蜀下連夜幾
銷魂
忽忽中惆悵吾生晚計荒雨稀風轉怒米貴價才
昂齋貸供兒女支離顧影光又奉人事去叢蕙鎖
茅堂
古稱君子澤五世尚難湮積學悲吾祖希蹤少後
人一生獨詩句千載爲傷神可奈霜飈急無心便
轉春

句寄翁齋臥深愁遠路歸老來思戒得騎過失知
非課僕秋乘屋留賓日典衣寧觀憑受皆傳語到
庭闈

陳伯升全禹長來

客散臨高枕船來泊少黻散人空道姓老婢不知
名邂逅無非事如何有此行殘秋收未價歉棄尚
堪傾
選味厨雖辦登盤饌不華愧吾居小縣拜子怨貧
家犄角朝朝奕燒燈夜夜花巡檐忽凋悵未見此

蘭芽
異縣逢兄弟深堂謝主賓狂呼驚小婦笑問到何
人飯煮車螯滑羹羞蔣角新不知秋色暮酒面日
生春
未滿十日去瀕行更不留我將投客舍君便放歸
舟路絕驊騮騁身兼雁鶩謀已知供給薄地主莫
深愁

臨發枕上作

斷酒知寒漏鬪雞逼曙光幼兒偏戀父老日更離

鄉一飯年年急三冬夜夜長何時遂疎嬾倚杖待
春陽

上韓菉廬學士

平生恥作朱門客海內惟公獨往深方駕文章誰
敢道横驅今古直須任雲中極目稀鴻舉日下流
聞有餘音一臥江天瞻望重高松千丈遠森森
鴒原芳草過青春先後驅馳犯軟塵馬尾詩成絛
小弟龍門公去見何人垂頭逆旅驚寒早揞手名
僧啓事新不仗吹噓到韋布誰知愁咏最酸辛

送別東塘博士

清泊下江城饑烏亂庭樹落葉何蕭蕭客子驚方
曙王臣東齊彥三歲南邦住下民正其咨浩蕩天
垂顧司空未虎縶裕殷九重慮波濤送旅雁蘋藻
翻翠羽今年雖少雨秋堤上流壯大澤千萬村再
覓鯨鯢路公昔想平成疏鑿煩調庭相逢在荒縣
命酒寒雲暮我拂燕齊塵習尚已旁矑軒后持威
弧寥廓力救助朱門劇噂沓袖手紛馳鶩誰非聖
書齋心惕兩日瞿反旆謝飛騰荊扉復吾故從公

道問學妙理遺詮注抗懷太古前深領繫表趣惆
悵職匪專謨謀莫能奮枝官滋慕府莞克折腰具
往來犯風雪功效如毛羽以斯但棲遲經過積文
賦海濱老蒼人日夕關空寓金盡典琴書囊亡索
棉絮六龍駕青旂拜舞臨關渡籠錫出御筵登曰
非榮遇榕狀尚乘運罪悔雖全除紆將台輔上獻
見猷烈者野老惜分攜益耿狂瀾懼網中眺星軺
又下黃河去

李詞臣汝于格同潘霜柟丁柯亭諸子集春

晚樓劇飲分韻

我從春首來爲客百遍追歡在此間今夕獨嫌無
好月肅霜都已變寒山星河流轉更將促監史煩
苛僕不斷均服徵賽蕭瀟市深憑一醉解愁顏

贈鄭孔嘉

我來何曾廢苦吟獨有贈君詩未作無寧君謂實
生我伏枕底羸竟忘昨自挂春帆別茅屋便攜將
愁住江郭朋交饋餉情轉傷車馬逢迎氣尤索柔
毫在手默經營短髮搔頭行寂寞對客踟躕憤發

昏破酒摧藏坐摩挲榴花開殘一反含流金炎火
餓薰灼清暫疎籬那乞問聚書堆案誰能知越羅
蜀錦疏布褐裁剪機絲恣揮霍低垂流汗力更無
我弟旁觀浩嗟愕精力原非少壯時鬱蒸況復頻
銷鑠食飲不戒風襲風水火雄猜元化爲自當關
門且養疴詎宜旅亭更酬酢七月十六日之夜凉
露月底滑相薄詰朝臆痛頻凍凝俯仰反側形靡
託蒙君顧我診我脉直窺癥結理不錯疾寫禁方
催火爐細辨中經活維絡破陰絕陽色即廻瀬腸

浣胃胸全拓因言此病所由生浩浩心神何束縛三焦已苦烈燄然一泓莫遣泉源涸急撥千慮散百憂據蒸囷石將無藥感君至語增慨傷似我餘生自戕虐即今病起又況瘁幾時悉解其行樂深負規箴淚欲傾每憶用依意痛惡莫向秋堂歌此詩恐有繁霜拂衣落

送程載錫返新安

飲汝酒送汝行寒風獵獵霜始生汝今別我往何處碧嶂清江鄉縣去男兒久客歸亦得看汝愁顏

別有故先世宅兆臨嵯峨當年營建心力疲豈虞青烏術不設等觀石槨三年為三四曾玄邁鄭否或老未婚婚乏子積居理筴非所長遂遠計拙聊復爾百金偶向他人賒賤取貴出何爭差湖湘興師估舶隔鹹鹺拋擲如泥沙無何賊平價依舊今時肥腴昔時瘦借家挦肉但逐時十倍九倍誰蒙有平生骨性本傲岸兀坐忍尤還擁衲七尺之軀天地間永念涕淚紛闌干先人五櫬未入土改求窀穸良獨難年幾四十無血胤蒲柳先落髩欲班未知宗祀得不隊飲泣且歸省故山我聞此語心不懌銜觴脉脉生愁色忽思人生異庶物徒手偏能致鼎食時來一旦誇身強不見里人程與方汝姑努力埽丘墓堪輿之說多荒唐酒闌只道夜纔半列宿已隨踆烏翔

方鎔在招飲西郊草堂

慨想多時負爛絕經過此日最心降近來賢主誰能及一帶名園未有雙天外焉都僻雪積酒邊人半隔風江老夫忽健如黃犢脚旋亭臺手拓牕

送吳雲巖歸新安

輕裝昨歲客江干雪後南關獨訪君短日深宵仍臘月高樓柔櫓動寒雲梅開早向山中見猿嘯非從客裏聞若愛黃山老藤杖攜來未許過春分

庚午立春巳巳臘月廿五日也自名伯發船

枕上作

晴湖行曉船薄衾動微月清霜亦以零鳴雁竟先發初冬來郡郭歲除反家室四序更故新羣齒鬢倏忽老至心易弱途遠跡難越客牕多暇燈硯北

植衰骨沉思在捫天承歎局放筆後此一載去何
曾百慮得風物俄芳菲雲霄失水雪貝圖信有懷
撫枕循短髮

除夕

歲月隨羇客氷霜反敝廬浮生吾暫住賤日爾應
除曆轉窮陰後春蘇閉蟄餘難將衰謝意筳卜問
何如

斐酒猶浮臘檐花已弄春房中非匹婦畜裏是雙
親逝水滔滔去流光浩浩新三霜周甲子頑恐白
頭人

西齋庚午詩

奉化王仲儒景州著
江都閔長虹曠齋選

元日

童稚喜年新衰老傷曆換春生倏五日凍國無冰浄自餘白屋煖猶羹紅爐炭拜起力不勝肩背盡舊汗陽春何早吹晨占雜木早昨厭守歲酌從俗強飲半未徹薑食多肺氣聚爲難垂簾坐盧旁往事潛搖攪

張石樓母盧太君七日歌

燕城冬杪蹇何繖向我索詩壽張母爲言母也靈芝質早歲歸爲京兆婦京兆所至人謳思越鄉俎豆今不朽明德兼資賢內助身貴針黹日在手夜課兒書費燈燭朝先婢作勤箕帚衾錦殘紅甘覆牀園蔬未綠催耕畝國與冠帔雖顯榮家餘荊布必慎守霜鶴分飛碧海寒華軒駿駕金烏走長成奇毛特殊衆培風所積風良厚偶然六月曠搏扶不道青天背難負春明啓蟄宜看花日暖啼鶯待穿柳是時母辰滿六帙願得新詩佐醲酒近來江關妙詩句指數陵亭北淵藪揮翰須君逸響奮倚和勿驕諸公後我昔曾登京兆堂鍾郝昔擬重回首心知何郎言不妄况復張君是吾友常怪世人壽其親大書高官書屏右文辭波靡更腐臭自謂寵光亦孔醜京兆有子識重輕求詩獨見支離叟此義千秋萬歲相傳爲美談而母壽與同悠久

將入郡風甚不行招諸酒伴

沉沉夜雨暗傷神歸是三更醒失晨殘酒送花偏

有分西風南浦又留人

盛先振兄弟招看海棠

江城春半花無數除却君家定不看一望亂紅欹院落兩年斜日倚闌干更深徧遶風燈上酒急潛銷夜露寒媚景融融賓客散最宜長未北堂歡去年翁醉花下

送閔曠齋入郡

江風吹暮春搖蕩中庭樹我思何悠悠客子將首路塵沙浩無垠策馬京華去候喧謝冰雪裝輕便

馳騖厭及朱顏將早奮天衢步蹇憂方發舒不如
守蓬戶
生也實華胄性鄙年少耕森躁怒馬蹄細軟千金
裘春闈一脫穎迅如快劍抽此豈不豪俊而匪我
所求激昂在古烈黽勉希前修修名誠可慕不立
心殞憂
文藝會毓世詩歌乃適己獨坐潑掩關靜求風騷
理俗尚書流從羣言紛自喜與之均性情陶冶盡
有以微妙有時來相與契本始手持一卷書果灑

君與

我昔遊薊丘未與子相見定交前年冬流光迅飛
電論文已決成心知豈云面嘗來兼金贈復卷鮮
衣為如今旅病中借行何由戀脈脈獨傷懷誰謂
金石變
粲粲丘陵人揚策爭道驅逢迎各自媚折節乃良
圖長揖大將軍賢也偏老儒直枉計尋尺廿效轅
下駒汲水取清泉采珍取名瑜君臨榮進地慎保
千金軀

因趙漢水歸附家書
憑君數紙寄荊扉多病江天旅思遲筋力過衰經
歲減風花向晚逼春歸朋庭不到虛明月高枕頻
移失曉暉謝埭東頭烟水外孤城隱隱片帆飛

別菴上人相問
海縣霜秋別風花慵隔年孤亭煩問訊小極竟沈
綿報謁淩晨曉扶行尚不前幾時身稍健來叩適
公禪

與與教大安禪師

少小依禪寂分攜有歲年十尋雙樹老方丈一燈
然自顧成何事真衰劇可憐江鄉春又暮緩步訪
彌天

遣懷
春心在柴荊舟子促晨發帆張風力微稍稍亂素
髮到來愧賢主灑掃靳牖揭栽花間梧竹取次有
淸樾未暇覓朋交相問已不絕牽連慨歸人酒懷
復蓬勃人衰榮衛乾樹老菁華歇中傷忽無端臥
疾遂踰月

八載遊天南舉徵遇日者爲余細推步休咎頗直
寫我生叢利金得火始傾瀉今年運度善獨病此
維夏洪鑪啟初然未輟寒流灑二物方馮陵微軀
罔其下
暮星蕩微氛瀟灑晨窗雨離離中庭竹苞葉漸出
土移種曾幾時舊植何村塢春雷來年動勁挺必
可數我老但依人歲歲在羈旅根柢苟不絕時至
英華吐生無得力兒幼者尚需乳今昔傷我懷一
燕低空舞

于懷錦館茹叔姪過訪詞臣攜酒共飲

微痾夜歷春去堅臥須仍向午餘戶外忽聞人
語熱愁中相對老懷舒頗任雨夕重拚酒跋扈風
江邨上魚一過炎歊筋力健就君高館眺南徐

潤州諸君相望甚至於陳維其歸作此答之

蒸河後期

經將欲放三山棹閒戶紙驚九夏初舊約逡巡孤
與縣殘宵惆悵倚前除年衰敢附摶風鳥酒病長
思賤淚魚秋氣漸高須會面將詩遙抵過江書

贈別吳侍御巢薇

新承驄馬駐蓬蒿爲道懷歸旅夢勞款語未分蕭
寺夜離心先卷大江濤郡城遠信雙魚下蜀井清
吟片碣高堆案舊編方歷亂銷沉獨自感頭毛

金沙于西麓之歌童文瑜去年在李祚源家
為之沉醉頃又來西柯其恭二未子招集
病未能往

去年寧壽堂前月聽曲魂銷爛醉歸戲謔最嗔翻
汁滓（文瑜酒余其恭竊投以魚汁）歡斜不記出城扉春當多病
爲歡少人正相思會面稀欲就華筵尚無分憑闌

西望彩雲飛

與大村

聞吾客裏長拚醉恐促餘生迴抱愁衰日到來身
是寄好春歸去病還留千年遼海吟仙鶴一笑齊
臺話爽鳩前夜月明貪看久猶醒輸爾對滄洲

魏八金大韓二來飲用醉白韻

江魚入市鮮風日復暄妍病起驚春去朋來廢午
眠相看白髮叟恰有青銅錢醉發華年思如訥五

寸弦

與喬石林

三年石佛樓邊路艤荒河署纍時冠蓋舊來驚會面酒杯淺把坐論詩長安自昔浮雲滿曉計如今閉戶遲丘壑寄懷曾少日衰容君見微霜鬢

贈李詞臣

烏几高齋坐兩頭蕭蕭書聲出小窗幽城陰乍散樓天雨江月纔懸桂館秋事在華年應早立交非同氣豈相求日來詩律談尤細新句緣君契冥搜

送趙倚樹之無錫

宿雨初收綠樹齊嚴關將度問梁溪人留東郭移時坐鶯過南徐滿路啼歸棹可能同蕩漾清尊曾許落提攜故園薄暮招尋慣把手臨風思總迷

五月三日東李祚源

湛湛江波動遠天映空絲雨散庭前懸蒲倒黍仍今日顧曲逃花是去年晚節愛君情脈脈衰容作客脰肩肩倒冠未及斜陽裏酣眠城西看畫船

送潘霜柟北上

迴野燕雲蘊崇難飄蕩永日旅亭中煩憂逐時長閉關養微痾吾道在草莽素鬓已亂垂業遇非所想早魅走中原君行欲焉往

相逢常拍肩暫別必攜手連旦心不怡念子遊當久今秋大校士駿乘爭北走胡為耕釣徒亦復隨其耦莛楹厲西施物論方雜揉能如坐江天日飲毋何否

昨謁張郎宅檐雨淺庭際惜君為此行毋乃緣所向持觴淚交墮起跽言無狀自孤罔極恩未買青

山葬親故滿京華庶可相馮仗艮非夔空翼漫微覽風颮

遄陸憚觸熱乘舟倂同心汶水判南流上聞苦滯淫况聞兩崖峻中但咫尺淺長征忽無路却見槐榆陰泰鄭與山陽名醞可酌斟滿沽貯鵒首長日酬高吟

軒后遺玄珠使智索其實離朱將喫詬不及象罔好人生異所遭定分由大造得喪豈偶然世態厭機巧回首三年前出處太草草因君傷我懷決計

湖濱老

生日雨中漫筆

一笑辰安在蕭然倚客扉年猶懸故曆生即犯炎威六十漸相逼九齡何但稀朝來仰天祝惟有逝須肥

何世曾前度當年亦暫生乾坤人又老家國感難平去去千端事沉沉萬歲名西風涼雨集也作愁濤聲

我弟傳書到輕舟昨日來新禾隨地發宿蕙幾枝開累月聞衰疾孤亭見酒杯晨朝頻北望曾否泊湖隈

李氏好兄弟邀人殊可憐遂關空院去淺坐畫樓邊刺眼春暉字（李之鄰樓名春暉）垂頭夏至天涼飈何自到爲我一凄然（是日侍臣諸兄弟招集）

與葉桐初（茶村婿）

涼風一夕散沉陰寂寞荒亭客尚尋記得十三年裏事同吟微雪下更深（戊午冬茶村與余同客天寧桐初適來）

襆被衝寒渚水凝梅花漢節只依僧岳陽旅館何年瘦淚盡乾坤老杜陵

黃金臺畔暮燕沙宣武城頭秋吹笳我住斜街纔一月四年君未出京華

羅三（亦高）韓二（醉白）並交歡兵火同哀骨肉殘今日聽君揮淚說又教老眼不能乾

生理俱從研北論江帆明日下吳門主人大好吟詩在看到徵啼莫斷魂

青岱黃河世共知細流土壤漫貽嗤篇章早共荒江叟（謂前民）料理詩人萬古垂

送李詞臣省試

艇子西風醉夕暉朱華翠蓋倚芳菲乍驚畫鷁臨江待如見名鷗駕海飛在午爭光君定是（尊甫以甲午舉）逢辰有日我全非冬來壽母堂前舞身被瑤宮第一衣

送千懷鍾之任靖江

歌鶴涼雨聞君發被酒吟詩遠贈行郭外景分黃歇浦樽中香出闔閭城論文故里原無敵（曾先任鳳陽）近海高江倍有聲欲共李郎搖槳過早求名飲向

諸生誹訶匠

題李子修牧牛圖

李子吟詩風格清向余開卷說平生曾無一事堪
聊賴去傷春田叱犢行

張芳傳出守鐔州余向遊其地詩以道之

送君迢遞上閶封諫果名柑處處逢雲出九仙迎
五馬城開萬嶺控雙龍居人風俗舟航薄太守衙
齋磴道重曾聽灘聲登傑閣凉秋心挂到天峰

送朱其恭入都

今我憚行遊畬身脫牽廹早年多塵沙屢遠北征
客朱生名公子抗志文章伯浮雲軼絕足培風負
長翮迴翔愛天寬馳驟惜地窄從親來東楚苦厭
吏事劇兒烏忽不飛鯤庭尋亦隔回首踰武林所
遭判順逆欲泛江粟還那將百憂擲杖苴腸已斷
弄翰意或適平生敦交歡一片心匪石揚州舊城
中酒人在幽僻追隨蓋累歲笑語無虛夕談詩鄙
僕薄道古矜風格世自有周行昧者乃局蹐舍探
江海原汗潦爭餘液枯楊艷木根其華豈堪摘吾

賢何磊落若爲應辟易翼反池陽船相逢孔融席

謝東塘博士 刻燭詠各成隱几句方索因知襟期別縱
見追琢益頻仍換星躔聚集悤月魄龍虎鬪秋清
曾過資典籍寧安貢舊鄉俱擬躡前迹驪唱俄在
門去去麥柴陌故人蒲柳姿曉鏡頭盡白遙隊信
非偶淚出涕憐昔臨分眼空懸感遙掩猶搵京師
正勤雨冀野頗無麥雖叢承平福恐疎撫理責山
且拋菊妃亭莫懷蠟屐早圖登丹陛直陳匡時策

揚州酒人歌

缺月不滿下弦夕落日不上西山嘴人生鬢髮憔
變滅今者不樂胡爲乎眼前何物堪與朋友共苦
乏名姬寶玦貂襜褕又無駿輪控紫燕聳身騰駕
超泥途惟有一尊酒可以相覓爲歡娛有錢把擲
酒家胡無錢便典衣裳襦那問明朝竈下米與芻
武川豪客昔未到揚州故自多酒徒開軒促飲數
殘過先驅發號監申驅四座拱聽笑語寂彷彿偏
伍隨啓胠更番張燭何夜無江天一旦酒星墮字
曰其恭其姓朱朱憤浙江武義人探毫氣已犯寒兎倒鵝

夥欲廻陽爲會同諸公恣遊戲習類炙輠兼轉樞
往往大醉莫記誰家廬吳與太守吳聽翁(吳綺)衣冠
古野顏色愉引端送難行巨觥蔣變前民尤嗜飲
(蔣易)纔聞布席忽憂虞連危急注心神舒酥源文源
好兄弟(李衍 李潞)神仙中人飄白鬚家醞芳冽卑市沽
亭壽賓香(二李 堂名)日高會科條手執嚐敢踰府西喬
成侯(喬萊 瑞)郭南泰來彷(泰之 後)孰爲整暇孰郤孝
廉得勿甘小巫(請來 彷)西柯紫陽喬(朱 紫)流香堂上羅
羣書把杯劇談必盡興醉則發唱聲嗚嗚朱泰恰

空徧蔣喬亦迺偏歸路最喜相持扶我兄蒙谷老
(方 岐)渴虹汲汲餐筵初放蕩恒被苛政束涓滴壓邊
酩吏訶勿齋我親弟(熹 儒)時時闌入狂呼呼千令向
人嘂噱笑少苔腹滿形模糊其闊董非大戶絶致
猶居然突將提兵符縱橫無奈喬東湖(喬 寅)三年我
來新城住片紙趣召如追逋頻仍酒病頽毀軀頗
闊糟肉更堪久且休早計化土爲酒壺朱生今忽
騎馬入京國吳公昨已泛艇投菰蒲使我對酒心
中孤曼聲長嘯當吳歈便諸文選樓邊朱二玉妙

爲揚州酒人圖將圖與歌流傳到身後借問作歌
者誰與不見圖中白頭人捉筆爛醉高吟王仲儒

爲鄭韡修題像兼贈

平生重投分所愛輕奇人求之絶難得邂逅武以
親上元程韋華蕭落軼輩倫初交皮相殷久對中
懷申遂攜同心友歎見先古民高風颯太虛下掃
客舍塵邀甫(盧州 先著)及秋士(新安洪 嘉植)丈弟結德鄰像
建業陽秀已逃羲冬春爭知名公後賞歎佳句新
端居飽蔬食松聲熱葵蘋腥擅可厭惡豈曰希勝

因麴蘗不恒須筵秋乃入皖騷聽吞吸促恐濯龍
門津終夜爛漫醉醉逢與蕭晨余嬰沉痼疾右掖
扁不伸郡甚信僻陋敢歎齊楚秦君齒尚強壯著
述驚等身滿虛方日來閱寂氣益振將栽萬株樹
纖幹紛輪囷花時拓窗坐永雪寒無根香來意云
何此際妙入神苹芳今安在山花還溪濱先生笑
展卷請余觀寫真

發郡舍

客久治行芳如辭室家去梟星殊未稀飯已天始

將登車越廣陌臥者猶夾路炎蒸闕閭豁况乏禦
蚊具當風且揮扇侵曉覓需露我患股脚衰寒暑
慎防護旅亭既疎達舍下有北戶觸目中慘悽人
生豈同趣

舟歸

毒熱樹無聲川於况死行半年稀夜雨落日背秋
城去去帆空挂飛飛鳥故輕莫應長作客舒鬱到
鄉情

余未歸盆蕭壁開舍弟同若淵兩峰槐江楚

行諸子吟賞見褒和答二首

伏雨江城客辭家春尚寒不應爲別久其奈欲歸
難悵抱寬烟水風光轉蕙蘭故人詩滿壁炳燭映
花看

過賞知何日相思得妙吟老來歡有限別後酒誰
淺醉態輸花見流光費夢尋無由抛客路去住正
驚心

黃孚菴歸自章武分一花贈之系以詩

仙鬼嫖忽去金壺麗士元非百里才長憶酒人呼
酒對未從花縣載花迴香過轝嶂雲程遠叢傷紅
藥露蕊開執友已驚山蘭贈高齋休笑瓦盆來

諸老集飲西齋和朱嬾翁

早春爲客早秋歸故里親朋聚集違近日雨賜時
自若天風杭稻望成圖得錢貰酒開三徑分局看
棊閒兩扉莫使端居歎不極可聞營急練頻飛、

卞孺蔚廣文屬賦紅綃帕二絶句

一幅輕綃剪豔郁盈盈長日繫羅襦不知銀蒜雙
垂後添得丹霜幾點無‥

銀帨如何相對垂分明紅雪艶春枝後堂滿眼纖
腰束獨有彭宣不許窺

上天行

世人有眼見尋丈十載眛却天星群霜凝嚴集建
子月竟空匹練來西方侵変列宿二十四勢壓斗
李橫莫當金寒冬殺設此象不數蚩尤及欃槍其
年元夜璧舒出滿輪赤黝無晶光三時淫雨九霄
注江淮郡邑波蕩蕩孤城小市成巨浸魚竈直上
居人堂如何答徵游以至得非再兆焉夷狹野老

只愁臘畝没議者潛料戎機彰昨歲大星不避日
其先變現春載陽廻環交瑣盡白氣左右珥抱朱
曦傷又聞是冬火龍耀墳來側聽尤非常西北夜
半屢上月武推或挽形恰囊人傳幻怪孰敢信我
目親睹焉能忘爰稽羞論謬通籍惟饕餮飯歌時
康方剌其吞歷　府庫司空似爲李懐襄豈知海
口計未善鳳凰翳翳鯨濤揭翻醍突岸走村落湖
中藻荇皆蓁黄弱鱗腹膜蜂吐舌浮散木面嗟天
傷高禾土裂蟊賊壁壘死得雨如甘桑猶須桔槔

更滋沃坐視斥鹵荒浪浪上流無憂恰遣旱何年
茄稻崇我倉壑臥茅齋正偏側北風有客停烏檣
相逢問事但搖手使捷實苦征行怯未省啓明照
何處翱翔獨自開扶桑諸公善飲幸爛醉僕竊恍
忽疑穹蒼

中秋飲舍弟處已醉徐槐江復邀過若淵宅同楚珩匆齋泥飲因思丙寅是夜雨中偕過唐子子鷹元木兩兄今皆沒愴然有詩

好月歸宵半發樽過巷西露濃真潤屋天遠莫懸
梯昔歲情人醉淺燈聽雨迷叛場回首處催起宿
鳥啼

秋感四首

未發暑濕自炯霄不道漳程郡邑逢去國湖山懷
入越依人亭館昇通喬老就日暇田翁話幼夢雲
歸玉女招（余少時夢身没雲中詠歸時書破華山雲之句）終歲浮沉成底
事又聽林葉下蕭蕭

茅堂多病落秋風營巳勞生一隻中碧酒頻拈愁
去得青春再好夢來空熟知明旦非今日誤信前

身是此翁壓架羣書徒汗漫南華孤對夜燈紅

紫瀾秋漲碧天昏多事爰居到魯門不趁風飈高
振翮却聽鐘鼓劇驚魂將違學稼人非小俗濁揚
波道豈尊崢嶸水山炎火時向來金石與誰論

那得崇山策杖躋塵埃衰日竟頹西蒼鬢舊駭浮
天飈宛馬新驚踢地蛸節氣陽消零草樹年光早
甚斷雲霓秋登又失脉蹄望顛倒愁腸付醉泥

示西寺峴師門徒濬巖

秋氣到庭院忽然思故人西風寶巖寺黄葉下衷

鄰老宿一以去空樓不復春僧罷今壯大衰白最
傷神

九日風雨總至不赴既庭廣史登高之招詩
呈宋公二首

孤城直北海光樓下瞰曾波繞郭流短髮數莖逢
九日正冠一笑渺千秋川津漸合蓬蒿路斥鹵遙
侵荻葦洲惟有晴烟增暮色蒼蒼落景動漁舟

卑栖已慣怠登高愁思長憑濁酒逃盡日柴荆原
不出崇朝風雨亦空勞百年多病渾如杜一卷新

詩浸學陶太息父天艱大澤諸溪水落罷持螯

送喬密之歸白田兼懷石林雲漸

周親姻婭白黄髮把手微霜小雪天大阮相尋俄
六月仙鄉不到已三年未容粗飯中厨辦早惜輕
帆別浦懸垂白仁兄尚艮食憶渠悽斷海雲邊謂雲
漸

將行若淵兩峰僊珩琢山槐江勿齋攜酒余
治具夜飲

遂少閑門計扁舟今又行境來皆昨日心惻盡平

生曲轉湖中路迴看霧裏城三冬如見雪酒到莫
傷情

事到治行苦心因話別牽又期艮夜聚多謝故人
傳木驛定孤坐江城非此莚崢嶸數殘曆後會近
明年

寄阮亭侍郎

風流雲散劇多春白髮尋常省訏新堂盡老天空
倚薄行殘童土尚躋術學猶死注心偏拙儒到珠
傷術不神驹服見君台輔上豈能無意遁垂綸

贈于大伯揚

春來秋去此年時客子烟帆野外延衰白愧君情
脊脊逢人開口說相思

未訪高門病脚因停車先爲拂行塵毯塲北去無
多路望裏桃花不辨津

開年便作七閩遊劍浦龍巖可散愁要做離支下
灘去題詩還上雪峰頭

僕老霜髭絶可憐下生兩截讓君先紅顔獨向春
風駐長醉流霞轉不然

李文源六十歌

今冬仲月少雨雪似欲早作淮南春嚴風退舍吹暖律黃梅花吐何鮮新賣香堂前古老榦滿院垂蔭無纖塵冰凍未甘香色劣脆和況乃蒙洪鈞宫莎內蕊豈不艷組繡柰索非大眞嚀嚛玉唇衆芳歛黄中郁烈誰曾均李侯此時坐堂上啓屏授簡方紛紛先生中丞令文孫偉哉國寶還儒珍風雲奮發會有數龍虎蟄伏焉能馴富貴壽善忽懸解惟餘至樂可活身我聞大隱隱朝市未流欵見皇

初民雝雝鳴雁密行序鬚鬢颯爽俱如銀少憶昔隨恣遊戲老度耳順逾情親行年六十六十化蘧公千古今其倫自來暢月潔湛熾君家縹碧先已開花開邀酹屬令節九齡百歲同斯辰參差杖履歡就席李吳喬蔣朱王泰先生指客向我笑是汝詩中舊酒人

贈別周培風還溧陽

我思投金瀨欲逐江雲去酒病俄乘陵閒閣煎百慮秋風海增波寒宵天難曙相逢一悽其歲晏失

暇豫

暮春送丁李謂柯亭久于罷綱入京周之子典不淺亦泛青溪秋南北天次寥文星落何州我甘謝老驥千里非所求

節序入凛冬嚴霜久不至長年氣候殊歸客少快意如何烟江平俾君別余易燭影搖山樓幾時復成醉

贈別于千英

幾回過鐵甕不得到金沙宿草師所恨謂生洲先生空

囊客路嗟君顏方玉色吾髮久霜華相遇寒城外合傾話日斜

贈別秋立人

近關幾歲孝廉船班馬俄嘶東楚天至後晴先暄遠道春來樂事稱華年臨文磊落垣星動作字橫斜屋漏懸內蕊宮衣空少俊看君身惹御爐烟

半載相望江水湲旅亭何意對知音倒冠合埽蓬蒿徑脫東分鍋琬琰金弱翰寫懷情惻惻寒燈惜別夜沉沉京華故舊飛騰裏誰念泥涂老滯淫

十二月朔日大雪鄭蕃修相招漫成口號
歲歲冬殘不得歸征裘今日逼寒威滿城西伴誰
來問自倚閒軒看雪飛
作啓柴關數字來衝寒呼我看黃梅坐中只有三
高士懷抱前知得好開韋華秋士渭求
西北山岡雪幾層也思出郭一憑陵鮮車怒馬填
河下我輩何人許借乘
揚州酒人十二人爲君置閏似留春只應一見長
鯨吸都向江湖學縱鷀鄭名飲不可及

二日猶雪甚寒
隱隱堅冰至荒荒老日徂殘年依郡郭大雪飄羇
孤詩瘦神難入人衰藥不扶寒深蝗種絶生計未
全無
獨立
朔風猶未歇積雪滿庭隅伴我雙童在逢人一个
無爐邊薪又盡市上酒難沽慙愧寒梅色留香慰
老夫
別許着右

青冥高翼忽垂天主客相求總悵然久住嚴風乾
積雪將歸寒水沍殘年羊裘短似袁翁髮馬角艱
如敝素鈔遙夜微吟報公子瘠霜隨月到愁邊
二十四日晨雪已而止然風仍西北向夕風
緊則歸未有期矣爲作此詩
衰遲心跡大悠悠曉起巡簷憫白頭五十七齡除
玉曆一年六月走揚州蟎能爛醉春多興未必餘
生客免愁計日水開放孤棹雪風消息荻蘆洲
二十六日雪阻楊莊

金樽錦瑟阿誰樓雪岸冰池此客舟無限塞鴻爭
北鄉一時飛過海城頭
羇離不奈故園思老骨頹頹強自支較勝逐臣窮
塞去冰天無際馬行遲
十日流光便立春翻教冰雪浩無垠遙憐弟姪團
圝夜愁對諸兒話旅人
童僕生憎只憶家爲過時節作年華老夫牽率來
斯地急雪爭圍勝裏花
幾何日夕在春前蓬底思量起又眠莫似劍州山

上住酒痕和淚送殘年
泓泓一白蓋千村立望移時斷客魂豈有神山瀛
海外麗農方丈是柴門

二十八日大雪阻永安

留滯原吾道艱寒復此年凍雲屯大澤孤日走何
天去鵠飛真退來鴻䨓不連寥寥雙岸裏送歲守
歸船
前夜雪大作今晨又不休密纔遮客眼淚已壓船
頭水路饞風合炊烟逼泪流莫然蓬底燭照見老

顔愁
打蓬初淅淅似葉遶雰雰薄暮寒爭艷多時響不
聞年殘三數日野靜萬重雲爲報東皇道春能早
御君
雨雪消蝗子冬瘟恐遂無纍纍飛會落羅屢集但驚
呼水立能寒雀檣蹲不去烏西風夕仍急誰敢料
前途
乍喜瞻紅日終難仰碧霄曆窮天地閉春逼室家
遙舞歲驚除夕餘生有幾宵計程歸不得先試旅
魂招
只道雲難盡誰知雪易晴日搖荒野色風作連空
聲向午背初曝虀辛魂暗驚楊華羞老婦也待泮
氷行
身老歡情少連窮恨事多鴻橐掉頭去列子御風
過絶地蠶叢道分天鴨綠波尚無征役苦坐穩莫
悲歌
竟日勞瞻瞩孤舟貴寢興雪晴人栗栗霜曉木稜
稜老骨躭依火羸驢戒履氷歲朝應野泊歸去試

春燈

永安除夕

水腹沍難融天清坐北風連村新令節孤艇舊衰
翁六十前朔逼晨朝此境同盧躭爾何術有嗣獨
凌空
僕去呼徒隸行輿載我還孤城百里遠一路層氷
間此際何村岸來時隔歲顔日斜寒又急累汝亦
多艱

守歲

北風獵獵吹天關西日沉沉積霧闊打破層冰看
又合我舟知得幾時還
茅堂此際尚團圓獨受凄寒亦任天早信我爲當
去客何鄉逆旅不迎年
歲去堂堂心暗驚須花剡炬不勝情今宵穩臥孤
篷底也免燒燈守到明

西齋辛未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上元方本謙克行
如皋范大成愼脩 選

永安元日

霧散人初起川晴水不流北風平野雪元日永安舟撥火烘柔翰凝塵滿敝裘寒深重幔掩深愴別揚州

身宮守磨蝎言命在南平日者訣今歲時予數此生請看元旦過却傍畏途行險阻宜兵備春廻一繫情

今日蓬門裏侵晨畫燭張衣冠榮異代弟子集深堂布席和椒薦傳甕得發春推篷眺東北烏道自茫茫

縱有還家信寧知幾日來柴車如一到陰壑莫爭開作意拋愁緒無心命酒杯雙雙而補鷹何事却飛廻

二日開篋見舍弟去年自卞村歸却寄詩追和

我衰日羈旅服役懷先廬堅冰截前路遄反何由與令節正倚棹元朝翻向隅童僕雖在傍祇覺形影孤開篋見詩句高秋共東舍信宿明月下川澤方澄虛穫少非上農時過成老儒眼看凌霜翮別有天邊衝抒愁但長嘯觸緒仍累欷弟自城中去兄自村中居因悲便淚迹預恨遊處疎日吾寡所合獨愧毛公譽謂會侯相者盡舉肥啞點野雀癯裝囊何長物顛倒數卷書夙慕清貧樂未甘道味腴勞筋庶願息耕釣誠可徒

二僕詩

當在村時僕丁時已病猶強起經營用務已而蓮及頃命化遂歸覓車徒追弱人也事余志其身秋憂其不耐寒而生疾用前韻哀時未及進以示群奴云

憶余清秋日穫稻柄田廬晨興集錢鎛從我者誰與亞旅彊以間計秉立坐隅時也蹇兒序曲慰老眼孤仍思向湖瀨經畫開新畬共時呻吟內色惡元化虛顧謂年猶壯努力扶窮儒迴風失其傳庸醫導幽衞經旬忽淪喪惆惜增悲歔我昨揚州還相隨共舟居故情未忍恝農功那免疎汝生克服

勸沒亦留名譽儕輩進也艮善病形最瘦衝寒踐氷去做駕持我書雪岸暮益凛野店發豈腴幸無河魚疾勵我素食徒

舟發永安

隔年幸親住今日打氷行許許來同力沖沖去幾程老寧忠利涉春漸轉寒城又覺衣衫薄嚴風自北生

十日荒涼路傳餐厭杞樓小童方飽食生菜未新嘗應候迴沙雁迎春出土牛何當行不止嗟爾夕陽收

新月

一眺烟中月全傷野外神此年初見汝去歲未歸人不得隨帆席空勞路匣塵雪雲彰蔽後照徹上元春

立春前一日作 氷匣癸汶

昏水積雪此年華日日沉吟到日斜齒髮過衰偏作客冬春相代尚浮家一痕又吐烟中月雙眼全孤勝裏花底事房皇心想絕自來淒寂是生涯

絳地簾垂語咲頻六街士女看迎春酒呼前度揚州郭天倚今朝異縣人穩伴氷霜成偶坐亂堆書劍當横陳無聊剩有吟詩苦遣悶非關發興新

老去心情事事違悔來他縣負漁磯苦無多路逢氷扼大有高風少翼飛意盡欲謀千日醉援孤真坐萬重圍枯林颯颯聞喧噪昨暮昏鴉又競歸

是夕泊亓莊又雪

辰浹無歸日氷漸有去船豈虞重聽雪何力始廻天朔氣初春候危途大澤邊敝衾頻轉側遙夜果如年

人日過陵亭 甲己臘月二十五日立春後一日余歸今亦然

撫枕朝來感嘆頻流光從古若飈塵四時送老空成歲兩度還家後立春惨淡更愁風舞雪蕭森不合日逢人正氣候翻如此霜髮垂垂愧隱淪

抵舍作

歲首思家淚欲揮入門何事又沾衣堂中雙白房中婦一去寒原再不歸

近縣纔經十里津推篷疑是九泉親老來逆旅如

家室送過從前嫁佳人

折肱行 爲大村作

楚天一寒五十日酸風窖雪來相仍元朝霧淞布
芒角裊裊益壯車湖氷我從莫灣眺謝埭驟綱收
脚行兢兢兇叢公車利名客騎危要縮如凍蠅扁
舟浹辰泥野渡迎年送歲臨荒塍還家四體久不
適覊魂時蕩篷窻燈李生計借且未發唯余困若
殊驕矜怨趁流澌挂帆去已向碧漢期騫騰役憤
奚遭鄭小駟散蹄一蹶霜厓崩南人跨鞍偶然耳

崙岦追電非所能汝雖顔赭齒亦軼翻身直下豈
小懲呻吟旋反閉齋閣在股無意折在肱我聞往
覩君轉笑便索詩句吾當慰君不見故人作吏入
巴蜀浮梁飛棧森崚嶒生涯到此付象罔一墜復
取何誰會又不聞朔方西極高殺氣弓刀砲火紛
乘陵吏卒裂唇吏指落若曹性命偏無懲比來春
光漸和煦身在詎必金門登愁君安養臂力健捉
筆又矯孤蒼鷹

唐若淵七十

世事曾何定変歡少未供烟霞屩崞落猨隺遠江
呼慮表來鄰並人中指德陽艸堂居類杜桐樂氏
傳虞純氣柔剛充高蹤去就廷愛閑抛利市養拙
背亭衢瀟灑詩篇富沉酣酒病無劾俺投雀甕教
婢惜蜂翁日檢墳丘快時遊飲傳從危機廻義犬
豌節抱童烏伉儷原增重奇畡敢淚圖以茲淹地
角長是夢天都參昴星雙小房櫳月一區錦衾羅
斕斕繡褓出呱呱辱與陶潛友偏爲阮籍途此身
那再健稜步尚頻扶短啟禁夏夜離堂送老儒又

彭新走魑魅及舊營菟裘轉深春柳門懸異代瓜
過從恣行樂不必話蓬壺

俞錦泉六十作詩自壽依韻和贈

二儀既賛旅萬物斯往復太虛竟何營勅此烏兔
逐同焉託幾塵乃或生使獨俞侯當吾世暇豫多
集福家乘本高華風規莫點辱非云之遠馭惟就
守初服古今盛豪傑行樂孰能足意厚特可親恩
渺別有屬志機海滬鳥適性野鳴鹿賞詠絶幽閒
精氣甚清淑爲園不入郭傍水稍置屋誰歟無健

美彼哉或被蕭子若魯公孫叔難佾也毅久看頭
角見詎免金紫迫人傳國士雙星譜年旬六神裕
知歸眞光含信反璞張筵怨杯穀投牽任漏速雷
霆法歌轉烟霧名花簇橫笛間自吹惡鬬笑相續
賦成金出餅寶得珠寫射艮師妙按指終宴省顧
曲洞房落華月深帷列明燭聲從齋閣來昔程夜
分讀將爲虞廈庇要止秋原哭律改餞晉氷春融
迸喬木象著商則加如赭顏彌沃老雀穎積雪奔
駒迅平陸觀李餘曼衍縣解埒盈縮婁曳宮錦紅

皮拂踶莎綠逍遙俛會心情蕩恣極目風片恭衣
絜燕后敢齊玉佩劍鋒失銛濡貐顔半禿衰容苛
江縣旅食笠所欲依人敲愧君假館幸諾僕隅猥
頗岑寂鷙鶚閒隱伏應追郭公埽備種吾家竹衣
帶接仙鄉茆茨類幽谷分攜殊忽忽過從日宿宿
酒然祛鄙吝幸謝抛塵俗稚訥自壽菴勝彼闕阜
祝

挽季用熙

不見西隣釀秫翁衰楊回首泣秋風老夫頭白身
無力偏過時光二載中

嵗歲招携不厭頻芙蓉爭夏蕙爭春四時之序成
功去抛與郎君作主人，
小時名飲落千觚酒病多春氣不蘇借問幽明分
路後向來風款好還無
記得中秋坐淺宵更闌還倚廟前橋浙西李老歸
何處并乞巫陽四面招　謂秋木戊辰年同此會
甚矣吾衰百病侵去年春暮到於今不知何日飈
塵散也費艮朋藉露吟

暮春雨中俞錦泉招觀家樂又任詩相贈仰
席次韻酬之

初筵早失氣蕭森野外寒雲空作霖剩有法歌娛
老客從教孤艇滯竹陰多春再岑華堂醉竟夜難
消錦瑟心酒半高吟爲後約那能輿發不重尋

宮東表席上有贈

曾訪桃花誤去津東風瞥見可憐春不愁燭下頭
顱白直認車中擲果人
有底恩情強賦詩四條絃子撥相思我無繡被薰

香分卿正休燈滅燭時
李生頭白醉顏酡今日相看恨最多酉是黃姑東
織女君身何若作銀河（謝萸山時余與姬並坐而李介其間）
宮東表友龎兒弟連朝款留同黃儀通李箕
山及舍弟分賦
自哄留賓虛北道卻來分日醉東陽紅霞落樹寒
初退翠爽歡筵夜正長燭換吟懷猶未倦心開酒
病不能防看君兄弟縱橫甚挈華揮杯壓老蒼
繆補山稷席俞宅部齋堂觀劇四鼓別去宮

半村俞陳芳繆湘莊郎席賦詩見貽次韻
和答
䏲䏲心情穀雨天風光淡蕩帶晴川佳人斜日先
盤馬答子殘宵未上船兩部行雲低碧落滿堂如
水出青年何當賢主歡無極早為離筵各惘然
舞燈行
漁壯園中點高燭桑莎初調趙舖迮拔帷直評義
和揚燭燭光華搖若木阿那芳菲撲面來新聲法
曲殿徘徊神仙淖約半烟霧翠旗偃蹇金支開雷
霆乍驚音響闊摻撾鐃吹紛促節徵紅鱗劉臨鴻
濛四壁晶輝一時滅花如月瞬欲雨無一星風濤
浩蕩吹香冥我魂飄飄在何許那問洛妃還湘靈
歎塵久之小明作一輪海底潛迴薄出沒砰訇陡
奮飛絳雲千點飛花躍便教九㲯鬪幽途后羿何
曾落九烏廣場亂燼垂岩電長袖爭翻照乘珠香
鬟玉顏帶微哄脫粧各逞芙蓉獻就中一顧誰傾
城兩華窈窕飛瓊妙星毬蟠彩态縈盤簾外天風
他自寒七日我今之帝所薦舞九奏非恒觀俄焉

旌竿空際直重重廻抱徐徐蝕鬱眼乾坤麗景收
天雞不叫春烟黑鳳歷重暫須再行老夫惚恍正
含情爲君盡與醉須去缺月半船春水明
盛先振招看海棠
今歲扁舟獨後來清曉江郭曉徘徊文樓主又殷
勤喚蜀府花邀瀾漫開氣候殘春微受雪風飈昨
夜半雲苔巖城向曉催人別遮莫紅闌緩舉杯
泛舟與黃惠臣
聞君先我來江縣我到君翻去楚州昔兩一逢人

臥病寒山九子夢登樓舊吟隋柳還經眼新評吳
霜驟滿頭晚暮弟兄情倍戀他時長憶此扁舟

送余禹長入都

明發君真別我行烟帆迢遞指神京百年白詩溪
山老萬里相期羽翰生澤竭江淮停布穀烽銷臺
省罷談兵胸中縱有匡時略奏記惟應頌太平
五雲糺縵切青霄尚憶恭瞻魏闕遙果爲奮身依
日月應須觸熱歷風飈城笳面面秋聽吹官馬行
行曉看朝淩谷振衣吾道在荒塗不用向君招

寄汪扶晨

微風吹徑綠陰陳吟寄山莊午夢餘遠道烟霞迷
野鶴重城樓笋上鯽魚栗亭人後蓮餉蓋雲海天
深好著書爲報林泉須小住向來清製動鑾輿

奉和故學憲胡公念蒿柽贈原韻

少慕天池賜未甘井谷鮒焉知泥沙困垂老成旅
寓先生藻鑑懸洞若璣衡具製在光明中戢影乖
一晤浮萍偶然合欸喜用爲露見日轉恨遲趨風
豈忘故公鼓昭氏琴我傷惠子狐衆士即無方身

且愧莞庫隨人猶作畫傳不早學塾汗漫眼孰青
悲皖髮增素借屋巢燕怪出巷僕馬怒病脚再經
春聚散失安步平生聎嘯咏作者誠殊趣邂逅蕭
晨鐘猥蒙誦佳句正陽斷肯激神仙定有數復得
從公遊驟凌烟霞路行裝富清製先蒼洞庭賦勢
撼岳城孤蔓與湘君遇波流頻相拖鼇抃當東注
御望文星遙悒快江雲暮

沈節婦詩　故人陸郁文之配

貞操成晚節義心基夙齡禮宗東陽秀風清謝家

庭荒荒曦月行禪海真鶴一響千秋在却憶當年
抱璞人髭毛未受吳霜改

江上吹簫閣梔句　爲汪學先小妻作

杏子單衫金步搖闌干倚遍柳絲絲玉郎若在蘋
洲外紫鳳葳蕤學駕橋

送吳聽翁歙丰歸黃山

太守停艤起振衣自言明發寸心違新江灘石衝
炎去故里祠堂奉主歸白首兩楹勝拜跪蒼藤千
嶂上崔巍歡場忽漫愁分袂莫到廻梳見鴈飛

四月二十三日大風後同瑟如勿齋看吳似菴盆中芍藥

相將薄暮到君家纔度驚風走亂沙問歲遲翻延夏豔高齋早上出闌花洒深剩蘂離離綻燭閃繁叢稍稍斜處子承歡無點辱未須清露浥晨葩用東坡語時似菴方承母歡不仕

讀茶村詩

杜老今冥寞重吟好句新風塵仍有日江漢更無人憶昔梅花外同浮竹葉春何年歸旅櫬把卷最

傷神

與柳公

陳生雨後至誦昔贈行詩作客君先苦遭貧我較遲片帆何處去高興故人疑自說黎江好還應遇子期

贈陳伯升

鴻鴈隨風翔下集寒灘上呼群初無類稍稍擇所傍信宿苟不疑安危始堪仗情以分飛孤神由旅栖王吾人亦等是慎交言非妄江都陳伯子年幾

吾兄行五湖人輕心習俗一流宕朋遊與行詣都作微波漾余嬰耿介疾君性尤直亮投足提徑中振策高衢翻投分雖多春三霜劇歡暢肯門名未登儒家志方尚往來絕頻數談詩恣狂放閒碁詎好手相逢必爭抗責負指酒杯剛急到囊罄憶昨臨荆扉襆被走言狀驚喜倒冠出賓主形俱忘維時金柘亭同載遠承訪三人惟一心餘子恐須讓今年汝徙宅城南郭寬宅計程如故居恍忽獨遐曠佳兒丹衍翮日近無煩望君猶戀青衫豈欲違

翩照我久昧市朝愧未隱崖嶂荔挺晝至長龍伏江不漲盤桓四序速筋力六秩壯吉月咢始徂凍飲槃已醮誥朝躋書堂何殊謁蓬閬

贈汪北海

下生在暑天取適無一可汗蒸衣怕着肉敗腹難果人方拜且跪已思臥而坐張燈集蚊蚋揮扇落么麼六月君當之五月實維我相去未浹辰夙昔怨炎火豈知今時令涼風乃吹揹暮春服猶披清秋葉先墮凍雨不肯悉故將羲娜褰挈伴登君堂

作樂誰暇惜租跣狀竟無博塞算或左能盧絕號
叫爭道殊細瑣向夕華筵開酒食事事安吾曹甘
艸具俊味亦太殺意愜到融洩令急息後咳哄然
别尚惜醉矣行俱跛失聰巷陌更發閩城門鎖僕
老滯江鄉初度傷懷頗與君定交晚心愛君磊砢
明潤三兒郎竹箭東南苛來年及戚日招邀理輕
舸蕩漾烟波間笑折朱花朵

家武徵兄生日

鷹習螢飛草樹蕃睞瀟踩院見朋尊千秋著作

今皁頌兩世冠裳故國恩小弟窮途依鴈序通都
好客在龍門惟應下澤稀涷雨稍熱何貧可更論

偶成

不醉興宜早仍眾臥自高故家餘馬糞晚節到鴻
毛杳杳雲霓望匆匆日月勞似聞譏大笑定分爾
焉逃
送老有如此爲歡無奈何天心豈茫昧吾道不坡
陀瓦缶成風甚金杯勸酒多纍纍惟斡黑爲我太
銷磨

隱矣文焉用何曾研北賺受風開戶騙執熱下簾
篠酒過狂吟後神衰飽飯餘不知窮老日著得幾
編書
弟欲相辭去吾當暫與歸野蓮隨地摘水鳥近船
飛萬事須傾素三春已典衣如何年少日偏喜出
郊扉

揚州竹枝詞

小東門外小秦淮畫舫昏昏向午開都從法海橋
頭去宵市橋頭盼不來

不送鰣魚上北京銀鱗細骨散江城鎮魚只認黃
魚買浪擲金錢愛好名
揚州女兒多似花花爲容貌鬢爲鴉生來莫得花
情性但遇花時不在家
荷花開日上蘭橈撐出大東門外橋纔向姜家墩
畔過隔城何處一聲簫
寶馬珠鞭道路開揚揚意氣盛輿臺後邊車子金
錢挂親領燒香少婦來
清明士女出郊扉古墓纍纍人不歸風裏紙錢飄

落水爭如天上紙鳶飛
約伴乘船去泛春從頭一片趁時新分明意裏誇
官稱轉白垂簾看着人
當時帝子到揚州二十四橋清夜遊玉骨香膚都
化土隨風又入洗粧樓
龍華會上佛垂光同人無遮女各奮勸破衆生人
我相三冬暖氣也無妨
商人河下最奢華窓子都糊細廣紗急限餉銀三
十萬西商猶自少離家

齋罣漸兩目不見物一年北平劉德治得李
秋水針法撥其一復明作詩寄之
為君滿袞抱煩冤天道茫茫不可論豈有用心如
日月卻教開眼失乾坤光搖銀海仙何術疾託青
盲義尚存驀地素書來細字高空回首罷傷魂
重讀殘書夜未休更摩佳硯遠相求金鏡在手逢
劉子玉帳推心泣李侯有鬼去年春到腳無緣今
世雪髯頭空思換骨神方遇黃犢青絲復自由

歸舟和舍弟
累月羇栖今日還相將弟姪好開顏一身隱約原
無用萬慮徘徊轉未閒止酒我能通大藥閉門人
說是深山何當便許田園住欲叩層霄虎豹關
入夜風改西南送挂帆行用舍弟韻
送水篙師絕少功夜闌雲薄有迴風侵帷看閃羅
羅月解纜聽開棄葉篷漫以兼程占晚計誰將破
浪護衰翁近鄉烟樹來尤遠古寺平橋是郭東

秋熱
五月復六月春服殊未收炎歊亦間作大率如深

秋昨汎寒河來北風高颼飀布衣尚憎薄鼓氣迎
我舟中宵移向背祭發西南陬還家藉其力衆檣
乘順流篙工雜坐臥掀柁揚清謳諸村次第去津
路忽已遒自謂遂增涼展席引朋儔開我堂北扉
話我江縣遊臨觴謝揮汗親融行路休
荏苒百年馳秋節忽又至是火無常若少昊時用
事我行暫旋反感此天運異赫赫盛炎令蟲蟲鑠
金氣白露今則將涼風夏偏吹頻年閱寒暑當權
如去位候過更發揮真宰毋乃戲鷹隼緩所擊蚊

蚋正快意呼華潛入蟬囊囊遲芒刺老困嗜安枕
轉側艱少寐清曉得微凉華月故不隊

趣述寄郡城諸公

暫反澍于秋氣漸烟樹回首忽連旬大都不暇竦
鄰叟小樞長囚中聖人商髮變衰寧避老乾坤消
息已非眞寄聲同好江雲畔手剩霜螯欲到唇

徐槐江招同若廟楚珩久菴勿齋放舟夜泛

海子池

青女剛驅暑徐郎恰散愁邀人晨出郭上我昨歸

舟（舟卽余乘而歸者）稉稻稀荒歲芙蕖颯早秋斜
陽興不極會趁月華遊
昇縣開鄉路輕舠竟不開環城水猶昔連雨客初
回蓬泛滿千里（北郭有十里溝）仍浮海一杯依稀
十年事燈月醉崇臺（往與徐紫峰輩張燈臺上十年矣）

朱其恭母楊孺人七十歌

朱愼齋沐風與告仲儒辱子知交交中寡齊晉之
母本匹敵壺範吾知子能寫我母今年正七十方
乞丽藻光樽斝敝邑山泉頗清妙寒家風味原瀟
灑先公作宰眞孝廉但說苞苴面重赭收威罔縱
奸豪胥赤子誰蒙楚與榎相對如賓我母氏令儀
從小畢姚合服御深甘荊布薄明哲大笑金錢假
時借困恭別白黑屢披典籍親文雅生兒教勉學
聖人豈惟穀也兼難也凡毛竟非丹穴鳳汗濤空
羨宛天馬而今旅寓欲言歸因逢令節當秋社爲
愛羣公工作誦懸黎結綠將盈把仲儒敬聽神肅
然心目雙瞿晨暉下愼乎愼乎爾奇士拔翅靑寘
顯九野霜蹄暫蹶雲暫翳黍臺穆馭終難舍爾有

母老歌秀眉母安爾養膚純報從斯百齡復千歲
翼翼細數江樓瓦我憶慈顏白首廻復音嚴若諧
鍾夏禮宗女史世曾聞賢達未有三此者（用班掾韻）

秋海棠

種別應教蜀府猜幽人院落幾年栽芙蕖老後叢
叢藍蟋蟀吟邊細細開帶雨可憐欹石砌無香何
意上粧臺秋光點綴卿杯久徐遲夌宵菊影來

湖上作

晚飯大湖東野月滿場圓開籬疎林落倚杖兩人

步晴天兼遥露秋衣厥凉露城郭多辭時茲焉若

晨寤

踈星耿斜漢皎月並弓曲晨家缶竈滿却就禪枝
宿犀園殷殘鐘鄰春落新穀坐久幽意生促織鳴
何促

空階飄露華獨客侵星起一葉出蘆灘洋洋曉湖
水野雁霜前遲殘荷風中靡蕭森節侵暮百感非
今始

閏七夕詩

友人朱其恭與宋尉陵喬東湖爲詩見寄各極風致余弟和之多艷辭老不解作庶語澀吟一首以答之云爾

前月逢迎火乍流今宵聚集暑纔收明河較淺盈
盈水短夜微長澹澹秋此後相望仍隔歲從來乞
巧一登樓老夫轉厭佳期數倍舞蛛絲上白頭

枕上

祇道月猶白不知天既明氣哀方偃息心動忽屏
營有數黃金去無時黑髮生倒行吾未得刺促負
閒情

焦山僧來

峭帆疇昔謁焦公江滸松門在眼中五日放歌年
不駐雙峯再踏願成空長懷枕簟依開士多謝蓮
蒿問老翁欲補前遊向君說雞鳴親覩海天紅

因履冰寄丹陽蔡餘若蘅若兄弟

清秋烟水夢鴛池邂逅湯休寄此辭別我又尋桃
葉渡懷君恰在桂花時流年指使來何遍近日頭
顱老不疑愛弟困窮聞益甚鴒飛鴻漸總淒其

贈故吳廣文屏山

憶昨征輪指太行我向天門放舡去霜空廻顧亂
雁翔棗樹前期恨迷誤山河表裏深雨雪馬首羊
腸戒岐路楚客芙蓉頂上行南北茫茫不知處別
來三歲吟采艾老眼濁光髮垂素側聞先生致政
歸倔彊原非折腰具預喜密邇逢迎烟江一葉
偏遲渡今朝大笑走出門把手臨衢劇狂呼先生
風抱機雲才窮達人生却有數妙筆從衡舞雀遊
華文勃舉勝龍怒懷孤未受翦拂恩義取全虛劍
几路抑塞磊落叩帝閽斜倚閶闔將焉訴丞哉丞

哉丞負余勇退旋鑣如脫覺舊衍遙攜無一錢亦
着盤飧復其故誰與俗物敢人意錙銖較計猶童
孺微官仕已豈堪論等閑水炭分寒燠此時世態
我方愁利名疲苶交馳騖此身豈斷凌紫霞結茆
合傍青冥住可憐維舟但信宿肯辭博弈連晨暮
五湖三泖好風景海底珊瑚尚多棣郊屏臥穩會
相尋遺碑兼體　先公署　先少參公書撰與聞

舟次永安

凍壑留人地霜天復此行好風寬綢繆短日倍前
程來往終何事乾坤豈有情在家剛半載爲客任
餘生

殘牆開復收落日坐孤舟水到冬潮澗人垂老未
休百年饒夢寐一瞬失驊騮仰俯寒空悶還丹可
許求

十月二十四日禹長送酒獨酌成詩

寺樓剛七日不見手中杯吾子馳情極香醪特地
來背人生夜火沸水聽冬雷炯炯三更目今宵未
許開

露屑疑味別隱几得滄州遠道無人共芳樽爲我
留五霜思舊客十月在扁舟正到吳橋驛悲歌久
不休

未忍專君惠分甘及小童苦辭身已飫寶怕璞將
空萬事孤燈外。層城二鼓中再添惟野水焉敢乞
霜風

贈師昂禪師

十月今年羊劇寒我貪佛日就僧蘭論交欽欽連
三世感舊芒芒有百端夜雪空樓爐火細晨鐘高
臥絮余寬老來定合依禪寂近郭塵緣欲避難
白拂縱橫魔佛應指天猶憶下牛時陽回兩日承
初度雪作千花禮大師老客空囊無長物嚴寒呵
筆寫新詩翠華春到如臨幸莫忝憐才　聖主
知

贈許耒菴二十六韻

滿林繁霜寺樓住遙聞太史歸航駐悉闕一月向
北風嫖忽冥鴻竟先路清華之地世所慾仕宦從
來墮烟霧羊腸鹿角走不休況復康莊孰求去我

宮哀遲憶少壯見君兄弟豐毛羽九皐引吭雀昂藏五色爲章鳳軒翥旅力方剛風更培水擊搏扶歲云暮聯翩瀟洒上玉堂氣類居然接廚顧平輿二龍信珠絕神麥高微如璃樹南宮西雍兩掄才磊落騰驤得騏驎他日飈鸞忽斷群而今流急俄回步上蔡黔首曾歎嗟物禁太盛理不誤肆心醉飽稅駕難枉美東門逐役免耳目覩記盡若曹波流爭靡斂傾注先生卓識善用九宦海茫茫一葦渡往者秦淮癸卯秋武定橋頭笑相呼其時僕受

係楚知三十年來奔馳驚犀靡磨蝸角無因得失蟲雞亦有數揣作乾坤老布衣紅塵蒼茫飛送颺鶩燕根行及佳境少浪跡江天似流寓君家父子與我厚往往人前誦新句探荒爪幕術未工行高顧懲賢猶妬人生懷抱各异量大若鮫鯨小鯢鮒分陰可惜直須借華簪那勝岩棲趣吟詩急雪酒南畫硯池轉訝融水泣莫是初陽已動春來自綠野堂深處

述懷示詞臣兄弟

三年艷雪堂中住賢主留人意有餘病脚衰顏疲客路高林叢篠去吾廬樓頭散步懷蜂釀寺裏清齋入蟹胥那得蕭然無一事長如鬬澤日傭書覓醉時來費酒錢堪寒今歲异常年微暄乍煖全衰骨積雪剛逢小至天滿院蒼山橫落日何時白水放歸船餘生病飲眞吾事今節孤鄉又惘然

題先遷甫小影

以此妙年華懷抱復孔卓常恐離羅弋騫飛人寥廓那能乾坤外遂使居食略禿管自經濟取求亦

已薄終歲渡江水不問宛與洛騁懷無他嗜嘗已有二樂好書兼春醪如人慕王爵相逢三春後再見雪霰落嚴風關闔畫清光動壓幕安得謝白髮方寸摧五嶽脫顏玉色駐維誦金簪作我意亦欲爾老去境不惡區區尚余畀造物倘未諾

寄黃惠臣青陽兼懷鄭速水宗崔問兩廣文

憶昨題詩將送別揚舲何日未曾聞霜風吹我還爲客朔雁浮江始報君强仕好傾官舍酒上游都變寺樓雲南陽谷口時相見回首齊山感隔群

題謝海翁香夢圖

笑問東山老爲歡定有無幾時纔入夢可活莫能圖而景森霜後繁花繞坐隅春風滄海動恣意網珊瑚

題崔青峙揮毫圖

我來兩月寒林住惆悵江城花事稀不分纔醒香夢後夭桃穠李再芳菲

研墨添香涉筆新定知不是爲傷春五官已網驚鴻去豈學陳思賦洛神 崔新納姬

扙近音書久未通看君行樂太匆匆翠紅香裏揮柔翰那有閒情及老翁

生挽詩爲酒人洪丹霞作

洪郎縱酒常拚死教我生前作挽歌莫似還山孫處士詩成不去奈君何 謂孫無言

與朱勖孺

悵望安宜過暮冬堅冰千里大河封晴天睞背臨雙樹近縣懷人似萬峯送歲荒途曾惻惻早春新水復溶溶期君此際孤帆色會向雲堂訪臥龍

懷宋射陵

興嚴寺裏雨如絲憶過僧房話別時烏鵲送看連月雋女牛多謝數公詩新霜一墮烟波隔 宋之潤州 舊客重來舍館移 余亦遷寓 誰誦武川公子句層樓孤倚獨凄其 其恭有送往潤州詩

與玉輪禪師

京華上刹鬱崔嵬杖錫旃檀院裏來寶地重輪無朔氣雪天名果落香臺若寒却怪江南甚送臘仍思薊北廻闌說宰官多弟子有誰能賞爨桐材

與召伯史季胗

旅思匆匆過兩塘歸當殘臘歲爲常炎天見墅迷荷蕩大雪題詩寄草堂此去空波愁瘦涇綠涵新醞想屑香寺樓鐘殿寒逾急佛火宵沉漏正長垂楊別業傍湖隈曾見名篇慨意哉曲宴促時魚蟹上高軒去後鶯鷗來書聲舊與寒鐘應竹影新從臘月栽我到明年放春棹相過飽看杏花開

召伯訪閻聖來

客緒久依僧裝輕感倍增還家必臘月待我是堅

氷老至年逾迅風高勢不乘衝泥尋友去小酌剪
寒燈

白名伯歸

竟許氷開速回頭傲去年白零荒岸雪青出曉風
天飽飯拋餘菜。孤舟費大錢。漸看鄉樹近。城郭起
炊烟。

贈閣在東三十初度

四載江鄉覺汝賢留陰齋閣碧梧天吟成豈止雄
今代交久幾驚到壯年衣馬同儕心自遠雲霄異

日世爭傳老大歲底還家去預賦新詩上綺筵

感懷贈黎于一　黎母吾舅氏女也

茫茫忽憶作嬰兒連袂追歡仰妙慈兵日已歸胡
蝶夢多春俱廢蓼莪詩爲儒曉節稱都講。學佛名
門是總持。被酒莫從深巷望外家風物异當時
東折梅枝心暗驚白頭廻處感浮生好春布席書
齋坐斜日尋花妓館行文筆飄沉鴻雁字歌喉歇
絕風鸞笙　昔妓名　堂東老樹榮枯後多少前因夢
不成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梅巖楚皐
庭且頑 評

歲首雜詩

我行遂羸老卽事少欣豫春風吹蓬門漠漠氷雪去晨雞俄三號昨夕那不除古堂拜前人生存此中住斧煇入眞寞言笑焉可遇西日誠易頹東流長傾注知無百年身何用煎百慮總角小兒女轉眄髮垂素爲樂諒已遲多憂寧非誤

華燭承明星初日來庭軒家人上下集身老分亦令拜賀雖從休禮節古所敦編懷去年時守水臥遙村心飛此堂上悄悄傷我魂茨彼寒雁翔無由共騰騫昔如適異域今也返故園移時復康逑世事何足論

朝曦升東隅雲散光皓泉冷風蕩脩陰滋潑上晴昊方中陽忽微鬱儀不自保鼓炎啻夫馳焉能稗大造天宇一慘淡竟夕沙浩浩歲叡辰弗輒告因亦何早

古人勿爲煩此意我所欽奈何要世網無以戒其心有求卽禍機寧淡奚不侵寒風謝沴氣王正中晴陰蕭管四鄰動漸已喧春禽忽形四五人薄暮還相尋百年少暇逸爲歡宜在今貧窮旣有命室復營黃金乃爲鬼所笑妨我抱膝吟

已營最高樓復展良夜歡張燈及令節命酒羅春盤四座榮輝光主人大安安自云平生願致此良亦難聊用相娛樂布發幸苟完夏蟲介其側瑣顏興嗟歎

果熟皮宜蠹木古枝柯朽有討莫能逃諸病老醜苟非甚毒疾加我怡然受捫足指其中鬼乎莫須有不望至兩府但不良於走有興人得乘什辨等威否乘車猶乘舟乘舟豈顛厚何誰來請讓汝匪大夫後此無與老夫鬼也受其咎

生計百端拙所期獨年豐人情饒錯迕天心與之同燥濕乖其宜昨歲蕃車空遠送鯨濤來宿我腴田中焉能滋秔稻惟應盛蒿蓬告成雖失西有作還秩東一家三十口性命由康功自從春氣動爲

日無厲風鳴條非休徵拔木何匆匆吾眼瞞已久
兩耳編未聾
形神實疲敝膠擾爲身憂欲謝鄉井去言就岩巒
幽編茅架蒼竹拓牖俯碧流庭中多奇樹華滋春
夜秋寒芳亦未歇花事適已周垂釣可得魚漉酒
非無籌茗蔬與肴核所須皆易謀意愜吟新詩皆
默延賓接唐許彼何哉偃偃吾歸休造物聞之怒
此豈汝得求

十三日宋旣庭招飲

老去逢春意轉衰魚龍佳節一追陪三霄璧月初
升壯九陌銀花往歲開水變橋門城接海鴻號邑
里客傳杯廣文自可留人醉小范祠邊悵望回

二十七日載錫書來得禹長凶問

那得傳斯信令余傷寸心移時如有失一慟忽然
深四海幾兄弟兩人俄古今封書曉纔發還說便
相尋
開眼皇天在殘生白日低人亡諸事好念起爲行
啼管鮑交疑絕彭殤理孰齊佘收僧舍去拄杖以

西
病自京華得歸來後齋霜火炎無潤下陰破不迴
陽家累紛猶在人情薄可傷攢眉何限話大雪半
深堂
没病時方劇吾因送歲歸一時分浦雁萬古各天
飛忍過文樓里須留北郭扉（金住文樓街余寓天寧寺向飲城中卽宿）
其眼枯垂血盡如雨又霑衣

復及楚珩琢山芹川槐江勿齋携具飲大村

海棠下

冉冉來沽酒趁天晴攜客橋南小徑行一樹亂紅渾
未謝滿花新綠已俱生不妨艷處無香氣但惜開
時後月明莫問主人誰復是追歡何限老年情

訪喬雲漸

白田非遠道今日泊河干久恨來何晚前知去不
難相逢悲短髮昔別向長安五歲高齋回春光又
欲闌
瀟灑人寰外乾坤尚有君百年吾得見萬古世容
聞杖引相隨月堂留自度雲老身饒酒病香茗今

全分

訪喬石林

瀛浦多年路春融始蕩舟草青飛騕褭駒白憶公侯法曲容吾聽傳書任客求索居懷舊好身老倍牽愁

甚雨分江郭奔湍送歲華愁心空覩草老眼漸生花那算無窮事真成着處家相過破惆悵林影莫東斜

和汪北阜九言詩贈喬大

去年雲堂先生七十特時正淮南叢桂飄香藥幾番欲棹扁舟來就君其奈世務牽人不由己舉頭新月看到七迴明總計經年別後五屈指定交以還四十有八歲冬春一樸相代如流水自古人生終契幾滿百便至期頤迅疾亦如此衣帶盈盈契濶真可憐白田似隔滄溟千萬里清明穀雨轉盼已復過桃花柳花漂墮吹不起放船前日西行入浩淼旁風暴作有帆難破使三朝簸蕩人力終勝天我與先生一笑斜陽裏先生顏色大好勝時[illegible]

開眼能復見物尤可喜離綜無限苑結欲盡宜接勝頁久翻忘其所以起身向床急取一卷書墨瀋橫斜已透數重紙新來花鳥幾及蘇之春百篇竟爾一一諧宮徵意愜真關飛動接混茫清猶霜鶴曉唳芳湘芷舟中累日沙土雜坐臥頓令懷抱澗澄化吾鄙風昔曾貪蘿芥滿貯既平生所愛彝鼎仍羅几青蒼古鬱窓前二小松宛如侍立左右雙童子便勅廚娘供給美肴勝旋命前堂安歇敝行李斯堂廿年止宿偕吾弟即世所稱留雲之堂是

繇懷狂呼爛醉欲何人傷哉朱三喬二先後死生者或去或來或已仕獨悲陳生貧困真衰矣從來乍聚乍散不可常先生留雲之堂亦屢徙凡牙雀角當歲不有秋詩書在腹那覓一錢市直教葦屋丹甍燕雀飛仍苦支左詘右絲難理收拾萬間廣廈大庇心聊可深林一枝暮斜倚空餘皎潔天真磨不磷自信光芒終古無塵滓起首甲乙之際谷爲陵異縣主賓情好誰堪比晚節頭角崢嶸抱好見今與阿翁當日齊年齒我為老客來吟感舊詩

未能超超縣解覲無始業吏天倪旻衍以窮年惟
有先生深知其意耳

贈喬數四

湖城繫艇感茫茫衣帶何緣隔兩鄉死別聲吞年
屢換生多事關恨空長 謂其尊人測仙 風驚獨夜
難終夢花謝濃春又悼亡 喬有悼人之戚 却隊新
詩贈行客深懸瑶阜壓輕裝

兩世交期五十春回頭多視百年身勝衣 □孤成
哀老弱冠期儔半古人迴野天垂悲避地滄浪力

淺見楊塵扁舟有約來今夏伯叔君家並比鄰

別雲堂 三月十九日立夏

襆被雲堂西牖邊深杯繹繹到離筵好春易去還
三月此日難忘半百年數往但逢新壘燕重來應
放小湖蓮人生聚散猶堪念斜倚秦亭下水船

送李亮臣入都

揚州初夏風日好竹笋鰣魚上筵早諸公分日爲
遨遊家家不遺城北老此老襆被落城北已隔城
扉况遠道酒酣興極無還期何處醉眠劇堪惱近

來龍家似我家眼中意厚松風少高齋穩臥真愁
意六時軒呼失天曉十日七日留我住復羅伎味
寫清醥諸郎懽喜僮僕恭別去努忘言贖擾定交
夙昔二十載我髭如鶴毛衣稿秉燭爲衆恐後人
入生飄瞥一過鳥松巖才力正强健作宰肝江坐
江表膀倩豪舉稱青鬢瀟灑簡易從蒼旻而今
聖朝典寬大輸錢上粟因騰矯即看鶚鴻行天接
遂使林泉跡如埽片帆高掛北渡河芒種南風殊
不小辰良當發走相送畫船私款逼堤草京華故

舊半綸閣逢迎會問吾濟倒但可新詩附人來千
古貧交憶齊飽

坐閑曠齋書案口占

酒氣朝浮面衰容午據床羣書堆淨案獨樹落閒
房世事殘春過朋情隔歲長興來吟短句此意亦
難忘

閒在東招集許園之曉參堂限韻

萬木城南天半參熟梅深雨綠烟含論詩欲磨齊
梁體角奕如爭周宋鐔杖杜何年生道左連峯今

日過江南 謂其叅藉閣 主人名欽樽雖倒肯信初筵客已酣

北郭西郊多少路畫船來往送年光空餘酒肉霑僮僕豈有烟波接混茲仲叔新詩殊自健賓朋暇日好相將醉中莫引金臺興此是平輿太史堂

送魏子質宰漳平

君能繩武登高第此日之官縮邑符山入閩天長不斷烟連瀧游近全無訟庭花落眠霜鶴城閉鐘疎下雪鳧大有致璃水屬國早分清照乞狂夫

司馬大名章疏在文孫脊渼再聯翩虎爭往事勞千慮龍起興朝得九邊他日夕垣仍對命而今仙令暫鳴弦烟村試向新羅問尚有陳淳幾輩賢

錢叅士善士鶴山招集許園坐雨次鶴山韻

遠尋觴客移舟至緩踏深泥策杖來東道苦遭高興發西郊難遣寄雲開滄波湛湛連山雨白髮皷皷似海杯茫種已過方短夜不愁烟寺晨鐘催

一夕歡場抵萬金百年欣慨易交心如雲墨殺西閣出轉粟青天北道深秦塞麥隴全淋淋楚江梅

雨尚沉沉誰客烟醉吾曹占貞宰垂慈匡自今

五月朔早起聽梵

襍被近安禪曆樓未曙天酒醒孤磬發星燭萬家眠貝葉同文外空花浩劫前移時驗羣動海日在東園

與李詞臣 李生日倬以特甚故詩云爾

遠隔城闉似野墟寺樓晨起一鐘疎黃梅好雨新霑足碧樹高齋稱寓居幾日酒痕燒燭外湖身山色過江初何當紫蛤鮮供饌便割臨湖掉尾魚

茂林一寺作寒聲物變驚心念友生燕壘添雛長

語細龍舟移棹晚筵輕空數飽看樓頭樹

居海畔城莫爲離鴻重惆悵向來吾亦最傷情

張山來招觀競渡分韻

屐響出雙林乘流赴遠尋海飛東井日江見左徒心接舫來香氣鳴鉦亂鼓音此間宜痛飲底事更微吟

端午竹枝詞

揚州也有曲江頭皓齒朱唇日日遊東舍西家

不了菖蒲香裏看龍舟

背簾白舫大張筵玉斝金杯事事鮮可惜朱明無限費不輸西郊作官錢

鵝鴨雞豚曉市空全蒸玉膾太怱怱諸般海錯拼錢買不在吳娘俊味中

飛雲飛鳥颶風旗端午從來競水嬉金鼓怱喧人盡望船梢倒挂小童兒

揚子江頭長大潮東關門外畫旗搖追遊不向紅橋去閒殺城西柳萬條

負金塢口午時天坐倚朱闌與長年只傍衣香雲影住此來不爲看龍船

紈扇羅巾自在拈柔荑素手出纖纖誰教玉貌掌烟霧懊惱船頭舐稍簾

蛾眉知是阿誰家翠釧瑤環籠素紗忽揭珠簾全露面人人爭指白蓮花

小語流鶯轉百迴芙蓉花瓣笑時開遊人那得紛如蟻誤却燒香上五臺

忽憶懷沙爲楚吟吳兒解水沒波心廣陵江在湘江北爭似湘江樣深

贈程載錫

烟帆昨未挂南津上已襁過憶此辰半世我無娛老計百年君是曰强身看天滿引愁邊酒墮地惟知塞外春一自追隨成雁序星霜難改舊松筠

鄢霏小雨梵王樓寂寂吟詩獨客愁望絕雲霄鼓困鳳開輪村落笠隨印三春送節翻紅葉百歲傷人變黑頭女未有家兒未抱祇應生事類虛舟

喬無功贈詩次和

飢臨清漢歎無梁爲客年來臥下牀世路愁人應計拙君才倍我况身强殘星磊落青雲士上日歡娛白玉堂別緒如絲今作理鬢毛看熟豈新霜

自郡還舟中作

可任殘生事居然軌掌中衰囊寒盛夏酒食困哀翁野落尋常水帆爭一半風紆迴初問路失笑類飄蓬

宇宙有終極人生徒自勞頹瀾爭就下空碧失憑高世遂嘗彎紋天應絕羽毛安常破拘束轉復輿

滔滔
未肯送歸舟北風吹不休野陰宵度月凉氣曉成
秋計拙難高臥年侵易倦遊遠林一回首長日靜
空樓
忽近孟城泊心傷舊酒徒未亾告老病辱在是泥
塗市隱書仍好文場會更無生涯常木次寂寞個
孱軀

却和舍弟初夏閒居

今年星火入殘春開徧將離落佛辰汝自閒居吟

好句我方蕭寺作勞人鼓鐘昏旦聞猶楚城郭朋
交醉已頻執熱歸來逢臥疾把詩回首獨驚神
適憐孔燕出巢飛會是初暄更薄衣雨過問奴還
問婢晝長開卷不開扉諸公日下車相送老客煙
中棹未歸壓架紫藤花蘂亂誰言春去罷芳菲
空樓昨對夕陽時故里風光有所思荷芰繞城浮
小葉朱荆飛絮惹游絲青秧南浦應初揷碧樹西
堂是乍移老日離家心自苦何年真賦隱居詩

舍弟别開宅門大村貽詩勸勉述此奉答

昔我送天南有作君倘記兄弟無三人兩身是一
氣敝廬先人遺東西雖定位名爲某得有實則隨
所寄我之結髮人存没在東第皆將共釜甑宅久
隸我弟慈顏一以背傷哉吾須避爻爻黃戶還凛
凛黑風吹紅爐東堂列練婜西堂出先君居不攺
小巷往來易到今十七年門設亦不閉我老更行
游焉能料家事兒女失母氏訓戒固弗備賴有叔
父母等之父母視由來荷撫愛成長樹弱辯違言
兄妹間一笑省窮治鄰書說分宅防患有微意遠

謝裴叔賢証忠張公義顧余多在外賊獲善罔嘗
難明曲直案頭藉彼我執奴乎何足恤恐貽兩士
累折柳樊吾圃執君之士戲罔偏一室虛日落人
罕至飛來野鶩驚於斯見狀第巳難掩蹤跡未得
指名字因之重防閑周垣庶可蔽復書曰可哉惟
弟所布置我歸正勤雨下下田宜歲三朝雨盈尺
駭聽又心悸土木雖小役亦該庖廚費舊貫合且
仍理生要熟計弟謂兄言然吾擇此年利對宇況
跬步式好何曾異老來怕毒熱惚恍長昏寐起行

忽面墻心酸眼含淚肩親戚時羣儕偷見清羸孔
懷君莫疑三歎吾後世

黄藍孚七十賦二十韻

今日颶高義聞風駭陋儒世間朋友重天際羽儀
孤著族名家乘先生偉丈夫雅皇遺赤驥軒后落
元珠道德三才貫心胸萬象蘇砥波何笑兀介石
在須臾回斡兵刑靖崩奔罔兩呼從容嬰急難談
笑走危途諾立黄金褎恩流紫塞羣伏戎皆妥帖
習坎不崎嶇智媧職兼月仁通虎與貔誰與能報

李受者失營茶更僕人傳甚如公我見無向來分
半席一往得中孚鄉黨尊龍腹兒孫出鳳雛東方
千騎擁左海百城糾令節芳萘枉 熙朝憶顧厨
蟾輝連夜麗鵷列應時趨客老詩能作秋佳酒滿
沽歌吟傾雪甕激灧灩霜鬚

寄答喬雲漸兼餉西瓜

信往書空附船歸詩更來深知抱膝處淺把到脣
杯露砌雙松健風窗四面開今年倍炎熱去譪未
應催 時豹遯石林不果

性不因人熱如焚銜樹天勸奴加麥飯移艇就瓜
田雨少空花落繭多敗臺牽屐紅能有幾送到井
闌邊

書懷

蕭灑王時住黄塵一葉歸小堂開北牖終日閉南
扉病有相如渴人憎郭重肥太陰真窟伏喘息受
炎威
閩南方擬望為霖忽耿愛一年兼水旱萬處通山
丘熱是朱門客驕無赤汗流眼前能快意惟颯井

梧秋
再來雨後種翻簪變中樹一望成衰草兼旬在熱
陽餓將傍婢瘦貧賤疑吾狂企腳終朝臥焉能到
上皇
十日疏朋舊殘陽一笑同氣衰身早臥酒醒月方
中徑草叢蝬露瓶花不倚鳳金烏將吐焰只在碧
天東
陡覺衰無賴難支兼熱年背痛蠅競集首疾蟻休
傳短歎隨長畫肥家望瘦田何當秋野淨一雁到

霜前

暑令將當謝凉風雨皆生魅狂迴健步天黑亂殘更近曉秋將到從西路幾程蓐收須趣駕堪念老翁病

巳巳季楚珩生日余贈之詩去歲局寫重書因附一首今又欲改錄錄竟忽然有感作此

又向新秋把舊吟隔年情緒已勝今神方參撿長生藥衰氣潛危短夜心世路波瀾誰底石天行炎

火正流金感懷不及懸弧事謫向君前為賞音

附巳巳年秋詩　老夫慚巳著舟遲發得及折余趁酒徒五日便當牛女會一門雙美鯉莛趨逃香采艷傳江介楚芰閣満坐隅奸是茆宰相接近長年多取長歎娛爭披三暑贈君詩今夕情懷又一時剔雪穠攮嘉卉盡春暉牛向夜臺移眞詞世益靡流宕皆醉吾當遊指麾江縣歸逢早秋閒凉風細傍嘒筵吹

七夕集皆文挺園和舍弟韻

如鏡滄池達宅斜高藤弱柳綠交加笑言東海夫人葉驚見甫軒木筆花好景園林宜醉客尊官仏

闢可愼家明河脈說雙星事洪谿秋風老歲華時歲丰支一花而烹淡茶

同人集北臺和舍弟韻

碧樹蒼陂落西北丹霓粉堞眺南東秋來乍有閑懷日高處全當到面風葯散曇花翻露葉樓飛餅餡出春愁酒酣瀾漫生離思勃碣仇池夕照中請張聶淸明府孔東塘博士

促織　和李入巷

生獲猶振羽託命此庭陰日落如多感秋來最苦

久遠鴻千里應高枕五更深永謝鳴機婦空驚老客心

早起

遠舍雞聲裏空堂着老夫百年拋穩臥萬里謝長驅幔動風微起詩成月漸無語蛩在陰砌相伴未全孤

秋感

蒼然秋落此乾坤暑氣潛隨逝水奔四序平分剛白露百年垂暮向黃昏心傷筋力採奇乏迹付蓬

蒿養拙身。中酒蕭晨開凭几羅羅花影度南軒
炎蒸肩背苦多瘡脚疾秋來問藥方老不能辭猶
望健。生誰非肯敢求長，計疎舂著餘空橐。才薄就
吟負草堂，獨愛滿簷天宇碧垂簾終日課清光
涼秋風日日清佳去日匆匆多放懷老馬春遊思
首蓿。寶鴻霜近響江淮。貪餘書客錢仍散，夢短逢
歡事亦乖。飽飯抛書貪其坐帚終稿木擁蕭齋
年來絶意近榮名老眼幾能勝夜明况復泥塗雙
脚軟。難追霄漢衆人行。清秋漸杪愁緒曆碼酒頻

沵課養生何日山中一茅屋，短籬虛對碧溪橫，
生涯世事兩艱難，失望籌卑莫永歎桑地雜京人
骨肉鬩門爭拜米鹽官。私愁高爛深杯辭遠怯窮
途凍雪寒。舊業凋零無藉在，癡兒嬌女强愁看。
糴星爭出夜徘徊飢毀氣稜似米開 聖主殷憂
原貴粟。言官忠計特生財。如封邶漢盧名里欲顯
懷淸再策臺足國竟無加賦苦堯湯千古澇沉哭
燕齊閩越路悠悠昔歲卑航淚出遊時過祇今長
作客。數奇從古不封侯。千重髮淚翻斂穴八月高

笳嘯風樓回首壯心隨斷梗倒悪天末數淸秋
故人京口過相遲短棹江頭久自嬉佳節屢過今
九日繁霜一降又三冬山僧寺出寒流轉。帆脚風
廻急浪春。此地烟光絶明處。會變高頂看朝宗。

贈蓼庵大師卽送遊燕

濁國盲風吹白頭相逢蓮巷感同遊語來僧歷前
因在別後匆匆半世休斬草黄山應結構。樓岩晚
計尚沉浮。羈天道路原空闊，何有行香莫便留。

感懷

羲御無停輪秋節倏云季變威杳何之緬憶尚心
悸晨風戒前路荒渚衰荷瘁物華漸以歇羸老其
堪勛飛飛鴻雁實漠漠沙磧至既有稻粱謀焉能
長休憩
仲夏思休居水澀帆尚揭信宿荒途間疎風散微
熱還家逢初度掩扉免磬折涷雨二尺强天澤孰
云竭一氣俄如焚萬物盡欲爇赤日爲洪鑪三旬
蹤弗滅不露幂種枯無禁厚地裂隴畝秋蕭條我
倉竟空閉霜前嗟屢空何以歷米雪抹哭如望歲

父毋乃曩哲

中原昔孝盜乾旱構茲苦五六十年來西陲又勤南戰髻非他州請觀米脂警貧人死勿論其壽稱大戶珠玉猶嚴粧骨在皮肉剝生持千黃金不換脫粟煮肯圻憂今皇哀懽予集汝名器不敢愛所冀賓倉庾官階是何物奔走破家取居然頹恤鄰愍使世風古

飲家友澗宅別第寓庵枕上作

酒醒月白似天明琴寂僧蘭獨夜情昔醉春瀾年盛壯老來烟艇路縱橫霜鬚燭照客輝變病鄰人扶巷陌生疏筆穎紛下泉客亂雲縹忽使心驚　謂陳青蘿薛雅衡吳蕩予李鄴如

卸席送家太僕弟入都

又向東華踏軟塵清霜黃菊眼中新武公不黍三孤後萬里全歸百戰身去驛烟巒羅魯塞行厨坩薦富天津聖朝伯冋須君人宛馬爭肥苜蓿春深堂書燭夜遲遲畏說蕭晨鬍首移老日自憐糜鹿性祖筵先唱脊令詩關河好月還如此笋笛清

歌復對誰想見殊方數更漏獸易回首信凄共

送家臣叢弟往山東席上作

賢兄京國汝山東川陸送淮路不同奧府獨行麟閣下野潮新坐鴈聲中嵩延激楚餘悲調歸日歌齊是大風若向蓬萊看海市周郎相見旅愁空

止秦郵十日宿曹協五宅八日矣留此以別

憶別金門闕畔船新霜會面五迎年留人款款秋燈灺中酒沉沉夏屋眠委宛朋情能不戀衰遲世務苦相牽滄津覺水如衣帶去掃蓬門倚碧天

張愼儀三十

不黍家聲相里張烏衣吾獨愧諸王春華秋實繁文苑銀燭金尊醉醉鄉萬選早知爲國寶十年方許曰身強白頭老客來歡笑菊入層軒也帶霜

枕上作

緋旬襆被又將迴獨臥空樓眼易開驟雨催寒窗外下高鐘報旦枕傷來夢魂忽恍迴孤雁　時夢亡妻花事忽忪憶遠梅彈指流年成一笑爲誰疲荼此堪哀

心魂到老役艱辛乍得爲歡迹又陳短褐滔行黃葉寺渚天暗笑白頭人待完婚嫁知何日直似秋冬盡此身用莊子共蓺如秋冬語猶有孤村勝湖外一竿烟雨去垂綸

舍弟臥疾五首

客裏逢家信徘徊傷我神從兄惟一弟同父更無人頗識怨髮理初非善病身遠天傳伏枕遘厲此何因

看汝遂垂老嗟吾未郎歸原鴒須好在渚雁莫分

飛夢去天倫樂年來生事微草心剛一寸還擬報春暉

汝病應通汗如何食肉糜老將身試藥少悔業非醫婿女遊深巷貧妻抱幼兒孟冬庭院寂寒日不遲遲

脉既眛五色垣負附一方世人交短折何處覓長桑大藥貧原乏還丹意更荒山甾君子象慎節兩言旻

命不應長絕臨危又却廻細詢初委頓轉幸未歸來潛泊新旻食肥甘舊羸胎念君因自省此腹豈無災

寄答金沙于佛肩

霜鶴飛飛渡海來高鶩那及三足烏寒覓斜蹲夜光腹迦隔行地生馬駒胎仙汗血僕焉逝惟有烏跛兔顧晝夜輪天衢遠者轉以親邇者轉以疎我心如日月遠邇誰能區于耶正在大江外坐弄柔翰觀萃書或擁芳樽挾妙妓袒跣格五狂叫呼而我一燈嚴漏下缺月側挂庭東隅伸臂莫能奮六

翮曳脚失路浮雲來支頤脉脉憶疇曩紛綸百緒增煩紆二十年前客潮縣汝方少俊本長纓宴娛調笑極縱恣蕉香滅燭何事無令弟乘龍夯穠李阿兄求凰彈桐梧小樓俯瞰姚冶女自詫陌上逢羅敷新愁陳迹似落葉雪裏我遂遮頭顱白門吳州一再見依稀記得刪須臾今秋巴發墜茅屋蘂纍錦字秦胡珠淹遲厚意久不報烟蓑野前常旅途漫賦木瓜趁南雁心傷弱冠初厠儒從來烈士死知巳短擬蹋伏旻與駑駘遺九方賞神駿先路

肯使充申舉豈虞一蹶更不振巳廿遠放眼青無
有時長嘶絕哀痛向者剪拂恩忍辜師阡宿草幾
同綠叢酒猶闕陳生忽多春君又悼同父昨聞婿
嫁催遺孤我述制科愛詩律幽髮剛肆非時須浩
歌欲就淚盈把行間篇末全忝濡人生出處各努
力君也瀝注之種苘田籬早職麥脣篇雲去風聽
御鳴歎老夫

三石舅氏七十

十霜曾作誦拜手進青年不覺雙九速餓驚一紀

運白門依舊闕黃髮向高天笑學麒麟脯麻姑坐
酒邊
北堂初學佛舅氏亦依僧曰老今方居吾覩總未
能砌花滋薝蔔窗鳥下迦陵更得還丹要寒天氣
似蒸

吳大兄北海生日偶贈

細雨纔藏日微風不作寒辰當申呂降酒見弟兄
歡晚節高松柏餘芳長蕙蘭容輝驚更壯炳燭直
用看

中兄如棣萼自出即逃杖不有諸茹子真成鴿不
疑老來身獨健少小日相隨轉盼趨王命家園任
幾時
三輔明清吏前將書省郎在官惟執法歸里但空
囊此去何州牽由來布澤長還應答汝弟瀟灑醉
他鄉

夜闌

十日初陽動孤衾永夜闌鄰雞催續唱廟鼓發嚴
寒鴻鴈長羇旅蛟龍正蟄蟠老來生理薄無計獨

懷安
寒飈吹屋後猶月去庭中鼠走虛堂黑烏飛遠海
紅稻粱家未足書劍水頻通曉色憐童子吟詩學
老翁 勿見江桓六貴誦毛詩

泊舟南亭

日沒波澄月有光孤村十里駐危檣天風近颭翻
和暖地理多春只渺茫後死幾悲荒草宿前行都
逐斷蓬揚務時瞻望船頭立淸露何緣遝滿裳

與吳陵老友樊太和

西瀕野日白泓泓斷岸平橋舊館傍樹老風凋枝葉聚人衰雪變鬢毛蒼鶩寒鳴語遲丞碧擊水鵬雲懸大荒肯信行年垂六十曾先弱冠上君堂

陳丹文席上賦得夜鐘殘月馬蹄聲

病殤相將勝地行忽聽林杪馬鴻聲風傳梵響俄高起野淡霜華竟遠征浩蕩未安貧旅夜因依淺荷主人情歲寒不是歸飛候海鶴江陽盡弟兄

簡俞錦泉

春船艤岸雪吹花信宿燈光散麗華別日總遲窮

支路寒天重到合人家老身病鄉行難遠樂事關心與轉賒爲報高堂將曲宴屠城羨煞君油帷

寄芥西川楊耐菴

高秋對酒中郎宅缺月斜簷下浣時異國投人如擇木新都繼世幾分支泥途役役心何已經罰便便腹正垂江海寒霜催改歲老懷悱惻兩應知

歲晚

霜晨掩荆扉歲晚聊晏處過雁多悲鳴往者逝將旅霏霏林間雪沉沉烟中雨及我同心人懷抱靡弗吐寧知別須臾杳杳判終古衰骨益以頹大藥在何許仰觀白日流修轍誰能阻

驟馬寒鳴嘶伏決雕弓張廣斥在大東堪爲技獵場野草枯盡刈狐兔安所藏藪澤何漫漫中多鹿豕麋或猴側目鷹亦嘯奮尾猴逐禽得上殺燎火廻舉觴吾人正淹抑從之意飛揚老苦厥膂痛呻吟起扶床縱有馳驟期可數非身靈

玄雲亂相羣朔風一何厲殘曆無幾時星廻又改歲六十心久驚明明隨春至韋布投分淺周旋胡

山離尚友蓬蒿賢靈爽恐遐棄立名里巷中誰爲青雲士低徊對寒燈感歎非日逝

少悔有所成老悔竟何益頹毛吹寒霜弱痺到腰膂鄉吾形既不逮景光去尤疾平生苦涉獵學業匪專一錯出雜名家岐路有牽率昏忘近彌甚纔得已復失擁爐南窗下盼睞送白日晨時無再來同首空嗜嗜

今冬非客居中情豈槁木閉房耿篝燈寒夜仍獨宿被酒量未克酣臥不得足展轉聽漏中霜華已

生屋折梅捕老梢東皋尚蕭稀有約東皇來仙[illegible]
誰為達

我生不善飲跂及山少學沉湎幾百廻往往如中
惡古人慎所習衆善胡獨却口腹累此心修名恐
狂藥身老無可用蒸濕滿維絡腸腐亦有年孽豈
自今作君看膏火煎猶能變丘壑賢聖雖同盡病
亦匪克樂非聞良友箴消滴姑細酌世事須逍遙
醉鄉吾終託

老態

老態兼醒醉寒窗惮疲與歲衰人許日春動野流
水善病思真訣單栖像一僧貧家逢送臘作樂獨
無能

寄許苿菴 其長君肴右比部赴選時屬客我余請公詩

連山霽雪暮招尋首夏東還阻盍簪太史端居門
寂寂仙郎共語院沉沉浮蹤去住渾無定別緒嬋
娟久不禁馬首北時曾有約徑須重到索高吟
今代稱詩豈乏賢植精爭拂玉琴弦雲霄有作容
吾誦琬琰須鐫與世傳歲晚且就湖上臥江春[illegible]

放海西船封書問訊如情暇好向高齋乞靜便李
西墅期往南沙

寄方鎔在

曲江競渡午船開招手朱闌惜別催暑雨簷更平
野雲春光又漏小園梅歸因婚嫁難留戀坐想賓
朋恣往廻漸過歲除心轉亂書憑沙雁却飛來
東陽非遇黃高士 前黃儀進 為道隨君訪客亭豈
料一肩書過塚空投雙樹寂閒經名園休夏心長
往別館銜寒酒半醒相對論才渙健羨未披佳句

眼先青

寄張其相與儀

秋冬兩泊寒河岸信宿俄聞謝棣舟莫雁乘龍殊
太急繫羊牽犬又何求年荒醇酎拋升斗米盡花
鈿換豆區為報輔吳羣從道過除曾否念同遊

迎春

乾坤埋昭類遺民敝帚羨慨折角巾生事已如將
送歲年華何苦候迎春土牛田鼓聲容舊芻女童
兒意態新燮理三公應不忝西成平秩慰艱辛

除夕

早起虔家祭今朝歲節除老饕驚序變長物似交頭椒酒年年債青燈夜夜書銜憐滄海日辛苦逐奔車

巳及殷宗筭過頭六十年傳杯吾在後撿曆孰居前但合沉沉飲愁須晏晏眠老誰能益壯罷問最高天

西齋癸酉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書

黃岡杜濬于皇選

元日

望氣當春始臨風倚日高乾坤開[illegible]態衰老送吾曹但祝新升穀休論舊賜刀今年天莫旱霜暖厚綿袍

和舍弟

因依正自好為歡屋瓦濃霜天不寒戶外笑攜扶老杖堂中羞見進賢冠風光流轉青春易骨肉團圓白首難筋力適憐嶠昔健非關相勸始加餐

對酒

貧家七女五男兒婚嫁粗完幼尚遲萬事後來休自料百年老去欲何爲田園望雨非關命花鳥逢春也遇時涓滴細傾防內熱故人新餉小金巵謂許未庵

舍弟招屐負大村飲同大村勿齋作

交遊親串意偏親會屬新年感更新別業送儲到日古堂惟見後來人膏煎紅蕨時光促菜送青絲氣味春江海獨尋鷗鷺伴還吾初服遠緇塵

雨不赴平庵招以詩謝兼索梅花

追陪不隔日一雨動春寒嬾酒頻應因衙泥遠獨難却憐老梅故幸乞小枝看醉飽尋常事君容野性安

擷管

斗極迢迢北川流浩浩東半生丹地夢今日白頭翁賜筆來無分藏金積有功君看冠蓋集豈在薦賢中

荔園招飲梅下有詩次和

里舍尋常會湖天八九人酒杯寬道故草樹亂懷新禮設豈爲我形忘無失親花間羅綺餞難說阮家貧

去年立春日喬雲漸憑顧琵如歸舟寄惠家醞顧復之白田賦示喬

黃梅開在木瓜邊何處香醪落眼前厚意故人分臘味荒湖隔日有歸船來當郭外春同至移[illegible]

頭醉便眠倒鼇題詩過行客初年好月已高懸

夢福清先生手遺刊拙集貲

問訊心如醉函封手自題百憂掌記憶九載懋分携河水臨江斷秦雲壓楚低無端生六翮飛過華山西

縱使詩名在其如老境孤世方輕下士交顧厭窮儒潦倒隨花醉孱羸乞竹扶他生把遺集逗識此情無

太猾腈膏地公操水霜心真分九百累敢拜四知

金驛路荒雞寂關門落月淺風烟餘悅惚支枕獨愁吟

早起

沉沉夜何其悄悄孤眠醒犖動杳菘菘余懷已多警佳期指開歲為歡燭方表片月忽下弦四序焉得永大江無殘聲落驛客變景傷茲流光促謝彼修路騁追往苦錯迕郎事希便靜憐鐘殊未聞斷破虛窗寘

閉目亦無夢萬物潛幽房微微虛生白鬓髮倏月

光餓烏啼出郭始悟義和擲彼晨起兮餘芳少聞哲人誠日計惟寅艮壯歲耽餓卧酒病多在牀到今老無成夙與奚所望後生崇明德時哉毋怠遏

冢婦袁大村作詩唁余次其韻答之

造物善栽成千尋較齒角我生嬰世網望已絕騰踔辱在泥塗久宜免憂患縛雲霧蕩兩[illegible]徒方空幙致此由壯齡血淚江漢落如今萬事因出入垂一棄又令嘗死喪天乎得非錯艱艱陳棺具何

日為之㮇屈指廿載中殯葬三籌度多春冢婦病一夕大厲虐開歲稍寬閒生菜聊畢酌原來屢空室有鬼妬人衆紅燈接白奔倏忽悲哀作肅氣森始和涼颺颯廣莫匆匆心力盡草草含襄畧啓友投清製慰藉誼不薄敬奉骨月言銷愁仗名酪

為喈文題畫

連村接圃菜花香憶昨乘春汎小航又是一年枯旱後使聞指點郭家莊

吳禾峯餉湘茶斯艾

北園被酒夜歸遲酒渴江淸苦係思艾過十年甯
易得茶分八餅復相隨情親往日懷名父禮讓遺
風美好兒燈下老翁增感歎報君何有但吟詩

喈文頻邀集北園

招尋隔日復相仍碧水軒窗處處憑不任名園生
有分思需薄祿老無能百年親串交還密二月風
光暖漸增汝到來春通籍去衰翁典發與誰乘

春分前二日大村招集即送之入郡

滿懷魂壘仗君消不惜衝泥命駕遥老病乘陵懸

酒作風光凉冷怪花朝春船久緊家留容夜雨幾
懸麥長苗世事茲茲多聚散恐難相顧免蓬飄
歲歲春帆我早張翻然送汝適江鄉五侯金幣諸
家富三月烟花一國狂水面青簾消麯蘖詞頭紅
豆了文章士貧老去無聊賴只有愁吟壓儉裝

黃孚庵招飲花下　花一樹三種盛不可言

落日驚衰眼高齋見此花四園蒼幹失一壑碧空
遮種別呈殊色根同發異葩輸香惟雪月妬好莫
風沙今春頻患此愛客淸尊瀉張燈亂影斜近來栖酌
斷不覺醉君家

爲朱嶽青題其先人藏髮圖

五十年來大典革時維草昧恢天綱南征薙髮變
舊俗有不用命斧汝肮江淮臣民雜笑啼或走險
阻紛逃藏點山朱公識天道天存順者逆者亡把
握青絲累於邑吐辭向婦何慨慷身體髮膚父母
予受之豈敢言毀傷一死非難報所受未獲死所
空賊嚴翦刀乍落淚雨落謂婦收拾緘之囊附身
蓋棺日地下見親猶得將全歸庶鑒予心苦

匪日自靖明先皇三十餘年詞幽宅髮仍鬒黑鬒
爲霜家風仁孝子穀似善繼人志勤表揚却憶我
生十一二髫髦未束髿髿長哀我二人始憐惜顧
茲四國移販章禿顛垂辮作儒士弱羽復擬搏霄
翔厥初鬌濟有抱負其究蹭蹬無輝光滿頭雪霰
轉滋蔓捉刀者手來低昂快哉當暑類斬草少焉
需次如褎瘡凋殘種種積廢篦捐棄任荏苒去聲
牆削除熱惱感
帝制髮膚之說渾遺忘老去披圖驚再拜涕賓衫

袖雲溟溟

外孫徐穎實乞書

而毋生存已可憐他鄉歲歲歷迍邅米珠數口投茅屋麥飯何時到藝田燭影書聲愁裏客鏁州劍閣暮中天惟應反復牀頭易只向山風屋絕編

三日自南津與舍弟至郭莊看桃花適李季子携酒榼偕李楚珩及其諸弟兩若繼瀉神木來因邀共飲藝入城復集西齋郎事

乾坤正素樸春風作妍華幾日枯枝柯吹山紅粉

花緬思霜雪中何以滑萌芽時來方絺搆青帝還咨嗟大哉造化功先施德已奢成兹韶光麗使我歡無涯諸君惹花醉行厨蟻淺沙我適從南來相逢笑啞啞憶昨度元巳也聽連村蛙主賓六七人觴令半爭差當杯起嚴令百罰誰敢譁折花美少年與花執紛葩分明花林間豈有巖翳賒望之不可即咫尺仙源遐抗喉法曲傳清妙非淫哇端能奏柯竹未恐彈琵琶樽空始刺船船小裁如瓜回頭夕陽動半壁頹朱霞多人歷一葉旁無闌干遮醉客臨中流屢舞舟攲斜不闕古祓除將身學涯麻老翁心膽破到城後歸鴉與極那肯休推從入我家喧呼促酒炙倉卒慚孔嘉大戶似飲河腹滿張鼠牙高燭竟虛設從者紛衙衙草樹不常春天道無疵瑕少壯幸勿恃四序如奔車

寄大村

端居感朋舊花落倚微寒白髮空堂暮青奏一兩闕客情遥浩蕩衰疾近平安與發江光裏吟成早寄看

立夏日口占

愁裏送春歸風花已罷飛只餘花底酒落在醒時衣飯飽行調雀天陰坐掩扉香來俄一笑盆蕙尚芳菲

沙端如贈香物答寄此詩

論交都未磬交歡世事牽人會面難芳澤遠貽增感激函書久失問平安春心休歇高眠穩病腳架散老與闌覓得雙魚傳素扇江天昨日餞微寒

喜宋穉恭至郎送南遊　宋先有書約過我

開屏一笑百憂空手拈霜髯怪老翁判袂多春如隔宿把書昨日正臨風世間海市看來熟江介吳檣別後通直待秋清歸省覲劇談菱葉藕花中

將之南沙唐崑麓哭麥蒼李久庵徐槐江季楚靳及舍弟相餞於東軒四月十五日也

提壺挈榼就貧家爲我明朝去海涯竟被饑驅同拾麥真緣渴疾赴拚茶蒼茫遠上團團月紅艷低翻細細花憑仗諸君相餞意歸舟莫只數魚蝦

舟中作

老至宜端居在家勝爲客如何憂患餘復此孤舟入孟夏南風作布帆張不得長脣計短程居然減晝刻來航絕奔谿聲勢逍飄忽衝波水雪裂奪路鳧鴨急篙工登柁樓微笑有驕色目送俄迢遙岸改但咫尺常年東陽川利涉每半日亦或遭淹滯中途悵通昔經過曾多春勞苦總無益顧茲傑然軀頗纏漳濱疾故人久前期游物況堪憶乘興聊浮游行遲意亦適殘生猶拘係定分且蕭瑟早泊烟景昏東盼隔月出

風威驟更急不雨焉肯休飄搖東南衆颯沓灑我舟蓬囊半霑濕氣凉如深秋逡巡傍野岸捩柁廻船頭炊烟更紛遠反仗但掩扉何當便挂席旋歸迅乘龍俄頃見城郭花樹吾廬幽笑與家人逢或覓酒人遊此事信足樂庸必之吳州太息一不決幾悵感淹留復衝寒聲去孰苦非自求

與程姬田 程有山房霜氣早孤館送秋寒之句

蝸居愛誦驚人句孤館山深送早寒短劇到門廬舊歲長江奉夢落新安船來州郭星初出雨度河

橋路已乾無邪闘名魏會而匆匆告別惜交歡

將之南沙過繆湘芷留飲郊園同沈子厚及王人風 用劍南詩韻

銀塘碧樹好園居真爲朋交罷讀書時到麥秋千畝秀人分霜月半年東能客放浪歡相對自料飛騰謝不如此去滄餅爭入帳登盤特勸飽江魚

李西畯同淮陰咸大咸地王蔡鐵齋半嘯諸青一繆鐘如將飲酒話余而余至南沙即共酣暢

三塘曉發宿醒中引纜長河起夕風早具壺觴須
客人不徒歎笑與君同滄濱小信魚過上拘忌無
人禮郎空共道頻年勤遠望可堪高燭照衰翁

和李西驛寒食花

䶕䶕叢開古道傍愛花人過自論量郎官湖水花
寒食一樣佳名待李郎

南沙書薛木庵扇郎贈

問路東陽外餘生足浪游浮雲天北極短棹海西
頭世態誠難料情人倘易求支頤聽款乃風色晚
悠悠

岸近先呼僕維舟覓所親相逢傾濁酒有約在殘
春池水鳴蛙地居亭射雉人幾時來襆被且日話
艱辛

一作霜天別三驚玉曆頒世爭嗟管庫君莫憶燕
關墨綬誰相假朱顏不再還何如安十畝桑者日
問閒

風雨匯神翰篇章又軼羣滄洲如善書寡鶴思摩
雲豈必題三絕端能張一軍百年吾老去遮莫歎
無聞

飲友人齋

遠海風烟濶羈人道路難與來忘酒病夜短借更
闌乍接新知晚頻橫醉眼看東南佳日望高館渺
無端

與蔡半牕

來年看漸熟春田又定秋我農雜勤惰課督夙有
方海田不遠四五里家家離家去鄉裏蔡侯雖貧
尚有田久當于田躬省視三塘風假歸我來家人

廹促偏遲廻相思數截纔會面復淹信宿尊頻開
爾我年齡並晚暮我在南沙不久住芙蓉繞縣蔦
瀉頭遲汝重湖看花去

西曉云蔡羽皇家牡丹近百本餘花樹皆佳
遠不獲問作此寄之

荒塗曾識面村遠望君家人說三春暮天香萬朶
花好風吹左海佳事歷南沙來晚慳吟賞低廻畏
日斜

𥫗淑筐招飲之三日又飯我於客亭同虬髯

半嘯諸子

碧水朱闌客借居東南今日得朋初久晴望到桐花雨亞飯京來箬葉魚中聖已頻僥午夢因君不倦坐前除遲愁壽燭深更照茗椀先澄鼠腹虛

偶成

到此驚時序林間吐石榴倦眠爲酒困多感逐人遊不有翻盆雨難開似葉舟柴門兒女望行色肯淹留

別李虬峯

久除親串借分携便覓新知到海西今日酒醒林鳥喚荒陬疑有鷓鴣啼

荏苒離家送麥秋客中雖樂也難留燈殘語雜拋杯起脉脉臨分兩白頭

我反鄉園君不歸封書報父意無違一般白髮生同歲兒汝承歡淚滿衣

雨稀川路長蒿萊直過三塘水涙開挂上風檣魚片片眞從窮海販鮮廻

別諸青一

衰翁最怕坐離堂一事縈懷更不忘令急監嚴高燭下半酣回首見諸郎

別繆淑宣

一帶橫塘夏木青圓荷蕩蕩水冷冷老懷苦憶黃梅節細雨乾坤海右亭

離筵絕句

今日須拚醉爲君各盡歡光光滄海月從此異方看

挽陸學憲異州

少日親猊座公時赤鳳鳴別俄成一世老似憶前生帆色徒珂里鐘聲背鶴城豈應來雪涕回首自傷情 余辛丑與公同飯天寧巨大師丈室後不復會

陸耆卿天隨招飲共賦

追隨年少酒爲徒鯨吸虎蒙説老夫早赤䰢顏艮可笑再青衰髩莫能圓醉乘好月衝關去狂觸高禪入寺呼憔悴近來稀此興寸心潜向海濱孤黄鸝紫燕樂桐關分日歡呼破旅顔荒海遺霑嬴蛤味名區近賞鳳凰山朋儕大好難爲繼兒女何

知苦望還未到離筵免惆悵出樓圓月正冏冏

欸張從修宅 觀其令子夏舒所寫古文

水會東南別日長綵衣初挂讀書堂呼羣祇可偕麋鹿畜眼何期見鳳凰暑逼高簷氷椀出風廻夾巷晚筵凉歸逢吾弟論前事弱冠諸生鬢盡霜 張與舍弟同受知胡荆南

和訓薛方平

遭逢地主邀留苦無計潛逃早放船送老年華愁暑月把詩蕭爽當秋天來過海曲原求侶除却杯中最愛賢有約寒霜隨雁到異時高館更張筵

陸五祖游

天隨名公孫穀也實豐下披襟雙虹堂風神何瀟灑新詩先客就良醞不獨把他日謝素冠遙騰篇雲馬

陸七發齡

耆卿年最少菁英未二十逢迎白髮翁欵見神明入佳句法早驚高筵夜頻集不忿挂帆倩但期前津遲

陸大祖襄

疏通陸景師孔翠異凡雀素交豈求新妙理輙勝昨心開聞明詠願解貧善謔堂上歯未耆承顏何其樂

陸六祖淵

陸郎多舊歡金溪乃初識酒聖宵不迷僧蘭日相即自知詩律細能容老友直海近多高風將扶驥南翼

李二湙仁

李生江城秀因親來海曲竹箭行穿楊巧匠方礪鐵斷酒謝作賓登筵顧緣僕眼看似身甥如就元龍宿 謂陳伯升

夏至後一日李西文招同陸景師天隨金溪登鳳山

大壑陰生水澤慳炎風吹散雨雲班無因投火驚龍井且復隨人上鳳山老樹年深鱗甲出平疇土坼桔槔閑金聲華假携來遠感欵交期坐此間

徐兩靜宅望雨

親串情方惬淹留景正畏歸舟無便逆早歲易斜
陽曉起霞會烟宵來電有光何當極傾注爽足醉
深堂

雨至

送捻翅風至真如激瀑飛笑看花徑濕準送布帆
歸槁已蘇苗色凉應進葛衣深杯何太急一倍盡
情揮

陸堯采席上贈曹孟賢

早向賜絰隱妙才相逢華館一徘徊當筵肯唱凌

波曲賺得驚鴻五月來

生日和大村李韻四十今倍之韻同

曆象儀長轉義和御黛徂後彤非勁柏早落是哀
蒲亮直先公節纖緗奕代儒十霜知漢臘一夢點
江都先君夢大父以蕫相名名余時命哀今日支
干誤賤軀須金徧畏火渴水特藏珠皆余命數所
忌蝸響初登黍雞號適萬雛額燈辭川嘩墮地失
踟趺會值乾坤沸俄遺政敎殊北堂懷舊德左次
避新圖先君焚弃儒冠小子不習時文皆先母意
庇馬青春笑豺狼太白屠鬢鏈參客秣齒歷伍樵
錫帖括鐵研鈍余十五歲始見時文師承講習廷
所受業董好古遂時者勸偕嘗詠果倚市畫於菟
岐路亾羊杳衡風退鷁孤氛蔽森彗孛租跳變梟
盧妙理疇能羿名揚屢自通楚人饒利劍蜀道沒
亨衢寘寘情猶進稜稜骨不朘網羅畢羇鬵平準
暑錙銖既寡叨庠序併優諷鳥烏小鳴聞若欸大
率集于枯強歲悖悖到歡悰凜凜渝粢盛濡雨害
衛巷撩流錙篁帶簾塵拂苴蔺荊杖扶丙辰失母

及妻庚申背父俱大水滿城側身何所冀俯首但
如愚咫尺蝗螟布尋常庚癸呼拯援棠相里謂顧
清張蔚生明府著述謝王符輯景應追駿聯鑣乃
鴛鴦酒香縣磬室烟暇絕檣廚夜樹吟摩腳晨窗
坐鑷鬚女多頻賣犬男壯反為駒滴貸營婚嫁舟
船出越吳檣搖林屋洞樓倚聖明湖迢遞投親串
淒凉度獵櫻山重廻候雁城曉瞰飛兔峽棧驚垂
趾危灘戒刎膚馮臨增感激賞詠賴崎嶇合傍曾
孫任翻嬰野魅驅憂恩纏嶺嶠動止逗邾婁時待

秋芬桂行牆掖棲梧石交膺俊翮鶵絛委窮途鹵
莽賢關入周容貧士俱渡河悲梗泛過闕想茅誅
辭賦誰鸚鵡律擯怨鵲鴉淹遲叢轆內彳亍樽齊
隅孔雀愁籠養犀牛怕檻拘高丘弔巢父半甕倒
麻姑滄州有麻姑墓死去頻謀報余未歸丈傳余
客死章貢生還辱驗吁輕裝窺僕僵畢世拜官無
掩袂焚殘草振衣問折蘆尚牽妻與內寧作我從
吾鄙性原硜盬艮朋每煦濡龍門深託寄謂李氏
詞臣見弟鼠腹竅雖飫別館開移枕奇書乍剖瓠

羽毛張翡翠柯葉摘珊瑚業定用農拙商寬飽木
輪穡當抗萬乘雄可壓千夫蹈販窮翁伯車連任
槃奴攻觀麟有榠斷望鳳離簽鎖棘占之否泥沙
犯日訝省弱仍量器俾紙再操觚奸句童年愛斯
文偽體無蜉蝣爭撼樹畦町細分區南雅經鐘律
西京儼楷模鬼神來壹氣陶冶赴洪鑪斑玦誠虛
耳磨鑨或庶乎選條私製笛工瑟瀕拋竿副墨差
云悵斜暉漸以腹浦魑迎指傀鏡雪晃頭顱澤塌
仳奔魅求蹤苦暴巫寵光丞尉謁劇儈桂櫂勁畧

美形骸瘠涼謠肺病蘇華箋輝几席厚意洞葭莩
憤怨言彌切爽稱分已踰福心有嘰喑眯目糊盧
胡蝦蝕麥霞鼠嚇零挂壁弧前因安薄劣餘算付
模餬碧井沉寒甃丹砂洗玉壺破雲終返華近海
罷乘桴

蔡齡若六十

惆悵耆齡度吁嗟汝亦然老來稀會面江遠早投
箋異姓斑鴻序過時擲馬鞭有兒籠白髮無青負
青天嗜酒何如昔探囊莫似前山方集旱氣水秧

彌平田　聖代泰陽顯儒門衛賜賢終餐廣文飯
虛上孝廉船一日真三歲餘生幾十年海城霜鬢
影難到練塘邊蔡以十月生自辛丑定交兄事余情好無間

哭吳二兄東山

三塘倚杖徐郎宅遠信驚聞起自呼檞畔辭行生
已訣春初聚集病曾無老兄踽踽啼鴻雁半世吾
吾讓烏烏道阻遲歸來一慟入門欹倒要人扶
余姑早世弃嬰孩君姑三齡倍可哀御史濯清名
父出從兄嬉戲外家來撫光撫爾人將盡舊事懷

其老並催絕漠神州俄主客不勞條獻倚泉臺．
魁方健步模三時有雨湑湑此涕洟老去黃泉非
遠道年來丹訣少良醫當筵易對于鍾量覓句難
逢一字師痛絕空牀斜倚日過從飲博尚前期
隣家歌哭遞相遭墟墓纍纍孰可逃同得死生惟
賜賦重非山嶽盡鴻毛幸拋赤地三農苦好傷青
宴一杖歸幾日弄孫孫抱予肯容人世駐吾曹

送吳大兄北海入都

行行分手大河干莫話家國共歲寒要稱明良須

攬轡非牽榮祿再彈冠九州雨潤炎天急六月雲
垂渤海寬開府策勳候相國象賢君克濟艱難
外家諸弟並送窮芥子微名曉亦空費謂鞭麟何
馬擬真悲爲鳳作雞籠虛遭　聖代生何益老著
漁磯分已終眼看雙旌受王事升沉聚散攪胸中

泰沙北樓送別北海

海甸秋生野露滋女牛佳節恐將離烟波信宿來
相伴陛楯雲霄去莫遲雪鬢對垂千里別冰心自
照　九重知蓟門到日逢邊雁向晚南翔起客思

七夕志林叔友凌蒼碩存同宿南莊

去年此日西園集偶泊南莊亦聯西四序故新朋
侶損雙星啼笑古今遙劇談半夜河潜轉羅風空
樓月忽低却憶烟航白田路離人歸夢遠悽悽

寄李詞臣

暑較去年減老應今日加垂簾安午夢灌水惜秋
花浩歎朋知隔非關道里賒夕陽將不長西上片
帆斜 此時入都西旧可畏

寄喬雲臺兼懷陸勛

吟蛩幾夕動閒庭久旱庭花一半青老日滿如垂
葉露情人虛擬渡河星絨稜宿業傳瓜瓠詩到秋
堂示脊令尚想新霜臨浦雁雙松開徑倒銀餅 時
餅之瓜

北海書來言雲臺又病日

人去暮雲斷書來秋雨昏浦帆過驛落河水入城
渾吾友出迎客佳兒扶近門心知難會面目靑又
驚魂

短歌

無嗟歲崢嶸臘盡迎勾芒無嗟日西穨寘寘以東
行而我百年身老去不再强難賫元化功畀此頭
上霜大藥渺仙嶽壽命胡由長人生苦短促不足
非流光仰觀萬古天賢聖杳茫茫念彼蟀蟀羽楚
楚矜衣裳終朞一晨暮如何廷業方
長晝繙書詩流觀亦勞生暮勤既以息昏然閥見
寘荒階委雜卉中有蟋蟀鳴繁促非一處寘實如
告情老夫苦少寐容堂兇淒清微月夜分來花間
露熒熒悄然瞻觸光照此枕上聰因之興感歎短
詠已復成竟與草根蟲相和到天明

已悲無百年衆書忽而至去日一何多來者又無
逝艮夜登寸陰高眠信非奇君子終身喪夙興虔
家祭隣雞逾三號缺月滿平地離成盼明星滄海
發遐思義和縣其官不鞭陽鳥出誰云天行健我
寔久相延此境吾嘗有在惟甘熟睡昏惰抛流光
及茲徒深喟
晨與撫庭柯夜露泣尚徧何渠悲萎黃已覺容色
變潛陰蛻夏蟲屋角度秋燕日出屋始蘵時去紛

莫戀昔我高堂人端居諸清宴結髮猶中年洗手
親具膳次第歸窮泉倪忽在異縣冬春數代謝耆
艾改顏面眼前小兒女往者總未見存沒傷此心
幽吟淚如霰
朦几念吾生芒芒獨無辨昏寐魂浸交變態萬象
展夢中又占夢君牧迅還轉既覺長歎嗟人然希
復免形骸未卽化醒息西多覩爲藏矛天倪冒之
以曼衍昨夜乘朱轂枕畔翠旗卷衮冠亦甚偉甹
甹京洛冕澤雖方畜樊神雖王不善青霄非其路
听然疑端遣

皇天若倦勤四節且失序焉能長屆信如環轉終
古涼飈前月勸令茲尚餘暑秋聲宿西山新鴻愼
故渚上蒼久夢夢肅威誰式阻由來肆蕩瀰必大
風以雨朱霞擁朝暾白霧蒙木府暮雲忽波逐萬
竅一號怒低空崩泉瀉蒸鬱散何許方歎逾物神
宜爲百靈主
暮雀入波濤化蛤以沉泥秋鷹爲春鳩側目樹上
啼新形既幻化故情終自迷光復生有嗜所甘實

相服執一使親範物理殊難齊賤子負介性恥躍
時路興冠蓋雖遙遥兀傲惟窮棲驚鳥折其翮不
仮在梁鵜躍靈羣暘谷忽然頹于西舉頭愛穹蒼
變滅莽溟寬
養痾坐西堂親串歸遠道書去附數書遺我故朋
好內有由中言其事至微耶何哉無報章遥見意
蘋蘋雁語隨風吹側耳秋空杳微霜一以淪豈復
恒芳草肉食矜尊官大雅宜高蹈榮名與厚祿願
言善自保已隸耕釣徒朱門迹當埽汞謝京洛音

愁范用爲寶

偶成

柴門無分對青山近市囂塵只掩關老去扶衰增
藥物秋來善病減容顏兒啼女戲嬉渠小豬亂言
藤杖友刪臥起巡檐臨短砌古苔細菊晚班班

谿庵禪師爲惡僧所忤極梁主人有右僧者

余邀至西齋三宿而別

此際君當去寒林路亦難横拖老藤杖不顧舊旃
檀七祖孤輪日三峯一剎竿異時弘大法東聯欄

頹闌
廚欲投公宿蕭齋却對牀秋仍遺毒熱夜似有微
京薄供鴻頭嫩貧交鵝髮長自今賜會面寂坐感
茲茲
黃葉蕭閑院軍持復此經霜濃秋更碧天遥闊長
青汝暫留江郭吾將到客亭龍宮知說法莫望衆
魚聽

寄宋射陂

春把雲亭字纏綿多褭言此身饑老至吾道以人

存故園尊黃髮窮秋感白門飯生支病脚隨意蓐
花村

贈暫胡蜀江

舍客懷中藥當年飲上池世賢無此術君知過於
師近喜諸賓主褰裳起痺痿周垣空復隔覗見不
須窺 君家在余宅東

偶得佳酒呼舍弟來飲

西舍香生酒甕開滿沾呼弟踏蒼苔笑看衰白人
難得苦厭沈陰月恰來隔壤秋深遲綻桂枯條雨

足漸棠梅欲眠且聽兒扶去明日重傾未盡杯

同崑麓凌蒼久庵勿齋坐喈文莊谷竟日

愛汝新軒好秋佳客復開五人玄鬢夘終日綠楊
閒院北潭潭水牆東小小山老夫初病起斷酒最
先還

挽運使崔公

夫子蒲吾傑恒瀛秀所鍾世家開漢代翹楚冠名
封記云詩文學世家崔其翹楚矣春對黃扉策晨
聽紫禁鐘一行仙吏作百戰壯猷從簡擢江淮郡

頁嬰水陸衡雨膏和鹵海月彩飴甘峯秩進臺司
並曹連管榷重幾年鹺政理諸貫德星逢爲善風
蘇著如傷日麗冬觥生殊禮數鄙性廓心胸望望
投門切勞勞立廡慵徑曾來執雉後頻濶登龍小
弟掌分坐賢郎幸接蹤好詩追賞劇末羿下交容
根大香滋棠工良範出銘正芬凝露桂忽泣拒霜
春丹旐迎秋雁朱輪帶夜蛩揚旌哦隸慟過廟鬼
神恭絜酒違多病顏山悵莫宗何時披馬鬣灑淚
上楸松

寄別青峙

驚喦早發宜追送肺病秋高尚不蘇老淚但從他
縣墮此行彌覺別懷孤霜生楚塞麻衣薄人上吳
船竹杖扶迢遞關河有賓雁殷勤書信下重湖

作陸公吳州誌銘已却寄天隨

斜暉分手炎雲赤短晝開書秋葉黃兒雁便思移
客棹簪雞頻夢舞僧房昨宵四更時談東寺千春
辛木陰藏碣十月銘旌曉帶霜愬愧標題非史筆
遠教有道重中郎

初到春暉樓李同臣留仝于靜茹兄弟徐衍

祖飲時侍臣詞臣往京口

忽作經年別離情不可論再難孤舊約竟易到高
門小艇洪波送殘秋細雨昏只嫌携手處江望黯
銷魂

良朋一以觀名酒又堪逃看老圖青鳧烹鮮上紫
鰲人生家累苦樂事客途遭莫遣霏霏雨侵簾灺
燭膏

侍臣同臣招集郊關

秋停白雨雲仍重欲降青霜候未凉地主稜鑄臨
沼榭天風出郭灑衣裳衰頹爛醉多時怯判隔經
年此會良酉日已知過不得好添高燭送餘觴

程載錫生子

昔我少參公耆年震初索先君寔一个保世敬天
爵孫曾遂蕃衍素業欣有託得子有早暮此無關
厚薄善人後必昌天道豈鑄錯程郎邇强仕愛女
秀閨閣所乏麒麟兒對酒恒弗樂平生交友朋真
素示淡泊緩急晝必周慫繆繩以闕我曹廷且卞

度量少寬綽因君自反責心折容每作柔嘉乃羆
嗣使人欲爲惡清秋赫曦書飛向茅屋落上云光
也幸兒啼出帘幕下云爲光喜新詩定須作我時
方小極决起勝雀躍連朝大笑呼盡日群婢愕墳
揚飽帆來過從肯前却登堂摩兒面豐下矜宇廓
莫倚而翁澤萬卷開幼弱高門賢斯衆良御駕維
駱綺歲立修名老眼待披瞑兮詩爲客夜讀暢如
吹龠熊兒壽燭張抱兒勸淡酌

贈張慎儀 慎儀嘗欲余作後酒人歌因贈

秋來客舍初在放曾爲揚州歌酒人踪接南東分
外內歡兼少長又張棟監嚴史佐軍如法瘋吼氷
層氣似春綺饌促登無帥具洞房待臥有花茵前
芽號聲聲俱寂後勁金鏗鼓後振巨械鋪筵疑茗
粥高樽侍坐太嶙峋酣娛飽滿眈眈虎吞[illegible]蟬連
九九鱗偶誤那邀寛宥罪徵懲輒被劇生[illegible]盧
得雉俄時泰刻鴿添蛇到底屯候鼠飲河先[illegible]
荒雞報旦未乾屑洗寘著此年歸夜茗芋看渠筆
會神枕賦柟榴名世久軒栽蕙菊餞秋綺玉類詎

是推山力星譌剛逢降嶽辰華肖豈容輕甲乙丹
期原不類庚寅半千受命經霜節三十浮觴倚月
輪勝地圍攻誰可越醉鄉囊括定輸秦柯奴颯爽
方臆步 哲文 大阮毫雄况軼倫 其相有虞 肅盤巽
淞工射葉 雲間陳菊𦕅 論交楚澤老垂綸贊鴻逕
遷爭承日騄驥飄飄肯著塵自愧衰顏當步俊寧
希王翰願爲隣

用韻贈陸天隨

累月空煩信今朝勝寄書恰隨良友棹 謂李月臣

同就故人廬霜氣催驕燕風濤挈伏魚老夫遊
倦及此得安居
去棹思前度泥沙澀屢移人行飛鷁路舟趁牧牛
兒雨汗濕荒野炎畊耒觸陂曾無三百呈信信到
荊籬 昨水涸以牛引舟
記得霜辰約登堂未復時華年方壯日麗藻最工
詩夢有江郎筆天分織女絲致身還上第祖武是
前期
昔聚晝長至今來夜正長燭高寬嘯詠語久匿機

槍卸蟻僊浮茗闘雞問煮粱雙虹軒外月中旦足
房皇
彈指乾坤內吾生倍汝年老容慙少俊浪迹借山
泉底事惟高臥空波又滿田勝常棠惠闊語罷興
蕭然

由三塘至如皋舟中作呈胥巢民先生

曬天薄作小春寒行李南浮野水寬老日轉蓬侵
射雉高風送帆似騷鶯横巢湘閣多時憶雪鬢霜
瓷隔世看數問先生尚艮食里人無數報平安

壯齡回首思飛騰逝木冬春萬感增難得素書隨
楚雁敢忘紅販侍吳陵老棠下士誰相借吟被窮
愁僕似能今日登堂拜雁德此身疑到碧雲層

與佘羽尊舍 君閩人余癸亥歸入閩相識于旅

揚州近郭喋寒蟬邂逅淸標今十年地迥始看邊
海月天深遙憶上灘船鄉心窮窕近猿嘯旅食荒
蕪類雁田浩浩洪流方雒誦可堪童子執經前 佘
方為塾師

贈石天中 觀庵先生之孫月川之子

丹穴無凡毛唐觀無二樹流傳人則聞畜眼曾莫
遇我昔方少壯玄冬白沙任石家名父子蕭寺借
旅寓長者儼儀型孔顏見趨步翩翩儒林秀箕裘
衍厥緒問年弱冠餘等身駭述著卷帙積縱觀浩
渼江漢汪濊塵太倉忽羿綢累昏曙窮泉索哲匠
掉臂不却顧彈指三十春辛苦走烏兔青鬢凜生
寒霜雪四節聚客從崇川來遺文令孫附開函感
嗜最歷歷如道故似續早象賢承帶悵涸溯須維
雉城棹便覩開美度芳聲驟洋溢彰善匪虛譽

王雖制禮跂及勉遵路酒肉與幃房往往衰絰予
世既乏顏丁此事且須恕僕哉君寬孝父母終身
慕祜葛幾變更食色竟無趣將悲萬鍾粟宛泣百
年絮老夫内自省踧踖若棠汗志物殫天倫乾坤
蓋有數衰齒汗漫遊行爲衆賓語千載蓬瀛花五
色雲霄羽率性敦本根非徒干時具鴻篇愧點辱
蠡測租部署至德爾可師別裁吾其庶

題余文賓像

高齋景物毫端出坐倚光風自在吟忽接漫菘應

獨笑偏愁花鳥也無心濟時此日誰推轂投分多
春好壺簪空七年華娛縣下教人孺慕斗然深

巢翁兩和余詩屬次前韻

淹留高館正初寒眠食如家意緒寬白髮儼隨紙
嶺鶴紅閨妙寫女牀鸞開天世事銜杯說李郭儀
形炳燭看累日感懷頻引望鍾陵霜滿舊長安

卽事用韻呈竹翁

小雪年時轉減寒恢恢天道古今寬郊牛卜後還
防鼠野鳥飛來漫指鸞竹肉憑爲佳話聽冠裳剩

有妙伶看入間白黑公爺變一笑春泥燕幕安
紫瀾乍湧風鶱騰才力傍看日夜增相對可知人
是瑞代興敢唱肉如陵地存一老他州少天與千
春我輩能擬勒高文依宋本率更書法紙雙層

與石王香有懷舜公毓庵先生賢兄月川

江皐襆被經旬任二阮逢迎總軼倫握手暗傷衰
齒日登堂遙慨壯遊人醉歸短髮霜相映夢去寒
林雪尚新便有飛騰餘百世遐應制作重千春

余文賓招同巢翁諸公觀劇

此歲崢嶸又欲徂六螭弭節豈能圖深堂設燕高
殘月繁吹驚鴻下裏湖翠袖雲飄花滿目紅潮雪
濺酒露鬟人生八十非容易簾內樽前世有無 余
母巢翁俱八十三

肓叟及贈詩吹韻和答

十年悵與賢兄別愛弟還驚廿載離世事愁人貧
莫送身宮有鬼病偏蓬先公鶴柴清高月小雅鴞
原急難詩我到仙鄉懷往事斯文未技敢云師

題醫者江時化像

術解奇咳多禁方越人師授是長桑有譁辨識支
蘭藏便與先生背藥囊

贈穀梁

舊事難為憶浮生絕可憐我衰頻餞曆汝小只經
年昔下人間世猶非塞外天感懷千萬緒欵欵話
霜前
客已三年別人今半世過飄揚餘暮齒搖落到霜
柯計畫紛紜失朋交汗漫多老來須自料日飲更
毋何

汝有嚴親在承惟我竟無清溫將愛弟甘脆出名
厨一老中堂坐雙童下榻扶寒風太丘似應任百
城闉
新詩風味好備孟得同行與至方辭嬾神清不近
狂每於人境外都覺意言忘此事吾須避滔滔輸
最觴

寒

客暫冬衣薄風高今日寒來詩堆案重老眼閉門
看氣力全衰歇艱辛失晏安苦思茅屋下兒女擁
爐歡

無題 為花乳作

怯賦新詩贈玉郎車輪日夜九迴腸杜陵不少驚
人句才盡西川一樹棠
夜夜尋思夢不成香煎燭下最分明神山且至風
偏引十二闌干迴碧城
秋水騰光定絕羣嫩鶯嬌燕幾回聞自傷不及陳
陽美能向華堂乞紫雲
拂拭初臨玉鏡臺先明四座影徘徊此身乞化明

河鵠生受天孫步步來
怪底親卿更愛卿鵷雛標格語嫵鶯王嬾趙燕香
境杳一夕麒麟屬上生

別巢民先生

更僕談靡竟離堂歇未與老身宜愛惜詩態太飛
騰此去烟波隔重來歲月增客船催曉發悵惻轉
遲登
老輩如今少先生伯父行一時同隱約千載託蒼
茫哲匠時無數微言分自量詩篇歸讀罷早報得

全堂

別旡暑穀采青若

法曲初歡夕嘉肴促別筵慶時深院月再聚薄寒
天家慶翁能健人情酒似賢爲歡勤秉燭我汝各
衰年

贈陸青鄉

甫徐令兄弟向我誇陸郎弱齡藻思發麗羽森翅
搦珠雨萬花中開戶鋭莫當更聞送春作暮倚西
山陽緬懷握手深疋在水一方書劍曼道路洄溯

虛褰裳東下茱萸灣信宿經三塘扁舟寒河岸失
挂西風楷昨歲春卿樓二李羅酒漿驚見藐姑人
飄飄御鸞鳳肌膚若氷雪鬢髮駢觧霜問年未及
冠自笑久老蒼欲請吟新詩稍嫌太匆怺今夏茗
海行往反雙虹堂石徑十日過櫳桐五月凉追陸
絕諧暢賞詠饒篇章輿至無停毫魯鈍心暗傷念
我客夜孤古寺栖僧牀殷勤抵足言游戲使我狂
川途催濡足別正焚巫筵節序如迅飈再到月遂
艮高門倩執紼不暇傾中腸却催射雉城雀躍逢

雲將蹇謏貧者贈屬累聲韻長旅次少餘閒歸棹
爲散悆人生禀秀異著述流芬芳勉旃斑衣去宜
簡名譽揚千仞道青冥百折迢沛泮醇儒與哲匠
匯鍾天賫强君其益追琢贈此金玉相

自如皐之海安舟中作

東南來去驗千里逆浪衝寒一櫓前歲序幾何送
至日生涯如此作勞人青天迢送關長閉黑夜横
棚酒漫陳料得後彫松柏見獨花繁草又爭春
偏於歲晚犯霜行霜月江臯兩度明客是久要家

可任人幾一顧國須傾浮蹤易散如烏集老日難
悆復雉城惆悵匆匆牀下別爐薰砌石總心驚余
向有廿載難悆射雉城之句
荒途多謝月華膝小酌寒多思酒深斷雁驚飈孤
艇夜殘年高枕故關心泉流別促愁重會旅力衰
來病轉任只有詩篇堪意愜雜聲薄曉苔微吟
斯文吾病悔輕論那得移家水上村便富雞豚非
辱食無關羔雁此蓬門祖廟又拜　今皇賜龍諷
仍流舊國恩早潦頻侵滄海接幾時秋稼復雲屯

贈京口樊次惟孝廉

三山勝友三年約一度寒河一望遥海日自臨霜葉寺烟帆誰艄莫江潮相逢上客芳筵敞細把深杯壽燭搖計吏正催班馬去如雲高翼好搏霄節近吹葭候轉暄最庳燮理要深論為籌轉粟蘇秦隴坐使浮雲擁蓟門紫禁龍樓新有路朱公烏偎別承恩春風寄語天池色莫似黄河滚滚渾

長至葉東子招

層軒慣坐醫交歡名酒如潮落琖寛尚憶往時留客臥同聽法曲到更闌衰容自許逃頭貢旅食相依過履端候暖每驚氷雪驟恐來笑對五辛盤

和寄陸耆卿

東來未便是歸船料得相逢喜欲顛竟酒早銜霜月別成言空想寺樓眠書開郡郭雖鴻亂事接冬春去鵑傳一倍衰羸酬和懶慚君厚意遠屬旋

送李文臣

更闌酒罷話前期聚散明年又一時君到丹陽逢二蔡為言吾老最相思

壽醉白內子夢白衣媼抱一女授之曰此針神也果生女

明河天鏡夢中開此事休從暗裏猜五十年前悲畫媼如今還着白衣來

歸

每歲匆匆過旅歸只愁氷雪作寒威三霜回首荒村在半月驚魂故里違舟夜登虞輕絮被帆光布送到荆扉自來天道人難料暮倚殘闌看雁飛

西齋甲戌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泰州周晃纍璽
江都卞恒久夢齡 選

元日和舍弟

信然詩是吾家事正日繽紛到眼來兄弟白頭鄉縣聚風光青帝海天開生涯只望歌華忝客路還應傍遠梅六十已過宜作樂追思腹我獨心摧

匆匆送歲疲心力計日元朝到始閑幾趁雞聲然燭坐已聞人語進香還斡枝重撿初生曆暄暖全舒既老顏蘇色小窗花氣聚餘年斯意敢相關

見月

細雨霏微灑徑塵步簷吾見月痕新纔經晦朔潛分歲已挂西南側照人風露夜遥來去去關山寒徧漫頻頻旅懷漸逐梅花發依約汀烟柳岸春

人日

燮理馮誰問沈陰忌此辰三公金作勝七日雨愁人未見瘡痍復何當札雁新柳條全漏洩還只說迎春

俗爲幞頭象簡官人綵勝

開歲

開歲但閉戶小堂花茗幽泉香堪送老不醉亦忿憂舊草繙書榻常餐旨束修人生各適意得此又何求

端居雖自適比舍有餘哀大澤聞鴻響高車見虎來地中仍浩浩天道太恢恢閶闔何曾鎖靈雲苦不開

寄詞臣李氏

紀使歸懷遂虛防水腹堅泊船剛隔日閉戶送殘年客至看花坐窗明展卷便咸君頻作計探篋已無錢

直占高齋住翻疑主是賓滿傾良夜酒一別遠郊春此日憶如夢深情誇向人營巢若不定相傍恐還頻

自信忿年好相於積日深途遥看綵鬢計左賤黃金典籍分曹課風騷抱獨吟故人無一善樸直託知音

十六日大雪

欲曉窗先白人來側枕聽高高平砌上颯颯滿示

零照室催爐火飄簾思野亭寒威雖復甚令豈自

玄冥

坐憶荷園蕊臨山看雪辰大都開歲事復是壯齡

人槐院歸華燭糟牀滴老春笑傳筵卜好歡我白

頭親

荏苒前因逝吾衰復道窮打氷迎急雪分日灑孤

篷[illegible]改郊扉外春生驛樹中家居聊稱意促鄰竹

爐紅

直到春纔降如防臘易水朱藤行與弟沽酒坐然

燈日御埋孤照城陰點數將若教元旦見也合兆

秋登

送老渾無賴全家望有年稀疎剛種麥雨雪又浮

田穗想垂垂秀窗聽點點懸萬端歸定分百慮已

徒然

四序兼人事乘權問所宜威弧弦欲控節斧柄須

持陽破窮陰日水生解凍時芳菲羣艸樹芃[illegible]

虬枝

洞壑當年白春暉客裏樓一冬空望雪百里獨牽

愁生意梅先動寒光覞欲浮據梧頻假寐偏不夢

揚州

世事猶猶故迷途未發蒙浮雲多在北朔雪轉從

東展脫荒庭滑杯乾小甕空兒曹爭鳥鳳貴畫累

山功

寄懷豁庵禪師

剎竿西社側蒼烟覯面全輕浩劫賢藥持春湘悲

別日梅檀宵禮憶童年周妻何肉餘生恨虎穴龍

潭若處禪野水落空雲影亂衰容斜倚暮愁邊

贈徐西泠少尹

窮壤流亾有歲年我　皇從未惜恩綸嚴霜烈烈

嗟非罪野水茲茲說是田坐使豺狼橫道路飽需

膏血潤金錢憑誰灑涕陳軍府援起溝中待大賢

寄大村都門

論詩喜受直言難同調深懷寄友惟一別年新傳

信遠孤城陰覞坐春寒生花復有江淹筆擲筆首[illegible]

無貢禹冠老辱泥塗收不得若爲分照在長安

寄繆淑篁南沙

楝風梅雨憶相於日傍東瀛販浪魚五月去津難掛席三冬來覓遠隨書垂竿歲晚人誰問閉戶春陰酒亦疎近水雕闌晨夕想賓朋高會比何如

花朝後二日雨霽鴻研齋觀梅同西泠少尹蒼崖廣文諸公分賦

地主張筵展古懽天風散雨坐微寒輿移淺夜月初上闌遍繁花春未闌忽過酒邊香黯黯若當江

外雪漫漫吳山越嶠神仙吏薄醉徘徊倚石看

和蒼南沙繆震山

好事諸公健爲歡彼一時赤荷初貼水青影總能詩發興春無恙經心老不遺所親把佳句示我見相思

憶昔行示李舍菴久菴兄弟

荒城遊觀地絕少北惟唐公讀書臺下臨滄波號游子厥初浩森困泓開故老往年向余說峭帆倚見東西來自從圍圍占水面魚舶偪側客衙哀[illegible]

石成丘洞壑具繽紛梨杏桃李梅依綠園中序鴻雁論文放筆皆妙才延青小閣宜眺聽我背賓詠登千廻將離吐艷暮天坐斜曛楚將山遍顛狂呼起令指空碧如逢一舟酒一杯須臾榜人絡繹出飢籌飛壁猶驚雷賓朋才力既强健家家又復饒舊醅升斗提携恣旁魄起綱笑抉鮮鱗題離疏釋躍覓無分軌徹渡茶紛戕權長者淪亡少者耆儀忽遷變乃爾哉杏花樓頭元叉樓名卻東望池塘雕在豐蒿萊追思不覺淚承睫世事可柰流光催廷尉

林亭本曠與垂楊拂地連宅栽杏花水明久庵墻名故競爽花徑蔭蒺藜莓苔招邀水畫復水夕親串交好無嫌猜幾時會營數間屋沿流種鄉城隅隈與君兄弟日爲樂盈懷莫待歌璅瑰

適齋梅花盛開

未惜衝泥遠來看一院花容能禁宿雨香盈滿階家濁酒朋簪盡殘宵天鏡斜賓延如不厭數過荅年華

徐少尹過

洲屏近市闢清晝水驛濃春待老翁苦東裝囊
復任愧供魚菽久還空高軒數枉華簪外款語頻
申儆帚中何忘蒼生承大澤頓令哀壑轉和風

哭胥巢民先生

黨魁雄俊在當年姓字膺滂漢代賢黃髮人今眼
永夜白門烏久落荒天飄風草木昏昏過列宿東
南菲莽戀寂寞神州遺老畢傷心不獨故情牽
九州大道歎塗泥布襪閒池淼㴸樹冠節過尋涯
鳥去濃春私拜杜鵑啼瑤琨少已成名士松鶴間

猶課小妻不忝得全堂上額雲間宮傳手親題
制作生平萬卷餘去年酬酢匿峯廬輕寒罷酒僮
相問竟夜微吟病自如海畔不忘浮鐵路床頭方
出戲鴻書豈知迢遞將雙淚灑上含風縮項魚舸
屬寄風騷
追隨一月尚留人垂別春聲執手須是日嫁門風
慘淡孤舟寒水意酸辛耄齡算去知非遠因問傳
來願不真眼底總難直杖出忍持雙璧哭殘春
真成會面此生違南斗高嚴不可祈一老天遺忍

復望四方賓至失如歸深情厚我無新故泛愛待
人有是非宰木漸榮華表峻何年城郭反丁威
長潛恭捧卷中詩心絕霜天手握聯江海波涯何
壯潤雲霄星象祇遙離遠分夜火含悽重親到泉
臺報命遲萬古人傳名節在非徒載道有文垂

上巳既庭廣文招面冷少尹蒼崖廣文集海
光樓

荒城四面俱春水無地堪爲勝日遊萊圃少黃休
況棹柳塘微祿試登樓驟來鴻雁喧能任遠放鷗

鷗晚自浮借問今朝新解纜向來飢毀得除不

同諸子攜酒集槐江花下

唐翁臨發花分餉我拜辛夷汝海棠齊雪荒階辟
碧樹濃春高館出紅粧天清恰喜風無力人醉渾
疑夜有香聚散驚心榮悴異只應狂笑送年光

三月十七日出門示兒孫

夢回不自得今日當出門出門非異事身老濃丘
樊所如雖近縣歸期難豫論亦無可圖謀終歲疲
心魂田疇少生理蓬藿偏留根閉戶徙仰屋愁見

袚御弈先業已凋落一綫斯文存壯逃飛騰路更白童然髡舉服望參職庶有佳兒孫天池鵬雲垂其初北溟鯤匪惟聲實著罔紓慈孝致他時我大去持報 祖考恩

訪周繁露

重浮北道烟波艇一別東亭十四年節序春佳嗟又暮容顏吾老見應憐思邈壘穀黃金去笑擲霜毫白日眼問訊故交都好在劉丘羈客信初傳 頃始得陳式萬京師之信

與北平周匏耶郎別 周善書

與府神都客逢迎東海西迷行隨野鶴高飛擊天雞五嶽支筇失三山采藥迷自傷鄉縣住垂老亦羈栖

目盡當時彥懷深絕代風世間神翰少高處古人同乍許來窺豹何堪共戲鴻預知纏別緒愁望故園東

留別繁露

細雨繁花舊夢中再來吾已是衰翁屠龍却愧

青海養鶴長憐睨碧空老經塵緣行得得貧牽物役去匆匆早知高會明年易大有春燈近酒紅 頃以來年元夕後來 周有二鶴

立夏日中酒與宮半村

今春此時去把盃步前庭老日舟類汎疎風酒不醒有家如菱舍無力製茅亭悵悵年光迅悠悠任所經

才俊吳陵客爲歡隔兩霜又翻碁局笑未讓酒人狂世路遮青眼生涯向白楊無心策高足獻賦兩曾嘗

與廣林上人

曲水僧蘭靜高林佛日懸向來會小憩歸去憶中禪 上人所居一稱小寺 塵落平陽院香薰兜率天相逢談舊隱心絕斷崖邊

奈文賓席上醉後作

閉戶真防俗客來沓籬偏喚創深杯兩番泥飲無多日辛苦林花盡興開

鶯啼花落又春殘計日扁舟老客單攔醉出門翻

小樂此生冬分再來難

題肎文博齋

布襪多幽趣枝笻借小山巷深塵事少扉掩壯年閒坐卧吾常得烟波客定還遙憐蔭莢外心挂此庭間

肎無𡨚席上贈別

昨年首夏南沙去旅泊來臯此一時老客追歡渾暫任名花翻艷亦將離遠浮烟艇乘風少倦反荆扉計日遲入眼團圞紅蠟下含情漫覆手中巵

哭秦來㣃

分手寒〻旅又新傷心長別在中春迷菰雨黑花明夜夢〻揚州一酒人

回首論交十七年往時賓從散如烟頻來郡邸惟君在憶話前遊各悵然

壹飯稱兄尓亦宜蹉跎臨老𢿘追隨頓敎黃土千春卧不獨青冥雨別垂

日日經心汝病催舟船發歲獨難關迷離春夢頻千里不到揚州永訣來

金大泰三好弟兄故新鬼籙判平生壽安寺北官衙〻無復更闌點燭行

輓許省右

不分君無祿如今我尚疑生當方壯日死度日𢒿時賜筆〻〻川趨庭阻鳳池空餘兩行淚靄𨓏見懷詩

著作而翁富臨岐屬餞生一燈容校讀千載託同聲省覲寒天待飈塵驛路驚悲吟報光祿念此倍傷情

病起見月

一卧𣇢昏廢夕晨敢知幽竅見陽春閒階試策風前杖片月重隨病起人已脫危途心轉悸深憑弱息笑相親餘生萬事蒼天在白首蓬蒿夏令新

五日

旅力無由得再剛支離翻厭晝陰長一朝病減逢蒲酒五日寒深坐草堂蘭蕙又森臨檻碧枇杷誰寫滿籠黃經心十載高歌地翠巘洪濤送夕陽

答凌蒼表弟次來韻

客中往往獨傷神安隱遙遙不辨津棖齒轉愍三
品藥沉痾因醉幾重春心悲世事催餘曆手定醫
方拜圭覯我起匡牀君色喜詩來也滌硯池塵

黃惠臣書來

遠煩良信問荊扉病裏開緘對晚暉泣血本殊投
紡去經年未得挈家歸吾衰觸熱難爲客士老懷
居未可非他日過從身稍健大都江月上秋衣

閏五日徐西泠少尹招集海光樓分賦

今日憑高望炎天此再中流光真眷眷垂老不忽

忽背郭臺臨北扶桑升在東能分新過雨蝸響舊
隨風四野嬉堯力三農拜禹功交親文酒合節序
賞遊同果落菖蒲翠花傳菡萏紅抱持來稚子消
滴讓衰翁俊味霑輿隸晴曬半蝃蝀尚餘絲竹韻
迢遞進杯空

閏夏雨中

大野川難逝望天雨未多堯仁猶試驗稷事半無
禾閒說水星照愁連里舍波漸栽數花樹漫惜影
婆娑

病中雜咏

首夏行江村三五夕帆落余適欲還家微疾亦復
作世路誠險難所歷頗驚愕乾坤有深山哲人早
栖托雲中藉絲貲瘦標拾大藥順時夫何求保巳
自無作諒不廢嘯歌夙夕耽此樂
余始知愛身諸病遂磨至乘虛肆攻擊欲爲余不
利疲欲元化竊飲咳中焦泥倉廩失其官推陳莫
能出月令移來明凍雨盛陰氣稍喜呻吟輟昏昏
但執驗竟失五夜長猶感二豎義不在膏肓聞容

吾覓良府
伊余所大患有此僳然身其內肝肖病外則痰癖
頻外內不得養張弛亾其真炎天抱煩鬱呼吸無
液津錯迕生世緣爲蔓斯元神形開眼猶黑反側
氣不中計日適下弦缺月尚半輪何愛殘夜光不
照長嘆人樊籠閒野鶴憔悴非能馴
曳杖行中閭忽然多所失我當四十時承歡亦有
室荷天方具慶奉命始遠出一門無二心萬事頗
如律瘦妻潔餐膳不離慈母膝如今老眼噎高堂

蕩陳迹殘生剩孱軀不改惟風月心酸涕承睫永
痛何由畢
夙尚在山泉當暑益懷想可惜初生時誤墮此荒
壤曾不產片石惟見川流廣汎汎鳧鷖萃瑟瑟茭
蒲長朱華冒其中凉露接葉瞥擬置孤茆亭馮臨
騁遊賞或買小蜻蛉與至自搖槳故鄉亦復佳貧
乏令心快
永晝無所爲躭吟乃結習家人恐勞神再三戒勿
亟婿女尤善伺潛藏紙與筆又勸少觀書遂欲余

面壁朝曦西軒動坐送晻曖日老日來不多分陰
固當惜微風吹庭樹青苔散雨色偃仰何復成孰
察吾淵默
飲食與男女生人之大欲大欲致大惡歡娛接悲
哭早衰少恣戒失節厚滋毒頗慈龕老軀何堪累
口腹衝波舟折檣陷淖輿脫輻猶然賀無恙起坐
敝茅屋魂氣遠遊迴元精幾時復今且問故人匆
匆赴岱籙傷哉二三子零落半就木絕無他討逃
足見此事促不有令名垂空嗟墓草宿

寄都中諸公

衰羸惟應日閉關近來多病體新孱竟之帝所聞
鈞奏欲覓人銜似大還飯顆相逢煩借問酒場爭
霸杳難攀良朋望我如春雁未到秋生見定慳人
銜發也

寄懷唐崑麓

心悲隣比多年聚迹判寒暄過日侵名飲更誰喔
客醉高花猶自傍吾堂攜家假館琴書窄失路還
山意緒荒我入朱炎苦衰疾君今黃髮倍康強

枕上作

獨枕迴殘夢閉門過四更凉風亦已吹促織尚無
聲老病兼皮骨荒天半晦明只應躭白業千慮一
燈清

七月二日爲楚珩作

徂暑昏昏惟晝眠今晨看雨北堂邊黃鐘恰王中
央土赤帝初頒少昊天肺熱累旬杯酒斷心孤遙
夜燭花偏逢辰幾度吟詩贈衰健驚分此一年

與蔡半嘯兼別

交覗傾心早鄉遙會面難片帆能到此終日笑相
看水市登青矣秋庭放紫蘭無爲動歸思一別路
漫漫

春船通射雉道近欲相尋一病催歸急孤城偃卧
深北窗天悄悄西崦日駸駸不是情人過何由展
寸心

可恨君來日當吾斷酒時雨吹秋正爽燭舉夜還
遲未盡馮陵興空爲浩蕩期寒天蘊肺氣再共倒
金巵

十日猶堪任例爲別我行老來秋會少親在友朋
輕信宿湖東路波濤海右城亦知頻鼓枻此際不
勝情

送繆鐘如歸南沙

往者吾爲客任君池上亭荷香隨棹至鵲喙下床
聽行李投祠廟帆檣宿水汀貧家無別業慚愧短
籬扃

最愛三塘陸弱齡能琢詩似君年更少佳句世爭
知歲月深鬻嘯兒曹託冤緑高堂問北道爲我飾

單詞謂陸督綱

七夕招解叔友看蘭去年此日同送吳大兄
於秦沙 蘭爲張芳傳所貽

中兄北騎發新秋昨歲南村聚小樓問遠久惟憑
去雁追涼今又看牽牛婚姻情好宜頻過離數交
疎頻自由盡敞軒窗對花樹紫莖緑葉暗香浮

我非籃輿天畔遐盆花携到小堂栽一寒草草離
披盡七載青青爛漫開今日故人還見餉秋星佳
節復銜杯巡檐細看孤芳色遠帶江郎積翠來

題遲西道兄小像 昌茂寘松子倩前落

見相曾非相虛空復此同幾時抛鄉棘絕境落蹤
跌馬羨人猶汜覡檀汝不須過能拾松子休得鉢
攞無

寄答范石湖

老夫病裏吟佳句欲報高人未能近日心神渾
索莫清秋肺氣尚乘陵客遊縱好愁移棹夜夢無
成畏點燈料得殷勤數晨夕江霜初落倚相仍

贈故侍御鄭公子其五五十

今日揚斯爵無煩覔令名先公取大義百世有餘
榮歲月中身度滄桑老客驚滿堂稱壽者只解說
康成

寄其恭詞臣 兩君以葭倚我

探囊吾友正蕭然書到同心念暮年藥物採山渾
埽跡辭章予世不名錢貧家事滿凉颸裏老屋人
醒落月邊薄曉鱸魚上城市寄來煩覔酒杯傳

秋感

六十支離頭白翁感懷無復及窮通丹霄發響悲

眠鳳黑夜爭光然百蟲盛世隱淪渾泄泄高春堅
卧不匆匆平生結習殘書在强記連朝卷未終
少壯端能笑老蒼迢遙千古未應狂西頹日影絕
秋短東下波聲到海長縱有名垂非面貌果然身
賤累文章不知數紙流傳去誰向荒塗爇瓣香
蒼蒼柏子起崇柯老屋秋顛蕩槳過雁鶩又拋南
浦粒蛇龍仍舞北荒波居人分定犁空澤使者功
惟壑下河暑濕苦遺滂沛雨幸存高隴漸無禾
少府西京報量移太行東畔數瓜期五陵秋氣來

蕭椷萬里鈴音落秀支登第人多黃閣老還朝耳
得白雲司金臺此日名空在馬骨遙憑裏向誰 謂

張蔚生先生

烏鵲宵迎天女孫泰亭官路野風吹頗毛各白分
鄉縣秋草重青望國門老瘦日將人久病汙邪歲
惡水長屯周親一別頻搔首吏通多端正斷魂 謂

吳北海表兄

牛車伊昔向京華冀野風高席帽斜宮漏曉催子
帳箭邊聲秋徹九門笳中朝舟楫開茲輔別館臺

池拱大家送喜時時聞噪鵲披梧陰滿散鳴鴉
轉穀班班兼汎舟委輸連歲上雍州算緡多處皆
鹽鹵用谷量來盡馬牛在野雜開通籍路專城兵
拜富民侯驚心搖落餘荒運亂長蓬蒿歲月流
老困鄉園日更孱孤笻兩屐負青山名偷遠愧初
求道高士全輸善閉關著述滿家成底事星霜換
節送衰顏秋風未遣開門冷吹放叢花繞砌斑

唐崑麓自郡至十五日徐槐江携酒

井華新汲洗罇罍一笑多時罷舉杯今日故人如

不到孤城好月爲誰來情懷簡易窮交得風露微
泓短漏催忽憶宵闌醉西舍廢巢無燕首容廻

中秋

雨氣銷連晝今年月最明老夫猶肺熱濁酒看人
傾語閒蟲喧砌更深露滿城長懷宿山店孤鏡絕
峯生

九日

眼意疎檽白心驚隊葉黃百端纏晚節一雨失重
陽慰老西成薄投人北道荒春船蔎菼路早已颯

新霜

戒途

索居遂滯滛首夏及秋杪戒途昬曙間就我舊朋
好我方養疴時錯料行尚早湍駛天光流微霜倏
催曉鴻雁自北來辛苦歷遠道荒鄉非樂國木澗
稻粱少江介寬蒲沙呼羣庶相保燕雀爾何曹鳴
逝徙佻巧

張山來招集西園送秋

繞歌輕裝東郭東便隨高會北園中夜霜漸重青

林薄賓雁都來紫塞空舊好殊方連落日歡場止
酒怨衰翁水鄉未秋西成事少吳無聊任轉蓬

劉倣載席上送周价人教授常州

霜秋來江城讌游日相繼劉侯疎快人是我心所
昇清晨過其宅有客亦俱詣穎然見標格儒者善
栽制邂逅賓筵初披豁坐談際廣文二十載一氈
尚甕係山縣士氣蟲當官愼和齊韞勉脫撫瑕異
俗今始離夙抱匡世賛焉得行謁帝量移匪輸粟
速化固無側豈好爲人師天門望中開毘陵好學

舍弱冠骨小愬李繆兩名賢貞右雲霞蔚彼皆文
苑秀志節挺季世君往集生徒辛擢先民勵朝廷
求俊彥庸詎但工萩敬藉故入卮贈言類附贅烟
帆去疑葉沙嶼浮猶薺他年冊樹身且試類瀾清

爲吳綠采賦菊殘猶有傲霜枝

節入凝陰西帝廻風林高葉已爭摧滿籬艶減香
難盡薄曉寒多蘂自開未許移根歸瓦缶遲堪炳
燭漾金杯落英却憶繽紛日我似貧鴻獨後來

飲唐盛唐宅用魚字全伯升東淵黃鶴及舍弟夢齡最少凡初議也

近喜高齋傍客居杖藜閒命不辭踈歲寒老友侕懷久交晚詞人發與初列炬全欺邀夜月烹鮮大勝真湖魚半酣離誦新詩何二妙多才並起予唐之二子文采序皇詩文皆著

寄　紅蘭室主人

飛來鳳紙日邊紅霜畫春生旅屋中萬仞雲霞標帝里九天珠玉潤王風瑤宮織閣攤書對酒客吟僧布席同自昔名藩多禮士烟波殊有釣魚翁關山南北路漫漫東粲枝疎雁影寒野老衰容垂

白髮江天佇話入紅蘭詩論誓策廻環讀地絕塵囂縹渺看　聖代多方揚側陋離琉獨有小儒難

別舍弟

蕭蕭擁書坐昔弟雨中來老日同羈旅曾城判往廻一從杯酒斷孤負燭花開未幕俄相別吟詩意自哀

送根潔禪師西上即赴京師

家園至日年年隔特未蓬飄到異鄉曉色動扉先卜歲風威吹野覓無霜薄田積逗冬羝濶孤館畱人事定長走送惠休蕭寺去多春禪榻感茫茫雙林龍象東山墅昔擁毘陵大尊師少日已忝方丈裏君年猶是未生時香花散後寒鐘在琴劍來頻老樹知夏臘崢嶸人事改非緣判袂重淒其君今杖錫還西上一過家山便北行佛日滿懸車馬路江雲高覆魯齊城百年人老原無用予首詩存尚有情辱在泥涂遺　聖代孀傳書問到公卿

寄夏用修

伊昔勞書問相逢何太難計程江一葦垂老事千

端見說中都去來尋散木看索居方水國長會杳漫漫

有感

明燈散詩書隱几以長歎驚風撼林木漸漸窗戶間年衰怯幽獨迫此水天寒出門秋始晏淹留歲云闌所如多貌合靜念恒寡歡素琴非不張賞音爲誰彈中夜憶疇曩惻惻與千端

波濤起高原險艱生中逵人心如其面世路不可知達觀理則恕異體情因睽好惡一以遣雖我亦

屢遲酒食困厭飫棊甘斯飢昔日席上蕭今日
釁下炊粱葛皆我須取給頁有時自非氓殊相爲
能和天倪

崑麓新有宅

暘月寒輕過雨初先生琴劍就新廬漏𨻶隔屋曾
壙問老日流萍始定居坐萬賓朋羞婦饋窗添壓
火課兒書可憐海縣栖遲地霜壓冬青里巷虛

補畀察采菊殘詩已有前作偶失之

高壽至後黃梅放尚欠菱霜菊粲詩叩戶憶過重

贈言剪寒燈從炎非濫獎我有滿篋詩常恐委叢
莽初非干時具衰白但心快

贈卞夢齡

羲御萬古馳次舍物皆見雲去即經天垂光異朱
電閃爍無端倪徒令衆目眩腸蹶真宰心纖翳固
莫點交友吐肝鬲本與俗情遠自非高明人焉用
締深眷卞郎忠貞裔英妙邦國彥君字既諫則質
性亦厚善算齒我倍增今年始識面清製絕秀發
過愛比親串名酒爲滿沽後味豈常勝知我愁訟

眞素芳時杯酒間欲語靡弗吐佳兒丹穴姿干霄
拂其羽孫枝並蘭茁長者婦新娶繽紛華英叢樂
豈光景駐惟君克象賢弓冶本根固河源龍門來
滄瀛浩所注至德神明欽高義竜根附我從諸郎
遊肝鬲亦久露途窮賁良算心賞把秀句耆年慚
先登臘月會初度淹遲不成歸此辰必吾遇阿凍
揮弱毫老眼蕩雲霧

卞夢齡招同東湖盧唐及舍弟畀遵王張印
宣唐次袁序皇卞之弟八椿分韻

九節開軒鶯綻兩三枝落英替摘如相待賓雁初
逢更不疑今日老根何所託門循苔徑到東籬

送黃白山歸黃山

翩然揮手故山來幾處追隨遂却迴濁俗波流身
老厭高帆霜滿歲殘開龍潛天末雲爲海蛙亂池
中刲有厌采藥休教減詩興軒轅此日亦空臺

閔大臨生日

江天逢暮冬初日上庭樹老夫寒嗜臥昨夜巾屨
具呼童起趣駕出郭南東去脫交得閔侯披襟見

征皇途本清巳士氣故森爽西郎忽中人南國紛
鞅掌拜爵羅少俊發跡謝塵埃冠蓋舞交衢鮮華
互爭長署名楮墨費動慍裘韡見儒生披敗褐著
處得敞罔方侯乃高睇平地青峯上郡倅恥弗為
徒步侶吾鄙書刺絕巢細下士幾堪放積學殊年
載大筆愜吟賞欲然求友生麗澤資技癢湛深歸
三策嚓嘵奮一響雖復公卿尊未敵甲乙榜王賓
曾結歡分薄固莫强羿濁俄十霜郎事空憶曩今
冬頻接近招邀早衆杜雅知襟期異足見器識廣

薄曉衙寒郭外行到門霜日下檐平階前野鶴如
童子坐上江鷗狎友生碧酒通膀愁緒失青年滿
目老懷驚還須好何酬良會怎不當筵刻燭成

偶感

鏡中衰草是霜鬐風振枯林逼曉嚴老態人憎渾
落落小言自悔但屑屑梅花近火香纔動藥物投
壺酒未添比日報章都斷絕誰云將字撰哭緣

贈方安止

腐乘挂蒼梧烏鳶攫相攘丹鳳過其間矯翼儵祇

多料我庀工欠適然脫兼金獄爾刀筆耤平生乏
長技兹事敢云擅心腎枯離鏤頭毛颯霜霰敝廬
臨東門白屋閑荒縣却就江城居飄飄愧書劍須
求一枝寄漫喜兩脚健暫止終恐離秋風逝梁燕
唐生向余說劃若搽左驗發歲嗟因依辱敗吾賢
念息憩庶栖遲羸老忽懽忭四節方乘除羣水漸
葱蒨浩歌緇衣章衰顏未為賤

送朱其恭入都赴中書舍人選試

慈母新縫遊子衣貧交行餞遠郊扉青霄琴劍隨

春色紫禁絲綸在夕闕鷺序遲偕三殿入馬塵高
拂五雲飛　聖朝多士由來盛雄俊如君恐復稀

與卞畋如

豈知泥滓來相命便已心傾會面初弱歲執鞭名
父後高齋燒燭晚鐘餘天寒轉怯深斟酒眼暗猶
能細作書○杜索新詩春已近夜和歸思倚前除
摧藏用等躝虛名昌歇偏廿到甑生丙夜習人君
已醉丁年愛老僕應驚論文欲展霜中月避歲須
歸水上城最恨樽前渾却略向來杯斝為誰傾

頽齡無計戀荊扉發歲扁舟到不違敢擬湫龍移宅去愁看江燕覓巢飛周旋賢主經時久酬酢良朋麗澤稀底事須君共區畫人生投分便因依

即事

氷天幾日又青陽百慮縈懷歸計荒寒重有誰看缺月夜分獨自立迴廊花陰歷歷和更轉人影蕭蕭過檻長小僕夢醒來迫促頽年未可冒嚴霜

除夕

歲除誰益壽兒大竟催人老定匆匆送窮難事事

新椒盤供淺夜蓬戶帖宜春日月常弦望能無此夕頻

西齋乙未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世姪程琄堂樸齋校

元日漫興

人心有故新天道自常運豈因四節始特遣陽烏奮欲曙星尚疎已晨雲滋藹蓬門古禮存少長率先訓老夫不能閒開卷亦吾分寒多雪漸作倦來几時隱堅冰滿津途三日反自郵蒼烟一以隔健步何由近

此身有所歸堂室非吾家達人知其然對酒常高歌閒軒集雅故索笑送歲華百壺傾清夜既乾還復賒一醉天為徒萬事如我何無端肺生疾涓滴歡有涯醒然不能狂把杯更咨嗟

顧瑟如生日 在去年冬

百年中六十賀慶亦驚神君此初逢日余為先去聲飯上聲人低頭思壯飾仰面問何辰冬路俱相待生涯足苦辛

有子酬廉吏無錢肯乃翁滄洲塵坱外好手頭吳中態絕人難學摹超馬盡空虛名詩句在未必居時同

四海稱几弟多春見汝心家門榮計晝疾疢拜規箴老屋孤城隔天真一往深袈裟將阿季世外復知音 謂令弟遷西

虎脊三男子騰驤個個殊皇天容汝得上馴看人無早脫傭書債堅辭纓酒徒承歡追祖德躍武慰桑榆

寄答南沙繆震山

扁舟犯雪歸荒縣薄暮登堂見遠書海色正迷投浦雁河冰將上在潛魚 詩曆多魚 有故人記憶炎蒸聚衰疾徘徊歲序除散步城頭吟秀句東南極目水雲虛

與山右趙月階

蔡侯 半塘 吾執友書到說君賢近海分微祿居官已八年關雲迷雁度宮樹待鶯遷況復見郎好吟詩送客船 趙之子賞六能為詩李酉駿阻冰西湯與之交

小盆梅花

尤物情所䏶分薄幾曾遇老寒開倦眼獨有好花
樹小盆蟠古根枝條頗叅互細看屈抑態恐失蕭
散趣済蕊周數曆盧窗與深護庭柯猶粒綴雪瓣
巳粉布困知栽培功爲澤勝甘澍受質等自天滋
業得人助我行逐枯蓬東侵海壖霧連朝春風惡
宿留不成去宛然對同心靡分角依慕世事一流
飈陳跡總漂寓緬思舊書堂淚下如凍雨

舟中見雁

避花江上雁却返舊鄉長底事緬南鶴神州盡朔

方半春淹雨雪一物感炎涼海曲衰年路含情看
彼蒼

金羽皇與余有中表誼今年已望八道其九
歲時會見　先母感贈

識我慈親面當君幼學時只今稱壽老數往一淒
其短髮吳霜對前因漢日知春風驚久別良會敢
頻期

示友人

自識高堂燕風花十五廻蒼顏翁不見短杖我還

氷海曲新親串燈前舊酒杯一枝如暫寄端使老
懷開

與家賓公天言父子

海天漠漠歲華新承日晴船趁好春短路回憐清
夜雨繁花分照白頭人風雲慘淡知何意楮墨頻
唐愧有神衰疾更無難老術獨應瀟灑任吾真

清明藏庭碩招同李可亭唐石泖泛舟西溪

尋巢燕子未翻翻菜甲初黃麥在田瀕岸風光鬱
禁食桃花消息感流年曾捲爛醉今無分每値濃

春老自憐只喜新知如舊識謂石泖追歡薄菲惜迴
船

遇潘修人悼懷天覬

曩時名父歡傾蓋早餉頭餉八餅香歲月不殊春
漠漠人琴安在涕浪浪重來客髩塵中老又上君
家海畔堂浮世久居悲物變乾坤着處有滄桑

胡修來子名謙請字於余字之曰天誼

將登萬仞山發跡於平地只此跬步耳日躋俄超
詣崇卑雖殊觀我躬非有二偶然憑峥嵘休矜乍

天際況乎錯趾新顧言恐失隊冥冥青雲端早以
如崩厲
大道生太虛衆器戒滿盈乘槃與玉敦踰量豈不
傾迻濫既蒙污陜小亦敗名乃知后土博載物心
和平積氣成山嶽於焉靡有爭裒益稱物施君子
以謙鳴
禀生負介性度隘鮮虛受偪側迴白頭方覺坳堂
醜以能問不能黃海得吾友却畧百行中莛易妙
用九名其子曰謙左次戒趨右君常自教兒輒擬

牛馬走
暇日上君堂弟在子亦從顧而曰謙乎問字於此
翁余嘉命名義寶與天道道滿損謙受益昌言讜
訓同抑抑哲靡愚温温庳更崇第無忝衆賢百祥
奔厥躬

題畫

憶昨天門破淚行亂山凝秦莫雲橫殘春怨觀來
江色是我鴣滋雪後程

贈修來兼別

孤雲順風翔飄飄向空杳層霄偶然遺因之共縈
繚我昨經海圻走覓故朋好爲我說胡君斯人眼
中少年來順淚迹新知多草草聞此欲託交愁君
厭衰老豈圖面初識特荷目加瞭謂思一見久及
今幸猶早大舟邦我遊俊乘勸我飽諒我裝囊澀
餽贐酒枯槁匆匆解維去衣帶成遠道梅花發湖
城東下片帆小重過益恣意追逐決昏曉此間多
朱頓萬一無文藻高齋讌談暇清製出稍稍展覩
幾數行驚歎已絕倒世非乏香艶才致翰窮窕直

教陽羡生不得獨逞巧（君小令壇場）襆被五旬淹流光
疾於鳥陰氣盛爲癨滿月幾曾岐閭郎把烏絲牘
窗閣懷抱毫端拓春空頓覺蒙翳埽我今百憂集
稼穡失維寶房皇鄉園外前路日荎渺生平拙鈍
悲卧起念慮悄飛翰各有摹刻騎亦同早何當連
鴻雁況復顧驟喪行行又判袂執手語難了聚合
豈能常安危願終保天都碧天末風昔夢魂遶鳴
蜩餞麥秋相將縱臨眺

李大村生日四十韻

之子高門第夏材秀杞楠追隨年自少親串樂方
湛誼本由坤母家皆得震男能雞來海上雁序落
江南先飯非徒壹同心不待三紫齊儀羽翰赤汗
頓騄驥緬昔昔幾受其時亂用飲毒原滋宦寺饞
始弄戈鋋隸伍貔貅散持權鷙鷹貪畀炎誰去螢
空柚巳休蠶浩劫煩輿替羣兇競飽酣鼎湖龍杳
杳井甸虎眈眈烈士焚儒服清齋託佛龕而翁與
我　父肥遁就瞿曇伏匿箕還學陶甄律早諳稍
知變健筆輒擬薄華簪馬齒余虛長雞壇汝實堪

入村青卧犢翻籬门沿潭小彩文鴛共徐君義府
探（謂平音）語惟佳許探理或屈劉愜舊館梅邊院廻
廊竹逶莓迤延頻反璧燕市故無酉欸洽緣慈愛
歌吟任吐含夜闌催換燭酒渴教分柑涕淚哀猿
壘騫騰筏鵰衡計疎成詭遇迹遽傷精藍僞體詩
爭出前修旨互參析疑輸獨契索解笑胡憨注灰
窺金拙簪茶餘薺甘班揚攸掉鞅周宋竟爲鐔墨
瀋貽模範溝瓜失荷擔民魚悲億夏官鳥戲徵鄉
西郎諸曹驟東郊積水涵集終傷鵝翼隱豈卜遁

弇華雨將沉竈川雲乞變嵐驚魂閑格磔掩耳避
泥誦曉飾桑仍桂流光葛正開他山行採藥何草
拾歸籃謀老非王猛經傳讓李聃只憑雙拄杖把
釣坐風瀨

夏日偶乐

久客疲人事歸來長閉門見雲愁稚稻識字喜兒
孫冥晝荒荒送炎天稍稍暄侵凌痺謹減健飯黙
知恩
老樹陰層合爭巢雁烏烏月來雙翰去春到一花

無桂發偏難大梅歛且漫扶十年如可計留眼慰
桑榆．

苦陰

長夏積風雨半載少晴日氷雪始元朝至今苦流
濕却思嚴霜節微嚴不可得陰溢愆陽時發洩奚
由塞餘氣昏且交眞宰化育忒南郊膏腴田無鱉
入而宅殊壞祟其防去波只半尺雲雷猶在空混
合每欻忽其來如濃烟婦于立變色欣然見久景
闕淡又西沒身老宜歡娛庶免肝肺厄悠憂惟杜

康近已謝涓滴㪅虻蝨罷瘦羅霧月難出三歎堅
昊天有憾亦何必

寄喬數四昔別以暮春望後

向來高宴罷不爲別舍棲是日春風歇多年杜宇
啼地分頻問訊人老混塗泥極望無多路烟波空
自述

中秋前四日招宋旣庭閔蒼崖兩廣文徐西泠少尹沈靜庵縣尉和西泠來韻

秋當月佳時氣爽肅塵界稱懷同心侶鴨菜答清

籟豈知殷其雷能髯垂如帶卻驚殘暑溽恐藉涷
雨汰俄頃風颯颯無復雲發雖賓筵愧群公勝地
罕一快交懽何所似連雁下遼塞仰荷皇天慈低
空謝彭湃

送吳兩峯往京口

因君發興三山去憶我臨江感慨多萬里怒濤趨
大壑o諸州脊路與洪河天涸帆檣龍潛寐霜動笳
鳴雁亂過今日東南還底定海門防汛未橫戈

九日過樂雲杼因留尚壺公表兄及舍弟（

菊下

佳辰過雨晴光動遠郭登高健步難久別故人宋
便住初驚艷菊坐同看名殊種貴羅羅立露綻風
開面面團興發復能拚爛醉一生酒瓊爲花乾

酒後柬李文臣

酒闌關入半酣筵薄醉誰能淺夜眠白髮黃華爭
晚暮他山別館共留連寒生臥警姜肱被計拙裝
零趙壹錢曾擬練塘春泊棹恐仍花鳥隔江烟

十月二十四日泊瓦莊蓮底無事雜示柏兒

及李堉尺木

常時隔日到此度幾朝行今覺須臾事寒溫父子
情寺荒猶聽鼓村小不知更忽憶三巴客年衰萬
里征（謂宋西柯）
風騷千古事繼絕在今時欲壓群公作初吟遷客
詩（謂吳漢槎）有才當陛拙垂死入關遲鐵嶺春天雪偏
驕鄧尉枝
叩門已辭拙冷炙復悲辛白水能凶歲黃金巧避
人夜來愁不寐老去畏將春見說饑須曆句芯……

旦新
平居牽世務暇豫此津涯不語看兒輩微吟怪老
夫激昂千載過骯髒一錢無有句酬淸夜星河亦
未孤
風定知寒薄壁殘恐夜分來遲四更月散盡一川
雲近火蝿猶獵推篷雁忽鬪熱眼兼爛醉世上太
紛紛

寄李詞臣

猶憑朋好散襟顔老淚無端忽自潸北嶲雁鴻經

歲別南飛烏鵲幾時還高樓撫手迎新客細雨離
羣出暮關倚賴十霜何限事雪雲兼恨壓吳山

輓喬石林

早歲稱先達窮交託舊歡罷歸身未老隱忍事誠
難大度輕羣謗危機中一官向來曾欬唾道路愼
波瀾
當君急徵日悔不放舟來只恐投荒塞誰知走夜
臺毒瘍心佛鬱旅櫬路悲哀慮表承凶問驚呼倏
又猜
不得憑棺哭長潛賦短篇大文吾數賞抗疏世爭
傳往歲休官日炎風石佛船白頭相見喜此意至
令憐
曰艾過三暑遲余八九春竟看先郎世誰料久爲
人路或爵霄近名將兩罹新汙邪遍里井遺恨逸
波臣

和平令行

蒼龍載帝春空徂鹿馬山化爲鼎湖廣陵衣冠指
倦屈攣覊執爲倪范徒卓哉如泉許吏部我里求

索一個無食人食者死人事斯義何至淪榛蕪豈
知堂堂烈士在引脰齊刃骨肉俱文定曾孫粤東
令明經世頗嘲腐儒宛轉丐活盡科目殼觫逃死
誰丈夫令也倉囊被圍困伍乏擊刺皂罕芻猿猱
辭木匿幽谷旗旛繞郭揚肥胡吁嗟蕞爾旦夕陷
城亾與亾令所圖上云吾守子可去下云父在何
之乎飛鴞叫嘯鼠拱揖拉然搶梟俄摧枯父坐子
侍屹不動三光照耀窮陰途大帥重令欲降令賊
臣來詬口囁嚅厲聲一叱走霹靂掩耳撤渠奔逃

狐父子同日謁先帝全歸毛髮血染膚螢烟瘴雨
敢侵蝕祟府碧落行頭顱相國雲礽正榮盛士富
清製官陳謨臣忠子孝炳史記家聲萬古難齊驅
後生乃今見致命荒縣益得稱名區人心同然定
感激偉節克成奚德孤當酹西江楊文學早已捘
踵輕捐軀

任東濵攜酒過徐南宫宅仝鎮如燕友及舍
弟

蕭晨數字到柴荆謂我能來話客情落日銜觴人

纔綣堅冰在眼歲呼嚛將當用損驚華餞老畏銜
寒罷遠行醉指緼袍猶可質綠樽重過草堂傾

開河

芒芒茲坤輿原埜既云廓四瀆復宗河百川相維
絡譬則人之身壹氣宜衆簽中乾斯成否除血乃
周作經脉一以過立見生理索荒鄉雖無膴城築
池亦鑿隅隈闢水門會通流其惡邑里頻湓清民
業頗恢拓多年遭汩湮利涉竟非非元元災害滋
如腹盛矢溺 叶 重閉支蘭藏蒸變瘵無藥致此蓊

有由結構橫空落始猶橋梁渡久焉室屋託舟船
徑其下俛伏宜捫摸糞土日填淤塊然興谿壑微
波改平陸灌輸理用錯往者福清公鳩工一疏瀹
惜哉嚴斷難僉議卒廢格恭逢賢明府周覽軫民
瘼手持司空檄亟毀水上閣一二輿沮撓輿論旣
允諾豫瞻彌厲威霜飈掃殘彝行看元化逢豕謝
溝滄澗作誦懸清風聊復萬民若

題蔣淑曕看梅卷

畏懷鄧尉兼光福惆悵花林未一攀何日君能乘

逸興吟詩春聽到其間縈青亂散千家雪界白仝
遮半壁山也擬來裝開歲後高臨銜夏洞庭灣

題閔任東小影

碧山學士楚同心贈汝清風在竹林今日展圖吟
好句湘烟潭雨一時波
意度瀟灑對此君乍拋文墨遠塵氛自來竹箭東
南好留取高秋仰射雲

西齋丙子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受業黃吉星含晉校

醉歌

堂堂年歲增冉冉齒髮易多謝新景光催促老行客遙羨兒童時不省歲月深元日與元夜四節最關心老翁顏枯槁小見語嘔啞送盡高堂人我今猶在家

贈張曾符廣文

仰天聯征翰騫飛起遙羨青宾無容關一去若飄霰相望百里程莫覩故人面春花幾開落白日如過電伊昔登我堂鈎簾上軺覗披衣初握手少坐展深眷烟艇何匆迫告歸反郵縣老夫泪迹久偶得在家便庶事隨浮云家往餘頻呫猶當苦遮留却憶私責謎況持所餉物非艱具肴膳簡微君應恕過失我自見蓬蒿迷荒徑細雨初出覓庭前乾株樹嫩綠已盡轉有客訃我行懷中禁方善廣文雖冷官高門羅群彥既幸望清光庶勿惜尉薦名盧晚計拙俗薄窮儒賤授徒滄海邊飢驅道又變晝長卧頗晴心弱遊甚倦因思豐瀆奸披釋柴荊戀從君披清製倘及收書扇

送顧正其如鹽城

當年渤海賢少爲人舍長謹遇長桑君非常獲相賞禁方出懷中飲木忽神爽親見垣一方癥結五藏朗診脉特爲名湯慰起呆褒倉公師陽慶奇岐

故相彷道艱刖投受屏絕岐途往顧生淮陰秀年少不阿葬卻署慎其義推波流輩上遺傳黃帝書讀解極心想治驗饑精更與訣指諸掌兩家未給富濟世報宜享所居隔郊扉巾晨時一柱開庭花樹發雨後帷齊斂來過忽言别欲泛鹽瀆槳此中有石交張宋壓吾黨因君附短札行必藉吹獎爲我語兩公烟波苦沆漭田禽終歲飛豐蜡盡室仰浮雲浩北征何日赴五兩

訪周繁露不遇

細雨滑長道泊船君未知到來無共語老困獨移
時日午桐陰直天清鶴思道北郝歸早晚倘復和
新詩

有所思行

四月南風吹麥熟平蕪極望千里綠海濱野老有
所思薄暮叢花舊茆屋請予慨然賦新句月中寄
到瑤階讀由來鳳凰不易見仙鶴霜衣自矜獨橫
空厲疾鷙鳥翔縱擊凡毛散爲肉珍禽解語方依
人攫之碎磔同雞鶩世情脂韋絕可憎隱忍包藏

甚蜂毒況乃萬事多失平兇頑誰共耐容蓄廣庭
强半敗意遝莊語邪教悍人服此際從旁侃侃論
左袒右袒心無惡遂令詭道變康衢陡覺商飈振
柔木鴟鴞夜飛鵂鶹弱丐以殘喘焉用逐及逢急
難貧匡扶每覩援拯存傾覆丹穴之雛化秋骨故
有餘仁逮庶族而今鄉里漫刺譏大都月旦隨流
俗倘察好惡知善類不辨瑜瑕失嘉玉借問鐵中
衰錚錚看持盤血真錄錄子弟當饒磊落姿光顯
豈必朱丹轂

程二載錫聿子

皇天福善有常理今日程二果抱子自昔看人玉
樹枝中情悱惻外莞爾兩家嗣適數世賴門戶琴
書判終始千金屢致難任時牛組予加卻銜恥聊
復悠悠歲月逝可憐鬱鬱車裘裹憶昨後堂深帟
幙三五明星帶女士料得投懷定夜光詎須入掌
信如此長淮大河莽東下西齋階砌行秋水愁劇
無端想到君雀躍若轉豐年喜岐山歌木托之麟
璋章木莫艮於梓汝雖將衰頭未白兒當曰弱衣

更紫老夫老眼漫指摩英物騫騰倘能佚世上殊
多八十翁安在吾願成虔詭程二大笑遥謂余冀
君誠踐斯言耳

送閔贍齋如淮陰

壞掾非長道帆歸不幾時已多離別意一賦贈行
詩楚雨炎天歇湖蝦晚飯宜濁河頻訪問民命久
如絲

胡修來邀仝錢文度坐文求較書舟即事六
首

水滅平陂舞燕低晝船猶自檥青畦莫辭蕩到前
川遠赤日團團懶向西
乘興聊爲野外遊偕蘭陽在水南頭官今若覓慈
航渡繡被香熏接引舟初擬訪僧舍
方塘細浪放生池無數游鱗水面嬉掠側髻雲搏
飯擲一齊深入上來遲
坐久茗傳白雪光烹來好茗是頭綱鄉家迷迭知
多少試較風前顧渚香
笑指行厨乏夕舂拼將百不博千鐘身今似旱雞

爲雨不起無晴奠倘儂修來敘文素强余飲荇以酌灑白集
缺月難高恐夜遙待乘新漲泛蘭橈兒家似水東
西去半韮垂楊半板橋
懷先遷甫東鄰東邑
九龍橋外鑿江路屢擬扁舟問故入世事那容乘
興去離懷空復與年新江頭花好二三月谷口門
無問雜賓料得高齋燒燭話烟波東下及垂綸
哭朱菊山九首
百卉爭春風榮華宜衰索誰知歲寒松蕭蕭望秋

落嗚呼盛夏時氷雪四天作摧折辭崇丘萎黃赴
哀壑頂上危巢覆號叫鷇子鶴珍羽失因依將恐
藝蟲攫未蒙匠石材虛擬巨室託栽培古有言斯
理費杳度
束髮工文章揮筆許誰先於刃維青萍在斆則赤
電徒冠百戰軍不得一第薦蹉跎過强仕季女悉
婉孌毛義自有母奉檄能勿羨吏道今多端君身
豈終賤戒途前年冬聘顧景物變皇皇嘉林花化
爲荒郊霰平生抱孤憤念此中如煎闔闔眞宰深

上訴奚由見
五湖水波揚廣陵名都邑惜哉若鶩無徒見車馬
集武陽秀出泉土物矜玉粒扶輪隨飄風墮此江
淮國顧望東南雲汞歎如異域年齡尚强壯旅舍
過四十存沒銜親恩將矯負天翼豈知千金身一
夕鬼伯得吳關杳茫茫江深不可測思還舊家山
鄉踞寘途黑
有翅可遠飛繞林戀勞劬柰何生爲人不如反哺
烏先公宰劇邑鞅秩大吏詎簿案頗多端留滯江

淮陽慈闈幸頁食供養而兄俱何圖歌陟岡脈塋
雙眼孤伏枕發哀吟哀吟詎妻挈身當奉老親能
復起此無白日巳崔隤割恩登冥途願伢勿號天
棄置懷中軀蘄山病中有不起誰當奉老親之句
分手乙亥冬定交戊辰臘中間七寒暑去來多離
合離合離有期此心時相泠飛光導逝波驚飆一
朝颯昨年維夏月郡舍聲窅盍今春羈海陬雨廻
見書劄從人問消息不得到卧榻書中亦何言所
苦近加難羈無復見難卽恐長往遺小弟揚州歸

早巳覩含柟我將友人家呑聲但嗚咽有淚如洪
河何時闊雲襲
當年酒徒聚日飲不暇慵我歌十二人人人各自
雄馬逸驟鳴枹君也賓師中謂余亦勁敵往往能
横衝小巫喇秦生送難懷吳公將叟嗜急觴觴注
已復空哀哉此三君故新遊岱宗昔又舍我去倘
乘浮雲東我從前年夏一病成能鍾因之遂止酒
竊比柴桑翁感君勉愛身笑言庶久同餘生抱衰
質悲憶諒有終

傾懷復何事相見嘗論詩俗學有妄庸心竊厭訾
之野花有佳色行雲無定姿工巧失自然感會詎
強爲此道難衆葬賞歎良獨知君才絕流逸壽源
謝路岐輿至吐清音超超軼當時方藉酬倡深怨
與楮墨辭挂壁病中句寒天君所貽火傳竟焉託
嫡女非男兒
我今六十餘在世住非久悲哀能傷人當復過時
否欲抑不自禁失我忠告友平生疎嬾成面交背
云醜論著七八年舉世未見有疾困來相箴諄諄

益苦口書到半月前哭君半月後開篋珠遺言溘
溘淚落手奄忽痛摧心夙昔能回首縱得千秋名
名虛骨先朽
嗟嗟城東居賓客日盈坐其始皆老蒼酒賦相倡
和晚結年少遊車輿堂堂過和光同其塵欲使羈
愁破就中有英傑艱大能負荷良由情性眞非但
氣力大如今夏屋傾平地得坎坷母女竟焉依寡
妻太柔慄貧交多無益只解號楚些再拜高義人
扶顛幸好作謂葉東子

舍弟以五日見懷詩寄吾寓館和答二首

如霜頭髮混埃塵端午風光客舍新感舊總非衰
後事爲歡不是眼中人難傾蜀酒酬佳節只送殘
陽下遠津忽把來詩破岑寂柴門回首負松筠

三十年前荒海飜心情懶似下耕鷹長成散木時
猶業遺作蒙師老更能照室遠分苔砌月收書疑
待草堂盤歸裝直待凉秋發恐汝江天與復乘

喜雨 夏至前二日

三時日來非一面雲氣從亭午動羿是去年

鬪丸至陰先漏溓流野共分風蜜殊未屬詎竹出
斜照

西北雷初震田園在半旋遙知百里潤未有一村
無白水嗣生事紅鮮急老夫氣蝦小人利艇子競
相呼

得履菴雪田書

數紙傳來西山殘莄瀞東北道途難近郊荷滿開
還未中谷稚生濕亦乾漸過名場知與發頻投佳
句使愁寬諸君努力凌秋去且護衰翁獨晏安

余來何阜故人臧君庭碩之子孔哲與友人
胡修來留余讀書而各以其子從學孔哲
闢鳳事之西偏爲新齋延余居之齋高潔
通敞然東南鄉不宜夏日修來别埽室於
所居之南遷焉余五月朔居此而遷以明
月之二日此月小盡則卧起正三十日矣

書生賦命定窮薄衰羸不勝筋力弱編籤卷帙趣
拾裝擔上孤舟似行脚湖波冥冥野風起應候雨
稀田少水全家三十口在身無階可索長安米久

經瘠冷時世情白頭青衫尤所輕盧能隱忍叩門
户言詞鈍拙魂夢驚過從執友念疇昔却向荒涂
賞標格頓教浪迹羈棲人免作失路飄零客已看
興發營精廬尋高闢拓灑埽初曲房吟嘯頗宏佚
爾月心神還展舒詎因一朝舍之去扶桑暘光射
庭著杲杲惟宜水雪期輝輝惜與炎蒸遇廣厦南
頭頫細藝主人意厚避溽暑暮年刺服起離别雖
復暫住感亦深檢點遺忘從敏麗漸交小暑暑將
酷曾擬浮瓜開北屏送老城中佇茅屋

客何阜作

老去難為客端居定未能行惟長蹋蹐蔆亦不騫
鷹世短悲塵海神疲提夜竪平生累何肉欠作住
山份

仇敍菴至

暑濕羈離日備書久未回別君纔一月何意已重
來得雨舟航便還秦業莉開不須論世事浩刼幾
遺灰

臨發別主人

暫許衰翁免客愁因逢時序夏應休一經未授負
尸位滿筵能攜酌壯遊此去夜京兒女話重來大
淨黍稌秋心期久托形骸外多謝微風送小舟

舟過顧邨悼還西乘傷顧爾牧

孤舟長日坐傷魂刺眼𨓜塵不可論老客百年生
理昧雨天六月水雲皆猶餘稻蟹迎秋社無復茶
瓜就顧村神駿銷沉仙鶴去支公揮手謝乾坤還西
會以蟹飾

季楚珩生日　七月二日

晴軒酌酒放高歌君復堂堂四十過世上浮雲五
華暖花前爛醉此生多幾人白髮分銀燭每歲黃
姑倚絳河憶昨論交年最後老夫猶健共婆娑

范心淵拙存兄弟見過

帆色孤城外花光小院中一譚忘永晝昨日隔遙
空不見青雲侶誰憐白髮翁平生懷古意去就畧
相同

水至作

飢來驅我去未知適誰門時命既困窮後先如共

論堂堂閱與杜萬古休光存而其當阨日低頭畏
盤飧生居大竅中洪流長年奔飛貧凡東作倍還
猶感恩岂虞收穫近即見茨梁屯忽焉青青田湖
江浩以渾餒在復追呼忍看幼兒孫稍知親楷墨
一飽悲難言穆清齊蒼蒼九關方崎閻思苦故人
德欲語聲已吞縱使殺悠通曷若乘穗繁波臣恣
攫奪何由洗沉冤比夕空際響似鳥群飛翻或云
所漂穀此說無本根書疑誠然脉夜驚何處喧側
身望天外高養餘乾坤

八月雜詩

辨色迷秋序聞聲問水痕西風萬家邑大澤一孤村卷屋如萍去爲雷殷地奔先人墳墓在蛟蜃未應屯

仰面移時立清都在上頭鈞天還聽哭陸海直煎愁弱肉肥豺虎殘黍耻豆區豈宜生萬物之死意悠悠

名川春泮凍使者出京師珪幣從無替河淮寘不知嘆乾當暑過昏墊及秋爲未了菑祥故憑人問

祝鰲

苦被荒鄉累負逢浩刼窮寧知廿載過不見九農豐報蜡遙天外其魚定分中兒曹書莫廢此物重龍宮

時時凍雨集霑濕若爲情近郭全吹浪居人亂上城枝撐向風口跛倚立柴荊急作催寒信浮空鼓大聲

階庭初爽壇顧盼巳汙邪覓杖行登木移扉縛作槎腈漂能語蚕先倒斷腸花沃沃雜披[illegible]亦

有涯

送舍弟如泰與

片帆南下浩波瀾城郭何時后土乾近日形容加老瘦凶年眠食少平安臨衰作客寒猶出扇指還家臘巳闌欲報故人書未及蕭蕭愁豕與同看

滿眼烟光碧一城異時何限客中情雙栖到老分雲樹獨去無歡仗友生霜漸零空寒木定雨剛敗穡暮秋晴何因得就高原住免使彭咸入夢驚 辛酉客延令凡九十餘日

哭解退菴

老去尤憐兄弟歡春來頗怪倦加餐田園失業憂生苦巷陌成川見面難治木尙銜懷石痛銘旌眞用廣文官傷心少日諸同輩總作霜林敗葉看 以君宮保沉江旅殯遺命薄其[illegible]

坐對西風哭所親浮雲逝水送前因九原君見同堂妹廿載吾拋舉案人老淚漫霑青竹蘚流光偏作白楊春還思夢覺須臾事桑扈嗟來巳反眞

不寐

流年漸崢嶸微生行衰謝憂來杳無端日往詎相
借獨醒初寒候未艾方長夜弦弛西景瘖窗鳴北
風大湯湯虛耗歲耿耿神明舍願言駛波濤何由
養桑柘靜思小過理飛鳥遺音下

曉坐

漏鼓寂不聞雞聲何處亂家祭宜夙興警懷自夜
半十月霜信遲秋序待時換泥泥濃霜隊歷歷衆
星爛我生本暇豫閱世少伴負少壯莫可追衰晚
竟多難薄躬貧以病惡歲水繼旱俯首悲先疇摧

心向平旦栖鳥飢更啼過雁驚復斷幾日掩荊扉
于行發三歎

封書與大兒漢柏寄餘姚學令

衰顏斜照裏望遠一含情南浦書重寄西風木滿
城琴堂問朋舊劍鋏老儒生獨送兒曹去江關重
此行

登舟赴何阜

浮舟出郭東白浪動寒空不辨還家路曾無送客
風故人猶惻惻曉歲獨匆匆坐憶松圍老如塵目

遠鴻

過卞村

雜樹爲農地遙臨感歲窮村墟平土外舟楫亂流
中高岸今何在殘陽亦不同久荒救老計回首見
征蓬

曉望

我行江海合不復辨雲山目盡遙天外神傷小縣
間帆光孤自動鳥影一無還舟子猶疑問空波何
處灣

立冬後三日萬堂看月

昨宵野艇波間月今夜清齋月下樽老興頗佳能
一醉窮秋已送莫重論更闌收席添棊局人散吹
燈閉院門從倚南榮盼寒兔孤光何代滿乾坤

雨中胡修來過話

今朝小雪暮雲合晏起無歡只閉門海岸多泥人
到少書堂未夕雨來昏愁中肺病難肺酒客裏天
陰易斷魂特地携壺燈下話老懷偪側感相存

西齋丁丑詩

興化王仲儒景州著

歙州黃　又燕思選

題李虬峯小像

我昔命工寫小像衣裳衰衰首不冠圖成頗遺俗
眼怪謂此只可懸僧蘭世情好僧氣偭古下喬入
幽壑相安焉知我曹懷抱與若輩類蟲方轉丸今
朝展卷驟驚覩老夫顏狀誰摹看徐而察之覺非
是絜量標格吾微胖我生與君皆甲戌長者夏初

少夏闌遺將大率亦髮鬑遲昧身亟無羽翰我獨
對君私愧負積學嗜善如君難片諭零芳費鈔記
遺經舊史潛研鑽著書年年漸充棟覓句日日常
忘餐由茲擅場體製備自今壽世金石刊況君天
資亮以直往往奮砥東頹瀾半辭否臧義形色流
風波靡靡發歎我汝亂串復交友少壯相得老益
歡畫師但肖君面貌未若我寫君肺肝嶙石凝思
會有適拈管妙緒來無端生香多謝老柳樹長件
先生開歲寒

朱房山八十

凌寒曉起拜高軒水得登堂只到門落魄形容看
我老問親年壽數君尊生辰尚寄神宗曆冑子原
霑與代恩何限詩篇鬪舊衍好鑄金石散乾坤
一水橋通路不迂豈忘歡笑與時俱先公昔歲三
年長大耋今看一老孤稼穡漂沉稀宴樂鄉關判
隔飽艱虞逢辰感憶多春事許向尊前悉數無

偶然作

岱雲觸石生膚寸聚九點何迢迢崇朝遍其

雨餘霏不成潤飄零置何許澤枯諒已希爲霖復
焉取根源詎不同細大非可伍天風亦何心空際
漫吹汝

奉贈從叔舅李五十八翁

我爲龍門甥落托愧宅相未曾背慈顏諸舅已淪
喪廿年痛免懷外家遊處曠榮枯各異遭困者竟
靡仰北街每經過愁眄塔寺巷東城城關外阜杜
近天上文定諸會孫赫然丈人行先生垂耄耋甲
族尊序亢見舅如見母隨步非齒讓吁嗟大宗發

從古俗滋謫三公設祠堂長幼禮猶尙法祖訓後
嗣先生道應抗我聞世祿家由禮不流宕傲很兼
回遹慎旃爲周防豈惟先澤綿亦使吾輩張先生
耽讀書經史日相傍心知斯義大所貴風力壯小
子雖異姓骨肉共愉快自反孤先德敢諧言無狀
千秋祭鄉社永豉族姻望

和答程仰公

衝寒北歸雖一路少晴沙發黃春無力橫天雪作
花送行悲判袂感舊記年華永定過從日江桃散

暮霞

送舍弟如延令

秋風憶昨送南行新雁徵菘間一鳴二月峭寒連
夜雪驚飛都作念群聲
江鄉朋舊待相過異縣風光此地多十院寺過無
限樹只今留得幾霜柯

雨中投陸天隨

三年夢繞三塘上荒店投車宿便行長恨雪天歡
不展再來春日雨難晴頭毛舊落頻看慣牙齒新

無乍見難此去東皋如久住曾書非復隔州城

清明日無譽招集留耕堂觀梅

堤楊嫩葉夜來生早赴風光挈伴行開到梅花春
已暮經過寒食雨纔晴幾年高館羇愁破斜日繁
枝老眼明襆被白今還小住追歡無那主人情

雨後登望江樓

夙心愛憑高以言騁矚觀維揚所隸邑什九無巖
巒茲鄉平皋潤一雨空樓寒朋好開廣宴攀梯臨
永闕城中興戎齊漱監曾無端郭外土田闢歷歷

蓬居安大汀橫其南春風浩波瀾眷蔚杳絕岸葭
葵蔽驚湍參差江上峯遠碧烟漫漫會教袞背入
稍遲夕照乾從倚獨移時意緒忽不寬海光落我
望四顧惟荊棘荒縣城北有海光樓

望樸巢舊址有懷巢民先生

高樓倣虛檽關眺雨亦好微茫辨阡陌故事聽尋
討指點睥睨雨喬木今不保樸巢傳聞久滄然話
遺老昔營樹間屋栖遁用爲寶年深空名存人去
陳迹埽萬物輝春陽又宿墓上草覽涕報流觀終

古别何早

酬李盤谷

不惜論交晚相看別有情故家無世態老日擅詩名避俗高門掩尋春僻巷行南朝何限事回首入前生

與沙元調

榆柳千章覆大堤名園開在板橋西小山碧沼雙流抱斜日紅桃一縣低地隔烟波來邂逅人無拘忌快招携長年欲傍林泉住莫遣仙源再到迷

向莆公選乞香

江樓曲宴坐聞香絕品遥知出粤鄉古影冶容人不見博山沉水興會狂從噫獨寐虛春夜願乞餘芬寵客牀此事貪婪君莫笑世情多少學蜣螂

詠壁間畫松

方壺老翁滄洲客善寫古松矗空碧奮筆裁花萬仞落手量不盈四五尺曾於市門買長幅慘淡支離雲霜色地閒筆竿合小窗天淨龍虬走東壁貧家米盡眼書圖卷束投人莫吝惜今朝雨過登

堂紅藥半謝蘭蕙香風吹松樹樹更靜但覺繞身凝翠光兩株鐵幹幾時出三春故棟何處張寶軀浮游少根蒂羣卉艷冶爭芬芳徘徊注目屏幃上不到千年無此蒼

宗道士茶話

紅濕桃花路初乾曳杖前爲尋滄海客同坐鬱羅天宿霧沉微日春寒過禁烟我衰無意緒邂逅亦懽然

贈錢筠雪二首

僕被住經旬不如君比鄰巷孤前夜月花入短籬春衆子無家累何年免客貧篋中名父集捧出淚霑巾

我友余高士言君道氣多五山家久棄一子老同過口尚貪茶衲衣曾晚芰荷閉門歎白首將復仰天歌

初夏雨晴拙存招泛舟長歌

閏月江皋雨相續早起沉陰匿清旭主人與客登畫船岸柳垂垂漾空綠前聞邪許移橋梁却顧岑

紆辮郊牧鬱葱原阜氣最佳鬼栽室廬場初桀稍
留芳含閒花事漸喜逢天圻雲族解纜無憂縱所
如分曹作樂誰能獨雅惹客辭卽席詩孝思特蘇
彌箏曲勝敗看璣恭始罷梟盧叫絕杯爭覆嗟予
侘傺且稽故牙齒缺落頭毛禿一笑風光春再暮
養回眠食句經六終朝只類麋在藉今日頓教鸞
出谷王喬壽命難與期晝夜歡娛苦不足繞郭蒼
森松檜合豈惟白楊是宰木太息千年潛寐人可
夢生存住華屋丹藥竟已失幽討窮愁那更增煩

促我令羈悽少歸計心知婦子枵其腹荒鄉違愧
壯哉縣陵麥青青歡秋穀朱璉醉裏俄西顧猶向
城東騁遐矚城東是走崇川道翠崔峯狠碧霄矗
老夫面熱狂態發九州五嶽渾拘束黃金之闕高
班璘滄海帆檣亂於鶩從君乞米往遊觀奮飛拋
下扶衰竹

送洪超遠反新安

陵陂麥秋至農家喜青霄南風蕩陰霾客雨乘空
飄落日變初煥已晨凉蕭蕭米爭一以病食新何
能饒客心彌不怡我生澄潦搖困泓抱城郭連隴
無頁苗深荷地主意肴輿眠相邀座有江外賢投
分亦未遥方申縞紵懽早覺鄙吝消華年秉高義
暮齒慚清標人生如飛翼邂逅寧夙要異縣余仍
羈故山俄君招分携諒非久努潤殊不聊吁嗟士
隱貧況乃才力凋遲君掛帆席秋下錢塘潮黃海
扶老藤爲劚壺嚴條

刁綸音箴敗父子招同公木仙根無譽劇飲
雜縣風湖晉門垂鐘鼓壁壘眩顧悲灑落朋情拚

醉日陰晴天氣熟梅府滿浮巨椀持來笑散半殘
陽別去遲向夕孤亭雲雨客類然從倚隔林陂

戲和洪[illegible]崖珠兒絕句

樂部傳頭盡道工吳兒法曲聽來同特人要識珠
娘好只在洪耶四詠中
赤日酸風百不宜賈家橋畔竟忘歸愛他脫葉蓮
還嫩得似芙蓉窈窕時
同心裙帶結難齊野鴨鴛鴦拍拍低不得安他深
閣裏愼微歌罷數行啼

蓮山不分信音乖愁壓高天少地埋白紵舞殘絲
鬓亂橫人膝上按花釵

郭外

郭外扁舟路看入汶㳌行流年悲馬首終日坐驚
聲決口泰亭舞波心楚將城稻粱膝恍惚白首若
爲情

和舍弟寒食梅花

雪後曾相覓經時信轉賒一寒過熟食三月始繁
花暮雀兼鶯入春塘帶柳斜因風報鄧尉惆悵此

年華

張艮御薛方平招集堯柔別業坐有朱較書
善飲分得三肴

陸家夾鏡好退舍刺眼艮田滿近郊一到已成三
夕笑此遊眞遣百憂拋春壓綠轉行雲上夏日徘
徊老樹梢鯨吸獨看紅粉健自喔杯水覆堂坳

同泰州宋一水話寓園宋住港口余十六七
歲時在其家限然字

炎蒸此歲勝常年昨夜冰輪空上弦飾氣正臨庚
日伏土風偏坐午時韃沙頭酒盡曾揮梳港口雲
寒舊泊船話到休兵輕執熱王師今已破柔然

送張漢瞻歸嘉定爲母壽

纔辭燕市拂征衣又挂吳帆別釣磯北道風光何
日對南陔詩句滿囊歸前程背負蓉蒼色寸草心
連旦且暉不爲朋情增感激似君家慶我曹稀

吳大兄言八寶喬子丹柘溪菊甚盛詩以索
之

風濤歲月送生涯板齒淪亡歎輔車卧入天秋如

隊葉行求露菊少垂花茅齋落日中兒語柘水高
原興稱賒疲恭未能移艇過瓦盆煩遺餉貧家

因子丹問訊雲堂陸舫窩之無功歎四

白田雅故憶諸喬道路纔餘百里遙薤葺心孤斷
書札暮菘秋晚向風飄經時卧疾常饕滅獨夜無
眠短燭搖憑索寒花遍通問若爲隣比始愁銷

頎存表弟餉菊

廿載西風兩眼孤九秋庭院一花無辛勤繞圃煩
中弟迢遞傳香到老夫種別名多須細問枝交藥

歷待重扶可憐累月顏開少相對進朝病似蘇

九日二首

北風三日布衾涼側枕鄰雞促曙光照野沉陰歸
積氣嚴霜初飾入重陽共日霜降强支病骨登城去驚
見寒濤似海狂老困憂生真大惑笑扶叢菊上茆
堂

清霜又早降佳辰老去逢秋感倍頻憶買黃花浮
一葉歡持碧酒侍雙親多年亂竹無荒徑舊屋殘
陽別主人今日張燈對寒艷不能霑醉却霑巾

九日虬峯大村來談菊下

欸扉日昃到羊求布帽遮風得自由妙理開心應
愈疾寒花當令各爭秋登臨往事隨黃葉爛漫年
芳亂白頭杯酒只今吾已謝獨餘粗糲共蓬儕

抱犢翁青溪洗研行爲程韋華作

舊京景物空大存前輩風流不復見千古歷落欽
歎人要憑畫手開生面嗚呼萬事盡失真請觀書
法昧體變雲間家珍尚姿媚日下赤瑄矜假便昔
貴瘦硬方通神我曹氣骨非婉孌翁今抱犢耕何
山蕩胸只許澄江練真酣落筆鍾陵畔走向城南
來洗硯世人買硯累千金滑隱波濤光燁電故爾
藏墨松狗毫羅列事事皆精緻利器徒充眼中物
可憐臂指柔於綫當翁滿志躊躇時別傳教外天
真現馳突唐初揖晉賢妄膺誰子偏斜眄惆悵殘
陽洗硯歸沉雲萬縷溪風吹凡介常鱗漫吞吸恐
爾踴躍變化撥刺衝天飛東流莫便朝宗去好浸
朱方瘞鶴碑

送補菴入山

改服逃儒去辭家采藥行風流似我友吳叟在宣
城自哂遺民泪青山故國情老夫空抱病閉戶養
殘生

上山左陸天藻學憲

百谷鬱江壯千峯避岱蒼大賢居白嶺雅度器難
量弱冠親芳躅多春夢耿光雲間淵華冑天上步
康莊榮進巍科定紆廻勁翮翔舟扶看乘壽需吹
憶爲郎道在無凌競經明本直方五倫並衡鑑三
禮最周詳魯國儒原一鄒嶧望匪常風軒鄉學

兩化早升堂往戊金臺側清秋石竝傍久駭疑而
貌乍見獎文章恰隸先生舍重班弟子行空懷九
折臂倏驟十飄霜陞伏爐茂宅橫頹雪淚防荷爲
余性命尚爾愛縑緗疾作形羸變心孤興激昂軒
檻思奉席舞路怯乖韁著述遲紛藉流傳獨淼茫
公能憫湮滅身後荷恩長

寄舍弟二首

倚杖迎樵送落暉澤鬼沙雁晚爭飛天荒碁短僊
年換病久心孤望弟歸復憶兒曹迷遠道何當婦

孺少寒衣良朋苦勸寬懷抱回首家庭萬事非
忽忽端居不自怡禁方空復問良醫三更夢醒推
余枕一飯天艱送老羸惡歲錢刀荒縣斷箱風津
驛遠帆遲關門㷀芋寒燈下心絕平生燭醉時

和大村

大村在都聞余病劇爲詩迎念平生推本
先母意甚悲辛反復感詠作此和之

齊容廿載北堂深小院全無老樹陰病裏愁辛人
遠別生前哀挽日長吟一歸巨室千端畢但說後

名高古深多識周親相念詩句留贈旁行重尋

冬至

老來日覺時加促冬至心傷晝漸長伏枕多醒冥
市枒催人早起看簷霜百年主客蕭難料比年多在客途
一氣乾坤浩不典氷凍庭陽暮銷釋已傳春信到
窮鄉

和吳宓蕃詠烟草

小草生炎徼何年過嶺來太平中土禁風氣塞垣
開夜黑求鑽燧天寒當舉杯古皇曾不識異種晚

誰栽

答李大村壓城見夢詩

委形安命意彷彿把誦來詩湧忽潸遠道豈知孤
夢去殘生眞待故人還難加餐飯空皮骨久犯風
沙在面顏寂寞情親何夜事嚴霜落日滿齊關